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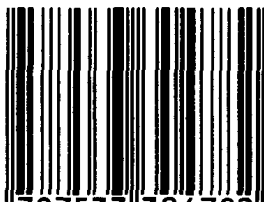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三五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3/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三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0.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三五冊目次

子部·兵家類

兵鏡三種十六卷

〔清〕鄧廷羅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

武備志畧五卷

〔清〕傅禹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五年刻本

.....四〇三

練閱火器陣記一卷

〔清〕薛熙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吳江沈氏世楷堂刻昭代叢書本

.....六三三

兵鏡三種十六卷

〔清〕鄧廷羅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兵鏡十一

卷》提要

兵鏡序

陳廷敬

鄧觀察偶樵著兵鏡書成余得寓目焉因俯而思仰而嘆曰大哉帝王將相之權輿而古今成敗得失處林也兵事云乎哉夫易地水之卦曰師彖曰貞曰剛中曰行險而順又於師出曰律師中錫命曰懷萬邦師進曰執言師退曰左次吉无咎曰丈人帥師曰長孚剖符封功臣曰開國承家丘甸井牧之制曰容民畜衆聖人之於兵事蓋若斯之慎也三代後談兵者輻輳繇出突然大要折衷於孫武子若夫尉繚李靖之言校諸十三篇猶拾瀋也偶樵讀書破萬卷他所論著膾炙海內已久其於孫子章疏而句釋之翼以備考參以或問工良心苦非爲孫子也以云鏡也夫盈虛消息循諸天道山林水澤因諸地理虛實順逆度諸人情遲速取舍揆諸事勢如是而得如是而失如是而敗如是而成上下數千年若列眉而指掌也昔陸子新語賈山至言崔寔激昂於政論嚴安徐樂之屬慷慨於對策要皆兢兢於當世之鏡云是編也標本具舉洪纖兼該後先相望將無同乎吾於是而

知偶樵之深於易學矣

序二

兵鏡序

余國柱

漢藝文志孫武子八十二篇魏武刪定爲十三篇今
觀察鄧公偶樵論著兵鏡一書行於世余子曰子讀
兵鏡而知觀察之暇也客曰觀察亦極勞耳今夫荆
南天下重鎮而觀察者吏民兵食之樞機也軍興以
來羽檄倥偬簿書填委戴星視事夜分猶繼以燭夫
觀察亦極勞耳而安所得暇乎余子曰固哉子之論
也夫前後出師之表爭光日月者綸巾羽扇之武侯
也慷慨平吳之疏唾手江東者輕裘緩帶之叔子也
若夫陶八州運甓以勤其身木屑竹頭以綦其慮功
業偉矣然折衝敵愾之餘不遑有所論著觀察之暇
子烏足以知之哉諺曰聚腋成裘披沙見寶鑒以折
肱而良車以積中而載是書也代不一人事不一轍
是聚腋之裘也應不泥局發不滯機是披沙之寶也
標本緩急一望而知針灸熨劑萬全而動是折肱之
良也輪軸輻輳取材必精動靜盈虛致遠必備是積
中之載也夫握僮石之算者昧倚頓之藏跼躄車之
駕者駭駉駉之步襲臆牖之明者礙瀛海之觀肆矇

賸之業者失釣天之奏若夫囊括萬有馳騁八荒眈
悉離朱聰極夔曠暇之至也而子烏足以知之客曰
甚矣先生之知觀察也請弁諸兵鏡之編

序二

四

兵鏡序

李天馥

史稱鄧司徒杖策從龍功在賈寇岑馮之上及寧河
汗馬疆場又與中山開平比烈也鍾鼎竹帛豈不後
先輝映哉鄧子偶樵王佐才也然以儒行顯名天下
少讀書耻事章句自六經三傳諸子國策史漢以至
唐宋大家莫不淹貫指歸提挈綱領詞賦則祖騷禰
選庵有曹劉李杜之勝洵藝苑之宗工觚槩之哲匠
矣余兩人素心晨夕嘗相與縱橫今古酒酣耳熱捫
盪而及世務偶樵慨然曰坐而言起可施行良難哉

序一

男子昂藏七尺經文緯武惟時所任一旦援枹專閫
當社稷封疆之寄譬之大車輪蓋軫輻以整以暇乃
積中而不敗也士不素蓄其若倉卒何已而出所著
兵鏡備考示余余讀之回念向者余兩人抵掌論心
時有味乎其言之也夫偶樵視師閩海出守東萊觀
察辰沅荆南所至輒樹非常之功設施注厝亦略見
於天下矣是書出以告天下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者使知司徒寧河之略具在綸巾指顧間也誰謂偶
樵恂恂儒生哉

兵鏡序

沈 荃

兵鏡者吾友鄧子偶樵所著也往者偶樵珥筆侍從
炳炳麟麟於蘭臺虎觀之間蓋賦祖枚馬頌儷淵雲
誌表方之徐陵籍田儼諸潘岳獨租賜酺之詔奉揚
仁風諭蜀臣佗之文宣昭義問莫不隻字輦金四維
憂玉矣若乃流螢垂柳體備風人寶劍明河韻沿正
始供奉懷古之什曲江感遇之篇洋洋蕪苑籍籍京
華所謂篇章之神駿文采之祥鸞也既而攬轡澄清
褰帷民社揮毫鈴閣之中灑翰棠陰之下昌黎平淮
序一

六

少陵入蜀無境不臻有燉威備矣頃之出是編以公
海內且曰居今志古所以自鏡也余縱觀之則三垣
九野五花八門海嶼煙絲戶口隄塞之處車箱騎步
戰克攻取之機繁若剡屑洞如觀火以至屯種轉漕
飽騰士馬劍槩矢石精能技擊證古則六經諸史之
鴻文審幾則名公哲相之碩畫道兼創守載備曩今
詳哉其言之也夫兵法之難言久矣諺曰無於水鑑
當於人鑑神明變化出奇無窮偶樵之志也余既服
膺偶樵生平之著述又於是編識之以俟知兵者採

馬

序三

七

兵鏡序

周于漆

余與偶樵生同里長同學宦遊京師常同邸舍故忝下之知偶樵未有如余者也偶樵世爲江南大族自其先人以來家多藏書交友多天下奇士江南俗柔緩而偶樵獨慷慨倜儻以氣自豪居常落落有丈夫語及古人奇節偉行非常可喜之功輒揚揚眉宇間若將庶幾遇之視世俗章句儒生無足當其意者往往從中秘常奉命視師閩海當是時海島中縱橫出沒尚有如漢初田橫者及急偶樵倉卒脩戰具料

序一

八

丁壯帶劍登陴執枹鼓督戰士士呼聲動天無不一以當十諸將人人震恐無不受樣樓節制樣樓者漳城要害而偶樵身當矢石處也是時周櫟園觀察亦在師中及賊破而城以完偶樵椎牛饗士而飲酒賦詩談笑如平時櫟園曰微公寧有今日於是退而告人曰若偶樵者使得建牙仗鉞爲大將軍戰勝攻取萬戶侯何足道哉蓋偶樵之將略如此偶樵談兵獨喜孫武子常曰善用兵者殺其士卒之半著書亦然誠得武子十三篇神而明之方行天下可也惡用彼

紛紛諸家爲已乃取孫子書芟繁去複訂其訛次其淆亂更摭拾古人攻戰創守是非成敗已事條分縷析勒成一書顏曰兵鏡余讀而壯之因憶偶樵少年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事使天下讀是書者毋謂偶樵徒託諸空言可也

序二

九

兵鏡序

楊雍建

士大夫養安無事大都習爲潤色太平之文而智勇
漢沈者常有數千載之廟謨國是參伍錯綜於燕居
漢念之際李鄴侯裴晉公一旦身當天下之任而運
籌決勝所嚮成大功者其素所蓄積然也蓋庸人恬
熙於無事事至而始爲之備則倉猝矣豪傑練達於
平時時至而徐爲之謀則整暇矣夫需者事之賊也
玩者幾之蠹也狙盭之小數遺海宇之大計者閒
於治體者也故曰懸搖而拮据不如未雨之綢繆也

序一

十

賁育而蹶張不如綸巾之指麾也雖有焦頭爛額之
衆不如曲突而徙薪也余常欲博覽古人兵法撫其
所以勝所以敗者彙成一書以爲後來著蔡今讀偶
樵兵鏡一編何其識之濶而慮之遠耶偶樵曩與余
居氣靜而神閒讀書取大意不屑屑章句之學常曰
用古而不泥古乃真能嗜古者今於孫武子十三篇
囊括而冶鑄之變變化化不可端倪有是書而諸家
皆可廢抑有是書而諸家皆可用余以是告天下之
嗜古者用古而不泥古如偶樵焉可也并以是告天

下之無事者無事而常事事如偶樵焉可也

序二

十

兵鏡凡例

章句

一孫子一書。自始計以迄用間。如同條如共貫。原始要終。層次井然。十三篇如一篇也。至一篇之中。節有旨。句有義。亦靡不綱舉目張。主賓互見。惟是麻秦灰燼之餘。編次失序。迨漢晉唐宋而還。傳不一代。註不一家。魯魚豕亥之訛。相沿而愈亂。如作戰竄謀攻。軍變誤九變九地。前後參差重複。俾讀者目眩。作者意晦。蓋種種焉。茲章

東鏡凡例

凡例一

句段落。一軌於度。複者刪之。清者正之。務使深淺虛實。明白易曉。極印僭罔之愆。或所不免。然因文解義。因義考法。古今人之相去未遠也。

註釋

一孫子註。無慮數十家。然單詞隻句。多散見於他書。若夫條分縷晰。畫然成一家言者。顧未之概見。以茲全豹未窺。終有利義。集註一書。略仿紫陽經書體裁。於每篇序次。以見大意。於每節總括。以別源流。於每句逐字音釋。以詳訓詁。凡前

人嘉言懿行。中合古法者。另標之圈外。綱以繫要。紀以識詳。使學者得以參觀互考焉。凡一卷

備考

一救亂如救病。用兵猶用藥。善醫者因症立方。善兵者因敵設法。孫子十三篇治病之方也。古今帝王將相之戰功往蹟。名醫之案也。醫不通曉。方案不謂之名醫。將不貫串古今。得謂之名將乎。茲於每篇中。語足以法者。特為標題。而彙集古人行事以實之。或一事數法。或數法一意。語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誰謂大匠之巧。能廢規矩哉。善讀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凡十三卷。

或問

一孫子十三篇。無篇不可為法。無句不可為訓。考古今用兵之事。或時同法異。或事異法同。固宜切墨以引繩。亦難膠柱而鼓瑟。茲將歷代帝王將相。廟謨勝算。文德武功。事蹟相反。名義相類者。設為問答。使之相提并論。以考其得失。於同

兵鏡凡例

凡例二

十三

處求異於異處求同務期諸家之是非離合與
歷代之成敗興亡合契同符庶幾坐而言起而
可行也。不然趙括徒讀父書而無當於臨陣決
機曷益哉。凡二卷。

稟鏡凡例

凡例三

十四

兵鏡參訂姓氏

沈 荃 字釋堂

李天馥 號容菴

陳廷敬 字說巖

李宗孔 字書雲

成 性 字杏懷

楊雍建 字以齋

余國柱 號仝廬

吳珂鳴 字呀方

泰詩姓氏

姓氏

薛奮生 字衛公

羅秉倫 字振彝

周于漆 號萬峯

葉灼棠 號嵩巢

周國代 字象可

黃 隆 號無菴

杜登春 字九阜

張 惣 字南村

胡禹冀 號載川

十五

孫子集註序

兵者治天下之具。亦亂天下之具也。善用之則治。不善用之則亂。蓋古今往往而然矣。是故唐虞之世。兵不用而治。夏商之世。兵一用而治。春秋戰國之世。兵數用而不治。秦漢唐宋之世。兵時用而時治。數用而數亂。則其故何也。志曰。兵凶戰危。聖王不得已而用者。也得已而不已。國雖強。好戰必弱。不得已而已。國雖安。忘戰必危。是故兵無所謂法也。好戰與忘戰。焉二者而已矣。周之失在忘戰。秦之失在好戰。漢唐來之失在始好戰而終忘戰。非忘戰也。併所以爲戰者。而失之上常戰於離明。則主勝。下常戰於乾惕。則輔勝。朝常戰於君憂臣辱。則內勝。野常戰於親上死長。則外勝。不然。無人才。必政事不理。無禮義。必財用不足。紀綱凌替。而民生日蹙。人心漓澆。而風俗日偷。國之禮失其四。而務用兵以求濟焉。曷可得乎哉。孔子孟子蓋慎言兵者也。其言曰。去兵去食。民無信不立。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夫師和則克。衆失則亡。古之謀深而慮遠者。恒三致意焉。第言兵之

孫子集註

自序

十六

家多矣。而規矱可守者。類推七書。其間或真或贗。不

無泛濫寡要之慮。惟孫子十三篇。簡而該。精而有則。

卽其始計篇曰。令民與上同意。則其言近於道。而治

國治兵之理。若符券焉。是可爲韜鈴士之金科玉律

矣。因特編註以爲式。濠梁鄧廷羅撰

孫子集註

自序

十七

吳孫武傳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書。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旣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

孫子集註

孫武傳一

十八

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孫子集註

孫武傳二

十九

孫子集註總目

一卷

始計第一 計二十八則

謀攻第二 計十四則

作戰第三 計九則

軍形第四 計十則

兵勢第五 計十三則

虛實第六 計二十六則

軍爭第七 計三十則

孫子集註

總目

軍變第八 計十三則

行軍第九 計十七則

地形第十 計六則

九地第十一 計二十三則

火攻第十二 計四則

用間第十三 計十二則

孫子

濠梁鄧廷羅偶樵氏集註

漢藝文志稱武子兵法八十二篇。曹操刪註十三篇。

始計第一

君謀於國。將謀於君。先着貴乎多集。原始計。○李卓吾曰。始計者。預算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此言兵之。所係甚大。

不可不審。已而量敵也。○國有五禮。兵居其一。關係甚重。故曰大事。生死。以人言。存亡。以國言。五事。即下五事。校計。審已之計也。索情。量敵之情也。一日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

孫子集註

始計一

一

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此詳言五事之目。而欲主將之深知也。○道。以教養素孚。說同。意謂民與上同一敵愾之意。時制。謂順其時以制其宜也。○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數也。制者。金鼓旌旗有節也。官者。偏裨校列有序也。道者。營陣開合有法也。主者。兵則錢穀有司也。用者。車馬器械有具。故也。知之者勝。言五者將所同聞。惟貴其深知也。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

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此言校案已審，而任將又不可不擇其人也。○曰：心與口謀之意。○徐象卿曰：主執有道，照民與上同意，將執有能，照智信仁勇嚴天地執得，照陰陽寒暑時制，廣狹險易遠近死生，法令兵衆士卒賞罰，照曲制官道主用，將聽則留，不聽則去。人主擇大將，大將擇偏裨，俱視此以爲去留也。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此言內謀。

孫子集註
始計二
二

已協而又當外張其勢，以惑之也。○利者，宜也。聽者，協也。計利以聽，謂君與將所謀皆合於宜而無抵牾也。乃爲之勢，虛勢也。意在此而形在彼，外示以虛，張之勢而不令人得窺其本謀也。因利制權，謂因其機宜而制權度也。詭道者，虛詐之謂，示以不能，不用或遠或近，或誘或取，或撓或驕，總言利之在己者，我貴設形以惑之，使彼不能測也。備之避之，勞之離之，總言利之在彼者，我貴預審以制之，使彼不能恃也。無備敵之法，未及設也。不意敵之處，未及覺也。不可先傳謀貴密而不可泄也。○李靖曰：陣之有天地風雲商羽徵角者，兵家之說道也。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說道之謂也。○太公文韜曰：爲鳥將擊，早飛效異，猛獸將搏，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恩色，能而示以不能，用而示以不用，之謂也。○軍謀曰：將謀無勢，不可先傳之謂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

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此合言戰勝之道。始計貴乎多算。○尉繚子曰：兵勝於朝廷，陳而勝者，將勝也。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漢高祖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吾不如。子房，廟算之謂也。

偶樵氏曰：奕小道也。先着勝，後着不勝，兵之始計。其先着之謂乎？殷先得伊尹而勝，夏周先得呂尚而勝，商漢先得張良韓信陳平而勝，楚項光武先得鄧禹寇恂馬援而勝，更始唐先得魏徵李勣尉遲恭而勝，隋宋先得趙普曹彬符彥卿而勝，周奕之侵分局也。夏以亂殷，先以治商，以暴周，先以仁楚，以弑逼義帝，漢先以法約三章，新莽以逆隸而光武先義旗，隋以荒淫而唐先節儉，周以廢弛而宋先禮法，奕之布勢局也。侵分必彼之羽翼孤，布勢必我之壁壘固。唐太宗曰：善奕者，多乘人之誤。嗚呼！觀歷代勝負興亡之蹟，在此者，苟毋誤在彼者，亦安從而賀戰勝哉？

孫子集註
始計三
三

楚以弑逼義帝，漢先以法約三章，新莽以逆隸而光武先義旗，隋以荒淫而唐先節儉，周以廢弛而宋先禮法，奕之布勢局也。侵分必彼之羽翼孤，布勢必我之壁壘固。唐太宗曰：善奕者，多乘人之誤。嗚呼！觀歷代勝負興亡之蹟，在此者，苟毋誤在彼者，亦安從而賀戰勝哉？

謀攻第二 計則謀則攻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言用兵貴乎全。全。始爲善謀也。○全國。如降人之國。全軍。如降人之軍。數語一意。不戰而屈人之兵。正是全國全軍。○吳子曰。義以禮服。強以謀服。剛以辭服。暴以詐服。逆以權服。不戰而屈人之謂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積糧。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闔。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

孫子集註

謀攻一

四

忿怒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此言上兵惟貴伐謀。而攻城必至於有害。非之故曰。伐謀。交者。敵之聲援。我離間以阻之。故曰。伐交。伐謀伐交。正是不戰屈人之意。櫓。大船。可蔽矢石者。積糧。車。器械。斧。鉞。梯。樓。等物。皆攻城之具也。闔。城闕也。攻城至於殺士不拔者。總其言伐兵攻城之害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此言謀攻之善。在以。全。全之道。取勝於天下也。○李卓吾曰。惟以全人之國。爲攻人之謀。又以伐人之謀。爲謀攻之上策。故軍旅卒伍。無一而不得其全。斯爲全爭。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

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

之堅。大敵之擒也。此言全爭之法。當審度彼已。而後無失也。○十則圍之。言我兵十倍於敵。故可圍。五倍於敵。故可攻。一倍於敵。則止可

分。之耳。分者。謂我設變以分敵之勢也。與敵相實。則

戰。數少於敵。則守。勢不若於敵。則避。若小敵。夫將者

不量力。而堅於求戰。則必爲大敵所擒矣。此見國之

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此見國之

天下者。惟故軍之所以患於君者。三。不知軍之不可

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

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

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

孫子集註

謀攻二

五

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此言國之安

又不可。中。制其權。以取敗也。○用兵雖在將。而用將

又在君。若君不知兵之當進當退。而強爲進退。不知

三軍之事。權而謀。爲主。持。未有不亂者也。三軍之事

在應敵之事。後說。三軍之權。在攻戰之權。變說。亂軍

引勝。是自亂其軍。而引人以勝已。○李故知勝有五

靖口。引勝者。言已自潰亂。非敵勝之也。故知勝有五

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

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此總言知勝之道有五。而君將

克惟和也。○吳起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

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

可以決勝。○唐太宗曰。光武之興。蓋順人心之怨。莽

情而何。其解自無不勝也。○軍勢曰。圖以外將軍。故制之。又曰。進退內御。功必難成。若不御之謂也。故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此重言。謀攻全爭之道。在於此。○李靖曰。攻其心。者。是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是所謂知己者也。唐太宗曰。朕嘗臨陣。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己可得而知焉。李靖曰。孫武之所謂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

偶樵氏曰。謀攻者。陰謀也。愚者便安而忘危。智者察微而知著。周善陰行。知商之必傾。齊餽女樂。知魯之必荒。越粟許貸。知吳之必覆。晉道既假。知虞

孫子集註

謀攻三

六

之不。服。伍員之忠於闔閭。覆楚也。張良之智於漢。高報韓也。彼君臣之謀。踈者莫不知之。而親者不知。草野莫不知之。而廟堂之上。不知。後世莫不知之。而當時之君。若相。不知。杞人戚戚。然憂形於色。而主人則處堂酣樂如故也。千古同嘆焉。

作戰第三

○謀則傾。攻則戰。次作戰。○原本第二。今改正。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此言兵衆費傾。起下車。輕車也。駟。兩服兩驥也。其用戰也。勝久則銳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銳兵銑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此言兵貴速。不貴久。鈍久則必至於敗也。○拙速。猶言兵雖拙。而能速。猶可取勝。若巧

孫子集註

作戰一

七

而久。雖巧亦敗。况非巧乎。其言兵之不可久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此言速勝之利也。○役不再籍者。一歲不兩役也。王制。農隙而後伐。再籍。則煩役其民而傷農矣。糧不三載者。不敷運也。○李卓吾曰。三載。隨糧。糧運糧不三載者。不敷運也。則國貧矣。因糧於敵。食於彼而無耗於己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戟。櫓矛楯。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

食敵一鐘。當吾二十鐘。芻杆一石。當吾二十石。此極輸之害。而益見因糧於敵者之為利也。○遠輸則費重。故民貧近師。則人多物少。故貨踊而財竭。丘役謂井丘之賦。黃帝因井田以制兵。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一丘出戎馬一牛。三丘為甸。出兵車一戎馬。四牛。十二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持重二十五人。丘牛。謂一丘所出之牛。大車載重之車也。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則私家困於下。公家之費。十去其六。則公家困於上。此皆言不能因糧於敵之害也。鐘。六斛四斗。石。百二十斤。芻杆。飼馬之物。食敵一鐘一石。遂可當吾二十鐘一石者。以吾遠輸。則須二十倍之費。始可得一鐘一石之食也。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

孫子集註

作戰二

八

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此結言作戰之法。貴乎用。怒。用。貨。而後兵能殺敵。所以勵其氣也。取敵者怒。謂激怒三軍。以又誘三軍。以利也。既勵其氣。又動以利。故能速勝。實先得者。信賞以為勸也。更其旌旗。所以別於敵也。車則雜乘。防所獲者之奔佚也。卒則善養。厚所獲者之拊循也。貴勝不貴久。總結言。速勝之意。○吳起曰。五勝者廟。四勝者幣。三勝者屬。二勝者王。一勝者帝。蓋言速也。○郭伯璽曰。知兵之將。不日三軍司命。而曰民之司命。蓋軍與國之大事。無一不取辦於民。假使師老財匱。民何以堪。苟為將而

偶。然氏曰。一戰而有天下者。湯武是也。百戰而失天下者。麋秦楚項是也。一戰而有之。務廣德者必

強。百戰而失之。務廣地者。必荒。軍政志之矣。夫孝文武宣。非漢之令主哉。乃陸賈既遣。南越稱藩。張騫肆出。海內虛耗。武功之與文治。其得失何等也。孫子曰。兵貴勝。不貴久。又曰。因糧於敵。唯善。因故善勝爾。

孫子集註

作戰三

九

軍形第四 戰則形見形則

敵從次軍形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

勝在已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

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

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

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此言

者貴先立於不敗之地以伺敵之隙故攻守皆善而

全勝也○先為不可勝如修道保法之類就己言待

敵之可勝謂乘敵可勝之機就人言然在己者言可自

法而在人者難強邀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謂敵無

可乘之機我必不可強為也守則不足我之弱也故

守則攻則有餘我之強也故宜攻藏於九地之下謂

孫子集註 軍形一 十

敵跡深藏敵不知其所攻也動於九天之上謂聲勢

迅烈敵不知其所守也如此則守能自保而攻可全

勝矣○李靖曰有餘不足不盡強弱之謂也○不可勝

者謂敵勢未可勝我則宜守待敵可勝我則宜攻

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唐太

宗曰守示以不足敵必來攻是敵不知其所攻也攻

示以有餘敵必自守是敵不知其所守也攻守者一

而已矣○王陽明曰攻與守論勢原是二事惟能守

便能攻惟能攻乃能守所以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

策其實一也譬之於奕未殺先活豈二其官哉○威

目間雷霆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

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

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

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

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

敗之攻此言善制勝者取勝於無形之先而究其制

本也○不忒毫無差忒也措勝謂我所措置無不勝

也○已敗李卓吾云敵之軍形已自敗壞吾特因而敗

之非我強令其敗而勝之也修道即首章教養素字

之道保法即首章曲制官道主用之法道法兼備故

能制勝而敗敵也○尉繚子曰歸仁恭義能使敵之

將奪心而軍奪氣者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使民

孫子集註 軍形二 十

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間發機

潰衆奪地此力勝也三者皆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

曰度二曰數三曰量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數

數生量量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

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此詳言用兵制勝之形皆起於度數蓋先為不可勝

而後勝不可禦也○地生度者因地形而生度即度

地形之險易也度生數者料士卒之衆寡也數生量

者計兵食之盈歉也量生稱者權兵勢之強弱也稱

生勝者決兩陣之勝負也○以鎰稱銖謂以重權輕也

以銖稱鎰謂以輕權重也二十四兩為鎰二十四銖

為兩○李靖曰教士猶布棋於盤若無畫路棋安用

之地生度者吳起之所謂絕而不離却不散之步

法也有度而後生數有數而後生量有量而後

生稱有稱而後生勝其法皆起於度量方圓

偶樵氏曰。藏至險之形。於至易者。湯武之仁義。藏至紛之形。於至一者。五霸之節制。顧軍形何常之有。亦世運為遷流焉已矣。要之道與法。固歷百世而莫之或改者也。諸葛亮之八門。李靖之六花。庶幾其近之。

兵勢第五

形露而勢張次兵勢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此舉兵之要。勢也。○分數。謂部曲卒伍。各有統屬。兵雖衆。不難治矣。形名。謂旌旗金鼓。各有節制。敵雖衆。不難鬪矣。奇正。謂開合起伏。變通用之。自可無敗。虛實。謂彼虛我實。以實擊虛。自如石投卵矣。○張預曰。分數定。然後習形名。形名立。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虛實見。四事各有次第。○唐太宗曰。奇兵者。曹操旁擊之謂與。李靖曰。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

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鸛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驍弩。節如發機。○此言奇正相生。其勢險。其節短。不可禦也。變。常可知而變不可窮。歸重於能變也。水可漂石者。爲其勢之峻急也。以氣勢言。鸛鳥之疾。可以毀折。謂鳥者爲中其背。緊之節也。以機理言。鸛戰之勢險。謂據高履勝。氣銳兵強。有猝不可禦之勢也。節短。謂開

合轉變。扼其肯綮。有迫不及備之機也。張弩。即引滿之勢。發機。即發動之機。○李靖曰。奇正相生者。正兵變為奇。奇兵變為正。如環無端者。兵無不正。無不奇。惟形人而我無形。乃為奇。正之極。臣使番漢。變號易服者。亦奇正紛紛紜紜。關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沌沌形。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此言奇正相反。其勢變而其形無窮。不以陣言。亂生於治者。在我本治。而敵示之以亂。故謂亂生於治。三句一意。○李靖曰。黃帝丘井之法。井分四道。開方九焉。因以制兵。五為陣法。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數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關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子之。敵必取之。以利

孫子集註
兵勢二
西

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此言能動敵。任勢。則敵禦矣。○形之者。乃為之勢。以任其外也。予之者。誘之以利也。既以利動。又以本待者。外則以利動之。引其來也。內則以精強有本。之師待之。立於不敗之地。以伺敵之隙也。求之於勢。謂觀兵勢之強弱也。不責於人。無論敵衆之多寡也。能擇人。又就己之任將說。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總極言任勢之疾。不可遏也。○唐太宗曰。奇正者。素分之與臨時制之者與。○李靖曰。曹操新書。已三敵一。則二術為正。一術為奇。此平時教戰之法。以本待之之謂也。孫武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端。此臨時制變之法。以利動之之謂也。

偶樵氏曰。楚漢相持於成臯。漢有必進之勢。楚有必退之勢。曹操袁紹相持於官渡。紹有可敗之勢。操有可勝之勢。符堅謝玄相持於淝水。堅有必勢之勢。玄有必逸之勢。何也。兵之勢。生於奇正。漢之敗。操之寡。玄之弱。勢之正也。楚之不得逞。其勝紹之不得用。其衆堅之不得遂。其強勢之奇也。勝者易敗。衆者易寡。強者易弱。正忽變為奇。奇忽變為正也。故曰。用衆不如任勢。任勢不如擇人。

孫子集註
兵勢三
圭

虛實第六 形勢泰而虛實變次虛實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此就處地之先後勢而惟貴於致人也。○佚則為主。勞則為客。致人謂我能致敵之來也。是我為主。恒實不致於人。謂我不為敵所致也。是我常為主。而彼反為客。客則虛矣。○李靖曰敵實則我以奇勝敵虛則我以正勝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苟知虛實能使敵人自至者利而不知奇正則又安能致人哉。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此言致人之妙用。○利之者誘之以利而誘之也。害之者顯示以害而拒之也。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之也。

孫子集註

虛實一

六

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此言能知勢佚然後可以言攻守之妙用也。○攻其所不守者。敵不能守也。其勢虛。守其所不攻者。我不可攻也。其勢實。微而至於無形者。虛實之形為敵之所不及見也。神而至於無聲者。虛實之聲為敵之所不及聞也。如此則敵之死生皆為我所制。豈非敵之司命乎。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及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

孫子集註

虛實二

七

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此就進退攻守以明不致於人。之微權也。○虛實盡神則進退戰守時出不窮。總非敵所能及。攻其所必救者謂乘敵之要害。曹操曰如絕糧道。拒歸路。直攻國都之類是也。乖其所之者。曹操曰乖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而誤用其兵也。○唐太宗曰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是敵不知其所攻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是敵不知其所守也。李靖曰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知攻守之為一法。則同歸於勝而已。○敵不得與我戰者司馬法曰縱綏不及謂敵有入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蓋各防其失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敵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此言攻守之虛實。惟形人而我無形。乃能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形人設形以示人也。惟有形。乃可以致人。無形是我又變幻。無真形以示人也。惟無形。乃不致於人。我專為一。勢合於一也。故衆敵分為十。勢散於多。備也。故寡寡自不能勝衆也。○與戰之地不可知。謂我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多張疑兵以惑之也。敵之制敵者愈約矣。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

者數里乎。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
故曰。勝可爲也。敵雖多。可使無關。此言爲將者。既能戰。地。戰。日。乃。可。必。勝。而。無。敗。也。○戰。地。首。章。遠。近。險。易。之。地。戰。日。首。章。陰。陽。寒。暑。之。日。以。吳。度。越。兵。雖。多。而。無。益。者。以。不。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合。言。先。後。攻。守。之。虛。實。貴。知。之。於。無。形。之。先。也。○策。之。謂。策。度。也。就。未。戰。時。說。作。之。就。欲。戰。時。說。形。之。就。將。戰。時。說。角。之。就。既。戰。時。說。○得。失。謂。敵。謀。之。得。失。也。動。靜。謂。敵。情。之。動。靜。也。死。生。就。敵。所。居。之。險。易。言。有。餘。不。足。就。敵。之。強。弱。言。總。欲。其。先。知。也。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

孫子集註

虛實三

大

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此。申。言。形。人。以。非。因。敵。形。以。制。勝。也。○戰。勝。不。復。謂。我。保。必。勝。之。戰。而。兵。不。再。用。也。應。形。無。窮。謂。我。應。敵。之。形。於。無。窮。也。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定。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此。借。水。形。以。喻。之。道。貴。因。敵。形。以。爲。變。化。也。○李。卓。吾。曰。因。敵。制。勝。與。因。地。制。流。原。無。他。巧。止。順。其。自。然。之。勢。而。已。天。下。惟。自。然。乃。謂。之。神。○唐。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斯。所。謂。形。人。者。與。以。奇。爲。正。以。正。爲。奇。斯。所。謂。無。形。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者。與。蓋。變。化。而。神。之。謂。也。

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此。又。以。五。行。四。時。日。月。喻。兵。勢。之。無。常。而。惟。貴。四。敵。以。成。也。

偶樵氏曰。兵之情。惡勞喜逸。兵之機。避實擊虛。然勞逸無常勢。虛實無定形。而攻守之術。多相因而起。司馬懿指襄平。郭崇韜成壁壘。王守仁攻南昌。皆以攻爲守。以守爲攻。所以致敵之虛實者。法曰。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其虛實之謂乎。

孫子集註

虛實四

九

軍爭第七 虛實形而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此言軍爭之法先明迂直為要也○交和而舍者軍門為和門兩軍相對謂之舍以迂為直是自匿其形木迂曲而故示以直也以患為利是誘敵以利本患而故示以利也後發先至謂發兵雖在人後而爭利反故軍爭為利眾爭為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禽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

孫子集註

軍爭一

干

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此先言不知迂直之此皆為便利而爭也眾爭為危謂敵已先據其利而我用眾以爭之則勢處其危不得不爭舉軍謂出全師委軍謂棄大營十一而至言兵法勁者先疲者後百里趨利則十分中止可一分先至耳故有擒將之禍五十里者次之若三十里則地近而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

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眾廓地分利

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此詳知迂直之利○豫交審形鄉導皆軍爭中要務也豫者早也蓋兩敵相當皆望聲援我伐敵謀而結交在前故曰豫○曹操曰險坑塹也阻高下也沮水草漸洳之區澤衆水所歸之處分合為變以奇正言掠鄉分眾謂掠野以資軍實當分眾批要以戒不虞也○懸權而動謂懸權衡以量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敵而後為進取之計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全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全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

孫子集註

軍爭二

主

以變人之耳目也此言用兵之道既貴知軍機尤貴知言不相聞謂耳專於全鼓雖有言而不聞也視不相見謂目專於旌旗雖有視而不見也我軍之耳目因全鼓旌旗而專一而敵人之耳目亦由全鼓旌旗而變亂故晝多旌旗夜多火鼓正變亂敵人之耳目而使之莫測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勿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此言軍政既修而又貴於應敵於無窮也○避銳擊惰者凡三軍皆乘氣而動始至則氣銳繼則衰久則倦須避銳擊衰方可制勝

○司馬法曰。氣微開。心欲一。治心治氣之謂也。○劉
繆子曰。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將帥者心也。三軍者支
節也。將之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將之心動以疑。則
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助。雖勝亦幸。而勝。非
攻權也。○唐太宗曰。朝暮者。非限時刻而言。乃舉一
日始末以爲喻也。奪氣。敵人自奪其氣也。奪心。敵人
自奪其心也。可奪者。謂使敵將之心。爲我所備。而敵
軍之氣。早已沮喪也。正正之旗。軍容整也。整則難犯。
故勿遺堂堂之陣。軍勢壯也。壯則難克。成勿擊。故用
治變。謂當伺其變。而有隙。乃乘機以擊之也。故用
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
兵勿食。歸師勿遇。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

孫子集註

軍爭三

圭

勿食。誘則防也。歸師勿遇。敵氣情也。圍師
必闕。縱其奔也。窮寇勿追。防其死也。

偶樵氏曰。爭直不爭迂。爭治不爭亂。爭近不爭遠。
爭佚飽不爭勞饑者。利也有時。以迂爲直。而不爭。
以亂爲治。而不爭。以遠爲近。而不爭。以勞與饑爲
佚飽。而不爭者。亦利也。亞夫以梁委吳。岑彭以山
都誘秦豐。陸抗以彝兵易楊聲。張弘範以險地誘
李壇。非以不利爲利者乎。前人正用之。而勝。後人
反用之。而亦勝。兵之所爭。利與不利而已。無定法
也。

軍變第八

由法者。軍政之常。不盡由法者。軍爭
之變。○原原本重地形。謀九變。

今改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途有所
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
所不受。故將通於軍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
軍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通軍
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此言臨戰。不
利。治兵不通軍變。不能得人心。○途有所不由。以趨便
也。軍有所不擊。以避銳也。城有所不攻。以爭利也。地有
所不爭。以偏遠而非要也。君命有所不受。以便安所任。有事無
請也。五利。即知勝有五。是也。○李卓吾曰。所共由之

孫子集註

軍變一

圭

途。而有所變之不由。所可擊之軍。而有所變之不受。
所可攻之城。與所必爭之地。而有所變而不肯攻。不
屑爭。則賢將之所未易知也。然此猶其易者也。至
於君命有所不受。則變之大矣。此非置身於死生之
外。而直以國事爲重。三軍爲急者。孰能當之哉。故非
梁。卒以不受詔。而平七國之難。亦卒以是故。智者之
不救梁。而死於澠。毀之。可以觀矣。是故智者之
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
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
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
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此言知變之將。於利害
之審。故有以待敵也。○難於利害者。利不忘害。害必
謀利之意。○鄧伯瑩曰。利害兩端。互相較量。曰難。

偶樵氏曰知變不知常則法無守知常不知變則事罔功春秋大夫出疆有便於安社稷利國家者

香

專之可也。是故有進無退者將帥死綏之忠。乃時有所不可。則充國之不擊罕。開鄧禹之不攻赤眉。陸遜之不救孫桓。司馬懿之不墮遜。豈可也有守無遂者。人臣鞠躬之義。乃機有所未宜。則范蠡之不受吳。成穰苴之不救莊賈。郭達之不焚綏州。李繼隆之不廢威鹵。可也。語曰。人臣不讀春秋。前有賊而不知。後有佞而弗見。蓋春秋一書。知常兼知變者也。攷古名將。多讀左氏春秋。其此意耶。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圯地無

舍衛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

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

不通於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

不通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

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

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題

五

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鹵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軍第九

兵之變不勝窮而行軍之道亦與之俱變焉次行軍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降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惟亟去之勿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孫子集註

行軍一
美

勝丘陵畏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溝井林木蒹葭翳蒼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此言處軍之法有四○處軍謂安處我軍也相敵謂相視敵情也絕山越山也依谷取其便水草也視生取其所向陽也處高取其勢順也戰降無登謂敵先據高我登之反爲所制故勿登也絕水必遠水者恐敵在前而我軍近水則易爲所乘也勿迎敵於水內者敵在水內而我前迫之則敵必致死也斥澤苦澗濕草木不生之處故宜亟去也若交軍於此必依水草者便樵牧也背衆樹者依險阻也平陸處易取其坦平也右背高據其

孫子集註

行軍二

毛

形勢也前死謂前低可以制敵之死也後生謂後高而自處於生也養生近乎水草林木也處實所營之後遠於虛陷也上雨即水之上流也絕澗兩山相夾曰澗天井衆水所歸處也天牢深山環繞處也天羅林木隱蔽處也天陷陂池汗下處也天隙道路狹隘也吾遠敵近者以險言也吾遠於險敵近於險則可制矣吾迎敵背者以利言也吾迎其利敵背其利則可勝矣軍旁有險阻等患必覆索者恐伏姦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仗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知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瓶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下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此言相敵有二三行軍者之所當審也○近宜戒而反靜者必恃險阻之固也遠宜守而反挑戰者敵必有所誘也居

安險而反處乎平易者。敵必有所利也。衆樹動者。敵
斷木開道而來也。處明所以遠伏藏。而反近於草木
多障者。敵設計以疑我也。鳥忽驚起者。下必有伏兵
也。獸忽驚走者。敵必來掩覆也。銳直也。其塵直。故知
爲車。廣潤也。其塵潤。故知爲徒。條達也。其塵通也。其
塵疏。故知爲樵。期欲約戰。期也。使立者。士卒倚
杖而立。其儀可知也。軍煩擾而不寧。其將輕而無威
可知也。旌旗不以時而數動。必其軍無紀律。亂也。更
怒者。士卒疲倦。不能應令。故怒也。懸鞭而不收。又
各歸其舍者。必窮寇而欲決戰也。數賞者。急則市恩
也。數罰者。迫則示威也。先暴後畏者。寬嚴失宜也。委
謝者。如送子請質之類是也。○彭蠡熙日。相敵之法
豈可執一。到鄴寂然無聲。僅存空營。何險足恃哉。
暉循南。西出。即致潰圍。奚待於遠乎。鳥起獸駭。以
匪覆。安知非遠山虛逐乎。高銳平廣。條達往來。安知
非曳柴揚塵乎。易子炊骨。華元尚能以存宋。未可緣
殺馬食肉。遂忽其無糧。糗井塞窺。晉人素約以警。師
未可因其懸釜不返。輕信爲窮寇。語言竊譏。收功

孫子集註

行軍三

天

次。築擬之失。衆則外矣。賞罰數行。救敗高平。堅視兵
之困弊。則拘矣。凡此者。又相敵之變化莫測者乎。
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
無慮而易敵者。必會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
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
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
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民
相得也。此言處軍相敵。固安合律。而上卒可用。尤貴
取人者。兵惟貴乎合勢。以制勝也。卒未親附而達。則
則士心離。故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士心驕。故
不可用。令之以文。謂以恩德拊循之也。齊之以武。謂
以威嚴整飭之也。○吳起曰。明主內修文德。外治武

備此之
謂也。
偶樵氏曰。行軍者。處軍相敵之法。而終之以民相
得何耶。三代以前。兵與民一。三代以後。兵與民二。
斯古今治亂之所由分矣。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
體其命。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成其慮。殷誓於軍
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周交刃而誓之。以致民
志。凡此者。民無不和。則師無不克也。自井丘廢而
賦役分。賦役分而召募起。譬一人之身。腹心手足。
東西各異其向。而欲文與武相得。兵與民相得。又
曷可得哉。

孫子集註

行軍四

无

地形第十 行軍必有其地次地形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舉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

孫子集註

地形一

三

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此言地形將者貴審其趨避也○舉猶據也高陽地高而向陽者也利猶通也既據高陽我先立不敗之地又通糧道也復無阻之虞戰未有不勝者也掛者前路寬後路隘進易而退難者也故空因敵之有備無備以爲進止敵雖利我謂以引誘我也險形先居而必盈者欲盛兵衆以扼隘口之險也敵若先盈而勿從者謂敵既據險兵力又盛從之則敗故勿從也若敵雖扼險或兵力單薄而未盈則我可乘機以攻之矣險形謂溪澗坑坎也遠形謂遠難輜重也○李靖曰凡安營據地遇有澗井陷隙丘墓故城我得之爲利者豈反空去之則唯取便乎人事故兵有走者有弛者者而已亦難以常法桀拘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

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

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愾而自戰將不

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士卒無常陳兵縱

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非選鋒

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此

言士卒之強弱爲將者貴精於訓練也○勢均謂軍勢

貴乎相當也走者敗也以一擊十是以我寡而擊彼

衆勢必至於披靡而走也大吏偏裨副將也怒而不

服謂不受主將之節制也愾而自戰謂左右自爲戰

而不救援也將弱不嚴謂號令不嚴也士卒無常謂

戰守無恒也陳兵縱橫謂行列無序也以少合衆不

量力也弱擊強不審勢也選鋒材武簡練之士北敗

也謂不量力不審勢不選銳士其軍則必至於敗也

孫子集註

地形二

三

○吳起曰簡募良材如齊桓之募士晉文之前行秦穆之陷陣選鋒之謂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此承上節地形而言謂險易之趨避惟將而不可曲徇君命貴於保民而利主也○戰道必勝謂我有可勝之道不勝謂我無可勝之道不求名者不求幸勝也不避罪者不以退避爲嫌而務求有濟於保民利主是社稷之臣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

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此承上節士卒而言，謂強弱之訓練，惟法而不可思，威偏勝以取敗也。○視卒如嬰兒，即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意。如愛子，即如手足之捍頭目也。愛不能令，謂徒知愛而不能制之以威令也。厚不能使，謂徒知厚而不能驅之以赴敵也。亂不能治，謂既不能令，又不能使，則必至於紛亂而難治之以紀律。斯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此言既知地形之趨避，士卒之強弱，而尤貴與敵相較度，庶幾知彼知己，動而不迷也。○

孫子集註
地形三
三

李靖曰：孫武謂先為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

偶樵氏曰：將不知扼塞，則戰與守俱困。士不精訓練，則進與退均疑。自昔擁節者，嘗三致意矣。而愚以為裨將易，大將難。名將易，良將難。彼志在利吾社稷、民生而功不必自己成，名不必自己出，非大將良將，其孰能當之？岳飛三却詔而不受爵賞，郭達屢抗疏而不取靈武，徐達謹守北平而恥為徵功啓囊，楊一清止搜套鹵而不願驕武窮兵，願其

人視貪黷恣睢者何等也。孟子曰：我善為戰，我善為陳，大罪也。嗚呼！人國亦安賴有此罪臣哉。

孫子集註
地形四
三

九地第十一

兵無常勢。地無定形。次九地。
○原本重復錯落。今改正。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
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
者。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
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
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入人之
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
道者。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
吾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

孫子集註

九地一

三

此列言九地之形。而欲主將之先知也。○散地。謂岐
途多備。而為敵人易乘之地。此而索戰。則易於牽制。
而我必至潰散。是自相為戰也。輕地。謂入敵境未深。
難進易退。士無固志也。三屬。謂三面連屬。隣國易爭
之處。險坑塹也。阻。高下也。沮。水草漸洳之區。澤。衆水
所歸之地。人者隘。謂入路狹也。歸者迂。謂歸路遠也。
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
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
地則戰。此切言九地之戒。而欲主將之因地以制宜。
地則戰也。○散地。則我軍易潰。故不宜戰。輕地。則士
心未固。止則不堅。故宜進。不宜止。爭地。宜先據。若後
至以攻之。則反傷士卒。故無攻。交地。無絕者。宜部伍
聯絡。以防邀截也。衢地。合交者。宜與國聲援。以防黨
伐也。重地。則掠者。以國遠糧絕。宜野掠以資軍實也。
圯地。則行者。以止之。必不利也。圍地。則謀者。難以力
勝。故宜設策也。死地。則戰者。死中求生。故宜力戰也。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
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
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
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過
則從。此詳言處九地之法。而又欲其審察兵情也。○

之屬者。謂聯束我之部伍。以防其奔佚也。趨其後者。
謂疾趨敵人之後。以先據其險要也。謹其守者。謂嚴
壁設伏。以防敵人之透漏也。固其結者。謂敦隣厚與。
以防敵人之離間也。繼其食。謂深入敵境。宜使薪糧
勿絕也。塞其闕者。敵開生路。以誘我。則我須自塞。以
一士心也。示以不活者。使士卒有必死之志也。圍則
禦者。謂敵將圍我。則持滿以禦之。也不得已則鬪者。
勢處於迫。則奮激以求鬪也。過則從者。謂我已過險。
勢處於迫。則奮激以求鬪也。過則從者。謂我已過險。

孫子集註

九地二

五

則三軍皆聽從而莫肯後也。○原本。古之所謂善用
在將軍之事。後多重出錯誤。今刪正。古之所謂善用
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
救。上下不相攻。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此言善用
地形。尤貴因形制勝。使敵乖阻也。○合而不齊。謂敵
兵雖合。而必使之參差乖阻。不能整齊畫一也。○原
本。至於利句。作。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敵眾整
而來待之。若何。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
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此言因形制
勝。動而主速。則自奪敵之愛矣。○所愛。即險要糧道
之類。吾先奪而據之。則敵無所恃而聽我矣。○原本
在死地則戰。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
後。今改正。

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卒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劇之勇也。此言爲客之道。既已深入。則惟交運兵。設謀激發士。卒必死之。氣以邀敵。人可乘之。機斯無往而不獲矣。○不克者。謂深入敵境。而又不克。即克敵衆。法貴掠野足食。蓄養精銳。進謀以圖勝。而使敵人不可測也。投之無所往。即置之死地之意。

孫子集註

九地三

美

不北者可死而不可敗也。死焉不得。既已死戰。爲我而不勝也。陷而不懼者。迫則易奮也。無所往則固者。窮則益堅也。入深則拘者。險則志一也。不求而得者。謂不待求索而自得我軍之心力也。禁祥。禁妖祥之妄言也。去疑。戒猶豫之惑念也。至死無之者。有必死之志也。○軍勢曰。禁巫祝爲吏士卜問軍事吉凶之類。無餘財。謂士知必死。無財之可貪也。無餘命。謂無命之可戀也。○專諸。吳人。爲公子光刺王僚。曹劌。魯莊公臣。爲公劫齊桓公。返魯伐。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俱一。政之

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此言士卒深入。固貴鼓之以必奮之情。尤貴束之以必救之法。斯人與法交善。而制勝也。○方馬埋輪。未足恃者。謂縛馬伏輪。未足爲堅也。齊者。力齊。勇者。勇均。謂力與勇俱一。而無參差。方得軍政嚴明之道也。剛者。燥土。柔者。濕土。謂兩者均。據形勢便利之宜。而後得地之理也。○唐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者。大將居之。四面者。諸將取焉。陣隊互容。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前。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皆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其率然之謂乎。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之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若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

孫子集註

九地四

美

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此言地形既審。士卒既練。而屈伸上卒皆樂爲使。而莫測其端也。○靜以幽者。謀不能測也。正以治者。法不可犯也。易事革謀者。改易其事。更變其謀。使人不識吾意也。易居迂途者。虛虛實實。實不令人測度其端也。登高去梯者。言其可進而不可退也。若驅羣羊。莫知所之者。是故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蹙。此又推言將軍制勝之效。就代敵說。衆不得聚。謂其勇不及施而衆難

聚也。交不得合。謂其智不及謀。而交難合也。不爭天下之交者。言交不得合。則不待我爭。而敵交自絕。不須爭也。不養權者。言敵之衆不得聚。交不得合。其勢已孤。而權爲我奪。敵不得藉其勢。故云不養也。信者。仲也。私者。我之密謀也。謂敵之交不能合。施無法。權無足恃。則我可直遂其所謀。而無碍也。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此又申制勝之道。全在賞罰破格。斯士卒惟吾是聽。而有成功也。○無法之賞。謂賞懸格外也。無政之令。謂罰異常典也。勿告以言。謂驅之使戰。而不令知其謀也。勿告以害。謂可與共成。而不可與謀敗也。能爲勝敗。謂能爲我之勝。而致敵之敗也。亦死地能生之意。○韓信伐趙。令軍出背水爲陣。諸將惑之。信曰。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吾背水爲陣。使人自爲戰。能爲勝敗之謂也。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力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於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屬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此言士卒既已訓練。而臨時猶當慎詳。敵意我夷其關梁。以便師行也。折符者。中斷其符驗。以訂會約也。無通其使。恐洩兵機也。屬者。成也。誅者。治也。君與將。密圖治兵於內。而臨事以懼也。先其所愛。謂先奪敵人之利也。微無也。謂勿先露以戰期。恐敵預備以防我也。踐墨隨敵。言雖當謹守法度。又當相敵機。宜也。始如處女。謂其不動如陰。示弱示緩也。敵人開

孫子集註

九地五

美

孫子集註

九地六

美

戶。機有可乘也。後如脫兔。言其欲疾。如脫兔之奔。迅而不可禦也。○范蠡曰。先則用陽。後則用陰。盡敵。而節盈。吾陰節而奪之。處女脫兔之謂也。偶樵氏曰。地形不盡於九。兵法亦不盡於九。惟利與不利之是視而已。趙奢日夜而至。閭與桓將軍疾走而據。雒陽利之所宜。雖危必爭。趙充國夜渡而四望。隴中。薛仁貴倍道而急離。烏海利所不宜。雖安必避。不然。圖近而忘遠。貪經以失權。我方見爲先。彼適幸其後。兵豈區區形名分數之所能拘哉。

九地第十一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衝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圉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衝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圉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

孫子集註

九地一

罕

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衝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圉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此二句應連後節今○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

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卒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刺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

孫子集註

九地二

罕

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理輪未足恃也齊勇俱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若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

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
前隘者圜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
此段重是故散地
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
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
圯地吾將進其途圜地吾將塞其關死地吾將示之
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
此段應入
前今○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
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
利此段重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
孫子集註
九地三
望
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私威加
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
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
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
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順
詳敵之意并力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於成事是故
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
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奪其所愛微與之期踐

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
兔敵不及拒
孫子集註
九地四
望

火攻第十二

五行皆可以佐兵而因時致用。惟火之功尤烈。次火攻。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

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

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

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此列言火攻之目。見其

人者。焚其營伍。因以傷人也。積者。軍需積聚之所也。

軍需之載車中者。曰輜。軍需之貯室中者。曰庫。火之

以授其巢穴也。部伍之分數。曰隊。火之以授其師徒。

也。天官曰。月在其壁翼轸。不出三日。必有大風。因風

可以助火。故曰日。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

即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

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以時發之。

無待於內。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從夜。風止。凡兵

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此詳言火攻之法。見善用

火發敵營之內也。應外。謂我宜乘敵之內亂而火攻

之也。兵靜。謂敵兵靜。遇變而不亂也。火發於外。謂

我燒敵營傍之草木。以時。謂宜速發。無待於內。謂我

能小以火攻。敵亦能內燒其近營之地。以自衛。益敵

兵既靜。必有預備。我不安從之。深入。但可燒敵旁之

草木。以張進攻之勢。使敵入自亂耳。然火又宜速發。

勿使敵入自燒其內地。以預為救也。上風者。風居上

敵居下。火發則敵受其害也。故宜發下風者。風居上

我居下。攻之則反為火所焚也。故勿攻。晝風可以趨

避。故宜從夜風。難以進止。故宜止。數守者。謂風大無

時。惟度日。時晝夜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

度。致而嚴為守備也。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

孫子集註

火攻一

圖

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

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此申言火攻

而為將者。不可不預修其功也。○明者。其威著也。強

者。其勢險也。可絕而不可奪者。謂水止能絕敵之糧

道。救援而不可以奪敵之險要。蓄積以火之功。較水

為尤大也。費留者。留時費事也。謂既欲戰勝攻取。而

又不預修用火之功。自然不能克敵取勝。以收非利

速效。則其勢必致於留時費事矣。故曰兵之凶。非利

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

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

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

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此

言火攻係人國生死存亡之大事。而為將者。切不可不

以怒而輕用也。○非利。謂非有利我軍之事。故不妄

輕動。非得。謂非可得土地之事。故不妄輕用。不戰者

謂兵凶戰危。比其時。若非垂救危亡之急事。則決不

宜輕易用火。以見明主良將。貴

乎持重。以為安國全軍之道也。

偶樵氏曰。五行之用。功莫著於水火。火烈於水。其

虐尤甚。考上古用兵之家。火輜火積而外。不多舉

見。迨乎末流。以還。運會日下。機械益深。銃砲車礮

之屬。為患愈毒。噫。何其術之不仁也。孫子曰。亡者

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玩其詞。旨殆有憂

憫之深思乎。

孫子集註

火攻二

圖

用間第十三 凡人皆足以致用。而因情制勝。惟間之効最大。次用間。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而知敵之情者也。此言用兵制勝之道。莫先於用間也。○非勝主者。謂非制勝之主也。鬼神者。筮卜之類。事者。占形望氣之類。驗於度者。測驗度數之類。人者。用間一

孫子集註

用間一

吳

者。爲間之人。謂鬼神事度。涉於渺茫。皆不可。以盡憑。唯用人。以爲間。乃能知敵之情也。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國也。生間者。反報也。此列言五間之目。○官人。敵國之人。因其人而陰用之。故曰反間。死間者。敵遣來間我之人。因其人而陰用之。故曰死間。死間者。我所遣之。死於敵。如郵生說齊而烹。唐倫使突厥而死。陰誦其情。以反報於我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

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

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此甚用間之重。○聖者。無不通。智者。無不明。惟通與明。乃能用間也。仁則主恩。義則主斷。惟恩與斷。固乃爲我所使也。微妙者。明通恩斷之用。皆至於入敵入妙。而我與敵。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故得間之實。無所不用者。泄者必死。法嚴則事必濟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

孫子集註

用間二

吳

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此結言五間並用。而得敵之情。尤以反間爲要也。○守將。敵之有典守者。謁者。敵之典賓客者。門者。敵之典貨給舍者。舍人。敵之給使令者。索猶探索。利之者。厚其賞給。舍之者。盛其居處廩餼。誑事。謂事非實。而多伴言以誑人。蓋敵所遣來之間。反爲我遣之。間所覺而來告我。惟加恩以待之。則間自知感。而反輸敵情。以向我也。雖鄉間內間。死間生間。同時得以并用。然皆因反間之人。以知其實。而適於用。反間顧不尤重乎。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此引言用間之效。

偶樵氏曰伊尹五就桀不用始相湯伐桀呂望初居朝歌後歸周始佐武王伐紂豈湯武嘗使之爲間哉彼桀紂者則自爲間也伊尹耕於有莘呂望釣於渭水固耕田鑿井之氓也乃夏不能臣伊驅之以歸殷商不能臣呂驅之以歸周孟子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大老歸而天下之心皆歸焉則猶之乎間云爾不然漢高雄霸之主尚知斬丁公封雍齒以訓忠佞而謂湯武聖人顧爲納叛招亡之事乎

兵鏡或問序

兵猶禪也禪不悟不了兵不悟不神曰悟不可以言傳問荅云乎哉曰義由文宣法由心悟漁人得魚而忘筌顧不筌而得魚者未之聞也帖括之家究其文不究其實韜鈴之士知其粗不知其精是以人無師學家傳父書何怪乎三代以後絕無武功乎古之不用兵法而暗合孫吳者漢霍去病唐張巡宋岳飛三人耳飛之言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噫人誰無心而問陰符於黃石哉夫諸法咸備

於十三篇而治氣治心之學始則倡於武穆繼則和於文成千古而下蓋兩人而已易之師卦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謂九二有剛中之德爲能乘危定傾而所行皆順乎人心斯無往而不克爾夫不悖於一心則人心順不悖於人心則天心順兵之法如是焉足矣而武者猶以爲春秋之節制不同於三代之仁義後世之兼併不同於春秋之戰伐要皆論世升降之說而遂執爲用兵之定衡豈其然乎杜杲有言吾兵間無悖謀左畫皆得力於四書夫四書爲孔孟曾思

發明道學之書而善讀者無不可以治兵今之應制
 科者莫不文習四書武習七書矣行而著習而察者
 又何人哉吾姑以今之心與古之心此斟而彼酌以
 有是人之心與無是人之心送往而迎來蓋亦漁人
 之筌而已若曰得魚是在悟者相遇於有言無言之
 外可也濠梁鄧廷羅撰

兵鏡或問序

二

兵鏡或問目錄 卷上

王霸

天人

內外

文武

用舍

人勢

道法

賞罰

兵鏡或問 卷上 目錄

一

創守

微彰

恩威

謀戰

先後 緩急

棄取

奇正

兵鏡或問

濠梁鄧廷羅偶樵氏著

王霸

或曰。自古用兵之家。仁義者王。節制者霸。王與霸有辨乎。偶樵氏曰。知仁義而不知節制。不可以言王。知節制而不知仁義。不可以言霸。王霸者。義利之辨而已。非仁義。節制之謂也。堯舜揖讓。以有天下。而風動兩階。以格有苗。仁義而未嘗廢。節制也。湯武征誅。以有天下。而樂奏。濩武節制而未嘗廢。仁義也。迨運會

兵鏡或問

卷上 王霸一

一

日變。人心愈漓。有堯舜之揖讓。而晉宋之禪代。因之假仁義。必至於廢節制也。有湯武之誅征。而唐之滅親明之遜國。因之假節制。必至於廢仁義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嗚呼。義戰豈易言哉。吾於漢取數事而已。高祖初入咸陽。降子嬰。除苛政。與父老約法三章。而秦民大悅。光武初入三輔。考察黜陟。除莽苛政。以柔道治之。而識者歸心。昭烈初入荊州。曰。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而江漢是從。吾於唐取數事而已。召京官更宿中書。問民疾苦。以知政事得失。詔各

兵鏡或問

卷上 王霸二

二

舉堪爲縣令。以司民牧。吾於宋取數事而已。憫南漢暴亂。而思救此一方。憤幽燕淪沒。而積封椿以求易。遣曹彬江南。而戒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彼數君者。有無利天下之心。皆不可知。要其執聲發義存乎濟世安民。不得已而用兵者。則一也。三代以後。有戰無征。苟逆取以順守。不猶愈於佳兵而黷武乎。顧一代帝王之興。創守各有規模。以仁始者。必以仁終。以暴得者。必以暴失。天人之理。固若循環然也。汲黯曰。外施仁義而內多欲。賈生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術異。

天人

或曰得天者昌。失人者亡。天與人何從乎。偶樵氏曰。天視卽我民視。天聽卽我民聽。不可知者天也。無不可知者人也。蓋唐虞夏之天易知。商周之天難知。漢唐宋之天可知。五代六朝之天不可知。何也。堯以火德而興。唐舜以土德而興。禹以金德而興。夏沛公以文成五采而興。漢神堯以五運土德而興。唐此論天者之常也。湯以水德而興。商武以木德而興。周點檢以日光摩盪而興。宋五代六朝以武盛或衰而興。

兵鏡或問

卷上 天人一

三

南北此論天者之變也。苟知常而不知變。是揖讓之後。不必有征誅。可耳。知變而不知常。是分爭之外。不可有共主。可耳。天固若是其悶悶耶。古曰。天之所興。人不可得而廢。此從乎其天者言之。人之所廢。天亦不可得而興。此從乎其人者言之。二者蓋時相訟焉。要之言天之所興。必若夏之少康。商之武丁。周之宣王。漢之光武。而後可也。言人之所廢。必若唐之丹朱。虞之商均。夏之桀。癸。商之受。辛。周之幽。厲。漢之桓。靈。宋之徽。欽。而後可也。由是以觀。天每主常人。每主變。

天常欲治人。常欲亂理之所有。數不能無。數之所變。理終無易。蓋古今有同揆矣。昔樊噲守羽林。越鈞陳。五星併出東方。利於西伐。魏曾。用之而亡秦。歲星襲月。應在他國。太白行蒼龍東方。不妨北伐。崔浩。曾主之而擊蠕蠕。金火二星。會於丑分。火逐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明曾。用之而克元都。此深於信天者之驗也。李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死力勤難。五緯盈縮。不常安知天道。唐用之而擒朱泚。郭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內門而出。成算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以信。莊宗用之。

兵鏡或問

卷上 天人二

四

而滅梁。此決於任人者之驗也。夫過於信天。人不可以廢乎。然禾稼之焦。桑穀之生。曾何損於治。泥於任人。天不可以廢乎。然星變不知儆。日食不足畏。曾何救於亂。伊訓曰。天難誑。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觀古今之治亂。倚伏而天人相與之際。亦約畧可觀矣。

內外

或曰先王致治之道。料內以圖外。不貪外以害內。內與外異乎。偶樵氏曰。舍近以圖遠者。勞而罔功。舍遠以圖近者。逸而有終。內外者。遠近之謂也。自昔帝王代興。建國之勢不同。守國之勢亦異。春秋內外之防。所指者。成周一代之封域而已。非古今形勢之槩然也。不則吳楚閩廣。財賦聲文。甲於海內。而春秋以荆蠻淮夷外之。豈定論乎。西漢以關陝爲內。蜀漢卽以關陝爲外。西晉以河朔爲內。東晉卽以河朔爲外。汴

兵鏡或問

卷上 內外一

五

宋以伊雒爲內。南宋卽以伊雒爲外。顧內外何常之有。惟歷代制守迂直之勢。有宜與不宜者。異焉。古宜守而今宜攻。此宜緩而彼宜急。爲國者可徒泥其跡而不思所以變計與虞詡曰。涼州者三輔之蔽也。棄涼州則棄三輔矣。宗澤曰。京師者天下之本也。無京師則無天下矣。此在水初靖康間。內而不可外者也。光武曰。圖功於遠。以忘近患。則匈奴之計得而我之計失矣。狄青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則交趾之利而非我之利矣。此在建武皇祐間。外而不可內者也。故

兵鏡或問

卷上 內外二

六

聖明謀國。不患土地之不廣。而患民生之不寧。不患國威之不張。而患紀綱之不立。不急患貧患寡。以補救於時。而患不安。不均。以豫防其後。昔者趙充國之圖羌。惟選擇良吏。拊循和輯而已。諸葛亮之謀蜀。惟跨荆益。保巖阻。外結隣好。內修政令。以待變而已。明太祖之籌邊。惟安內攘外。固守疆圉。以防侵軼而已。彼數君者。或握乾符。或借前箸。皆後世英君察相所規矩而取方圓者也。乃保境安民之道。不出乎畜威養重而止。是故孝武漢之英主也。一舉而西域開。再舉而南越下。數舉而樂浪玄菟來歸。功不可謂不烈矣。然元封以還。海內虛耗。百姓流離。輪臺之詔。宜多悔心焉。以視文元之棄珠崖。服尉佗。毋煩亡矢遺鏃。而直以柔屈者。其得失孰詳也。是故內君子而外小人。舉直所以錯枉。內京師而外荒甸。居重所以馭輕。內仁義道德。而外法度政刑。端本所以澄流。詩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舉而措之。其孰能外焉。

文武

武曰。定天下以武。治天下以文。文與武異用乎。偶樵氏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蓋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唯因時者適於用而已。唐虞以文開天下之先。商周以武繼天下之後。古今文武之變。安莫甚於此矣。顧以文終者。天下不以爲弱。以武始者。天下不以爲暴。則其故何與。蓋文經也。武權也。有經無權。無以一天下之輕重。有文無武。無以翕天下之張弛。其理一而已。秦知有武。不知有文。故終其世。可攻不可守。宋知有文。不知有武。故終其世。易治亦易亂。二者恒交病焉。然秦承周之弊。壞井田。重首功。一戰而滅西戎。再戰而吞六國。當是時。非示以強。不足以伯。是秦之用武。秦之時爲之。卽其後流於暴亡。而勢有所難已。宋承唐之弊。削藩鎮。易方州。一變而團練。再變而保甲。當是時。非守以柔。不足以治。是宋之用文。宋之時爲之。卽其後流於積弱。而勢亦莫可返。由是以觀。過剛過柔。一治一亂。要皆後世補偏救弊之術。夫豈所謂無偏無黨之道哉。尉繚子曰。兵者

兵鏡或問

卷上

文武一

七

以武爲植。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能審諸此。則知所

以勝敗矣。是故承桑氏之君。修名廢武。以滅其國家。

有扈氏之君。恃衆好武。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

修文。德外飭武功。以底於蕩平之理。而乃無餘患焉。

不然者。禁不以武成。無逮於義矣。賞不以文成。無逮

於仁矣。蓋仁義者。化天下之道。而文武者。治天下之

法。二者固可偏廢耶。君能文能武。以作民之師。臣允

文允武。以爲邦之憲。趙方曰。令官兵民爲一體。通制

總司爲一家。此文武分途而不分用之謂也。余玠曰。

兵鏡或問

卷上

文武二

八

武能詰姦。文能附衆。文武交激。非國之福。此文武互

用而有互濟之謂也。是故馮異之安集關中。岑彭之

弔伐巴蜀。羊祜之增修江漢。非武以戡亂乎。而不戰

自屈者。則文也。王猛之治秦。外修兵革。內崇儒學。余

玠之帥蜀。民力緩於征徭。商賈寬於稅斂。非文以柔

遠乎。而不怒而威者。則武也。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

敬止。故名之曰文。曰王赫斯怒。一戎衣而有天下。故

名之曰武。彼文者。特詩人專美之辭。夫寧舉此以廢

彼者哉。

用舍

或曰。司馬法曰。用其所欲。廢其所不能。用舍之道。如是。與。偶樵氏曰。用一人。足以奪將軍之心。用之可也。舍一人。足以奪三軍之氣。舍之可也。貴乎明與斷。而巳。孫子曰。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國必強。輔隙國必弱。夫國家之強弱。關於治亂興亡者甚鉅。而唯將之能。否。焉。是賴用舍。安可以不慎乎。古者出師。命將。告於太廟。卜於太史。鑽以靈龜。齋三日。然後授之以斧鉞。所以重事權。責成功也。苟任至重。責至專。而所用非兵鏡或問 卷上 用舍一 九

其能。所舍。非其罪。烏在其不敗。輟而債輟也哉。是故燕舍樂毅。用騎劫。而敗於卽墨。秦舍王翦。用李信。而敗於城父。舍武安。用王齕。而敗於邯鄲。趙舍李牧。用趙葱。而敗於長平。彼數君者。非不知樂毅。王翦。武安。李牧。之爲能也。然知之不能。用之不能。竟其功。無他。非惑於讒。則阻於忌。要皆不明。有以蔽之。唯不明。故不能斷。唯不斷。故不能按名督實。選才考能。而用舍皆失其道。嗚呼。其患將不可勝言矣。高帝。漢之英君也。橫荊。齊之名將也。高帝以布衣創漢業。橫荊以

庶孽擅齊權。非有他異術。唯封一雍齒。戮一丁公。而偶語者自安。斬一莊賈。戮一左騭。而敵愾者自壯。由是以觀。用舍之激勸。豈必在多乎。是故其賢可用。雖讐敵。不以爲逼。其不賢可舍。雖親故。不以爲踈。伊尹。夏臣也。夏舍而商用之。故以興商。太公。商人也。商舍而周用之。故以興周。韓信。陳平。楚臣也。楚舍而漢用之。故以興漢。馬援。隗囂之故人也。囂舍而光武用之。故漢以中興。用舍之無親疎。可知也。趙以虛名用趙括。故敗於秦。齊以衆論用田單。故能勝燕。光武不以

兵鏡或問

卷上 用舍二

十

舍兒。棄祭道。故能刺姦。唐太宗不以猜忌廢尉遲。故能克敵。宋仁宗不以淫而棄狄青。故能圖西夏。用舍之無德怨。門第可知也。然則用之足以勸。舍之足以懲。果遵何道而可哉。夫人主之進賢退不肖。如天地之覆幬。萬物栽培傾覆。一無容心。而叛者服。梗者化。要非至公。不足以相感也。是故秦作誓。不舍孟明。以成兼併之功。齊忘射鈞。不舍管仲。卒大九合之績。唐赦仁貴。突厥爲之失色。宋相司馬。幽使爲之斂容。自古名臣宿將。在朝爲隱然敵國之望。在野動傷哉輶

誠之思一用一舍而天下之安危繫焉甚矣人才之有利於人國也

兵鏡武問

卷上 用舍三

士

人勢

武曰善用兵者擇人任勢二者孰輕而孰重與偶樵氏曰無其勢而得天下者有之無其人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是故春秋之間吳勢強越勢弱楚漢之間項勢強劉勢弱中平建安之間袁勢強曹勢弱地皇之間更始勢強光武勢弱此不待智者而知之也然吳爲越所滅楚爲漢所禽袁爲曹所蹙更始爲光武所驅除者非勢之不若也蓋吳不能用伍員而越能用范蠡文種也楚不能用范增而漢能用張良蕭何韓信也袁不能用田豐祖綬而操能用荀彧郭嘉也更始所用者王匡朱鮪而光武所用者寇恂耿弇鄧禹也此亦不待智者而知之也上畧曰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吳起曰使賢者居其上不肖者處其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其隣國則戰已勝矣夫黃石吳起非世所謂陰陽押閫善能用兵者哉而其所論著如此則人勢之輕重槩可知矣是故強弱無定勢成敗有定理無可敗之理雖弱必成無可成之

兵鏡武問

卷上 人勢一

三

理雖強必敗夫理與人蓋相助以爲功者也秦據關中形勝以臨諸侯一戰而取韓魏再戰而舉燕趙三戰而服齊楚當是時焚詩書廢封建銷天下之兵以聚於咸陽勢不可謂不强矣乃不二世而族葬國滅者有必成之勢無必成之理也昭烈以游魂孤旅寄命羣雄一戰而敗下邳再戰而敗新野三戰而敗夏口當陽當是時勢不可謂不弱矣卒不階尺土而再傳以興漢室者無不敗之勢有不可敗之理也是故孝成未始非令主也用廉頗而秦懼易趙括而趙亡

兵鏡或問

卷上 人勢二

三

前何銳而後何情惠王未始非賢王也用樂毅而齊奔代騎劫而燕潰始何智而終何愚以是言之國之規模存乎勢勢之樞機存乎人項羽都彭城而亡高祖都關中而興淮陽得長安而不能守光武起河內而能攻非求之於其勢與然遷都之議非劉牧不能謀非張良不能斷朱鮪之侵有寇恂而後可以守有馬援而後可以援非責之於其人與大畧人與人較則智勝勢與勢較則強勝勢有餘而人不足則或勝而或敗人有餘而勢不足則能爲敗亦能爲勝王翦

六十萬而勝勢可勝而人不可敗也符堅百萬而敗人必敗而勢不必勝也李信十六萬而敗勢不能用人也岳飛八百而勝謝玄八千而勝人不必用勢也孫子曰擇人而任勢爲國者亦在乎擇之而已故曰君相之職莫大乎知人

兵鏡或問

卷上 人勢三

古

道法

或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二者孰得而孰失與。偶
熊氏曰兵以仁爲本。故其民可親也。以義爲用。故其
民可說也。而道與法備焉。唐虞之世。多用道。春秋戰
國之世。多用法。商周之世。法不勝道。漢唐宋元之世。
道不勝法。觀歷代道法之先後。而治亂之效。約畧可
觀矣。何也。安天下之謂道。治天下之謂法。有道而無
法。天下不安。有法而無道。天下亦不治。是故道與法
有異名。無異理也。苟一用之。則帝兼用之。則王分用
兵鏡或問 卷上 道法一 五

之則。霸偏用之。則與衆同亂而已。按黃帝始立丘井
之法。井分四道。入家處之。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
閑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
諸部連繞。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紛紛紜紜。
鬪亂而法不亂。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則
成。入復則爲一者也。自是周因之作司馬。魯因之作
丘甲。齊因之作內政。漢因之作南北軍。唐因之作府
兵。宋因之作禁軍。廂軍。法之正也。稷苴因之作古司
馬。法。春秋楚子因之作二廣。荀吳因之作設車。黃石

因之作三畧。權謀之家。因之作六韜。漢諸葛亮因之
作八陣。唐李靖因之作六花。其法愈變。其術愈工。要
之分數。起於伍步。伐起於卒營。陣起於象。魏古今之
變。固有異轍。而同軌者。李靖所謂大體不出三門四
種而已。法猶規矩也。道猶目之無忤。而心之無倚也。
是故等一法耳。以節制之師。弔民伐罪。則三代矣。以
節制之師。侵陵兼并。則五霸矣。愚故曰。王霸者。義利
之辨。道法者。體用之別也。馬隆作偏廂車。轉戰千里。
而不勞。魏勝創如意車。威震山東。而進退俱利。李靖
兵鏡或問 卷上 道法二 六

用正兵。作偏廂鹿角。以討突厥。而伸威致遠。彼數君
者是。皆能以法勝者也。至若忠良明知。深慮遠圖。所
以尊主安民者。道莫外乎此。王猛治秦。修兵革。崇儒
學。以教廉恥。孟珙守襄陽。寬民力。蓄人材。以伺機會。
徐達下平江。城破之日。民不知兵。先寧河守襄陽。營
屯練卒。威惠素著。彼數君者。皆能以道勝者也。至若
柔遠懷携。仁明勇略。所以建威銷萌者。法莫外乎此。
道與法。有異乎哉。尉繚子曰。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
時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治心。智在於見大。得衆在於

下人侮在於蓄疑孽在於屠戮偏在於多私不祥在於惡聞已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間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亡在於無所守之數者皆道法之賊也反而行之無敵於天下矣

兵鏡或問

卷上 道法三

七

賞罰

或曰賞以馭其德罰以馭其威賞罰之用孰先孰後與偶樵氏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而先後者則世爲之也世輕與輕世重與重雖賢聖亦因用之而不能強是故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而以罰德衰也彼數代者何若是其紛紛不憚煩也哉顧其時遞變其法數更勢之所必至其重莫可返而不自知其推移

兵鏡或問 卷上 賞罰 一 太

也約而言之其端有數傳曰賞疑從與罰疑從去非先賞後罰者與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非重賞輕罰者與尉繚子曰刑無大賞無小非賞罰之貴其實與太公望曰賞如山罰如谿非賞罰之神其用與軍識曰賞爲表罰爲裏非賞當其功而勸之者多罰當其罪而懲之者衆與之數者皆可以盡賞罰之用而究其本則未也何也夏之賞於朝貴善也殷之戮於社威不善也周之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而以人之不忍行天之不易明其教而彰其德則一

而已矣。蘇軾曰：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夫仁義者，先王自治之道，而治世之大法也。然行仁而過，尚失於恩；行義而過，尚失於忍。況夫以不仁不義而行賞罰者哉？孫武教婦人以兵，而斬左右隊長，以詐爲罰也。漢高見沙中偶語，而先封雍齒，以權爲賞也。穰苴請莊賈監軍，而矯殺以示威，罰不以誠也。王越喜千戶訥，而踰分以示愛，賞不以正也。當其時，用不次之賞，行非常之罰，功非不勸也，罪非不懲也。然一時信之天下，後世

兵鏡或問

卷上 賞罰二

无

疑之千萬人，信之一二人，疑之以詐得，亦以詐失，以權服，亦以權貳。蓋往往而然已，由是以觀賞罰之用，將奚適而可哉？軍識曰：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禮而後悔者，士不止；賞而後悔者，士不至。故知夫禮則可與言賞矣。法者，民之所止，賞者，民之所往，法而無怨者，民必服；賞而無嫌者，民必興。故知夫法則可與言罰矣。臯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先王代天理物，事出非常，而彰善瘴惡之權多，稱天以正之者何？蓋天無容心，而四時

之令以序焉。吾於賞罰亦云。

兵鏡或問

卷上 賞罰三

手

創守

或曰創天下以逆守天下以順而皆不能廢兵何與。偶樵氏曰以兵創者必以兵守以兵始者必以兵終。創守之道一而已矣。嘗考歷代之兵有創同而守異。有守同而創異。有百餘年而一變。有數十年而一變。其變不可紀極。而要以兵農合則易治兵農分則易亂。蓋歷周秦漢唐宋而未之或改者也。周制上地中地下地有別。六家而調一人。蓋懼以傷吾農也。及其既衰齊作內政而家一人。晉作州兵而家數人。周之兵。蓋數百年而一變。漢與南軍調之。郡國北軍調之。京輔猶周之六軍六卿也。數傳至武帝而七校增。至元帝而角抵罷。漢之兵。蓋百餘年而一變。唐府兵關內二百六十有一十道六百三十有四。猶漢之南北軍也。及其末流府兵易而為彍騎。彍騎易而為方鎮。唐之兵。蓋數十年而一變。宋制禁軍以備征戍。廂軍以給役使。猶唐之關內十道也。及其繼世至元祐而為招刺。至崇寧而為保甲。宋之兵。蓋不數十年而又變。由是以觀創之時可大守之時必可久創之時無

兵鏡或問

卷上 創守一

主

近功守之時亦無速禍。此則勢之必然者也。是故漢

之南軍比周之司徒。漢之北軍比周之司馬。法何嘗不同。然周之調發簡漢之調發。煩齊晉之變。安得不遲。孝武元帝之變。安得不速。乎唐之關內比宋之禁軍。唐之十道比宋之廂軍。法何嘗不同。然唐因周隋而法備。宋因五代而法疎。武后高宗之變。安得不小。大觀建炎之變。安得不大。乎然則或創或守者。勢也。善創善守者。立法之人也。有其人無其法。莫為之前。有其法無其人。莫為之後。善為國者。顧所變之。甚不。甚而已。卒伍變而為丘甲。內政變而為州兵。變之未。甚離乎農者也。郡國變而為七校。京輔變而罷角抵。變之未甚離乎民者也。關內十道變而為彍騎。方鎮禁軍廂軍變而為招刺保甲。衛農適以妨農。養兵適以驕兵。是不終日而謀百年者也。蘇軾曰天下之患。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嗚呼其弊豈獨宋室為然哉。夫兵國之大事也。農國之大本也。農重則天下之兵皆化而為農兵。重則天下之農皆化而為兵。方國家開創之始。聚天下強暴材武集

兵鏡或問

卷上 創守二

主

事以微功。非不富且強也。迨不數傳以後。偃兵而有養兵之費。勢必坐食以困。天下之農。倘一旦水旱災荒。而不預思所以變計。農困兵得無困耶。以是知創守之異勢。而執一者非通論矣。大畧法之變遲變速。變之或善或不善。罔視乎法守之何如。而未有不始於創法者之貽謀也。周之所創者善。故數百年而變。宋之所創者不善。故不數十年而變。漢唐之所創者。不盡善。故變之遠不及周。而近過於宋。此非古今之大較者乎。秦漢以還。欲復兵出於農之制。難矣。若唐

兵鏡或問

卷上

創守三

三

之府兵。明之屯衛。是猶不失為三代之遺意者也。

微彰

或曰。知微知彰。萬夫之望。微彰之說。可得聞與。偶樵氏曰。善治者。理於未生。善戰者。勝於無形。審諸此而微彰之說。思過半矣。太公有言。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夫涓涓細流也。熒熒星火也。兩葉萌芽也。而江河炎炎斧柯之勢成焉。惟早識者知之。他雖告以必然。則終不以為然也。是故儀造旨酒。大禹知其後必以酒亡國。紂作象箸。微子知其後必為玉杯。魯受女樂。孔子知齊必亂。晉人假道百里奚。知虞不臘。蓋天下之勢。治或生亂。亂或生治。而由漸以至者。則匪一日之故矣。漢之勢微。楚之勢彰。蓋盡人而知之。然楚必微。漢必彰者。何與。楚不微於垓下陰陵之時。而微於不都關中。不親骨鯁之時。漢不彰於成臯滎陽之時。而彰於玉帛無所取。婦女無所近之時也。光武之勢微。更始之勢彰。亦盡人而知之。然更始卒微。光武卒彰者。何與。更始不微於三輔長安不守之時。而微於遼稱尊號。豪傑失望之時。光武不彰於鄴南赤符受命之時。而彰

兵鏡或問

卷上

微彰一

一

於司隸入關復見漢官威儀之時也。武韜曰：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斯非知微知彰之大較者哉？金人犯襄陽，孟珙料其必窺樊，宗元入大舉臨江，孟珙料其必道施歸，李全揚兵東出，趙范料其必犯西門，李璫兵擊諸營，張弘範料其必襲陰地，克明遣人詐降，先寧河料其必緩我師，其形在此，其應在彼，兵家所謂一虛一實之間而已。夫不知其孰彰則我虛而敵實，不知其孰微則敵常實而我常虛。

兵鏡或問

卷上 微彰二

圭

是故郭子儀知回紇吐蕃之可間，則單騎往說以示至誠；楊成知巴蜀將士之必不黨王夔，則開誠曉譬以代其軍；韓雍知儒生父老之必非良善，則立示誅鋤以伐其謀；見之貴早，斷之貴速，聽無聲而視無形，若待其形聲而後爲之，則已晚矣。昔王陽明與諸弟子論兵，謂所造虛聲游騎，賊當疑信何從？弟子羣謂敵人必疑陽明曰：疑則必濟矣，以是知見彰而不見微者，皆疑爲之蔽也。

恩威

武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治兵之道，恩在所緩，威在所急。與偶樵氏曰：恩猶春夏也，威猶秋冬也。有秋冬而無春夏，則萬物無長養矣。何以成歲功哉？一歲之序，春主生，夏主長，秋主實，冬主藏。而其德則皆以生物爲心者也。猶夫人君之治仁以育義以正，禮以節，樂以成，而其實則皆宣吾之和而導吾之性也。物未長養而先剝落，則其理不成；士未和輯而先武斷，則其衆不附。恩威之用，亦在夫先後之間。

兵鏡或問

卷上 恩威一

美

而已。司馬法曰：夏賞於朝，所以貴善；殷戮於市，所以威不善。若是乎夏專主恩，殷專主威矣。而其實不然也。夏去唐虞之世未遠，人心愿朴，風俗淳龐，當是時，威無所施，所謂刑治國用輕典者也。殷承夏桀之後，王道衰微，濁亂無紀，當是時，恩無所用，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也。此論恩威之變也。孫子曰：士未親附而罰之，威衰而不足畏；士已附而罰不行，恩濫而不知感。故罰後而恩先，恩行而威著。此論恩威之常也。論其變，世輕亦輕，世重亦重，蓋任運推移而不可強論。

其常與世俱治不與世俱亂雖隨時消息而不能易
二者之相濟如循環焉是故孫吳之修隊長稷苴之
斬莊賈祭遵之修舍兒楊一清之不赦流賊劉七王
翽之斬指揮安敬其義主用威者也羊祜謀吳而懷
柔初附陸遜破魏而遣俘還鄉曹彬下江南而不僂
一人曹瑋知渭州而廣諭朝廷恩信韓雍撫江西而
除姦吏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其義主用
恩者也然古今之強弱南北之剛柔彼已之虛實多
因之斯可執一而不知所變計也哉由胤征之說則

兵鏡或問

卷上 恩威二

毛

恩常主盈威常主歉蓋慎用其終之義也由孫子之
說則威不先恩恩不廢威蓋作謀於始之義也尉繚
子曰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
將者慎恩與威而已夫慎用其恩賞一人而勸之者
衆慎用其威罰一人而懲之者多殆恩威之定衡也
乎不然有恩有威者經也時恩時威者權也權有時
濟經亦有時反經可樂施之乎或時同而事異或事
異而功同吾以為必審時知變而適於道者乃可以
語此嗚呼世無聖人可易言用權哉

謀戰

或曰先王貴謀而賤戰將謀是恃與抑戰與謀互用
而有其要與偶樵氏曰謀所以始吾戰也戰所以終
吾謀也而謂可偏廢乎哉是故先謀而後戰其戰可
勝先戰而後謀其謀可敗若曰貴之賤之也云爾齊
有能戰之勢乃不貪王命而霸宋無可戰之勢乃不
禽二毛而亡一則輕用其戰一則重用其謀者之驗
也夫同力相併智多者勝同智相傾力強者勝當戰
國之時六國之謀合從以抗秦秦之謀敗從以弱六

兵鏡或問

卷上 謀戰一

天

國其謀一也然秦常專六國常分豈專者易信分者
易携與當楚漢之時楚之謀志在亡秦漢之謀志在
滅楚其謀一也然楚計多踈漢計多密豈踈者恒失
密者恒得與漢唐宋以來以力取而有天下者皆霸
也欲霸則不能廢戰欲戰則不能廢謀亦其時使然
耳更始之際劉永擅命伯升譏誅光武虎口羈縻危
如朝露當是時戰乎謀乎雖勇者不能不為之却步
也明矣及其後一戰而滅王郎再戰而破張步不乘
此時急向長安以犯天下之難何也蓋更始楚心也

赤眉項羽也。羽弑義帝而亡羽。猶之乎亡秦也。赤眉殺更始而逐赤眉等之乎。逐羽也。戰不爲其易爲其難乎。建安之際。曹操竊柄海內。分崩昭烈。寄命於羣雄之間。當是時。戰乎謀乎。不待智者而決也。及其後。跨荆湖。據巴蜀。不以此時雄視中原而待天下之變。何也。蓋挾天子大義也。犯共主大惡也。漢祚一日未移。操罪一日未著。戰不爲其順爲其逆乎。由是以觀。不戰而屈人者上也。百戰而屈人者次也。可以戰可以無戰而屈人者均之乎。不能無謀也。志曰。上兵伐

兵鏡或問

卷上

謀戰二

无

謀其次伐兵。伐兵者蓋不得已而用者耳。故趙充國之圖金城。願罷兵屯田。順時因利而通逃之。鹵計日當誅。韋孝寬之平齊。唯屯田積貯。乘其疏隙。擾其疆場。而百年之寇日以離散。李光弼之謀思明。唯移軍河陽。北阻澤潞。表裏相應。以成猿臂之勢。李抱真之慮回紇。唯整部伍。遠斥堠。奏用子儀以伐深入之謀。他如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司馬懿連吳禽羽以解樊。圍裴行儉詐爲糧車以克鹵。是皆帷幄運籌而樽俎折衝者也。謀戰之辨。孰得而孰失哉。

先後 緩急

或曰。孫子曰。後人發。先人至。先後之緩急有道與。偶樵氏曰。勝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勝。兵貴勝而已。不在乎先後也。曰。法謂先處戰地者佚。後處戰地者勞。非乎。曰。惡勞而喜佚。兵之常。趨先而避後。兵之變。愚者見已然。故曰。後智者見未然。故曰。先爾。先後者機而已矣。機有所宜。先可也。後不可也。機有所不宜。後不可也。先亦未見其可也。是故。漢楚不兩立之勢也。爭關中爲名。漢弱而楚強。爭義帝爲名。楚曲

兵鏡或問

卷上

先後一

手

而漢直故。咸陽可讓。漢中可受。而鴻溝之時。必不可。割漢之所以勝楚。緩於用先也。光武更始不反戈之誓也。然更始之立。猶楚心。盆子之立。猶項羽。楚心死而東伐之義。嚴盆子立而河北之名。順迨至河雒。既定。始遣鄧禹入關。光武之所以勝更始。先於用緩也。二帝乘亂以興。若有異運而同符者。非所有而據之。曰。纂。魏之代漢。以緩。宋之代周。以急。漢有功於天下者。深周有功於天下者。淺也。本所有而取之。曰。義。肅宗之興唐。以急。高宗之興宋。以緩。唐之積亂而易治。

宋之積弱而難振也。由是以觀古今之勢。不因緩急以爲先後哉。夫說一而已矣。陳涉立六國之後。以亡秦。張良銷六國之印。以滅楚。先何拙。後何工。與於亡秦。則急於滅楚。則緩。樹敵之所以多。謀也。重藩鎮以救亂。而唐亡。輕藩鎮以弭亂。而宋興。此孰得。孰失。與唐中興以後。宜急。宋開創之先。宜緩。杯酒之所以稱善也。是故法有以先爲利者。秦人趨北山而不得。劉鄩爭臨清而不能後其所先也。是故法有以後爲利者。七國爭三川。不爭雒陽。北魏爭攻城。不爭畧地。

兵鏡或問

卷上 先後二

王

先其所後也。是故法有以緩爲利者。汴梁之戰。德威按軍。莊宗恃強以輕進。幽劄之戰。太宗持重。曹彬貪利以深入。急其所緩也。是故法有以急爲利者。張藍能救西安。不能救臨淄。吳人知守江陵。不知守西陵。緩其所急也。後其所先。則前有利。而不知趨先其所後。則後有害。而不知避急其所緩。則不可進而進。謂之惑。緩其所急。則可進而不進。謂之廢。故曰。兵貴勝而已。不在乎先後也。豈先之不足奪人之心哉。益知所先而昧先之利與不利。則先猶後也。是故我實而

彼虛。則攻宜先。我虛而彼實。則守宜先。我銳而彼情。則進宜先。我情而彼銳。則退宜先。我飽而彼饑。則困宜先。我饑而彼飽。則謀宜先。能因敵變化而不失先。後緩急之用。其斯以謂之神乎。楚急於亡秦。而緩於謀漢。更始急於圖赤眉。而緩於慮光武。禍生於所忽。而變至於不測。無他。緩急誤而先後之計不審也。

兵鏡或問

卷上 先後三

王

棄取

或曰爭地趨其後。交地謹其守。棄取之道。固如是乎。偶樵氏曰。兵合於利。而動取之不爲貪。不合於利。而止。棄之不爲怯。顧宜與不宜焉而已矣。是故可以取而不取其志。遠可以不取而取其患。速勢所必棄而棄其見。大勢必不可棄而棄其害。成何以言之。武王臣也。紂君也。以臣伐君。其勢不可以再舉。當觀兵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人。皆曰紂可伐矣。西伯以爲天命未可。引師而歸。吳大國也。越小國也。以

兵鏡或問

卷上

棄取一

三

小侵大其危。不可以反踵。當習流教戰之日。殺吳太子於姑蘇。人皆曰吳可舉矣。越自度未能滅吳。遂與吳平。斯非可以取而不取者歟。漢幅員已薄。四海於西南。彘非有卧榻。鼾睡之勢。夫何見拘醬而思番禺。悅竹杖而開大夏。隋富強已成。混一於高句麗。非有騎虎剝膚之患。夫何因索獬擊肉。韋鞬獻酒而思恫喝。鞭笞博樂。浪玄菟之餘烈。斯非可以不取而取者。與可以取而不取。勢將焉往。周之於商。越之於吳。是也可以不取而取。害必滋大。漢之於南粵。隋之於平

壤是也。亡秦以後。楚背義帝之約。高祖棄關中。就巴蜀。養威畜銳。以成還定三秦之功。新野喪敗之餘。北難與爭南。可與守。昭烈棄荊襄。圖梁益。訓士課農。以建鼎足。三分之業。斯非勢所必棄而棄者。與太宰咸和之間。晉勢日弱。棄兗則無豫。棄豫則無揚。必經畧中原。而後壽春荊梁可守。建炎靖康之間。宋勢漸削。棄河則無淮。棄淮則無江。必措置川陝。而後建康臨安無虞。斯非必不可棄而棄者。與勢所必棄而棄者。退所以爲進。高帝之於楚。昭烈之於魏。是也。必不可

兵鏡或問

卷上

棄取二

三

棄而棄者。弱不能復。強晉之於劉聰。宋之於金。元是也。約而言之。周之不急於取商。越之不急於取吳。其讓同。而周以王越以霸者。何與。周之所積德。久而彌厚。越之所積怨。遲而益深也。漢之急於取粵。隋之急於取高麗。其喜功同。而隋以亡國。漢以損威者。何與。漢承文景之後。世遠而澤長。隋當五代之餘。風移而俗下也。高帝之棄關中。昭烈之棄荊襄。其智同。而高帝滅楚。昭烈不能興漢者。何與。羽雖強。其勢可弱。操雖逆。其勢近順也。晉之偏安江左。宋之竄伏陳安。其

愚同而晉終於篡。宋終於亡者。何與一則中原雲擾。以亂易亂。一則幹難將興。彼善於此也。由是以觀。勢可以取。則取勢可以棄。則棄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斯之謂乎。張良之謀漢。秦雖陽穀城以王。越秦陳傅海以王。信使人自爲戰也。趙充國之制羌。秦罕開暗昧之過。急先零犯難之誅。使敵自爲疑也。耿弇之棄西安。攻臨淄。攻瑕。則堅者亦瑕也。司馬懿之棄遼隧。向襄平。致人不致於人也。元帝之棄珠崖。光武之棄北鹵。舍遠圖近者。逸而有終也。馬援之取金城。復修破羌。以便城守。灌溉湟中。以足軍實。備金城所以備關隴也。虞詡之取涼州。得其地可以耕。料其人可以戰。爭涼州所以爭三輔也。唐休璟之取澧州。控河湟以遏敵騎。便耕牧以省轉輸。守必固者。守其所不可攻也。張仁愿之取受降城。置烽燧而敵不敢南牧。明斥堠而鹵不敢交通。使敵不得至者。害之也。李靖之取惠亮。正通知其恃援。以老我師。出其不意。以挑拔其城。所謂伐謀攻心者也。之數者。取之勢不同。棄之勢亦異。要之棄必逆其可復。取必計其

兵鏡或問

卷上

棄取三

三

可守。古今能創能守之勢。則一而已矣。然其本則在彼。而。不在此也。

兵鏡或問

卷上

棄取四

美

奇正

或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與正有二乎。偶樵氏曰。以正合者。教戰之術也。以奇勝者。制敵之變也。奇正相生。如環無端者。兵則無不正。無不奇也。曰。已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二術爲奇。已五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斯曹操之所謂教戰者與。曰。然。令素行以教其民。受之於其君。君命有所不受。出之於其將。斯李靖之所謂制變者與。曰。然。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奇正相倚。變化莫測。斯唐太宗之兵鏡或問。

卷上 奇正一

毛

而生變化哉。然而規矩可學。方圓不可學也。方圓可學。方圓之巧不可學也。則亦存諸人之神明焉。已矣。田忌之救趙。不走邯鄲而走大梁。韓信之伐趙。不趨趙壁而趨背水。鄧艾之入蜀。不先劍閣而先陰平。馬燧之持田悅。不向漳洹而向魏州。在我者。視以爲正。在彼者。不視以爲奇乎。李牧之戒勿捕。示怯以益其驕。耿弇之引入小城。示弱以盛其氣。司馬懿之張旗南出。示虛以竭其銳。在前者。視以爲奇。在後者。不視以爲正乎。顧奇正之勢。何常之有。李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法。所謂以有制勝。無制者是也。敵虛則我必以奇法。所謂以有備勝。無備者是也。不然。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之虛實。亦安從而致之哉。由是以觀。奇正在人。不在於勢也。由乎我。不由乎彼也。善乎太宗之言曰。以奇爲正者。使敵勢常虛。以正爲奇者。使我勢常實。奇正之極。雖巧者。何以易焉。大畧不出致人不致於人而已矣。

兵鏡或問

卷上 奇正二

美

兵鏡或問卷上終

兵鏡武問目錄 卷下

衆寡

虛實

強弱

勝敗

常變

險易

分合

老壯

兵鏡武問

卷下 目錄

一

勞逸

攻守

彼己

進退

順逆

主客

長短

衆寡

兵鏡武問

卷下 衆寡一

一

武曰。司馬法曰。用衆進止。用寡進退。衆寡之用。盡於是歟。偶樵氏曰。以千擊萬。莫善於固。以萬擊千。莫善於治。兵之勝敗。在用。不在衆寡也。商之臣億萬人。非不衆也。周之臣三千。非不寡也。詩曰。天命靡常。殷士膚斂。裸將于京。彼其麗不億者。獨非商之子孫乎。吳水犀樓船。帶甲百萬。伐齊威楚。西向以爭。長於黃池。非不衆也。勾踐身請爲臣。妻請爲妾。以五千人。保棲於會稽。非不寡也。其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滅吳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彼習流敎士。獨非拊循之遺黎乎。何昔則弱。今則強也。秦吞六國。一海內。集天下之奇才劍客。聚於咸陽。至衆也。陳涉吳廣。起隴畝。山澤揭竿爲幟。擾鋤爲兵。至寡也。然振臂一呼。聲莫嚮邇。天下瓦解之勢。遂以匹秦。當是豈秦豈能用其衆而天下豈必患其寡乎。袁紹曹操。相持於官渡。當是豈曹衆數千。袁衆數萬。其勢有若逕庭。而郭嘉荀彧。知袁之必敗。決曹之必勝。果兵貴精不貴多乎。光武王郎。頗頗於燕趙之間。當是豈邯鄲方盛。廣阿甚

微上谷控弦之衆。不爲漢用。其勢危如壘卵。而寇恂耿況。決卜者之非真。知帝胃之必競。果兵貴謀。不貴戰乎。由是以觀衆寡者勢也。用衆用寡者人也有其勢。則衆者必勝。寡者必敗。有其人。則衆者可敗。寡者亦可勝也。古之善用衆者。莫如王翦。韓信。翦將六十萬而破荊。信將百萬而破楚。用衆而不見其衆。法所謂分合爲變者也。古之善用寡者。莫如班超。岳飛。超以三十六人而定西域。飛以背鬼八百而破金人。善用寡而不見其寡。法所謂我專而敵分者也。光武之用衆。或飽之有辨也。法不曰避實擊虛乎。彼衆而露

兵鏡或問

卷下

衆寡二

二

我寡而銳。李文忠之所以敗伯昇也。法不曰銳卒勿攻乎。西安城小而堅。臨淄城大而懈。耿弇之所以棄張藍也。王翦知用衆。不知用寡。故可勝。不可敗。符堅能用寡。不能用衆。故可敗。不可勝。韓信益多而益善。故可以敗。可以勝。岳飛愈少而愈精。故能爲勝。亦能爲敗。衆寡之用。豈有定勢哉。吳子曰。用衆者務易用。寡者務隘。其法因乎地。司馬法曰。用寡利煩。用衆利正。其法因乎勢。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其法因乎分數。形名形名定而不見其寡矣。分數明而不見其衆矣。

兵鏡或問

卷下

衆寡三

三

外分數形名而得衆寡之用者鮮矣

虛實 堅瑕

或曰。孫子曰。兵之形。避實而擊虛。虛實之形。在彼歟。抑在已歟。偶樵氏曰。在彼者。虛實之形也。在已者。虛實之用也。形可知而用不可知。其神之謂乎。昔湯之造商。不能空夏之都也。但聘於有莘。勤於祝網。日修其職。而彼之爲瓊室。爲脯林者。且鰕魚以歸。淵商不日見其實。夏不日見其虛。乎。昔武之造周。不能覆商之國也。但澤及於枯骨。化洽於虞芮。陰行其善。而彼之爲鹿臺。爲炮烙者。且毆雀以歸。叢商不日見其虛。兵鏡或問 卷下 虛實一 四

周不日見其實。乎。顧非獨二代時爲然也。秦日以散從。爲實六國。日以合從。爲實。及蘇秦歿。而從約解。六國爲之不振矣。吳日以攻人。爲實。越日以備人。爲實。及教養就。而羽翼成。吳爲之不競矣。亦非獨春秋列國時爲然也。楚之虛。在棄關中。以失形勢。誅降附。以失人心。漢之實。在用三傑。以集大功。聽三老。以興大義。然非張良之間。則齊梁不叛。齊梁不叛。則燕趙不從。成皐敖倉之粟。漢能一日下咽乎。法曰。實者虛之虛者實之。然則楚之變實以成虛者。要皆詐爲齊梁。

反書之謀居多也。光武之開基河內。猶高祖之發跡關中。高祖用蕭何守關中。立宗廟。設郡邑。計戶轉漕。典卒補伍。然後根本無空虛之憂。光武用寇恂守河內。防侵軼。陳紀綱。率厲士馬。以通轉運。然後收圍有鞏固之勢。在我者既實在彼者自虛。是故項羽困於滎陽。而情見勢絀。朱鮪困於雒陽。而衆叛親離。要亦虛使然耳。李靖曰。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此西漢之所以致楚也。太宗曰。吾正以擊之。使敵勢常虛。吾奇以擊之。使我勢常實。此東漢之所以致更始也。兩君皆開創之主。而一興於西。一興於北。異事而同功。其後祖而行之者。趙克國留屯備羌。不數月而坐制全勝。諸葛亮鎮撫成都。治戎講武。而國用富饒。鄧艾分屯淮南。淮北歲完五百萬斛。以實軍資。用我之實。致彼之虛。法所謂屈人之兵。而非戰也。尤而效之者。徐晃暗渡蒲坂。乘其隙以示先聲。司馬懿直擣襄平。窺其巢穴。宗澤自汜趨汴。敵不知我之虛之虛實。而覆其巢穴。宗澤自汜趨汴。敵不知我之虛實。而壯其聲援。用我之虛。勞彼之實。法所謂毀人之

兵鏡或問 卷下 虛實二 五

國而非久也。守其法而正用之。耿弇之名攻西安。實攻臨淄。以出其不意。趙范之名備西北。實備東北。以神其不測。我見爲虛。彼見爲實。法所謂攻瑕。則堅者亦瑕也。變其法而反用之。李光弼之先攻西北。以摧其盛強。劉錡之先攻兀朮。以損其精銳。王彥之先攻馬郎。以碎其中堅。彼見爲實。我令其爲虛。法所謂三軍奪氣。則將帥可奪心者也。善乎李靖之言曰。奇正者。所以致人之虛實也。明乎致人之術。而虛者實之。實者虛之矣。明乎不致於人之術。而在我者常實。在

兵鏡或問

卷下 虛實三

六

敵者常虛矣。虛實有定形哉。

強弱

或曰。吏強卒弱。曰陷。卒強吏弱。曰弛。強弱任勢。與抑貴有其道。與偶。樵氏曰。有能之將。無制之兵。不可敗。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勝。勝敗在將。不在強弱也。夫戰國之時。莫強於秦。然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秦不二世而亡。劉項之時。莫弱於漢。然張良韓信。設策定謀。羽不五年而滅。當是時。強者勝乎。抑弱者勝乎。以是知爭一隅。與爭天下者。異勢。將將與將。兵者殊功也。志曰。善用其弱者。其弱易強。不善用其強者。其強

兵鏡或問

卷下 強弱一

七

易弱。苟善知夫所用。而強弱之勢。以分矣。周弱而商強。人之所知也。然紂卒爲武所滅。者商以虐。周以仁也。赤眉強而光武弱。人之所知也。然赤眉卒爲光武所禽。者赤眉以暴。光武以柔也。袁強而曹弱。亦人之所知也。然紹卒爲操所敗。者紹以急。操以緩也。故曰。勝敗在將。不在強弱也。曰。周以仁。與宋襄不以仁。亡。乎。光武以柔。治。徽欽不以柔。亂。乎。曹操以緩。得。桓靈不以緩。失。乎。而不知其不盡然也。周之仁。有所不能。忍。宋襄之仁。有所不能。斷。宋失在愚。不失在仁也。光

武之柔獸將攫而伏。徽欽之柔鳥膠翼而飛。徽欽之失在懦不在柔也。曹操之緩驥按轡而行。桓靈之緩駟縻轍而亂。桓靈之失在弛不在緩也。是故有強有弱者。彼己之勢。爲強爲弱者。主客之形。強有時而弱。弱亦有時而強者。君德之隆替。將略之長短而已。夫水至弱也。石至強也。然水之所觸。丘陵必崩。寧石之。不木。若乎。顧其性專而觸誠。而所用之勢遠耳。晉兵素勇。齊兵素怯。孫子因之以滅。竈羌兵勢衆。漢兵勢寡。虞詡因之以增。竈滅。竈所以示弱。增。竈所以示強。

兵鏡或問 卷下 強弱二 八

也。漢兵日勞。大形日逸。耿弇因之而退。入小城。魏軍漸合。吳軍漸分。陸遜因之而進。逼襄陽。退所以用強。進所以用弱也。是故兵有變強爲弱者。秦不嘗以百戰。吳不嘗以百勝。符堅不嘗以百萬而敗乎。蓋不善用其強而強終有時而弱也。兵亦有變弱爲強者。漢不嘗以縞素。越不嘗以君子。謝玄不嘗以八千人而勝乎。蓋善用其弱而弱亦有時而強也。由是以觀。強弱之勢。寧有定形哉。法曰。未戰而廟算多者。勝少者。不勝。故國之強弱。決之於廟堂之上。不必在封疆以。

外也。又曰。將者國之輔。輔周國強。輔隙國弱。故軍之強弱。決之於帷幄之間。不必在交綏以後也。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又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剛乃弱之漸。荒乃弱之本。唯光武文帝。深明其理。而天下直以柔屈焉。則得力於黃老者多爾。

兵鏡或問 卷下 強弱三 九

勝敗

武曰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敗之政。可預知歟。偶樵氏曰。善守者藏於九地。敵不知其所。以敗也。善攻者動於九天。敵不知其所以勝也。雖然。蓋亦有道焉。孫子曰。神乎神乎。聽於無聲。微乎微乎。視於無形。斯言也。謂知勝敗者。貴於無聲無形。而不在于形聲以後也。商之勝夏之敗。至牧宮而後決。商之敗周之勝。至朝歌而後決。吳之敗越之勝。至姑蘇而後決。非事之已然者乎。然當其極勝而有必敗之

兵鏡或問

卷下 勝敗一

十

理當其數敗而有必勝之勢。夏之君若臣不知商之君若臣不知吳之君若臣不知知之而得進其謀者。伊尹也。太公也。范蠡文種也。知之而不得行其志者。微子也。比干也。伍員也。夫得進其謀則君尊而國全。不得行其志則主憂而臣辱。嗚呼。若此者。寧一二而足哉。漢之勝楚。范增知於入關之時。曹之勝袁。田豐知於官渡之時。光武之勝更始。馬援知於遼遊之時。宋之勝周。苗訓知於黑光。庾之勝元。之勝宋。李綱知於江淮不守之時。夫同一時也。此見其微。彼見其

著此見爲遲。彼見爲速。忠臣策士之言。所遇有幸不

幸。而國家之成敗。隨之矣。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斯非古今勝敗之政耶。是故無其勢。有其人。可勝而不可敗。有其臣。無其君。可敗而不可勝。譬之於身。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成。事之必然者也。逢同之論。吳越曰。夫差德少。功多。實害周室。大王結齊親楚。以乘其弊。此越之所由勝。吳之所由敗也。韓信之論。楚漢曰。項王婦人之仁。

兵鏡或問

卷下 勝敗二

士

天下多怨。大王反其道。以任天下之武勇。此漢之所由勝。楚之所由敗也。鄧禹之論。東漢曰。羣雄志在財幣。非有深慮。遠圖。明公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以成高帝之業。此王郎盆子之所由敗。而光武之所由勝也。法曰。勝可知而不可爲。敗可知而不可幸。勝敗之政。不約略可觀乎。是故有勝兵有因勝而致敗之兵。有敗兵有因敗而致勝之兵。曰勝兵有道乎。曰一勝者。帝黃帝之於蚩尤是也。二勝者。王湯武之於桀紂是也。三勝者。霸齊桓之於召陵。晉文之於城濮是也。曰

敗兵有道乎曰四勝者弊秦之於六國是也五勝者禍楚之於漢符堅之於東晉是也曰因勝而致敗者有道乎曰史思明之乘銳輕進李光弼敗之於河津兀術之憤兵轉鬪劉錡敗之於順昌則銳勞則情也曰因敗而致勝者有道乎曰田單之祭食疑軍殺騎劫以復全齊周訪之射雉安衆敗杜曾以復二甄分則怯專則勇也是故勝敗者勢而已矣輕用其勢則大勝而大敗重用其勢不大勝亦不大敗有其勢而不用光武文宣之所以與漢無其勢而不善用之

兵鏡或問

卷下 勝敗三

三

襄公之所以亡宋宋之所以南渡而不競也

常變

武曰李靖曰善兵者教正不教奇奇正者常變之謂歟偶樵氏曰教正者以道猶經也教奇者以機猶權也知變不知常不可以爲法知經不知權不可以圖功是故堯舜處常者也湯武處變者也處常而守天道之正經所以爲權處變而濟人事之窮權所以爲經也當始皇橫威之後秦日強天下日弱勝廣揭竿而起以秦亡秦之功者立六國之後也常也及二世伏誅義帝遇弑張良借箸而籌以成破楚之勢者不立六國之後也變也夫策一而已矣在前則爲常在後則爲變何與顧其時異而用之者殊也晉之代魏猶魏之代漢自賊亂視之爲常自忠義視之爲變也宋之代周猶後唐之代唐自一時視之爲變自後世視之爲常也夫代一而已在魏晉則爲篡在唐宋則爲義何與顧其取同而守之者順也周之事德齊猶越之事吳自內外視之爲變自古今視之爲常也晉之事兩猶宋之事金元自南北視之爲常自順逆視之爲變也由是以觀古今之變寧有常勢哉急則議

兵鏡或問

卷下 常變一

三

金議幣以驕敵人之謀。緩則足食足兵。以固我軍之勢。吳與魏舊之策。則失而周與越之策。則得也。常固不可爲功也。無事則幸其不來。以養安爲得計。有事則恐其卽至。以僥倖而求成。晉宋之計。常拙而彝。幽之計。常巧也。變固不可爲法也。夫常變之勢。豈不由人乎。孫子曰。以佚待勞者。法之常。而佚者。勞之非。勞之變乎。曰。以近待遠者。法之常。而遠示之。近近示之。非遠近之變乎。是故強勝而弱敗者。勢之常。而孫臏之滅。竈以示弱。虞詡之增。竈以示強。其變異也。整

兵鏡或問

卷下 常變二

西

治而懈亂者。勢之常。而不識之。嚴軍畏其法。李廣之寬士樂爲用。其變異也。合強而分弱者。勢之常。而段熲之分布要害。以破羌。司馬懿之專拒險。糜以禦蜀。其變異也。直近而迂遠者。勢之常。而岑彭之揚攻山都。示近以疑。秦豐宗澤之夜徙軍營。示遠以誤。金亮其變異也。王國之遁情與僞。與董卓謂竄寇而勿追。皇甫嵩謂悔歸而宜擊。是勿迫者。其常。宜擊者。其變也。杜曾之敗。強與弱與。諸將謂佯北而勿從。周訪謂及衰而可乘。是勿從者。其常。可乘者。其變也。太宗之

教繼隆。以陣圖。宗澤之授岳飛。以管衛。論法之常也。繼隆之變。難預定。岳飛之用。在一心。論法之變也。甘延壽之阻發兵。彭寵之事王郎。見勢之常也。陳湯之矯制。吳漢之矯詔。見勢之變也。常有餘而變不足。其將可以守。變有餘而常不足。其將可以戰。守天下之至常。以待天下之至變。而經用如稱。權用如錘。則將相之師。而帝王之輔也。世無湯武。而言征誅。將無武穆。而言野戰。何哉。

兵鏡或問

卷下 常變三

五

險易

或曰近靜者險居易者利險易之說奚從與偶樵氏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易也守必固者守其所不可攻險也險易者勢而已是故有天下之大勢乃可以攬天下之大權有天下之大權乃可以集天下之大勢此古今論勢者之常也而變於此伏焉今夫言勢者莫險於關中矣左穀函右隴蜀南饒三巴北利胡苑以一面而東制諸侯古所謂金城千里者也然周以此興秦以此亡何與言勢者又莫險於三川矣

兵鏡或問 卷下 險易一 六

左成臯右澠池前伊闕後河洛以咽喉而關域中夏古所謂四方輻輳者也然周以此弱宋以此微何與以是知險可恃而不足恃也易可危而不足危也日光武起南陽而不守河內果足以興漢昭烈起徐邳而不取荆襄果足以霸蜀太宗起汴京而不取幽燕果足以世宋與曰爭關洛則必爭河內爭梁益則必爭荆襄爭兩河則必爭幽燕者勢之所不能已也爭河內而能取關洛爭荆襄而能取梁益爭幽燕而能固兩河者非勢之所能必也顧人重則勢亦重人輕

則勢亦輕兩者相須爲用耳是故兵有以趨險爲利者虞詡占相地勢營壁壘以破羌陸抗急赴西陵撫羣彝以抗晉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燧以禦幽者是也兵有以避易爲利者司馬懿諫棄襄陽控要害以禦吳唐休璟阻棄澧州募填實以控寧夏李晟勸止西幸駐梁益以繫人心者是也兵有變險爲易者張郃之攻街亭絕其汲道以破馬謖羊祜之侵石城奪其膏腴以困吳人潘美之襲三交據其險阻以寧北邊者是也兵有變易爲險者孟宗政之復荆襄得

兵鏡或問 卷下 險易二 七

郢以通饒饒得荆門以出奇兵孟珙之守江陵棄桑田以修十隘遏漳水以連三海者是也古今險扼遠近之勢順逆不同轍也緩急不同時也南北不同風而大小不同量也昔爲重而今爲輕重取之則攻非所守而守非所攻矣此所易而彼所難易取之則守莫知所攻而攻莫知所守矣烏在其險之必易易之必險哉吳子曰用衆者易用少者隘趨險避易之說也尉繚子曰土廣而任則富民衆而制則強貴險賤易之說也太公曰衆志所以成城一心可以夷險藏

至易於至險。至險於至易之說也。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蓋人和則陣無不和矣。不然。湯都毫而不失。爲王。更始守三輔而不失。爲敗。何哉。

兵鏡或問

卷下 險易三

六

分合

或曰。孫子曰。我專而敵分。將合者不必分。分者不必合。與抑分合互爲用。與偶樵氏曰。兵有常法。合之以觀其治。勝無定形。分之以觀其變。分合者勢而已矣。是故勢之所變。有古然而今不然者。有此然而彼不然者。有一方然而天下不然者。周能分天下之兵。而不能守。蜀漢知分天下之兵。而不能攻。古然而今不然也。秦知合六國之兵。而不能守。符堅能合羣雄之兵。而不知攻。一方然而天下不然也。唐能分天下之兵。以爲戰。而弊流於亂。宋知合天下之兵。以爲守。而弊極於弱。此然而彼不然也。是故合常專。分常弱者。勢也。然秦分兵以攻韓魏。而六國之勢困。漢分兵以攻燕齊。而楚項之勢孤。者何與。合爲正。分爲奇者。法也。然黃帝用正兵。以破蚩尤。而作陣法。唐用正兵。以破突厥。而立車營者。又何與。由是以觀。分合之勢。正也。而變寓焉。分合之數。法也。而用藏焉。李靖曰。三隊合。旗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合之所由起也。開五交之旗。一散爲十。開二交之旗。

兵鏡或問

卷下 分合一

九

一散爲五開相倚之旗。一散爲三分之所由變也。嗚呼。能知其變而分合之用。寧有窮哉。太公曰。分不分。爲靡軍。聚不聚。爲孤旅。符堅百萬而敗淝水。李信二十萬而敗荊郢。能合不能分也。趙括四十萬而敗長平。騎劫數十萬而敗卽墨。能分不能合也。是故敵專而我貴。分以攻之。鄧艾之圖劉豹。離部落以分其勢。李愬之攻元濟。留吳房以分其力。宗澤之禦金人。命劉衍趙滑。劉達趙鄭。以分其聲援者是也。是故敵分而我貴。專以攻之。司馬懿不分前後。以獨當而料蜀。馬燧不分左右。以深入而取魏博。吳璘不分關隴。以扼要而禦撒離喝者是也。是故敵分而我以分。應敵合而我以合。乘者有之。羊祜侵吳。梁益荆楚。併出其空虛。孟珙防金。隨郢荆襄。先制其要害者是也。蓋有分而有合者。法之正。能分而能合者。法之變。忽分而忽合者。變之權。我分而敵不知其所以分。我合而敵不知其所以合者。則變之竊而用之神矣。我分而敵不知其所以分。故敵常分而我常專。我合而敵不知其所以合。故敵常虛而我常實。李靖曰。奇正者所以

兵鏡或問

卷下 分合二

主

致敵之虛實也。苟明夫分合而奇正之道在是矣。

兵鏡或問

卷下

主

老壯 久速

或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老壯之說。然乎否乎。偶樵氏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老也。盈吾陰節。壯也。善用兵者。順吾之陰陽。焉而已。是故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而老壯之勢。由之以分焉。人之用。左輕而右重。天之用。朝銳而暮歸。兵之用。奇戰而正守。而老壯之用。因之以變焉。何也。兵貴勝。不貴久也。夫勝則未有不壯者。也。久則未有不老者也。是故西伯觀兵。至於盟津。諸

兵鏡或問

卷下 老壯一

圭

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當是時。紂可伐矣。武王卒引兵而西歸。何與。蓋養其氣。以待天下之變也。越伐吳。殺其太子於姑蘇。當是時。吳可取矣。勾踐卒許吳平。而歸會稽。何與。蓋制其命。以益吳人之弊也。法皆所謂善避吾老者也。楚漢雌雄。決於成臯鴻溝之間。進則必勝。退則必敗者。勢也。當是時。范增去而楚無謀臣。張良用而漢無敵國。而楚亡矣。袁曹螭蚌。介於官渡。河津之間。先則必勝。後則必敗者。亦勢也。當是時。田豐囚而袁勢益孤。郭嘉用而曹翼益盛。而袁亡矣。法

皆所謂善用吾壯者也。金之愚宋也。陽以和。陰以戰。

元之愚金也。名以守實。以攻宋之自愚也。外以和。而不信。內以守。而不備。夫陽和則我整而敵懈矣。陰戰則我實而敵虛矣。名守則我逸而彼勞矣。實攻則我直而彼迂矣。不信則此曲而彼直矣。不備則此情而彼銳矣。法皆所謂用吾壯以致敵之老。示吾老以遲敵之壯者也。孫子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斯言也。蓋謂拙而速。必壯巧而久。必老耳。况未必巧乎。是故兵有以實爲壯者。法貴備之以老。其謀趙奢之留

兵鏡或問

卷下 老壯二

圭

壁不進。以救韓。司馬懿之增築遼隧。以禽文懿。韓世忠之旋師永嘉。以懈賊備者。是也。兵有以強爲壯者。法貴避之以老。其勢諸葛亮之久駐渭濱。以持魏劉琦之休番更食。以禦金者。是也。兵有以逸爲壯者。法貴勞之以老。其力韓世忠之詐移江屯。以誘兀朮。郭子儀之晝揚旌夜擣壘。以破思明者。是也。兵有以飽爲壯者。法貴饑之以老。其氣杜預之謀吳春蒐。以擾其耕秋狩。以勞其穫。楊一清之策羌。俟聚以煩吾轉輸。俟散以誤吾徵調者。是也。老壯之勢。寧有定論哉。

夫兵者氣而已。氣銳則壯，氣惰則老。貴乎知己，彼夫氣者，心而已。心治則壯，心亂則老。貴乎知己，知己心之壯而不知彼氣之老，不可與戰。知彼心之老而不知己氣之壯，不可與勝。善乎岳飛有言：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陸遜之策，蜀軍日久不得便，兵疲意沮，其師已老，計不復生。蓋知將軍之奪心也。王守仁之策，宸濠曰：進退失據，衆心已離，其氣已老。蓋知三軍之奪氣也。然未有奪心而氣不奪者，以是知老壯之勢在將，不在三軍也。

兵鏡或問

卷下

老壯三

五

勞逸 銳情

或曰：軍志有言，攻者恒勞，守者恒佚。勞逸之攻，盡於是與偶樵氏曰：釋近謀遠者，勞而罔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勞佚者，遠近之勢而已。而銳與情，因焉。是故形勞者，其國不可以戰；勢勞者，其國不可以守。心勞者，戰與守並絀；而其國危矣。何以言之？形者，國之強弱勢者；國之虛實心者，民之安危也。顧形之弱者，有時而強勢之虛者，有時而實。自古及今，未有政勞而民不勞，民勞而國不與之俱困者也。合六國而攻秦，秦之形勞矣；迨夫蘇秦去，趙從約，既解秦之形多專，六國之形多分，故勢專故佚也。封三秦而扼蜀漢之勢勞矣；其後錦衣東歸，咸陽不守，漢之勢忽險。楚之勢忽易，險故佚易，故勢也。由是以觀，彼已之勞佚無定形，寧有定勢哉？更始不失衆心，而漢望猶存；光武何以入三輔？王猛不歿，而秦政不衰。謝玄何以渡淝水？彼之政勞，此之政佚；此之氣銳，彼之氣情淵。毆魚而叢毆雀，蓋往往而然已。三略曰：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非勞則生情，佚則生銳乎？而不盡然也。

兵鏡或問

卷下

勞逸一

五

蓋兵有以佚而致勞者。王翦堅壁斬南以老荆師。亞夫留屯昌邑以擾七國者是也。兵有以勞而致佚者。耿弇多伐林木以攻巨里。周德威退軍鄱南以乘梁軍者是也。兵有不勞而佚者。崔浩縱裕入關以擊其歸。吳玠絕金糧道以乘其弊者是也。兵有一勞而永佚者。北魏先伐蠕蠕以清邊徼。楊一清廣議增修以實保障者是也。曰致勞者。順致佚者。不亦逆乎。致其勞則彼勞而我佚。致其佚則我佚而彼勞。形之敵所以從之也。曰不勞者。是一勞者。不亦非乎。不勞所以致人善於用佚。一勞所以不致於人善於用勞。形兵之極。至於無形也。夫勞佚之勢。生於力。銳情之機。生於心。我用其朝。彼用其暮。則勞者可佚。法所謂將軍奪心者也。彼盡其陽。我盈其陰。則佚者可勞。法所謂三軍奪氣者也。不然。趙奢卷甲趨秦而勝於閼與。曹操兼行逐備而敗於赤壁。用銳之方。事同而功異。左車說韓信養銳以下燕齊。皇甫嵩說董卓乘懈以破王國。擊惰之法。時異而功同。則又何哉。蓋有勞有佚者。勢也。或銳或惰者。氣也。而情可以銳。勞可以佚。則

兵鏡或問

卷下 勞逸二

五

一心之變化而已矣

兵鏡或問

卷下 勞逸三

五

攻守 迂直

或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守必固者。守其所不攻。攻與守。迂直之謂與。偶樵氏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攻守之法。一而已矣。夫迂則守直。則攻勢之有遠有近也。攻則有餘。守則不足。力之有強有弱也。當攻而攻。當守而守。機之有利有鈍也。知攻守之一法者。其惟神乎。機乎。是故機有以攻爲法者。司馬懿倍道兼行。以破孟達。杜預諸軍飛渡。以襲東吳。伯顏神兵天下。以傾宋室者。是也。是故

兵鏡或問

卷下 攻守一

无

機有以守爲法者。趙克國屯田金城。以破羌衆。李光弼持重土門。以走思明。吳玠虎踞和原。以保蜀口者。是也。是故機有以攻爲守者。寇恂馳解溫圍。以固藩籬。呂蒙速逐皖屯。以除根本。徐達摧枯上。都以防侵軼者。是也。是故機有以守爲攻者。朱光屯聚皖江。以窺吳壘。曹瑋選募環慶。以敵西羌。种世衡增築寬州。以圖銀夏者。是也。攻何嘗不爲守。守何嘗不爲攻哉。李靖曰。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蓋未有不知其勝。而可以言攻言守者也。曰迂者守直。

者攻與必迂者而後守。我以佚而待勞。彼以佚而能

勞。非守也。必直者而後攻。我以近而待遠。彼以近而

能遠。非攻也。唐太宗曰。守示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是

敵不知其所攻矣。攻示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是敵不

知其所守矣。明乎攻守之法。在人。豈必有勢哉。是故

勢有所必守。則東壁昌邑。亞夫所以老吳楚。指河襄

平。司馬所以致文懿。明渡漢口。伯顏所以走夏貴。利

迂。則迂也。是故勢有所必攻。則直走大梁。孫臏所以

敵魏。疾據雒陽。桓將軍所以謀漢。徑造秣陵。杜預所

以傾吳。利直則直也。曰迂者。不可以爲直乎。暗渡陳

倉。韓信用以乘危。而三秦勢如破竹。泛舟上流。阿朮

用以擣虛。而陽邏間之解體。彼見爲迂。此見爲直也。

曰直者。不可以爲迂乎。聲出金牛。傳友德用以牽蜀

而階文爲之奪心。楊旌曲靖。沐英用以疑滇。而烏撒

爲之掣肘。彼見爲直。此見爲迂也。李靖曰。攻者不止

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者焉。守者不止完

其壁。堅其陳而已。必有守吾氣者焉。大而言之爲君

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嗚呼。古之善攻守者。孰能

兵鏡或問

卷下 攻守二

无

外於是哉。秦知攻而不知守。所以爲楚滅宋。知守而不知攻。所以爲元。三代以後。得攻守之正。庶幾漢爲近古。而以方於周。則有間也。

兵鏡或問

卷下 攻守三

辛

彼已 治亂

或曰。孫子有言。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彼已之政。孰輕而孰重。與偶樵氏曰。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已。不知彼。每戰必敗。彼已者。一而已。而知已尤重焉。秦之勝六國。長於知彼。漢之勝楚。長於知己。符秦之敗。短於不知彼。南宋之敗。短於不知己。何以言之。張儀曰。秦與諸侯爭天下。不在齊楚燕趙。而在韓魏之交。惟惠文知各國之勢。易離難合。故先驅齊魏伐趙。以敗從。而後使商鞅以收魏。范雎以收韓。腹心既潰。手足焉往。然則秦之取韓魏。乃巧於取齊楚燕趙也。蓋知六國者。審也。韓信說漢王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惟高帝知楚之強。難與力爭。故首除苛政。延攬英雄。先移楚師。東伐以爭天下之交。而後傳檄三秦。稱兵縞素。根本既固。枝葉自繁。然則漢之捐大梁。齊趙。乃巧於取楚也。蓋知己者明也。王猛曰。晉正朔相承。親仁善隣。不可以圖。鮮卑羗鹵。我之仇敵。除之宜漸。猛歿以後。符堅不用其言。傾國以爭肥水。卒致於敗。然則秦失中原之勢者。在急於犯晉也。蓋

兵鏡或問

卷下 彼已一

辛

不知晉之不可攻也。趙范曰：或吳辭以啗賊而墮欵兵之計。或斂兵以緩賊而成深入之謀。或以彼之乍順乍逆爲喜懼。或以彼之乍進乍退爲寬緊。皆失策也。高宗以和愚金人而卒以之自愚。然則宋失江淮之險者在緩於圖元也。蓋不知宋之不可守也。長於知彼則齊楚可破。燕趙可禽。而陳涉吳廣必不及謀。長於知己則秦可亡。楚可滅。而三齊九江必不足慮。短於不知彼則燕可併。丁零可降。而晉鼎必不可間。短於不知己則遼可亡。金可滅。而元鋒必不可禦。顧

兵鏡武問

卷下

彼已二

壹

歷代之得失恒半。而漢能收其全。蓋知彼已之治亂者審爾。杜預說晉武伐吳曰：陛下神武。吳主淫虐。宜乘時進攻。蓋明者必治。暗者必亂也。鄧艾料蜀軍曰：彼專爲一。有乘勝之勢。我分爲四。有虛弱之形。蓋分者自亂。專者自治也。李光弼破思明曰：彼方陣而囂。我轍靡而散。以亂攻亂。其法難勝。蓋整者易治。懈者易亂也。夫治亂豈必在兩陣之間哉。顧審諸彼已之心。而其勢可必矣。唐太宗曰：料敵之心與已之心就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已之氣孰治。

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此知已貴乎知彼者也。李靖曰：先爲不可勝者。不可勝在已。以待敵之可勝者。可勝在敵。此知彼必本諸知己者也。

兵鏡武問

卷下

彼已三

壹

進退 生歿

或曰。司馬法曰。進以觀其固。退以觀其懼。進退生歿。有道與。偶樵氏曰。可以進而不知進。謂之縻。可以退而不知退。謂之貳。蓋一進一退而歿生之道備焉矣。六國之於秦。爭韓魏不爭齊楚。使從約不解。諸侯併力以向函關。秦有退而無進也。楚之於漢。爭咸陽不爭鴻溝。使楚不都彭城。坐河山百二。以東制諸侯。漢有歿而無生也。魏之於蜀。爭荆襄不爭關隴。赤壁雖敗。呼其散亡。以守南郡。京郢。當是時。吳蜀新合之交。兵鏡或問

卷下

進退一

書

漢之進。楚之退也。蜀之進。魏之退也。金之進。宋之退也。夫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退之勢。不生則歿。寧有中立者哉。孫子曰。進而不可禦。退而不可追。言進退之必有其機也。又曰。進不求名。退不畏罪。言進退之必有其禮也。司馬法曰。用衆進止。用寡進退。言進退之必有其節也。李靖曰。與之進。與之退。而不知所之。言進退之必有其神。且化也。約而言之。其法一。其用殊焉。尹繼倫躡擊鹵後。以防反噬。宗澤深入敵壘。以壯聲援。劉錡鑿舟沉水。以激衆怒。法皆有進無退。非兵鏡或問

卷下

進退二

書

而不知生。故能冒險以破蜀。諸葛亮知生而不知死。故不能乘危以取魏。然強弱之不同。而難易之武異。蓋亦所遇有幸不幸爾。

兵鏡或問

卷下 進退三

美

順逆

或曰。三略有言。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順逆之道。可得聞歟。偶樵氏曰。毋爲患寡。順天者昌。毋爲恃強。逆天者亡。順逆者天之理也。而人事寓焉。是故民以君爲天。君以天爲父。子能順親。則爲孝子。下能順上。則爲良民。君之事天。猶民之事君也。今有人焉。踐王之土。食王之粟。而不用王之命。則人主必赫然而怒。以爲亂民矣。苟踐天之位。食天之祿。而不用天之命。焉天得無赫然而怒乎。曰。天蒼蒼焉。其奚知。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謂天與民有二乎哉。當堯舜之時。洪水橫流。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莫不思降丘宅土。以有寧居者。民之情也。堯舜能遂其生而復其性。則順乎民矣。順乎民而唐虞之天。尚有逆焉。未之聞也。當桀紂之時。淫刑橫斂。水益澆火益熱。莫不願來蘇而怨我後者。民之勢也。湯武能伐其罪而弔其民。則順乎天矣。順乎天而商周之民。尚有逆焉。未之聞也。始皇能強併六國。以順秦。而不能自強。以順天。是以終爲六國所滅。項羽能繼立六國。

以順楚而不能自立。以順人是以終爲高帝所禽。是皆不知夫人故。不知夫天也。司馬法曰。先王之治。順天之道。因地之宜。官民之德。以之正名而治物。立國以服衆。則獄弭而兵寢。斯非順逆之彰彰者哉。是故吳漢之擇主。迎光武。討王郎。以辨真僞。順逆之義明也。韓世忠之討賊。就建炎。棄明受。以辨親疎。順逆之分嚴也。諸葛亮之論曹操。挾天子。令諸侯。以別難易。順逆之勢異也。趙克國之伐羗。寬罕。開急先零。釋無罪。以討有罪。順逆之詞正也。李靖之執蕭銑。渠魁是

兵鏡或問

卷下 順逆二

无

誅脅從罔治。以慰人心。順逆之類密也。由是以觀。論順逆之勢。爲一時之大權。衡順逆之理。爲百世之大經。惡民之所好。好民之所惡。是謂拂人之性。拂乎人則拂乎天。此自然之理也。惡民之所惡。好民之所好。是謂順天之則。順乎天則順乎人。亦必然之數也。伊尹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召誥曰。天亦哀於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周公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峻命不易。凡詩書所稱。皆歷代事天之學。不一而足也。然亦不過曰。

用集大命。撫綏我萬方而已。嗚呼。天人順逆之際。豈不大可畏哉。

兵鏡或問

卷下 順逆三

无

主客

或曰李靖曰主變爲客客變爲主主客之變可得聞與偶樵氏曰我爲主敵爲客兵之常也敵爲主我爲客兵之變也善用兵者論其常而已而變焉知變而不知常將不可以守知常而不知變將不可以戰主客之道不兩得則兩失也是故有餘而攻主也不足而守客也攻其所必守則主或爲客矣俯而守主也仰而攻客也守其所易攻則客或爲主矣主客學有定勢哉是故近爲主遠爲客常也有時變近爲遠

兵鏡或問

卷下

主客一

平

諸葛亮揚旌斜谷以出祁山變遠爲近韓信陳船臨晉以襲夏陽者是也非法所謂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乎實爲主虛爲客常也有時實變爲虛王韶先破定羌以斷夏援虛變爲實伯顏夜渡青山以下陽遷者是也非法所謂實者虛之虛者實之乎佚爲主勞爲客常也有時佚變爲勞周德威退軍鄆南以誘梁軍勞變爲佚周亞夫引壁昌邑以斷吳餉者是也非法所謂以佚待勞佚能勞之乎飽爲主饑爲客常也有時變飽爲饑祭遵之絕敵糧道以困張滿變饑

爲飽鄧艾之廣屯陳蔡以制東吳者是也非法所謂以飽待饑飽能饑之乎險爲主易爲客常也有時險變爲易馬援之據便絕汲以困參狼易變爲險昭烈之平地立營以疑陸遜者是也非法所謂近靜者險居易者利乎朝爲主暮爲客常也有時變朝爲暮周德威之日午擊梁以乘其饑變暮爲朝劉錡之未申敗金以蓄其銳法所謂避其朝銳擊其暮歸者非乎主客之勢有常而有變常變之勢或利而或害善兵者因利以制變而已是故視生處高者非法乎趙奢

兵鏡或問

卷下

主客二

平

先據山而勝關興馬謖先據山而敗街亭有備則主無備則客也半渡而擊者非法乎韓信用之以誘龍且而勝符堅用之以誘謝玄而敗知彼則主不知己則客也半進半退者非法乎昭烈之燒屯遠逝夏侯惇追之而敗李全之步卒更進趙范迎之而勝專則爲主分則爲客也用間以得敵之情者非法乎應侯之行金間頗以易趙括岳飛之蠅書謀金以去劉豫正用之則我爲主因用之則我爲客也高祖始爲客而終爲主故勝項羽始爲主而終爲客故敗光武前

爲客而後爲主。故興更始前爲主而後爲客。故唐之爭高麗反主爲客也。宋之取幽燕反客爲主也。無元而金爲主。宋爲客。有元而金之主變爲客。宋之客變爲主。而如其不善變何哉。

兵鏡或問

卷下

土客三

聖

長短 步騎

或曰軍志有言善兵者以長擊短不以短擊長。長短之用奚適與。偶樵氏曰輕用其長者其長必短。重用其短者其短必長。惟用之善不善而已。何法之泥焉。今夫言長短者必曰較遠近權勞逸審強弱數者是耳。司馬法曰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衛長。法所謂弓矢禦及矛守戈戰助者也。曹氏新書曰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法所謂車徒教正騎隊教奇分三覆而該兩廂者也。吳子

兵鏡或問

卷下

長短一

聖

曰勇者持全銳弱者給廝養智名司主謀法所謂什伍相保優劣相比者也。夫法不備不足以致用。用不神又烏足以盡變哉。是故莫長於車莫短於徒。勞逸治力之法也。荀吳伐狄毀車爲行長何嘗不短乎。莫長於勇莫短於怯。強弱治氣之法也。孫臏較射以君下驕與彼上驕取君上驕與彼中驕取君中驕與彼下驕一不勝而再勝短何嘗不長乎。莫長於刺莫短於擊遠近治心之法也。李靖教陣番變以漢漢變以番長不爲短短不爲長乎。推而行之其用不勝變也。

其變不勝窮也是故治力者莫善於以我之長擊彼之短王貴以長槍擊騎兵牛鼻以騎兵擊步卒岳飛之破李成於襄水也治氣者莫善於反我之短制彼之長以分隊制其連環以強弩制其重甲吳璘之破金人於和原也治心者莫善於因彼長而使之短因我短而使之長騎兵奇用以出西山步兵正用以擾前後楊存中之敗賊於筠用也曰騎一而已周德威緩用以破梁岳飛急用以禽成何與蓋晉之騎處險而宋之騎處易也易故宜急險故宜緩也曰步一而兵鏡或問 卷下 長短二 四

已曹瑋數用之以陷戎馬吳一用之以踞賊壘何與蓋瑋之步為主而吳之步為客也主故利久客故利速也然則長短之變寧一二端而已哉魏近伐而易攻其勢長齊遠師而難救其勢短孫臏不救邯鄲而攻大梁魏則短而齊則長矣七國衆而難制其形長漢兵寡而易分其形短亞夫不壁雒陽而壁昌邑吳則短而漢則長矣梁破晉軍於德勝梁之長也崇禎築壘分兵以破之李忠擊諸將於金用忠之長也王彥退屯發伏以敗之致人者長攻於人者短也韓

信破韓南魏乘勝而圍于里信之長也左車勸其頓兵蓄銳以下燕齊勾踐敗檇李栖會稽越之短也范蠡說其生聚教訓霸越而滅吳得算多者長得算少者短也漢用所長而必與楚用所短而必亡唐不善用其長而終亂宋不善用其短而終弱勢之所受得失因焉故曰用之善不善而已

兵鏡或問

卷下 長短三

四

兵鏡或問卷下終

兵鏡備考序

古者兵刑兼官。惟律是守。蓋五刑之屬。以周情僞。五兵之制。以嫻進止。雖天下機變靡窮。而陽教陰教之。視。序。猶。之。乎。方。圓。之。有。規。矩。也。黃。帝。師。積。卒。以。束。伍。湯。武。師。井。田。以。制。兵。車。呂。望。師。五。行。八。卦。以。創。營。陣。兵。法。由。之。而。始。世。遞。而。降。古。今。相。師。齊。作。內。政。而。家。一。人。晉。作。州。兵。而。家。數。人。漢。用。之。以。軍。南。北。唐。用。之。以。分。關。內。十。道。宋。用。之。以。立。禁。軍。廂。軍。兵。法。因。之。而。備。夫。前。事。者。後。事。之。籍。也。苟。用。矣。而。不。備。備。矣。而。不。精。泥。法。不。與。廢。法。同。議。乎。醫。之。切。微。而。知。著。未。嘗。離。乎。虛。實。溫。涼。而。症。同。者。方。異。用。異。者。功。同。以。是。知。兵。之。爲。用。非。法。不。足。以。應。變。非。變。不。足。以。濟。窮。大。較。然。矣。顧。善。用。之。法。變。而。有。餘。不。善。用。之。法。守。而。不。足。法。可。以。不。備。乎。哉。則。是。集。也。謂。醫。者。虛。實。溫。涼。之。成。案。可。也。濠。梁。邵。廷。羅。撰。

兵鏡備考目錄 卷一

始計篇

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主孰有道

將孰有能

天孰得

地孰得

法令孰行

兵衆孰強

兵鏡備考 卷一 目錄

士卒孰練

賞罰孰明

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

兵者詭道也

能而示之不能

用而示之不用

兵鏡備考

濠梁鄧廷羅偶樵氏纂輯

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漢蕭何說漢王曰。願大王王漢中。養民致賢。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薦韓信爲大將。何待太子。守關中。爲令約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計戶轉漕。給漢軍。練卒補缺伍。漢卒滅楚。

沛公破秦。欲畱秦宮。張良曰。秦唯無道。故至此。夫爲天下除殘。不宜自安樂。沛公與秦民約法三章。秋毫

兵鏡備考

卷一 校之一

一

無所幸。還軍霸上。

楚漢持成。臯間酈食其謀。建六國後。撓楚權。張良借箸曰。天下游士。從陛下游者。徒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人。各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乎。趣銷印。

漢韓信曰。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任屬賢能。見人嘔嘔。恭謹慈愛。及有功當封爵者。印剗弊。忍不能予。今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匹夫勇耳。大王誠反其道。

任天下武勇。以城邑封功臣。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

東漢鄧禹說光武曰。諸將志在財幣。爭用威力。非有深慮遠圖。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此慮天下。不足定也。

後漢諸葛亮說昭烈曰。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令諸侯。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難圖。荊州北據

兵鏡備考

卷一 校之二

二

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益州險塞。沃野千里。而劉璋闇弱。漢中民阜國富。而張魯不知存恤。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誠總覽英雄。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睦東吳。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直趨秦川。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吳周瑜說孫權曰。操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神武雄才。割據江左。地方數千里。兵精糧足。英才樂用。當



橫行中原。爲漢室除殘驅穢。况北土未安。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今操舍鞍馬之長。就舟楫之短。遠涉江湖。與吳越爭衡。此兵家之忌。願假臣兵三萬。保爲將軍破之。卒如所料。

晉桓溫伐燕。至枋頭。羣臣皆謂不當救燕。秦王猛曰。溫一舉燕。進屯洛邑。收燕冀之兵。引并豫之衆。觀兵崤澠。則國家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溫退。苟承燕之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後燕毀盟。猛伐燕。取洛陽。戍金墉城。未幾。卒滅燕。猛入爲丞相。加都督中

兵鏡備考

卷一 校之三

三

外諸軍事。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不刑。無才不任。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寢疾。秦主省問。後事。猛曰。晉正朔相承。未可圖。鮮卑羌鹵。終爲患。宜漸除之。堅達其言。犯晉。敗於淝水。果爲姚萇所弑。

唐時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四鎮。披十姓之地。詔郭元振充使。覘情還。上疏曰。國家之患。唯吐蕃與默啞耳。今皆和附。宜先料內以馭外。不宜貪外以害內。欽陵之請。當策緩之。羈縻其和。望勿絕。且吐蕃倦。蘇成

久矣。以欽陵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附。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斯離間之漸也。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忌。卒誅欽陵。又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元振曰。國家往歲不絕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者。蓋其諸豪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攜貳。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爲吐蕃嚮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往吐蕃於國家無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勢必請分于闐

兵鏡備考

卷一 校之四

四

疏。勸欲何理以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藉令求我助討。又何以拒之。古人馭遠之策。不邀倖功。懼其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以爲用吐蕃力。非便。不省。娑葛怒。遂陷西安。四鎮路絕。

宋靖康間。遣使由登州。結女直。謀夾攻契丹。宗澤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遂退。隱廬山。起知磁州。時兩河失守。人民逃散。帑廩空虛。澤單車就道。至則繕壁浚濠。治械募義。矢固守不移。因畱康王相州。勿使金開大元帥府。撤兵入援。澤首先渡河。十三戰皆捷。會敵益



生兵至澤。下令曰。前後皆敵壘。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生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更策其乘敗來襲。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益驚憚。澤不敢復用兵。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抗疏爭之。用李綱薦。徙知開封府。時敵騎雷屯河上。金鼓日夕相聞。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人情洶洶。澤既至。首捕誅舍賊數人。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民賴以安。上疏抗言。鹵必不可和。戰必不可忘。乘輿必不可遷。幸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曰。勤王義

舉也。託名者少。義奮者多。且向來四方勤王之師。集於京城。左右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困。流爲盜賊。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此詔一出。天下解體。脫倉卒有變。誰復應之哉。
宋杜充棄京師。還建康。岳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河之南北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不聽。趙建康兀木尾襲之。飛設伏牛首山。待之。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夜自相擊。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要害。宜選兵固守。仍益

兵守淮。拱護腹心。兀木歸。飛邀擊於靜安。敗之。豫章賊李成趨兩浙。與楊么會。飛奏襄陽等六郡。仍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飛趨襄陽。李成迎戰。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兵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爲騎兵所破。成夜遁。連敗之。襄漢平。

明太祖下金陵。會陳友諒領國入寇。諸將請奔鍾山。及納款者人各異議。劉基張目不言。上周問計。曰。賊驕矣。誘之深入。伏兵邀取之。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一舉。紛紛者何爲。如其言。盡覆其衆。時江東旣定。上稱吳國公中書省。猶設小明王。奉韓林兒。基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者。爲上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上難之。基從後蹴所坐胡床上。悟而許。洪都下。上議攻陳友諒。張士誠孰先。基曰。陳氏據上游。

竊名號。無日忘我。不宜久。繼崇之。陳氏破。士誠囊中物耳。遂決策。率舟師迎戰彭蠡湖。基請金火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

上欲就鳳陽建中都。基曰。鳳陽曼衍。非天子之居。基卒後。遺疏勸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寬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勝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連絡。

明徐達從太祖渡江。年二十二。時時以王霸之略進。上大悅。曰。此國器也。達率諸將攻鎮江。走苗帥完者。

兵鏡備考

卷一 校之七

七

廖平章定定號令。明肅民不知有兵。議北征。常遇春請直搗元都。達與上同策。先取山東。旋掩河南。拔潼關。據形勢。以向幽燕。元都自下。卒如其算。克元都。一切安堵。市不易肆。乃別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右丞薛顯。叅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偵邏隘口。楊鎮撫以舟師守直沽。

偶樵氏曰。觀歷代諸將相傳。其所規畫。多國家本原大計。然所遇之幸不幸。各有其時。蕭何。韓信。劉基。得時之春。諸葛亮。主。得時之夏。宗澤。得時之。

秋冬者也。悲夫。

兵鏡備考

卷一 校之八

八

主孰有道

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曰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吾將歸之伯彝亦避居北海之濱曰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吾將歸之

王莽篡漢時更始殺莽議都洛陽羣雄競起莫有紀律及見光武司隸僚屬皆相慶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識者皆屬心焉又破降高湖重連降者猶不自安光武單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兵鏡備考

卷一 主孰一

九

後漢法正勸昭烈取荊州昭烈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

魏郭嘉謂曹操曰劉項之不敵公之所知也漢高唯智勝故羽雖強終爲所擒嘉竊料之紹繁體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漢政失寬紹以寬濟寬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公外簡易內機明用人唯信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

得策卽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因世資禮賢賈譽士之飾名者多歸之公推誠玄覽士之遠見者願爲之用此德勝也紹恤人飢寒念形於色不見者慮所不及公略小見遠洞燭不周此仁勝也紹信讒召諛公御物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決公是則進之以禮非則匡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多算握奇不測如神此武勝也操笑謝之

唐太宗謂羣臣曰隋文帝何如主蕭瑀曰勤於爲治

兵鏡備考

卷一 主孰二

十

上曰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多礙喜察則多疑自於事物叢脞朕則不然擇天下之賢才任百官以庶績宰相審便安唯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勿後先失實而已何憂天下之不治乎

明太祖論吳楚兵事曰陳友諒志大而驕張士誠意滿而儒志大則喜生事意滿則常自守卒先下友諒偶樵氏曰三代以前所謂有道者湯武反之也三代以後所謂有道者五霸假之也用湯武之反而效用五霸之假而未始不效可以觀世矣

將孰有能

趙孝成王信秦之間。欲將趙括。代廉頗軍。其母上書。言括不可將。王問故。母曰。括之父趙奢。嘗言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且臣見奢之爲將時。身所進食者十數。友者百數。所得賞賜。盡分與士卒。受命之日。不問家。今括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所賜藏於室。日市便利田宅。王以爲何如其父。

漢諸葛亮伐魏。軍駐五丈原。司馬孚書問軍事。司馬懿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毋兵鏡備考

卷一 將孰一

士

足憂。會亮卒。經日行其營壘。觀其井竈遺跡。嘆曰。天下奇才也。

晉羊祜。吳陸抗。相守荆襄間。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阻。抗曰。羊叔子豈醜人者哉。抗每戒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

梁元帝。平侯景之後。嗣位江陵。密與齊氏通使。將謀侵魏。其兄子岳陽王譽。以宿衛據襄陽來附。請王師攻梁。魏令于謹率衆出討。長孫儉問曰。爲蕭繹計。如

何。謹曰。耀兵漢沔。席捲渡江南。據丹陽。策上移保內城。以待援至。策中若恐勞師動衆。據守羅郭。策下儉曰。揣繹策安之。對曰。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憚於播遷。當保羅郭。後卒如所料。鹵繹軍。明李景隆率師伐燕。攻北平。將至白溝。燕王率諸將駐固安。謂丘福張玉曰。李九江志大而謀疎。喜專而違衆。郭英老邁退縮。平安愎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無能爲也。惟恃其衆耳。衆豈可恃。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大將者

兵鏡備考

卷一 將孰二

士

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軍氣靡。甲兵餽糧。適爲吾資。遣張玉先趨白溝。以逸待勞。卒破景隆。

偶樵氏曰。力均角勇。勇均角智。將兵與將將。果有二道乎。韓信不悟居功之未善。而欲炫長以幸免。難矣。吾獨怪趙括之不可以爲將。其君不知而其母知之。將將之難。乃甚於將兵也。信夫。

天孰得

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行。武王已平商。封尚父於齊。

魏議伐赫連昌。羣臣難之。崔浩曰。往年以來。樊噉再守羽林。越鈞陳。其占亡秦。又今年五星並出東方。利於西伐。帝使奚斤等擊蒲坂。大獲而還。又議擊蠕蠕。太史張深徐辯。謂今年乙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均不利。浩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三陰用兵。蓋得其類。歲星襲月。年饑人流。應在

真鏡備考

卷一 天孰一

吉

他國。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且比年以來。月行掩昂。其占三年大破旄頭。蠕蠕高車。旄頭之屬也。伐之便。又南藩諸將。表宋師來侵。宜出兵先制。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舉兵。午歲自刑。先發者傷。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墜落。宿當牛斗。憂在危。凶。樊噉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太白未出。進兵者敗。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今宋人事未周。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自守不遑。安庸我先。

唐李愬攻吳房軍吏曰。往。日。法當避愬。曰。我往彼。何不可。

偶樵氏曰。信天道之必然而勝者。魏崔浩之類是也。信天道之不盡然而勝者。周太公唐李愬之類是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與後皆天也能先之尤善矣。

兵鏡備考

卷一 天孰二

吉

地執得

趙奢救韓。軍士許歷。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厚集其陣以待之。先至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

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新蹀血關。與去國遠。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糧多在後車。願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關。後不得退。野無

兵鏡備考

卷一 地執一

主

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必致於麾下矣。不聽。韓信殺成安君泚水上。

漢周亞夫將兵擊吳楚。上請曰。楚輕剽。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

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患。晉羊祜憂之。以為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城。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

城以西盡為晉有

唐張仁愿備突厥。築三受降城。絕南寇路。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拒。各四百餘里。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宋張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戰。吳玠言。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不聽。卒潰。玠集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

兵鏡備考

卷一 地執二

主

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

明俞通海從征陳友諒。戰鄱陽湖。建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迴旋。不利戰。莫若縱之入江。先據敵上流。迎戰。友諒成禽矣。後果然。

偶樵氏曰。戰有戰地。守有守地。臨機各當其所。而變應於無窮。惟視將帥之權衡大略。視生處高。左陽右陰。蓋古今若一轍焉。

法令執行

孫子請小試勒兵。闔廬出宮中美人百八十人。分二隊。武以王之寵姬二人爲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曰知之。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則視背。美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既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美人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美人復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

兵鏡備考

卷一 法令一

七

見且斬愛姬大駭。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武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二隊長。於是復鼓之。美人前後左右跪起皆中規矩。無敢出聲。武於是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可也。

齊景公召穰苴。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賤。士卒未附。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乃可。公使莊賈往。穰苴辭公入軍。乃下令曰。旦日日中。俱會於軍門。後者

殺勿赦。穰苴如期馳至軍。立表下漏。賈素驕貴。不甚

急。日中不至。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夕時。賈乃

至。苴曰。何後。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畱。苴曰。

將受命之日。忘其家。臨軍約束。忘其親。援枹鼓之急。

忘其身。今敵國內侵。士卒暴露。君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百姓之命皆垂於君。何親戚相送乎。召軍正曰。軍

法期而後至者。云何。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

救。使未反。卽斬賈。以徇。公遣使持節赦賈。苴曰。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

兵鏡備考

卷一 法令二

太

正曰。當斬。使者大懼。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乃斬其僕

車之左駟馬。之左騾。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

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拊循之。與士卒平

分糧餽。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爭起。請

行。

東漢祭遵爲軍市令。光武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

武怒。命收之主簿陳副曰。明公嘗欲衆軍整齊。今遵

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貴之以爲刺。姦將軍

謂諸將曰。當備。同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

不私諸卿也。

吳呂蒙襲破荊州。入城。約令軍中無犯秋毫。有同鄉卒。取民笠以覆官鎧。終不以私故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股慄。

隋楊素每臨陣。輒求人過失。肆誅慘。血流盈前。言笑自若。每陷陣。先驅數百人。不勝。輒誅將士。皆股慄。有必死之心。

明李文忠下錢塘。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令曰。敢擅入民居者斬。一卒借民釜立磔以徇。

兵鏡備考

卷一 法令三

无

明韓雍征廣西徭酋。兼程而進。一入軍。先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慄。壁壘改觀。卒滅大藤。諸賊明時大同鎮兵素驕悍。鎮巡官畏禍。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卽反唇瞪目。飛章訛語。相搖惑。梁震受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家。家丁時向鎮兵語曰。爾敢犯主將者。侍衆耳。兒郎輩無不一以當百。五步之內。恐爾不得用其衆矣。鎮兵由是敬戢。

偶樵氏曰。隊長閻廬之愛姬也。莊賈。景公之幸嬖也。孫武穰苴。雖號知兵。與兩君非有股肱心膂之素。一旦入軍。而輒斬其愛幸。豈人情乎。彼蓋逆知閻廬。景公本欲強霸諸侯。故不得不捐其愛幸。以試法。建威耳。後世尤而效之。如楊素臨陣。輒求士卒過失。而慘之。抑何忍耶。祭遵格殺舍中兒。法行自近也。呂蒙。廖同鄉。取笠小卒。法不私親也。李文忠磔借釜韓雍斬失律兵。貴先聲也。數者以律均不失爲正。

兵鏡備考

卷一 法令四

于

兵衆孰強

秦王翦攻荆。荆悉國中兵以拒翦。堅壁而守。不肯戰。日休士洗浴。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奮擊。大破荆。漢黥布反。上自將兵而東。張良曰。楚士剽疾。願上無與爭鋒。

兵鏡備考

卷一 兵衆一

主

宋太宗問北征於曹彬。彬曰。以國家精銳。剪太原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可。

宋王韶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令撤之。選兵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不意。以致其所恃。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也。乃直抵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蹕征知援絕。卒乞降。

偶樵氏曰。王翦重用其強。曹彬輕用其強。強同而

用異也。張良避楚之強。而形格勢禁。王韶避賊之強。而批亢擣虛。用異而強同也。

兵鏡備考

卷一 兵衆二

主

士卒孰練

唐李抱真刺史澤州。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剝。乃籍戶簽兵。蠲其租徭。給弓矢。令暇則曹偶習射。按籍第賞罰。比三年皆爲精兵。遂雄山東。

唐馬燧遷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弱。燧募廝役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於

兵鏡備考

卷一 士卒一

五

是威震北方。

明初張士誠將李伯昇率衆二十萬寇諸暨新城。李文忠統兵自嚴陵馳赴援之。未至新城十里。曰龍潭。據險立營。守將胡德濟問道請曰。衆寡不敵。姑宜避之以俟大軍。文忠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擒矣。臨戰。復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死。以後三軍。卽橫槊衝其中。堅德濟自城合戰。斬首數萬。浮水盡赤。士誠由此氣奪。

偶樵氏曰。兵不簡練。與無兵同。馬燧之制器造車。

所以鍊力。李抱真之比能第賞。所以鍊氣。鍊心。

兵鏡備考

卷一 士卒二

五

賞罰孰明

漢王自料勇悍仁強。不如項羽。韓信曰。項王見人恭謹慈愛。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刵弊。忍不能予。婦人之仁也。大王任天下武勇。以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漢楚相持成臯間。高祖戰不利。數為羽將雍齒所困。將就禽。羽將丁公者。脫高祖於危。後漢滅楚。高祖即帝位。卒斬丁公。封雍齒曰。人臣毋效丁公也。

袁紹曹操相守官渡。不決。曹操憂之。郭嘉曰。紹臣下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明。公是則進之。以禮。非則正之以法。此文勝也。後曹卒滅袁。

史鏡備考

卷一 賞罰一

三

諸葛亮伐魏。魏遣張郃迎拒。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佈制。營軍於山。為郃所困。破。亮垂涕。斬謖。因自劾。春秋責帥臣。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厲後效。於是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梁王彥章同段凝將軍攻晉之南陽。彥章血戰功獨多。段凝忌之。陰與梁之要臣趙巖張漢傑交通。匿彥章捷書而獨進段凝所奏。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

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凝乃誣奏彥章。使酒輕敵。以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遂罷彥章。

偶樵氏曰。賞罰者。馭世之大權。彼項羽刵弊。朱溫顛倒於激勸乎。何有。漢高封雍齒。斬丁公。養成東西漢數百年氣節。根本較後世。苟且目前之術。異矣。

史鏡備考

卷一 賞罰二

三

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

越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士民欲以報吳大夫逢同曰摯鳥之將擊也必匿其形今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輕戰而後弊可乘也吳將伐齊大夫種曰吳政驕矣請貸粟以卜其事子胥諫勿與吳王不聽越卒破吳

吳呂蒙謀取荊州託病謝兵柄就醫建業薦陸遜以自代曰遜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然其人意思深長才堪負重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圖遜至陸

兵鏡備考

卷一 計利一

七

口與羽書謀下自託羽意安不爲備遜卒破荊州

魏司馬懿征遼公孫文懿堅壁以阻遼遜懿乃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懿復泛舟潛濟以出其北又傍遼水作長圍以界之於是棄賊直向襄平諸將惑之懿曰賊高壘以老我師也攻之適中其計我直指襄平以擣其巢穴賊必懼而求戰破之易矣卒如其策敗之

偶樵氏曰古之聖人殺一不義取天下而不爲三代以還比智角力雖倒行逆施而有所不惜如越

之謀吳呂蒙之襲荊州司馬懿之破遼計誠得矣是何異穿窬而決竇也

兵鏡備考

卷一

計利二

天

兵者說道也

漢臧宮從岑彭拒公孫述之將田戎等於荊門。宮營內越人謀叛。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使夜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伺候者。聞車聲不絕。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

臧宮與岑彭等破荊門。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之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時官兵多食少。輟

兵鏡備考

卷一

兵者一

无

輸不至。降者皆欲叛散。觀望宮欲引還。恐為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左步右騎。挾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延岑不意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驚。宮因縱擊。大敗之。斬首溺死萬餘人。水為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

漢時疏勒王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班超。超內知其奸。而外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帳設樂酒行。乃

叱吏縛忠。斬之時。莎車未服。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宜各散去。于闐從東。長史自西。可須夜鼓聲而發。乃陰緩所獲以告龜茲王。王果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邀于闐。超知二鹵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鹵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

漢時鮮卑犯塞。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

兵鏡備考

卷一

兵者二

羊

既而恐賊馳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鹵信以為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吳呂蒙謀襲荊州。詐稱病。求還建業醫治。關羽時征魏。攻襄樊。聞之。稍撤沿江所戍兵以赴樊。蒙乃潛師至淶陽。盡伏其精兵。艤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沿江屯戍。盡收縛之。遂襲破荊州公安。據之。

魏時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叛。守襄平。司馬懿率軍圍

乏會霖雨。禁軍中徙營。都督張靜犯令斬之。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晝夜不息。今遠來而更安緩何也。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懿衆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正宜犄角。以伺其變。若掠其牛馬。驚其樵采。是驅之使走矣。兵者詭道。善因事變。當示無能以安之。

晉時南鹵成矣。每爲邊患。詔西涼守馬隆討之。鹵據險拒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鹵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世不敢爲寇。

兵鏡備考

卷一

兵者三

圭

晉陶侃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與諸軍併力拒賊黨陳恢。時天下饑荒。山彘斷江劫掠。南北不通。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皆西陽王駿之左右。侃卽逼索賊斬之。帳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歸之盈路。侃給資賑給焉。

周宇文憲攻齊。克洪洞永安。進圍晉州。齊主來援。時陳王純屯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鷄栖原。大將

軍宇文盛守汾水。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爲菴。示有處。所令去兵之後。賊猶致疑。會椿被勅還軍。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栢菴爲幕帳。不敢追。

宋都督征討諸軍事檀道濟。侵魏至歷城。以軍資運竭。將還。時有叛者至魏。具告其狀。道濟軍中惶懼。莫有鬪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謂濟資糧有餘。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之。濟軍寡弱。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道濟乃全軍而返。

兵鏡備考

卷一

兵者四

圭

唐時回紇助兵勦賊。功成回國。多驕縱。所過剽蕩。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時將饋勞賓介。無敢往。馬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鹵。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鹵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李抱玉奇其才。

宋韓世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震驚。世忠遣人招之。賊首曹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

萬

金人與劉豫合兵南侵。詔韓世忠駐大儀當敵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言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引軍設伏二十餘所約鼓聲卽起良臣至金具以所見對金將聞世忠退甚喜擁鐵騎五陣來世忠伏兵四起騎色交雜金軍亂世忠軍迭進各持長斧上搥人胸下斫馬足遂禽捷亭也等。

元張弘範攻宋主於崖山授李恒戰艦二使守北面。

兵鏡備考

卷一 兵者五

重

將戰或請用砲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弘範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達令者斬先麾北面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預構戰樓於船尾以布幙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蚋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弩弓火石交作頃刻併破七舟宋帥大潰宋臣抱其主謁赴水死。

明都督楊銳守安慶值宸濠叛兵犯城於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驚公曰無恐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寇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俟賊懈募善泅者入賊船乘其熟睡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或於岸上舉火礮擊其營乘亂捕殺聲震數里賊遁。

明南贛巡撫王守仁既破橫水左溪桶岡諸賊欲就旋師之便勦洊頭賊首程仲容狡黠異常守仁恐其疑而遠遁乃於大兵回贛之日張樂饗士下令橫水

兵鏡備考

卷一 兵者六

語

桶岡已平洊頭又歸順境內無虞矣民久勞苦今宜休兵爲樂遂散兵使歸農乃遣仲容之弟仲安歸報其兄言誣告仲容之盧珂鄭志已被繫故仲容意大安守仁別購賊所親信說仲容宜往謝軍門以釋其疑使盧珂等言無所入及覘容已離巢乃預調各官兵并盧珂鄭志等寨衆伏洊頭須後令俟仲容到贛命諸將輪次款犒度所調兵將抵洊頭遂出盧珂等所首縛仲容質諸庭仲容伏罪斬之馳令各調兵進勦洊頭頃刻蕩平無遺。

偶樵氏曰王陽明爲有明理學文臣。乃用兵涓頭。不諱權詐。以禽程仲容。誰謂儒者無武功哉。愚以爲真儒乃名真將耳。

兵鏡備考

卷一 兵者七

五

能而示之不能

後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子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勇悍而輕齊。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喜。謂齊軍怯。而公乃棄步軍。與其輕銳。併日追之。至馬陵。道隘。遇伏。齊令萬弩夾射之。涓死。

魏遣司馬懿。征公孫文懿。進軍圍襄平。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一句而拔堅城。斬

兵鏡備考

卷一 能而一

美

孟達。今遠來而更安緩。何也。懿曰。孟達衆少。食多。文懿衆多。食少。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患賊走。今賊糧將盡。圍落未合。若掠其牛馬。樵采貪小利。以驚之。非計也。當示無能以安之。後雨霽。合圍。文懿潰。南突出。懿縱兵擊破之。斬文懿於梁水上。

宋苗傳。劉正彥反。韓世忠率兵討之。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傳等始懼。初傳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傳等大喜。許之。遣世忠妻梁氏子亮撫慰梁

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世忠知其謀。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取明。受詔焚之。進兵益急。卒禽賊黨吳湛。戮於市。

兵鏡備考

卷一 能而二

毛

用而示之不用

秦伐韓。趙王遣趙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鼓譟勒軍。武安屋瓦盡振。軍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留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既遣秦間。乃卷甲趨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用軍士許歷謀。據北山。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

兵鏡備考

卷一 用而一

柔

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經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與飯盟。遣去。徑引行。止營。復得康居貴人具色子男。開牟以爲導。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二十里。止營。又明日。前至郅支城三里。止營。乃於夜部署。平明四面火起。急乘銳攻之。城破。遂斬單于。

漢班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

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散去。于闐東長史西可須夜候鼓聲而發。故緩所得生。以告龜茲。王聞之喜。以萬騎西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東邀于闐。超知二鹵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鹵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龜茲等退散。莎車遂降。

吳呂蒙謀襲荊州。慮關羽多留備兵。因稱病篤。還建康。薦望輕之。陸遜以自代。權露檄召蒙。羽果信之。稍

兵鏡備考

卷一 用而二

五

撤兵赴樊。權乃遣蒙潛赴潯陽。盡伏其精銳。艤船中。使白衣人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遇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以故烽烟不舉。羽無由知。吳師遂襲南郡。

唐議討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裴行儉曰。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路出二番。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功也。帝遣之。至西州。諸番郊迎。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僞約。敗於是子弟

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檄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并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襲遮旬。道獲遮旬使者。釋之。俾前諭其主。併言都支已禽。狀遮旬遂降。

宋時儂智高還據邕州。狄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毋

兵鏡備考

卷一 用而三

卑

妄與賊鬪。廣西鈴轄陳曙違節制。潰於崑崙關。青驅出軍門斬之。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卽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舖。爲陣。賊旣失險。悉出逆戰。鋒甚銳。青親麾旗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明王守仁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時奉命征茶寮賊。公至。首誅通賊監生吳讓。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賊敗奔而剏頭。賊尤悍黠。益設機險。阱毒。虞王師守仁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明年正月計禽

賊魁遂急進兵擊其懈連破三荆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

偶樵氏曰孫臏之滅竈司馬懿之安緩韓世忠之稱病不行同一運用趙奢之留壁陳湯之止營班超之散軍呂蒙之托疾狄青之休士王守仁之遣農同一機軸其得力處全在使敵不疑問何以不疑曰只是智在敵先耳。

兵鏡備考

卷十

用而四

聖

兵鏡備考卷二終

兵鏡備考目錄 卷二

始計篇

近而示之遠

遠而示之近

利而誘之

亂而取之

怒而撓之

卑而驕之

實而備之

兵鏡備考

卷二

目錄

強而避之

佚而勞之

親而離之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兵家之勝不可先傳

廟算勝者得算多

多算勝少算不勝

近而示之遠

東漢。羌寇武都。鄧太后遷虞詡爲太守。禦之。羌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停軍不進。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掠傍縣。詡因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近。或問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而今且行百里。何也。詡曰。敵衆我寡。速進令彼不測。敵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憚於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也。

兵鏡備考

卷二 近而一

東漢時。南鄭人秦豐據黎兵。自稱楚黎王。遷岑彭征南大將軍。率傅俊等南擊秦豐。阻於鄧。數月不得進。帝讓彭。彭夜勒兵。申令。明旦西擊山都。故縱所俘逃歸。告豐。豐果悉兵西邀彭。乃潛歸。渡沔水。擊其將張楊於河頭山。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兵。擊破諸屯。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爲之備。逆擊之。豐敗。漢諸葛亮伐魏。兵屯沔陽。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

軍攻祁山。戎鎮整齊。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響應。關中

大震。亮復伐魏。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於渭之渭水南原。魏遣護軍秦良督步騎受司馬懿節制。諸將欲渡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集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遂引軍而濟。負水爲壘。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其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於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於五丈原。

魏徐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

兵鏡備考

卷二 近而二

二

魏遣將軍徐商等詣晃。令須兵馬集至。乃俱前。羽屯偃城。晃到。說作都。整示欲截其後。羽兵燒屯走。晃得偃城南面。建營稍前。去羽圍三丈。未攻。晃揚言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羽破之。敵自投沔水死。吳陸遜與諸葛瑾率兵攻襄陽。遜遣韓扁齎報孫權。爲敵所得。瑾懼敵來襲。勒遜急回。遜方種封豕。不答。瑾就問之。遜曰。兵將意動。當自定。以安之。乃密計。令瑾督舟還。遜悉揮兵馬向襄陽。敵素憚遜。遽還赴城。

瑾得徐引舟師。遜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近。

遠而示之近

漢韓信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瓶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鹵豹。定魏為河東郡。

晉杜預伐吳。陳兵於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遣軍出距。王濬敗還。旨等發伏兵隨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鹵歆而還。偶樵氏曰：遠近相示之法。古今名將用者多矣。然皆自韓信陳兵臨晉。伏從夏陽潛渡者始。

利而誘之

秦使李信蒙恬將兵二十萬南伐荆。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督。秦軍走。

燕使樂毅伐齊。下齊七十餘城。齊將田單守即墨。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皆呼萬歲。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家遺燕將曰。

兵鏡備考

卷二 利而一

五

即墨。即降。願無幽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單乃夜縱火。牛以壯士。五千入尾其後。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牛皆絳繒。蒙行望之。五彩龍文。所觸皆死。五千人因銜枚擊之。遂大破燕軍。七十餘城皆復。

唐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單于管二十四州。叛應之。詔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合李思文。周道務。程務挺。李文棟。總三十餘萬衆討之。先是蕭嗣業饋糧。數爲鹵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

因詐爲糧車。車伏壯士五輩。齋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送。又伏精兵。踵其後。鹵果掠車。羸兵走險。賊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夾攻。殆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宋趙葵守揚州。李全叛。率兵來攻。葵命趙范陳於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壕側。部將李虎力戰。城土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西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爲三迭陳以待之。自己

兵鏡備考

卷二 利而二

六

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用范所制長槍。三道夾擊。大敗賊衆。皆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以示暇。全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范葵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范曰。西出常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旣而候卒識垂雙拂號者。爲全。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禽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誘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婦南軍。官軍

見賊突闕而前奮擊賊敗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趨新塘爲泥滓所陷羣碎其屍

元海都叛犯邊伯顏留拒之廷臣譖伯顏逗遛詔御史大夫王昔帖木兒代之昔三驛合海都兵復至伯顏遣謂木兒曰公姑止待我剪此寇而來未晚也伯顏與海且戰且却七日不決衆憤以顏爲怯顏曰海懸軍深入逃之則遁誘其前來乃一戰可禽也若速戰必失海道邊患誰任其咎不聽方戰海果脫去明初陳友諒傾國犯金陵軍勢甚張諸將議迎議奔

兵鏡備考

卷二 利而三

七

不決劉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伏兵邀取之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一舉於是決策使康茂才詐降誘賊速來伏發盡覆其衆明時也先挾太上皇破紫荊關直窺京師石亨議堅壁以老之于謙曰是益張其勢也亟授甲營於德勝門也先見兵盛而嚴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之敵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毛福壽復敗之於西直門又夜令人以火炮擊其營死者千計敵遂退

明胡宗憲受命防倭既說降王直因遣諭巨賊徐海曰王直遣子欵關朝廷固且赦之汝不乘此解甲新總督用兵如神後悔何及海頗然之因要請中國貨物以遺他酋宗憲佯諾之輒以銀幣厚遺譯者而陰令營中盛兵容故縱酋敗之明日復遣人來宗憲待之如初海於是始歸心於宗憲願爲之死矣

偶樵氏曰利誘之法因敵制變自匪一端然空郡邑城池而言佯北拙之甚矣兵家有進無退退則三軍氣奪豈能復鼓哉楚破鄢郢能敗秦於城父

兵鏡備考

卷二 利而四

八

明失池太能敗陳友諒於大勝關蓋古今之不多見者也

亂而取之

漢韓信伐趙。謀知廣武君。謀不用。夜半。選發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進。誠趙軍空壁。皆急入壁。拔趙幟立。漢幟已而。趙軍果空壁。出逐韓信。張耳水上軍。水上軍殊死戰。不可敗。及顧漢所出奇兵二千。俱已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大亂走。趙將雖斬之。不能止。遂大破趙軍。

東漢馮異與鄧禹合兵。征赤眉。異慙回谿阪之敗。與麾下歸營。復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與賊會戰。使壯兵。饒備考

卷二 亂而一

九

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賊見異弱。遂悉眾攻異。異乃大縱兵戰。日昃。賊氣衰。伏兵起。衣服相亂。賊眾驚潰。異追擊大破之。

漢虞詡為朝歌長。設令三科募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而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絲線縫其裾。為識。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

符堅犯晉。兵進屯壽陽。臨淝水。謝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以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不亦可乎。眾請阻水為便。堅曰。但却軍。令得過。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符融以為然。遂麾使却陣。眾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決戰。淝水南。堅眾潰奔。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為之不流。餘眾宵遁。

唐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征復賀魯。賀魯率

兵鏡備考

卷二 亂而二

十

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嶺。稍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塵戰三十里。斬首數萬。騎賊大奔。

金兀朮趨杭州。岳飛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禽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

金兀朮圍順昌。已四日。兵益勝。移砦于東村。距城二十里。劉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

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鎗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鎗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見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器聲。則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

宋吳玠拒金人於殺金平。金人用火攻樓。姚仲以酒缸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所

兵鏡備考

卷二 亂而三

主

統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

明于謙總大營於德勝門外。禦也。先也。先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嘗我。謙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應之。鹵以萬騎來薄。伏發。敗之。使諜。諜知上皇舉駕遠。夜令人以火炮擊其營。死者無算。賊遂退。

明沈希儀征苗。嘗以甚雨。變風。天氣晦冥。夜。察諸賊所止。遣人衣毳帽。與草同色。潛伏賊巢旁。夜發火炮。以驚之。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見啼

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明日。詔之。則寂然。無人。他巢皆然。于是苗人轉相告語。以爲其巢皆有希儀。夜來及陰。詔之。希儀固在叅府。未出也。自此賊益膽落。易面爲熟。搖柳城旁。雖童子牽牛。行深山中。亦無敢詬者矣。

偶樵氏曰。漢兵二千入趙壁。立漢幟。趙獨無以禦之。可謂備乎。符堅兵百萬。退不可止。爲謝玄八千所乘。可謂整乎。要之。皆自亂。非敵能亂之也。

兵鏡備考

卷二 亂而四

主

怒而撓之

東漢耿弇。既破張藍兵。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又皆疲。勢何足慮。乃合兵二十萬。至臨淄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步軍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致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陣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兵鏡備考

卷二 怒而一

三

漢諸葛亮。伐魏。遣司馬懿拒亮於渭。亮數挑戰。懿堅壁不出。亮因遺懿巾幘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魏主不許。姜維慮辛毗制軍。賊愈不出。奈何。亮曰。彼本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於衆耳。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

宋胡世將問吳玠之所以制勝者。於吳璘。璘曰。善用兵者。以長制短。金人弓矢之勁利。不若中國。中國士卒之堅耐。不若金人。故玠常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

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服。以阻其堅忍之氣。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

宋岳飛征楊么。么負固。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擁積。舟輪碍不能行。飛急遣兵擊之。賊奔港中。更爲筏所拒。官軍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禽斬之。

兵鏡備考

卷二 怒而二

四

合戰。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直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兀朮驅重鎧拐子馬軍萬五千人來戰。飛戒士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敗。鹵軍。

偶樵氏曰。司馬懿甘受巾幘之辱。持重以制勝。楊么易動挑激之怒。輕敵以取敗。能忍與不能忍也。法曰。忿速可侮。其此之謂與。

卑而驕之

越大夫種說勾踐曰。今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德少功多。必滯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越乘其弊。可克也。卒以此滅吳。吳呂蒙謀襲荊。稱病謝事。薦望輕陸遜爲代。恐爲羽忌。遜至陸口。致羽書曰。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隣德威。樂自傾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詞。意大安。無所復嫌。遂見襲。

魏博田悅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詔馬燧。

兵鏡備考

卷二 卑而一

主

與招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郭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元之。

唐賊李懷光有叛志。欲併諸軍。曹李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恐其見脅。適有使者到晟軍。晟遂僞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後未幾。懷光併建徽惠元軍。晟提孤軍。橫當渭橋。冠鋒之。間恐二盜合以軋之。乃卑辭厚幣。致誠於懷光。更爲諸將開陳大義。

激厲忠節。下令曰。渭橋斷賊首尾。與諸公戮力殺賊。建不世奇功。以取富貴。正在此。曹士皆奮。遂顯責懷光。懷光遁河中。

宋賊李成素悍強。據江淮湖湘十餘州。圍江州。久未下。范宗尹請遣將致討。張俊請行。書成黨馬進在筠州。意在窺伺。俊急趨豫章。乃歛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爲怯。故懈。俊密遣岳飛。楊沂中。由上流絕生米渡。出賊不意。夾攻破之。

兵鏡備考

卷二 卑而二

主

宋劉錡屢破金兵於順昌。兀朮忿甚。率重兵自汴來。趨戰。群議衆寡不敵。宜乘勢全師而歸。錡曰。吾軍一動。彼蹙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何以報國。衆咸感奮。惟命。錡募間得曹成二人。置縛路騎中。令其遇敵。佯降爲敵。所獲。倘問主帥何如。人但云劉琦。邊帥之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被執。兀朮問對如前。兀朮喜曰。敵易與耳。悉置鵝車炮具不用。趨至城下。責諸將喪師。群以敵強爲對。不聽。錡獻橋索戰。毒頰上。

流及草中戒軍士毋飲騎臨陣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士殊死鬪敵遂大敗。

偶樵氏曰。越厚吳以廣其志。陸遜下關羽以安其意。張俊細書報李成以示其怯。劉錡間言誑兀朮以益其喜。志意怯喜字皆從心法。所謂攻心爲上者也。

兵鏡備考

卷二 卑而三

七

實而備之

漢光武分兵遣鄧禹諸將勸徑攻長安。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未可當。夫盜賊群居。計不終日。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

魏鄧艾解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

兵鏡備考

卷二 實而一

六

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運。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常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爲之垂餌。五也。賊有點計者。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

鄧艾議侵吳於淮北淮南。屯五萬人。十二分休。且田。且守。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

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不克。

偶樵氏曰：我實則敵必虛，我虛則敵必實。互用之法，如循環然。鄧禹之就糧休士，變虛而爲實也。鄧艾之積屯淮上，儲實以乘虛也。噫！將知備而不知變，雖備奚益哉？

兵鏡備考

卷二 實而二

九

強而避之

漢中郎將盧植董卓討張角無功。皇甫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規賊意稍懈，始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

梁司州刺史馬仙理自北還，魏中山王元英率兵追之。將復邵陽之耻，氣甚銳。詔韋叡督軍援仙理。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元英聞叡至，乃退。

兵鏡備考

卷二 強而一

十

唐渾瑊善騎射，會吐番盜塞，深入。瑊會涇原節度使馬璘討之。次黃善原，瑊引衆據險，設槍壘自營。遇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瑊，叱左右去槍馳赴賊，既還，鹵躡而入，遂大敗。

偶樵氏曰：強弱論勢，趨避相機。皇甫嵩閉營休士，渾瑊槍壘自營，是能知機者。韋叡曰：爲將當有怯時，名言哉。

佚而勞之

漢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新蹀血關與乘勝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費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願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關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得休息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成安君不用詐謀却之

兵鏡備考

卷二 佚而一

主

遂爲韓信所殺

齊王廣龍且併軍與韓信戰未合人或說且曰漢兵遠關窮戰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數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且以爲怯不聽爲信所誑

漢吳漢敗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又殄述子婿史興於武陽遂乘勝拔廣都燒成都市橋將攻成都光武戒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但堅據廣都

待其來攻勿與爭勝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漢逐利輕進別將劉尚將萬人屯江南相

去二十餘里光武驚讓漢曰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分兵攻漢別將萬餘人劫尚漢不得救尚敗入壁閉營饗士厲衆秣馬佯立旛旗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合尚豐等不覺明日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斬謝豐袁吉於是引兵還廣

兵鏡備考

卷二 佚而二

主

都光武聞之復戒曰公還廣都留尚拒述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彼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值其酣戰疲罷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

周武帝志在平齊韋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其二曰國家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弼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豫爲貯積募其勇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與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復還出師常以邊外之

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散。

唐郭子儀既破史思明於藁城。遂趨恒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斬獲無算。於是晝揚兵。夜倚壘。賊不得息。氣益老。思明跳奔博陵。

偶樵氏曰。韋孝寬平齊之策。能使敵勞。李左車禦漢之謀。能使我佚。或人說龍且深壁。左車之堅營。勿戰也。子儀晝揚兵。夜倚壘。光武之堅據轉攻也。

兵鏡備考
卷二 佚而三
皆本孫子治力之法

親而離之

越大夫種說勾踐曰。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道美女寶器獻闔廬。及嚭行成。伍員諫不聽。又越餒請貸粟以卜其事。伍員諫勿與。亦不聽。嚭乃諂員曰。員貌忠而實忍。其父兄不顧。安顧王。嘗諫勿伐齊。今伐齊有功。反怨王。不備員。員必爲亂。王乃賜員屬錢劍。自殺曰。抉吾目懸東門。看越人入也。

楚漢持榮陽成阜間。不決。陳平曰。項王骨體之臣。范增龍且數人耳。可間而取也。漢王於是遣平賁數萬。

兵鏡備考
卷二 親而一
語

金不問出入以離之。項王果疑增。不用其謀。增憤曰。天下事定矣。君王好爲之。乞骸骨去。至彭城疽發背死。楚果敗。

晉王貢附杜弼爲亂。陶侃於軍中遙謂曰。杜弼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脚馬上。侃言訖。貢歛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弼敗走。

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揚州刺史牛道常扇

誘邊人周韋孝寬患之乃遣謀訪獲道常手迹令善作書者爲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欵意又爲落盡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送琛管琛得書果疑道常有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擒道常及琛等嶠澠遂清

隋代周攝圖曰我周懿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攻陷臨渝鎮約諸部南侵隋長孫晟上書曰玷厥之於攝圖兵疆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張處羅侯者姦多勢弱素爲攝圖所忌迹

兵鏡備考

卷二 親而二

五

示彌縫實懷疑懼阿波首鼠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近攻離強合弱使攝圖首尾猜嫌腹心離沮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如其策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恭禮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

唐時突厥部種離叛太宗方圖進取以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卒三千由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孤軍至此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積口內附太宗

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其功得書竹帛靖以三千蹀血鹵庭遂取定襄古未有比足澡吾渭水之耻矣偶樵氏曰詔爲吳太宰而貪美女寶器故爲越用玷厥爲攝圖與國而貪狼頭纛故爲唐離惟利是動何有於親疎彼三代之朝一德明良又孰從而間之哉

兵鏡備考

卷二 親而二

五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齊田單守即墨。使使約降於燕。又收民金。令富家遺燕將。求無掠妻孥。燕將大喜。軍以此懈。單更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畫以五彩龍文。束角兵刃。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牛尾熱怒而觸燕。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大驚。被觸傷死。後繼以壯士五千。銜枚擊之。城中鼓噪以應。遂夷殺其將騎劫。盡復所失七十餘城。

漢拜韓信大將。將兵伐楚。信曰。項王詐坑秦降卒二

兵鏡備考

卷二 攻其一

毛

十萬。唯獨邯欣驛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入骨髓。秦民莫愛也。大王入武關。秋毫無犯。除秦苛法。秦民莫不願王王關中。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信於是明修棧道。潛軍出陳倉。邯欣驛無得知者。遂襲破之。漢發五將軍。將兵伐匈奴。匈奴賢王當衛青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與數百騎潰圍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得右賢王裨十餘人。衆男女萬三千餘人。畜數十萬。

漢拜馬援隴西太守。援發步卒三千人。擊破先零羌

於臨洮。餘種數萬。尚屯聚。寇鈔拒浩。壺隘援與楊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起其營。羌大驚。壞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鼓噪。鹵遂大潰。

漢班超使西域。至鄯善。覺其王廣禮意漸薄。知匈奴使來。詐侍鹵知其處。約與俱三十六人。因夜以火攻鹵營。斬其使首。以示鄯善。王膽破。納子爲質。

兵鏡備考

卷二 攻其二

天

魏崔浩議伐蠕蠕。或曰。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危道也。浩曰。國家併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制。故夏則散牧。秋肥乃聚。背寒向濕。南來寇鈔。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賊必驚駭。塵奔走。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

唐李光弼既降。納賊將安思義。值別賊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弼問計思義。義曰。今軍行疲勞。鹵兵炎銳。宜按軍挫銳。弼曰。善。據城持守。明日思明軍

二萬傳。蝶。恃近援多。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欲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

宋端拱中。威鹵軍糧餽不繼。上遣李繼隆發鎮定軍萬餘護運。契丹將於越。率精銳萬騎將邀於路。尹繼倫適領兵巡邊。值於越。越不顧倫。竟趨大軍。繼倫謂其麾下曰。賊南出而捷。還則乘勝驅我。北則洩怒致死。我無遺類矣。今但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驅。不虞我之至。戰勝足以自樹。死亦不失爲忠義。衆皆

兵鏡備考

卷二 攻其三

无

奮。倫令侵夜人持短兵。賊方陣於前。繼倫從後急擊。殺其將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賊遂驚潰。

宋岳飛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劉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敵。斬其梟將。遂大敗之。又奉命征楊么。賊將黃佐招其黨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欽說余端劉詭等降。飛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

復令入湖。乃於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

元張弘範襲宋至南安。以其弟張弘正爲先鋒。戒之曰。選汝勇。非私也。我不敢以私撓公。勉之。弘正所向克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因連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弘範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回擣三江。盡拔之。又襲宋追至崖山。或請先用砲。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合戰。明日四分其軍。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違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

兵鏡備考

卷二 攻其四

无

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突犯其前。乘繼之。豫構樓於舟尾。以布幔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已而敵矢如蜩。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弩石交作。頃刻破七舟。宋師大潰。

明沐英征雲南。師至白江。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選甲十萬來拒。滇川侯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奇兵潛從上游遠出。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之。奮戰自旦至晡。生縛達里麻。賊大潰。

明湯和傳友德伐蜀太祖密諭傳友德謂蜀人聞我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搗階文門戶既隙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至陝言出金牛峴階文守備弱疾趨陳倉選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拔文州綿州至漢江尋拔漢州遂拔成都

偶樵氏曰攻人無定法大略出無備不意者易於爲功韓信出陳倉馬援出允吾谷傳友德出階文同爭其地衛青夜至班超火攻李光弼伺賊飯飯尹繼倫擊賊後同爭其時至若田單之火牛弘範之鳴金進作樂戰皆創從前所未有斯亦不意之一端也

兵鏡備考

卷二 攻其五

三

兵家之勝不可先傳

晉杜預請密計伐吳報以明年預上言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吳之當伐利多害少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令中緩敵更生計或徙都武昌完修守備堅壁清野曠時失事勞而罔功矣

唐詔裴行儉冊送波斯王子泥涅師路出二蕃至西川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

兵鏡備考

卷二 兵家一

三

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襲討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併執送碎葉城簡精銳約齋襲遮旬道復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旬遂降悉俘至京

元伯顏攻江南平章阿朮使右丞阿里海來言渡江

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問。又不答。阿木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之乎。潛刻期而去。軍次蔡店。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邏堡。荊湖宣撫朱禔。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唯淪河口。可通沙蕪入江。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夏貴果移兵援漢陽。而元兵已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趨沙蕪入江。自是宋人扼江之勢失矣。

兵鏡備考

卷二 兵家二

五

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止營。軍中乃知其非獵也。

明沈希儀。勦柳州苗。至期。鳴砲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遣心腹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行。師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希儀與旗頭知之。頃之。剽營設伏。賊果至。遏伏追奔。皆有成算。已而賊寇他所。則希儀軍又已先在。或絕遠村聚。度官軍所不至。而潛寇之。則希儀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而我

軍卒不知主帥自何得之也。

偶樵氏曰。兵事尚密。裴行儉約田獵。沈希儀遣旗頭慮其勢。張杜預表形。露伯顏親刻期防其機。泄然。師克。惟和苟將不知。兵不知。將如心志不專。而驅手足必露。垂張之形。密固有所不能也。

兵鏡備考

卷二 兵家三

五

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秦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少利。秦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怨秦久。日圖救趙。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秦軍危矣。不聽。秦兵敗。

沛公拜韓信爲大將。問破楚計。信曰：項王恃匹夫之勇。不任屬賢將。封賞有功。印刳弊。忍不能予。不居關中都。彭越失天下。形勝所過殘滅。百姓不親附。名雖

兵鏡備考

卷二 未戰一

重

爲霸實失天下心。其強易弱。今主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且三秦王爲秦將。使項王坑秦卒二十餘萬。秦父兄無不怨此三人。大王入武關。秋毫無所犯。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關中。今王東出陳倉。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唐皆吐蕃乞和。以郭元振充使。因覘鹵情還。上疏曰：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論欽陵以四鎮逼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青海吐渾密通蘭

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之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后從之。

唐宦者尹元正入河中。諭慰李懷光。李晟曰：赦懷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未信。兵少則力不足。倘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光。則必處以晉絳慈隰。渾瑊康日知。又且遷徙。二也。兵力未窮。忽有反叛。四夷生心。今回紇拒北。吐蕃

兵鏡備考

卷二 未戰二

美

梗。西希烈。僭淮蔡。棄強示弱。以招窺覷。三也。懷光既赦。朔方將士悉復勲庸。行賞府庫空殫。物不酬滿。四也。罷兵賞典不行。怨言必起。五也。今青賊饑。力窮自潰。願勿養寇。以貽後憂。臣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滅賊。不許。未幾懷光復叛。

明太祖已定江東。稱吳國公。而中書省設小明王位。猶奉韓林兒。劉基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者。爲上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定征伐。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公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急進薄江州。江州

下彼焉往友諒果遁。

明太祖北伐詔問大將軍徐達方略達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不暇敢離其巢穴哉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魄奪遠竄元都一窵中孤豚耳誰與爲臂指者臣奉天威取之如拉朽且曰進師以後彼必北奔不窮迹之將爲後患上曰興衰有時彼旣漸滅何煩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圉防其侵軼而已明傅友德同沐英奉命征雲貴帝前後下璽書詔友德等凡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中窵傅沐等一遵成

兵鏡備考

卷二 未戰三

三

算所至有功因土俗定租稅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遠邇畏悅雲貴以此大定

明宦官王振專橫貪兵會北鹵也先入寇達衆建議親征駕至土木英宗北狩內外人情洶洶侍郎徐理倡言天象力主遷都以避之兵尚千謙痛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以及百官萬姓帑藏庾廩皆萃於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南勝易驕不足畏也

明皆安南侵奪占城五州地詔勅還之數支飾會二

國各入貢兵尚馬文升請面折諸廷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使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溥相讐殺巡撫請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

明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黠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魚海南而安敬詭辭阻軍翼言狀上密勅兵尚王驥行邊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何延撓誤大計命斬敬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諸將股栗驥乃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

兵鏡備考

卷二 未戰四

三

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騰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全屬蔣貴約以小至則各守大至則併力拒敵由是軍伍整肅敵騎遠避明楊一清巡邊上疏曰邊防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燧千八百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

已失一面之險。今又輟東勝而守延綏。以一面而遮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鹵既脫。宜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河套開屯。資我軍實。百世之利也。

偶樵氏曰。往代創守之勢。安危成敗。莫不始基於廟算。廟算者。國是之所在也。雖其勢各有緩急。然先內安。後外攘。先治國。後強兵。雖古今無二轍焉。明太祖曰。固守疆圉。防其侵軼。其深識遠謀。豈漢武所能及哉。

兵鏡備考

卷二 未戰五

堯

多算勝少算不勝

越謀襲吳。大夫逢同曰。鷺鳥將擊。必匿其形。今吳兵加齊晉。忿深於楚。越德少功多。必自矜淫。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越乘其弊。可克也。又用文種計。告越。饑請貸粟。以下其事。伍員諫勿許。不聽。越卒滅吳。

秦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欲使武安君代陵。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諸侯怨秦日久。今秦雖破長平。

兵鏡備考

卷二 多算一

罕

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秦必無利。

漢聽酈生謀。立六國。後以撓楚。張良借箸而籌曰。天下游士從陛下者。徒欲日夜望尺寸之功。今立六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唯無強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趨銷印。

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沂河西。假道於魏。群臣咸謂裕。

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發軍斷上流禦之。崔浩曰。與死子幼。裕乘其弊志在必克。今塞其西路。必移兵北侵。我代姚而受敵矣。不若縱裕西入。坐觀成敗。裕勝則必德假道之惠。姚勝則我不失恤憐之名。縱裕得關中遙遠難守。終為我有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也。北魏南鎮諸將表賊至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為備。崔浩曰。我形勢張皇。彼必悉發精銳前來戒嚴。及知官軍有聲無實。喜其可乘。勢必涉河。侵暴則我守無以禦之。是以虛聲而召實禍也。臣請

兵鏡備考

卷二 多算二

聖

策之。今害氣在揚。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墜落。宿當牛斗。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箕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是故萬舉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新國人事未周。災變屢見。天肯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自守尚不能安。何得先發攻人哉。

宋劉裕死。魏銳意南侵。宋奚斤請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固守。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

困攻小城。若不肯克。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歛租稅。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聽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

隋長孫晟曰。玷厥之於攝圖。兵疆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又處羅侯弟攝圖者。姦多勢弱。曲取衆心。因為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畏圖牽制。其心實懷疑懼。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引處羅連奚。背則攝圖分衆還備。首尾猜嫌。腹心

兵鏡備考

卷二 多算三

聖

離沮。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可一舉而空其國矣。皆納用焉。

唐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郭元振曰。善為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利以害內。十姓四鎮外患是也。甘涼瓜肅內患是也。吐蕃以四鎮逼近。畏我侵掠。係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通蘭部。易為我患。亦係國家之要。今但云當以青海故地歸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此足以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若未知利害情實。而遽允其請。以分裂之。恐

傷四鎮十姓久附之心非制勝之道

宋伐契丹遣曹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趙飛狐潘美出鴈門戒曰潘美將兵先趨雲應彬等率大眾聲言取幽州須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服救山後矣俟略盡山後全師合勢以取幽州

宋議備金趙范曰謂厚惠可以啗賊卒陷欽兵之計謂欽兵可以緩賊適成深入之謀或請嬰城或請浪戰或以賊詞乍順乍逆爲喜懼或以賊兵乍進乍退

兵鏡備考

卷二 多算四

聖

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患不勝言法當分邊寇游擊討賊爲三戍賓應逼山陽天長逼盱眙各增戍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堅壁以挫其鋒不來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皆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彼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搗虛此遇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備畜當量出精兵募土豪出奇設伏以伺勦殺此遊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屯兵二三萬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明人人有親上死長之志信能行

此半年可以強國一年可以討賊矣

明北伐召諸將問計大將軍徐達曰大兵平齊魯壻河洛擴廓自保不服豈敢離其巢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游魂遠竄元都一窠中孤豚耳誰與爲臂指者但師逼元都彼必北奔不窮跡之將爲後患上曰善謀國者安內而攘外彼既出塞何煩窮兵惟固守疆圉防其侵軼而已

偶樵氏曰勢均則計智均則謀用兵之道唯得算多者勝耳逢同隙形崔浩假道其算多得之於示

兵鏡備考

卷二 多算五

聖

弱宋緩取幽州明遠困元都其算多得之於示強宋以金人之進退爲寬緊順逆爲喜懼謂之無算可也寧止多寡之是較哉

兵鏡備考卷二終

兵鏡備考目錄 卷三

謀攻篇

全國爲上

全軍爲上

不戰而屈人之兵

上兵伐謀

其次伐交

其下攻城

以全爭於天下

兵鏡備考 卷三 目錄

十圍五攻倍則分之

輔周則國強

亂軍引勝

上下同欲者勝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知彼知己

全國爲上

漢趙充國引兵逐先零。鹵久屯弛備。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竊寇不可追。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歟。諸校曰。善。鹵倉皇奔。溺水者無算。降及斬首者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餘萬。車四千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未報。靡忘自來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卒不煩兵而下。

兵鏡備考 卷三 全國一

趙充國備羌。願罷騎兵屯。武帝詔問。誠如將軍。當何時滅鹵。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宜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因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用其策。卒使羌鹵攜貳。

漢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信義。竊則稽首。安則侵盜。今人畜殲滅。旱蝗赤地。其力不當中國一郡。宜喻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詔報曰。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

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而復欲遠事邊外乎。不如息人。自是諸將無敢復言兵事者。

晉羊祜督荊州。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詰祜不追討。並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數百里。比知賊問。賊去已遠。步軍安及。勞師以免責。非事宜也。昔魏武置都督。類與州相近。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輒徙州。戰出無常。未見其宜。

兵鏡備考

卷三 全圖二

二

宋曹彬伐江南。城垂陷。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李煜君臣詣降。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外。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無敢肆者。

全軍爲上

漢時鮮卑率八九千騎入塞。誘東羌。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拜張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

魏鄧艾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彘獸獸心。強則侵暴。弱則內附。聞劉豹部有叛。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

兵鏡備考

卷三 全圖一

三

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進錄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羗酋與民同處者。宜漸出之。使居民崇廉恥之教。塞奸宄之路。多納用焉。唐李愬破吳元濟。雪夜兵薄牙城。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愬待以禮。重質降。中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廚廩廝役悉用其舊。使不疑。

宋伐蜀。詔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曹彬

爲都監。峽中郡縣悉平。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

明廣西瓊南五指山熟黎。本馴順。畏法。迫知州邵濬。黷虐而叛。兵八年不休。叅將沈希儀言於督府曰。法家斷獄。惟平乃允。今諸相扇從逆者。如虎投井。勢不可釋。然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棄信。莫若獨勦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視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聽之。而黎平。

偶樵氏曰。全國全軍。非獨得衆。亦以得天。語曰。得

兵鏡備考

卷三 全軍二

四

天者昌。又曰。得衆則得國。信然哉。

不戰而屈人之兵

漢皆罕。開豪靡富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趙充國以爲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幸自別。毋取并威。能相捕斬者。除罪。得大豪首。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以其所捕妻子財物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開。解散鹵謀。

漢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

兵鏡備考

卷三 不戰一

五

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開。充國謂道路回紆。齎糧遠。闕疲勞。非計。故臣愚策。欲捐罕。開。昧之。隱過。舍而勿章。先行先零之顯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漢王霸與捕鹵將軍馬武東討。周建。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武糧道。武恃霸援。戰不力。爲建茂所敗。賊復悉衆攻武。霸乃堅臥不出。方饗士。作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衆

詩戰。霸曰。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傲勝。今閉營。休士。挫其銳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梁州賊王國。圍陳倉。董卓請速救。皇甫嵩曰。陳倉雖小。城守固備。王國雖強。攻我之所不救。持久以乘其弊。可不煩兵。眾而取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將何救焉。王國聞陳倉不能下。兵疲果自遁。

吳陸抗。晉羊祜。相守江陵。晉有掠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其家。又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晉有刈

兵鏡備考

卷三 不戰二

六

吳殺爲報者。計所侵。送絹償之。與衆會獵。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晉兵得之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彼專爲仁。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唯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隋開皇初。高祖潛有吞併江南之志。以韓擒虎有文武才。威名夙著。拜廬江總管。委以平陳。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擒爲先鋒。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醉。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陳叔寶遣領

軍蔡徵守朱雀航。開擒將至。衆懼而潰。

唐馬燧與渾瑊等。討李懷光。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賊與懷光犄角。燧慮久攻傷士卒。乃挺身至春城。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將士。自安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一旦棄之爲賊族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未對曰。爾以吾爲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拔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請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

兵鏡備考

卷三 不戰三

七

渾瑊聞之。歎曰。常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殊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

宋時夏國李繼遷叛。太宗訪將於曹彬。彬曰。臣少子曹瑋。可召見。年方十九。爲內殿崇班。知渭州。馭軍嚴明。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貸。善用間。周知鹵情。遷西上閤門副使。徙知鎮戎軍。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卽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以動諸羌。由是康幽等族請內附。

明時安南侵奪占城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

會二國各入貢馬文升請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還其地

明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浦相讐殺巡撫欲討之馬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

明思田土官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王守仁代姚謨巡撫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

偶樵氏曰敵不戰而屈者有二一曰奪心一曰奪

兵鏡備考

卷三

不戰四

八

氣趙克國之於罕開馬武之於蘇茂韓擒虎之於陳人奪氣者也羊祜之於吳馬燧之於徐廷光曹瑋之於夏奪心者也奪氣者令人畏奪心者令人服

上兵伐謀

漢時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光武遣寇恂引耿弇等五營擊之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修其使無乃不可恂不應斬之遣其副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欲降急降不欲降固守峻惶懼即日開門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喪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稱善

兵鏡備考

卷三

上兵一

九

漢班超使西域至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意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意薄乎此必有北鹵使來狐疑未知所從乃詔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言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共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鹵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意即廢如今鄯善收吾等肉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奈何官屬皆曰死生唯司馬超曰不入

虎穴安得虎子。今獨有因夜以火攻鹵使彼不知我衆寡。必大震怖。滅此鹵則鄯善。膽破功成矣。衆請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必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遂夜將吏士往。奔鹵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鹵舍後。約曰。見火然。皆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噪。鹵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人。悉燒灰。明旦召鄯善王廣。以鹵首示之。一國震怖。遂納子爲質。

兵鏡備考

卷三 上兵二

十

吳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吳陸抗勅江陵督張威。作大堰。遏水。漸漬於中。以絕寇叛。羊祜欲因之。浮船運糧。乃揚言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急。使人破之。諸將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

唐吐番乞和。其將勃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拔十姓之地。唐以郭元振克使。覘鹵情。還上疏曰。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故請罷。不許則失好。許則墮其術中。宜以策緩。

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但云四鎮本扼諸蕃。罷之。則蕃力盛。易擾動。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青海密爾蘭部。易爲我患。彼必難許。此足以杜欽陵口。而和議亦未絕從之。

唐僕固懷恩反。代宗以懷恩恃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李抱真問狀。荅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魚朝恩所殺。今起用之。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而解也。旣而懷恩敗。如抱真策。宋時种諤受西夏守將鬼名山降。取綏州。夏人遂殺。

兵鏡備考

卷三 上兵三

士

宋臣楊定未幾。以亡命景詢求易名山。郭逵曰。詢庸人也。於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自是番酋無敢向化。乃謂得殺楊定。首領姓名。諜告捕之。夏人荅以斬之境內。逵曰。是且泉灰。因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以灰報。逵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鹵情得。乃執獻之。

宋合金伐遼。种師道曰。今日之舉。譬之盜入隣家。不能救隣。又乘之而分其室。無乃不可。遼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

日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亦何利乎。唯大國圖之。均不聽。敗績。乃思种師道之言。起爲憲州刺史。

宋岳飛。恢復河南。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俛_音謁諸陵。飛奏金人無事請和。必內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請以輕騎從。俟灑掃可觀。費以伐謀。不聽。

兵鏡備考

卷三 上兵四

三

宋趙方料金人數不得志於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許國孟宗政出師向唐扈再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資糧而已。諸將分出。降者踵至。已而金向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

明閻喜寧者。故俘鹵也。下獄室。後沒入鹵。爲鹵鄉導。諸所挾要。皆寧謀。于謙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爲鹵間者小田兒。鹵自是益計屈。

偶樵氏曰。敵謀本密。惟智者多窺之。於微寇恂覺。皇甫文之不屈。班超覺郅善王之狐疑。於有形處見之。陸抗覺羊祜之趨墀。郭元振覺欽陵之罷四鎮。於無形時見之。至种師道之論合金岳飛之論歸地。則不易之理矣。天下事惟見理乃能知微。

兵鏡備考

卷三 上兵五

三

其次伐文

楚自齊還擊漢。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其功者。張良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漢將韓信可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如其策。因舉燕伐趙。齊。撓楚卒破項王。

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因求漢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漢。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收穀堅守。謝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盡。必

兵鏡備考

卷三 其次一

古

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龜茲姑墨溫宿皆降。

漢班超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陰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是時康居新與月氏婚。相親。超乃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

於超

漢昔休屠各及朔方烏桓同反。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阪。烟火相望。衆恐欲散去。張奐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酋悉降。

魏司馬懿說曹丕曰。孫權劉備內親外疎。羽得意權所不顧也。可論權令犄其後。則樊圍自解。從之。遣呂蒙襲破公安。遂禽羽。

攝圖歿。隋遣長孫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

兵鏡備考

卷三 其次二

古

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乞通婚。許之以宗女。封義安公主。妻之。晟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

唐郭元振曰。吐蕃倦於徭戍。願咸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欵。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斯離間之漸也。後然其計。吐蕃君臣相猜。攜卒誅欽陵。

明陳九疇備兵肅州。土魯番復入寇。九疇率兵拒戰。

陰賄別部內外夾擊大破之。

明王守仁撫兩廣。方徵湖廣兵夾攻桶岡。而橫水左溪在其東。守仁會諸將議曰。桶岡地險。又恃橫水左溪爲羽翼。若進兵兩寇之間。我腹背受敵。況賊止聞吾檄。湖廣兵夾攻桶岡。其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今出其不意。先攻橫水左溪。破此而移兵桶岡。法所謂攻瑕而堅者。自瑕也。於是分部邢珣王天與等率兵自上猶入。郊文唐淳等率兵自上猶之金坑入。皆會左溪。伍文定張戰等率兵自上猶南康分入。守仁率

兵鏡備考

卷三 其大

六

兵自南康擣橫水。與諸軍會。未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懷一旗。並銳砲由間道攀崖入險。分布近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覘賊令度。我兵至險。舉砲應之。賊方蜂擁迎敵。忽聞近巢砲發。幟舉謂官兵已度險。深入大驚潰。守仁麾兵逼之。橫水左溪賊俱奔入桶岡。會湖廣兵亦至。遂破桶岡。明旨海賊亂。胡宗憲與監督尚書趙文華曰。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可誘而使之。以陰擒其黨。於是遣諭直。直果感悅。遣養子毛烈。欵定海關謝。

過間以諭徐海曰。直已遣子欵關朝廷。且赦之。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日比。且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解甲。後悔何及。海頗然之。遂降。

偶樵氏曰。漢不交。英布彭越韓信楚漢之勝負。不可知。魏不交。吳蜀足之勝負。不可知。班超斷龜茲。以困月氏。張奐誘烏桓。以攜休屠。各胡宗憲招王直。以諭徐海。伐交之謀。蓋有異事而同符者也。

兵鏡備考

卷三 其大

七

其下攻城

漢耿弇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破潰。大恐懼。遂空壁去。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徹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

兵鏡備考

卷三 其下一

文

聞吾欲攻。日夜爲備。臨淄出其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臨淄拔。卽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得二者也。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亡歸劇。

齊神武高歡。領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韋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

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能穿城取耳。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間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卽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鞭吹之。火氣一衝。成卽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橈。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垂於空中。其車終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顛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鐵鈎。利其鋒。刀火竿一來。以鈎還

兵鏡備考

卷三 其下二

无

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立木柵杆。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自逸。何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測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歡智力俱困。卒遁去。

宋時金兵圍海州。數重。魏勝與郭蔚分兵備禦。偃旗

什鼓寂若無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砲石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俟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凡三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絕河道。謀爲固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金軍不利。皆遁。元時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而下。

兵鏡備考

卷三 其下三

辛

明宸濠反。安慶守將楊銳策其必攻皖。預設鉤距於江側。濠泊船皆碎。濠爲敵樓數仞。向城公射其被甲。冑者中左腋。火藥齊發。樓燬。濠怒甚。麾各道齊攻。歿士蔽木直前。公裂布覆紙。裝火藥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賊又自北濠結棧平城。公詭以大將軍火砲實石。被緋吹金鼓。迎置城上。向賊賊望見驚潰。隨從間道。遣卒出燒棧。絕伺賊憊。奸又遣健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擊殺之。賊計窮解圍去。

偶樵氏曰。攻城之法爲不得已。蓋謂法有善於攻。

城者。耿弇拔視阿。則開一角以走鍾城。襲臨淄。則聲言擊西安。以出不意。伯顏攻宋。則舍郢順流以乘破竹之勢。皆不攻而攻之法也。若高歡之圖玉壁。金人之圍海州。宸濠之擊安慶。智勇俱竭。卒多潰遁。得非攻城之失乎。

兵鏡備考

卷三 其下四

壬

以全爭於天下

漢廣武君說韓信曰將軍涉西河鹵魏王擒夏說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將軍之長也然衆勞卒罷頓兵燕城之下情見勢屈齊必距境自強今莫如按甲休兵遣辯士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燕已從使喧言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

漢孝景三年吳楚反拜周亞夫太尉將兵東擊吳楚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策安出客曰願引兵

兵鏡備考

卷三 以全一

圭

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濊池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絕乃以全制其弊破吳必矣從其策卒破吳

漢酒泉太守辛武賢奏及今鹵馬瘦宜急擊下其議趙克國曰先零首爲叛逆罕開羈縻未絕故臣愚策欲捐罕開開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又克國議罷騎兵留步卒萬人屯田詔書責問進兵留屯孰便克國曰帝

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不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唐經略使周以悌敎闕啜忠節勿獨行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郭元振曰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立恩或請分于闐疏勒或乞師助討別國何以拒之古來馭鹵之道不塗羹鹵矣惠非不欲資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事中國也愚以爲用吐蕃力未見其便

兵鏡備考

卷三 以全二

圭

宋伐遼遣曹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取飛狐潘美出雁門約期齊舉戒曰潘美兵先趨雲應彬等大衆聲言取幽州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彬違節制兵次涿州旬日食盡退師雄州契丹大衆乘之彬敗

元伯顏侵宋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入江諸將議先取沙蕪南岸戰船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不若徑渡江收其全功可也

明馬文升爲兵部尚書。值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磨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

明倭寇陷興化。俞大猷自贛晝夜馳赴。駐秀山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益急。大猷念賊兵尚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宜列營而困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犄角取之。賊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晝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大困。已竟殲賊。

兵鏡備考

卷三 以全三

舌

明時二源山袤千里。賊據喇如峰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俞大猷曰。法當誘而聚之。遣王鸞者盛驕從。克禪將爲死間。賊得鸞自安。大猷日發兵擊。分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討。乃揚言誅李明。過雲溪。賊出牛酒犒師。須臾兵悉集。擊破之。

偶樵氏曰。中國有事。召用外彝。猶如借轄客制。通。

奴奴既服。客尚可羈乎。古惟郭子儀能用回紇。然亦不免親藩拜於馬前。郭元振之論。可謂知全矣。韓信蓄威以下燕齊。克國屯田以服先零。宋祖持重以取幽州。伯顏不貪小功。以失大事。其法皆足以類推。

兵鏡備考

卷三 以全二

舌

十圍五攻倍則分之

漢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朝議數日不決。大將軍王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詢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鹵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近雖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可解。今國會宗者。人衆寡少。惟陛下勿憂。上曰。度何時可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詘指計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兵鏡備考

卷三十圖一

壬

漢班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三國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須夜鼓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闐。超知二鹵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鹵大驚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

退散

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宗澤笑曰。去冬金騎遠來。正望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明倭三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俞大猷請於督府吳桂芳曰。倭賊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溪。益溪則益以鬪耳。是外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使無片甲得還。如兵力單又散之。令得遁去。則遷曠日久。爲勞費無已也。於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

兵鏡備考

卷三十圖二

壬

偶樵氏曰。十圍五攻。倍分皆繫言衆寡之數耳。其實有不盡然者。則因敵制勝之爲定論也。烏孫以瓦合而圍。易解。病在弱不在寡也。倭寇以出邊爲生路。病在客不在衆也。若班超之以寡勝衆。貴散去以誣龜茲。宗澤之以弱制強。貴分遣以疑兀朮。勝負之數。寧盡係乎衆寡哉。一分一合。因敵變化。制勝之謂矣。

輔周則國強

吳陸遜奉命備蜀。麾下諸將皆勳貴。輕遜新進。多違約束。遜按劍曰。劉備強敵。此舉國家安危所係。諸君宜思輯睦。共圖捍禦。僕雖書生。然有尺寸可稱。故主上屈諸君以相承望。幸各盡乃力。毋犯常典。及破備。諸將乃服。權知之。謂宜蚤聞。遜對曰。諸將牙爪腹心也。何可輕議。臣雖驚懦。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而已。權大笑稱善。

兵鏡備考

卷三 輔周一

天

燕慕容皝將終。謂雋曰。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全。汝其委之。及雋嗣位。彌加親任。初建業。聞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正恐所憂方大耳。

唐李勣統兵。與李靖合攻突厥。勣曰。額利得度磧。保九姓。卒難以定。若約齋薄之。不戰可縛矣。靖從之。率衆夜發。勣先勒兵屯磧口。鹵奔不能度。遂降。帝曰。場帝不擇人守邊。築長城以勞中國。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

唐太宗征遼。薛仁貴著白衣。自標幟持戟。腰鞬兩弓。

所向披靡。賊遂奔潰。帝召貴曰。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閭外。莫如卿者。吾不喜得遼東。喜得城將。遷右領軍中郎將。後以罪除名。未幾。拜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突厥問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薛將軍流象州久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皆下馬羅拜。仁貴因進擊。大敗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

兵鏡備考

卷三 輔周二

无

宋伐蜀。王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中漁奪無已。蜀人苦之。全師雄構亂。擁衆十餘萬。曹彬復與劉光毅等破之於新繁。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囊中惟圖書數卷而已。

明徐達北征。入元都。執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慶童等。以平日奉職無狀。且不先納款。僇之。封府庫。籍圖書。使宦寺監守。宮人妃主。給廩餼。無闕。吏士安堵。市不易肆。已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偵邏隘口。楊鎮撫以舟師鎮直沽。太祖稱大將軍有體者。以此。達數出邊。鎮北平。北鹵漸衰。畏。

達威名不敢復犯邊達但戒守者繕城戍簡士馬護
烽埃母得邀功啓數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
明于謙特總樞政肯浙閩有鄧茂七葉宗留廣有黃
蕭養併童猛三楚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
兵皆出謙旨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勲臣小不
中程卽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電耀霆擊靡不懾
懾効力母敢飾虛詞以抵者

正統中都督王禕始城榆林增三十六營堡盡補陝
中伍籍之脫落者及罪謫南戌皆聽還伍以實榆林
兵鏡備考 卷三 輔周三 辛
建學立官師擇其少者爲弟子員於是邊有城堡軍
士得勤力封菜蔬并開界石外地使與屯田歲得糧
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稱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
夏鹵不敢復恣出入

偶樵氏曰將相如左右手寧可偏廢周勃以時之
安危分別輕重殊非定論陸遜和衷國事曹彬圖
書數卷徐達不邀功啓魯又皆將而兼相者也

亂軍引勝

秦符堅統兵百萬犯晉列陣阻淝水晉詔謝玄以三
萬人禦之南北相望玄請濟淝而戰誘之少却堅意
待晉兵半渡方擊故許之其軍方動大勢猝不可遏
玄以精銳八千乘右拒軍張蚝兵小退直前突犯堅
中流矢走兵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歿者不可勝紀淝
水爲之不流秦人間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且至見
八公山草木皆疑兵遂大敗遁

唐乾元元年帝命九節度師會討安慶緒以郭子儀

兵鏡備考 卷三 亂軍一 三

李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因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
慰使而不立帥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二時不
能破會史思明自魏率衆來救光弼前軍與賊戰勝
負相當子儀督後軍未及戰忽大風拔木天晦跬步
不能見於是衆營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時王師衆
而無統進退相傾望貴功不專乃及於敗

金兵圍濠梁宋將劉錡楊存中王德合兵救之次黃
連埠距濠六十里聞城陷謀曰進無所依人懷歸心
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爲後圖

衆善之會謀報賊已去。張俊欲自以爲功。止錡母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炯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存中以策揮軍曰。那回諸軍以爲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

明傳友德守彭城。王保保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兵衆力不能敵。謂其分軍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趨擊之。李二有驍將韓乙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大敗去。友德慮敵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皆臥槍以待。聞鼓卽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

兵鏡備考

卷三 亂軍二

圭

師競而器。友德鼓之。士騰躍相搏。遂納李二以獻。

偶焦氏曰。三軍之治。亂惟將符堅百萬而敗。淝水。

唐九節度而敗。漳水。皆兵不立帥之過也。大帥不。

專進止不一。兵雖多奚益於勝哉。

上下同欲者勝

韓信說漢王曰。項王所在暴虐。大王入武關。秋毫無所犯。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秦民莫不願王。王關中。今扶義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漢三輔覆敗。赤眉所過多。幾賊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

兵鏡備考

卷三 上下一

圭

漢中郎將皇甫規。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先零諸種羗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衆規因發其騎兵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歿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

唐李靖征蕭銑。入其都。號令嚴肅。或請籍銑將之拒戰者。以實軍。靖曰。王者之師。弔民伐罪。彼脅從者。本非其意。不當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荊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以南。嬰城據屯。毆之。成。

守非計之善也。止不許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

唐蘇定方計賀魯。薛仁貴疏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爲其所破。鹵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資遣。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爲仁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熟請隨軍効死。

宋伐蜀。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曹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師旋之日。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帝謂彬廉謹。得爲將之體。授宣徽南

兵鏡備考

卷三 上下二

三

院使。義成軍節度使。

金人侵蜀。吳玠吳玠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爲用。

宋吳玠守和尚原。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幣。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五連坐。民冒禁如故。

宋王彥獨保城。共西山。遺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

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兵民首領。傳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彥因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詞憤激。大忤黃潛善。汪伯彥。乞致仕。

偶樵氏曰。自古用兵。未有不得人心。而能立國者。鄧禹之望風迎附。曹彬之所至悅服。皇甫規之三軍感泣。王彥之士卒刺面矢忠。非同欲何以至此。

兵鏡備考

卷三 上下三

三

同欲者。三代之直道。要非溺愛私恩也。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越伐吳。吳師敗。越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
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勾踐將許之。范蠡曰。會稽之
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
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兵
進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
泣而去。勾踐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而東君百家。吳
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

兵鏡備考

卷三 將能一

五

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齒百四十五人。降鹵千
餘人。湯上疏自劾。矯詔石顯以爲擅兵。宗正劉向極
論其枉。乃賜爵關內侯。

漢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侯使
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時莎車與旁國共攻
殺漢使。並漢所置莎車王萬年。於是攻劫南道。與耿
盟叛漢。奉世以爲不急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
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王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
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

諸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宣帝召韓增曰。賀將軍
所舉得人矣。

後漢段熲大破羌。窮追至涇陽。張奐上言。東羌雖破。
餘種難盡。宜以恩卹。降詔書下。熲復上言。咎先零
作寇。趙克國徙令內居。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
服。終叛。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漢憂。今苟郡戶
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
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臣每奉詔書。軍不
內御。願卒斯言。以竟臣功。如其議。遂大滅羌。

兵鏡備考

卷三 將能二

五

蜀漢諸葛亮秉政。與孫權還和。每與國交聘。及時事
所宜。權輒令陸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其所遣
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未安。便令改定。以
印封行之。

元將伯顏襲宋破漢陽軍。由江抵丁家洲。宋師潰遁。
賈似道東走揚州。夏貴走廬州。孫虎臣走泰州。江東
諸郡及淮西滁州軍亦相繼降。四月有詔。以時方暑。
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據江海。如獸保
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語使者曰。

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後果滅宋。
偶樵氏曰。功莫不敗於疑。交莫不阻於忌。宣帝之
信陳湯。吳主之信陸遜。元之信伯顏。皆有獨知之
明。若越於范蠡。漢於陳湯。不免始信而終疑。嗚呼。
將能而君不御。寧易言哉。

兵鏡備考

卷三 將能三

天

知彼知己

漢虞詡爲朝歌長。河內太守馬稜。勉之曰。君儒者。當
謀廟堂。何反在朝歌。詡曰。朝歌者。韓魏之交。背太行。
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
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
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
烏巢。曹操自將軍擊之。郭圖勸紹攻操營。張郃曰。操
營固攻之必不拔。宜速將精兵救瓊。否則瓊必敗。吾
屬亦爲之齒矣。後果然。

兵鏡備考

卷三 知彼一

天

吳周瑜說孫權曰。劉備有梟雄之姿。而兼關羽張飛
熊虎之助。必非久下人者。愚計徙備置吳。盛爲築宮
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關張二人。各置一
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
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
池中物也。權以時急。當廣攬英雄。不用其策。於是
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

蜀漢諸葛亮伐魏。攻天水。魏遣司馬懿西屯長安。都
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

征蜀護軍戴凌。雍州刺史郭淮拒亮。張卻勸懿分軍駐雍。郤爲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蹕布擒也。遂進軍陰廩。亮又帥衆芟上邽之麥。諸將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一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退。

魏鄧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謂姜維力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

兵鏡備考

卷三 知彼二

聖

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運。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富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爲之垂餌。五也。或言數便。其來必矣。維果向祁山。

梁元帝既平侯景。亂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謀侵魏。魏令于謹率衆出討。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計。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捲渡江南。據丹陽。是其上策。

移郭內居人退保於城。峻其障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分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繹當奚從。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謂力不遑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計必出下策。後悉如其言。果敗。

宋時張澈自汴京齎蠟詔。命高宗以兵付副將。還京。高宗問張俊曰。此金人詐謀也。今大王居外。乃天所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

兵鏡備考

卷三 知彼三

聖

宋王德坐擅殺編管。擢州時劉光世屯九江。得楊惟中所失空頭賞劄。卽以便衣復德前軍。統制遣平信州妖賊王念經行次饒州。會賊劉文舜圍城。德引兵赴之。文舜請降。德納而誅之。其餘不修一人。謂諸校曰。念經聞吾宿留。必不爲備。倍道而趨。一鼓擒之。獻俘於朝。

偶樵氏曰。兩陣決機。勝敗之勢。判於毫釐。千里孫子曰。知己不知彼。一勝一敗。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知己不尤重於知彼。哉。周瑜知備昭烈。不知備。

曹操可謂不知彼矣郭圖知攻操營不知救烏巢
可謂不知已矣

兵鏡備考

卷三 知彼四

聖

兵鏡備考卷三終

兵鏡備考目錄 卷四

作戰篇

其用戰也勝

故兵聞拙速

役不再籍

糧不三載

因糧於敵

殺敵者怒也

取敵之利者貨也

兵鏡備考 卷四 目錄

勝敵而益強

兵貴勝不貴久

其用戰也勝

漢詔中郎將卬將胡越。飲飛射士步兵二校。益趙充國。趙攻諸羌。充國上便宜曰。先羌俟便爲寇久矣。罕開未有所犯。今置先零擊罕。開釋有罪。誅亡辜。起衆難。就兩害。非計。兵法。致人不致於人。倘罕羌欲寇燉煌。酒泉。宜整練士馬。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漢趙充國請罷騎兵。畱屯田。以圖羌。詔復計其便。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賤戰。

兵鏡備考

卷四 其用一

一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羌亡美地。薦草愁寄。遠遁骨肉離心。緩則相猜。急則相救。王師罷兵。屯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取勝之機。殄羌可計日而待。卒如所料。

晉羊祜謀取吳。奏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巴漢奇兵。出其空虛。彼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况孫皓猜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臨時必懷去就。且吳人惟恃舟楫。一入其境。

江險已爲我有。彼自去長就短。退保城池。官軍專進。人人効死。軍不踰時而破。必矣。

宋吳玠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禦下嚴而有恩。虛心納受。雖身爲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

明總督視師王越。謀知滿都魯。宇羅。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

兵鏡備考

卷四 其用二

二

哨薄其營。遂破之。禽斬三百五十餘級。焚其帳。獲其女。擄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

偶樵氏曰。勝敵之道。智與勇而已。戰而屈人者。力勝。不戰而屈人者。智。勝趙充國。以智勝羌。羊祜以勇圖吳。吳玠不求細利。能保必勝。則智與勇俱勝者也。

故兵聞拙速

漢末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種反詔丞相將軍維
議右將軍馮奉世請帥師討之上問用兵幾何對曰
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
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至於再發故曠日煩費威武以
虧今宜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等議且屯萬人奉
世曰戰則不足守則不救弱以示形羌人乘利將中
國之役無已且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
豈不相萬

兵鏡備考

卷四 故兵一

三

孟達復反正歸漢司馬懿恐其速發乃以書致達謂
郭模詐降可疑蜀人切齒難托乃潛軍進討諸將言
達與二賊交媾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正
相疑之時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
其城下入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開門
出降斬首傳示

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梁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
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詔韋叡賜以
龍環御刀曰諸將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肥經陰陵

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多勸緩行叡曰鍾離
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尚可緩乎
旬日而至邵陽

陳吳明徹統兵北伐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
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疑之明徹曰兵
貴在速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
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擒王琳
等送建康景和懼而遁

唐李靖拜行軍總管征蕭銑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

兵鏡備考

卷四 故兵二

四

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
靖曰兵事尚速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
震霆不及塞耳即使倉卒召兵無以禦我必成禽矣
孝恭從之

晉取鄆州梁人恐末帝召王彥章禦之問破敵之期
章曰三日左右皆心非之章受命馳兩日至滑州置
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
斧載治者具耕炭乘流而下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
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瑣燒斷之以巨

斧斬浮橋而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

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莊宗集諸將計進止諸將請棄鄆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後圖郭崇韜曰棄鄆示怯雖指河爲界誰與守之自失德勝南城以來軍實耗亾秋稼不稔日憂匱乏此豈按兵久持之時乎願分兵守魏固楊劉宜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從之卷甲襲汴八日而滅梁唐郭崇韜伐蜀饋運將竭乃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

兵鏡備考

卷四 故兵三

五

謂蜀險固未可長驅李愚曰蜀主荒淫人莫爲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自膽落雖有險阻誰與爲守崇韜從之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迎降得兵八千糧數十萬斛崇韜曰破蜀必矣進至綿江不得渡李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事濟矣若俟修繕橋梁必畱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勝負尚未可知乃與嚴乘馬浮渡從兵得濟者千人溺死者亦千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州王衍弟宗弼

陰送款遂破成都

陳友諒將吳宏降明太祖因其兵使取撫州撫帥鄧克明欲拒宏而畏守饒州中書參政鄧愈強乃遣人詐獻地以緩我愈謂得之卽率勁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單騎走旁邑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撫州四路南豐等縣印諸愈降遂定撫州偶樵氏曰善藥者服氣用兵之道亦然司馬懿倍道兼行李靖乘水傅壘王彥章兩日至滑莊宗卷甲襲汴先寧河夜下撫州皆善於用氣也法曰拙

兵鏡備考

卷四 故兵四

六

速謂苟能速雖拙亦勝豈真拙哉

役不再籍

漢趙充國屯田議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謹。臣所將吏士馬牛。爲費不貲。若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齒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亂。爲明主憂。莫若罷騎置屯。以寧人足食爲便。

漢末光二年。隴西羌多姐旁種反。詔丞相韋元城等議。右將軍馮奉世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及再三發。輒而

兵鏡備考

卷四

役不一

七

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鹵見兵少。必不畏懼。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煽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止於四萬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不聽。卒無功。

宋杜杲遷淮西轉運判官。詔問守禦策。杲上封事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土。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虞。及兵敗洛陽。人始服其先見。

明余子俊撫延綏。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盡補陝

中伍籍之脫落。及罪謫南戍者。皆聽還伍。以實榆林。於是邊有城堡。軍卒得勤力。以樹蔬菓。並開界石。外地便興。屯田歲得糧十萬餘石。而榆林始爲重鎮。明清寧宮災。兩宮并居仁壽宮。上勅工部速議建修。司馬馬文升曰。國營軍。孰於役。不可復苦楚。蜀災。不勝採伐。擇三廠儲木。並太僕馬價。惜薪薪價。以資工費。不足。則益以內帑。故落成而公私不匱。

偶樵氏曰。王制役不過三日。不竭民力也。自唐易租庸調三法。役變爲徭。其法稱便。後世遇大兵大

兵鏡備考

卷四

役不二

八

役於額征之外。名曰僱覓。實係重科。民何以堪。趙充國屯田。余子俊樹藝。省餽運。以寬民力。真良法哉。

糧不三載

漢吳漢從光武圍隗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併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故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

吳陸抗守江陵。勅張咸作大堰。過水漸漬。以絕寇叛。晉羊祜欲因所過水。浮船運糧。楊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

兵鏡備考

卷四 糧不二

九

宋吳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食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

宋劉子羽築潭毒山壁壘。吳玠守仙人關。共爲捍蜀。計子羽又以金兵遠關。利於野掠。乃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餽餉不繼。又腹背爲子羽所攻。死傷十五。疫癘止作。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

宋孟珙分守棗陽。自制置司創平堰。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入壘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溝。入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軍無匱乏。

宋孟珙遷夔路制置使。比時軍無儲聚。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種。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乃奏曰。荆襄爲朝廷根本。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兵不足以戰。非糧不足以守。未幾。

兵鏡備考

卷四 糧不二

十

元果窺蜀。賴珙有備。不敢深入。明楊一清總督三邊。議復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沃壤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

偶樵氏曰。近世言兵屯者。人皆嗤爲迂論。然漢唐宋以來。起充國屯金城。吳玠屯褒。孟珙屯荆襄。楊一清屯三邊。行之皆有明效。蓋慮兵久則民窮。民窮則盜起。貪近利者。必有遠憂也。後世知用兵而。

不知恤民何哉

兵鏡備考

卷四 糧不三

士

因糧於敵

越謀襲吳。大夫種曰。吳政驕矣。請嘗試之。告以國餼。貸粟以卜其事。伍員諫勿與。不聽。越卒滅吳。

漢七國反。吳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阻。漢多車騎。車騎利平衍。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走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不聽。卒敗。

漢武帝時。霍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等出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於青。上曰。驍騎

兵鏡備考

卷四 因糧一

士

將軍去病。約輕齎。絕大幕。執訊獲醜。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十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可益封五千戶。

漢虞詡。爲朝歌長。河南太守馬稜少之。詡曰。賊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之交。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數萬。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

北魏時。南藩諸將。表求師欲犯河北。請先未發而逆擊之。崔浩曰。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

膽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壁清野。進不能攻。退無所掠。未見其利。不若以佚待勞。俟秋涼。馬肥。因敵取食。萬全之策也。

隋煬帝令河南山東饑民。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萬數。李勣說李密曰。天下之亂。本於饑。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得兵至二十萬。

唐郭崇韜伐蜀。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宜乘兵鏡備考

卷四 因糧二

三

其崩離。風驅霆擊。崇韜因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數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

宋乾德二年。詔伐蜀。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前軍都部署。率禁軍步騎。由鳳州路進討。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軍。擒招討韓保正。獲糧三十餘萬斛。由羅川趨深渡。與崔彥進會。渡桔栢江。遂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斛。而大軍以濟。無匱乏憂。遂以破蜀。

宋孟珙圖復荆襄。謀知元人於襄樊隋。信陽招集軍民布種。順陽集船材。乃遣張漢英出隋。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又度敵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

宋知安豐軍趙善湘與趙范趙葵出師。詔問守禦策。杜杲上封事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土。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就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憂。及兵敗洛陽。人始服其先見。

偶樵氏曰。天下之亂。本於饑。李密據黎陽。開倉聚兵鏡備考

卷四 因糧三

古

衆而隋室亂。虞詡守朝歌。禁敖倉武庫。而漢業安。桓將軍勸據洛陽。食粟阻險。而七國未必速敗。自古英雄多因食得衆。以爲資。霍去病以此破鹵。崔浩以此乘蠕蠕。王全斌以此取蜀。杜杲以此策宋。皆前鑒也。彼憤憤者。唯金玉是寶耳。

殺敵者怒也

漢馬武爲蘇茂周建所攻。武過王霸營呼救。霸閉營不應。茂建果悉衆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銳襲其背。茂前後受敵。驚亂敗走。軍吏請問。霸曰。捕虜與吾相待。兩軍不一。此敗道也。吾固營閉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勢輕進。捕虜戰必力。茂衆疲勞。吾乘其弊。故易克耳。

漢吳漢率兩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集

兵鏡備考

卷四 殺敵一

五

十餘萬人救廣樂。漢與戰不利。傷膝還營。諸將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掠虜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義死節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

後漢段熲將兵約齊趨平陽。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南兵盛。熲衆恐。熲乃令軍中張鐵利刃。長矛三重。

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在此一舉。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騎於旁。突而擊之。虜衆大潰。

宋劉錡充東京副留守。統八字軍。擣李將駐於汴。行至順昌。聞金人敗盟南侵。或請以精騎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部將許清曰。強敵在前。我軍深入。援絕速退。則棄父母妻子。不忍欲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命。不如努力一戰。死中求生。議與錡合。錡大

兵鏡備考

卷四 殺敵二

六

喜沉舟。示無去意。真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乎。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當爲國殺賊。遂大敗金兵。

偶樵氏曰。人之七情。怒則氣奮。窮則怒。生吳漢之衆。努力段熲之衆。應聲劉錡之衆。爭呼。知其勢之必死也。古來善怒者。唯武王。不善怒者。唯項羽。何也。武王一怒。項羽數怒。一怒則氣壯。數怒則氣老矣。

取敵之利者貨也

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北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蚤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王越從陳以東。傅海與信捐此地。以與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如其策。越信皆引兵來。卒滅楚。

兵鏡備考

卷四 取敵一

七

漢班超與三十六人使西域。初至鄯善。王廣奉超甚謹。後更疎懈。超意覺。北鹵使到。詐侍胡。得其實。超悉會其吏士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求富貴。今鹵使纔到數日。王廣禮意卽廢。如今鄯善收吾肉。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奈何。官屬曰。事至此。死生惟命。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唯有因夜縱火。擊殺鹵使。彼不知我衆寡。必驚潰殄滅。則鄯善膽落。功成事立矣。衆從之。願與從事。熟議。超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

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是其言。因夜令十人持鼓。藏鹵舍後。約曰。見火然。皆鳴鼓。餘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起順風縱火。前後呼噪。鹵衆驚潰。遂被焚殺無遺。明旦以首示鄯善王。一國震怖。乃遣子入侍。賓固大。喜。具上超及三十六人功。

唐叛臣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諸羗等三十萬。掠涇。邠。鳳翔。醴泉。奉天。京師大震。詔郭子儀諸將分屯禦。之子儀曰。彼衆我寡。未可力爭。乃遣說曰。回紇有功於唐。兩國休戚與共。信叛臣棄舊好。非計。且懷恩背。

兵鏡備考

卷四 取敵二

太

主棄親。與回紇何有。回紇謂天可汗棄世。令公已捐館。其言寧足信。子儀欲自出以示誠。諸將請以五百騎從。不許。乃以十數騎。令人傳呼曰。令公來。鹵皆持滿以待。公免胄。見其大鹵曰。諸君久同患難。何一旦忘忠誼至此。回紇皆捨兵下馬。羅拜曰。果吾父也。子儀悉召入帳。給飲遺贈。結歡如故。因說曰。吐蕃牛馬輜重。蔽野適天所賜。何不俛取。自給。逐戎得利。與吾繼好。不兩善乎。吐蕃覺之夜遁。

唐馬燧討田悅。悅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關。

又分恒州五千協守。圖老燧師而乃自將以襲臨洛。燧命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關。親擁火車焚朝光柵。自晨至晡。急擊斬朝光。進軍臨洛。與悅軍遇。燧募死士約以家貲。賞功三軍無不騰赴。大敗悅斬首萬級。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

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伐趙。晉命周德威救之。兩軍會於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皆梁精銳。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曜日。晉軍望

兵鏡備考

卷四 取敵三

九

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庸販兒。徒飾其外耳。其實不足懼也。一甲值數十千。擒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悵望。勉而取之可也。三軍奮卒破景仁。

偶樵氏曰。賢者貪功名。庸者利富貴。要皆可以貨取者也。漢以封王。愚韓彭班超以封侯。愚三十六人。郭子儀以輜重。愚回紇。周德威李文忠以甲馬。愚三軍。貨之大小不同。因其所欲而取之。寧有異乎。

勝敵而益強

東漢初。張步前殺伏隆。甚懼。不肯歸。光武曰。果步來當釋其怨。不聽。耿弇因追步平壽。窘甚。遂肉袒謝軍門。弇傳諸行在。勒兵入據其城。立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輛。皆罷遣歸鄉里。

蜀漢張飛與諸將分道取蜀。飛先至巴郡。獲太守嚴顏。壯而釋之。引爲賓客。所過州郡。傳檄多響應。不勞師旅。西與先主會於成都。

兵鏡備考

卷四 勝敵一

十

吳丹陽賊帥費棧陰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逼爲響應。孫權遣陸遜討棧。棧支黨多而遜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噪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山越肅清。

唐突厥默啜部之降者。多分置河曲。王峻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鄙。久必爲患。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淮右河南。不二十

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

唐李抱真。策山東有變。而澤潞間。爲兵所走。集衝要。乃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削。籍戶三十擇一。劉其租徭。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旣不廩於官。而府庫實。天下稱招義步軍爲諸軍冠。

唐李愬征蔡。禽獠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表捉生將。士良感奮。擒謀主陳光治。而吳秀琳降。又獲賊健將。

兵鏡備考

卷四 勝敵二

主

李祐。諸將素苦祐。請殺之。不聽。以爲客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由是定襲蔡之謀。又破懸瓠城。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之。重質單騎白衣降。愬待以禮。卒擒元濟。其餘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廚廩廝役。悉用其舊。不疑蔡人。悅服。願爲之効死。

宋張浚征楊么。駐軍湖南。及承詔防秋。將離軍。岳飛袖小圖示浚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滅賊。浚以爲太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誠難。岳

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從之。計招楊欽降。表授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說余端劉詭等來降。飛復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爲。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斬么。親行諸砦。撫慰餘衆。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曰。岳侯真神算也。

金兀朮趨杭州。岳飛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禽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奮擊。大敗之。

兵鏡備考

卷四 勝敵三

主

金人犯呂堰。宋孟珙麾兵進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金鄧州守移剌瑗降。珙待以賓禮。而金順陽令李英。申州安撫張林。皆望風以城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久之。襄陽遂稱雄鎮焉。

明徐達旣平河南。乃遣副將軍常遇春。徇嵩州。都督馮宗異。康茂才。徇陝州。福昌陳許。諸守將皆請降。遂

西充潼關而守之。毛蒯蘆諸寨並下。遂致其兵自益。偶樵氏曰。秦坑趙降卒而秦亡。楚坑秦降卒而楚亡。自古殺降。未有不敗者。光武之待張步。張飛之釋顏嚴。李愬之信用李祐。岳飛之招楊欽。孟珙之降移剌瑗。多以招納成功。王者萬物一體之意。非獨人歸。蓋亦荷天與哉。

兵鏡備考

卷四 勝敵四

圭

兵貴勝不貴久

漢韓信問廣武君曰。吾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曰。將軍涉西河。鹵魏王。禽夏說。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威震海內。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頓兵堅城之下。情見勢絀。曠日持久。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自強。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貴勝不貴久。今爲將軍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燕不敢不聽。燕聽而東。臨齊必望風以從。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如其策。卒下燕與齊。

兵鏡備考

卷四 兵貴一

雷

唐取鄆州。隔河難守。諸將議棄鄆。約和休兵。以爲後圖。莊宗問計郭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大號已建。河北之人。引領而望休息。今得一鄆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與爲守。且自失南城以來。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

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虛實。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如其策。八日而滅梁。

金人自合肥犯江。張俊議守南屏。王德請守淮。以保江。於是渡禾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日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臯。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皆集。惟張俊後至。統制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兀術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一鹵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勢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牆而進。敵大敗。偶樵氏曰。楚漢數年不決。曹袁經年不決。其勢皆如騎虎。雖欲不久持。不可得也。若夫振旅之初。自應審已量敵。勿徒輕舉。以貽深憂。廣武君信善謀人國哉。莊宗自鄆長驅。王德乘勝直進。兩陣決機。間不容髮。又非可同年而語矣。

兵鏡備考

卷四 兵貴二

五

兵鏡備考目錄

軍形篇

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不可勝者守也

守則不足

攻則有餘

善守者藏於九地

善攻者動於九天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

兵鏡備考

卷四 目錄

五

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

勝兵若以鎰稱鉢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魏中山王元英攻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兵衆百萬。連城四十餘里。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逌遙不進。帝怒。詔韋叡賜以龍環御刀。曰。將不用命者。斬之。叡進兵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立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潰遁。

唐伊麗道行軍大總管蘇定方征賀魯。屢敗。追至雙河。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覘賀魯將。敗縱擊。

兵鏡備考

卷四

先爲一

壬

之縛賀魯以還。

宋張浚合五路兵與金人決戰。吳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諸將又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曰。我衆彼寡。又前阻澤葦。敵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大潰。五路皆陷。

金侵宋。改趙范知池滁二州。上書曰。淮東之勢。日異月新。議欸。議緩兵。議清野。嬰城。議烏合。浪戰。以敵詞。

順逆爲喜懼。因敵兵進退爲寬緊。均爲失策。失策則

失淮。失淮則失江矣。今先爲不可勝。爲遏敵游擊。討賊三軍。寶應逼山陽。天長逼盱眙。各增戍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堅壁。以挫其鋒。不來耀武。以壓其境。觀霧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彼雖欲深入。畏吾構虛。此遏寇之兵。盱眙之寇。素無蓄積。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時勦殺。此游擊之兵。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兵精校勇。器利練習。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心術念慮。必人人親上。死

兵鏡備考

卷四

先爲二

壬

長半年可以強國。一年可以討賊矣。彼李全與金僑寓。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未贖於金。金必怒其無濟。乃可以嫁禍於金矣。

元伯顏侵宋。張弘範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路轉戰而前。宋師潰。追次瓜州。先分兵立柵據其要害。揚州都統姜才以二萬人出楊子橋。弘範佐元帥阿朮禦之。弘範以十三騎徑渡。斬其騎將。宋師潰。

明王越諜知鹵滿都魯。李羅札加思蘭三鹵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

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

偶樵氏曰。兵家勝敗之機。變於頃刻。必先爲不可勝。而後足以待敵之可勝。不然。敵雖有隙可乘。而我無以勝之。亦未免坐失事機。韋叡夜掘長塹。蘇定方臨敵陣行。吳玠擇據高阜。趙范預備遏敵。王越分兵十伏。皆先爲不可勝。兵法之常也。若曰野戰。非武穆豈易言耶。

兵鏡備考

卷四 先爲三

无

不可勝者守也

周韋孝寬鎮玉壁。齊神武傾山東之衆攻之。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孝寬當其山處。於故高樓益增縛木。令極峻。以禦之。神武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預伏戰士。敵每穿塹。戰士卽禽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置敵所穿地道內。以皮鞣吹之。火氣一衝。灼爛無遺。城外又造攻車。當之者輒碎。孝寬乃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設之。布垂於空。其車終不能壞。敵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覲以燒布。孝寬復作長鈎。利其鋒刃。遇火竿來。遙割之。松脉俱落城外。又於四圍穿地道二十四所。孝寬隨崩處立木柵杆之。神武百計進攻。孝寬隨機以禦。齊兵困遁去。

兵鏡備考

卷四 不可一

羊

宋狄青備趙元昊破金湯城。略有川居囉咩歲香毛奴尚羅慶七家口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城喬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賊由是困。

宋命宗澤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托故不

行澤卽日單騎就道。至則繕城壁浚隄。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遣數千騎叩磁州。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

金兵既破張浚。巴蜀大震。吳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宜改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守此敵懼。吾躡其後。是以保蜀也。

宋孟宗政守襄陽。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

兵鏡備考

卷四 不可二

三

囊橐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滿水以喂火。募砲手砲輒擊數人。全選精騎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募募礦工。晝夜陷城。運茅葦抵圍樓下。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創戰棚。防城隅。穿窬施毒。烟烈火鼓。耕以熏之。金人室以濕。壅。析路以列土。城頽樓傾。宗政撤城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亟命築偃月城。袤百餘步。翼傳正城。深坑培仞。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植衫鐵面而前。又濕衫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登城。宗政命長

戈春其喉。殺之。自朝至夕。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訛可棄帳走。

明大都督朱文正副鄧愈守洪州。洪州據金陵上游。與強楚鄰。稍有搖足。東南之勢瓦解。而陳友諒狡悍。日夜窺伺。謀入犯。明年友諒治兵號五十萬。傾國圍攻。其戰艦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爲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城垂陷。隨陷。隨友諒計絀。會上來援。圍解。論全城功與克敵等。

兵鏡備考

卷四 不可三

三

天順間。鹵鄉導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鹵額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余子俊請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立砦堡。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剗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以爲邊牆。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有十二崖。砦八百十有九。小墩七百十有八。大墩十有五。自是鹵寇益稀。

守則不足

漢時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枸邑。馮異卽馳兵先據之。諸將謂囂方銳。法不當爭。異曰。不爭枸邑。則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門。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追擊數十里。大敗之。

唐時吐蕃盜塞深入。渾瑊會涇原節度使馬璘討之。次貴善原。瑊引衆據險。設槍壘。自營過賊奔突。舊將兵鏡備考

卷四 守則一

五

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既還。鹵蹕而入。遂大敗。

唐時大食連兵攻四鎮。高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爲大食所敗。李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如其策。軍乃得全。

唐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獲賊將安思義。不殺。問其計。荅曰。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鹵兵夾銳。弗能持重。圖之。

萬金。光弼曰。善據城。明日思明軍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渚沱而軍。思明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

宋知樞密院事張浚。宣撫川陝。奏王彥爲前軍統制。浚與金酋婁宿相持於富平。欲大舉。初至漢中。會諸將集議。彥獨以爲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

兵鏡備考

卷四 守則二

五

宋曹友聞扼仙人關。謀開北兵。合西夏女直回鹘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弟曹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北兵先攻武林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

可守敵騎所長步兵所短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不聽趣友聞進兵友聞選精騎萬人夜渡遇雨卒大敗

明郭登守大同鹵時挾上皇欲犯京師公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上言曰今日之勢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鬪勇其涑水易州真保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間以奇兵襲鹵後時得其利

兵鏡備考

卷四 守則三

蓋

攻則有餘

秦始皇謀取荆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少之用李信爲荆人所敗强起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請如臣約卒遣兵六十萬荆聞王翦益軍乃悉國中士卒拒秦王翦至堅壁守之不肯戰荆數挑終不出日休士洗浴而飲食撫循之王翦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用矣卒破荆軍

漢耿弇討張步進兵介臨淄西安二城之間西安城小而堅臨淄大而易攻弇勸諸將會後五日攻西安

兵鏡備考

卷四 攻則一

栗

至期蓐食會明至臨淄諸將爭之弇曰西安已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卽西安亦孤所謂擊一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頓兵堅城死傷必多張藍引兵合勢觀吾虛實絕吾轉輸我兵不戰而困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

偶樵氏曰守不足者守吾氣也攻有餘者攻其心也渾賊據險自營李嗣業守嶺計後李光弼按軍料勝王彥退屯興洋曹友聞控制沔陽郭登分據犄角知吾氣之不足也王翦挑戰不出耿弇忽攻

臨。溜。知。敵。心。之。不。固。也。

兵鏡備考

卷四

攻則二

五

善守者藏於九地

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陸抗赴西陵。諸將爭之。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患。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羣彝皆當擾動。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

宋孟宗政代許國守棗陽。慮金人迫壕而陣。乃於西北壕外。潛水爲潭。以限騎。金人不敢近。

宋趙范曰。淮東之事。日異月新。舍淮則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之厚惠。款兵退屯。緩賊清野。浪戰。因

兵鏡備考

卷四

善守一

五

敵進退爲寬緊者。均爲失策。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其患不可勝言。當爲過寇。遊擊進討。三軍寶應。逼山陽。天長。逼盱眙。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堅壁。以挫其鋒。賊退。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變俟隙。偏師以掩不備。敵雖欲深入。而畏吾乘其虛。此過寇之兵。盱眙之賊。素無積儲。當量出精兵。募土豪。出奇設伏以擾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合肥金陵。各聚精甲二三萬人。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心術念慮。必人人親其上。而死其長。行此半年。可

以強國一年可以討賊矣。

元張弘範從親王哈必赤討李壇於濟南其父張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犯必趨救汝可因以立功弘營城西壇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範曰我營險地壇獨示弱不攻必以奇兵襲我遂築長壘伏甲士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廣而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斥軍陷壕中得跨壕而突入壘門者遇伏皆死柔聞之曰真吾子也。

兵鏡備考

卷四

善守二

堯

明宸濠反南昌安慶守將楊銳策其必攻皖預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未幾果至船皆爲鉤距所破賊號將凌十一先登公引弓射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開楯外公發矢中其左腋火藥齊發敵樓燬濠怒分道急攻死士皆首木爲蔽公裂布覆紙裹火藥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賊又自北濠結木爲棧與城平公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賊望見潰走潛遣卒從間道出燒棧絕賊僊舡睡舟中公募善泗

者聞舡聲卽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健步突入岸上營舉火駭城上遙應之乘勝捕殺敵氣索宸濠出涕浩嘆解圍去。

明陝撫楊一清疏曰防邊之計莫安於守莫危於戰受降城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正統以來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其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是以一面而獨遮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敵甌脫巢穴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敵之患無已時也惟有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至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兵鏡備考

卷四

善守三

罕

套二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陝用兵無虛日而八郡之民疲於奔命非誠之得也。

善攻者動於九天

漢時單于怒渾邪王數爲漢所破亡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懼降漢召霍去病將兵往受之其渾邪裨王見漢軍多不欲降者頗遁去病乃馳入鹵軍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人

孟達叛蜀降魏司馬懿諫曰達言行傾巧不可任未幾達連吳固蜀復叛魏司馬懿恐達速發乃致書陳可否以緩其謀達果猶豫懿乃潛軍倍道兼行諸將沮之懿曰達連吳蜀素無信義此正相疑之時當取其未定促決之遂入日至其城圍之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迎降斬達

兵鏡備考

卷四

善攻一

聖

魏欲南侵計吳蜀所先司馬懿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春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也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

晉杜預表請攻吳帝報待明年預上言自秋以來兵

端頗露倘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守備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矣帝許之預陳兵於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北來諸軍乃飛渡也

晉取渾梁人大恐宰相敬翔入見末帝曰事急矣非王彥章不可乃召彥章問破敵期曰三左右皆微笑彥章既受命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持巨斧載冶者具耕炭乘流而下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斷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遂破蓋三日矣

兵鏡備考

卷四

善攻二

聖

明王守仁約兵夾攻桶岡諸將集議守仁曰桶岡尤險橫水左溪潰賊奔入協守益力我頓兵險地非計也不若乘累勝威脅之賊必恐或有不從必反覆籌議乃乘其猶豫襲之可以得志遣素通賊之李正巖劉福泰諭之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持不可遲疑不爲備守仁日遣人於鎖鑰匙促降而別遣邢珣伍文

定唐淳張戢帥兵分道冒雨而入賊首藍廷鳳方於鎖鑰籠待命忽聞官兵已入險皆震愕官兵四出急擊之遂破桶崗大巢

偶樵氏曰守是攻之機攻是守之策其法互相爲用陸抗守西陵不守江陵孟宗政守塚外不守塚內趙范守淮不守江張弘範守險不守易楊一清守東勝不守延綏以守爲攻故敵不知其所攻也司馬懿爭夏口不爭皖城杜預出樂鄉不出江王彥章趙德勝不趨楊村王守仁不踞桶崗而踞鎮

兵鏡備考

卷四

善攻二

聖

鑰匙以攻爲守故敵不知其所守也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

唐賊史思明謀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魚朝恩信之屢上賊可滅狀詔諭李光弼擊賊光弼固言賊方銳毋輕動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督戰光弼不得已使懷恩傳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於原敗斯熾矣且賊致死不如阻險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遁懷恩兵爭剽獲伏發官軍大潰

兵鏡備考

卷四

故善一

器

宋用种師道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北至洛陽聞幹離不屯京城下或曰賊方銳頗少駐泥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勢露必爲敵乘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且都人久困知我來士氣自振欽宗聞其至召問對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

宋吳玠遣姚仲取鞏王彥取商虢並陝華惠逢取熙河或久不下武既得復失金人據大散關六十餘日仲舍鞏攻德順踰四旬不能破玠自將至城下預治

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臻軍。臻軍得先治戰地。無不一以當十。至暮。人亦奮搏敵。金人大敗。遁入壁。元伯顏侵宋。已破陽邏。諸將議所向。多請先斬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萬全計也。

偶樵氏曰。善用兵者。氣生勢。勢亦生氣。立於不敗之地者。其勢足以攝氣也。鄧艾先據洮城。李光弼陣依北邙。王德急渡淮南。阿木先取鄂漢。吳璘預

兵鏡備考

卷四 故善二

望

治黃河戰地。苟勢所必爭。間不容髮。其法之後人發先人至者乎。

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趙李牧居代。雁門。備匈奴。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鹵者。斬。居數歲。不敢戰。亦不亡失。匈奴以牧爲怯。邊士日得賞賜。不用。皆願一戰。於是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乃大縱畜牧。人民過野。匈奴小入。則佯北走。以數千人委之。單于乃率衆大人。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其後十餘歲。不敢近邊。

兵鏡備考

卷四 勝兵一

望

趙奢將兵救韓。下令曰。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鼓噪。屋瓦盡振。奢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增壘。秦間來入。奢善食。遣之。旣以遣間。遂卷甲趨之。一日一夜至。去關與五十里。軍壘成。秦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氣甚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奢曰。諾。請受令。曰。先據北山者勝。趙奢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

唐征輔公祏。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

正通以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以老我師。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穴。惠亮等自降。靖曰。我軍雖精。彼兵亦銳。城不可卒拔。則進退失據。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皆百戰餘賊。今方持重者。待公祐立計耳。宜乘其未定。攻下之。則公祐自禽矣。孝公聽之。卒禽公祐。

宋召种師道訪以邊事。對曰。宜先爲不可勝。待其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

兵鏡備考

卷四 勝兵二

聖

宋岳飛請留兵擊荆湖賊。張浚欲俟來年。飛袖出小圖示浚曰。已有定畫。能少留八日。賊必破。浚曰。何易言之。飛曰。以王師攻水寇。則難以水寇攻水寇。則易。飛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復遣招餘賊。余端劉詭等降。飛復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而復遣之。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禽么入賊壘。餘賊驚曰。何神也。乃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藉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

宋劉錡禦金人於順昌。敵遠來疲弊。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方晨清氣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奮擊。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刀斧亂下。敵大敗去。

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爲唇亡齒寒。乘未濟擊之。可以奪氣。俊未許。德請益堅。願父子先赴江。俟和州平。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渡采石。德曰。明

兵鏡備考

卷四 勝兵三

突

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追賊至柘皋。與金人夾河而軍。張俊後至。統制田師中欲待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兀木以鐵騎十萬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鹵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遂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牆而進。敵大敗。

偶樵氏曰。法所謂先勝者。兼知彼已而言也。李牧之邊士願戰。劉錡之軍力番休。王德之事當機會。在已之時。不可失。趙奢之先據北山。李靖之慮周。

腹背在彼之地。不可失。不然。敵可勝而我無乘勝之資。豈勝兵哉。

兵鏡備考

卷四 勝兵四

完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

漢。拜鄧禹大司徒。封高密侯。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師行有紀。皆望風附降。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感悅。

晉。馮隆請設限募勇士三千五百人。擊幽。樹機能率萬衆。或乘險以過其前。或設伏以邀其後。隆乃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六角車。營路狹。則施木屋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

兵鏡備考

卷四 善用一

卒

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屏甲。無所留碍。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掠以千數。卒完秦涼二州。

唐。郭子儀慮吐蕃方強。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屬者鹵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馬。不當百一。若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敗道也。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其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始蒐擇。臣

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堅。長久之策。莫踰於此。

明大司馬王驥行邊。受密勅。責失律蔣貴等罪狀。驥故秘之。俟既入軍。大會諸將。斬黜怯都指揮安敬。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乃畫地分兵。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懸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彝。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兵鏡備考

卷四 善用二

聖

蔣貴約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明英宗陷土木。郕王卽位。倚大司馬于謙。禦鹵。謙謂軍實武庫已盡。司馬宜急分道募兵。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銓衛穎雷通張軌等分守之。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民內徙。毋令失所。而糧通倉積粟。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直。諸草廠聽軍力取之。不盡則焚。毋以飽鹵。出坐繫石亨楊洪。弟赦其

前譴。責以後効。上皆嘉納之。

明馬文升以少司馬出飭剗門以東。至遼左邊備。嚴汰老弱。製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明戚繼光練兵剗門。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鞞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鹵乘陣。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距鹵馬排擊之。南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慮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軍當選鋒入衛。兵策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

卷四 善用三

聖

明周金巡撫延綏宣府。務寬簡。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食。暇則葺墩牆。疏石渠。期於盡利。而人不知勞。故邊人愛之。明楊一清總制三邊。上言曰。邊防之計。莫安於守。莫危於戰。自慶陽環慶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攻守之要有四。修濬牆堡以固邊防。增設衛所。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

韋州以退外。侵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惜。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恤。

明兵部尚書王翱。按邊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朝廷法度。以故戰守不力。公至。責大帥翫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票。頭搶地。願効死。公卽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濟瀋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公益簡練卒伍。賑調窮乏。偶配鰥寡。以是人情大悅。時邊塞孤遠。軍輿輒置。公乃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兵鏡備考

卷四 善用四

聖

械明利。士皆騰飽。願得一戰以報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鹵。斬級無算。

偶樵氏曰。法主事道。主意有其意。無其事。三軍不治。有其事。無其意。三軍不服。馬隆之八陣。子儀之蒐擇。戚繼光之訓練。楊一清之經理。王翱之細太。收贖無一非法。鄧禹師行有紀。父老感悅。法本節制。而意兼三代之仁義者也。

勝兵若以鎰稱鉞

晉杜預伐吳。旣尅樂鄉。禽孫歆。至於沅湘。交廣。吳之郡縣皆望風歸命。時天暑溽。水潦方降。疾疫逼起。衆議百年之寇。未易猝滅。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上疏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揮群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降吳。晉時賊帥杜曾。威震江沔。元帝命周訪擊之。訪使將軍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而訪自領中軍。戒其衆

兵鏡備考

卷四 勝兵一

齋

曰。一甄敗。鳴三鼓。二甄敗。鳴六鼓。乃預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須聞鼓音。乃進。未幾。兩甄皆敗。賊未至中軍三十步。訪親鳴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會遂大潰。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善戰。因其彼勞我逸。是以勝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減少遲。則不復可制矣。鼓行而西。遂定漢沔。梁將王景仁將魏滑勁卒。逼唐於柘鄉。之野河北。莊宗欲戰。周德威曰。梁兵多而銳。晉兵少而怯。宜退軍。郿邑誘敵出營。授而勞之。可以制勝。從之。退郿邑。兩

軍皆陣。莊宗策馬登高。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欲馳德威曰。梁軍輕出。遠來不暇。齊糧。姑俟日午。人馬俱飢。因其將退而擊之。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噪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潰。自郿追至栢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身免。

全兀木敗盟南侵。軍至順昌。與劉錡軍遇。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鹵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常。錡曰。擊韓雖退。兀木必來爭。法當先擊兀木。兀木動。餘無能

兵鏡備考

卷四 勝兵二

美

爲矣。時天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方晨清氣涼。錡按兵不動。逮申未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又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士殊死。闖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兀木拔營去。明胡宗憲督美容司狼兵勦海賊。遇賊江橋。宗憲曰。賊見我不顧而南。其氣未可乘。若稍止觀望。可圖也。乃於馬上自持一幟。作指揮狀。賊果聚觀。宗憲笑曰。此易與耳。乃令土目田九霄邀其前。同知曲入繩襲

其後。賊見兩兵渡河。大怖而走。至後梅。匿民家。宗憲復大笑曰。賊若乘我兵半渡迎擊。勝負未可量。今已投死地。無能爲也。悉衆圍之。三匝縱火。以焚死者。強半亡。何。賊越金鄉。趨台州。而北。時宗憲方奏樂清之捷。聞之。喜曰。寇來有三敗。我有三勝。不足平也。初寇登平朝。守將不循約束。故得深入。今台守譚綸干城之將。且素受方畧。賊玩其強一也。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寇方得志三港。其氣驕。我兵捷於樂清。其氣勁。以勁乘驕。如拉枯朽。二也。容美兵精悍。甲諸部。萬

兵鏡備考

卷四 勝兵三

美

里從征。朝氣正銳。但初未諳險阨。今授以步伏邀擊之法。三也。遂分道布截。我兵多張旗幟。爲疑兵。以撼賊勢。賊四面受敵。追至清風嶺。烈女祠。俘斬無數。偶樵氏曰。輕重惟貴。惟衡勝負。在審彼已。周訪之。乘杜曾以逸勝勞。周德威之誘梁軍。以飽勝飢。劉錡之擊兀木。以朝勝暮。胡宗憲之禦倭。以勁勝驕。譬如權輕者。以重力。不勞而物自舉也。法寧可廢乎。

兵鏡備考卷四終

兵鏡備考目錄 卷五

兵勢篇

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

以正合以奇勝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

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

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

兵鏡備考 卷五 目錄

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以利動之以本待之

擇人而任勢

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漢諸葛亮與司馬懿相持於五丈原。會亮卒。諸將燒營遁。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遵遺教。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驚遁。於是楊儀從容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嘆曰。天下奇才也。

元伯顏深謀善斷。將二十萬衆。取宋。若將一人。諸帥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

明司馬王驥。輟部務行邊。詔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

兵鏡備考 卷五 治衆一

安敬爲偏將。點而怯。都督蔣貴追鹵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上客勅驥。敬而下。責貴死狀。驥故秘之。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盡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騰脂堡。西抵深溝。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

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震。

明蜀盜藍鄙叛。侵掠諸郡。合四省兵討之。未效。僉事馬昊佐治兵。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教以分合奇正變化之法。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相蹈藉。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數千。軍中皆喜。以兵起所未有者。昊曰。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逼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百兵鏡備考

卷五 治衆二

二

破之。明戚繼光練兵募三千人。假以節制。以什伍起於丘乘。兵寓於農。第南北地勢異宜。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長短互間。夾陣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爲鸳鸯陣。久之士卒服習。名東南節制勁旅。島夷望見旌旗。遠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時練兵蘇鎮。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紉。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敵乘

陣。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距。鹵馬排擊之。鹵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慮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策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技藝。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東西鹵謀入犯。西首得。鹵狀恐筮卜不祥。遂謝東胡入貢如初。

偶熊氏曰。分數者伍法也。古者伍法。數家大略小列之。爲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兵鏡備考

卷五 治衆三

三

五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後世多因襲。其五人爲伍。十五爲隊。大將握奇之數。皆以中軍內丁代之。然則伍隊雖歷世而未改也。楊儀從容結陣。馬昊分隊立長。戚繼光偏伍什兩總。是一法。王驥畫界分疆。不過因地而推用之耳。

關衆如關寡形名是也

明時蜀盜藍鄙叛。侵掠諸郡。食事馬。吳佐治兵。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教以分合奇正變化之法。會賊逼城。吳夜出。首騎舉砲擊賊營。賊亂。自相蹈藉。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數千。軍中皆賀。未有。吳曰。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逼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吳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

兵鏡備考

卷五 關衆一

四

明戚繼光練兵蘇鎮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方結。鞞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鹵乘陣。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距鹵馬。排擊之。鹵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慮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策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東西鹵合謀入犯。聞前狀。俱解約入貢如初。

偶樵氏曰。形名者。旌旗金鼓爲三軍之耳目。馬吳分隊立長。戚繼光步伐遮擊。其法較密。若夫奇正分合總形名變化之所不能外者也。

兵鏡備考

卷五 關衆二

五

以正合以奇勝

漢鄧禹馮異既爲赤眉所破。異復入壁收保。招集諸營堡數萬人。與賊約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縱兵大戰。俟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相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東漢周建攻馬武。武恃王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蘇茂周建所敗。武軍過霸營。呼救。霸不應。軍吏爭之。霸曰。捕鹵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武必蹙。戰致死。吾乘其弊。乃可克也。後軍中壯士路潤等斷髮請戰。霸知士氣銳。乃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兵鏡備考

卷五 以正一

六

漢諸葛亮伐魏。兵屯於沔陽。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乃率諸將攻祁山。戎陣整肅。賞法嚴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降亮。關中響振。

魏侵蜀。姜維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鄧艾上言。今敵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斜徑。漢德陽亭趨涪。出

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志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唐蘇定方征賀魯。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攢稍外向。親領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麾騎貫敵軍。斬首數萬級。賊大奔。

宋宗澤守汴京。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伊邇。都人震恐。僚屬問計。澤方對客奕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

兵鏡備考

卷五 以正二

七

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宋張俊勦賊李成。兵至豫章。居月餘。諜知賊怠。乃命岳飛爲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賊不意。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俊用楊沂中計。親以步兵當其前。精騎數千授沂中。及陳思恭。俾從山後夾擊。以午爲期。俊與賊鏖戰。時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

宋賊劉猷窺犯江淮。楊存中以兵二千襲敗於越家坊。既而與猷兵遇於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

中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破賊矣。而前軍統制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賊大敗。

元張弘範南侵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別將攻南門。西門乃乘虛破其北門。拔之又辛酉軍次崖山。宋軍餘艘旋於海中。弘範引舟師赴之。崖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非潮來不可進。乃由山之東南轉入大洋。始得逼其舟。又出奇兵斷其後路。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戰。至期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遂敗宋師。

兵鏡備考

卷五

以正三

八

明徐達鎮池州。陳友諒來犯。上命僉樞密院常遇春助之。使語達友諒旦夕至。則設伏九華山下。急掩其後。可盡禽也。友諒至。果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內外夾攻。遇春率萬人自九華山下擊。斬首萬餘級。

明洪武十四年。命傅友德征雲南。曰朕嘗覽輿圖。及詢彼地豪傑。而得其扼塞。取之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

乃進兵曲靖者。彼所必守地。曲靖既下。三將軍以一軍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友德進兵曲靖。元梁王遣司徒達里麻拒戰。友德用沐英策。勒兵至白石江。與相拒。揚聲欲渡。而分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軍畢濟。悉師薄之。右副將軍率鐵騎擣其中。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遂大破之。

明王守仁攻橫水左溪賊。賊據險設滾木礮石。守仁未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死士善登山者四百人。

兵鏡備考

卷五

以正四

九

每執一旗。懷銃砲由間道扳崖入。險分布進。巢左右極高。由頂伏覘賊。令度我兵至。險舉砲應之。又先遣壯士緣屋上奔險。盡發其所設滾木礮石。賊大驚潰。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趙使趙括代廉頗將軍擊秦。秦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戒軍中泄其名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已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堅壁以待援。秦亦發兵遮絕趙救及糧食。趙括出銳卒自擊戰。秦軍射殺趙括。趙軍四十萬人降武安君。

兵鏡備考

卷五

奇正一

十

魏遣司馬懿征公孫文懿。文懿率步騎數萬阻邊陲。堅壁六七十里。以拒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師以出其北。與敵營相迫。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爭之。懿曰。賊堅壁以老我師。攻之正中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賊衆集此。巢穴自虛。我直指襄平。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其兵出于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者。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擊之。三戰皆捷。

宋謀取契丹。遣曹彬、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戒諸將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唯待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服。援山後矣。彬見美下宸朔雲應。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意在貪功。遂進兵至涿。食盡。退師雄州。援餉餽。上聞之。驚曰。何太速也。敵在前而反退軍以援芻粟。何以救敗。急遣使止勿前。宜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詔未至而彬軍中蜂

兵鏡備考

卷五

奇正二

十一

議競進。值契丹擁衆直前。彬兵食盡。又時方炎暑。軍退無復部伍。遂爲敵所躡而敗。宋王全斌奉命征蜀。會諸將議進取。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閣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於此進兵。劍門不足恃也。全斌即欲悉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劍門。宜使諸帥協力進攻。乃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清強。壯擊劍關。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

宋郭達。慨慷喜兵法。神宗常詔以八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惟相生一法耳。

宋吳玠守仙人關。右殺金平。金軍分爲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玠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鉞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如雨下。死者層積。間遣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又明日遣統領王喜王武率兵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

兵鏡備考

卷五 奇正三

圭

宋吳玠卒。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吳璘曰。金人令酷而下必死。與之衝突。固不能相及。常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明俞大猷從李良欽學擊劍。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爲一人也。

偶樵氏曰。正合奇勝者。兵法之常。如諸葛亮揚聲斜谷。軍出祁山。鄧艾明攻劍閣。暗襲陰平。張俊馳

赴豫章。潛出生米渡。沐英別軍烏撒。遙應永寧者。是也。若奇正相生。實非常法。可拘如白起。佯北張奇。堅壁困敵。馮異變服伏道。既敗復振。王霸閉營不救。示弱致死。吳玠之分紫白旗入營。選形出銳。更迭撓賊。潘美之持重緩行。張弘範之樂作進戰。以正爲奇。以奇爲正。奇正之變。幻於頃刻。寧有定形。太宗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顧奇正之法。皆自我操耳。

兵鏡備考

卷五 奇正四

圭

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

秦李信恃勇攻荆大破荆軍。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督。秦軍走。

漢時更始將王匡等。既已破鄧禹軍。以次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勒衆。又明日。匡始悉衆攻禹。禹令軍中毋妄動。既至營下。傳發諸將鼓而併進。大破之。匡等棄軍走。

漢吳漢奉命伐公孫述。兵至廣都。光武詔漢曰。公還

兵鏡備考

卷五

故善一

古

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劉尚而擊公也。若敵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其危困破之。必矣。述果敗。

晉杜預伐吳。沅湘以南。至於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附。時議天方炎暑。水潦疾疫可虞。宜俟秋冬進兵。預上書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遂指授群帥。徑造秣陵。吳出降。

晉周訪擊賊帥杜曾。使將軍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

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令軍中曰。一甄敗。鳴三鼓。二甄敗。鳴六鼓。乃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飲酒。救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自旦至中。兩陣皆敗。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

魏攻葢吳。詔問崔浩曰。葢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如何。浩曰。葢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勝先擊。吳令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廻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

兵鏡備考

卷五

故善二

圭

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葢吳齊入北山。卒未可平。不聽。果如其策。

偶樵氏曰。兵惟節短。乃能勢險。荆人三日夜不頓舍。吳漢五十里救劉尚。周訪三十步敗杜曾。崔浩一日至長安。皆其節短也。若杜預伐吳。從交廣順流。徑造秣陵。又豈非勢險。卽所以爲節短乎。

紛紛紜紜圖亂而不可亂

唐李光弼禦賊將周摯。安太清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鬪。不足虞也。日中當破。及戰未決。召諸將曰。彼彊而可破者。亂也。今我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敵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次東南隅。召郝廷玉率騎三百。倫惟正率騎二百。攻之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者。立賜絹五百疋。又有不戰而却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

兵鏡備考

卷五 紛紛一

六

宋幽州行營都部署曹彬。督役開河南。自雄達莫以通漕運。議築大堤以捍之。令曹翰率徒數萬伐巨木于漢境。遣騎五投五色旗爲斥候。前過丘陵水澤。寇賊烟火。則各舉其旗以應。又起烽燧於境上。敵疑不敢近塞。得巨木數萬以濟用。

偶樵氏曰。形圓者四首八尾。左旋右繞。多以營陣言。圖亂者正合奇勝。前攻後擊。多以戰陣言。楊儀之反。旗鳴鼓。李廣之圖陣。向外分數。明故不可敗。李光弼之旗麾至地。曹彬之色旗斥候。形名習故。

不可亂。

兵鏡備考

卷五 紛紛二

七

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

漢郎中令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使其子敢與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鹵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鄒外胡急擊之矢下如雨兵死者過半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明日會博望侯張騫軍益至匈奴乃解去

漢翁侯趙信降單于爲單于謀曰漢兵卽度幕人馬

兵鏡備考

卷五 渾渾一

大

罷可遠徙鎬重精兵待幕北以勞其師衛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乃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食大風沙礫擊面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薄暮單于乘六羸從壯騎可數百跳漢發輕騎夜追之斬萬餘級至真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而還

諸葛亮伐魏病卒於軍亮遺教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拒敵者懿疑其有伏不敢追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

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漢韓信攻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鹵豹定魏爲河東郡

漢韓信攻趙謀知趙王不用廣武君奇兵絕後之謀乃進兵選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夜行誠其將侯趙軍空壁遂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遂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逐漢軍信與張耳走水上軍殊死戰趙軍敗回見趙壁皆赤

兵鏡備考

卷五 善動一

尤

幟驚潰

漢周亞夫將兵擊吳楚吳兵趨東南陳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旣饑乃引去漢時匈奴大入上都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中貴人將數十騎馳匈奴還射傷中貴人廣曰是必射鵠者也乃從百騎往射擒射鵠兒鹵數千騎驚皆上山陣廣之百騎欲馳還廣曰鹵以我爲誘必不敢擊令諸將前未到匈奴陳二里令曰皆下馬解鞍鹵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

還至其騎中解鞍令軍士縱臥是時會暮。鹵終惟之不敢擊。夜半鹵以漢有伏軍於旁。恐見襲。皆引去。魏公孫文懿據襄平叛。魏遣司馬懿往征之。軍次于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懿。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迫。又棄賊而向襄平。諸將惑之。懿曰。賊高壘以老我師。攻之適中其計。我直指襄平。賊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果以此敗文懿。

兵鏡備考

卷五

善動二

手

阻中司馬懿請自討之。懿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

朱植道濟與魏軍三十餘戰皆捷。至歷城。以糧運竭。乃還。士卒憂懼。莫有鬪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言糧少。斬以徇。又道濟軍寡弱。魏軍謀襲之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

偶樵氏曰。魏豹之見陳船。匈奴之見解鞍。文懿之見張旗南出。全琮之見敵必攻。皆形之可見者也。韓信之從夏陽。李廣之還至騎中。司馬懿之東向襄平。皆形之不可見者也。見有形者。愚見。無形者。智。

兵鏡備考

卷五

善動三

主

以利動之以本待之

秦聞馬服子爲將乃陰將武安君令軍中有泄武安君者斬趙括擊秦軍秦軍佯敗張二奇兵劫之以一軍絕趙壁一軍絕趙後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堅壁以待援秦益軍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卒射殺趙括

楚龍且救齊與韓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佯不勝且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且

兵鏡備考

卷五 以利

重

漢趙充國備羌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中郎將卬懼諫充國以不合上意不能自保充國曰往吾謂耿中丞羅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僅積四十萬斛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爲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今兵久不決四尋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卒用其策以破羌

漢光武分兵遣鄧禹諸將勸徑攻長安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

拔長安財富充實鋒未可當夫盜賊羣居計不終日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

漢諸葛亮伐魏大衆由斜谷出以木牛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兵民襍於渭濱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魏鄧艾議侵吳於淮北淮南屯五萬人十二分休且田且守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

兵鏡備考

卷五 以利

重

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不克

宋孟珙守襄陽帝問恢復何時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才以俟機會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珙至黃州增陴浚湟蒐訪軍寔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恤

宋孟珙兼夔路制置大使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種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因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車馬

器械不精也。實事力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

明太祖征陳友諒。時友諒兵盛。帆檣前後不見際。上謂左右曰。卽不利。奈彼乘勝何。旣而曰。得之矣。吾以徐達留守。緩急可百全也。夜以兵符投達。飛舸還建康。達至。申約束。嚴斥埃。鎮靜軍民。若不知外有兵者。無幾上破友諒還師。

兵鏡備考

卷五 以利三

重

偶樵氏曰。本待者。兵之常利動者。兵之變。善兵者。謀常不謀變。若止知利動。不知本謀。其兵必敗。尚何以待之。白起。韓信。鄧禹。兵皆素有節制。可以進退自如。及至臨陣。又善觀變。或爲張奇。或爲佯北。或爲休兵養士。要求全勝。而後戰。非利動後始以本待也。趙充國。諸葛亮。鄧艾。孟珙。皆古名將。所謀不外興屯足食。寬民力。蓄人才。由是以觀兵之爲本計者。可知矣。

擇人而任勢

更始鄧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光武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沉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鄧最強。宛爲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帝笑曰。執金吾擊鄧。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鄧。連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

漢時。朝歌賊竇季等。攻殺長吏。以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賊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放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

兵鏡備考

卷五 擇人

重

開倉招納。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士。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餐會。悉賞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殺。乃伏兵以待之。遂殺數百人。賊由是駭散。

漢時。羌寇武都。詔詡禦之。詡日行二百里。令吏各作兩竈。日增倍之。軍吏請問。詡曰。彼衆我寡。增竈行速。必憚追我。孫臏示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由是破賊。南入益州。乃占相地勢。築營壘八十所。招還流

亾郡遂以安

晉伐吳。沅湘交廣。相繼迎附。或曰。百年逋寇。未易盡滅。今暑潦方降。疾疫時起。宜俟來冬更舉。杜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善用其勢也。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矣。遂指授郡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如其策。遂平吳。

晉求文武良將。以禦符堅。謝安以謝玄應舉。中郎將郗超曰。安違衆舉親。明也。時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

兵鏡備考

卷五 擇人二

秉

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屢校間。亦得其任。是以知之。

秦王猛博學。好兵書。桓溫入關。猛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邀與俱南。猛還山谷。之於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几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

陳吳明徹統兵圍齊壽春。齊遣大將皮景和率衆十數萬來援。去城二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疑之。明徹曰。兵貴在速。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

矣。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擒王琳等。送建業。景和懼而遁。

魏于謹說魏主曰。魏祚凌彛。權臣擅命。明公扶超世之資。懷濟世之略。四方遠近。咸所歸心。宜早建良圖。以副衆望。關中秦漢舊都。昔稱天府。將士驍勇。厥壤膏腴。今若據其要路。招集英雄。養卒勸農。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近迫羣兇。若明公請都關右。帝必喜而從之。然後挾天子。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

兵鏡備考

卷五 擇人三

三

唐李勣引兵與李靖合攻突厥。因曰。頡利得度磧。保於九姓。旦夕難破。若約齊薄之。不戰而縛矣。靖從之。率衆夜發。勣前屯磧口。頡利不得渡。遂降。唐帝曰。楊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

明楊一清總制靈武。閱舊築邊牆。自紅山橫城。高厚堅完。儼然巨障。復入城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儻邊軍之用。清占役省。煩科募。墾屯。勸封殖。奪債帥。舉廉能。慶邊稱雄鎮焉。一清因災異自劾。謝

政家居鎮江。時宸濠變起。因念鎮江爲江南首都。此地備則三吳無虞。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調金山鎮海衛兵爲外援。設中軍爲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爲守。一清知人善任。拔仇鉞於列校。而賓鐸就擒。舉王守仁於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宏於編戍。而漕運克濟。至伍文定之首倡義捷。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總制江右。是皆儲賢於無事之時。應用於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大矣。

兵鏡備考

卷五

擇人四

天

偶樵氏曰。任勢者。霸任人者。王。虞詡築壘于謹。據秦。其勢長於守。杜預迎刃。李勣約齋。其勢長於攻。若光武之擇將。謝安之舉親。楊一清之儲賢於平日。帝王將相之識。豈偶然哉。

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官以少衆禦之。轉輸不至。降者更復保聚。觀望成敗。官欲引還。恐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官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左步右騎。挾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大恐。官因縱擊大敗之。

曹操既破張魯。司馬懿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今若耀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時利導。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正今日之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言卒不從。

兵鏡備考

卷五

如轉

天

魏問侵吳。蜀何先。司馬懿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春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蜀主劉備聞荊州破。憤甚。急欲爲關羽報讐。率大軍爭吳西界。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彝陵界。立屯數十。相

持七八月不決。遜命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彼勢已固，各要害俱守，空殺兵無益。」遜曰：「我已曉破敵之術，乃勅諸軍人持一茅，乘風用火攻之。」延燒岸上諸屯，林木俱然。遜督諸軍四面促之，勢如土崩。无解連破水陸四十餘營，器械軍資一時焚棄略盡。備僅得入白帝城。大慚，恚曰：「吾乃爲孺子所折辱，豈非天耶？」

兵鏡備考

卷五

如轉二

手

抵夏口，徐楊青交，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形分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可謂破竹之勢。數節以後，皆迎刃而解也。

秦苻堅統兵百萬，犯晉，列陣阻淝水。晉詔謝玄以二萬人禦之。南北相望，玄請濟淝而戰，誘之少却。堅意待晉軍半渡方擊，故許之。其軍方動，大勢遂不可遏。玄以精銳八千人直前突犯，堅中流矢，諸軍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淝水爲之不流。秦人間風聲鶴唳，皆

以爲王師且至，望八公山，草木皆兵，遂大敗遁去。隋受禪初，密圖江表，楊素拜信州總管，伐陳，造五牙大艦，可容戰士八百人，引舳艫，艫趣三峽，陳將戚欣守狼尾灘，其地險峭難過，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因夜掩襲，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劉仁恩率騎趨白沙北岸，而自率黃龍千艘衝中堅，遲明皆至，勢如風雨，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乃悅。

兵鏡備考

卷五

如轉三

三

唐李晟勦朱泚，衆請先拔外城，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驚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腹心，將圖走不暇，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乘勝再戰，賊却，僵尸相籍，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請復戰，或曰：「姑待西師。」晟曰：「賊旣敗，機不可失，使王倔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墮苑垣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垣，晟叱諸將曰：「安得縱賊先斬公矣！」萬頃懼，拔柵先登，倔督騎繼之，大兵分道進擊，有如雷謀，震動賊，遂敗入白華。

金人犯蘄州。趙方命二子趙范、趙葵攻唐鄧，以牽制之。金人背山，亦分軍爲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倖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疊鼓聲，始動。若彼至五十步內，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與遂衝之。果爲敵所乘，遂逼范軍。范疊鼓麾軍突鬪，葵繼進，殲金兵數千。

偶樵氏曰：轉圓石於千仞，機不可過也。臧官乘延岑之不意，司馬懿乘益州之震動，陸遜乘蜀軍之土崩，謝玄乘秦兵之少却，其機可乘，間不容髮。晉以形分勢散而傾吳，隋以風馳電走而下陳，趙范以疊鼓突鬪而擊金人，皆巧於用機，故善於用勢也。

兵鏡備考

卷五

如轉圓石

註

兵鏡備考卷五終

兵鏡備考目錄 卷六

虛實篇

致人而不致於人

能使敵自至者，利之也

使敵不得至者，害之也

佚能勞之

飽能餓之

安能動之

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

兵鏡備考

卷六 目錄一

守必固者，守其所不攻

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

神乎神乎，至於無聲

致人而不致於人

魏伐趙。趙請救於齊。田忌欲引兵之趙。孫臏曰。夫解襍亂紛紜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搦。批吭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矣。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而解趙之圍。以收敵於魏也。田忌從之。魏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吳楚反。周亞夫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糧道。吳兵乏糧。欲挑戰。終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擾至太尉兵鏡備考

卷六 致人一

帳下太尉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飢遁。亞夫出兵追之。大破吳。

漢耿弇征張步。步將費邑遣其弟敢守巨里。弇乃嚴令軍中。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悉力攻巨里。陰緩降者。歸邑告以攻期。邑果自將精兵三萬人來救。弇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誘致邑耳。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

漢班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

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東西散。可須夜聞鼓聲。發乃陰緩所得生。南走告龜茲王。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邀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邀于闐。超知二南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南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降。龜茲亦遁。

漢時鮮卑犯塞。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旣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兵鏡備考

卷六 致人二

伏鹵以爲信。然乃入追熲。熲因縱兵悉斬獲之。魏司馬懿征公孫文懿。文懿堅壁阻遼隧。懿傷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惑之。懿曰。賊高壘以老我師。我直指襄平。賊懼而求戰。志所謂賊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因縱兵大戰。三戰皆捷。

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圍唐軍於楊劉。莊宗問郭崇韜計。將安出。崇韜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鄆州也。臣請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

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彼不得東。十日壘成矣。崇韜晝夜督工。果六日而壘成。彥章引兵來爭。時方暑。章兵熱多歎。及攻壘不克。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

宋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攻金州諸關。賊衆皆河朔人。驍果善戰。王彥與之戰。不利。關陷。彥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僞遁者。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彥募敢死士。易麾幟。設奇以待。聞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追襲至秦嶺。

兵鏡備考

卷六 致人三

三

遂復乾祐縣。以歸忠走降劉豫。

明燕師南寇。時遼東守將楊文率兵圍永平。略薊州。遵化諸郡縣。燕王遣劉江禦之。戒曰。爾至永平。文必遁回山海。勿追之。第聲言還北平。設伏以待其來。追始擊之。如其策。果敗文於昌黎。

明天順時也。先擁上皇逼京師。見我兵盛而嚴不敢犯。以數騎來嘗我。于謙設伏於空屋。使數騎以誘之。敵以萬騎來薄。伏發。大敗其衆。

明藩宸濠反。王守仁遣謀四出投檄。言各省兵大集。

若會合狀。又密致濠腹心李士實。劉養正等。約爲內應。濠疑不敢直趨南京。留攻安慶。未下。守仁議所向。諸將勸邀之於江中。守仁曰。急攻南昌。巢穴破。則賊解體矣。濠聞南昌破。撤安慶圍。還救之。公迎戰於樵舍。縱火奮擊。濠敗被擒。

明王守仁旣破桶岡。洲頭賊首池仲容尤悍黠。聞桶岡潰。乃懼。守仁遣賜賊牛酒。見賊嚴爲備。詭使者曰。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欲仇殺掩襲。故設備。守仁佯怒。盧珂等令廉二人擅兵狀。且令仲容除道俟事平。

兵鏡備考

卷六 致人四

四

還兵討之。而仲容辭以自爲防禦。毋敢勞兵。會盧珂二人來訴仲容反狀。公佯怒。其誣械之獄。云俟拘其屬并斬之。乃陰寓意令自安公班師回贛。則張樂饗士。令民休息爲樂。陽散兵歸農。示不復用。遣仲容弟仲安歸。仲容意大安。乃別購賊所親說仲容。立往謝軍門。以息盧珂之言。仲容至。公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犒宴無虛日。其實則羈縻之也。度盧珂兵及各路兵將集。洲頭乃設犒於庭。伏甲士。俟仲容入。悉擒之。出珂等狀訊伏斬之。

明巨寇王直數爲海患。胡宗憲謀致而擒之。遣辯士
蔣洲說直曰。胡公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拔足下母妻
於獄中。館穀甚厚。公何不乘機立功自贖。保全妻母。
轉禍爲福。直竊喜。有渡海之志。令其黨葉宗滿。王汝
賢。毛烈。同陳可願至寧波。詰之。皆曰。宣諭未至時。徐
海已擁薩摩洲口入寇矣。今王直歸順。先遣吾儕効
力。已而海果寇嘉興諸郡。甚急。憲果謀之毛烈。以觀
其去就。烈請自往招直。然其意實速直之來。以共圖
利也。宗憲故縱之。留王汝賢等在軍門。撫摩若親子。

兵鏡備考

卷六 致人五

五

時時對將吏曰。直非反賊。顧崛強不一見我何也。直
聞之。謂宗憲誠朴可欺。欲乘機以全親屬。且未知海
寇謀渡海以爲縱。不如所料。亦可與之相援。得志而
去。遂決策入欽。猶先遣毛烈等率銳卒千餘泊岑港。
據形勢。而宗憲與其所親連牀臥。伴露諸將請戰書
於几。烈等驚漏之於直。直始疑之。偵知四面兵甚盛。
終無脫計。且聞海已敗沒。因歎曰。管漢高謝羽鴻門。
王者不效。胡公柰我何。因請毛烈統部兵而自入見。
宗憲遣烈往。直桀然請軍門。遂執之斬於市。

偶樵氏曰。致人之術多端。孫臏走梁。耿弇攻巨里。
司馬懿向襄平。王守仁克南昌。皆用進法。周亞夫
壁昌邑。班超散東西。郭崇韜築河壘。王彥楚秦郊。
劉江還北平。皆用退法。進退固有不同。而其致人
者則一矣。

兵鏡備考

卷六 致人六

六

能使敵自至者利之也

魏與趙攻韓。韓求救於齊。齊將田忌直攻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還救。孫臏曰。三晉之兵。素輕齊。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輜重與輕銳併程逐之。膾度其行。當暮至馬陵。馬陵道狹。旁多阻隘。可伏兵。砍大樹。白而書

兵鏡備考

卷六 能使一

七

之曰。龐涓歔此樹下。及涓至。篝火燭之。讀其書未畢。伏弩俱發。魏軍亂相失。涓自刳曰。遂成孺子之名。漢昭烈帝討吳。率衆從巫峽建中。連閉至彝陵界。命將軍吳班將數千人營於平地。吳諸將欲擊之。陸遜不許。備知不可誘。乃出伏谷中。兵八千人。遜指示諸將曰。不聽若擊班者。搗之。必有詐耳。今果然。

突厥達頭可汗犯塞。隋命靈州道行軍總管楊素討之。先是諸將與鹵戰。每慮鹵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爲方陣。藏騎於內。素曰。此自固之道。非

制勝之策也。去之。令諸軍爲騎陣。達聞之。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

兵鏡備考

卷六 能使二

八

使敵不得至者害之也

唐詔長孫晟領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進止。出討達頭。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

唐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涯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禱祠。然後料兵南渡。張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南寇路。唐休璟爭以爲不可。仁愿固請。乃許。表留戍兵助工。咸陽卒二百人。

兵鏡備考

卷六 使敵

九

迺歸。仁愿盡斬城下軍中股栗役者。盡力六旬而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拒。各四百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戍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唐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郭元振爲都督討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南來必薄城下。元振始於南峽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鹵患。

宋寶元初。趙元昊反。詔狄青爲三班差使。殿侍延州。

指使。青旣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囉咩。歲香。毛奴。尚羅。慶七家口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又城喬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

金人大入。攻仙人關。先是吳玠在和尚原。饋餉不繼。

其地去蜀遠。吳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

朔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朮撤離喝。及劉蕡率。

鐵騎十萬。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百計攻壘。璘。

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爲二。

兵鏡備考

卷六 使敵二

十

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天下如雨。死者肩積。玠急遣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卒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遁。

宋海州城西南枕孤山。金人每環攻。登山瞰城中。虛竇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魏勝築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金人計沮。勝又創如意車數百兩。砲車數十兩。車上爲獸面木牌。木槍數十。垂氈幕軟牌。每。

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止則爲營衛。列陣時。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弓車當陣門。弩矢發三百步。砲車在陣中。火砲發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弩箭砲石。近陣則刀斧鎗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勝。則拔陣追襲。却則入陣稍憩。進退俱利。士卒不疲。倉卒間慮有拒遏。則預爲解脫消息。夜習其機。不使人見。以此制勝。常敗金人。

宋孟宗政代許國守棗陽。慮每戰迫濠而陣。未便。乃於西北壕外。瀦水爲渾。以陷敵。騎金人不敢近。

兵鏡備考

卷六 使敵三

士

宋孟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下。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迺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於漢。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墮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津。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

元侵襄陽。張洪範曰。國家久困襄陽。蓋重人命而使。之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師坐視。

無禦之者。其境南接江。陝歸峽。商賈行旅。士卒絡繹不絕。寧有自斃之時乎。空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庶幾速斃之道也。八年。築一字城。通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攻樊城。截江道。絕其援。兵水陸交攻。遂拔之。

明郭登守大同。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已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整。漢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

兵鏡備考

卷六 使敵四

士

明項忠撫陝。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伏羌伯毛忠戰歿。我軍遽退。公卽陣斬指揮。以徇。陣始定。乃移兵據賊水草。以困之。賊稍急。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者。相率來降。滿四卒爲楊虎。狸所禽。

明馬昊撫蜀。時筠。夔人高珙。普法惡。倡亂。立案僭號。攻劫。昊率兵擣破之。蜀青山寨不下。昊周寨視之。曰。寨高絕。其水道乃可下。遂遣兵據泉口。而撤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峴南圍薄。夜走。從後追擊之。捕首酋。

萬餘級誅普法惡

明大司馬劉大夏薦楊一清巡陝公至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自劾創平鹵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鹵敵遂不敢渡河

明荔浦賊八千餘人渡江東寇沈希儀以五百人待之賊將窺江希儀謀之諸將曰蛟龍灘濶滑石灘狹須奪其濶而致之狹乃可擊於是伐岸竹編筏爲繆揭竿爲旗使羸卒樹幟燃柴向蛟龍以惑之賊疑有兵鏡備考

卷六 使敵五

五

備果趨滑石灘希儀預分兵兩岸潛以小艇載勁卒伏葭葦中俟其半渡希儀乘艇順瀧急衝之兩岸伏軍譟而前水陸夾攻賊俱擠墜入淵盡俘之
偶樵氏曰兩陣夾機有利有害唯明者致人唯愚者致於人孫臏入魏地日城寇以殺龐涓漢昭烈至樊陵營平地而不能誘陸遜司馬懿去戎車爲騎陣以誘突厥示弱之勢雖同而所遇者異也長孫晟毒上流以破突厥張仁愿築三壘以限北鹵吳玠守殺金平以拒撒離喝魏勝城高山以奪敵

險孟宗攻潯水爲濘以陷敵騎孟珙障沮漳繞城以守江陵張弘範城萬山柵灌口以困襄陽郭登製地龍天網以守大同楊一清創紅古築洹河以捍靖鹵沈希儀編繆揭旗以奪蛟龍示強之形雖異而收功者同也

兵鏡備考

卷六 使敵六

六

佚能勞之

漢韓信攻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精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闕。退不得還。使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矣。不聽。信卒破趙。漢吳楚反。鄧都尉說周亞夫曰。吳楚兵銳而輕。不可以持久。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塞淮泗口。絕吳餉道。使

兵鏡備考

卷六 佚能一

五

吳梁相弊。而以全制。其後用其策。果破吳楚。

梁與唐持。莊宗欲速戰。周德威曰。趙人能城守。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隔水不足恃。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晉退軍鄆邑。梁軍來逼。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也。欲趨戰。威曰。梁軍遠鬪。不暇齋糧。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必勝。如其策。大破梁軍。

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

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吳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風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箭舌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金兀術會諸道兵十餘萬。攻和尚原。吳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騎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全。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術中流矢。僅以身免。

兵鏡備考

卷六 佚能二

六

宋吳玠卒。吳玠代將。胡世將問玠制勝之方。玠曰。玠從先兄戰西夏。一卻。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更退。忍耐堅久。令敵而下。必死。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自筭用兵。所未嘗見。蓋金人利衝突。我兵利據守。故每遇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氣。至決機於兩陣之間。能操必勝。則玠有不能言者。

金人圍海州。城數重。魏勝令偃旗。什鼓寂若無人。金兵疑不敢近。已而置攻具。負土填壕。勝俟其近城。鳴

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金汁火牛。凡三晝夜。賊不能近。於是罷攻。脩營壘。絕河道。謀爲固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會李實遣張子蓋解圍。勝出軍城北砂巷。與金人大戰。斬首不可計。餘兵皆遁。

明燕王南寇。留姚廣孝居守。會王師來攻北平。廣孝輯拊兵民。日夜守禦。設伏截其後。又夜縱火。下城劫營。或遣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罷王師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大敗之。

兵鏡備考

卷六

伏能三

七

明沈希儀勦苗巢賊。或走之他巢。則使間嚇之曰。公且並勦。汝則又走之他巢。如是者多。走不反踵。又間以風雨晦冥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砲。以筒貯火衣。毳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數聲。砲賊盡驚曰。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號。往往寒凍。或觸崖石。不者且爲虎噬。諸妻子更相嗟怨。黎明下山。謂之則寂無人。會各巢謂者。俱言昨夜老沈來吾巢。及謂之城中。則老沈固坐幕府未出也。諸巢益憊困。不敢爲寇。

飽能饑之

漢孝景三年。吳楚反。周亞夫將兵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然不能久。今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渡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餉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

漢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險隘爲害。詔祭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

兵鏡備考

卷六

飽能一

六

唐輔公祏反。寇壽陽。詔李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公祏將馮惠亮等據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饑道。賊饑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令副將盧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羸兵却。賊追北。且驚。遇祖尚薄戰。賊大敗。晉周德威退軍鄆邑。以誘梁軍。莊宗登高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用騎之地。欲趨戰。德威曰。梁軍遠鬪。不暇齎糧。遲至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擊之。必勝。卒大破梁軍。

宋种師道。禦金奏過春分。俟其弟秦鳳經略使師中至。乃可合擊。不聽。趣姚仲平砍營。以及於敗。詔解种師道兵柄。御史中丞許翰論留之。帝謂師道老難任。令翰與師道試計其便。師道曰。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待久。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奏曰。師道智慮未衰。不立去。於是帝加爲檢校少師。進太尉。換節鎮洮軍。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

金兀朮會諸道兵。攻和尚原。吳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騎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垵。伺賊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

兵鏡備考

卷六 飽能二

无

安能動之

唐郭子儀破史思明於沙河。安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部將以徇。士殊死鬪。遂破之。斬俘獲馬無算。乃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史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咸斬賊迎王師。

宋劉錡守順昌。金兀朮益兵進攻之。錡遣驍將閻克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解髮者輒鐵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

兵鏡備考

卷六 安能一

干

請銜枚。錡笑曰。無以爲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聞吹器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

宋李寶全師登舟南還。金兵大至。攻海州。魏勝與統制郭蔚守之。偃旗。什鼓寂。若無人。金人驚疑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砲石。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俟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凡三晝夜。金兵罷修營壘。絕河道。謀爲固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

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會李寶遣張子蓋來解圍。與勝合擊金兵大敗之。

明時倭陷泉州。上責戰益急。俞大猷疏曰。賊尚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逸我勞。彼飽我饑。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困之。我實彼虛。我逸彼勞。我飽彼饑。而我師得以犄角。賊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盡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已竟殲賊。

兵鏡備考

卷六 能二

主

偶樵氏曰。佚使之勞。飽使之饑。安使之動。總是致人。一法。韓信。周亞夫。李孝恭。郭子儀。周德威。劉錡。吳玠。遠用之。則遠效。魏勝。仲師道。姚廣孝。沈希儀。俞大猷。近用之。則近效者也。

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

漢耿弇征張步。進軍西安。臨淄二城之間。西安城小而堅。藍兵精。臨淄城大而實。易攻。弇故勅諸將揚聲。後五日攻西安。至期則趨臨淄。護軍荀彘爭之。弇曰。西安知吾攻。故備我。出不意攻臨淄。一日必下。臨淄下。西安自孤。若先西安。頓兵堅城。臨淄併兵合勢。吾深入敵境。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如其策。卒拔臨淄。

魏公孫文懿反。司馬懿率軍討之。文懿盛兵阻遼。懿堅壁而守。懿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懿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敵營相迫。沉舟焚梁。飭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爭之。懿曰。賊高壘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志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直指襄平。賊必內顧。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大擊。三戰皆捷。

兵鏡備考

卷六 攻必一

主

晉叛賊蘇峻攻大業壘。陶侃議往救。長史殷羨曰。若

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來救。而大業之圍自解。侃從其言。峻果棄大業。救石頭。遇諸軍。戰陳陵東。斬峻。賊大潰。

隋漢王諒反。帝命并州道行軍總管楊素討之。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諒別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意在久持。以老隋師。素令諸將以兵臨敵境。乃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鼓破焉。

元史天澤攻復州。宋兵以舟三千鎖湖面為柵。天澤兵銳備考。卷六 攻必二 三

曰柵破。則復州自潰。乃親執桴鼓督勇士攻其柵。不踰時拔。復人懼請降。

元人議攻襄陽。遣史天澤駙馬勿刺出往經畫之。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絕聲援。為必取之計。十年與平章阿朮等進攻樊城。拔之。襄陽降。

元伯顏統兵攻陽邏堡。三日不克。乃密謀於阿朮曰。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遣人報我分遣阿里海督張弘範等先以步騎攻陽邏堡。夏

實來援。阿朮出其不意。率軍汧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阿朮麾軍徑趨沙洲。載馬後隨宋都統程鵬飛來禦。阿朮與鎮撫何瑋等數十人攀岸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四。起浮橋而渡。繼遣張榮實解汝楫等四翼軍擁舟師抵南岸。夏貴遁。阿朮遣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邏堡。斬王達。宋軍大潰。

明徐達既下元都。遂攻山西。時擴廓帖木兒兵方自保安謀踰居庸關。據故都。達謂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兵銳備考。卷六 攻必三 三

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穴。此批亢擣虛之法也。太原下。擴廓不戰自潰矣。擴廓聞之。果還軍來救。會其將豁鼻馬約降達。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走。乘勝追擊。遂下山西。

守必固者守其所不攻

漢梁州賊王國圍陳倉。拜皇甫嵩為左將軍拒之。前將軍董卓欲速赴陳倉。嵩曰：「兵法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陳倉城小而堅。王國雖強。攻我之所不救。待其敵而乘之。我何赴焉？」國圍陳倉八十餘日。卒不能拔。賊眾疲敝。解去。嵩遂進兵連戰大破之。國走而奔。

漢時曹操大出軍攻濡須。呂蒙數出奇計。勸孫權夾水口立塢。備禦甚精。曹軍不能下而退。

兵鏡備考

卷六 守必一

三五

晉蘇峻反。與溫嶠、庾亮俱會石頭。諸軍欲決戰。陶侃以賊鋒不可爭。當以歲月智計擒之。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不若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賊見壘大驚。

宋張浚與金人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吳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夾。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厄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

宋吳玠守和尚原。其地去蜀遠。多饋餉。不繼。吳玠命奔棄原。別營仙人關。右殺金平。初築一壘。移原兵守之。金兀朮撤離喝。劉夔率鐵騎十萬攻之。百計俱窮。金人宵遁。

金敗盟。撤離喝渡河入長安。趙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邠。延惟吳玠隨胡世將在河池。叅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倡議退保仙人原。玠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玠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玠又別遣姚仲拒於石砦。敗金之鵠眼郎君。」

兵鏡備考

卷六 守必二

三五

宋劉光世鎮京口。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王德請以玠捍江。諸將恃以自強。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真揚數郡。

金人自合肥入犯。遊騎及江。張俊議分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棄淮不守。唇亡齒寒。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能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稍安。則淮非吾有矣。」

宋孟宗政守襄陽。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潏水以隄火。金人選精騎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陷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濠坑防地道。初戰棚防城陷。敵穿井纔透。卽施毒烟烈火。敵韞以薰之。金人室以濕氈。柝路剝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入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至命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傅正城。濠坑培仞。躬督其役。五日而成。金人擇強兵披兵鏡備考

卷六 守必三

壬

厚鎧毳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更募砲手奮擎。从士夾攻。宗政激厲將士血戰。金兵从者千餘。會王任領兵千餘。冒圍轉闢入城內。外合勢遂大磴金人。

明宸濠反。南昌安慶守將楊銳策其必攻。皖預設鉤距於江側。濠泊船皆碎。濠爲敵樓數仞向城。公射其被甲冑者。中左腋。火藥齊發。樓燬。濠怒甚。麾各道齊攻。从士蔽木直前。公裂布覆紙。裹火藥千數散投所。

蔽木上火發盡棄走。賊又自北濠結棧平城。公詭以大將軍火砲寶石被緋吹金鼓迎置城上。向賊賊望見驚潰。隨從問道。遣卒出燒棧。絕伺賊憊。舡舟中遺善泗者斷其首。又遣健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遙應之。賊計窮爲之垂涕解圍去。

偶樵氏曰。用兵如奕。攻守各有所長。岑彭潛攻武陽。勢若風雨。耿弇襲取臨淄。出敵不意。徐晃密攻四冢。詭作都塹。伯顏脂渡上流。聲由漢口。徐達直抵太原。覆其巢穴。其法多長於攻。皇甫嵩不救陳倉。李根必城白石。吳玠保和原以守蜀。王德守淮以保長江。其法多長於守。要亦知彼已者審也。

兵鏡備考 卷六 守必四

壬

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漢岑彭征蜀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賊皆奔散

漢耿弇征張步進軍西安臨淄二城之間勅諸將後五日會攻西安步將張藍晨夜嚴守至期弇夜半勅

兵鏡備考

卷六 善攻一

无

諸將蓐食至臨淄城拔之藍遂敗遁

漢末黃巾賊韓忠據宛拒朱雋雋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圍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懼乞降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遂撤圍誘賊因其走擊破之

魏徐晃助曹仁禦關羽羽屯偃城晃到詭作都塹示欲截其後羽燒屯走晃得偃城進逼羽羽圍頭有屯

又別屯四冢晃揚聲攻圍頭而別勅密攻四冢羽急救四冢晃擊走之遂破諸圍

金詵可大舉圍東陽塹其外繞以土城趙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東陽之圍自解乃命許國東向唐州扈再興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蔡後殿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東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召國再興還攻敗金人於洧河又敗之於城南宗政自城中夾擊殺其衆三萬詵可單騎遁

兵鏡備考

卷六 善攻二

子

元伯顏侵宋軍次蔡店宋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邏堡荆湖宣撫朱禔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伯顏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乃遣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入大江克陽邏堡宋軍大潰斬王達夏貴遁

明徐達奉命征張士誠常遇春請徑擣平江上曰不然賊分兵駐吳興錢塘以自輔我頓兵堅城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徐達悉舟師自太

湖趨薄吳興。士誠之右丞張天驤。參政黃寶。院判陶子寶。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遣驍將王國寶。以長槍軍扼其歸吳興下。

明北伐元。常遇春請犄犄北平。上曰。壯哉。爾背所畫平江策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塵兵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卷也。

明師已攻下元都。徐達方奉命征山西。統兵在途。而

兵鏡備考

卷六 善攻三

三

擴廓帖木兒。自保安謀踰居庸關。抵故都。徐達謂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穴。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自潰矣。遂以輕騎直抵太原。擴廓還軍來救。銳甚。遇春曰。敵不解遠斥堠。固營壘。可掩而取。會擴廓部將豁鼻馬約降。請為內應。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走。遂乘勝追之下山西。

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漢時。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史。馬援將四千人擊之。至是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率眾出。

魏鄧艾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姜維退。艾曰。此必有詐。宜分諸軍以備不虞。三日後。維果至。艾曰。維今卒還。見吾軍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其計令廖化持我使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據城。得以不敗。

兵鏡備考

卷六 善守一

一

晉巴東將軍徐嗣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吳陸遜令張咸守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對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嗣。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知吾虛實。吾嘗慮彝兵素不訓練。必教敵先攻此處。即夜易彝兵。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彝兵處。抗命旋軍擊之。肇計屈。夜遁。

周韋孝寬守玉壁。齊神武傾山東之眾。盡銳攻之。於

城南起土山憑城。孝寬當其山處。先縛木樓上。多積戰具。以待齊穿城南地道。孝寬復掘長塹。屯戰士城外。每穿塹至。輒擒殺之。又積柴貯火。推入地道內。以皮鞭吹之。塹卒灼爛無餘。齊造攻車。所當無不碎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垂以蔽之。其車終不能近。城齊縛松於竿。灌以膏火。焚樓。孝寬復作長鉤。利其鋒。刀火竿一至。運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壕外齊穴地。各施梁柱。俾油俟。深入則焚柱。城崩。孝寬又隨崩處立木柵以守。齊百計攻擊。而孝寬備禦多方。齊終不能入。

兵鏡備考 卷六 善守二

善

宋宣撫司張浚退保興州。有建策徒治夔州者。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不相聞問。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宜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要。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可補前愆而贖後咎。奈何爲此言乎。

金人圍海州數重。魏勝與郭蔚分兵備禦。偃旗仆鼓。寂若無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砲石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俟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汁。凡三晝夜。金兵竟不能近。

宋余玠帥蜀。下令關館求賢。播州冉璉冉璞有文武才。聞玠賢。應召刺入。郊迎待以上賓。久之不言。玠異之。更處以別館。使人窺其所爲。惟弟兄對坐。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墁去。如是者又旬日。因請問。獻策曰。爲今日西蜀計者。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

兵鏡備考 卷六 善守三

善

覺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勢之地。莫若釣魚山。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碁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移金成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汚成於青居。移興成於釣魚。共備內外。移利成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蜀以大安。

明姚廣孝輔獻陵居守。日夜守禦。輯拊兵民。王師再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王師。又復繼歿。士下城劫。王師或遣數十人遠伏草

莽聞夜舉火鳴砲罷王師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

偶樵氏曰攻守同歸於一法而有善不善者視敵將之智與不智耳馬援奪羌水草陸遜夜易彝兵鄧艾趨赴洮城余玠徙合州以守蜀口姚廣孝夜伏擊以疲王師用意每在於守先岑彭襲取武陽耿弇徑拔臨淄朱雋攻西南而掩東北徐晃逼圍頭而攻四冢徐達下山東而趨元都用意每在於攻先攻守之法不同而先則無不同也

泉鏡備考

卷六

善守四

蓋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

唐李光弼統兵圍懷州賊將史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退屯清河揚言渡河絕糧道光弼堅壁野水渡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來劫營勿與戰若降與俱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越命以鐵騎五百夜襲不然無歸及暉知光弼已去恐見誅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之亦降諸將曰何神也弼曰思明屢敗思欲野戰僥倖聞吾野次故使越來襲

泉鏡備考

卷六

微乎一

美

必許以成日越無所得歸路已絕安得不降高暉才出日越之右降者遇貳者得不思奮乎

唐僕固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等三十萬掠涇邠闖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帝命郭子儀等分屯涇陽各要害以禦之子儀身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爲誰報曰郭令公回紇驚曰令公與天可汗存乎報曰俱無恙回紇悟曰懷恩誤我子儀因使諭曰回紇有大功於唐何棄舊好助叛臣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爾尚未信令公有無子

儀以數十騎出免胄。令人傳呼曰：「令公來見。」大鹵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忍忘忠誼至此？」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卽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說曰：「吐蕃牛馬被數百里，公等創戈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吐蕃疑之解去。」

明柳州界連猺峒，凡鎮柳者禁約甚嚴。沈希儀始至，令諸猺皆得出入城中，買賣游嬉，無禁。諸猺始入府，見希儀，希儀見女撫之，久之稍稍釋其巧者，結以厚賞，使誦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來報。希儀又厚賞之。

東鏡備考

卷六

微乎二

三

間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見夫人諸猺謝不敢。希儀曰：「試令其來已。」而猺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撫慰，賞給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首，而命婢妾灌以酒。察羣婦中最黠者，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久，又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實其袖中，陰戒之勿令人知。」猺婦旣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門去。諸猺望之，喜，爭前掖歸巢，而猺婦輒出夫人所賜以誇示諸猺。婦諸猺婦心艶之，嗾其夫使報賊，冀已可入帥府以

得珍果美物諸賞賜，以故諸猺皆爲希儀間諜用。

明時馬平四都猺章扶諫，兇猾甚，嘗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苗三層巢者，沈希儀率兵討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劫他所，乃俘三層猺之妻子以歸，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時使狼兵怒而挺刃，猺猺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希儀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漢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猺聞之，以繫其心，並使人謂諸猺婦女言：「幕府欲得扶諫，卽可釋爾等歸巢，乃縱諸猺來視其妻子。」妻與子

兵鏡備考

卷六

微乎三

三

相持，諸猺哭曰：「非沈公吾等爲狼兵殺，且捨已而相怨，詈曰：『咄！扶諫非汝爺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而別。於是日夜思所以誘扶諫者，卒縛以獻。希儀而贖其妻子。」

明時土官岑濬叛，誅之，以其孫徐五章貴爲土巡檢，分掌其兵，而聽於流官。然彝民不樂漢法，常思故主，會彝之役者託言濬子，冒名岑金，諸彝聞之，感泣立金爲小主，扇召諸酋之在四方者，以爲亂，而楊留者爲岑濬腹心，濬死無所歸，應希儀募留賓州打手至

是欲往投金。希儀聞之。乃婉色好語曰。汝第往。復低聲曰。聞金乃濟第九子。岑氏其有後乎。且呼至密所。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信其言。瀕行。復召謂曰。我幾忘之。幸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留諸金。具如希儀言。金大喜。因率兵五千人。之賓。希儀漸以計諷金。使遣其兵。還巢。覲金。左右孤。乃擒金斬之。

神乎神乎至於無聲

唐李抱真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從擊朱滔。武俊許諾。而內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壘。諷軍事於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唯子。厲兵東向。雪吾之恥。亦唯子。乃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朱此李希烈。爭竊帝號。皆欲自肆於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雄。長捨九葉天子。而臣反齒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臥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矣。食訖約爲昆弟。而別旦日合戰。遂反襲滔走。

唐時賊盤踞東都。李晟兵進屯渭橋。當賊時。焚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災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歿勤。雖安知天道也。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收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晨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

唐賊將徐廷光守長春。不下馬燧。恐久攻傷衆。乃挺

身至城下。說之。廷光素憚燧。拜城上燧。願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滅族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廷光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率眾降。燧以數騎入其城。眾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渾瑊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有大過人者。吾不逮遠矣。

宋詔張俊防秋。將去鄂。岳飛袖小圖示俊曰。已有定

兵鏡備考

卷六 神乎二

聖

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俊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誠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許之。飛如鼎州。楊欽來降。表授武義大夫。禮遇甚厚。遣歸湖中。說余端劉詭等降。復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為。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眾數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果八日而賊平。浚曰。岳侯神算也。宋康王如濟州。韓世忠領所部勸進。金人縱兵逼城。人心恟懼。世忠據西王臺。力戰。金人稍却。翌日。鹵帥率數萬眾至。時世忠麾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

長。遂大潰。

宋河東巨盜王善。擁眾七十萬。欲據京城。宗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得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

明沈希儀用兵多。遣素日商販。徇中者為謀。每徇人動靜。販者輒先奔報。得為攻守計。至期鳴砲聚兵。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遣心腹為旗頭。引諸軍買貨行。軍問旗頭。旗頭亦不知。頃之。割營設伏。賊果至。遇伏。

兵鏡備考

卷六 神乎三

聖

追。噓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希儀軍已先在。或絕遠村聚。度官軍所不得至。而潛寇之。則希儀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為神。我軍亦不知主帥。自何得之也。偶樵氏曰。神道設教。善用兵者。不廢究之多。以人道為本也。李光弼知李日越必降。岳飛策楊么八日必克。沈希儀禦敵之所。兵在賊先。似近於怪。及觀其議論方略。得之於人情物理者。居多。至若郭子儀免胄見回紇。李抱真造壘說王武俊。馬燧挺身降徐廷光。皆用至誠。絕非權變。中庸曰。至誠如

神信然哉。

兵鏡備考

卷六 神乎四

望

兵鏡備考卷六終

兵鏡備考目錄 卷七

虛實篇

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

我專而敵分

寡者備人衆者使人備已

策之而知得失

作之而知動靜

形之而知死生

兵鏡備考

卷七 目錄

一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

形人而我無形

形兵之極至於無形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兵因敵而制勝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謂之神

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

魏伐趙趙請救於齊孫臏說田忌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齊大破梁軍

漢南鄭人秦豐據黎兵遷岑彭征南大將軍擊之數月不進帝責讓之彭懼夜勒兵申令揚言明旦西擊山都乃陰緩所獲鹵令歸告豐豐果悉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揚於河頭山大破之從山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兵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預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宏更封爲舞陰侯

兵鏡備考

卷七 不得一

一

魏公孫文懿反遼東司馬懿往討之次於遼水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渡以出其北與賊營相迫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懿曰賊堅營高壘以老吾師攻之正墮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

所必救敵大衆在此巢穴必虛我直指襄平必入懷內顧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逸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乃縱兵逆擊三戰皆捷

晉蘇峻叛攻大業壘陶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景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

兵鏡備考

卷七 不得二

二

漢王諒反晉絳呂三州並爲諒城守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楊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諒窮蹙而降

唐賊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於趙州李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曜等隸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

唐李晟合軍逼東京賊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晟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器資非

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披其腹心。自圖走。不暇矣。於是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使王泌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先夜墮垣。爲道二百步。拔柵先登。蹙賊入。白華擒。賊略盡。泚卒殘。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五日內不得輒通家信。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令分慰居人。市不易價。宗廟不驚。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未或過也。

馬燧討田悅。軍渡漳水。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

真鏡備考

卷七 不得三

三

下。齋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潛師併洹。趨魏州。令曰。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卽焚橋。悅黨李納等踰橋。乘風縱火而前。燧令除榛莽。廣百步爲場。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火擊之。悅敗奔橋。橋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悅敗遁魏州。諸將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悅與淄青洹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

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攻其必救。故取魏以動之。此致人之術耳。

金兵侵斬黃宋趙范統軍攻唐鄧。孟宗政惑之。范曰。撤襄陽之備以救斬黃。則唐鄧之師必躡吾後。且斬黃之寇正銳。易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寇在斬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矣。

元張弘範從伯顏攻襄陽。上策曰。襄樊相爲唇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

兵鏡備考

卷七 不得四

四

破。則襄陽何所恃從之。明日復出精銳先登。遂拔之。明徐達率諸將攻下元都。將分兵略平定州而北。時擴廓帖木兒兵方自保安謀踰居庸關。撼故都。達謂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穴。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自潰矣。擴廓聞達兵向太原。果還軍來救。銳甚。達曰。步兵未集。輕與戰。危道也。鹵不解遠斥候。固營壘。可掩而取。會鹵訟鼻馬內應。乃選精騎夜銜枚襲之。擴廓帖木兒大敗。走甘肅。山西

悉平。

明常遇春副大將軍徐達征張士誠舟師出太湖擒其萬戶尹義等直趨湖州之毘山與士誠兵水陸鏖戰敵大潰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與城堞埒其丞相信埒境內兵來援築壘舊館壓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由大全港入營於東阡更出敵背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將士立破之復破其援兵赤龍船於烏鎮士信跳舊館之卒六萬悉降湖州下。

明傅友德爲征鹵副將軍由秦隴以步騎趣成都既

兵鏡備考

卷七 不得五

五

受命上客論曰蜀人聞我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斗以抗我師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旣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拜命直攀援山谷晝夜兼行抵階州攻拔文州兵渡白水江遂趨綿州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爲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明洪武十四年命友德爲征南將軍討雲南上親餞之龍江曰朕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扼塞取之計當自未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

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也曲靖下三將軍以一軍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必次下大理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

明兩廣蠻寇起司馬王竑請用韓雍督勦召諸將議進止或請分軍蹙賊入廣西雍曰兵有分爲奇合爲正者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其本乃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必勝遂行。

兵鏡備考

卷七 不得六

六

明王守仁自閩公幹回至吉安聞宸濠反起義勤王衆議宜逼之安慶江中守仁曰我師越南昌與賊相持於中道南昌之兵必絕我糧道以躡其後我腹背受敵非利不若先攻南昌叛濠精銳皆出攻安慶南昌守禦僅有老弱我兵精銳新集一鼓易破賊聞巢穴已傾勢必解安慶之圍還救南昌首尾牽制易成。

擒矣。濠果旋師。衆議堅壁以待。四方之援守仁曰。賊不能進取。而反顧內亂。衆心已離。法當急攻之。乃縱火大戰於樵舍。遂擒宸濠。

兵鏡備考

卷七 不得七

七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

漢諸葛亮表請伐魏。屯於沔陽。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嚴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應亮。真首尾失措。關中響應。梁與唐持莊宗問戰於周德威。威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梁人家國係此一舉。志必死戰。吾軍深入。可以計勝。難與力爭。且吾軍先至此。糧糈具營柵完。宜以佚待勞。王按師無動。臣請

兵鏡備考

卷七 敵不一

八

以騎軍援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可以勝也。不聽。遽督軍而出。梁犯晉。輔重晉軍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俱戰死。

宋軍校呂翰殺武懷節度。據嘉州叛。曹翰及諸將奪其城。謀賊約三鼓復來攻。翰戒知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破之。

宋岳飛入賀州境。得李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謂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

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葺食。潛趨繞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

宋張世傑立廣王昺於海上。閩廣響應。元命張弘範充蒙古漢軍都元帥。統兵進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不可近。因連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弘範下令曰。俱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疑也。忽麾軍連拔數寨。回搆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別將攻南門。西門乃乘虛破其北門。又

兵鏡備考

卷七 敵不二

九

破鮑浦寨。瀕海郡縣皆望風請降。

明李文忠追鹵至土刺河。及驛海。鹵來益衆。文忠乃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以劫鹵。鹵疑稍稍引去。文忠亦引而歸。

明時荔浦賊八千餘人渡江東寇。謀者告沈希儀。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乃謀諸將曰。滑石灘狹。牽線而濟。雖衆可薄。蛟龍灘闊。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欲奪其溺。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布。伐岸竹。揭竿。編筏爲繆。頃刻成數百旗。樹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

守之。燃柴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希儀分兵兩岸。潛以小艦載勁卒。伏葭葦中。賊濟且半。希儀以艦乘龍急衝之。兩岸伏兵譟而前。水陸夾攻。賊擁擠墜淵。盡俘之。

明巨賊徐海。冒而入欽。胡宗憲計爲他日患。必擒之。料部下多猛鷲。而未保兵。猶迤邐未至。難以卒破。於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沈家庄。衆多咎其揖寇。憲曰。善用兵者乖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深。譬今合而附者。迫耳。沈家庄故東西兩處。而中綰河爲

兵鏡備考

卷七 敵不二

十

壑。何不說徐海以西庄居。東黨待其勢分。而後得行其間也。海果與東分東西。而軍頃之。未保兵至。乃令陳東詐爲書。夜告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勦汝矣。東黨果疑。夜伏邏卒道上。適海皇急。令鹵竊兩侍女出道上。急則走間道。告幕府。以自託。邏卒報東黨。東黨大驚。卽勒兵過徐海所。罵遂私相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合。牆而進。宗憲麾衆束千炬。人持一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投水死。

偶樵氏曰。奔之優者主。攻劣者主。應用兵之道亦

然善用兵者。攻則令敵必救。守則令敵必乖。是戰與守。皆得先着也。田忌走大梁。岑彭渡沔水。司馬懿指襄平。陶侃攻石頭。李晟趨定州。馬燧趨魏州。王韶走定羌。趙范擣唐鄧。徐達攻太原。傅友德擣階文。王守仁攻南昌。法不求敵。而敵自來求我。雖欲不戰可得乎。諸葛亮聲由斜谷。岳飛姑反茶陵。張弘範別攻西南。沐英嚴陣白江。沈希儀樹幟蛟龍灘。法能求敵。而敵終不能求我。雖欲不乖可得乎。

兵鏡備考

卷七 敵不四

士

我專而敵分

漢吳漢征蜀。光武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邀擊。漢乘利。自將三萬人。趨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人。別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有時緩急。不復相救。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宜急引兵還廣都。

并州右賢王劉豹。併爲一部。鄧艾上言曰。夔鹵獸心。

兵鏡備考

卷七 我專一

主

強則侵暴。弱則內附。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進錄舊勲。此御邊長計也。

魏司馬懿。西屯長安。以拒蜀。張郃勸懿分軍駐雍。郃爲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黔布擒也。魏鄧艾解王經之圍於狄道。姜維退屯鍾提。議者多謂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

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
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常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
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

晉羊祜謀取吳疏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
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楊青兗並
向林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
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
處傾壞則上下震蕩矣用其策卒滅吳

宋楊存中從張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

兵鏡備考

卷七 我專二

主

賊勢盛我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
之必不相爲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首破賊於玉隆
觀賊騎將率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
衆我寡擊之宜用奇願以騎兵見屬公以步兵居前
後存中夜啣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
夾攻俘八千人追至九江成遁

宋孟珙知江陵府曰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或
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
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用其巧今日事勢大略相似

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擗吾
虛不往則誰實捍禦識者是之

明韓雍拜兩廣督討賊會議所向諸將請分兵蹙賊
入廣西雍曰不然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
鮮完郡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其本乃分
兵以趨末兵分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
攻大藤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
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
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其勝在我矣遂行

兵鏡備考

卷七 我專三

古

偶樵氏曰兵之分合因敵吳漢分營成都而賊羊
祜分攻江南而勝法同功異惟知彼已者乃爲無
弊司馬懿料前軍不能當蜀楊存中料諸將勢不
相下彼強我弱法故以我合爲專也鄧艾料胡黨
易於聲援韓雍策賊勢必爲犄角我實彼虛法故
以敵分爲利也

寡者備人衆者使人備已

燕昭王問伐齊樂毅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攻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諸侯惡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並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

漢大臣多勸王都洛陽張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輓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之

兵鏡備考

卷七 寡者一

主

說是也漢遂定都關中

魏遣征西將軍鄧艾備姜維時維退駐鍾提議者多謂維未能再出艾曰洮西之敗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我秋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彼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趨祁山熟麥千頃爲之垂餌賊有數利其來必矣

魏金城太守楊欣等追躡姜維于強川口姜維退守劬閣鄧艾上言曰今敵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

徑漢德陽亭趨涪出劬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維守劬閣則應涪之兵寡若還救涪則劬閣之守虛志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如其策艾自陰平以犂自爨攀木緣崖行無人之地七百里至江油轉戰降蜀將馬邈破諸葛瞻於綿竹進軍到雒劉禪降

魏謀侵吳司馬懿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善攻者必扼其喉而審其心夏口東關吳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

兵鏡備考

卷七 寡者二

主

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下破之必矣如其策卒破吳

元窺蜀荆襄制置使孟珙條議曰上流備禦宜周乞創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爲第一層備鼎澧爲第二層備辰沅桂爲第三層又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沅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不備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川灘磧凡十餘處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此京湖之憂

二陸抗有言。荊州爲江左藩籬。當傾國爭之。今日事勢相似。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

宋趙葵守揚州。叛賊李全遣步卒三百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葵。復驅丁壯增濠。而培鹿角。趙葵遣騎將出夾城東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

明時山都掌蠻叛。詔尚書程信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賊。公至永寧。分三道。自督兵由金鵝池。四川兵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兵由普市。

兵鏡備考 卷七 寡者三

七

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舖。賊恃險拒敵。飛石如雨。我發神鎗勁弩。賊稍却。攀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已倚其後。四川雲貴軍角其左右矣。

安南叛人入欽廉爲寇。諸司議募陸兵。俞大猷曰。賊由海來。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於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遂破之於永安。萬寧。安南函賊首以獻。

明亂民張璉反。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

萬討之。且言賊棄巢出。宜速擊。俞大猷曰。璉離山出劫。其妻子財貨皆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圍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入疾走相嵩嶺。瞰璉巢。賊果歸援。而大猷出擊。俘斬者衆。遂執璉。

偶樵氏曰。備勢者以險。備治者以德。劉敬諫都關中。司馬懿謀出夏口。鄧艾預料蜀兵。孟珙言兵諱

兵鏡備考 卷七 寡者四

六

備多。俞大猷論虎方顧子。此皆善於計險。阨遠近者。若潯王驕暴。諸國合從以爭伐。齊齊於時。寧無備哉。紂有天下而號曰獨夫。雖不謂之寡。不可也。

策之而知得失

晉荊州刺史周顒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陶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向武昌。吾宜還城疾行三日。可至。卿等誰能忍飢鬪耶。部將吳寄應之。侃曰。卿真健將也。賊果增兵來鬪。侃使朱伺等逆擊大敗之。

魏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北。請先發制之。崔浩曰。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膽。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

兵鏡備考

卷七 策之一

无

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餉饋不繼。分兵肆掠。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宜俟秋涼。馬肥久備。生懈。徐往擊之。因敵取食。其策萬全從之。

宋侵魏。魏命于謹。禦之。長孫儉策宋計安出。謹曰。耀兵漢沔。席捲渡江。南據丹陽。是其上策。移屯退保。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據其羅郭。是其下策。蕭氏保據江南。未遑遠略。謂我新有齊氏之忠。力不能分。且繹儒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必戀邑。

居以保羅郭。當不日就擒耳。後果如其策。

唐宦者尹元正擅論李懷光降。李晟劾之曰。救懷光五不可。河中去京師三百里。而同州制其衝。多留兵。則示未信。少則不足。倘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救懷光則必還其晉絳慈隰。渾瑊。康日知。又慮遷徙二也。兵力未窮。忽有反叛。四鄰聞之。生心回紇。拒北吐蕃。復西。希烈。僭淮蔡。棄強示弱。以招窺覷三也。既赦首惡。其下兵將悉復敎勳行賞。府庫空殫。物不酬滿。必激衆怒四也。既解河中。諸將還屯。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乘此饑困。圍之必潰。願無養腹心疾。爲後憂。

兵鏡備考

卷七 策之二

子

宋張洎自汴京齎蠟詔命高宗還京。以兵付副將張俊。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大王居外。天意所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勤王。後渡江爲南宋中興。

金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二帥分陝。盡移川口諸軍出隴。吳玠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搗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勢疲漸圖進據。未幾金果敗盟。

趙蜀

宋魏勝守蒼山。金人急攻。絕其水道。砦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宋岳飛既敗金兀朮於郾城。乃謂其子岳雲曰。賊雖屢敗。其謀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弈。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

兵鏡備考

卷七 策之三

主

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李莖。兀朮遁去。

宋孟珙兼夔路制置大使。謀報元兵。欲大舉窺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以二千人屯峽州。以千人屯歸州。以弟瑛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元兵自隋臨江。珙密遣劉全拒敵。更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并海禿雪。帥師數十萬人。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一層元人。知其有備。不果深入。

明陳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上難之。劉基後蹴所坐胡床上。悟而許。洪都下。明大同叅將許貴。請贖幣款。鹵于謙曰。鹵誓不共戴天。理不可和一也。萬一遣幣而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不可和二也。劾許貴玩寇當誅。邊將始人人言戰。鹵謀沮。始議歸太上矣。

兵鏡備考

卷七 策之四

主

作之而知動靜

晉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陶侃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默遣使爲中詔呈侃。泰佐多以爲實。進軍。宜待詔報。侃曰。主少國疑。劉胤爲朝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綱寬簡。欲因隙會。騁其縱橫耳。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詣侃降。

宋趙方知隨州。適宋金議和。諸郡寢弛備。方計其必

兵鏡備考

卷七 作之一

三

南侵。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增修山海入置。以壯形勢。荆門有東西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後金相高珙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召子趙范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敵情形。徒亂人意。吾決計提兵決戰。以報國耳。遂往襄陽。

元兵破汴州。擒大安。宋曹友聞遣摧鋒統制王資略右軍統制白再興。速趨雞冠隘。左軍統制王進據陽平關。友聞登溪嶺。手執五方旗。指麾甫畢。兵數萬突

至陽平關。遂遣進及遊奕部將王剛出戰。又率親兵及背鬼軍左右馳射。敵兵退。友聞謂忠義總管陳庚及當可曰。敵必旋兵攻雞冠隘。宜急援之。既而敵果以步騎萬餘攻隘。友聞分布諸將合攻之。蹀血十餘里。元人乃解去。

元張弘範從親王哈必赤討李壇於濟南。其父張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兵必致死。主者慮險危。必趨救。可因以立功。弘範營城西。壇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範曰。我營險地。壇乃示弱不攻。其計必奇。兵襲我遂築長壘。內伏甲士。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廣。而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兵鏡備考

卷七 作之二

三

張士誠寇建德。李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劉基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旌旗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皆空壁。所留盡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

明傅友德既誦賊肆掠奮槊刺驍將韓乙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皆卧槍以待聞鼓即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冒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

明于謙度敵必再至慮涿易真保爲京師拱衛於是遣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鎮俄謀報敵犯關子口鴈門關烽火連屬衆將請大發兵于謙策敵尚在遠塞此必張疑兵以脇我乃上方略授石亨令堅壁秣馬厲士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

兵鏡備考

卷七

作之三

美

明太監汪直擅用兵與巡撫陳越比掩殺僧格等十八族更請發兵誅勦上命馬文升往勘之升至則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升察其不實乃具言狀請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因以兵威諭之都督涯察懼悉請歸命

明岑猛叛都御史姚鏐奏誅之召沈希儀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希儀素能得土官陰事曰

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鏐曰猛乘上流擁兵而下邕梧必危曰土官飽富貴戀巢穴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在彼慮我乘虛必不遠出鎮又慮猛且走交趾儀曰主強客弱去必無歸猛安得不慮後卒如所料

兵鏡備考

卷七

作之四

美

形之而知死生

魏與趙攻韓。齊使田忌往救。忌直走大梁。魏將龐涓旋軍救之。孫臏曰。晉軍素悍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涓喜曰。入吾地三日。亡者過半。吾固知齊軍怯。乃棄步軍與精銳兼程逐臏。臏度其暮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伏善射者。期舉火而發。乃剝木大書龐涓死此。涓夜至。以燭照之。萬弩齊發。魏軍大亂相失。涓自知勢窮。自剄曰。遂成孺子之名。

兵鏡備考

卷七 形之一

毛

漢耿弇既破張藍於臨淄城。藍復合張步。洪壽重興等兵二十萬攻弇。弇先出兵淄水上。故示弱引兵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合戰。弇升王宮壤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之。明日復勒兵大戰。殺傷無數。城中溝壑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入夜步果引去。伏起縱擊之。追至鉅昧水上。步大敗遁。

漢中郎將朱雋既破黃巾賊趙洪。賊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寡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鳴

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司馬張超等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聽之非計。卒急攻下之。

魏徐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曹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新卒難與爭鋒。魏戒晃須兵馬集至。乃進北敵屯。偃城晃到。說作都塹。示欲截其後。敵疑之。燒屯走。晃遂得偃

兵鏡備考

卷七 形之二

天

城南面建營。宣言當攻頭屯而密攻四冢。羽來救。晃急擊之。退走。遂追羽破之。羽軍多投汙水死。

魏遣司馬懿禦諸葛亮。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止五丈原。則諸軍無憂矣。亮果止原。將北渡渭。懿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乃自與亮會於積石。臨原而戰。亮

不得進。還於五丈原。

魏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呂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用其策。卒克廬江。

昭烈漢帝。率衆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夔陵界。命將軍馮習。張南。傅彤等。分督數十屯。先遣吳班。將數千人。營於平地。諸將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擊班。

兵鏡備考 卷七 形之三

无

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彝陵要害。國之關限。易得易失。失之。非徒一郡之憂。勢當力爭。臣初嫌敵水陸俱進。今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諸將曰。攻敵宜早。今敵入五六百里。相持經七八月。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備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卒犯。今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騎角此寇。正在此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衆曰。空損士卒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兵各持茅一束。以火攻之。卒燒四十餘營。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

吳孫桓別將討蜀。前鋒於彝道。爲劉備所圍。求救於陸遜。遜不應。諸將爭之。遜曰。安東得士心。城牢糧足。無足憂待。吾計展不救。安東其困自解。及備奔潰。桓見遜曰。前實相怨。至今日乃知調度有方耳。

魏主問崔浩曰。劉裕西伐。至潼關。事濟否。崔浩曰。姚興好虛名。無實用。衆叛親離。有土崩之勢。裕兵精將廣。乘其危。必克之。魏主曰。劉裕進易退難。我遣精騎南襲。畔城壽春。何如。浩曰。西北二寇未殄。陛下

兵鏡備考 卷七 角之一

手

不可親御六師。若遣長孫嵩。嵩長於經國。短於進取。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未晚。唐賊周擊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李光弼敕軍登陴望曰。賊雖銳。然方陣而置。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召郝廷玉曰。西北隅最堅。令率騎二百。又召倫惟正曰。東南隅次堅。令率鐵騎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自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

退者斬。既而馮瑒望廷玉軍不能前。趣左右取其首。廷玉望見。易馬更進。臨陣立賜援矛。刺賊者絹五百疋。又斬不力戰者數人。光弼麾旗三至地。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萬餘級。太清遁。

唐賊史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卒皆北人。日夜思歸。魚朝恩信之。屢上賊可滅狀。李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犯。不聽。詔趨戰。弼不得已出兵。傅山而陣。僕固懷恩謂迫險。非用騎長地。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諸原。敗斯殲矣。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前列。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遁。唐軍爭剽獲。賊伏發。官軍大潰。

兵鏡備考

卷七 角之二

圭

偶樵氏曰。得失動靜。兵家之情。死生有餘不足。兵家之形。陶侃知賊必向武昌。于謹知齊必戀羅郭。崔浩知宋師必不先發。岳飛知兀朮必還攻穎昌。孟珙知元兵必透湖湘。曹友聞知元兵必回攻雞冠隘。于謙知鹵在遠塞。特張疑以脅我。皆知敵情於未然者也。孫臏滅竈。而龐涓不知其詐。耿弇引歸小城。而張步不知其誘。徐晃詭作都塹。而關羽

不知其誘。史思明諜言思歸。而魚朝恩不知其虛。皆不知敵形於已然者也。

兵鏡備考

卷七 角之三

圭

形人而我無形

燕伐齊。齊士卒忿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之。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我可以爲師乎？」單遂東鄉事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

漢王還定三秦。時項羽伐齊。張良恐楚欲西。乃遺項王書曰：「沛公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羽以故北擊齊。良

兵鏡備考

卷七 形人一

重

乃間行歸漢。

漢虞詡遷武都太守。羌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分掠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兼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羌不敢逼。或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師行三十里而令且二百里。何也？詡曰：「齒衆多吾兵少。徐行易爲所及。增竈行速。齒必憚於窮追。孫臏示弱吾今示強。其勢有不同也。」

魏徐晃助曹仁禦關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於爭

鋒。遂前至陽陵陂屯。曹操遣將軍徐商呂健等詣晃。令曰：「須諸軍集乃俱。」前羽屯偃城。晃到詭作都塹。示欲截其後。羽燒屯走。

魏司馬懿征遼。公孫文懿堅壁阻遼。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又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惑之。懿曰：「賊高壘以老我師。我直指襄平。巢穴之地。賊必懼而求戰。志所謂形人而我無形也。」卒如其策。文懿大敗。

兵鏡備考

卷七 形人二

重

四。中司馬懿請自討之。以南方濕暑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

漢關羽伐魏。軍至襄樊而多留兵備吳呂蒙。密疏圖羽。請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爲名。遂稱疾篤。權乃露檄召還蒙。薦望輕之。陸遜以自代。羽果信。弛備。撤兵赴樊。蒙疾趨淅陽。盡伏其精銳。艤艦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以故蒙入據荊州。

晉羊祜謀取吳上疏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充青楊。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矣。卒用其策。滅吳。

隋襲陳以賀若弼爲行軍總管。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謂大將至。悉發國中士馬禦之。旣而知爲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未幾。弼以大軍濟江。

兵鏡備考

卷七 形人三

蓋

陳人弗之覺也。襲南徐州拔之。

明傅友德征蜀。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令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遁。

燕師南寇。遼東守將楊文率兵圍永平。略薊州。遵化。燕王遣劉江禦之。戒曰。爾至永平。文必遁回山海。勿追。弟聲言還北平。設伏以待其來。追則速出擊之。如其策。果敗文。

形兵之極至於無形

漢韓信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瓶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由豹定。魏爲河東郡。

漢韓信攻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半夜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伺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已乃別遣萬人先行。出背水而陳。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

兵鏡備考

卷七 形兵一

柔

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入水上軍。人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已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兵不能勝。欲還壁。顧壁皆漢幟。乃大驚潰。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漢七國反。太尉周亞夫擊之。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饑。引去。太尉出精兵追逐。大破之。

漢時匈奴射雕者。射傷中貴人李廣。從百騎往馳縛之。匈奴數千騎來。疑廣右。同誘。驚上山。陳廣之百騎。

恐欲馳還廣止之且令諸騎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皆下馬解鞍其騎曰匈奴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解鞍示不走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其軍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縱卧會暮鹵兵終疑有伏軍皆引去

漢征南大將軍岑彭奉命擊秦豐阻鄧州數月不進帝讓之彭懼乃夜勒兵申令約明旦西擊山都故緩所俘令得逃歸告豐豐卽悉軍西邀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楊於河頭山大破之從山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兵擊破諸屯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

兵鏡備考

卷七 形兵二

七

漢耿弇討張步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言三日後攻巨里城乃陰緩降者令得歸告部將費邑邑果自將精兵三萬人來救弇急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

耿弇討張步進兵介西安臨淄二城之間勅諸將會

後五日攻西安至期黎明逼臨淄諸將惑之弇曰西安城小而堅聞攻久備臨淄城大而易攻今出不意敵必驚擾攻之一日可拔臨淄下則西安必走所謂擊一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頓兵堅城張藍併兵合勢伺其虛實擾吾糧道旬日之間我兵不戰自困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張藍亡歸劇

魏遣司馬懿征公孫文懿懿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六七十里以拒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迫沉舟焚

兵鏡備考

卷七 形兵三

美

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惑之懿曰賊堅營高壘以老我師攻之正中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賊衆在此巢穴必虛我直指襄平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者正欲致此不可失也遂縱擊之三戰皆捷

明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千人巡邊敵兵盛猝至永欲走威寧止之爲陣列自固敵疑未敢犯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

山後走五十里抵城。敵不覺。明日乃謂未曰。我一動。敵驕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敵不覺也。

兵鏡備考

卷七 形兵四

五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晉遣周德威救之。景仁所將皆梁精兵。晉軍望之色動。德威退而告莊宗曰。梁兵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未決。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吾兵少。臨賊門。所恃者一水。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噍類矣。宜退軍郛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已而獲梁謀。梁軍果將浮河。莊宗如其策。誘破梁軍。

宋時。賸征圍河州。王韶選兵得二萬人救之。諸將議

兵鏡備考

卷七 兵之一

罕

趙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致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也。乃直抵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賸征知援絕。拔柵去。宋劉錡屢敗金兵於順昌。兀朮忿。自汴趨淮寧。來索戰。錡預毒穎水上流。及草間戒軍人等勿飲。兀朮兵至。氣銳甚。錡按兵不動。令軍士番休。更食牛馬。垣下。逮申未間。敵人馬餒渴。就飲水草。中毒輒病。度其力。

疲氣索乃忽出數百人自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自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斫之士殊死戰敵大敗兀朮北走

金命訛可圍棗陽宋趙方計其空巢穴而來搆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許國東向唐州扈再興西向鄧州由光化境出砦於三尖山援順陽縣金人合衆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而金人之攻棗陽者堅城久頓方知其氣已索乃召國再興還夾擊之再興敗金人於漢河

兵鏡備考

卷七 兵之二

望

元伯顏統兵引船入淪河趨沙蕪入江攻宋之陽邏堡三日不克乃密謀於阿朮曰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搆虛之計於是分遣阿里海牙督張弘範等先以步騎攻陽邏堡夏貴來援阿朮出其不意率軍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冒雪趨沙洲載馬後隨登岸擒其守將高邦顯遣報伯顏顏急揮諸將攻破陽邏堡宋兵大潰

明徐達統兵攻山西時擴廓帖木兒兵方自保安謀

踰居庸關撼故都達謂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况北平孫都督統六衛之師足以防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穴此批吭搆虛之法也太原下擴廓不戰自潰矣遂趨太原擴廓還兵來救鋒甚銳常遇春日鹵不解遠斥候固營壘可掩而取達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走山西平

明倭陷泉州上怒責戰益急俞大猷念賊尚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之我虛彼實我勞彼逸我飢彼飽莫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

兵鏡備考

卷七 兵之三

望

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飢我飽而我兵可以犄角取之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勢不同而法亦因之其理然也如其策賊竟殲

偶樵氏曰有形者兵之著無形者兵之微田單之飛鳥下翔虞詡之日增兩竈呂蒙之白衣搖櫓杜預之鼓旆多方傅友德之人持十炬人所皆見者著也韓信伏兵夏陽亞夫使備西北耿弇晨逼臨淄司馬懿兵出夏口王詔直抵定羌徐達覆巢太原人所不及見者微也苟能見微而知著則敵無

不虛我無不實矣

兵鏡備考

卷七

兵之四

聖

兵因敵而制勝

晉王濬自蜀引舟師伐吳。吳人以鐵鎖橫截沿江要害。又作長鐵錐。暗置江斤。以鈎距敵舟。濬謀知之。作大筏。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泅者尾筏先行。筏遇鐵錐。輒着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油麻。置船首。燃炬鎔鎖。須臾鎖斷。船行。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入石頭。孫皓請降。

晉圍張文禮於鎮州。久未下。會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至新樂。晉人恐請解圍去。莊宗未決。郭崇韜曰。契

兵鏡備考

卷七

兵因一

聖

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宋張浚統岳飛等勦楊么。未決。會有詔召浚防秋。將還軍。飛袖小圖示浚曰。都督能少留八日。賊可破。浚難之。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俟彼勢既孤。乃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囚。浚許之。飛如鼎州。使黃佐招降楊欽。禮遇甚厚。轉說余端劉詭等降。其

夜掩賊營。盡降其衆數萬。果八日而賊平。

張俊討李成。賊騎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卒居前。後俊從之。存中夜銜枚渡河。出西山馳下。擊賊背。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

明初陳友諒傾國犯池太。壓金陵。軍勢甚張。衆恒怯。不決。有請降與戰者。有請奔鍾山者。上問劉基。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伏兵邀取之。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一舉。所謂因敵制勝者也。如其策。卒覆友諒。以克

兵鏡備考

卷七 兵因二

聖

敵賞酬基辭不受。

明遼東法度久弛。不復知有國典。敵至多怙怯。不力戰。王朔受命巡撫。甫至。諸將庭參責其詭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請効死。得釋。公卽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元。繕濬塘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敵見嚙指走。公益簡練卒伍。賑賙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懸。軍輿輒置。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騰飽。願得一戰。以報王公。逾年

督諸軍出塞。大破敵。斬首千級。

明時倭寇泉州。上責戰益急。俞大猷念賊尚萬人。入死地。我兵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我勞彼逸。我飢彼飽。我虛彼實。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用之。彼必攻柵而遁。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飢我飽。而我師可以犄角取之。蓋賊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法應爾也。卒殲諸賊。

明時田州平岑猛死。安置猛子於福建。議設流官。沈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愜。若田州復然。而

兵鏡備考

卷七 兵因三

聖

賊且合從起矣。不聽。田州盧蘇。果與思恩。兩王受連兵劫城。希儀又曰。兩酋以復故主爲名。故能用其衆。今若返岑邦。相於福建。置之南寧。則衆散交離。兩酋坐縛矣。不聽。用兵無功。姚鎮龍黜。以王守仁代。盡用儀策。兩酋始撫定。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後漢皇甫嵩討潁川黃巾與賊黨波才戰敗屯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嵩召軍吏曰兵有奇變不在於衆寡今賊以草結營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賊果中計大敗

皇甫嵩與張角弟張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戰至曉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

兵鏡備考

卷七 能因一

聖

級赴河死者五萬許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首十餘萬築京觀於城南拜嵩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

漢賊帥韓忠復據宛朱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鳴鼓攻其西南賊衆悉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等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勸降以附來今海內一統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征討足以懲惡不則縱寇長

亂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雋登土山望之曰吾知破敵之術矣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旣而解圍忠果出戰雋縱擊大敗之斬首萬餘級忠等皆降

晉詔王濬龍驤將軍伐吳發自成都吳人於江險積要害多以鐵鎖橫截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濬謀知其狀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着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置船

兵鏡備考

卷七 能因二

哭

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無所碍於是順流鼓楫徑造三山孫皓出降江南悉平

秦苻堅犯晉統兵百萬列陣阻淝水晉謝玄以三萬人禦之請渡淝而戰堅意待晉兵半渡擊之故麾軍使却而大衆一動勢難卒遏玄以精銳八千乘右軍小退直前突犯堅中流矢臨陣斬苻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秦人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且至見八公草木皆兵遂大敗玄以功進前將軍不受

唐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都護蕭嗣業討之不克糧饋數爲鹵鈔軍餒死裴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鹵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無敢近者

宋王韶議復河湟進兵城渭源堡初羗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鬪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

兵鏡備考

卷七

能因三

晁

今日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鬪師小却韶躬振甲胄麾帳下兵逆擊之羗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金人破真定韓世忠救王淵糧盡援絕人多勉其潰圍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驚亂自相刺擊及旦盡遁是夜大酋被創死故不能支

宋劉錡留守汴京行至順昌遇金兀朮敗盟南侵兩軍相持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皆晝夜不解甲錡軍番休更食羊馬垣下士氣閒暇方晨清氣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

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勿喊但以銳斧犯之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

金兀朮撒離喝及劉夔率十萬騎攻吳玠吳玠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人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金分軍爲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玠率銳卒介於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玠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軍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玠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將領姚仲以

兵鏡備考

卷七

能因四

辛

帛挽之復正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統兵分紫白旗入金營軍亂奮擊射韓常中左日金人始宵遁宋胡世將問吳玠制勝之道於吳玠玠曰玠從先兄經歷戰陣甚多大略金人令部法嚴人盡致死忍恤堅守非屢戰不決法在以長制短因敵取勝故先兄多選據形勝間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阻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玠有不能言者

宋吳玠著兵法二篇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

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
曰弓矢吾集番漢所長兼收而併用之以分隊制其
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用勁弓強
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射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以步
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拒馬步兩肋之間至帖發
增損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

偶樵氏曰禹因土治水益因火治猛獸兵法之因
敵制勝者亦然岳飛降賊黨以擒楊么劉基誘賊
兵以破陳友諒楊存中以奇爲正而李成腹背受

兵鏡備考

卷七 能附五

至

敵俞大猷以守爲攻而倭寇主客俱擾皆本相因
之法至朱雋之弭亂主勦謝玄之乘勢渡淝裴行
儉之糧車誘敵韓世忠之雪夜擣酋劉錡之以佚
待勞吳玠之以長擊短多反古法而變通以用之
非幾於神者耶

兵鏡備考卷七終

兵鏡備考目錄 卷八

軍爭篇

迂其途而誘之以利

後人發先人至

百里爭利禽三將軍法十一而至五十里爭利

蹶上將軍法半至三十里爭利三分之二至

兵無糧食則亡

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利

兵以詐立以利動

兵鏡備考

卷八 目錄

以分合爲變

其疾如風

其徐如林

不動如山

難知如陰

動如雷霆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

迂其途而誘之以利

魏與趙攻韓。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將兵直走大梁。魏將龐涓去韓還救。孫臏謂田忌曰。晉兵悍。素輕齊。士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爭利者。蹶上將。五十里爭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竄。明日爲五萬竄。又明日爲二萬竄。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士怯。入吾地三日。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卒輜重。兼程逐之。孫子度其行。當暮至馬陵。伏兵阻隘。砍大樹。書龐涓死此以戒之。涓夜至。積火燭書。

兵鏡備考

卷八 迂其一

讀未竟。伏弩俱發。魏軍亂相失。涓勢窮。自刎。遂成孺子之名。

漢使韓信攻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夏陽。以木罌瓶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南豹。定魏爲郡縣。

漢七國反。文帝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擊之。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吳楚兵輕銳。難與爭鋒。宜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餉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絕。乃

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從其策。卒破吳楚。

漢征南大將軍岑彭率諸將擊秦豐。豐拒彭於鄧。數月。帝讓之。彭懼。於是夜勒兵。巾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歸以告豐。豐悉以兵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揚於河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兵。擊破諸屯。豐聞之大驚。馳歸。夜攻彭。彭預爲之備。逆擊之。豐敗走。封彭舞陰侯。魏遣司馬懿征公孫文懿。文懿率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六七十里。以拒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

兵鏡備考

卷八 迂其二

二

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爭之。懿曰。賊堅營。以老我師。攻之正中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賊大衆集此。巢穴自虛。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未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來邀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者。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擊之。三戰皆捷。

晉巴東監軍徐嗣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侵吳。陸抗令張咸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

禦羊祐。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嗣身率三軍。憑圍對壘。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請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募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募兵。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募兵處。抗命旋軍擊之。肇計屈。夜遁。

宋宗澤既敗金人於衛南渡。計敵衆十倍。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其鐵騎夜襲吾軍。危矣。乃募徒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兵鏡備考

卷八 迂其三

三

元張弘範征李璫。璫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範曰。我營險地。璫故示弱。其計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廣。明日璫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張柔聞之曰。真吾子也。

明詔李文忠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兵攻慶陽。時慶陽平。而南東攻大同。忠遂移兵往援。出鴈門。次馬邑。擒劉平章。次白楊門。擒四大王。前軍已去鹵五十里。

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由果率衆夜劫。毫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鹵益衆。乃以二營委之。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爲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擒驍將脫列伯。俘斬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

明王守仁征橫水桶岡。慮洊頭賊乘虛出援。乃招諭賊首池仲容。值容遣使偽款。守仁度兵力未周。亦鬆縻厚撫之。令從別哨以遠其歸路。俟平桶岡後。卒誘擒仲容。

兵鏡備考

卷八 迂其四

四

明胡宗憲用兵海上。有巨賊徐海。陽聽撫心實狐疑。宗憲深以爲憂。會上海賊由吳淞而西南出。復萬餘人。宗憲恐海中變。與之連衡。急召海使東出。擊賊可得舟還。島海以爲然。果逆之。朱涇道上斬首數百。賊夜走。以故海不及取舟而返。憲得專力攻勦上海諸賊。無何而海亦就擒。

明王直雄海上。胡宗憲遣辯士蔣洲往說之。且密授計曰。王直越在海外。難與爭勝於舟楫之間。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隅之勢。且彼南面稱孤。不履戰陣。數

道偏裨。侵軼邊隅。是彼常操其逸。而以疲勞中國也。須宣布皇靈。以攜其黨。而後道之滅賊立功。以保全親屬。此上策也。洲如其言。直初聞母妻被戮。心甚忿。既而洲言無恙。又竊喜。始有渡海之志。卒以此擒海。偶樵氏曰。兩智相誘。先者致人。不則未有不爲人所致者。前有滅寇。後有增寇。古今易地。相師法。故貴乎能變也。韓信誘魏豹。則伏兵夏陽。亞夫誘吳。楚則東壁昌邑。岑彭誘秦豐。則潛渡沔水。其法多用致人。陸抗夜易羸兵。以愚楊肇。張弘範夜浚壕。能外者也。

兵鏡備考

卷八 迂其五

五

後人發先人至
秦始皇謀伐荆。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始皇以翦老而怯。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信攻平與。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陵。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信軍。入兩壁。殺七都督。秦軍走。
秦懲李信之敗。復強起王翦。翦曰。必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秦如其請。荆聞之。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翦至。堅壁而守。日休士沐浴。善飲食。無術。視與士卒同食。乃潛使人問軍中戲。乎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荆軍以數挑戰。秦兵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大破荆軍。斬其將項燕。遂定荆地。
晉周訪率衆八千。禦賊帥杜曾於沔陽。曾勇甚。訪惡之。設左右二甄。訪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曰。一甄敗。鳴三鼓。二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約賊未至三十步。聞鼓聲。乃進。勅不得妄動。及期。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

兵鏡備考

卷八 後人一

六

赴會遂大潰。

陳吳明徹統兵北征。圍齊金城。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兵不進。諸將疑之。明徹曰。兵貴在速。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擒王琳等。送建鄴。景和懼而遁。

金兀朮自汴趨順昌。索戰氣甚銳。劉錡預毒楨上流及草木中。戒軍士渴死勿飲。時方清晨。氣涼。錡按兵不動。令軍士番休。更食羊馬垣下。士氣閒暇。逮未申。

兵鏡備考

卷八 後人二

七

間敵人馬。餓渴飲水草。中毒皆病。力疲氣索之時。錡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奮擊。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砍之。敵大敗。

偶樵氏曰。後發先至。節短勢險之謂也。荆人隨秦兵。三日夜不頓舍。以破李信。周訪三十步擊杜曾。劉錡中未間擊兀朮。法皆本此。

百里爭利。禽三將軍。法十而而至五十里。爭利。

蹶上將軍。法半至三十里。爭利。三分之二至。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救。直走大梁。魏將龐涓去韓往救。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輕齊。善戰者。因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爭利者。蹶上將。五十里爭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每日減竈。以示怯。龐涓貪利棄步軍。與輜重。率輕銳倍日併行。逐之。遇伏馬陵。俠道齊軍萬弩俱發。龐涓兵亂。卒自到。

兵鏡備考

卷八 百里一

八

漢豫州牧劉備為曹操所敗。至夏口。諸葛亮請救於孫權。權難之。亮曰。曹操遠追豫州。輕騎一日夜行三百里。百里趨利。兵法所忌。且北兵不習水戰。兼以魯降。必非心服。將軍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謀。同力破操。必矣。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決於今日。

偶樵氏曰。趨利半至。師行之常。若司馬懿倍道兼行。李靖乘水傳壘。周德威卷甲長驅。李思風驅蹙擊。皆日行數百里。又何嘗非法。龐涓之敗在棄步。

卒輜重而貪利。曹操之敗在乘勝而氣驕。救敗者不計死亡爭利者必計得失。要亦兵法之定論也。

兵無糧食則亡

後漢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險隘爲人害。詔祭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相華餘賊復與滿合。已攻得霍陽聚。遵乃分兵往擊。破降其衆。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

漢丞相諸葛亮復出師攻陳倉。魏遣偏將軍禦之。因問張郃曰。遲將軍到。亮得毋已取陳倉乎。郃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計亮所齎糧不至十日耳。乃晨夜趨南鄭。亮果退。

魏司馬懿征公孫文懿。會霖雨三軍欲移營。不許。請戰。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晝夜不息。故斬孟達。今遠來更安閒何也。懿曰。孟達衆少。食多。彼飽我饑。攻之安可不速。今賊衆我寡。彼饑我飽。彼利速戰。我利持久。以待其變。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水。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其心。若貪小利以驚之。非計也。如其策。卒斬文懿。梁水上。

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患。羊祜縱詭計。反間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

大獲祐始至。無百日糧。至是積貯足用十年。

唐郭崇韜奉命征蜀。所過迎降。已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得還此矣。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謂蜀險未可深入。李愚曰。蜀主荒民困。宜乘其人情崩離。風舉霆擊。險誰與守。崇韜倍道進。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數十萬斛。韜曰。平蜀必矣。卒如其策。

宋伐玠丹。戒曹彬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持重緩行。以緩涿易之兵。乃趣潘美出雲應田。重進向飛狐。旣

兵鏡備考

卷八 兵無二

上

而美等屢捷。彬貪功。進兵涿州。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糧。觀上聞之驚曰。豈有敵兵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其失策甚矣。亟止之。引師緣白溝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侯美等盡略山後地。會重進兵。合勢取幽州。不聽。食盡。士疲。軍退。無復部伍。遂爲契丹所蹶而敗。

宋西邊用兵。守備不足。种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以固延安之勢。左可以致河東之粟。北可以圖銀夏之

舊。從之。城成。賜名青澗。開管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資本。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可守。

宋吳玠守仙人關。與賊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十萬斛。置調戍兵。又命梁洋守將治褒城費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

宋安撫使王彥因荆南曠土。措置屯田。自蜀買牛千七百頭。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有差。

宋兼夔路制置使孟珙。經理荆襄鄂州。時軍無宿儲。

兵鏡備考

卷八 兵無三

中

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秬。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預爲方畧。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

明太祖親征陳友諒。大戰三日。殺傷相當。友諒兵出湖口。諸將氣稍奪。欲縱之去。常遇春獨不言。上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絕餉道。凡旬五日。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圍湖口。上蹙之。自晨至酉。友諒中流矢死。

偶樵氏曰。勝兵因糧於敵。敗兵因糧於民。豈古今

之不相及哉。諸葛亮屯渭。羊祜屯襄陽。種世衡屯青澗。吳玠屯褒城。孟珙屯襄郢。歷代名將。講求足兵足食之道。如出一轍。故知制勝者之貴有其本也。

兵鏡備考

卷八 兵無四

主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漢大將軍衛青與李廣分道擊單于。廣以不得當單于。怒而就部。引兵東出。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非能得無功。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失道狀。廣曰。自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大將軍徒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吏也。遂自剄。

漢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爲博望侯。

兵鏡備考

卷八 不用一

古

望侯

唐李愬征蔡平。青陵城擒慄將丁士良。異其材。不殺。表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敗者。陳光治爲之謀也。請爲公擒之。乃縛光治。秀琳計窮。舉文城柵降。愬親釋縛。表以爲將。秀琳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健將也。守與橋柵。其戰常易。官軍愬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人誘執之。諸將素苦祐。咸請甘心。不聽待。以客禮。時久旱。軍中譟。皆因賊間。李祐所致。愬持祐泣曰。天不欲平賊耶。何見奪者衆也。乃械祐。

請於朝。且陰疏其故。有詔釋祐。還憩憩。令佩刀出入帳下。簡山南奇材銳士三千人。悉祐領之。祐捧檄鳴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襲蔡之謀始定矣。舊令舍謀者。族翹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謀者反効。以情益悉。賊虛實。遂雪夜進師。至懸瓠城。過吳房郎山。戍諸險。晏然無知者。祐坎墉先登。黎明雪止。憩入駐元濟外宅。蔡吏始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及聞號令。云常侍傳語。乃駭曰。何常侍得至此。田進誠火南門。元濟窮。止就縛。檻送京師。蔡平。

兵鏡備考

卷八 不用二

五

宋郭逵爲北路鈴轄。兼知澧州。得北溪蠻親信。厚待之用。以爲鄉導。盡平諸隘。遂破其所居桃花州。蠻彭仕義棄城走。衆悉降。

宋韓世忠破方臘。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遲卽挺身仗戈直前。度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

宋孟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愛將劉儀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

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岵山沙窩孤立。三帥成擒矣。珙翌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清等擣王子山砦。入帳中斬金小元帥首。一時諸砦俱破。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乃預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俟遮歸路。已而仙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厓谷。山爲之顛。殺其將兀沙惹。

兵鏡備考

卷八 不用三

六

宋余玠遷四川安撫。制置使築招賢館於府左。日招集西川豪傑。播州冉璘冉璞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闔帥辟不就。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開館異於他人。終日無所言。惟兄弟對坐。以壺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墮去。玠訪之。再四乃建議。徙合州。城於釣魚山。釣魚山者。蜀口形勝之地。若守得其人。賢於十萬師遠矣。玠是之。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基布星羅。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而蜀境大安。

明南頓巡撫王守仁勦桶岡諸賊。慮橫水左溪賊腹背犄角。乃分兵先攻橫水左溪。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懷銃砲由間道攀緣入險。分布近巢左右。極高山頂伏。現賊令度我兵至險。舉砲應之。又先遣壯士緣崖奪險。盡發其滾木礮石。亡何守仁進攻。賊正據險迎敵。忽聞近巢諸林木山頂砲聲如雷。烟焰蔽天。起守仁急麾兵逼之。賊大驚。謂我兵已盡入險。我軍乘勝進。遂破橫水等寨。

兵鏡備考

卷八 不用四

七

偶樵氏曰。寬者得衆。暴者親離。李祐捧檄鳴咽。冉璞自詣上謁。非李愬余玠感恩。知已能使之反顏効力。輕身畫策乎。郭達平北溪蠻。孟珙破武仙王。守仁攻桶岡。皆用此法。

兵以詐立以利動

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戰數不利。適越人謀叛從蜀。滅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聞車聲不絕。門限斷。以爲漢兵大至。其渠帥奉牛酒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

兵鏡備考

卷八 兵以一

文

鼓噪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蕩除。晉平鹵護軍馬隆鎮西平。時南鹵成奚每爲邊患。隆率軍討之。鹵據險拒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敵衆意稍懈。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晉陶侃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桑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皆西陽王義之左右。侃遣兵逼索。縛送帳下。二十餘人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漸歸。侃竭資賑給焉。

晉劉毅反。武帝命王鎮惡討之。鎮惡率龍驤將軍。刺恩百舸前發。晝夜兼行。揚聲上。兗州乃趨江陵。去城二十里。舍船步上。每船留三人。對岸立旗。安鼓。約曰。計我兵將至城。發長鼓。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而城中晏然不覺也。以爲劉藩兵上。及毅遣將朱顯之馳問。乃疑其非藩兵。急馳回閉城。鎮惡隨後馳進。因風放火。燒城門。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皆相親舊。知武帝在後。人情離解。毅大窘。遁出東門。收佛寺自縊死。

兵鏡備考

卷八 兵以二

九

唐李懷光有異志。欲併諸軍。時李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恐爲所併。適有使者到晟軍。晟矯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後未幾。建徽惠元軍遂爲李懷光所併。

宋岳飛討賊李成人。賀州得謀。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佯曰。姑返茶陵。已而陰逃。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繞嶺未明。已至太平場。連破其砦。

明平安兵圍北平甚急。劉江請往救。與上約曰。臣至

北平。以砲響爲號。一砲則決圍。二砲則入城。若三砲不聞。則臣必戰死矣。臣決圍之後。宜令後軍帶十砲。俟三砲既響。爲殿者常放砲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繼至。平安必駭走矣。江遂進兵。與安戰。悉如其策。大敗平安。

偶樵氏曰。古之征曰正。師曰義。今則詐與利而已。臧宮夜爲車聲。馬隆軍負農器。李晟假詔書。以徙屯。岳飛退茶陵。以誘敵。諸將多用權。以濟變。宋襄之不誠不列。經固如是哉。

兵鏡備考

卷八 兵以三

十

兵以分合爲變

漢田晏夏育擊潰羌衆。羌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段頗欲一舉滅之。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道。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壑。去南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南覺來攻。分遮汲水道。頗自率步騎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

兵鏡備考

卷八

兵以一

主

諸葛亮攻魏。屯於沔陽。揚聲由斜谷道取郿。別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降附。關中響應。

後漢諸葛亮攻天水。魏遣司馬懿率諸將禦之。張郃勸懿分軍駐雍郿。爲後鎮。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軍隴。亮聞懿至。率衆走上邽。芟麥。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一

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疾趨。亮望塵而走。

魏鍾會攻姜維於劍閣。未能克。鄧艾請分兵從陰平。由邪徑。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志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糧運匱乏。艾以種自裹。將士攀木緣崖。魚貫而下。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待艾。艾子忠司馬師纂左右出戰。不利。艾曰。存亡在此一舉。欲斬忠。

兵鏡備考

卷八

兵以二

主

驅之奮擊。大破蜀。斬瞻。進軍至雒。後主降。唐蘇定方發千騎並回紇萬人進兵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嶺。稍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五弩矢畢。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

李愬既破蔡軍。降吳秀琳。文城柵。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既而降李祐。乘雪夜入蔡。取吳元濟。衆皆感之。愬獨分輕

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邯山道。夜半至懸瓠城。令擊城旁鴨池。以亂軍聲。賊恃吳房郎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殺門者。發關納軍。遂禽元濟。唐欲棄鄆守河。郭崇韜曰。將士苦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河北皆願成功。以望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雖欲指河爲界。誰與之堵禦哉。況自失南城。保楊劉轉徙。耗亡無算。將有師老匱乏之虞。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願急分兵守魏。固楊劉。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如其策。八日而滅梁。

兵鏡備考

卷八 兵以三

三

金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宗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賊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去。宋楊存中從張俊討李成。諸將議分道進。存中曰。賊勢盛。我分兵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爲用。俊然之。會賊驍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勝。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後存中夜銜枚渡鈞河。出西山。馳下。

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

明鄧愈年十六。代父將衆。心少之。既出戰。先登陷陣。無不摧破。諸將喜曰。使仲君蚤將。何至以首予敵。既從太祖渡江。克采石。取太平。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之兵數萬來戰。甫合。愈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下建康。

明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率步騎三十萬討雲南。太祖曰。朕覽輿圖。兼詢彼地豪傑。得其扼塞。攻取之計。當自未寧先遣驍將別將。

兵鏡備考

卷八 兵以四

四

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沉入普定。分據要害。彼必守曲靖。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趣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雲南下大理。次之餘都。邑部落可撫而有也。

偶樵氏曰。唐太宗李靖之論分合奇正。詳矣。其要未有不因敵以制變者。鄧艾別出陰平。郭崇韜自鄆長驅。沐英獨向烏撒。用奇者宜分也。司馬懿之論前後相當。楊存中之論分兵力弱。用正者宜合也。

其疾如風

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昌義之於鍾離。兵衆百萬。連城四十餘。梁武帝詔將軍曹景宗拒之。不進。帝怒。更賜韋叡龍環御刀。曰。諸將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肥。經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多。勸緩行。叡曰。今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可緩乎。旬日至邵陽。未及城二十里。夜掘長壕。立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城中始知有援。人百其勇。城衆鏡備考

卷八 其疾一

五

得以全

唐王峻。建策徙戎內地。書未報。而鹵已叛。乃勅峻將并州兵討之。峻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神祈晴。俄而雪霽。獎率三軍。自東道追鹵。獲級二千。

儂智高反。據邕州。宋命狄青征之。次賓州。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卽進。青夜整軍。旅明日。絕崑崙關。出歸仁舖。爲陣。賊旣失險。悉出逆戰。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賊五十

里。

金兵圍棗陽甚急。宋將孟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

金兀朮自廣德州破臨安。帝如浙東。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扼江險。金人求濟不許。

兵鏡備考

卷八 其疾二

美

其徐如林

吳北征。使陸遜攻襄陽。所遣言軍事。親人韓扁為魏
遜者所獲。時孫權已旋師江南。諸葛瑾恐魏乘虛襲
襄。勸遜速回軍。遜不答。方催人種荳。與諸將奕棋。
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當昭悉之。遜曰。兵將意動。
且當自定。以安之。何事。張皇乃客。與瑾定計。令瑾督
舟。遜兵悉上馬。向襄陽。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
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就船。賊不敢近。軍
到白圍。託言往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

兵鏡備考

卷人 其徐一

毛

市安。陸石陽。其所俘獲。悉給資糧。營護。隣境懷之。
魏司馬懿與諸葛亮相持於五丈原。會亮卒。諸將燒
營遁走。懿出兵追之。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拒懿。
者懿奔。於是楊儀從容結陣而去。經日。懿行其營壘。
觀其遺事。嘆曰。天下奇才也。

唐滑汴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史思明乘勝西
嚮。李光弼敦陣。徐行趨東京。留守韋陟勸守潼關。弼
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守關。賊得地
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走澤潞。表裏相應。為便。乃

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
當石橋進乎。弼曰。當石橋。令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
重堅。賊不敢逼。已而賊攻。光弼與戰中渾西。斬千級。
執五千人。

明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巡邊。猝遇酋主客不
當。來欲走。越止之。列陣以自固。兩疑未敢前。薄暮。令
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而行。毋反顧。自率騎勇殿。從山
後走五十里。抵城。酋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酋
躡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惑之也。次第行。且下馬。

兵鏡備考

卷八 其徐二

禾

無軍聲。故酋不覺耳。

偶樵氏曰。兵之遲速。視彼己之虛實。陸遜徐整部
伍。楊儀反旗鳴鼓。王越魚貫銜枚。救敗之師。宜多
暇形。王峻卷甲捨幕。狄青夜絕崑崙關。孟宗攻馳
突如神。乘勝之兵。故貴拙速。

不動如山

漢吳漢率兩將軍擊富平。索獲二賊於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卽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進擊渤海。皆平之。

漢王霸馬武合兵擊蘇茂。周建。茂建等前後受敵。驚亂敗走。於是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動。出方餐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爭之。霸曰。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

兵鏡備考

卷八 不動一

无

戰以邀一戰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茂不得戰。還營。其夜周建之兄子誦內亂。拒城反。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漢張奐遷使匈奴中郎將。時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鹵悉降。魏盪寇將軍張遼往定荊州。屯長社。軍中夜驚。亂火起。遼謂左右曰。豈一營盡反。惟造變者欲以亂動人。

耳。令軍中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得首謀者殺之一軍帖然。

唐李孝恭討輔公祏。賊將馮惠諒等據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糧道。賊饑夜薄營。孝恭卧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別令將祖尚選精騎以待。俄而兵却。賊追北。且驚。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惠亮公祏窮棄丹陽走擒之。江南平。

宋王韶起孤生。用兵有機畧。臨陣出師。召諸將授以指揮。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

兵鏡備考

卷八 不動二

羊

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詔鼻息酣寢如故。

宋岳飛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夜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卧不動。

金人攻順昌。時劉錡兵不盈二萬人。出戰僅五千。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諠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木帳前。甲兵環列。其衆分番假寐。錡惟以逸。

待勞以故輒勝。

元宗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相值於阿撒忽禿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伯顏先登陷陣。諸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理鐵木兒挺身走。伯顏引軍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擊之。斬首無算。俘其餘衆以歸。

元張弘範攻宋襄陽。方與將士較射東門。宋師奄至。將士謂衆寡不敵。宜斂兵而守。弘範曰。敢退者死。卽振甲上馬。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攻其後。親率

兵鏡備考

卷八 不動三

圭

二百騎爲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動。宋軍步騎相間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再却。弘範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

明李文忠奉詔趨陝西。合大將軍徐達攻慶陽。次太原。聞慶陽下。而鹵東攻大同甚急。遂便宜趨救。出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次白楊門。擒四大王。前軍已去鹵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鹵果夜率衆來劫。毫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鹵益大至。乃以二營委鹵。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

兵爲左右翼奮擊。大破之。窮追至莽哥倉而還。

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剌知院率三萬騎逼居庸關甚急。明羅通以副都御史守關。飭將士冒矢石捍禦。而宣府叅將楊俊以精騎入衛京師。夜遣裨將告通。請破關。通仗劍厲聲曰。若真欲保京師耶。保居庸足矣。不令有一人一騎南行者。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七日。鹵計大阻。退趨紫荆關。

兵鏡備考

卷八 不動四

圭

難知如陰

宋張俊攻李成黨馬進於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急趨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斂兵若無大狀。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爲怯。俊勝知賊解。乃遣岳飛爲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陳思恭從山後夾擊。俊與賊鏖戰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

金兵至順昌。氣甚銳。劉錡遣驍將闕克募壯士五百。

兵鏡備考

卷八 難知一

三

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爲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器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來日復約戰。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方晨清氣涼。錡按兵不動。迨未申間。敵人馬餓疲。方欲退。錡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挑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奮擊。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金人大敗。是役也。金兵十數萬。營亘百里。每鼓聲震山谷。金人遣謀近城竊聽。城中寂然。無雞犬聲。錡以逸待勞。

以故輒勝

宋魏勝守海州。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偃旗仆鼓。寂若無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而備攻具。填壕環集。勝俟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競進。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聖絕河道。謀爲固守計。勝俟其不備。夜發兵劫其營。金人大敗。

偶樵氏曰：兵法云：「既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情。」

是陰亦可知也。而茲云：「難知者何也？」蓋形人而我

兵鏡備考

卷八 難知二

三

無形。則敵莫測其端耳。張俊斂若無人。劉錡按兵不動。魏勝偃旗仆鼓。不幾藏於九地。哉而忽出不意。卒皆制勝。誰則窺之。此將所以貴先知與。

動如雷霆

唐詔李靖行軍總管。討蕭銑。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漸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備。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就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必擒賊無疑。如其策。卒破之。晉取邠州。梁人大恐。召王彥章為招討。禦之。帝問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微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薪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斷浮橋。南城遂破。蓋三日矣。

兵鏡備考

卷八 動如一

美

唐郭崇韜副魏王繼岌征蜀。先取鳳縣。因其糧。諸將皆言蜀險。未可深入。李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為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落膽。雖有險阻。誰與為守。崇韜倍道而進。至綿州。蜀斷錦江浮梁。水深無舟楫。李紹琛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

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倘敵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勝負未可知矣。如其策。卒破蜀。

宋曹瑋為將。平居多閒暇。及師出。每有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

宋廣西韜陳曙等。違令輕進。兵敗。狄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等起。按法驅出軍門斬首。三軍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為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

兵鏡備考

卷八 動如二

美

歸仁舖為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十數里。斬首無算。僂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

金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駐軍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屯焦山。前後扼要害。兀朮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許。李革大自淮來援。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與二鹵相持。黃天蕩。兀朮窮蹙哀請。世忠曰。

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後園人王某教鑿大渠。接江口。以土實船。穴板權槩。乘風息潛渡。遁去。元張弘範進攻三江寨。宋兵據險乘高不可近。因連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弘範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回搆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別將攻南門西門。乃乘虛破其北門。拔之。

明中書叅政總各翼軍馬鄧愈鎮江西。元撫州帥鄧克明畏愈強。遣人詐獻地。以緩師。愈謂得之。即率勁

兵鏡備考

卷八 動如三

壬

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單騎走旁邑。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撫州四路十八縣印。請愈降。愈遂定撫州。

明末樂四年。征交趾。張輔自廣西思南府入龍川。沐晟自雲南統兵至洮江來會。時交趾恃東西都及宣江洮江富良江。以為固。緣江樹柵。發調各郡兵守備。亘九百餘里。又於多邦城旁新築土城。高峻。城下築重壕。壕內密置竹刺。壕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曰。賊所恃者此城立功在此。一舉期夜襲城。以舉火鳴。

角為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銜枚昇攻具。越重壕。薄城下。以雲梯附城。下牙將蔡福先登。諸將士繼之火炬齊明。銅角競響。賊倉皇驚散。遂入城。

明廷綏總督王越。諜知鹵滿都魯。字羅仇。加思蘭。三鹵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巢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為十伏。以相蔽。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級。獲其女穉。駝馬牛羊無算。焚其廬帳而還。

兵鏡備考

卷八 動如四

癸

偶樵氏曰。恒言攻守異勢。王霸臨陣作樂。張奐逢敵講誦。李孝恭遇伏堅臥。劉錡城內肅然。多於臨危。禦變時見之。李靖乘水傳壘。李思風驅霆擊狄。青脂絕崑崙。先寧河夜襲撫州。多於乘勝破敵時見之一動一靜之間。大約功用略同。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

漢七國反。周亞夫將兵禦之。堅壁不與戰。後吳奔壁東南。陳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以遮絕糧道。餓引去。太尉出精兵追破之。漢寇恂守河內。更始將朱鮪來攻。兵勢盛。恂檄屬縣發兵會於溫。軍吏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曰。劉公兵到。蘇茂聞之。陣動。恂因奮擊。遂大破之。

兵鏡備考

卷八 先知一

羌

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枸邑。馮異即馳兵先據之。諸將謂敵盛難與爭。宜止便地。徐圖異曰。鹵悞伏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枸邑。三輔動搖。最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者。勝因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遂大破之。

漢吳漢攻蜀。逼成都。與副將劉尚分營南北。爲蜀將謝豐等所犄角。戰不利。夜潛與尚合。退回廣都。光武聞之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彼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

兵鏡備考

卷八 先知二

罕

漢光武西征。隗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不宜遠入險阻。會馬援夜至。質以群議。援具言。囂衆有土崩之勢。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鹵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壘。囂衆大潰。

蜀漢諸葛亮表請伐魏。屯於沔陽。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肅。賞罰速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響應。內附關中大震。魏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司馬懿曰。賊棄城而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魏主曰。彼計安出。對曰。唯明者乃能深度。彼已預有

所棄彼必謂我孤軍遠征不能持久計當先據遼水而後守城其策多出於中下及兵次遼水賊果阻蹙高壘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又傍遼水作長圍方畢忽棄城而向襄平賊見兵出其後果舉衆邀之因縱兵逆擊三戰皆捷諸將問故懿曰賊堅壁以老我師攻之適墮其計賊大衆集此巢穴必虛我直指襄平彼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兵法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者也

兵鏡備考

卷八 先知三

望

魏主問崔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淮南西行如何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勝先擊吳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亦一日廻向長安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齊入北山卒未可平不從吳果入北山軍無所克

晉與梁持於野河北晉王曰吾提孤軍至此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使敵知吾虛實則吾無所施矣周德

威曰不然吾以騎勝利平原廣野今軍於河上近賊營門非用長之地不若退軍郿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乃退軍郿邑久之先以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梁將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於郿南晉王登高望之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欲馳德威曰賊遠來輕齎必不暇食須午後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至申未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噪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

兵鏡備考

卷八 先知四

望

動不復整皆走遂大敗之景仁僅以身免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宋詔移川口諸軍於陝西吳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且當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勢絀漸圖進據未晚宣撫胡世將復奏陝蜀自宜相接仙人關未可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國家外固和局內修守禦難以偏廢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金謀乃阻

宋魏勝守海州甚固。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欲兵入城。金兵徑趨城東。欲過砂堰圍城。勝已先據堰待之。金兵不得過。距戰竟日。終不能近。明沈希儀追義寧賊至巢。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熟徭以某隘閉告。而導官軍入丁嶺。希儀策之。斬閉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叛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牽以導巢。而熟徭亦以希儀斬閉隘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明時荔浦賊八千餘衆。渡江東寇。希儀曰。滑石灘狹。牽線而濟。雖衆可薄。蛟龍

兵鏡備考

卷八

先知五

聖

灘濶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令伐岸竹。編筏揭竿。頃刻成數百旗。樹之蛟龍。離燃柴烟以疑賊。賊果避蛟龍。趨滑石。希儀預伏兵兩岸。而以小艇載勁卒伺賊。濟將半。以艦乘瀧急衝之。兩岸兵噪而前。水陸夾攻。賊衆擠墜者無算。

偶樵氏曰。地有迂直。兵有利鈍。兩者勢恒相因。韓信伏夏陽以襲安邑。亞夫壁昌邑以疲吳楚。司馬懿向襄平以誘文懿。周德威退郿邑以破梁軍。取迂不取直者。知形也。馮異爭枸邑以定三輔。崔浩

從北道以破蓋吳。桓將軍走雒陽。以令諸侯。沈希儀斬閉隘以擣巢穴。取直不取迂者。知勢也。

兵鏡備考

卷八

先知六

器

兵鏡備考卷八終

兵鏡備考目錄 卷九

軍爭篇

三軍奪氣

將帥奪心

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

以近待遠

以佚待勞

以飽待饑

兵鏡備考 卷九 目錄

治力治氣治心

勿邀正正勿擊堂堂此治變者也

高陵勿向

背丘勿逆

佯北勿從

銳卒勿攻

餌兵勿食

歸師勿遏

圍師必闕

窮寇勿追

兵鏡備考 卷九 目錄

二

三軍奪氣

漢賊赤肩所遇殘燬。三輔之民不知所歸。鄧禹乘勝獨起而師行有紀。皆望風降附。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日擁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

漢吳漢率兩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集十餘萬人救廣樂。漢與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諸將詰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傷而起。推牛餐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擄掠羣

兵鏡備考

卷九 三軍一

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

漢建寧元年。段熲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土。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鹵兵盛。熲衆恐。乃令軍中張鐵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此地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騎

於傍突而擊之。鹵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

吳呂蒙既襲據荊。得關羽將士家屬。皆善撫慰。約軍中不許擾害居民。麾下借民家一笠覆官鎧。立斬以徇。日遣使存問耆老。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食。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問。蒙輒厚遇其使。令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士吏無鬪心。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縣。爲朱然潘璋所擒。

吳陸遜與諸葛瑾自襄陽還師。軍到白圍。託言往獵。掩襲石陽。其所俘獲皆加營護。不令軍士干擾侵侮。

兵鏡備考

卷九 三軍二

二

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給與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携而歸者。都境懷之。秦符堅犯晉。列陣阻淝水。謝玄誘之。稍却。請渡水而戰。堅意待晉軍半渡。乘之。麾軍使却不意。大衆一退。其勢難遏。於是玄等率精銳八千乘右軍小却。直前決戰。堅衆益潰。自相蹈藉。壅塞淝水。爲之不流。秦兵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且至。望八公山草木皆兵。堅大敗。中流矢走。詔玄進前將軍不受。

唐蘇定方討賀魯。俘獲歸。薛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爲其所破。鹵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資遣。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爲仁也。帝納之。還其家屬。泥熟請隨軍効死。

唐叛臣僕固懷恩。盡說回紇吐蕃諸羌等三十萬。掠涇。邠。鳳。翔。醴。泉。奉。天。京。師。大。震。詔。郭。子。儀。諸。將。分。屯禦。之。子。儀。曰。彼。衆。我。寡。其。力。不。敵。乃。遣。使。說。之。曰。回紇有功於唐。兩國休戚相共。奈何信叛臣。棄舊好乎。

兵鏡備考

卷九 三軍三

三

非計且懷恩。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懷恩謂天可汗棄世。令公捐館。故吾等來耳。使回子儀欲自出以示誠。諸將請五百騎從。不聽。乃以數十騎詣鹵營。令人傳呼曰。令公來。鹵皆持滿以待。子儀免胄。見其大鹵曰。諸君久同患難。何一旦忘忠誼至此。回紇皆驚下馬。捨仗羅拜曰。果吾父也。因召入帳。給飲。遺繒結歡如故。乃說曰。吐蕃牛馬輜重蔽野。適天所賜。何不倂取自給。吐蕃覺之夜遁。

唐詔拜李晟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

昔劉德信自扈涇敗歸。亦次渭南。軍器無制。德信入謁。晨晨責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帖然不敢動。晨每與賊戰。常繡帽錦裘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每戒之。對曰。昔在涇原。士頗畏服。欲令見之。奪其氣耳。懷光不悅。

唐岑。馬。燧。討。叛。將。李。懷。光。念。賊。將。徐。延。光。守。長。春。不。下。久。攻。必。傷。士。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延光。延光素憚燧。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延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叛後。功高

兵鏡備考

卷九 三軍四

四

天下奈何棄之。爲滅族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延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卽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宋山東盜起。多指義師爲名。執政請下令禁之。宗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

堅強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鹵而保山砦者。不知凡幾。此詔一出。草澤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効義之心哉。

宋韓世忠追斬李復。賊黨萬餘奔潰。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立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

明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

兵鏡備考

卷九 三軍五

五

遽退。總督項忠卽陣斬指揮。以徇陣始定。移兵據賊水草。困賊。與賊相持百日。賊稍急。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賊日相率來降。

明沈希儀爲柳州叅將。所獲劇賊多不殺。剗兩目。則兩耳貴數金而遣還寨。自是他賊有所擄掠。多不遣兵用剗目者。騎令一人牽以詣賊。使徵所掠。賊見之震懾。不敢隱。盡還所掠。而剗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者與之。希儀除給被擄外。以其餘給剗目者。賊人得不償失。益無利益風稍息。

偶樵氏曰。君之用人。將之馭士。我之破敵。未有不服氣不懾而能得其死力者。後世多輕視心重視氣力。觀光武之于馮異。李抱真之于王武俊。感而泣泣而繼之以血。其所得孰多哉。

兵鏡備考

卷九 三軍六

六

將帥奪心

漢寇恂統兵圍隗囂將高峻於高平第一不下乃率璽書招之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欲降急降不則固守峻惶恐果降諸將問故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破其胆是以降耳諸將曰非所及也

漢馮異專制關中威權日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

兵鏡備考

卷九

將帥一

七

忌者上章問之光武使以章示異異懼而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久之指謂公卿曰此朕起兵肯主簿也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餅厚意久不報異稽首曰臣聞晉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鈞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漢班超與前所俱三十六人使于闐于闐王廣德禮意前謹後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使

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責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鹵使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漢岑交趾賊梁龍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漢拜朱雋交趾刺史簡募材勇合所調五千人分兩道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覘賊虛實宜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破

兵鏡備考

卷九

將帥二

八

斬梁龍降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定侯漢朱雋圍南陽賊韓忠於宛連攻不克雋登山望之曰吾知破賊之術矣今外營周圍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出奔奔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圍解忠果出戰雋因縱兵擊之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

漢昭烈帝劉備死諸葛亮秉政陸遜守荊州吳蜀連和皆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並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

以印封行之

晉杜預伐吳。陳兵於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泥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也。

晉賊杜弢支黨王貢來挑戰。陶侃遣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腳馬上。侃言訖。貢歛容下脚。色頗順。侃知其可動。復令人陰諭之。截髮爲信。

兵鏡備考

卷九 將帥三

九

貢遂來降。而弢敗走。

梁韋叡攻魏合肥。使軍主王懷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所築城。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丈。叡怒曰。將軍死後。有前無却。因令取繳扇麾幢立之堤下。示無動志。魏軍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又起闕艦。高與城等。四面臨之。城遂潰。

隋密圖江南。委韓擒虎廬江總管。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虎以五百人宵濟。襲采石。進攻姑孰。半日而拔。大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

夜不絕。遂降任蠻奴。乃更以精騎五百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戰乎。遂平金陵。

唐尉遲敬德與尋相舉地降。會尋相叛。衆疑敬德。因而復釋。諸將終以爲慮。王曰。不然。敬德必叛。豈後尋相耶。乃引見。卧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言害良士。因賜之金。必欲去。以爲汝資。敬德益感奮。

唐李勣。忠可託大事。嘗暴病。醫曰。用鬚灰可治。帝乃

兵鏡備考

卷九 將帥四

十

自剪其鬚。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

唐李光弼與賊史思明相持於懷州。光弼壁野水渡。旣久。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至。爾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恠。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以鐵騎五百夜取弼。不然。無歸。日越至。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金

吾大將軍高暉聞之亦降。或曰：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開我野夫心，固易之。命將來，策必許以死，日越懼死，不亡，何待？高暉才出，且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奮乎？

唐安祿山益出精兵佐史思明，以拒郭子儀。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部將以徇，士殊死鬪，遂破之。於是晝揚兵，夜積壘，賊不得息，氣益老，遂敗遁。

唐代宗以僕固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

兵鏡備考

卷九 將帥五

主

李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懷其德。懷恩欺其下，謂子儀爲魚朝恩所殺，今起而用之，是伐其謀，則人心可不戰而自解也。旣而用子儀，懷恩敗果如抱真策。

唐德宗嗣位，田悅、朱滔、朱泚、王武俊相繼叛河洛間。李抱真以澤潞數州橫絕潰叛中，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從擊朱滔。俊內懷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諉軍事於盧元卿曰：吾此行，繫皆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厲兵東向，以雪吾耻，亦唯子。

卽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烈爭竊帝號，沿攻貝州，其志皆欲自肆於天下，足下旣不能與競，雄長捨尤葉天子而臣反，幽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上方暴露播遷，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卧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之不疑，乃益恭指心矢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兄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經城。

宋詔王德追叛賊苗劉，韓世忠制之，不欲行。德擊殺

世忠親將陳彥章，尸諸市。德至蒲城，遂禽賊黨苗瑋。

兵鏡備考

卷九 將帥六

主

馬柔吉送行在，世忠訟其擅殺下臺獄，論死。帝特宥之。劉光世愛其才，以便宜復前軍統制，會光世宣撫江淮，當移屯江淮，命世忠代之。德從數十騎自京口逆世忠，度將及麾下，徒步立道左，抗言曰：擅殺陳彥章，王德迎馬頭，請死。世忠下馬，揭其手曰：知公好漢，向來纖芥不足置懷，乃設酒盡歡，而別。德愈感奮，屢立戰功，爲南宋名將。

明戚寧伯王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王侯，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繇，行軍過陝

西秦王賜宴。奏伎。因盡乞其妓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一千戶訶鹵還。卽召入。與談鹵事甚悉。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侑酒。卽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中之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鹵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咸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鹵不覺。歸而卒遇鹵之入掠者。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

兵鏡備考

卷九 將帥七

七

明南贛巡撫王守仁。旣破橫水左溪賊。已約楚兵夾攻桶岡。守仁謂桶岡天險。兼橫水左溪潰賊。協守益力。聚兵仰攻。糜餉費時。不若乘戰勝之威。遣諭禍福。以招降之。彼聞橫水左溪連破。其心必恐。主客籌議。往反乃乘其猶豫之時。設備不周。襲之。可以得志。於是遣素通賊官民李正巖。劉福泰等。往說間賊。果遲疑。守仁日遣人於鎖匙籠促命。而別遣邢詢。伍文定等。帥兵分道冒雨而入。賊大驚潰。我兵乘勝蕩其巢。桶岡遂破。

避其銳氣擊其情歸

漢岑。張步率其弟藍洪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將攻耿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其挫鋒。故示弱。以避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高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之。遂大敗。步明日。弇復勒兵出戰。自旦至昏。弇度步困。將退。預置左右翼爲伏。人定。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步遁。

兵鏡備考

卷九 避其一

古

漢皇甫嵩與黃巾賊張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伺賊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戰至哺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王國久聞陳舍不克。衆疲解去。皇甫嵩進兵追擊。董卓以窮寇戒勿迫。嵩曰。不然。前緩擊。避其銳也。今急擊。乘其衰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何爲不可。連戰破之。國走而死。

吳陸遜上疏曰。昇陵要害。國之門戶。失此不守。荊州

可憂。臣初嫌劉備水陸併進。今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諸將皆謂敵守備已固。擊之不利。遜曰。劉備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爭鋒。今頓兵阻險。不得我便。意計漸懈。倚角此冠。正在今日。乃遣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尤其無益。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人持一把茅。以火攻之。延燒諸營。林木俱焚。遂大破蜀軍。

晉周訪。既敗杜曾。復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前彼勞我佚。故能赴之。今宜及其衰乘之。其銳備考。卷九 趙其二 主

可滅。鼓行而西。遂定漢沔。

唐岑蕭銑將文士洪。以卒數萬屯清江。李孝恭欲擊之。靖曰。士洪健將。下多勇士。今新失荆門。志在救敗。其氣正盛。不可與爭。宜駐南岸。待其稍懈。乘之不聽。孝恭留靖守屯。自往與戰。果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輜輶急擊之。大破其軍。

唐莊宗既誘梁將王景仁等至鄆南。欲速戰。周德威曰。梁軍遠來轉鬪。必不服賁糧。換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擊之。必勝。諸將亦以爲然。至未申。肯梁

軍東偏塵起。德威鼓噪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皆走。威大敗之。自鄆追至栢鄉。景仁僅以身免。

唐莊宗侵梁軍。趨汴州。宿胡柳坡。黎明。侯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周德威。德威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軍必力爭。吾以深入之兵。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難以力圖。且吾先至此。糧糈具營柵完。以逸待勞。王宜按軍無動。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成。樵糈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其銳備考。卷九 趙其三 主

可以勝也。不聽。卒敗。

宋劉錡屢敗金兵於順昌。兀朮忿。自汴趨淮寧。來索戰。皆方晨。兀朮兵氣甚盛。錡毒上流水草。戒軍中渴死勿飲。按兵不動。令士卒番休更食。羊馬垣下士氣閒暇。逮未申間。敵人馬餓渴。飲水草中毒。輒病。錡度其力疲氣索。乃遣數百人出南門接戰。俄出數千人自西門奮擊。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砍之。士殊死戰。敵大敗。兀朮北走。

金兀朮會諸道兵十餘萬。攻和尚原。吳玠命諸將選

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騎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全。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走。

金將訛可。圍東陽。趙方度其空巢穴而來。搆其虛。則東陽之圍自解。遂別遣許國東向。唐州。扈再興。西向。鄧州。掠唐鄧。而焚其糧儲。城柵。金人頓兵東陽。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兵合擊。再敗金人於瀼河。

兵鏡備考

卷九 避其四

七

元張弘範。率千人戍萬山。旣城。與將士校射東門。宋師奄至。將佐謂衆寡不敵。宜入城守。弘範戒曰。退者斬。卽振甲上馬。遣李庭當其前。他將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動。宋軍步騎相間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再却。弘範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

偶樵氏曰。兵家勝負之數。非趨則避。趨固難。避尤不易。耿弇之避張步。鄧禹之休兵北道。李孝恭之避文士洪。避所以養銳也。皇甫嵩之擊王國陸。避

之攻蜀營。周訪之追杜曾。趙方之乘訛可。趨所以爭利也。然不知彼已。則趨避兩無所據矣。

兵鏡備考

卷九 避其五

太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

漢吳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索獲二賊於平原賊擁五萬餘人夜攻漢營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追至無鹽渤海皆平

漢張奐遷使匈奴中郎將時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反燒度遠將軍門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遂使斬屠各及渠帥襲破其衆諸胡兵鏡備考

卷九 以治一

九

悉降

漢昔王國久圍陳倉不克衆疲解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謂國窮寇戒勿追嵩曰不然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急追之國走而死吳陸遜與諸葛瑾分兵攻襄陽遣人報遜爲蜀邏卒所獲瑾懼蜀悉其虛實令遜乘水乾宜去遜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戲射如常瑾讓之遜曰賊知大駕已旋得以專力於吾我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徐設變計然後可出耳乃密令瑾督舟軍遜悉兵

上馬以向襄陽敵素憚遜見遜兵遽還赴城侯瑾引船出乃徐整部伍張拓聲勢引軍全師而回白團

晉周訪督衆八千禦賊帥杜曾等於沔陽曾等鋒甚銳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貴乎善謀也使將軍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先攻左右甄銳甚訪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曰一甄敗鳴三鼓二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兵鏡備考

卷九 以治二

十

遂大潰

唐李靖乘水傳壘征蕭銑舟師叩尋陵銑將文士洪以卒數萬屯清江李孝恭欲擊之靖曰士洪健將下多勇士今新失荊州救敗之師銳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往戰敗回賊委舟散掠靖視其轍亂縱兵擊破之遂趨江陵入其都唐岑賀魯西走蘇定方令副將蕭嗣業回紇婆娑等北追會大雪衆請少休定方曰由侍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擒遂勒兵進至雙河與

彌射步真合距賀魯百里下令陣而行薄金牙山左
賀魯將敗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賀魯走石國
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由是脩葺
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皆唐之州縣極西海矣
唐昔賊帥周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李光弼
歛軍入登陴望曰賊雖銳然方陣而器不足慮也日
中當破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
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令郝廷玉攻西北隅倫惟
正攻東南隅乃自執大旗令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

兵鏡備考

卷九 以治三

圭

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及臨
陣斬一退縮賞一援矛刺賊者麾旗三至地諸軍奮
入衆賊奔潰斬萬餘級太清遁
唐昔魏博田悅知馬燧乏食深壁不戰以老燧師燧
令齋十日糧進營舍口與悅夾洹而軍令諸軍夜半
食先雞鳴皆鳴鼓角潛師併洹趨魏州令曰俟賊至
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即
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謀
而前燧令除榛莽廣百步爲塲募勇士五千人陣而

待此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奔橋橋已
焚衆赴水歾者不可勝計

宋劉錡敗金兀朮長勝軍於順昌時錡兵不盈二萬
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
鼓聲震山谷然營中喧嘩有聲錡在城中肅然雞犬
不聞兀朮帳前甲兵環列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
逸待勞以故輒勝

宋李寶全師登舟南還金兵大至魏勝與統制郭蔚
固守偃旗什鼓寂若無人金兵驚疑不敢攻已乃置

兵鏡備考

卷九 以治四

圭

雲梯砲石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俟其近城鳴鼓張
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凡三晝夜金人罷脩營
壘絕河道謀爲固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
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會李
寶遣張子蓋解圍與勝夾攻金人大敗遁
明傅友德守彭城王保保大將李二來寇勢甚張友
德度多寡不敵謂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
渡直趨擊之李二驍將韓乙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
之師乘而進敵大敗

偶樵氏曰三軍之勝由氣將帥之勝由心皇甫嵩以整擊亂周訪以銳擊驕李光弼以奮擊營魏勝以備擊擾其法多勝於治吳漢遇敵堅臥張奐臨危譚誦周訪射雉以安衆心劉錡肅然以懾敵氣其法多勝於靜譬之貓捕虎鬪兩兩相伺惟善待者勝耳

兵鏡備考

卷九 以治五

五

以近待遠

漢吳漢征蜀與魏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乘勝進攻成都帝戒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卽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違節制敗還閉營三日乘夜退至廣都帝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擊公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值其危困內外夾擊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

兵鏡備考

卷九 以近一

一

晉周訪率衆八千禦賊帥杜曾於沔陽曾勇甚訪惡之設左右二甄訪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曰一甄敗鳴三鼓二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約賊未至三十步聞鼓音乃進及期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

以佚待勞

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漢將韓信。涉西河。逾魏王豹。擒夏說。新喋血。關與乘勝去國遠。關鋒不可當。今井陘道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願假臣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戰。我以佚待勞。前後夾擊。彼進退不相救。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矣。不聽。卒爲信所禽。

漢時。隗囂既敗。諸將遂乘勝下隴。馮異馳兵先據枸邑。諸將謂宜止。擇便地。徐思方略。異曰。枸邑不守。則

兵鏡備考

卷九

以佚一

壬

三輔動搖。夫攻則不足。守則有餘。今先據形勢。以佚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仆鼓。以待之。諸將王元行巡。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建旗擊鼓而出。巡軍驚亂。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晉馬隆西渡溫水。鹵樹機能等以萬騎。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六角爲營。地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

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敵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議謂隆陷沒。後隆使夜到。帝喜。謂羣臣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隆前後誅殺。及降附者。萬計。卒斬機能。涼州平。

周武帝志在平齊。韋孝寬陳三策。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鴟以北。萬春以南。惟廣事屯田。預爲積貯。募其勇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與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散。

兵鏡備考

卷九

以佚二

壬

宋劉錡屢敗金兵。兀朮忿自汴趨淮寧。來索戰。錡預毒楨水上。流及草中。戒軍人等。渴勿飲。時方晨。兀朮兵至。氣甚銳。錡令軍士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人馬饑困。食水草。中毒輒病。待其力疲氣索。忽出數百人。自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奮擊。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砍之。士殊死鬪。敵大敗。兀朮北走。復麾拐子馬。分左右翼來戰。自辰至申。

正酣。騎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餽糗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深入。砍敵。又大破之。

宋吳玠守和尚原。金人來攻。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騎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全。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走。

宋魏勝守海州。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饗兵。鏡備考 卷九 以佚三

士卒令固守。勿出戰。金兵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徑趨城東。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備之。金兵不得過。距戰。竟日。終不能近。

明傅友德既敗韓乙。度敵尚強。且復至。乃開城門。陳於野。使皆臥槍。以待。聞鼓。即起。賊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寡。競而鬪。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

明左都督劉江鎮遼。遼島東南有大光度倭。且至。竊

師秣馬。略不爲意。遣都指揮徐剛伏兵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燒賊船。截其歸路。約日旗舉。砲鳴。伏盡起。奮擊。倭果翌日登岸。江被髮舉旗。鳴鼓。伏兵兩翼進。搏賊。大敗。諸將問臨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何也。江曰。竊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兵家治力之法也。

明郭登守大同。計鹵必復犯京師。疏曰。今日之計。可養銳。不可浪戰。可用智。不可鬪勇。其涑水易州。真保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兵鏡備考 卷九 以佚四

主待客。勿求僥倖。倭陷泉州。上責戰益急。俞大猷疏曰。賊尚萬人。入城。地能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彼實我虛。彼逸我勞。彼飽我饑。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逼。我實彼虛。我逸彼勞。我飽彼饑。而我得犄角以取之。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已竟殲賊。

偶樵氏曰。李左車勸溝壘。周亞夫塞淮泗。鄧艾屯

淮南北。吳玠積粟和尚原。我飽而能使敵饑者也。吳漢五十里救劉尚。周訪三十步破賊。敵遠而能使我近者也。馮異先據枸邑。馬隆制偏箱車。劉錡番休更食。吳玠分番迭射。傳友德臥槍伺敵。我逸而能使敵勞者也。其法皆本於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兵鏡備考

卷九 以佚五

无

以飽待饑

漢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下井陘。擊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漢兵去國遠。輜重在後。願假臣兵三萬。絕其餉道。君浹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進。退無所掠。我飽敵饑。不十日而致兩將之頭於麾下矣。不聽。爲信所圍。

韓信攻齊。楚遣龍且救之。或說且曰。信兵乘勝鋒銳。宜避。不如浹壁。令齊王遣信臣招所亡城。所以城知正。在又悉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居齊地。其勢無所得食。

兵鏡備考

卷九 以飽一

丰

可無戰而降也。且以爲怯。不聽。信卒殺且。澠水上。漢七國反。周亞夫據滎陽。至淮。問故父絳侯。客鄧尉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將軍宜速引兵。東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浹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餉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絕。乃以全制其困。破吳必矣。從其策。卒破七國。

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擊班超。超軍少。衆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

何足慮但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矣
謝前攻超不下退無所掠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
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果遇其使乃斬首以
示謝謝大驚請罪願生歸超縱遣之

魏司馬懿欲廣田畜穀爲滅吳計鄧艾謂陳蔡間田
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併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
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
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足
十萬衆五年之食以此乘吳無往不克乃開廣漕渠
兵鏡備考 卷九 以飽二 三

每東南有事軍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
無水害艾之策也
宋吳玠積粟繕壘守和尚原金兀朮會諸道兵十餘
萬來攻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
繁如雨注稍却則以騎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
走設伏於神全以待金兵至遇伏衆大亂玠縱兵夜
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走

宋劉錡既敗金兀朮長勝軍於順昌自率精卒追及
之兀朮麾拐子馬分左右翼復戰自辰至申未決錡

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鉞羹坐
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
砍敵又大破之

明時倭陷泉州興化上怒責戰益急俞大猷念賊尚
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彼實
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
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
逸彼饑我飽而我師犄角取之必勝賊以戰爲守我
以守爲攻法應爾也卒殲諸賊

兵鏡備考

卷九 以飽三

三

治力治氣治心

漢七國反。周亞夫引兵討之。堅壁昌邑。不出。使輕騎絕吳楚兵後糧道。吳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漢建寧元年。段熲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上。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鹵兵盛。熲衆恐。乃令軍中張鐵利刀。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則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騎

兵鏡備考

卷九 治力一

畫

於旁突而擊之。鹵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漢朱雋圍潁川賊韓忠於宛。久攻不克。雋登山望之曰。吾知破敵之術矣。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其勢必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圍解。忠果出戰。雋因縱擊之。斬賊萬餘。忠等遂降。唐時輔公祏反。寇壽陽。詔李孝恭爲元帥討之。李靖等皆受節度。將發。大饗士。杯酒忽變爲血。衆皆失色。孝恭徐曰。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問罪。杯中血其賊

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大安。

宋魏勝自創如意戰車。砲車。車上爲獸面木牌。木槍數十。乘輓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量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蔽箭簇。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弓車當陣門。其上置牀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陣相近。陣間發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鎗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衛掩擊。得捷則拔陣追襲。少却則

兵鏡備考

卷九 治力二

畫

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人有固志。其力常銳。其氣常開。得古車戰遺意。金人犯蘄州。趙范命子葵扈再興攻唐鄧。金人分二陣。背山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倖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鼓聲始動。若彼未至。五十步內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興遽衝之。果爲敵所乘。遂逼范軍。范壘鼓麾軍突鬪。葵繼起。殲金兵數千。敵併力向再興。葵率土豪祝文蔚等以精騎橫衝之。金人僵屍相屬。乘勝逐北。副統軍投戈降。

明劉江守遼東。倭賊二千餘人。乘海鮐來犯江橋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賊奔櫻桃園空堡中。將士欲入堡勦殺。不許。故開西壁以縱之。但分兩翼夾擊之。斬首無數。諸將問故。江口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固兵法治力之法也。賊始魚貫而來。成長蛇陣。故作真武形以鎮服之。賊既入堡。有歿而已。我師攻之。彼必歿關。我兵寧無傷乎。故縱而掩之。圍師必闕之法也。

兵鏡備考

卷九 治力三

三

明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巡邊。鹵倖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爲列陣。自固鹵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騎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鹵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鹵躡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鹵不覺耳。

偶樵氏曰。治力者。以佚待勞。治氣者。以實擊虛。治心者。以治亂。段熲激衆大呼。王越臨敵列陣。得一鼓作氣之法。魏勝創如意車。以自固。劉江開西

壁以縱賊得番休。治力之法。周亞夫遇三軍夜驚。堅臥不動。李孝恭見杯酒變血。坦懷論衆得將帥治心之法。法固不同。而因變立法者。寧有異焉。

兵鏡備考

卷九 治力四

三

勿邀正正勿擊堂堂此治變者也

秦王翦攻荆。荆悉國中兵以拒翦。堅壁而守。不肯戰。日休士洗浴。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奮擊。大破荆。

漢皇甫嵩與張角弟張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千。

兵鏡備考

卷九 勿邀一

毛

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

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晉遣周德威救之。景仁所將皆梁精兵。晉兵望之色動。德威退而告莊宗曰。梁兵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未決。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吾兵少。臨賊門。所恃者一水。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噍類矣。宜退軍。郾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已而獲梁謀。梁軍果將浮河。莊宗如其策。誘破梁軍。

宋因金人之亂。羣寇猖獗。賊李成尤悍強。據江淮湖

湘十餘州。有席捲東南意。時圍江州。兵連十五里。張俊討之。至豫章。斂兵勿動。居月餘。賊將馬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爲怯。後謀知賊怠。乃命岳飛爲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河陣。俊親以步兵當其前。以精騎數千投沂中。俾從山後夾擊。以午爲期。俊與賊鏖戰。時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大敗。斬進。降其卒八萬餘人。成走蘄州。降偽齊。

兵鏡備考

卷九 勿邀二

毛

正正勿邀。堂堂勿擊。顧有治變之法焉。如荆悉國中之兵。非不多也。王翦堅壁以治之。梁將魏滑汴宋之衆。非不精也。周德威退軍郾邑以治之。李成據江淮湖湘之十餘州。非不悍也。張俊斂兵勿動以治之。苟得治變之法。則衆無所用其多。兵無所用其精。將無所用其悍矣。不然。知正而不知變。於勝負之數何有哉。

高陵勿向

漢耿弇討張步。進兵肴巨里城。使多伐樹木填塞坑塹。令中軍嚴脩攻具。宣言三日當悉力攻城。乃緩降者。以告步將費邑。邑果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弇分三千人圍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

漢時先零羌阻允吾谷。馬援率兵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壞。復遠徙唐翼谷中。援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

兵鏡備考

卷九 高陵一

三

夜放火鼓噪。鹵大潰。斬首千餘級。

唐蘇定方征賀魯。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攢。稍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鏖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大奔。

唐賊史思明誘戰。李光弼使兵傳山而陣。僕固懷恩請陣諸原。弼曰。據險可勝。可敗陣諸原。敗斯殲矣。不聽。賊據高原。前列長戟。壯士執刀隨之。乃委物偽遁。唐軍爭剽獲。賊伏發。官軍大潰。

宋復燕山諸軍潰。韓世忠與蘇格等五十騎抵淳化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約鑾河鼓噪助聲。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出不意。突出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噪。敵大亂。追斬甚衆。

兵鏡備考

卷九 高陵二

四

尖山援順陽縣。金人合衆仰攻。不利。大敗。再與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回軍合戰。再與敗金人於滾河。又敗於城南。孟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

背丘勿逆

漢西羌寇邊。馬援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驚壞。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噪。幽遂大潰。

宋吳璘製疊陣法。與金將胡蓋習不祝遇。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軍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策。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

兵鏡備考

卷九 背丘一

望

仲及王彥銜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胡蓋果出。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

明太祖與陳友諒戰鄱陽湖。失略相當。既敵舟出湖口。諸將佐氣稍奪。欲縱之去。常遇春獨不言。上悟。乃移舟扼上流。別出奇兵絕糧道。凡旬五日。友諒軍乏食。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犯湖口。上躡之。自晨至酉。友諒中流矢歿。

偶樵氏曰。陵山之峻者。丘山之平者。勿向勿逆。均謂彼順我逆。法不宜爭。然馬援向山而勝。金人仰攻而敗者。何。金人爭近馬援。遠而示之以近也。胡蓋據險而敗。姚仲上嶺而勝者。何。胡蓋爲客。姚仲反客以爲主也。

兵鏡備考

卷九 背丘二

望

佯北勿從

秦開馬服子趙括將兵。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將。詎爲尉裨將。令軍中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卽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萬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援。秦悉發兵遮絕趙救。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來攻秦壘。四五復不得入。饑困。秦卒射殺趙括。趙卒四十萬人俱降。秦挾詐坑之。

兵鏡備考

卷九 佯北一

軍

漢昭烈北伐至鄴。曹操遣李典。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之。典曰。敵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狹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往。留典固守。惇等果入伏。屢戰不利。後典往救。拔之。唐郭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安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賊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戒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旣戰。偽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而奔。斬首四萬級。執安慶緒。收衛州。

唐賊史思明。使謀宣言。將士皆北人。日夜思歸。魚朝恩惑之。屢上賊。可滅狀。李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犯。不聽。詔趣戰。光弼不得已。出兵使傅山而陣。僕固懷恩謂迫險。非用騎長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於原。敗斯殲矣。且賊致來。不如守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偽遁。唐軍爭剽掠。伏兵發。官軍大潰。

兵鏡備考

卷九 佯北二

塞

周德威。威曰。安知刺史非臣捉耶。因約部卒。見白馬朱衣者。佯避之。德威微服。祿卒伍中。陳章出。搃戰。兵始交。故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墮馬。遂生擒章。宋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乘勝陷金川。諸關王彥與戰不利。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偽若遁者。秦郊踞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彥募敢死士。易麾幟。設奇以待。聞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

明傳友德從征河洛。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徐達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爲誘。敵追至伏。德迴師擊之。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

銳卒勿攻

漢韓信已定臨淄。東追田廣至高密。楚使龍且救齊。武說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不如漢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隙也。不聽。卒爲信所擒。

漢七國反。周亞夫將兵征之。至睢陽。鄧都尉曰。吳楚兵銳難與爭鋒。莫若東壁高密。委梁於吳。漢溝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糧道。待彼食竭。乃以全制其。

極破吳必矣。從之。卒破吳楚。

漢時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劫掠小種。背叛犯塞。詔趙充國討之。夜遣兵渡河。輒營陳。畢明。遂以大盡渡。鹵數十百騎來出入軍旁。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擊鹵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四望。陘中亡鹵。曰。鹵不足慮矣。使彼守險。吾兵豈得入哉。

漢鄧禹奉命討赤眉。諸將請徑攻長安。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

拔長安。財富。兵強。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計不終日。變故萬端。寧能堅守。今上郡北地安定三郡。主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

漢耿弇征張步。步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界二城之間。護軍荀梁等議攻西安。弇曰。西安城小而堅。藍兵皆精。臨淄雖大。其實易攻。乃勅諸將。宣言五日。後會西安。藍聞之。晨夜徹守。而臨淄益懈。不爲備。遂兵鏡備考

卷九 銳卒二

聖

移兵攻臨淄。半日拔之。諸將問故。弇曰。兵家攻堅攻瑕之道。原無呆法。惟臨機相敵。而用之。今先攻臨淄。西安必孤。張藍與步隔絕。勢必俱亡。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

唐李光弼降賊將安思義。不殺。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問計於思義。答曰。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鹵兵炎銳。弗若。持重圖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會饒陽賊五千至九門。思明恃有援。解鞍休士。光弼諜知之。提輕兵。

敘旗鼓。伺賊方。詐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

唐周德威將燕兵三萬人。從莊宗趨汴州。軍宿胡柳坡。黎明。梁軍來救。汴。德威曰。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其爭必力。吾以深入之兵。當必殲之。戰可以計。勝難與力爭。吾軍先至此。糧糈具。營柵完。以逸待勞之師也。王按兵勿動。臣請以騎兵擾之。彼營壘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必勝。不聽。卒以戰敗。宋王詔恢復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詔曰。賊所以圍城。

兵鏡備考

卷九 銳卒三

哭

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盛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致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也。乃直抵定。羗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賸征知援。絕拔柵去。

明都御史韓雍欲攻峒賊之最險者。而難其人。新會縣丞陶魯請行。願自選兵。許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十五萬人中得二百五十人。再募足數。乃爲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給甘。

苦共之士爭願爲先。率以先登大破賊。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三百人而已。無與者。衆益奮。雍言於朝。擢爲令。

兵鏡備考

卷九 銳卒四

晃

餌兵勿食

漢昭烈帝率衆討吳。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彝陵界。命將軍馮習張南傅彤分督屯數十。先遣吳班將數千人營於平地。吳衆請擊之。陸遜不許。備知不可誘。乃出谷中伏兵八千。遜曰。所以不聽若擊班者。揣之必有詐也。

魏遣司馬懿禦諸葛亮。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

兵鏡備考

卷九 餌兵

手

若西止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止原。懿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其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於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五丈原。

晉周訪圍杜弢於廬陵。杜弘來援。陣旣交。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陣亂。弢突圍而出。訪軍幾敗。乃急率軍分左右翼親擊之。戒諸軍速整隊伍。始全師而還。

唐都護蕭嗣業討賊。饋糧數爲賊所鈔。軍餒。裴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賊果掠車。羸卒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明傳友德從征河朔。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徐達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爲誘。敵來追。伏盡起。友德迴師擊之。也速敗走。遂取萊陽。

明胡宗憲方巡撫浙東。台溫諸郡。會海賊徐海葉麻。

兵鏡備考

卷九 倭兵二

聖

犯杭。宗憲連日夜馳至嘉興。賊從嘉善來。前驅薄城外。衆懼甚。宗憲曰。兵法攻謀爲上。角力次之。乃取酒百餘罍。投以毒。載之兩舟。選卒慧而猛者。假冠服。坐舟中。佯作餽軍狀。載向賊所。從道見賊。卽委舟走。賊信不疑。爭取酒飲之。多歾。

偶樵氏曰。銳之勢強。餌之機詐。一則陽用之一則陰用之。鄧都尉之壁昌邑。趙充國之不貪小利。耿弇之不攻西安。王韶之不趨河州。陽用者其形易。避。吳班之營平地。周當之屯陽遂。裴行儉之爲糧。

車。傳友德之出輕騎。陰用者其勢不可測也。

兵鏡備考

卷九 倭兵三

聖

歸師勿遏

漢趙充國引兵擊先零。鹵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盡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宜先。充國曰。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致。死。法所謂窮寇勿追也。諸校曰。善。鹵奔溺水。死者無算。

梁州賊王國圍陳倉。陳倉城堅守固。久不能拔。賊衆疲弊。夜自解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兵法窮寇勿追。嵩曰。不然。前者不擊。避其銳。今尾而擊之。乘其衰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歸師者比。遂

真鏡備考

卷九 歸師一

聖

急擊大破之。國走而殲。

漢諸葛亮伐魏。復至祁山。魏詔張郃督諸將。西至洛陽。禦之。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伏兵起。飛矢中郃右膝。歿。

圍師必闕

漢賊張步使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耿弇。弇渡河。先擊祝阿。未午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鍾城。鍾城人聞祝阿破。大恐懼。遂空壁去。

後漢朱雋勦黃巾。連戰不克。雋登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併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

真鏡備考

卷九 圍師一

聖

易破之道也。既而圍解。忠出。雋擊之大敗。

明劉江備倭海上。築堡瞭望。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急遣馬步軍赴壩上。以都指揮徐剛伏兵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約旗舉砲鳴。伏兵奮擊。違者斬。既而倭果至。如江策。張兩翼奮擊。倭大敗。奔櫻桃空堡中。官軍環攻之。將士欲入堡勦殺。江故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斬首無算。諸將問故。江曰。寇寇遠來。必饑且勞。我故以逸以飽待之。賊既入堡。唯有死鬪。我兵得

無傷于縱以出路而後掩擊之。圍師必闕之法也。

蜀盜餘黨廖麻子猖獗。詔彭澤克總督討之。敗賊逃入箐棘中。澤分兵益出入奪水道。度窘開一面縱其出走夾擊之。且盡。

明賊高珙筠棘人。與普法惡倡諸彝部立寨僭號。攻劫都御史馬吳率兵擣破之。獨青山寨不下。吳周行視寨曰。此地固高絕。其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撤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規南圍薄。夜走。追通萬人。執普法惡誅之。

兵鏡備考 卷九 圖師二

堽

偶樵氏曰。善敗者不亂。善勝者不驕。趙克國徐行驅鹵。皇甫嵩疾行乘亂。賊之敗同而擊敗之勢則異也。耿弇縱賊入鍾城。馬吳撤圍據泉口。我之勝同而制勝之方則異也。

窮寇勿追

漢趙充國。兵至先零。鹵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盡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克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宜先。充國曰。此窮寇也。緩之則走。不爾急之則還。致成如其策。鹵奔。湟水。水。者無算。

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城堅守固。久不能拔。賊眾疲敝。夜自解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兵法窮寇勿追。不可擊。嵩曰。不然。前者不擊。避其銳也。今尾而擊之。待其衰也。國眾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

兵鏡備考 卷九 窮寇一

堽

急擊之。大破賊眾。國走而殲。

漢諸葛亮復出祁山。魏詔張郃督諸將西至洛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入伏內。中流矢歿。

宋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擾西京。遂攻金州。諸關諸賊皆河朔人。驍果善戰。王彥與戰不利。關陷。彥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粟。偽若遁者。秦郊距城二十里。路坦夷。彥募敢死士易麾幟。設奇以待。閏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

偶樵氏曰。兵喜進而惡退。惟佯則有詐。惟窮則致。

或白起走以誘趙括。昭烈退以致于禁。子儀敗以邀安慶緒。王彥通以陷李忠法。本致人趙克國徐行趨利。皇甫嵩窮追乘亂。法本不致於人要之能致人自不致於人矣。

兵鏡備考

卷九 窮寇二

卷

兵鏡備考卷九終

兵鏡備考目錄 卷十

軍變篇

途有所不由

軍有所不擊

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爭

君命有所不受

智者之處必雜於利害

屈諸侯者以害

兵鏡備考

卷十 目錄

役諸侯者以業

趨諸侯者以利

必死可殺

必生可虜

忿速可侮

廉潔可辱

途有所不由

漢七國反。太尉周亞夫將兵擊之。吳奔壁東南。陳太尉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餒。且引去。太尉出精兵追破之。

漢時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犁三國懷二心。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七萬人討之。至界。遣使曉諭曰。都護來撫鎮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焉耆。王廣遣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怒詰之。焉耆國有葦橋之險。超乃絕橋。

兵鏡備考

卷十 途有一

一

別渡至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廣出不意。大恐。欲悉驅人馬入山。焉耆左侯元孟遣使具告。超即斬其使以示信。大會諸國王。揚言頒賞焉耆王廣等三十人。請超其國相腹久。危須王皆不至。超怒詰廣等。叱吏士收斬之。更立元孟為焉耆王。

晉武昌北岸有邾城。衆議分兵戍之。陶侃不應。乃渡水獵。指示將佐曰。我設險禦寇。正借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彝。曩中利深。晉人貪取。曩不堪命。必引寇。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

城置守兵三萬。今分兵廩餉。無益於江南。若他日有機可乘。此非借資之所。不如置之。後庾亮置戍。果大敗。

宋命李繼隆為靈環十州都部署。五路討繼遷。戒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鎮。由赤檉苦井路赴之。繼隆以所出道回遠。乏水。請由橐駝路徑趨賊巢。不俟報便宜發兵。與丁罕行十餘日。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詔切責之。

元伯顏侵宋。進軍陽邏堡。麾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乃

兵鏡備考

卷十 途有二

二

審謀於阿木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為搗虛之計。比過南岸。速遣人來報。分遣阿里海牙督張弘範等。先以步騎攻陽邏。及阿木出其不意。率軍奔流。西上四十里。趨青山磯。渡南岸。遂破宋軍。

軍有所不擊

魏伐趙。趙請救於齊。齊將田忌欲引兵之趙。孫臏因解難亂紛紜者。不控捲。救國者。不搏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矣。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漢趙充國至金城。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日明。遂以次盡渡。鹵數十百騎來出入軍旁。充國曰。吾兵銳備考

兵鏡備考

卷十 軍有一

三

士馬新倦。未可馳逐。擊鹵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候騎四望。陘中亡鹵。夜引兵至落都。召諸校曰。鹵無能矣。

漢諸將皆勸鄧禹徑攻長安。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破長安。財富充實。鋒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賦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况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

漢昭烈帝討吳。率衆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彝陵界。使將軍馮習張南傳形。分督數十屯。先遣吳班將數千人營於平地。吳將欲擊之。陸遜不許。備知不可誘。乃出伏谷。兵八千。遜曰。所以不聽若輩者。揣之必有巧耳。今果然。

魏遣司馬懿征公孫文懿。文懿率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六十里。以拒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渡。以出其北。與賊營相迫。沉舟焚梁。傍遶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謂不攻賊

兵鏡備考

卷十 軍有二

四

而作長圍。非所以示衆。懿曰。賊堅壁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賊衆集此。巢穴必虛。我直指襄平。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來邀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者。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擊之。三戰皆捷。

公孫文懿退保襄。懿進軍圍之。會大霖雨。諸軍欲移營。不許。請戰亦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晝夜不息。故斬孟達。今遠來克敵。而反安緩。何也。懿曰。達衆

少食多彼飽我飢。攻之安可不速。今賊衆食寡彼飢。我飽彼利速戰。我利持久。以觀其變。兵詭道也。善因事變。賊憑衆恃水。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若貪小利。以致驚遠。非利也。

吳孫桓爲蜀所圍。求救於陸遜。遜不應。諸將爭之。遜曰。安東得士心。城堅糧足。無足慮。待吾展計。安東之圍自解。及蜀兵奔潰。桓出見遜曰。前實相怨。至今日方知調度有方耳。

金衆數萬駐榆林埠。請降。輜重甚富。或請誘而圖之。

兵鏡備考

卷十 軍有三

五

杜杲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論而遣之。

元伯顏侵宋。率兵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乃潛軍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遂入大江。諸將言宜遂取沙蕪南岸戰船。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策。唯先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趣軍攻破陽邏堡。斬王達。宋軍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吾欲示宋人以陽邏之捷。貴代吾往。何追爲。旣而拔常州。斬王安節。屠其城。劉師勇奔

平江。諸將復請追勇。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

兵鏡備考

卷十 軍有四

六

城有所不攻

漢七國反。桓將軍說吳王曰。吳多步兵。利險阻。漢多車騎。利平原。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疾走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若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馳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不聽。卒至於敗。

吳西陵督步闡據城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貴等。徑赴西陵。勅築嚴圍。自赤溪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

兵鏡備考

卷十 城有一

七

至。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自弊其力。抗曰。西陵城堅糧足。一切繕修。備禦抗所宿規。攻之難以倖克。且北救卽至。至而無備。表裏受敵。何以禦之。無已。聽諸將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晉車騎將軍羊祜向江陵。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憂。假令敵破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羣酋皆當擾動。所憂非細。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無慮乎。

魏遣奚斤等南伐。集議監國前曰。攻城畧地。孰先斤

請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固守。符氏攻襄城。經年不拔。今以大兵攻城。若不時克。損威頓衆。危道也。不若分軍畧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稅。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不走則降矣。不聽。斤等濟河。先攻滑臺。不拔。

唐方事石城堡。詔問攻取計。王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所得不補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會董延光奉詔。令忠嗣分兵與延光。而忠嗣不立賞格。李光弼曰。已付萬衆。而賞格不立。

兵鏡備考

卷十 城有二

八

何以鼓衆。如有不捷。必啟護口。以賈禍。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數萬人命。易一官哉。後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

唐李愬攻蔡。殘吳房外垣。或勸遂下吳房。愬曰。不可。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吳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表以爲將。秀琳卒効用以破吳元濟。

元伯顏侵宋。旣破黃家灣堡。破竹席地。置舟。由藤湖入江。漢諸將請攻郢城。曰。郢。我之襟喉。不取。恐爲後

九

+

偶樵氏曰必然者法之常。不必然者法之變。周亞夫不備東南。陶侃不守邾城。伯顏不由漢口。由途之變也。韋孝寬不爭朮城。伯顏不爭陽邏。爭城之變也。陸抗之不攻西陵。劉基之不攻安慶。攻城之變也。孫臏之不走邯鄲。鄧禹之不擊赤眉。陸遜之不擊吳班。擊軍之變也。故知常者不敗。知變者不亂。

君命有所不受

齊景公召穰苴。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乃可。公使莊賈往。苴約賈曰。旦日中會於軍門。莊賈過期不至。苴仆表決漏。入軍。勒兵。召軍正問軍法。後期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乞貸。苴曰。將受命。則忘其家。臨軍。則忘其親。援枹鼓。則忘其身。期而後至。可乎。遂斬賈以徇。及景公遣使持節赦賈。馳軍中。苴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軍中馳者云何。曰。當斬。使者大懼。苴曰。君使不可殺。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三軍股栗。遣使者還報。然後行。

兵鏡備考

卷十 君命一

十二

越王勾踐敗吳。圍夫差於姑蘇。夫差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勾踐將聽之。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則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范蠡卒進兵。吳王自殺。

漢酒泉太守辛武賢請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趙充國執奏。未便。宣帝勅使詣讓之。充國曰。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陳利害曰。先零

著逆。早羗未有所犯。今釋有罪。誅亡辜。起一難。就兩害。非計。法宜誅先零。以伐其謀。若先擊罕开。先擊往助。將迫脇小種。附著者衆。恐國家之徭役無已。其憂方大。既而度鹵必壞。欲奏罷騎兵。屯田中。郎將卬使客諫止之。充國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往者吾舉辛武賢。可使羗丞相御史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羗金城湟中。殺斛八錢。吾請糴三百萬斛。羗可坐制。耿中丞議糴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羗人故敢爲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今兵久不決。四彝

兵鏡備考

卷十 君命二

十三

相因而起。羗獨可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議。卒破羗。

漢陳湯甘延壽使西域。湯曰。郅支雖遠絕。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驅從烏孫衆兵。直指城下。大功旦夕可成。延壽欲奏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湯按劍曰。大衆已集。子欲沮衆耶。乃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別爲六校。過烏孫。入康居東界。戒軍不得爲寇。問呼

其貴人屠墨。論以恩信。與之飯盟。遣去。復捕得康居
賁人。具色子男開年。以爲鄉導。由是具知郅支情實。
郅支遣問兵故。乃言單于上書歸漢。故使都護將軍
來迎。明日至郅支城三里止營。圍城攻之。遂斬單于
首。得漢使節還。

吳呂蒙西取三郡。惟零陵太守郝普不下。劉備已自
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聞之。往陸口。使魯
肅將萬人屯益陽。飛書召蒙。拾零陵。協肅守益陽。初
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鄧。卽載郝普之舊。南陽鄧

兵鏡備考

卷十 君命三

古

元之。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召諸將。授以方
畧。晨當攻城。顧謂元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
亦欲爲之。而惜其未知時耳。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
淵所圍。關公在南郡。樊爲孫規所破。彼首尾倒垂。豈
有餘力相顧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相繼
於道。曾不移日。而城破身死。子太獨不爲白頭老母
計哉。元之具陳其意。普懼而聽之。蒙預勅四將。各選
精卒。俟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
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帝在

公安。羽在益陽。大恚恨。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卽引
軍赴益陽。

宋詔焚絳州。郭達匿而不下。帝問大臣。皆莫知造始。
自劾向者違詔之罪。帝手詔褒荅。

契丹犯邊。李繼隆率諸將禦之。太宗常授以陣圖。及
臨陣。有不便。衆以上命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安
可預定。設獲違詔之罪。請自當之。卽便宜行。卒敗敵
於徐河。

宋朝議寇至。令堅壁清野。一日契丹驟至。攻蒲城。獲

兵鏡備考

卷十 君命四

古

軍袁繼忠。慨慷請戰。林延壽以詔書止之。李繼隆曰。
閩外之事。將帥得專。乃出兵擊走之。嘗有詔廢威。閩
軍繼隆言。梁門爲北面保障。不可廢。遂城守如故。
明詔副將軍李文忠。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攻慶陽。
行次太原。慶陽已平。而鹵東攻大同甚急。文忠率軍
援大同。軍吏以爲疑。文忠按劍曰。閩外之事。吾得專
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
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楊門。擒四大王。

偶樵氏曰。良臣志在利國。明主可爲忠言。二者交

重。范蠡遇勾踐。乃能擅命滅吳。趙充國遇漢宣。乃能執奏屯田。李繼隆遇太宗。乃能違詔應變。遇臣難。遇君不尤難哉。

兵鏡備考

卷十 君命五

主

智者之處必難於利害

漢趙充國陳兵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部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取鹵之術。而反為鹵所致。愚以為不便。先罕羌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鬻結約。然其私心不能忘。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若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以堅其約。今罕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害。適使先零施德於罕羌。合黨固交。再迫脇諸小種。附著者衆。則鹵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不二三歲已也。以臣愚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惟陛下裁察。願書報從充國計焉。

唐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唐以郭元振充使。因覘鹵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亦生。利國家之患。惟吐蕃與默啞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遇

兵鏡備考

卷十 智者一

六

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患亦不得萌。固當取舍審也。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故欲請罷此吐蕃之要也。然青海吐渾。密通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爲我擾。惟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我俟斥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亦勿絕。乃爲善計。不然四鎮久附。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

兵鏡備考

卷十 智者二

七

非制御之算。武后從之。

魏時。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鄉導。使不敢深入。崔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膽。猶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也。又南土下濕。夏月暑蒸。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又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帝從。

其議

宋時。交趾願出兵。助討儂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於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趾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秋青旣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卽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患。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獫狁。貪得忌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

宋趙范上書史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月新。然有淮

兵鏡備考

卷十 智者三

八

則有江。無淮。則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吳辭厚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歟。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乍順。乍逆爲喜懼。或以賊兵乍進。乍退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言者矣。須利害合計之。偶樵氏曰。利害常相倚。見其利不見其害。則貪小得。遺後患者必多。故兵法多算勝。少算不勝。貴審。

之。熟耳。趙充國先擊零羌。郭元振計服欽陵。崔浩欲緩宋師。狄青謝兵交趾。趙范多方校計。以策江淮。無非參觀利害。以期萬全也。孫子先始計。次謀攻。其雜於利害之謂與。

兵鏡備考

卷十 智者四

尤

屈諸侯者以害

越王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尊諛者衆。伐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懼。乃使大厚禮以請成。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大破之。遂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天與弗取。反受其咎。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

兵鏡備考

卷十 屈諸一

辛

元侵襄陽。張弘範曰。國家久困襄陽。蓋重人命而使
之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師坐視
無禦之者。其境南接江。陝歸峽。商販行旅士卒。絡繹
不絕。寧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
灘以絕其東。庶幾速斃之道也。八年。築一字城。逼襄
陽。破樊城外郭。九年。攻樊城。截江道。絕其援。兵水陸
交攻。遂拔之。

偶樵氏曰。古來不以兵車而屈諸侯者。莫如齊桓
然其屈之者。蓋以安之。非以害之也。後世屈服羣

兵鏡備考

卷十 屈諸二

主

雄不以兵威則以謀詐。皆陰有以圖之。越之滅吳。
張弘範之斃襄陽。受禍之遲速不同。而其為害一
也。止戈曰武。其謂之何。

役諸侯者以業

漢王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漢王下馬踞鞍而
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進
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
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
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
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黥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
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鹵豹。舉燕伐齊。趙卒能
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兵鏡備考

卷十 役諸一

主

漢光武為蕭王時。征河北。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
王不許。耿純進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
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欲攀龍附鳳。競盟帶礪。以各成
其志耳。今不正位號。恐士大夫望絕。思歸。大衆一散。
難可復合。會儒生彊華。以赤伏符進。遂即帝位於鄴
南。

趙諸侯者以利

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取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爭齊。燕王之驕暴。皆爭容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

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北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

兵鏡備考

卷十 趙諸一

五

會擊楚。皆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王越從陳以東。傅海與信。捐此地以與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矣。漢王如其策。越信皆引兵來會。卒滅楚。

唐馬燧討田悅。悅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關。又分恒州五千協守。圖老燧師。而乃自將以襲臨洛。燧命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關。親擁火車焚朝光柵。

自晨至晡。急擊斬朝光。進軍臨洛。與悅軍遇。燧募死士約以家貲。盡賞功。三軍無不爭赴。大敗悅。斬首萬級。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

偶樵氏曰。無所利而爲天下者。惟聖人則能之。三代下。圖王定霸。大抵皆以利動耳。業亦利屬也。樂毅不以伐齊之利啗諸侯。則楚趙韓魏不得合。漢高不以割地之利餌信越。則項羽不能殄。光武不正帝位。專封拜。則諸將相亦不欲從。然師出無名。衆

兵鏡備考

卷十 趙諸二

五

心不附。大義又何可少哉。

必死可殺

梁時唐兵攻兗州。末帝召王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嬰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臨之。彥章至遼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逐戰。唐將夏魯奇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蹄被擒。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疲力窮。不死何待。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遂見殺。

兵鏡備考

卷十 必死一

五

金主以單剗東走歸德。元史天澤追至歸德。撒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營。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據矣。不聽。會天澤以事之汴。比還。撒吉思不花全軍皆沒。

必生可齒

宋宗澤在開德。聞金人圍汴梁。乃獎率忠義由衛南渡。勤王。遇前有敵壘。先驅不得進。澤揮衆直前與戰。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賊營。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活士卒。知必死。無不一以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數十餘里。

偶樵氏曰。必死者生。必生者死。宗澤衛南之戰。能使士卒知其必死。安得不生哉。然亦有勢窮力竭。自趨於死而不可活者。如王彥章之見賊於莊宗。

兵鏡備考

卷十 必生一

五

撒吉思之覆軍於歸德。亦必死可殺之驗也。死且不可易而欲僥倖以圖生。顧何爲耶。

念速可侮

宋岳飛屢敗金兵。金人議誘致飛。圖併力一戰。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使人穢罵之。兀朮怒。命龍虎大王諸大酋。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兀朮驅重鎧。撈子馬軍。萬五千人來戰。飛戒步卒以麻扎刃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撈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鹵軍。

兵鏡備考

卷十 念速一

壬

宋賊李全攻圍揚州。趙范禦之。其弟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為號。以報。范喜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誘之。全望見喜。謂李葵。二宜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軍競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門。全窘。從市數騎北走。為新塘浮淖所陷。羣卒碎其屍。

兵鏡備考

卷十 念速二

壬

偶樵氏曰。為將之道。貴於能重。兀朮怒。固收李全喜。亦敗。夫易喜。易怒。皆輕也。輕則未有不侮者。

廉潔可辱

宋襄公與楚戰。宋人既成列。楚未既濟。宋司馬請擊公田。君子不困人於厄。迫成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寡人雖亡國。志餘不滅。不成列。世笑以爲宋襄之仁。

漢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與成安君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鹵魏王。擒夏說。新喋血關。與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

兵鏡備考

卷十 廉潔一

无

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乏。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闢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矣。願君留意。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信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擒趙王歇。

漢張奐招誘東羌。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

零酋長。又遺金錄人枚。與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獨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衆已威化。盛行無不佩服。

宋伐蜀。詔劉光毅爲前軍副部署。曹彬爲都監。同衮斌等統師進勦。西川俱平。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多取子女玉帛。蜀人苦之。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及歸。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上聞嘉嘆。謂彬廉潔。特

兵鏡備考

卷十 廉潔二

三

授宣徽南院使。兼義成軍節度。餘將各治罪。

偶樵氏曰。廉潔可辱者。拘守之謂也。拘則迂。兵荒詭道。可以迂行。平宋襄不鼓不成列。成安君不用詐謀奇計。皆以迂敗。故可辱耳。不則張奐却金還馬。曹彬圖書數卷。何嘗不以廉潔制勝哉。

兵鏡備考目錄

行軍篇

視生處高

客絕水半渡而擊之

前死後生

養生處實

避而靜者恃其險也

遠而挑者欲人之進

居易者利也

兵鏡備考

卷十 目錄

三

衆草障者疑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半進半退者誘也

見利不進者勞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令之以文

齊之以武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服

兵鏡備考

卷十 目錄

三

觀生處高

漢耿弇攻祝阿。下之。乃宣勅諸部。趣修攻具。揚言。後三日。攻巨里。陰緩俘者。往告張步之將費邑。邑至期。果將精兵來救。弇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

漢虞詡禦羌於武都。旦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改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走。乃潛渡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

兵鏡備考

卷十 觀生一

畫

其奔逸。因出兵掩擊之。乃占相地勢。築營壁八十所。招還流亡。郡遂以安。

金人侵蜀。宋吳玠命吳玠棄和尚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深入。四年。兀朮撒離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玠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濶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敵果至。諸將有請別擇形勝以守者。玠奮曰。兵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第忍之。血戰連日。金兵大敗。

宋曹友聞。罄家財。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李璘。檄管忠義。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至峽口。據險。會金人來犯。友聞令諸軍乘高擬滿。乃身冒矢石。爲士卒先。敵不能進。

明大將軍徐達。與副將軍常遇春。討張士誠。水陸鏖戰。敵大潰。遂薄其城。飛舸戰艦。高與城堞埒。其丞相士信。掃境內兵來援。築壘舊館。歷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入大全港。營於東。阡却壓其背。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將士立破之。

兵鏡備考

卷十 觀生二

畫

（附）客絕水半渡而擊之

漢韓信東攻齊。楚使龍且將兵救之。夾淮水而陣。信乃令人夜囊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佯走。誘龍且。且喜曰。吾固知信怯。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決。且軍大潰。不得渡。信麾軍急擊。殺龍且。

宋與金李種師道請緩給金幣。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及金人飽颺北去。師道申前議。乘半濟擊。悉不從。後金人敗盟南侵。京師失守。帝乃撫膺。悔不用其言。

兵鏡備考

卷十 客絕一

聖

宋淮西宣撫使張俊與金人浙江相拒。逾月。敵不得入。俊遣張宗顏潛渡六合。出其背。敵將引去。俊繼遣王進曰。敵既無留心。必徑淮去。可乘半渡擊之。進遂薄諸淮。大破之。獲其首程師回。張延壽。以獻。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敵數千里遠來。餉道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稍安。則淮非吾有矣。

明沈希儀征荔浦賊。會賊衆入千餘。渡江東寇。儀曰。

兵法半渡擊之。滑石灘狹。蛟龍灘潤。吾欲奪其潤而致之狹。製旗益伐竹編筏。樹之蛟龍灘。守以麻卒。燃柴烟疑賊。賊果避蛟龍而趨滑石。儀伏兵葭葦中。伺賊濟。且半儀以艦乘龍。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水陸夾攻。賊行擠淵。盡俘之。

明兩浙總督胡宗憲勦海賊徐海葉麻。會賊入紹興。大兵遇於江橋。僅隔一河。宗憲曰。賊見我不顧而南。其氣未可乘。若止觀望。可圖也。乃於馬上自持一幟。作指麾狀。賊果聚觀。宗憲笑曰。此易與耳。乃令土目。

兵鏡備考

卷十 客絕二

美

田九霄邀其前。同知曲入繩襲其後。賊見兩兵渡河。大怖而走。宗憲復大笑曰。賊若乘我兵半渡。迎擊。勝負猶未可量。今已投死地。無能爲也。聚衆圍之三匝。縱火焚之。死者強半。

偶樵氏曰。擊未濟而勝者。王德之於金。擊半渡而敗者。符堅之於晉。擊半渡而勝者。韓信之於龍且。張俊之於程師回。沈希儀之於荔浦賊。將有智愚。故其事有得失。法可執一而論耶。

前死後生

宋韓世忠與蘇格等將數十騎抵淳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列高崗。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即命縱河岸。約鼓噪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忠出不意突擊。執旗者格等夾攻。舟卒鼓噪。敵莫知所措。大亂。追斬甚衆。

兵鏡備考

卷十 前死一

五

養生處實

漢諸葛亮說劉先主曰。曹操擁兵百萬。挾天子。令諸侯。誠不可與爭。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民附。賢能樂用。可以援。不可以圖。荊州北距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主不能守。此天所以資將軍也。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州。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是則漢室可興。霸業可成矣。如其策。卒王漢中。

兵鏡備考

卷十 養生一

美

曹操敗先主。破荊州。窺下江南。進兵夏口。先主連從孫權。敗曹兵於赤壁。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魏遣張郃督諸軍。禦馬謖。謖違諸葛亮節制。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魏謀侵吳。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呂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

具陳其狀薦甘寧爲升城都督蒙以精銳繼之卒克其城吳拜蒙爲廬江太守。

周武帝志在平齊韋孝寬曰國家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鴟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積貯募其勇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散乘間電掃事等摧枯。

金人攻富平五路皆陷巴蜀大震吳玠收散卒保散

兵鏡備考

卷十 養生二

三

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

宋魏勝起義禦金時無州郡府庫倉廩之儲乃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糴環視敵兵攻取險要築城浚隍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

宋趙范出師唐鄧孟宗政知衆陽憚於供億問范曰賊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撤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易若先

搆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不暇則吾固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蹙之可勝而無後患矣。

明王驥巡遼東先是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鹵至不敢戰戰亦不力公至諸將庭參責其玩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栗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公卽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元繕修塘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候千里相望鹵見嚙指走公益簡練卒伍賑周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

兵鏡備考

卷十 養生三

四

寨孤遠軍輿輒匿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以報王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南斬首無算。

明楊一清總督三邊延綏鎮巡奏欲燒荒會諸鎮兵搜勦河套零賊一清抗疏曰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士馬數多邊城空虛軍儲匱乏而河西插賊屢肆搶攘况河凍後插賊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鋒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數輩老弱殘收餘寇

何補於事。而往回動經旬餘。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舍門庭侵犯之鹵。尋伏藏難逃之賊。取笑外彝。竟喪其事。

偶樵氏曰。生不擇地。高陽居多。實不擇時。富強爲本。耿弇上崗坂以誘張步。吳玠屯第二隘以禦兀術。韓世忠列高崗薄金人。法皆善於治力者也。諸葛亮督三郡以調賦稅。韋孝寬廣屯田以預積貯。吳玠積粟繕兵以守和尚原。王驥簡練周恤以壯邊徼。法皆善於治氣者也。

兵鏡備考

卷十 養生三

望

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宋岳飛征湖賊楊么。旣降其驍賊楊欽。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仍負固。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水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便給者。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擁積。舟輪碍不能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死。餘酋驚曰。何神也。初賊恃險。謂欲犯我者。除

兵鏡備考

卷十 近而一

望

是飛來至。是以其言爲識。

宋張俊旣破李成賊黨馬進。復筠州臨江軍。捷奏。詔賊勢旣摧。法當乘勝勦除。俊追至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挾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椒山。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爲張鐵山。又復江州。已而與國軍等處羣盜聞張俊兵至。皆遁去。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慙奉新失險之敗。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遊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賊衆懼。

潰馬進爲追兵所殺。諸郡悉平。拜太尉。

兵鏡備考

卷十 近而二

望

遠而挑者欲人之進

漢耿弇東征張步。先擊破祝阿。故開闢縱賊。使奔。城鍾城人空壁皆亡。步將費邑遣弟敢守巨里。弇使人多伐林木。填塞坑塹。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緩降者。得以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人救巨里。弇急召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所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崗坂。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

漢王霸馬武合擊蘇茂周建。茂建等前後受敵。驚亂敗走。於是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餐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爭之。霸曰。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邀一戰之勝。今休士閉營。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

兵鏡備考

卷十 遠而一

署

蜀主劉備聞荊州破。欲爲關羽報讐。率大衆爭吳西界。孫權命陸遜督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屯數十。以金錦爵賞誘動諸衆。分遣諸將各有定所。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

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誘，且徐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公擊班者，揣之必有巧也。」

吳將全琮侵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諸葛瑾步騭掠祖中司馬懿，請自討之。議者以爲賊遠來攻樊，我宜持久以老其師。懿謂南方暑濕，不可領兵，使輕騎挑之。然卒不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以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追至三州口，斬獲無算。

唐竇建德拔板渚，太宗命李勣等爲伏，親執弓，令李

兵鏡備考

卷十 遠而二

望

孝恭執稍畧，其量大呼以致敵。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

唐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與李光弼合軍討安祿山，破賊史思明數萬衆於藁城南，攻趙郡，禽賊四千，還常山。思明以數萬尾軍，子儀選軍五百更出挑之，賊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恒陽以守。

晉與梁兩軍會於野次，河周德威曰：「梁兵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不悅。德威曰：「吾以騎勝，利平原廣野，今軍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不如退。」

軍郿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張承業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乃退軍郿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莊宗登高望之，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欲馳。德威曰：「梁軍遠來，輕齎，必不暇食，俟其午後，人馬俱饑，因其將退，擊之，如其策。」卒大敗梁軍。景仁僅以身免。

宋岳飛連破金兵，長驅以闕中原，自以輕騎駐郿城，兵勢甚銳。兀朮會諸大酋謀併力夾戰，詔飛審進止。

兵鏡備考

卷十 遠而三

哭

飛曰：「金人伎倆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韓常等兵逼郿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

明大將軍徐達北征，至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達設伏，遣傅友德以輕騎五百爲誘，而挑之敵，追至伏回軍掩擊，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

偶樵氏曰：「常則易測，變則難知。遠而挑，近而靜，皆兵形之變者。」楊么負固商元，據草山，李成據石幢。

披其變多。得之於敗。後非有所恃。豈能復整。耿弇挑費邑。唐太宗挑竇建德。子儀挑思明。周德威挑梁軍。岳飛挑兀術。皆得行其計。蘇建挑王霸。司馬懿挑朱然。吳班挑陸遜。皆不得行其計。豈非將之有能有不能哉。

兵鏡備考

卷十 遠而四

罕

居易者利也

漢韓信伐趙。至井陘口。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未見我大將旗鼓。必未肯擊前行。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爲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大戰。良久。信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皆殊死戰。不可敗。信先所遣奇兵候趙空壁出戰。已馳入趙壁。盡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回望之。驚潰。遂斬成安君泚水上。擒趙王歇。

兵鏡備考

卷十 居易一

罕

擊之。至是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悉降。隴右清靜。漢先主率衆爭吳西界。孫權命陸遜督五萬人拒之。先主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夔陵界。立數十屯。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請擊之。遜曰。此必有誘。且徐觀之。備知其不可誘。乃引伏兵數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耳。

宋賊李全攻圍揚州。趙范禦之。或曰。東向利。軍宜出。

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爲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誘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范急麾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門。全窘從十數騎北走。爲新塘浮淖所陷。羣卒碎其屍。

兵鏡備考

卷十 居易二

晃

衆草障者疑也

漢先主北伐至鄴。曹操遣李典夏侯惇拒之。先主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之。典曰。敵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聽。果入伏。屢戰不利。周宇文憲侵齊。克洪洞。未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時陳王純屯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鷄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柵爲庵。示有虞。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會被勅追還。

兵鏡備考

卷十 衆草一

至

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柵庵爲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

晉王入魏州。後梁將劉鄩以精兵萬人自洹水移軍魏縣。晉王來覘。鄩設伏於河曲叢木間。俟晉王至。大噪而進。圍之數匝。殺獲甚衆。晉王以身免。

偶樵氏曰。藏至險者。於至易。爭至易者。於至險。馬援地據水草。吳班營立平地。趙范出堡塞西門。其法多反。客爲主。韓信背水而陣。昭烈燒屯而去。劉鄩叢木而伏。其法多反。主爲客。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唐魏博節度使田悅反。圍邢州。詔馬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軍李抱貞。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郭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元之。

宋張俊拒金人於明州。殺金兵數千人。金呼人至砦計事。俊令小校往。金人與語。欲如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士毋驕情。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明州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半。金人奔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去。

宋賊李成久圍江州。而賊黨馬進又在筠州。豫章時介江筠之間。上命張俊討之。間命就道。急趣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賊。以俊為怯。俊諜知賊怠。乃以岳飛為先鋒。楊沂中由上流絕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

兵鏡備考

卷十 辭卑二

至

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俊用楊沂中計。親以步兵當其前。以精騎授沂中。及陳思恭。俾從山後夾擊。以午為期。後與賊鏖戰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

吳主孫權北征。命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時孫權以他事還武昌。遜所遣報瑾書。人韓扁為敵邏卒所得。瑾恐賊見書。知軍中虛實。急遣告遜。約與俱退。毋為敵人所乘。遜不荅。方催人種荳。奕棋射戲如故。瑾親問之。遜曰。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設施變術。然後出耳。乃令瑾還率舟師。遜悉麾兵將上馬。俱向襄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以自固。瑾遂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逼。軍到白圍。託兵鏡備考

卷十 辭強一

五三

言往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峻等奄至石陽城門。噓不得閉。多自斫殺。因斬獲無算。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晉廣州刺史陶侃避王敦。進至始興。時杜弘溫邵琳反。欲窺廣州。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先於對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唐賊史思明至鄆師。頓兵白馬祠。李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敎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急攻之。抱玉出奇

兵鏡備考

卷十 無約一

番

夾擊俘獲過當。

唐時吐番相尚結贊。陷鹽夏。陰窺京師。而畏渾瑊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辭重禮。請燧講好。燧苦贊帝詔約盟平涼川。以賊為會盟使。為結贊所劫。宋張俊既破金人於明州。金呼人至。若計事。俊令小校往。金人與語。欲如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士毋驕情。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四年正月。忽西風起。金人果復攻明州。俊與劉洪道登陴。遣兵掩擊。殺傷大半。金人奔北。多死於江。夜拔

若去。

明傳友德同中山侯湯和駐兵延安以防西邊伯顏帖木兒僞請和上乃陽召和還而留友德以誘之伯顏帖木兒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大破之獲其士馬輜重無算。

兵鏡備考

卷十 無約二

聖

半進半退者誘也

漢先主北伐至郿曹操遣李典夏侯惇拒之先主一巨燒屯去惇率諸軍追之典曰敵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聽果入敵伏不利。宋張俊既破興國等賊復引兵渡江至青梅縣觀與李成戰成懲奉新失險之敗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入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忽於別道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賊衆俱潰殺其將馬進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

兵鏡備考

卷十 半進一

聖

宋劉錡會張俊等救濠軍未至而濠已陷錡謂不如退師據險徐爲後圖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宋趙葵遣將趙勝敗李全兵於揚州北門趙范陳於西門全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耳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壕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爲三迭陳以待之又以騎兵五百出賊

背。親率輕兵。用范所制長槍橫擊之。果大敗賊衆。翌日全進步卒三百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葵遣騎將。夾城東西牽制之。親出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

元伯顏北征海都。元主惑於間。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會海都兵至。伯顏遣詔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剪此寇而來。未晚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邀誘之深入。一戰可擒。不聽。海都果脫去。

兵鏡備考

卷十 半進二

聖

明大將軍徐達同傅友德北征。下青州。元丞相也達率數萬騎來爭。達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爲誘。敵追至伏。友德迴軍擊之。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偶樵氏曰。形以見表情。以見裏。樵盡詭辭。情過於實。而思明受李抱玉之詐。馬燧爲結贊所欺。其病在急於乘利也。遊移爭險。形近於詐。而趙范伯顏以此誘賊。張俊以此爲賊所誘。其弊在專於邀功也。

見利不進者勞也

漢諸葛亮伐魏。出兵祁山。將芟上邽之麥。諸將曰。司馬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一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退。懿曰。吾倍道疲勞。曉兵者所貪。亮不敢掄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以待。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屯南城。據南北二山。斷木爲重圍。懿攻拔其圍。亮宵遁。

兵鏡備考

卷十 見利

柔

偶樵氏曰。兵家進易而退難。陸遜麾兵向襄城。諸葛亮望塵去。渭水進者詐退者勞也。馬燧示好以款田悅。金請降以驕張俊。張俊納書以報李成。退者虛進者實也。

軍援者將不重

吳嘉禾五年。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齎報。還為敵人所遮獲。諸葛瑾聞之。懼。報遜宜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荳。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惑之。遜曰。敵知吾虛實。又專力守險。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乃可出耳。密令瑾督舟師。視指揮。遜悉上馬。麾兵向襄陽。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近。

兵鏡備考

卷十 軍援一

爰

晉湘州賊陸納等。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詔王僧辯都督諸軍事。禦之。納等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銳。蒙衝鬪艦。亘水陵山。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焉。賊徒懈怠。僧辯親旗鼓。以誡進止。羣賊大敗。退保長沙。辯作多壘以圍之。賊黨吳藏。李賢明知不設。備蒙衝直進。僧辯尚據胡床。不為之動。指麾勇敢。禦之。遂斬賢明。賊退歸。

唐輔公祏反。寇壽陽。詔李孝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等皆稟節度。將發。大饗士。杯酒

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兆。盡飲罷。衆心乃安。公祏將馮惠亮。拒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糧道。賊饑。夜薄營。孝恭堅卧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孝使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唐兵却。賊追北。且數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公祏棄丹陽走。生擒之。江南平。

兵鏡備考

卷十 軍援二

卒

唐時。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強。款塞願和。郭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至夕。立不動。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勸振遁。元振堅卧。為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揚言迎衛。振至其營。脩弔贈禮。哭甚哀。為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

唐令九節度兵討安慶緒。用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李光弼已連破安慶和。進圍相州。會史思明自魏來救。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時大風拔木。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遂潰奔。

宋曹彬王全斌等既平蜀全斌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俄而全師雄等構亂擁衆十數萬彬復與光毅破之於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囊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授彬宣徽南院成義軍節度使。

宋王韶起孤生用兵有機畧嘗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自如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

兵鏡備考

卷十 軍機三

室

計宗澤方對客奕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

宋岳飛連敗金人於新鄉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人復至一軍皆驚飛堅卧不動金兵卒不來

元宗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遇於阿撒忽禿嶺矢如雨下衆軍莫敢登伯顏先登陷陣大破之明理鐵木兒挺身走伯顏引軍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之斬首

二千

明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未帥千人巡邊南猝至主客不甯未欲走越止之爲列陣自固南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南不覺明日乃謂未曰我一動南躡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也

兵鏡備考

卷十 軍機四

室

明楊一清撫靈川時有笑其演營習陣者公曰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無事常如有事時提防有

事常如無事時鎮靜武侯李靖均未嘗廢營陣苟世無武穆豈可恃野戰爲能耶
偶樵氏曰臨危鎮定強有力者優爲之如郭子儀免胄說回紇郭元振單騎弔烏質勒忠誠貫日豈區區權變之所可及陸遜安定李孝恭飲血王韶鼻息自如岳飛堅卧不動楊一清有事如無事時鎮靜要之皆膽生力識生膽耳

令之以文

漢時諸羌叛。趙充國建議。宜先伐先零。而久屯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渡湟水。道厄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宜速逐。充國曰。窮寇勿追。追則致死。及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羌聞之喜。豪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謀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卒不煩兵而下。

漢鄧禹說光武曰。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今羣雄志
兵鏡備考 卷十 令之一 奎

在財幣。爭用威力。非有深圖遠謀者。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日計。莫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人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

漢賊赤眉。連覆三輔。所過殘燬。百姓不知所歸。鄧禹乘勝獨赴。而師行有紀。降附日衆。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日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

赤眉岑延暴亂。鄧禹不能定。光武詔馮異代禹討之。

勅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岑延之酷。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擄掠。卿本能御史。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

漢岑彭與吳漢受命征蜀。募偏將魯奇。縱火焚浮橋。順風競進。斬任滿。程汎。遂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見諸父老。具言與師遠伐。以計有罪。爲人除害。父老具牛酒迎犒。辭不受。百姓大悅。爭開門降。

漢吳漢征劉永。永死。二城皆降。而鬲縣五姓共逐守
兵鏡備考 卷十 令之二 奎

長。據城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人射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率歸。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漢祭遵克巴。奉公賞賜盡分。士卒家無餘財。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組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遵死。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南者乎。

晉羊祜出鎮南夏。與吳人對壘。而軍乃增修德信。開

設庠序將帥欲進誦計輒飲以醇酒人有掠吳二兒者遣送其家吳將陳尚潘景戰歿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以禮遣還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會衆行獵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走入晉地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

秦拜王猛爲丞相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良彥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農課桑教以廉耻無罪不刑無才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序於是兵強國富

兵鏡備考

卷十 今之三

奎

垂及昇平猛之力也

宋趙方起自儒生邊帥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總制司爲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嘗問將相之業於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對故知名士如陳駘游大功輩皆拔爲大吏諸名將如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方每推誠擢任致其死力以是威能藩屏一方

宋四川安撫使前後皆不得其人各專號令蕩無綱紀余玠作帥大更前弊遴選守宰築招賢館於府左

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衆益諸葛武侯所以興蜀也有謀以告我利以益衆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所在津送高爵厚祿朝廷不吝於是遠邇風聞賢材踵至播州冉璉冉璞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闢帥辟召不就聞玠賢亦詣府上謁治蜀有聲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國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蜀闕未有能及之者

兵鏡備考

卷十 今之四

奎

明徐達進兵至奉元張思道據鹿臺李思齊據鳳翔聞達兵趣鹿臺三日遁去達遂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迎達撫慰之遣左丞周凱入申約束明日師進奉元其約束如下故都時秦民大悅

明中書省參政總各翼馬軍鄧愈攻下饒州乃廣布威德撫納降附以兵取浮梁走其參政侯邦佐轉戰樂平江西悉平

明洪武十四年遣師征雲南上前後下璽書詔將軍傅友德等凡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中款友德奉行

不敢與諸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遠
通畏悅以是雲南大定

明于謙撫山西河南多留意邊防畫奪大同鎮將之
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用由之充溢謙於吏治民
生亡不精剗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紀綱爲急
明周全撫延綏宣大有帥臣體裁善煦姪接下公益
務寬簡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
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牆疏石渠期於利盡而不
不勞邊人益愛之

兵鏡備考

卷十 令之五

奎

明大學士楊一清出入將相明於知人若拔仇鉞於
列校而真鑄就擒舉王守仁於庶僚而宸濠受誅錄
楊宏於編戍而總兵漕運至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捷
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總制江右是皆儲賢於無
事之時應用於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於
社稷大矣

齊之以武

宋王韶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滅底城期以旬日必
克既薄城下賊守備甚固官軍少怠列校有據胡床
自休者立斬之屍於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
股慄噪而登城卽潰

宋宗澤尹開封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
聞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
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含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
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

兵鏡備考

卷十 齊之一

突

元將忒沒解入漢陽口溫不花入淮甸東西交逼江
帥萬文勝戰不利孟珙授鄂州都統制入城軍民喜
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遛
者四十有九人而軍政帖肅上特賜金帛珙益以囊
金俟賜諸將彌月苦戰病者相屬珙遣賜醫療士心
奮起元兵出三川珙下令曰戍土官兵失棄寸土者
斬權開州梁棟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其首以
徇由是諸將稟令唯謹拜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公
明大將軍徐達率師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以取橫

廓。擴廓退屯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峪。隔深溝。而壘。擴廓發精兵千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舉軍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達械德濟送京師。斬其部下指揮數人以徇。餘衆皆股慄。帝以書諭達曰。將軍自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獲。其待莊賈乎。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

明時王師征浙江。李文忠營於杭城下。令曰。敢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徇。

兵鏡備考

卷十 齊之二

堯

明初麓川宣慰倫思發聚衆三十萬。寇定遠沐英。選卒三萬拒之。馮誠領前軍甯正湯昭爲左右。臨戰左軍少却。英令斬左軍帥首。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馳下。卽麾衆復前。責戰益急。不移時寇大敗。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勅項忠總督往討。時伏羌伯毛戰死。我軍遂退。公卽斬指揮以徇。陣始定。

副都彭澤分捕河南賊。甫至則大陳軍容。振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顧軍正論行法。建勳諸校無不惕。

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之。殺虜以萬計。

明總督姚鏌分兵五路討岑猛。猛動兵盡在工堯諸將莫利當監者。沈希儀獨引兵當之。去工堯五里而軍。進攻監堅。乃以奇兵千餘騎夜從間道繞出。工堯之背立幟爲號。黎明合戰。賊殊死鬪。我軍却。麾而進。又却。希儀親斬却者一人。提其首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立幟。初璋與希儀約夾攻猛。居常以精卒千人。聲言護女。居猛左右脅誘猛擒斬之。

兵鏡備考

卷十 齊之三

午

偶樵氏曰。戡亂之謂武。附衆之謂文。鄧禹務悅民心。岑彭表章節義。王猛教以廉耻。趙方余玠寬民力。蓄人才。傅友德先寧河布威德。興學校。非經以守正者不能。宗澤首誅舍賊孟珙立斬逗遛李文忠秋毫無犯。項忠陣斬指揮非權以濟變者亦不能也。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服

漢李廣將兵至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唐李晟進軍屯諸叛將間時輸緣不屬所將士卒盛夏尚衣裘褐晟能與士同甘苦以忠誼感發終無携怨

宋狄青爲人慎密計事必中機宜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人敢後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人每樂爲之用

兵鏡備考

卷十 令素一

圭

宋种世衡守延慶禦邊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餉善撫養士卒士卒有病者多親詣撫恤或遣子弟視其飲食湯劑以故得人死力

宋淮西軍乏帥張浚議以王德領之岳飛不可浚復以張俊楊沂中問飛均未許忤浚意即日求解兵柄廬母墓步歸浚益怒以張宗元攝飛軍帝聞之詔募屬造廬強飛起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每休舍課諸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卒有取民麻一棧

以東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延納無敢入者

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啗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遺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

宋吳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座右積久牆牖皆滿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納受雖身爲大將伍卒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高下爲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

兵鏡備考

卷十 令素二

圭

宋王彥屢敗金人忌之購彥甚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而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明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忠義響應民兵首領傅選等衆數十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復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明太祖欲立徐達爲大將而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等不能戰下召軍正司定罪達等頓首請死乃已命

達等率諸將攻鎮江走苗帥完者。修平章定定號令。明肅城中不知有兵。士卒畏威懷德。無敢犯法者。達攻平江將破。與副將常遇春約曰。師入吾營。右公營左將士人予一牌。曰掠民財毀民居。擅離營伍者皆死。城破師入市肆安堵如故。

明時山東歲遣治兵使者。戚繼光任中軍務輯衆心。一軍皆服。使者推轂進備倭都司。於是募驍健三千人。假以節制。以什伍起於丘乘。兵寓於農。但南北地勢異宜。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長短相間夾陣而進。

兵鏡備考

卷十 令素三

三

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駕爲陣。久之士卒服習。島鹵望見旌旗輒爲辟易。所向以全取勝。

偶熊氏曰。士畏威而敢死。與感恩以致命者有間。狄青正部伍。明賞罰。吳玠視勞能。第高下。戚繼光士卒服習。務輯衆心。民服其法也。李晟之忠義激發。岳飛之將和士銳。王彥之部曲刺面殺賊。民服其心也。

兵鏡備考卷十終

兵鏡備考目錄 卷十一

地形篇

兵非選鋒曰北

料敵制勝計險厄遠近

進不求名

退不畏罪

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谿

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

兵鏡備考

卷十一 目錄

一

兵非選鋒曰北

曹操留張遼樂進等守合肥以備吳。又爲教授護軍薛悌。署其函曰。賊至乃發。孫權率十萬衆來爭。遼等共發教。教曰。張遼李典出戰。樂進守護軍。遼曰。公恐救不及。謂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氣。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舉。於是夜募死士得八百人。椎牛釀酒。自行鼓舞。明日大戰。擊吳軍走。

晉議守涼州。難其人。馬隆請行。帝問方畧。隆曰。願聽臣自擇。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其從來。於是立限。慶

兵鏡備考

卷十一 兵非一

一

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奮爭。隆曰。臣當亡命疆場。惟利器是恃。而令以朽仗見給。非陛下使臣滅賊之意。帝從之。又給以三年軍資。於是西渡溫水。悉被犀甲。無所留碍。轉戰千里。首虜無算。帝聞之。喜曰。若從諸人言。是無涼州矣。唐郭子儀率朔方兵。破史思明於葉城南。攻趙郡。擒賊四千。還常山。思明更以衆數萬尾軍。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

宋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趙葵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葵曰。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二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兵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肯空壁以從制命。使耶。必將力爭於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啓戎心。不聽。卒敗。

明總制韓雍。計峒賊最強。方設策進剿。新會縣丞陶魯。請征。雍難之。魯曰。非賊難攻也。我難其攻賊者也。

兵鏡備考

卷十一 兵非二

二

蔣琬龐統廢邑事。後爲蜀名臣。公幸毋棄魯。雍改容謝曰。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爲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從之。魯乃標約式。令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比於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復募數日。始足。魯乃爲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酒犒軍。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而已無與者。衆益奮。賊凡遇陶魯軍。多駭遁。叩首乞爲良民。得毋死幸甚。

蜀盜監鄂叛。食事馬。吳佐治兵甫至。問所部曰。將不知兵。若勝何。釋。勇才力千人。分四隊。隊立長。會賊來。逼城。吳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蹈藉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再前遇賊。賊方陣而左。而伏兵於右。爲應。吳以正兵當左。乃身與兵百騎直擣伏賊。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

偶樵氏曰。古者百全之士。名曰選鋒。後世名將多蓄內丁健兒。皆養於官。以其時將有餘財。如李牧守邊。不問租稅出入者是也。後世法網增密。精祿兵鏡備考

卷十一 兵井三

三

有制。將多尅減貪黷。安從得士心敵愾哉。

料敵制勝計險厄遠近

漢光武議征隗囂。未決。馬援因說。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衆大潰。

漢大將軍鄧騭。議棄涼州。併力北邊。虞詡曰。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陵閣單外。可虞。且三輔之人。習兵壯勇。實過他州。南不敢入。據三輔。畏涼州。有以乘其後。而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心者。爲久臣屬於之。非計。

兵鏡備考 卷十一 料敵一

四

漢先零東羌反。皇甫規張奐擁兵不時輯定。桓帝召議移兵段熲。上言。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內徙安定。北地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種羌並擅其地。是爲擁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暫勞永逸。爲便。

梁侵魏。魏將長孫儉于謹策梁計所出。謹謂梁必據守羅郭。出下策。以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氏之患。謂力不能分。且釋儒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因遣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主困降。

周時汾州之北。離石以南。生胡多抄掠。阻斷河路。韋孝寬患之。欲於要處置城。而地適爲齊境。乃於河西征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

兵鏡備考

卷十一 料敵二

五

以兵少爲難。寬曰。計城十日可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召兵三日方集。謀議三日。計其行軍。二日不到我之城。墜足以辦矣。及齊兵至。又夜令汾水以南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軍留不進。卒版築克就。

唐時西突厥烏質勒失諸番和。舉兵相攻。安西道閉。詔唐休璟與宰相計邊事。休璟所籌畫當措施者。旣而邊州建置諸屯戍。盡如休璟策。武后曰。恨用卿晚。宋曹瑋習知河北事。詔爲真定路都鈐轄。領高州刺

史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華。葵山川城郭險要。出入戰守之宜。舉在是矣。因勅別繪二圖。以留樞密。一付本道。俾諸將得按圖計事。

宋張浚宣撫川陝。辟劉子羽參軍。時金人窺江淮。急浚合五路兵撓之。子羽以非本計。爭之不聽。兵遇金人戰不利。退保興州。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曰。敵久欲窺蜀。直以州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故觀望。今不堅守。縱敵深入。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

兵鏡備考

卷十一 料敵三

六

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召號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子羽請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命吳玠柵和尚原。而分兵悉守諸險要。金人知有備。引去。

宋詔孟珙收復荆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饒饒。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於是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屯五千人。郴桂各千人。以保江西。

明太祖遣徐達充大將軍。北取元都。曰。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

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鏖戰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速關隴。可席捲也。及達攻下徐州。賜書勞達曰。將軍今何衛。衛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即不衛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亦使兵難通。奪其在將軍。

明洪武十四年。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藍玉沐英左右副將軍。征滇上親餞之。龍江曰。朕覽輿圖。詢彼地豪傑。得其阨塞。取之。當自永寧先遣騎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

兵鏡備考

卷十一 料敵四

七

靖彼所必守地。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

偶樵氏曰。天變而難知。地險而易料。馬援指畫形勢。曹瑋繪圖環慶。皆留心扼塞者久。虞詡議不棄涼州。于謹策必守羅郭。子羽諫留駐興州。明太祖諭別窺永寧。敵人成敗符同。左券豈昧昧而往。僥倖邀功者乎。

進不求名

宋伐蜀。太祖謂曹彬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未也是行也。仗天威。尊廟謨。將士用命。爲民除害。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潘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帝諭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上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爾。

宋張浚訪領淮西軍者。岳飛以張俊暴而寡謀。楊沂中視浚等均爲未可。浚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忠。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步歸廬。母墓側。

兵鏡備考

卷十一 進不一

八

宋以復河南授岳飛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不可安。可憂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宋方議取靈武。郭達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冒虛名而招實禍。取之未見其利。不聽。未幾。涇原任福以全軍没人。服其先見。

明大將軍徐達數出邊鎮北平自是北鹵漸衰畏達威名不敢犯達亦戒守者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毋得微功啟釁故達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

明廷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將兵搜勦河套楊一清議曰漢中流賊未平邊軍多抽調城池虛糧儲乏而河西插賊屢肆搶劫況河凍後插賊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鋒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塞搜索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於事而往回廢日虛糜損傷兵鏡備考

卷十一 進不二

九

士馬得不償失舍門庭侵犯之鹵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羹事寢不行。

退不畏罪

晉時吳人寇弋陽江夏羊祜不追討晉責讓之且請以移州復舊祜奏曰江夏去襄陽數百里北知賊聞賊去已經日步兵方往安能救之勞師以免責非太臣之宜且位置都督與州相近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輒徙州戰出無常亦未知其便使者不能詰

唐郭子儀收復兩京功高望重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時方多虞握兵向外譏間易生然奉詔旨即

兵鏡備考

卷十一 退不二

十

日就道無纖芥顧望純臣也

唐帝方圖石城堡王忠嗣奏曰吐番舉國守之我頓兵堅城損軍糜食得不償失宜厲精以待彘帝不悅會董延光請下石堡詔忠嗣出軍赴之而士無賞格李光弼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之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賞格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愛惜國賞以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不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

失黔中上左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
何言。光延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

偶樵氏曰：進不求名，易退不畏罪。難曹彬不得使
相。岳飛力辭兵柄。郭達議不取靈武。徐達戒邀功。
啓彙老成謀國者能之。羊祜不肯勞師，以免責。王
忠嗣不以萬命謀一官。非國爾忘家，公爾忘身者
烏及此哉。

兵鏡備考

卷十一 退下二

士

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谿

燕伐齊，下七十餘城，所守者唯即墨。田單乃宣言：城
中人畏燕，則所得齊卒及掘壘、塞燒死人，城宜無不
下。燕將從之。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
怒且十倍。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楫，與士卒分功。
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
老弱子女乘城。遣使佯約降於燕。單又使富家遺燕
將金，曰：「即墨即降，願無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
皆大喜，由此益懈。單乃收城中千餘牛，為絳綯，畫五
采龍文，束刃於其角，灌脂束尾，燒其端，穴城縱牛，使
夜觸燕軍。繼以壯士五千尾擊之。牛尾炬火光明炫
耀，燕軍遠望皆龍文，不可測。大驚潰，遂殺其將騎劫。
而齊七十餘城皆復。

兵鏡備考

卷十一 視卒一

十二

宋武帝北伐，龍驤將軍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浮渭。
棹者悉從艦內施櫓，楫北人驚以為神。既抵岸，食畢，
便棄船登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
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
逐流，唯有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

城內萬餘戶。悉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灞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貞卿也。

兵鏡備考

卷十一

視卒二

三

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

齊田穰苴將兵捍燕晉之師。莊賈犯軍令。苴斬之。而行軍衆肅然。其士卒次舍井竈飲食醫藥。身拊循之。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莫過也。於是。以爲將。擊秦。起乃與

兵鏡備考

卷十一

視卒三

古

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囊糒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漢北平太守李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士不盡飲。廣不近水。士不盡食。廣不欲嘗。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

漢王霸與臧宮傳俊連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

以斂之傷者親躬以養之光武卽位以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爲偏將軍

漢關羽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張飛敬愛君子而不恤小人昭烈帝常戒飛曰卿刑殺過差又日鞭撻健兒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未幾飛伐吳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強殺飛持其首流奔吳

梁侍中韋叡雅有曠世之度然人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就舍井窻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倣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

兵鏡備考

卷十一 觀辛四

五

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

宋狄青卒贈中書令謚襄武爲人慎密寡言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甘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所向有功

宋岳飛御軍嚴整卒有取民麻縷束芻者立斬以徇然遇士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有其孤或以子婚其女李實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實痛哭願歸飛世忠嘆服

明新會縣丞陶魯有將畧巡撫韓雍奇其才魯請自

効討喇賊之最强者雍曰而將幾何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猶以爲多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募數日足魯乃爲別將日操練陣法推牛灑酒犒軍甘苦共之士願爲死賊穴所得子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率以先登大破賊

偶樵氏曰士愚易使人感易奮攘直身自拊循李廣寬緩不苛王霸曉兵愛士岳飛躬爲調藥立心之正近於仁吳起爲士卒吮疽過情之舉近於詐

兵鏡備考

卷十一 觀辛五

六

其仁可久也其詐不可再也

兵鏡備考目錄 卷十一

九地篇

散地無戰吾將一其志

輕地無止吾將使之屬

爭地無攻吾將趨其後

交地無絕吾將謹其守

衢地合交吾將固其結

重地則掠吾將繼其食

圯地則行吾將進其途

兵鏡備考 卷十一 目錄

圍地則謀吾將塞其闕

死地則戰吾將示之以不活

七

散地無戰吾將一其志

漢韓信伐趙。出軍背水爲陣。諸將惑之。信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鮮有不危者。其勢必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而後可全。若予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

宋武帝北伐。命龍驤將軍王鎮惡深入敵境。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唯有死戰可。

兵鏡備考 卷十一 散地一 文

以立功。乃身先士卒。攻陷長安。

宋張浚合五路兵與金人戰。吳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諸將又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不聽。五路皆陷。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驍其後。是所以保蜀也。

宋宗澤聞金兵圍汴京。乃獎率忠義。由衛南渡。勤王。

遇前有敵壘。先驅不得進。澤揮衆直前與戰。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賊營。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以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數十餘里。

宋吳玠命吳玠棄和尚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四年兀術撒離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玠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洞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玠冒圍轉戰。會於仙人關。敵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兵鏡備考

卷十一 散地二

无

擇形勝以守者。玠奮曰。兵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言從砦者斬。吾度此。去不久矣。諸君弟忍之。變易旗幟。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酋自是不敢窺蜀者數年。金統兵胡蓋與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園。胡世將問策。吳玠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並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

疊陣。諸將惑之。玠曰。此古東伍法也。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

兵鏡備考

卷十一 散地三

子

輕地無止吾將使之屬

漢吳漢征蜀。光武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力疲乃可進。擊漢乘利。徑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使劉尚將萬人屯江南。光武聞之。驚曰。事有緩急。不復相及。敵若以兵綴漢。以大衆攻。尚必兩敗。未幾。漢悟。乃閉營三日。不出。多立旗旛。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帝報曰。公還廣都。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其困破之必。

兵鏡備考

卷十一 輕地一

主

矣如其策卒敗述。

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宋詔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吳璘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吳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搗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璘又謂初世將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耳。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道斷絕。此存亡之秋也。因抗。

奏方今大計。宜外固和好。內修守禦。所當分兵陝右。接近仙人關。未可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從之。

明師初渡江。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淞州。守備單弱。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界其中音問隔絕。上使常遇春多張疑兵。而自率正兵直搗之。既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分而爲二。左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

兵鏡備考

卷十一 輕地二

主

爭地無攻吾將趨其後

秦伐韓。軍於闕與。趙將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中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善食而違之。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至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奢曰。內之。歷曰。先趨北山者勝。後者敗。奢許諾。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闕與之圍而歸。

兵鏡備考

卷十一 爭地一

三

吳少將桓將軍曰。吳多步兵。利險阻。漢多車騎。利平衍。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王以問吳老將曰。此年少摧鋒可耳。安知大慮。不用卒致於敗。

漢趙充國統兵至金城。欲渡河。恐爲羌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遂以次盡渡。羌數千百騎來出入軍旁。充國恐羌來誘。誡軍中勿擊。遣候

騎四望。阨中無敵。兵卽夜引軍上。至落都。喜曰。吾知

羌不足破矣。使羌發數千人守險。兵豈得入哉。

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蘇茂賈強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寇恂勒兵諸將曰。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偏將軍馮異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曰。劉公兵到。蘇茂軍動。恂因奮擊。大破之。

兵鏡備考

卷十一 爭地二

三

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枸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謂。齒兵新盛。不可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齒兵臨境。忸怩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枸邑。三輔動搖。最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

晉羊祜鎮江陵。謀攻吳。以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卒成伐吳之功。

晉杜預表請伐吳。陳兵於江陵。遣周旨伍果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迺飛渡耶。旨果等伏軍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南歆而還。

晉蘇峻作逆。與溫嶠庾亮俱會石頭。諸軍欲速戰。陶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擒之。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侃不從。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

兵鏡備考

卷十一 平地三

三

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乃從根議。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卒敗賊。

周行軍元帥韋孝寬。狗地淮南。所在皆密送款。寬曰。五門尤為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卽津路斷絕。遂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

唐通漠道將軍總管李勣。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顏利若度磧。保九姓。恐不可得。我若約齊薄之。不戰而縛矣。靖喜。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

之顏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得渡。由是酋長率五萬丁降。

唐時突厥圍澧州。都督崔智辨。成戰。廷議棄澧。保靈夏。唐休璟曰。澧控河。遇寇。號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鼻鹵乘利交侵。始以靈夏為邊。唐初募人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廢之。則河旁地復為賊有。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

唐滑汴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史思明。思明乘勝

兵鏡備考

卷十一 平地四

三

西齊東京留守韋陟。勸李光弼益陝兵。保潼關。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之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沮路。澤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復臂勢也。

梁王彥章與唐相持於楊劉。是時唐已得鄆州。郭崇韜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乃可以圖。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梁兵不得東。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渡河。築壘於

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來攻天熱卒疲不克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

宋三交都部署潘美留扞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其地險阻爲北邊咽喉美潛師襲之遂據有其地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

金人圍宋京師日久宗澤勸康王曰蠟詔止勿渡河者金人欲我之殺謀也君父望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

兵鏡備考

卷十一

爭地五

壬

金人圍攻京師益急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宗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安寧特一臂未伸今欲去之非惟臂病并腹心而廢之二百年積累基業奈何輕棄以遺敵乎

金兀朮起建康岳飛伏兵牛首山令百人黑衣混金營擾敗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

元命李璵戍鹿門堡以斷宋餉道絕郢之救兵張弘範曰國家取襄陽爲遠久計者所以重人命欲其自

斃也今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而其境南接江陵歸峽商販卒旅繹絡不絕寧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漣以絕其東則庶幾扼吭而制敵之致命矣又築一字城逼襄陽破樊城外郭截江道斷其援兵遂拔之宋扼江之勢漸衰

明太祖征陳友諒於鄱陽湖中殺傷相當既出湖諸將欲縱之傳友德獨不言上悟乃移舟扼上流別出奇兵絕餉道凡旬五日軍食乏賊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犯湖口上躡之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死

兵鏡備考

卷十一

爭地六

壬

交地無絕吾將謹其守

漢韓信已定臨淄。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與信軍遇於高密。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漢壁。今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不聽。信用囊沙壅水。引軍半渡。擊龍且。殺之。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吳陸抗先欲據西陵。諸將爭之。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攻。兵鏡備考

卷十一 交地一

无

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羣鹵皆當擾動。所憂者多。吾寧棄江陵。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晉羊祜謂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卒成伐吳之功。

唐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禱於祠。然後料兵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

張仁愿請乘虛取漢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斥地三百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埃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唐時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郭元振都督。往備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鹵來必薄城下。元振始於南峽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鹵患。

唐李晟與李建徽陽惠元提孤軍。聯屯於李懷光營。

兵鏡備考

卷十一 交地二

三

前懷光陰通朱泚圖反。晟覺之。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詐令曰。有詔。徒屯卽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建徽惠元兵為懷光所併。

宋詔廢夏州城。李繼隆曰。朔方古郡。賊所窺覷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並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州中增置堡戍。以扼其衝。且為內屬番部之障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

宋西邊用兵。种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修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

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募工鑿井得泉。賜名青洞。開營田二千頃。通商集貨。城遂富實。稱名鎮焉。

金人歸河南陝西地。詔吳璘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我移軍陝西。蜀口空虛。敵兵見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若騎兵疾馳自南山要我陝右諸軍直犄蜀口。吾軍緩急不可迎集。關隘未葺。糧道斷絕。不戰自屈矣。今宜外圖和好。內修守禦。分兵以備。自當陝蜀聯接。仙人關未宜廢。兵鏡備考

卷十一 交地三

圭

魚關舍亦宜積糧從之。

宋詔孟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饋。饒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宜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柳桂各千人。如是則西江可保。

明大將軍徐達北伐。兵至通州。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遁。達望師入元都。兵民安堵。市不易肆。復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石城薛顯。參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偵邏隘口。楊鎮撫以舟師守直沽。

明楊一清曰。河套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朔方自此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其守皆在河外。正統以來。沒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就延綏。是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淪為鹵巢。寧夏外險。反南備河。秦惠莫之能解。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二千里之地。歸我耕牧。用省內運。以綏秦民。為便從之。鎮兵不行。

兵鏡備考

卷十一 交地四

圭

衡地合交吾將固其結

勾踐歸會稽七年。拊循士民。衆奮欲以報吳。大夫逢同曰。鷺鳥將擊。必匿其形。今吳加兵齊晉。怨漢楚越。德少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乘其弊。可克也。越王曰。善。從其計。卒滅吳。

燕昭王問伐齊之便。樂毅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攻。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毅於是並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伐齊。破之。濟西。

漢擊楚。至彭城。爲楚所敗。漢王下馬踞鞍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英布。楚臬將。與楚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漢王乃遣隨何說黥布。連彭越等。卒以此破楚。

兵鏡備考

卷十一 衡地一

五

漢昭帝時。先零與諸羌種豪解仇交質。趙克國曰。羌人易制者。以其種自爲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克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開。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行邊。兵豫爲備。以發覺其謀。

漢班超既破番辰。圖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欲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錦帛。於是烏孫龜茲皆次第請降。

漢昭烈帝問諸葛亮。謀復漢業。對曰。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令諸侯。此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民附。賢能樂用。此可爲援。而不可圖。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先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阜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帝室之胄。信義

兵鏡備考

卷十一 衡地三

五

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吳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衆。以向宛洛。將軍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箪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如其策。卒成鼎足之勢。

曹操追昭烈於夏口。諸葛亮請使吳。說孫權曰。曹賊追豫州。日行三百里。士卒疲弊。兵法所忌。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謀。同力破操。軍必矣。操敗。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兵鏡備考

卷十一 衛地三

美

敗之機。決於今日。權悅。卒敗操於赤壁。

漢關羽伐魏。攻樊城。擒龐德。降于禁。曹操議遷許都。以避其鋒。司馬懿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守之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示弱。淮汙自此不安。孫權劉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願。可說權。倚其後。則樊圍自解。從之。權果遣呂蒙。西襲公安。拔之。羽還救。爲蒙所擒。

唐李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乃卑辭厚幣。偽致誠於李懷光。懷光信之。因陳兵令軍中曰。

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豪傑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奮泣。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展節制。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責之。

明北伐。太祖詔大將軍徐達曰。將軍今何嚮。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卽不向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便兵難過奪。其在將軍。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兵鏡備考

卷十一 衛地四

美

後火逐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兵至通州。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遁。達率師入元都。兵民安堵。市不易肆。復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右丞薛顯。叅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偵邏隘口。楊鎮撫以舟師守直沽。

重地則掠吾將繼其食

漢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至井陘擊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信涉西河兩魏王禽夏說新蹀血關與乘勝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費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漢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闕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矣不聽卒為信所破

兵鏡備考

卷十一

重地一

王

漢虞詡破羌於武都先是運道隘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微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至行州谷燒石剪木開漕運道以人餽直僱傭備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

漢諸葛亮伐魏大軍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住計耕者雜於渭濱百姓安堵軍無擾焉

魏鄧艾建策謂皆破黃巾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

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

費巨億陳蔡之間可省許昌左右諸田稻併水東下今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不克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

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吳陸抗救江陵督張威作大堰水漸漬於中以絕寇叛晉羊祜伐吳欲因所遇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

兵鏡備考

卷十一

重地二

天

諸將皆惑祜至當陽開堰敗乃改船車運大費工力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晉羊祜患之卒以說問令吳罷守於是戍還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始至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歲之積詔罷江北諸軍可省億萬

晉杜預伐吳破江陵據巴丘地會沅湘之勝表裏山川實為險固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為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以壯軍實由是大軍乘勝直趨秣陵破吳降其主皓

晉謝玄北征遣參軍劉襲攻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甄城走之兗州既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閭人與謀堰呂梁水樹欄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漕運自此公私便利

唐郭元振經略凉州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田盡水陸之利昔凉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緡易數十斛支府十年牛羊遍野治凉五歲善撫御鹵夏畏慕

後梁劉鄩屯軍莘縣以拒晉師增城壘浚池隍自莘

兵鏡備考

卷十一 重地三

五

及河築甬道以通餉路末帝詔鄩出戰鄩曰臣深溝高壘享士訓兵日夜戒嚴伺其進取苟得機便豈敢坐滋患難帝又遣問破敵之策對曰臣無奇策但人給十斛糧糧盡則敵破矣

宋三交都部署潘美留扞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其地險阻爲北邊咽喉美潛師襲之遂據有其地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

詔孟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饋饒得荆門州然後可以出奇兵宜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

沅靖各五千人柳桂各千人如是則西江可保

兵鏡備考

卷十一 重地四

四

圯地則行吾將進其途

漢趙充國。統兵至金城。欲渡河。恐爲羌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管陳。會明。遂以次盡渡。羌數千百騎來。出入軍旁。充國慮羌來誘。誡軍中勿擊。遣騎候四望。隙中無齒。夜引兵上至落都。喜曰。吾知羌不足破矣。使彼發千人守險。吾兵豈得入哉。

唐吐蕃入寇。命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郭待封等。擊之以援吐谷渾。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薛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入死地。可謂危道。然

兵鏡備考

卷十一 圯地一

聖

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櫓。悉內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不整滅之矣。乃約齋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牛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銜怨違節制。領輜重踵進。吐蕃領二十萬邀擊。取之糧仗殆盡。

唐李懷光陰通朱泚謀反。李晟與李建徽陽惠元聯屯逼懷光。常患爲所吞併。適有使者到晟軍。別有公事。晟乃詐令軍曰。有詔。從屯卽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併建徽惠元軍。

宋李寶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諜知金人圍海州。

統兵北發。時大風震發。海濤如山。寶矢天競。進不少阻。縱舟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劍劃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槳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以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疑勝出城迎寶。獎其忠義。勉以共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

兵鏡備考

卷十一 圯地二

聖

元撒吉思不花追金主至歸德。欲薄城。背水而營。史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據矣。不聽。果全軍覆沒。

明李文忠奉調攻慶陽。行次太原。聞鹵攻大同甚急。便宜旋軍往救。至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並四大王等。前軍已去鹵五十里。而管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鹵果率衆來劫。毫不可動。質明。望見鹵益大至。乃以二營委鹵。俾夾戰。久之度其饑疲。遂選精兵爲左右翼。奮擊大破其衆。窮追至莽哥倉而還。

明景泰元年賊入境。郭登蹶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敵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退。公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卽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公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嶽。公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

圯地則謀吾將塞其闕

宋大校李復鼓衆作亂。淄青間附者數萬人。山東大擾。宣撫副使李弭大檄韓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今日進。則勝。退則走。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可返顧。皆大破之。

或地則戰吾將示之以不活

漢韓信攻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發輕騎三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出趙軍有諺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晨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壁入之趙果空壁爭漢旗鼓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遣奇兵二千則已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趙軍望見大驚遂亂奔走趙將雖斬之不能定於是破趙軍殺成安君泚水上諸將問故信曰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者是也諸君顧不察耳

兵鏡備考

卷十一

水地一

聖

漢吳漢征蜀光武曰成都兵重須其力疲乃可進擊漢乘勝逼成都二十里與劉尚分屯南北江述使謝豐攻漢別將劫尚漢大敗召諸將曰吾等貪利深入與尚勢不相援其禍難量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潛師就尚於江南併兵禦之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諸將皆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夜

街枚引兵與尚合豐等不覺明日逼壘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

漢王霸與馬武東討周建蘇茂將五校兵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擊武武恃霸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奔過霸營呼救不應軍吏爭之霸曰捕酋與吾相待兩軍不一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救賊必乘勝輕進捕酋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弊乃可尅也宋武帝北伐王鎮惡率水軍自河浮渭棹者自艦內

兵鏡備考

卷十一

水地二

聖

行舟北人驚以爲神甫抵岸食畢便棄舟登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舫乘衣糧俱盡唯死戰可以立功乃身先士卒卽陷長安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城市安堵於壘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貞卿也宋宗澤入援師至衛渡河將孤兵寡轉戰而前敵益生兵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活士卒知必死無不一以當百斬金人數千

騎

宋東京副留守劉錡奉命防汴。軍至順昌。會金人敗盟南下。鋒甚銳。諸將請順流還江南以避其鋒。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部將許清曰。吾全軍皆携妻孥而來。棄則不忍。偕行則敵翼而攻。無所逃。不如努力一戰於城。中求生。議與錡合。錡遂沉舟示無去志。真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不利。卽焚吾家。無辱敵手。於是軍中皆奮。韓常管白沙渦。距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破之。都統葛王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越四日。錡遣驍將闕克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又折竹爲器。募百人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吹。器奮擊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

宋李寶奉命督海州捍禦。將發金兵已雲合圍海州。寶麾軍抵岸以劍畫地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槊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以當百。出敵不意敵急引去。

偶樵氏曰。交地。衝地。輕地。同勢。圯地。爭地。散地。同。

兵鏡備考

卷十一 死地三

吳

爭圍地。重地。死地。同患。而應變制勝之法。多不同。轍何也。勢同者以守爲攻。爭同患同者以攻爲守。

兵鏡備考

卷十一 死地四

吳

兵鏡備考卷十一終

兵鏡備考目錄 卷十二

九地篇

合於利而動

先奪其所愛

謹養勿勞并氣積力

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入溪則拘

禁祥去疑

善用兵者譬如率然

兵鏡備考

卷十二 目錄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不爭天下之交

不養天下之權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陷之於地然後生

踐墨隨敵

始如處女後如脫兔

合於利而動

越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伐吳可矣
對曰未可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
從王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蠡蠡曰可矣乃
發習流二千人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
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王使人厚禮請成於越
越自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後四年吳士民罷弊輕
銳盡成於齊晉而越大破吳遂栖吳王於姑蘇之山
吳復請成勾踐將許之蠡曰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

兵鏡備考

卷十二 合於一

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遂鼓進兵曰王已屬政
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王乃自殺

漢七國反周亞夫將兵禦之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
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難與爭鋒楚兵輕不
能久莫若引兵東壁昌邑以梁委吳將軍梁溝高壘
使輕騎絕淮泗口塞吳糧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
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如其策卒破七國

晉伐吳已破據上流時水潦方降疾疫時起朝議天
炎暑百年通寇恐難卒滅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

督樂毅藉濟西一戰以破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都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

魏議伐赫連昌未決崔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勾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並出東方利於西伐天應人和一時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

隋詔長孫晟爲秦州行軍總管討達頭因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如雨足下垂被

兵鏡備考

卷十二 合於二

二

地謹驗兵書此名洒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

唐李晟勦朱泚至東京賊重兵精甲聚苑中晟謂諸將曰今宜直擊之以披其腹心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再戰賊却傷尸相藉翌日復戰或請待西帥晟曰賊旣敗當乘機撲滅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吾利耶卒攻破之

後梁劉鄩屯軍莘縣以拒晉師增城壘浚池湟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餉路末帝詔鄩出戰鄩奏曰臣淡

溝高壘享士訓兵日夜戒嚴以伺進取苟得機便豈敢坐滋患難帝又遣問破敵之策對曰臣無奇策但人給糧十斛糧盡則敵破帝復遣中使督戰鄩曰將

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諸將皆欲戰鄩不許以爲臨機制變安可預謀今揣敵人未可輕動不聽卒至於敗元伯顏侵宋至江淮淮西滁州諸軍相繼降時伏暑方熾詔俟秋再舉伯顏奏曰宋據江海如獸伏險今已扼其吭若少縱之則逸而逝矣兵以利動時未可失世祖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

兵鏡備考

卷十二 合於三

三

偶熊氏曰兵者機也先機則早後機則遲范蠡鼓兵以却吳杜預迎刃以造秣陵崔浩應天以伐赫連昌李晟乘機以薄都城利之所在如石火如電光惟智者乃能見之於早耳

先奪其所愛

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將田忌而使孫臏爲師。忌欲引兵之趙。臏曰。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鬪者自解矣。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齊大破梁軍。

漢韓信既破趙。就廣武君計伐燕齊。對曰。善用兵者。以長擊短。不以短擊長。將軍涉西河。南魏王禽夏說。兵鏡備考 卷十二 先奪一 四

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咸安君。威震海內。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頓兵堅城之下。弱燕不服。齊必距境自強。如是者。將軍之所短也。今莫若按甲休兵。鎮撫趙孤。先驪兵北首。燕路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齊自望風而服。此兵家先聲後實之謂也。信用其策。卒下燕齊。漢七國反。吳少將桓將軍曰。吳多步兵。利險阻。漢多車騎。利平衍。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

下固已定矣。王以問吳老將。對曰。此年少。權鋒可耳。安知大慮。不用卒致於敗。

漢時。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及使者吳克國。又匈奴攻劫南道。與耿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馮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急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諸國悉平。

漢時。隗囂將高峻據高平。寇恂奉璽書招之。峻遣軍。兵鏡備考 卷十二 先奪二 五

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以爲峻擁精兵。西遮隴道。今欲降之。而反侮其使。不可。恂不聽。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故戮之。欲降急降。不則固守。峻惶恐。即日開門降。諸將賀。且請其故。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効其計。殺之則峻破其膽。諸將曰。善。

漢班超使西域。是時于闐廣德王新破莎車。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西至于闐。覲廣德禮意疎薄。且其

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趙請馬。趙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趙卽斬其首。送廣德。因辭責之。廣德素聞趙在鄯善。誅滅幽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趙超重賜其王以下。因撫鎮焉。

魏吳相持。濡須曹操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間令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能見矣。宜早除之。權用其策。薦甘寧爲升城都督。蒙手執桴鼓。士

兵鏡備考

卷十二

先奪三

六

卒踴躍先登。食時破之。張遼趨夾石來救。聞城已拔乃退。

晉蘇峻叛。攻大業壘。陶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從之。果敗峻。

符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逵於彭城。謝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救之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言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

唐通漠道行軍總管李勣出雲中。與突厥戰。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顏利若保磧。合九姓。誠未易制。惟約齊薄之。由不戰而縛矣。靖喜。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顏利欲走磧。勣屯磧口。不得渡。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丁降勣。

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郭元振爲都督。備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由來必薄城下。元振始於南峽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東要路。拓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州無內患。

兵鏡備考

卷十二

先奪四

七

吳秀琳與李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祐賊健將也。守與橋柵。其戰常易。官軍愬擒而釋之。諸將勸殺祐。不聽。益厚待爲客。乃募壯士三千人。委祐統之。使其佩刀出入帳下。表爲六院兵馬使。祐捧檄鳴咽。舊令舍謀者。或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謀者反。効以情益悉。賊虛實會大雨雪。寒凜裂膚。愬趣軍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郎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祐坎墻先登。衆從之。大軍駐吳元濟外宅。愬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

書名重。質重。質以白衣單騎降。卒擒元濟。

唐李懷光賊黨徐廷光守長春宮城。馬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守益固。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素憚燧。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勅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賊族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眾降。燧以數騎入其城。眾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譚城。

兵鏡備考

卷十二

先李五

八

嘆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宋狄青討儂智高。斬達令。輕進廣西。鈴轄陳曙。軍中股栗。令軍士頓甲休養十日。覘者還告。期緩。青當日整騎。一夜絕崑崙關。出歸仁舖。為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青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

元史天澤侵宋。師次復州。宋以三千人連舟鎖湖面。為柵。天澤曰。柵破。則復自潰。親執桴鼓督勇士四十人攻其柵。不踰時。柵破。復人懼。請降。

明土賊張璉流劫江閩諸州縣。胡宗憲檄諸鎮迎擊。

之俞大猷曰。璉雖離山出劫。其妻子財寶。乃皆在於巢。我以大軍迫之。彼自還救。我環而蹙之。如拉朽矣。今但三省會剿。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圍走哉。從之。卒擒璉。

偶樵氏曰。奪愛之法。本於伐謀。攻心。馮奉世進攻莎車。寇恂立誅皇甫文。呂蒙急攻皖屯。郭元振置和戎白亭軍。兵先伐謀者也。孫臏疾走大梁。李左車降燕下齊。班超斬巫首以送廣德。王鎮惡乘流放舟以厲士卒。馬燧披心示射以動徐廷光。俞大。

兵鏡備考

卷十二

先李六

九

猷大軍迫巢。以懾張璉。兵先攻心者也。

謹養勿勞併氣積力

秦王翦代李信擊荊。荊悉國中兵拒秦。翦至。堅壁。日休士洗浴而善飲食。拊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使人伺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荊因數挑秦兵不出。乃引而東。翦舉兵追之。令壯士突擊。殺其將軍項燕。乘勝略定荊地城邑。

趙李牧居代。雁門。備匈奴。日擊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禽者。斬。匈奴數入。無所得。以牧為怯。王請讓

兵鏡備考

卷十二 謹養一

十

之。如故。王怒。召他將代之。數出戰。亡失者多。王悟。復將李牧。牧曰。必聽臣。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終以牧為怯。牧日厚賞士卒。皆願一戰。以報於。是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趙法首功一。殺者十萬人。勅兵習戰。大縱畜牧。人民復賞百金。殺者十萬人。勅兵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千人委之。匈奴益出兵。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遠奔。數十歲不敢近趙邊。

漢韓信既破趙。就廣武君計伐齊。燕就便對曰。將軍

涉西河。鹵魏王。擒夏說。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三十萬。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將軍欲舉疲兵。頓之堅城之下。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自。今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卒。驛兵北首燕路。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燕已從。然後誼言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善其策。卒下燕齊。

兵鏡備考

卷十二 謹養二

十一

漢鄧禹入關。擊更始。會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共擊禹。禹軍不利。諸將懼。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理兵。勸衆。明旦匡悉軍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并進。大破之。遂定河東。諸將勸禹徑攻長安。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銳未可富。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變故萬端。寧能久協。上郡。北地。安定。平。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

播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

漢王霸既敗蘇茂茂復聚眾挑戰霸堅臥不出方作樂饗士茂雨射中霸前酒尊安坐如故軍吏爭之霸曰賊客兵遠來糧乏挑戰以邀萬一之勝今沮其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

唐德宗憂吐蕃方彊將何以制郭子儀曰臣惟今日不能制勝非力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

兵鏡備考

卷十二 謹養三

主

唐李愬求自試為隋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鼻氣力未完乃不為斥堠部伍或有言者愬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眾信而安之士傷鼻疾病親為營護賊高霞寓易之不為備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眾願為愬死故賊中山川險易情偽一能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拔道口柵戰呀咼山取鹽冶城襲郎山釋賊將丁士良擒陳光治於是吳秀琳舉文城柵降宋將蔣偕張忠與儂智高賊戰輕進兵敗狄青戒毋

矣與賊圖聽吾所為斬違令廣西鈴轄陳曙軍中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沐浴十日覘者還以為軍未即進青即整軍騎一晝夜絕崙崑關出歸仁舖為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敗之

金胡蓋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園吳璘請討之胡世將問計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弩並發大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鈞鐵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

兵鏡備考

卷十二 謹養四

主

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竊議其不便璘曰此古束伍令也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為然夜半遣仲及王彥銜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曰吾事敗矣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成關金人大敗

明郭登鎮大同偵鹵欲入犯京師上疏曰今日之計

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關智。不可恃勇。其涑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左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從之。鹵知有備。遂退。

明廷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楊一清疏曰。沿邊官軍。赴調空虛。邊儲缺乏。而河西插賊。屢肆搶奪。况河凍後。插賊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鋒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投索。縱得零星殘寇。而往回跋涉。經旬糜費。損傷必多。得不償失。取笑外彝。從。

兵鏡備考

卷十二

謹養五

古

之邊徼以宰。

偶樵氏曰。將勝以心。士勝以氣。王翦之士。投石超距。狄青之士。沐浴騰躍。吳璘之士。心安持滿。力完則氣自盛也。鄧禹休兵北道。以觀賊釁。王霸雨射尊中。以阻敵氣。楊一清蓄鋒養銳。以收全功。心治則力自固也。

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秦伐韓。軍於闕與。趙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勒兵武安大譟。屋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留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之。間方發。即卷甲疾趨。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諫。內之。歷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

兵鏡備考

卷十二

運兵一

五

破秦軍。遂解闕與之圍。

漢鄧禹入關。擊更始。會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萬。擊禹。禹軍不利。諸將皆懼。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以六甲窺日。不出。禹得理兵。勸衆。明旦。匡悉軍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既至。營下。乃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遂定河東。

漢馮異已先據枸邑。隗囂將王元行巡將重兵來爭。異潛住。開門。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擊破。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漢吳漢征蜀。光武曰。成都十萬衆。未可輕進。漢乘勝逼成都城。與副將劉尚分屯江之南北。述使謝豐攻漢。別將劫尚。其勢不相救。漢召諸將。厲曰。輕敵深入。其禍難量。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潛師就尚於南。並兵禦之。大功可立。不則敗必無餘。諸將皆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旗幟。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豐等不覺。明日來侵。漢悉兵迎敵。自旦至晡。遂大破之。

漢虞詡遷武都太守。羌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

兵鏡備考

卷十二 運兵二

六

詡停車不進。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近。衆惑之。詡曰。敵衆寡。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隋時攝圖揚言爲周報讐。謀南侵。高祖新立。懼其強。長孫晟曰。諸夏雖安。戎場尚梗。典師致討。未是其時。宜密運籌策。漸以擒之。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

和同難。以力爭易。可離間。因遣太僕元暉。賜玷厥狼頭纛。謬爲恭禮。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兩酋果相猜。搗又誘處羅侯內附。並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遂回兵出塞。

宋時廣西賊曹成。擁餘衆在郴州。韓世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賊不虞其至。大驚。遣人招降其衆。時餘黨劉忠尚擁數萬人。據白面山。負固。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乃堅壁不動。先伏精

兵鏡備考

卷十二 運兵三

七

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攻之。斬忠。湖南悉平。

明沈希儀嘗欲勦一巢。而慮其洩。乃佯病。所部入問。病曰。吾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布陣。人始知其非獵也。嘗欲勦一賊。故使間走白他巢。曰。公罪爾舍賊。大兵且至。賊聞之。走他巢。復恐之。則又走。賊走不旋踵。跡血彙以灰。或稿餒崖谷間以灰。又嘗於風雨冥晦夜。察逆寨所止。四散遣人齎火砲。以筒貯火。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

所夜聲砲者。二賊驚曰。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凍餒。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爲虎豹噬。諸妻子更相噬。怨。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寨。西巢人亦曰。老沈昨夜來。吾寨。更相怪駭。及訶之。則希儀固安坐城中未出也。自此苗益膽落。憚。憚。偶樵氏曰。兩智相謀。彼失此得。趙奢留壁。馮異閉城。虞詡停車。沈希儀聲砲。賊巢皆能令敵生疑。疑則其隙易乘矣。

兵鏡備考

卷十二 運兵四

六

入漢則拘

漢吳漢征蜀。光武戒屯廣都。勿輕進。漢乘勝逼成都。城二十里。公孫述出攻漢。使別將重兵劫劉尚。令不得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召諸將屬之曰。輕敵。漢以兩不相援。其禍難量。若能同心一力。潛師就尚於江南。併兵禦之。大功可立。諸將皆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多立旗幟。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述將謝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

兵鏡備考

卷十二 入漢一

七

漢廷議棄涼州。虞詡曰。羌鹵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害者。以涼州在其後也。土人摧鋒執銳。無反顧心者。爲臣屬於漢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豪傑生心。爲患不測。其計未便。李修漢然之。問計。詡曰。今涼州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之變。誠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勸厲以報功。內拘致以防患。莫便於此矣。

魏鄧艾侵蜀。自陰平道。攀木緣崖。魚貫先登。至江油。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以待。艾遣子忠。

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還曰。賊未可擊。艾曰。深入無援。存亡決於此舉。將斬之。忠纂等馳還更戰。大破之。遂斬驢。

偶樵氏曰。與置之死地同法。

兵鏡備考

卷十二 入漢二

干

葉祥去疑

魏討赫連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曠。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賊背。天不助人。左退崔浩曰。千里制勝。在此一舉。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絕。空分軍。隱山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唐李孝恭討輔公祏。將發大饗。士杯酒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天威。問罪杯中血。其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之。衆心乃安。

兵鏡備考

卷十二 葉祥一

主

卒擒祏。

唐李愬討吳元濟。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正可擊也。既引還。賊以精騎來追。愬下馬據口。牀令軍中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

偶樵氏曰。理極則數窮。李孝恭之飲血。其精誠足以格天。豈區區小智小勇所可及。

善用兵者譬如率然

燕昭王問伐齊之便。樂毅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攻。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唱秦以伐齊之利。諸侯惡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毅還報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毅。毅於是并護趙、楚、魏、韓、燕之兵，齊首尾受敵，大敗於濟西。漢王霸與馬武討周建，蘇茂將五校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武糧道。武往救建，從城中來擊武，武敗奔霸。兵鏡備考 卷十二 善用一 三

管求救不應，將吏爭之。霸曰：兩相恃，徒敗無益。今示不相援，賊必輕進。武必死戰，然後吾乘其弊久之。武建戰未決，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銳襲其背。茂前後受敵，驚亂敗走。漢諸葛亮說孫權曰：曹操追豫州，日行三百里，兵疲力索，兵法所忌。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謀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西顧。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決於今日。權悅，卒敗操於赤壁。

晉杜預表請伐吳，破江陵，遣兵據巴丘湖，爲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連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以壯軍實，卒成伐吳之功。

唐賊史思明既破滑汴，節度使許叔冀乘勝西嚮，留守韋陟勸李光弼益陝兵，保潼關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沮澤路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勢也。

兵鏡備考 卷十二 善用二 三

宋謀伐契丹，詔曹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雁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惟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旣而彬乘勝深入，兵次涿州，食盡，退師雄州，援餉上聞之，驚曰：豈有強敵在前，反退軍以援？葛乘者，急遣諭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侯美等盡略山後地，會重進之師，合勢以取幽州。彬違節制，遂及於敗。

宋郭達慷慨喜兵學。神宗詔以八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惟相生一法耳。因為帝論其詳。擇諸校六十四人。使一人教一隊。頃刻而成。用將每部。令自言其能。故臨陣能盡其伎。

明詔大將軍徐達北伐。曰。將軍今何嚮。衛益州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後。不則西取濟南。濟寧以通糧運。便。兵難遠奪。其在將軍。

延撫韓雍議征江西盜。或請分軍。使賊入廣。可破。雍曰。不然。古仗鉞臨戎。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夫兵有合。

兵鏡備考

卷十二 善用三

五

為正。分為奇者。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為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其本。通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詔。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此行必勝。不待再計而決矣。

偶樵氏曰。寡者備人。衆者使人備已。樂毅首尾攻齊。諸葛亮鼎足禦魏。杜預分兵破吳。李光弼表裏備史思明。宋師三路取幽州。徐達扼黃河以衛益。

州。其法皆同。郭達曰。兵無常形。唯相生一法。苟知相生。則知率然矣。

兵鏡備考

卷十二 善用四

五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隋楊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禦戎賊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

宋曹瑋馭軍嚴明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貸善用間周知由動靜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瑋用士得其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

兵鏡備考

卷十二

將軍一

三

宋趙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為守合官兵民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全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

明郭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公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致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已意設為掘地龍飛天網整溪壑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

里皆陷

明時茶寮賊大起江廣湖柳騷然上命三省會征玉守仁首誅通賊監生吳讓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賊復連戰擊桶岡賊大潰盡殲之淵頭賊尤悍黠擬官僭號益增機險阱毒虞王師公至則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明年正月計擒賊魁遂進兵擊其懈連破三寨三月還師開縣置官司明約束招流民復舊業諸賊藪盡為治境

明沈希儀擢右江參將賊在溪洞數百里外希儀至

兵鏡備考

卷十二

將軍二

七

顧令熟徭悉出入嬉遊城中取得與徭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為調於是賊動靜聲息往往先得每出勒卽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日出某門旗頭卽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亦不知項之制營賊果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為神

偶樵氏曰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者兵也惟不測故險惟至靜故不測故正治靜幽益兼尚

焉。楊素曹瑋。趙方郭登。紀律嚴而權變精。是法以神運也。王守仁沈希儀。不拘一法而卒能鉤浚致遠。以屈敵。不又神明於法之外歟。

不爭天下之交

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鄯善王廣奉禮甚備。後忽疎超曰。此必有匈奴使連結。故未決所從也。因詐其侍。鹵得實。即夜與其屬三十六人。潛薄鹵營。因風縱火。前後鼓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悉燒灰。明日召鄯善王廣。以鹵首示之。一國震怖。遂納子爲質。龜茲王建亦爲匈奴所立。連結莎車拒漢。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三國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

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將校亦於是西歸。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邀于闐。超知二鹵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鹵大驚。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隋長孫晟上書曰。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於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

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索。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

唐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黨項數十萬人寇朝廷。大恐。詔郭子儀屯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漢入利。連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兵鏡備考 卷十二 不爭二 子

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偶樵氏曰。六國不合從。不能以抗秦。布越韓信。不併力。不能以滅楚。交頤可忽乎哉。孫子云。不爭天下之交者。謂其威加不測。則交不必爭。而敵自絕也。班超服鄯善。擊莎車。能使龜茲溫宿諸國退散。皆威有以奪其心。長孫晟離強合弱。郭子儀緩兵。攜貳。則又伐謀以伐其交矣。

不養天下之權

唐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惠朱泚。而李希烈既稱名號。則欲官置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羣盜。李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諉軍事於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向。雪吾之恥。亦惟子卽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世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於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顧拾九。兵鏡備考 卷十二 不養一 子

葉天子而臣。反幽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上方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臥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之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外食訖。約爲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明太祖議攻陳友諒。張士誠號先基曰。陳氏據上游。竊名號。無日忘我。不宜久。蘊崇之。陳氏破士誠。囊中物耳。遂決策。率舟師迎戰彭蠡湖。基請金火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

偶樵氏曰天下惟權不可假。尤不可縱。漢之七國反。新莽篡。皆以其權尊而勢重也。而秉兵者尤甚。李抱真以大義感武俊。不欲盛朱泚之黨。劉基議先伐陳友諒。不欲蘊崇其勢。皆不養權之謂也。古云。涓涓不塞。流爲江河。宋太祖釋兵權於尊祖。良有以夫。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齊景公將穰苴。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乃可。於是公以莊賈往。直與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夕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乃問軍正法。對曰。當斬。賈懼。使馳報景公請救。未及反。卽斬賈以徇。及使至。赦賈。馳軍中。苴又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軍正復曰。當斬。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三軍股慄。士卒爭奮。出爲之戰。燕晉聞之皆罷去。

漢楚相持成皋間。高祖戰不利。數爲羽將雍齒所困。將就禽。而羽將丁公者。嘗脫高祖於危。後漢滅楚。高祖卽帝位。卒斬丁公封雍齒曰。人臣毋效丁公也。吳呂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曰。官鎧雖公。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

晉朝議將加馬隆將士勲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珉駁曰。前猜募將士。少加

爵命者。所以爲誘引。今隆全軍獨赴。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乃從。玠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唐李愬征蔡。襲耶山。禽標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表捉生將士良。感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治爲之謀也。因計獲光治。秀琳窮。舉文城柵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表以爲將。秀琳與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健將也。守興橋柵。其戰常易。官兵愬遣史用誠伏兵誘執祐。諸將素苦祐。請殺之。不聽。待以客禮。時早。軍中以爲不殺李祐所致。愬力

兵鏡備考

卷十二 施無二

五

難獨完祐。相持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耶。乃械祐請於朝。且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祐。以還愬。愬令佩刀。出入帳下。表六院兵馬使簡山南奇材銳士三千人。委祐統之。祐捧檄鳴咽。諸將乃不敢言。於是定謀。雪夜進兵。攻破牙城。獲吳元濟。降餘黨數萬。蔡平。

明李文忠營於杭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立。礫以徇。

偶樵氏曰。天下最能激勸者。賞罰耳。而行師尤貴。

善用之。莊賈之誅。丁公之戮。呂蒙以一笠斬虜士。文忠以一釜礫壯卒。率皆常律所不載。至雍齒且侯。馬隆加爵。李愬之於士良。秀琳。李祐。又從格外。彰恩。何用意之奇乎。語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又云。威加不測。三軍股栗。無法無政之謂也。

兵鏡備考

卷十二 施無三

五

陷之灰地然後生

漢諸將問韓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皆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卒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陷之灰地而後生置之灰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必置之灰地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魏鄧艾侵蜀自陰平道攀木緣崖裹毡而下至江油

兵鏡備考

卷十二 陷之一

美

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洛還綿竹列陣待艾艾遣子忠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等戰不利還曰賊未可擊艾曰漢入無援存亡決於此舉將斬之忠纂等馳還更戰大破之遂斬瞻

宋宗澤以孤軍捍金師進至衛南渡澤曰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歿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歿不可不從從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

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

宋時李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韓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歿走者命後隊勒殺於是莫可返顧皆歿賊大破之斬復

偶樵氏曰兵法視生處高焉有自趨於灰地者乎然驅市人而使戰或出不意以構虛非陷之灰地不可歿則奮奮則亡此韓信陣背水鄧艾度陰平是也若勢窮時險有迫於不得不然者如宗澤前

兵鏡備考

卷十二 陷之二

美

後皆敵壘世忠以鐵蒺藜塞歸路雖欲不力關其可得乎幸生則歿必歿則生勝敗固決於一怒哉

踐墨隨敵

金胡蓋與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園吳璘請討之胡世將問策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並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以鼓爲節騎兩翼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難之璘曰此古東伍令也壯士心定乃能持滿及與二齒遇遂用之二齒老於兵前臨峻嶺後

兵鏡備考

卷十二

踐墨一

五

宋高宗問兵法吳璘曰弱者出戰强者次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常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

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帙撥增損之不同則俟乎臨機知兵者取焉偶樵氏曰法以處常機以應變知踐墨而不知隨敵何益於勝吳璘反我之短制彼之長蓋至言也

兵鏡備考

卷十二

踐墨二

五

始如處女後如脫兔

秦王翦代李信擊荊。荊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不肯戰。日休士洗浴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荊軍數挑戰。不出。乃引而東。荊因舉兵追之。令壯士突擊至蘄南。大敗之。殺其將軍項燕。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

趙李牧常居代雁門。備匈奴。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

兵鏡備考

卷十二 始如一

罕

牧保有敢捕鹵者斬。如是數歲。亦不亡。匈奴以牧為怯。趙主諛讓之。牧如故。王怒。召他人代將。數出戰。多亡失。邊人不得田畜。復固用牧。牧曰。必用臣。聽如臣法。乃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然終以牧為怯。邊士日得賞賜。不用。皆願一戰。於是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趙破敵百金。一殺者十萬人。勒兵習戰。大縱牧畜。人民殺貨百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千人委之。單于益出兵。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殺匈奴十餘萬。單于奔北。

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秦伐韓。軍於闕與。趙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勒兵武安。大譟。屋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聞來。奢善食而遣之。門方發。遂卷甲疾趨。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諫。內之。歷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

兵鏡備考

卷十二 始如一

罕

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燕聞齊即墨。田單反間。使燕刺所得齊軍及掘燒壘。以激即墨人。即墨人從城中望見。泣涕共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鐃。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因約降於燕。又使富民遺燕將金。願即墨即降。毋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益大喜。弛備。田單乃收城中牛千餘。繫以蠶繒。束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其尾。夜燒其端。穴城縱牛。燕軍見牛尾炬光皆龍文。炫燿不可測。觸刃角皆死。

乃大驚潰而壯士五千入尾擊之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盡復。

漢七國反太尉周亞夫將兵壁昌邑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糧道後吳兵饑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擾亂至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隅太尉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餓引去太尉出精兵日夜追擊遂乘勝大破其軍吳楚平。

漢馮異先據櫓邑以待敵會隗囂遣將王元行巡將兵鏡備考

卷十二 始如三

聖

重兵來爭異潛住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漢時張步合藍洪壽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耿弇弇先出淄水上與步軍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乃示弱以盛其氣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合戰弇升王宮壇臺望之視歆等鋒交遂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漢班超招諭焉耆危須尉犂三國焉耆王遣其將北

轉支來迎意實規虛實或謂宜誅之超曰此人權重

於王誅之令自疑非計乃厚賜而遣之其國王廣問

之乃迎超於尉犂阻華橋之險不欲超等入其國超

更從他道屬渡去城二十里止營廣出不意大恐欲

驅其人民入山焉耆左侯元孟密遣使告超超即斬

使以示不信用乃大會諸國王揚言當厚加賞賜焉

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隗支等俱詣超其相國腹久

入海危須王亦不至甫坐定超詰廣曰危須王腹

久等遊亡皆王罪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更立元孟

兵鏡備考

卷十二 始如三

聖

焉耆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

晉時賊帥杜曾等敗陶侃於石城殺襄陽太守朱軌

於女觀湖威震江沔元帝命周訪討之使將軍李常

督左甄許朝督右甄約一甄敗鳴三鼓二甄敗鳴六

鼓自將中軍以待之未幾六鼓鳴訪選精銳八百人

自行酒飲之賊未至三十步親為鳴鼓將士皆騰躍

奔赴曾遂大潰乘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

勇能戰向彼勞我逸是以尅之今宜及其衰棄之可

滅遂鼓行而西卒定漢沔。

唐裴行儉冊送波斯王。意在乘便安撫諸蕃部。至西州。諸蕃郊迎。儉揚言天熱。左駐軍。須秋都支。視知之。不設備。因徐召四鎮酋長。偽約。收諸部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謀反。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擒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銳約齊。襲遮旬道中途。獲其使釋之。俾前往諭其主。並言都支已擒。狀遮旬乃降。

金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兵已屯焦山寺。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

金人合劉豫入侵。命韓世忠駐大儀。當敵會。遣魏良臣使金。便詔世忠移屯守江。世忠隨撤炊爨。作將起狀。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日。

兵鏡備考

卷十二 始如五

璽

視吾輓所向。於是引軍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聲。即起。良臣至金。具以所見對。金將聞世忠退。甚喜。引鐵騎五陣來。世忠伏兵四起。騎色交雜。金軍亂。世忠軍迭進。各持長斧。上搯人胸。下斫馬足。遂擒捷亭也。等金兵入鳳州。略河池。抵同慶。曹友聞密約。統制王漢臣統領張祥。授以方略。兵至城下。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候旗伏鼓。戒士卒俟敵漸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命漢等間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後。大戰有功。元張洪範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不可近。因連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弘範令衆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回擣三江。盡拔之。

偶樵氏曰。盡彼陽節。盈吾陰節者。處女脫兔之謂也。王翦堅壁不戰。李牧收保不出。趙奢留壁不行。田單令甲士皆伏。周亞夫數挑戰不應。韓世忠張燈高會。法皆示弱。當此之時。愚者見以爲弱。智者見以爲強。斯固勝敗之攸分也。

兵鏡備考

卷十二 始如六

璽

兵鏡備考卷十二終

火攻篇

行火有因

烟火素具

發火有時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行火有因

漢時公孫述遣將任滿等據荊門起浮橋關樓以拒漢兵岑彭募勇士先登偏將魯奇應募而前時大風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撞橫柱不得去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所向無前蜀兵溺者甚衆

漢班超使西域鄯善王廣奉超甚謹後忽更疎懈超覺之謂必有北鹵使來狐疑未知所從召侍鹵詐之得實乃召與俱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今

唯有因夜以火攻鹵使彼不知我多寡必大震怖可盡殄也滅此鹵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因約火然皆鳴鼓大呼餘悉持兵弩扶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鹵衆驚亂斬鹵使召鄯善王以首示之一國震伏遂納子爲質

漢北地太守皇甫嵩爲黃巾賊波才所敗受困長社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嵩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以草結營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田單之功可成也會是夕風狂甚嵩約軍士人持一炬乘城順風呼譟

之賊遂奔潰

漢昭烈帝伐吳。至彝陵。吳陸遜禦之。相持六七月。不
決。遜曰。初。嫌水陸並進。今捨船就陸。處處結營。察其
布置。必無他變。彼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
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衆議損兵無益。遜曰。吾自
曉破敵之術。前姑嘗之耳。乃敕士卒人持一茅。因風
發火。延燒岸上。諸屯頃之。燎原破其四十餘營。蜀兵
敗。屯白帝城。

魏軍於祁陽洲樹橋建橋沮軍。梁韋胤遣太守馮道

兵鏡備考

卷十三 行大二

二

根擁圖艦。驅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迫壘。焚橋。風
怒火盛。乘勢奮擊。須臾橋毀。殆盡。軍人無不一以膏
百。魏軍趨水。死者甚衆。魏中山王元英脫身遁走。

烟火素具

晉伐吳。吳人於江之險。積要害。以鐵鎖橫截。更作鐵
錐。遠拒舟楫。王濬知其狀。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
草爲人。被甲持仗。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
作火炬。長十餘丈。大十數圍。灌以油。麻在船前。遇鎖
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無所礙。於是順流鼓楫。
徑造三山。孫皓出降。

明楊鏡守安慶。宸濠率衆分攻五城。賊首木爲蔽。甚
急。公裂方布覆紙。暴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

兵鏡備考

卷十三 烟火一

三

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寇復結棧與城接。
挾兵而進。公詭以大將軍火鏡被緋。用金鼓置城上。
外向。寇兵望見。大潰。乃潛使卒從間道出燒棧道。又
遣壯士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遙應爲聲勢。乘勝
捕殺賊大敗走。

發火有時

漢時曹操擁衆侵吳。吳將黃蓋曰。賊衆我寡。難與久持。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聚蒙衝鬪艦十數。實以薪草膏油。繫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降。又預備走舸。各繫大船後。而引火俱前。蓋揭帆直趨北岸。諸船同時火發。時風盛猛。延燒操營。盡空。操軍退保南郡。

兵鏡備考

卷十三 發火一

四

宋潘美統兵征劉鋹。鋹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以老之。密與諸將計曰。彼編竹爲柵。若攻之以火。銳師從而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勇士數千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天大風。萬炬齊發。美揮兵急擊。鋹衆驚潰。斬獲無算。遂擒鋹。獻京師。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梁時侯景反。將進寇荊州。王僧辯爲大都督以討之。率軍至巴陵。并沉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若無人者。翌日衆賊濟江。近城內伺時鼓噪。矢石雨下。賊攻城不下。又爲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

宋潘美征嶺南劉鋹。鋹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敵編竹爲柵。若攻之以火。彼自潰亂。因以銳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數千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乘風縱火。鋹衆驚亂。美揮兵擊之。斬獲萬計。擒鋹送京師。

兵鏡備考

卷十三 大發一

五

宋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統舟師冒險救海州魏勝。招納降附。聲震山東。追鹵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於石臼神。俄有風自拖樓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將至。會風駛舟疾。海波騰躍。敵大驚。舉

帆帆皆由縑風浪捲聚一隅。窮末無復行次。寶。命。火。箭。環。射。所。中。賊。舟。烟。烟。旋。起。延。燒。數。百。艘。火。四。晝。夜。不。絕。焚。溺。斬。獲。無。算。捷。報。上。喜。詔。獎。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

明時陳友諒圍南昌太祖率俞通海等西授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通海乘風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獲友仁友貴賊稍退通海舟繞出賊後我師見之大喜呼躍奮前移兵入江據上流敵見我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益窘友諒敗成。

兵鏡備考

卷十三 火發二

六

明胡宗憲督勦海賊居徐海於沈家庄陳東於西庄各擁兵自衛令間說東謂海約官兵將圍東東黨果疑遂與海衆私相稍宗憲叱承保土司兵夾攻會風勢猛烈麾衆各持一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投水死偶樵氏曰五行皆可爲用唯善因者不勞而功著班超攻鹵魯奇攻任滿韋叡破馮道根皆因夜以延燒發火有時也皇甫嵩因賊營結草周瑜因曹營維舟陸遜因蜀營依山潘美因劉錕竹柵皆乘風以致烈行火有因也楊銳之裂布覆紙功收于

預備候景之反風自焚失在于昧時蓋用異而功不同耳。

兵鏡備考

卷十三 火發三

七

兵鏡備考目錄

用間篇

鄉間

內間

反間

死間

生間

賞莫厚於間

事莫密於間

兵鏡備考

卷十三 目錄

八

非聖智不能用間

非仁義不能使間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鄉間

兵鏡備考

卷十三 鄉間一

九

吳謀取長沙零桂三郡。長沙桂俱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下。劉昭烈自蜀至公安。遣關羽來援。吳召呂蒙拾零陵。急還陸口。助肅蒙不應。過鄱載南陽郡元之。元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明晨當攻城。顧謂元之曰。郝子太慕義守節。誠嘉。但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公亦遠隔南郡。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死。而國旅又遣發相繼。零陵孤城。內置外援。兩不能救。徒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身歿何益。君見普可陳禍福。元之宣意。普懼而聽之。及降。始知備在公安。羽已在益陽。慚恨無地。隋高祖新受周禪。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約諸部南侵。隋長孫晟曰。玷厥之於攝圖。內隙已彰。又其弟處羅侯者。國人愛之。爲攝圖所忌。阿波首鼠介在其間。今宜遠交近攻。離強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以攻其右。引處羅連奚。以伺其左。彼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如其策。卒敗攝

圖

唐李愬討蔡。平青陵城。擒僞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表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敗者。陳光治爲之謀也。請爲公擒之。乃縛光治。秀琳計窘。舉文城柵降。愬親釋縛。表以爲將。秀琳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健將也。守典橋柵。其戰常易。官軍愬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人誘執之。諸將素苦祐。咸請甘心。不許。待以客禮。時久旱。軍中謠言皆歸咎不殺祐。愬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賊耶。何見奪者衆也。乃械祐。

兵鏡備考

卷十三 鄉間二

十

請於朝。且陰疏其故。有詔釋祐。還愬。愬令佩刀出入帳下。簡山南奇才銳士三千人。委祐領之。表六院兵馬使祐捧檄鳴咽。諸將乃不敢言。舊令舍譯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譯者反効。以情益悉。賊虛實遂雪。夜進師懸瓠城。入元濟外宅。蔡人始驚曰。城陷矣。擒元濟。檻車送京師。蔡平。

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與溫傳合。明年。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之陸口。縱反間。說伏念與溫傳相貳。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溫傳自効。行儉密以聞。後數日。

烟塵漲天而南。斥堠惶駭。行儉曰。此伏念縛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勅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

明王守仁勸事福建。路經南嶺。值宸濠叛亂。與縣令顧璘指心誓天。約知府伍文定。邢珣等起兵討賊。悉濠直趨南京。遣譯四出投檄。言京師湖廣廣東江西浙等處。各發兵數十萬以疑濠。使其遲出。遠近聞風。有備。又密致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問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濠得致書人及密書。遂疑士實等。士實勸濠舍安慶直趨南京。不則徑出蕪黃趨京師。濠不聽。

兵鏡備考

卷十三 鄉間三

十二

明馬吳撫蜀。鹵亦不刺。自西海犯松潘。蜀大震。吳招土番爲間。取道夜掩之。鹵驚潰。胡宗憲督勦海寇。謀開徐海廳下。獨書記葉麻爲長。鼻其人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郤。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處。內附之心。於是造謠誣海縛麻以出。麻出而諸鼻中故隸麻者稍稍怨且懼矣。

內間

吳敗越於會稽。越請成不許。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滅。大夫文種曰。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勾踐以美女寶器。令種獻嚭。因見於吳王。曰。願大王舍勾踐。盡入其美女寶器。不則自燔悉甲。觸戰而滅。嚭因佐之。以爲越已臣服。許之。國利子胥諫勿聽。後越卒滅吳。

楚憤沛公先入關。欲晨旦擊之。沛公從事張良與項伯善。來告良。約與俱去。良固要伯。見沛公。沛公與結。

兵鏡備考

卷十三 內間一

主

爲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倍楚。所以閉關者。備他盜也。楚意解。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併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沛公乃得還定三秦。

楚大敗漢於彭城。漢王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桀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從其計。卒破楚。

漢陳湯矯制伐郅支。三校從南道。踰葱嶺。經大宛。三

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嶺。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問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什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具色子男。開牟以爲導。具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進兵圍單于。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甚恐。已出走。復還曰。不如堅守。湯叱諸軍擊之。斬郅支。

漢班超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

兵鏡備考

卷十三 內間二

主

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攻忠。積牛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于超。東魏將段琛等。遣刺史牛道常。扇誘邊人。韋孝寬。漢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常手跡。爲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欵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者。故漏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凡道常所欲經畫。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沮。急出兵掩襲之。禽道常及琛等。

滑澠遂清

唐郭元振言吐蕃僥倖成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斯離間之漸也如其計後吐蕃君臣相猜搆卒誅欽陵

宋時劉豫納粘罕與兀朮異岳飛思有以間之會軍中獲兀朮謀者乃伴責之曰汝得非張斌耶何遣汝至齊約誘四太子汝竟不報今齊使至汝乃來不亦玩耶謀冀緩威即詭服乃作蠟書與齊若約致狀且兀朮果疑豫馳白其主廢之

兵鏡備考

卷十三

內間三

西

謂謀曰姑貸汝圖後効剗股納書戒勿泄謀歸以告兀朮果疑豫馳白其主廢之
宋時王策者本遼鹵爲金將往來河上爲患宗澤誘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昇丹本朱兄弟之國今女貞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効死澤因問敵虛實盡得其詳遂決計大舉召諸將計曰汝等素有忠義之心當協力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太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

反間

秦伐趙趙使廉頗禦之頗堅壁秦軍不能前秦相應侯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獨處焉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旣怒頗軍多公失而又聞人言因使趙括代頗將卒爲秦所擒

秦將王貳攻皮牢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今趙公秦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秦嘗攻韓閼邢丘田上黨其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久矣趙知其必公以北地入燕東

兵鏡備考

卷十三

反間一

五

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君之所得地公幾何人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請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王聽之
燕惠王微時與樂毅有隙及新立齊田單縱反問於燕曰齊不下者兩城耳所以不早拔者內不自安於燕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來惠王固已疑毅而又得齊間遂使騎劫代毅毅西奔趙田單卒敗騎劫復齊所失諸城

燕騎劫代樂毅將圍齊即墨田單縱間言曰齊恐燕

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齊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者皆怒。願堅守。唯恐見得。又聞言曰。齊恐燕人掘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於是盡掘城外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見者皆泣。涕共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氣可用。穴城縱火牛觸燕軍。大敗騎劫。

晉杜預襲破吳西陵督張政。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其實告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與吳主。皓詰果召政。遣武昌。

兵鏡備考

卷十三 反間二

七

監劉憲代之。大軍臨敵。使其將帥易移。上下相猜。吳勢漸弱。

周韋孝寬善撫御。能得士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人動靜皆先知之。時有孝寬將許盆。受托守城。盆反以城東叛投敵境。孝寬密遣諜取之。俄斬盆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

唐李愬謀攻蔡。舊令令諜者族愬除之一切。撫以恩。故諜者反効。以情由是益悉賊虛實。

梁劉鄩守兗州。唐葛周攻圍既久。鄩無外援。一日。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從之。鄩禁之不可。鄩卽遣人從容告溫曰。請少將人去。非素遣者。每行又揚言於衆曰。素遣從副使行者。卽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守民聞之。奔逸者乃止。外軍果疑彥溫卽戮於城下。自是軍城遂固。

宋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曹瑋方對客奕棋。不聽言者不已。遽曰。吾使之往也。未幾夏人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兵鏡備考

卷十三 反間三

七

劉豫納粘罕與兀朮異。岳飛思有以間之。會軍中獲兀朮間者飛伴。責之曰。汝得非張斌耶。向遣汝至齊。約誘四太子。至今不報。後齊使至。爾乃來。不亦玩耶。諜與緩歟。卽詭服。乃作蠟書。若約誘四太子狀。謂諜曰。姑貸汝。圖後効。遂致命於齊。剖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告兀朮。果疑豫馳白其主。廢之。

元吳貴人剛浪唆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請种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僧王光信。趨勇善騎射。

習知番部山川道路。世衡使爲鄉導。改名嵩。乃爲嘆。書遣嵩遺剛浪陵。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夏州節度使。奉月錢萬緡。旌節已至。以棗綠盡。龜喻早歸之意。剛浪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果疑剛浪。使已使其臣李文貴來偵探。世衡因諭以國家寬大招徠意。自是繼遣使請降。稱臣如故。

偶樵氏曰。鄉間。內間。反間。皆敵之屬。我間而敵用之。蔡人卽吾人也。敵間而我用之。金人未始非宋人也。用我間者。智用敵間者。神將固貴多謀哉。

兵鏡備考

卷十三

反間四

太

反間

漢班超代焉耆。潛師止營大澤中。去城二十里。焉耆王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衆避山。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告超。超卽斬之以明其不信。乃期大會諸國王。揚言當重加賞賜。會焉耆國相腹久並危。須王不至。甫坐定。超卽詰廣以危須等逃。以故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西域五十餘國皆平。

唐時顏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內附。以李靖爲

兵鏡備考

卷十三

反間一

太

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及將軍安仁脩慰諭。靖欲乘其不備。約齋自白道襲顏利。副使張公謹謂上已遣行人在彼。不可靖曰。韓信不顧酈生而取齊。機不可失也。唐儉何足惜。遂進兵。

明胡宗憲督勦海寇。慮王直爲鹵長。難而悍。難制。遣蔣洲說直就款。直曰。礪兵刃伐竹木爲開市計。時宗憲策已定。乃姑列狀上請以安其心上。已知直爲金魚密調威繼光潛伏水陸要害。而以夏正爲歲。間給直曰。汝欲保全家屬。開市求官。可以帶甲陳兵不降。

而得之乎。直疑信未決。宗憲又與直所親毛烈葉宗滿故連牀臥。伴熟睡。露諸將請進兵狀。又醉夢中作含糊語云。吾活汝。汝不來。休怨吾。既而吐滿牀。烈等皆漏於直。直且信。且疑。憲察其心神。終屬觀望。乃開關揚帆。示欲進兵。直偵知。四面軍威甚盛。終無脫計。且聞徐海敗沒。因歎曰。昔漢高謝羽鴻門。當王者不縱。胡公誘我。其柰我何。乃曰。部兵無統。欲得毛烈。稱之。宗憲知海上賊。惟直機警難制。其餘皆鼠輩。無足慮。諸將亦曰。以犬易虎。不可失。遂遣烈往。直乃桀然詰軍門。宗憲執之。請僇於市。

兵鏡備考

卷十三

生間二

壬

明閩寇二源山賊甚劇。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俞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鸞者盛驛從。充裨將。為夙間。以招之。賊得鸞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有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討。乃揚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羣寇俱平。

生間

吳取蜀長沙零桂三郡。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劉備自蜀至公安。遣關羽自荊州往援三郡。孫權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而飛書召呂蒙。拾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鄱縣。載南陽鄧先之元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元之曰。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公尚在南郡。我兵精銳。而至尊助旅。又絡繹在道。郝子太欲望速救。忘近禍。

兵鏡備考

卷十三

生間一

壬

城破止在旦夕。併使垂白老母就僇。何益。元之具以告普。普降。蒙預勅四將各選百人。俟普出。即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執其手。與俱登舟。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羽在益陽。慙恨無地。齊任城王潛等守信都。周命宇文憲討之。憲軍過趙州。潛令間諜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齊集舊將。徧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即放還。令克使。乃與潛書。憲至信都。擒潛及孝珩等。周韋孝寬鎮玉壁。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

盡力。亦有齊間得孝寬恩。反輸齊人。動靜者。時有主帥許益。孝寬托以守城。益乃以城東叛。孝寬怒。遣謀取之。俄斬其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

宋時。唃廝囉使其舅賞棟丹與廝敦立文法。謀內寇。曹瑋陰結廝敦解寶帶予之。廝敦求自効。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獻。瑋曰。吾知賞棟丹。時至汝帳。能為我取其首乎。廝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

宋相州劇賊陶俊賈進和。據險為寇。岳飛請百騎襲之。遣卒偽為商人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

宋岳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之。可以離間。會軍中得兀朮譯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令寇江為名。致四太子清河。汝慢令至此。當誅。譯與緩成。即詭服。飛佯怒且釋之。令緩成自効。復齎蠟書遣至齊密約兵期。封股納書。

兵鏡備考

卷十三

生間三

主

戒勿泄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隙廢。搆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偶樵氏曰。生間者。智久間者。忍。呂蒙預載鄧元之。以說郝普。曹瑋陰結廝敦以斬賞棟丹。岳飛佯責張斌以圖劉豫。著顯績者。不惜陰謀。班超斬元孟。使以示信。李靖賣唐儉以襲頡利。俞大猷陷王。以破雲溪圖。大事者。不拘小節。

賞莫厚於間

楚漢相持於成臯間。未決。陳平曰。楚之骨鯁。惟范增龍且等數人耳。然項羽暴且多疑。可間而搆也。沛公以黃金四萬遺平。不問出入。卒間楚。疎范增。增去。楚勢日弱。

宋劉錡與金兀朮相持於順昌。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吾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伴墮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

兵鏡備考

卷十三

賞莫一

誣

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為敵所得。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後兀朮大敗。皆因有輕錡之心。為間所惑也。

宋魏勝起義海州。恢復山東諸州郡。屹為重鎮。金人屢犯不克。勝得乘暇益治軍旅。獲金謀者。搆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饑乏。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眾。得金人虛實。悉以上間。又第其功能。假授官資。因

李寶轉達於朝。悉如所請。

明徐達攻平江。不下。莫天祐時為張士誠守無錫。東相唇齒。其將楊茂善泗。數從水中為偵。達獲茂。釋而厚賞之。使往來為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自出兵。戰馬驚墮水。與入城。達益勵士。百道進攻。城破。士誠送建康。自縊死。

兵鏡備考

卷十三

賞莫二

誣

事莫密於間

周韋孝寬鎮玉壁善撫御得士卒心所遣謀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間得孝寬金反向輪情故齊人動靜皆先知之時有帥許盆孝寬托以守城盆反以城叛投敵孝寬密遣謀取之俄而斬盆首來報其能致物情如此

明沈希儀爲將多智略謂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莫如用諜間使官府人爲之則賊生疑於是陰求素與徭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

兵鏡備考

卷十三

事莫一

壬

曰吾素知若輩通徭吾不罪若更與若金爲販資若試爲我調賊衆感諾乃人給五金使益買物散入諸峒中諸徭雖兇狡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溪簪販者無不至每有動靜販者輒先奔報希儀希儀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人皆以爲神

明沈希儀始至柘令諸徭得出入賣買游戲城中無禁諸徭時入府見希儀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

者結以厚賞使調賊後賊謀反其火伍中輒報希儀

希儀又厚賞之間謂之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已而徭頗五六人果來夫人好言慰勞之賞以針線包帕諸物又以銀簪簪其首而命妾婢灌以酒人數大觥察羣頗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捕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我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他人而益以珍果美物置其袖中徭頗酒醉踉蹌出府門徭夫望見喜爭前掖歸巢自是徭頗貪賞嘗數百人來見夫人而徭中陰事多

兵鏡備考

卷十三

事莫二

壬

附耳語云云以故希儀設謀應敵不爽毫髮人嚙以爲神明而不知其所自來也
偶樵氏曰賞貴厚九貴當事貴密尤貴幾沛公捐黃金四萬以遣陳平魏勝同臥起以周襄乏賞之厚薄不同而感恩思奮者無異也韋孝寬遣陰謀以取叛首而人不知沈希儀招徭頗以偵賊情而惟恐人不知事之顯密不同而因權濟變者無異也

非聖智不能用間

唐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刺等三十萬圍涇州。瞞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召郭子儀等分屯涇陽。各要害以禦之。子儀率鎧騎二千出入陳中。回紇怪問爲誰。報曰。郭令公。回紇驚曰。天可汗。暨令公固在耶。報曰。天子萬壽。令公無恙。南悟曰。懷恩誤我子儀。因遣使諭之曰。回紇有大功於唐。何爲棄舊好。助叛臣。回紇尚未信。令公有無。子儀曰。事急矣。彼衆我寡。未可力爭。當示至誠以疑二賊。乃以數騎

兵鏡備考

卷十三

非聖一

无

出令人前呼曰。令公來。函皆持滿以視。子儀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公同艱難久矣。何忍忘忠誼至此。函皆捨兵下馬。羅拜曰。果我父也。子儀卽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牛馬蔽數百里。公等倒戈棄之。若俛取一芥。是天賜不可失。吐蕃疑之夜遁。宋時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哨廝羅使其舅賞棣丹與廝敦立文法於離土族。謀內寇。曹瑋陰結廝敦解寶帶予之。廝敦感激。求自効。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獻瑋曰。賞棣丹時至汝帳。能爲

我取其首乎。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斬其首來。

兵鏡備考

卷十三

非聖二

无

非仁義不能使間

唐李晟謀襲蔡誘降賊衆將李祐請將羣以爲不可近不聽益厚待之表六院兵馬使令佩刀出入帳下選山南奇材銳士委以稅率李祐捧檄鳴咽諸將乃不敢言而襲蔡之謀始定矣舊令舍謀者族懲除之一切撫以寬大故謀者反効以情懲益悉賊虛實宋宗澤起兵相州已恢復京師將議伐金有王策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誘會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兵鏡備考

卷十三

非仁一

三

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効死澤因問敵虛實盡得其詳遂決計大舉

宋岳飛征楊么所將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人招諭賊黨黃佐降授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相佐背曰子知順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入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就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

金完亮死魏勝在海州益得自治軍旅人皆精銳獲金謀者竊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之

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饗食使之感激自是河南山東歸附者衆得金人虛實悉以上聞又第其忠義士功能假授官資因李寶達於朝悉如所請

兵鏡備考

卷十三

非仁二

三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宋曹瑋年十九。取軍嚴明。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貸。善用間。周知。動靜。帝訪將材。禦李繼遷。其父曹彬。舉瑋可任。繼遷虐用其民。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請部論以朝廷恩信。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宋岳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張斌乎。前遣汝至齊。誘致四太子。何竟不報。今齊使至。爾乃來。不亦緩乎。謀冀緩氣。即詭服。乃作蠟書。若與豫誘四太子。兵鏡備考

卷十三

非微一

三

子狀謂謀曰。姑貸汝。圖後効。剗股納書。戒勿泄。謀歸。以書示兀朮。果疑豫。馳白其主。廢之。

明威寧伯王越。遇天雪。方坐地擁爐。使諸伎抱琵琶。侍酒。適一千戶。誦鹵還。即召入。與談鹵事。甚悉。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侑酒。即併金卮與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為効力。積功至指揮。明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戚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其夜至。伏姦民舍旁。遂擒琪。

兵鏡備考

卷十三

非微二

三

明岑猛叛。都御史姚鏐奏誅之。一日召沈希儀計曰。歸順岑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希儀素得土官陰事。曰。瑋女失寵。瑋心甚恨。徒貌合耳。鏐復曰。猛居上流。乘高而下。豈梧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猛子女玉帛。皆在田州。彼即輕出。獨不慮我師乘虛以襲其後乎。或曰。走交趾。曰。僞居寄命。寧不淡慮。後皆如所料。希儀嘗謂閩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莫如用謀。而使官府人為謀。則賊生疑。於是陰求素與猛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猛。吾不罪若。更與若金。為販資。若試為我誦賊衆感諾。乃人給五金。使益買物。散入諸峒中。諸猛雖兇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淡筭。販者無不至。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報希儀。希儀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聞人。皆以為神。

明胡宗憲勦海賊。諜聞汪海麾下。獨書記葉麻黥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郤。非用間。急縛之。無以處。

彼內附之心。於是遣謀就海帳。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而海之勢益孤。

偶樵氏曰。下問輪事。上問輪心。宗澤用王策。岳飛用黃佐。謂之仁義。不可謂之微妙。韋孝寬用齊謀。沈希儀知陰事。胡宗憲縛葉麻。謂之微妙。不可謂之聖智。若夫回紇反戈。以向吐蕃。李祐捧檄而至。嗚咽非至誠。感人烏足臻此。天下惟至誠。乃謂之聖耳。

兵鏡備考

卷十三 非微三

羞

兵鏡備考附編目錄

可勝可敗

以賊攻賊

先聲後實

先人有奪人之心

貴謀賤戰

兵鏡備考

卷十三 目錄

羞

可勝可敗

唐蘇定方討賀魯。會大雪。衆請少休。定方曰。齒待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禽。遂進兵。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金牙山。賀魯將獵。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縛賀魯以還。由是修亭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齒。唐之州縣極西海矣。

唐薛仁貴與其副郭待封討吐蕃。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障。吾入此地。可謂危道。然

兵鏡備考

卷十三

可勝一

美

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柵。內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不整。脫有變。須此爲援。乃約齋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牛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俟待封。封違仁節制。領輜重踵進。不置柵。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取之。糧仗盡沒。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

唐時大食連兵攻四鎮。高仙芝率兵二萬。突入。爲大食所敗。李嗣業曰。將軍溪履賊境。後援既絕。徒死無益。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如其策。仙芝乃得全軍。

而還

金人自合肥入。侵遊騎及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稍安。則淮非吾有。進不足戰。退不足守矣。已而渡采石。夜拔和州。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皋。連敗兩兵。江淮賴以稍安。

宋趙范上史彌遠書曰。淮東之事。日異月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

兵鏡備考

卷十三

可勝二

美

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厚賂則陷。彼款兵之計。退屯則成。彼渡入之謀。或清野以嬰城。或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乍順乍逆。爲喜怒。或以賊兵。乍進乍退。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言者矣。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示以敢戰。使彼雖欲渡入而畏吾之搗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畜。當量出精兵。

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便勦殺。此遊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簡精銳二三萬人。三方犄角互為聲援。信能行此。半年可以強國。一年可以制敵。可勝可敗。豈敢淡入哉。

偶樵氏曰。能勝者不敗。能敗者必勝。蘇定方陣而後行。薛仁貴置柵而後攻。吐蕃趙范增戍邊寇。而後禦金兵。皆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兵鏡備考

卷十三 可勝三

美

以賊攻賊

漢班超曰。前世多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皆已屈服。供奉不絕。惟焉耆龜茲獨未服。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數月之間。龜茲可禽。以鹵討鹵計之善者也。

唐李愬征蔡襲。郎山平。青陵城禽。僞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表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治為之謀也。因定計捕光治。秀琳計窮。舉

兵鏡備考

卷十三 以賊一

美

文城柵降表。以為將秀琳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健將也。守興柵。柵其戰常易。官軍愬遣史用誠。伏兵誘執祐。諸將素苦祐。咸請甘心不聽。待以客禮。日與祐及降附李忠義輩。屏人夜語。時早。軍中以為不殺李祐所致。愬力難以獨完。相持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眾也。乃械祐請於朝。且陰疏其故。詔釋祐以還。愬令佩刀出入帳下。表六院兵馬使簡山南奇材銳士三千人。委祐統之。祐捧檄鳴咽。諸將乃不敢言。於是定謀。雪夜進兵。攻破牙城。又撫慰董重質。

家。屬重質單騎白衣請降。乃麾田進誠火南門。獲吳元濟。檻送京師。降餘黨數萬。不戮一人。凡愬所用。尉廐廩役。悉置元濟舊校。蔡人感泣。

宋張浚督岳飛討楊么。會浚奉召防秋。飛袖出小圖示浚曰。都督能少留八日。賊可破。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短攻長。自難制勝。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而後以王師乘之。克可指日會黃佐招降楊欽。即日表授欽武義大

兵鏡備考

卷十三

以賊二

罕

夫禮遇甚厚。復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也。復遣欽入湖說諸賊。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卒以此平楊么。明項忠撫陝西。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賊有愛將楊虎狸者。被禽。公叱令斫頭來。虎狸伏地乞宥。咸自効。公卽假以辭色。許令立功。解金鈎束賜虎狸。遣去。滿四竟爲虎狸所誘禽。

偶樵氏曰。孫子五問。妙於用敵。攻敵漢如班超。唐如李愬。宋如岳飛。明如項忠。因其法以推用之。處茲服從。元濟授首。楊么八日而滅。滿四計期而禽。

兵所以貴謀而賤戰哉。

兵鏡備考

卷十三

以賊三

罕

先聲後實

漢韓信既破趙。將下燕齊。廣武君曰。將軍遠關。士疲。頓兵燕之堅城。曠日糧竭。弱燕不服。齊必距境自強。將軍進退失據。莫若按甲休兵。因食趙糧。解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辨士暴其所長。以說燕。燕必不敢不聽。燕聽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聽之。卒下燕齊。

漢時先零叛。諸羌扇動。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可益馬食。輕齎出。張掖酒泉合聲。早開。趙充國曰。張掖回

兵鏡備考

卷十三

先聲一

聖

遠千里。遠輪疲勞。兵莫利。漢入先零首逆最著。愚策欲捐罕。開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境安邊之策。不聽。克國卒持其議。

漢耿弇東征張步。先擊破祝阿。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破。皆空壁去。步將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使人多伐林木。填塞坑塹。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緩降者。得以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人救巨里。弇急召諸將曰。

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所未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

曹操討張魯。司馬懿曰。劉備以詐力。齒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其內必虛。今若耀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兵家先聲後實之法也。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操曰。人苦不知足。旣得隴。復望蜀。卿不聽。蜀卒王漢中爲中原患。

漢關羽進攻魏軍。偃城南。曹操前後遣殷署。朱蓋等。

兵鏡備考

卷十三

先聲二

聖

十二營。詣徐晃。併禦之。羽軍屯圍頭。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乃別軍。密攻四冢。羽見四冢勢急。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退之。遂乘其走。破諸屯。羽兵多投沔水歟。

魏鄧艾旣破蜀。上言曰。今以平蜀之勢。吳人震恐。宜席捲可乘。但大舉之後。將士疲勞。法貴謹養。莫若留隴右兵三萬人。蜀兵二萬人。資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治舟楫。豫爲順流之勢。然後發使。揚聲利害。以俟歸化。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蜀土。以來吳人。兵有

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

魏問侵吳蜀何先。司馬懿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春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下。破之必矣。魏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司馬懿率兵討之。大於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壘而守。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近。復棄賊向襄平。以誘之。賊見兵出其後。

與鏡備考

卷十三

先聲三

雷

果來邀因縱兵逆擊三戰皆捷

魏崔浩勸魏主伐蠕蠕。或曰。吳兵侵南。舍之北伐。非計。浩曰。國家併西戎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此虛形也。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懈不設備。故夏則散衆放牧。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意。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而奔。可一舉滅之。暫勞永逸。皆不可失也。如其策。滅蠕蠕高車種類。以歸南軍。卒不能動。不出浩所料。

唐謀討蕭銑。進李孝恭荆湘道總管。統水陸軍破銑。

三鎮縱戰艦於江中。諸將惜之。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方有內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舳艫蔽江而下。必謂銑已敗。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旣拔江陵矣。已而援兵到巴陵。見浮船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與鏡備考

卷十三

先聲四

雷

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功也。帝因召行儉。冊送波斯王。至西川。諸蕃郊迎。行儉揚言。大熱宜駐軍。須秋都支覲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敗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酋長。悉來請命。并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遣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

主言都支已禽狀遮旬乃降悉俘至京師帝親勞宴日行儉提孤軍淡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幽可謂文武兼備矣拜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

元伯顏侵宋進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夏貴果移兵援漢陽乃命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入大江戰艦萬計競進夏貴遁追宋兵至常州拔其城宋將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是代吾往告也

兵鏡備考

卷十三

先聲五

聖

明傅友德同中山侯湯和發兵駐延安以備鹵伯顏帖木兒偽請和上乃陽召和還而留友德以誘之伯顏帖木兒果入寇友德設伏追擊大破之獲其士馬輜重無算友德爲征南將軍攻下普安遂進兵曲靖元梁王遣司徒達里麻拒戰友德用副將軍沐英策勒兵至白石江揚聲欲渡而別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濟沐英馳鐵騎擣其中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遂大破禽達里麻俘其衆縱遣歸農歡聲聞遠邇

明于謙任中樞俄謀報鹵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雁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發大兵援之謙策大鹵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略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勵士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

沈希儀嘗欲勦一巢而恐其泄乃佯病所部入問疾曰吾思鳥獸肉因率兵出獵去賊二里而止軍中始知其非獵也誘賊走之他巢則揚聲曰某巢舍奸宜並勦他巢人驅賊走轉而之他巢則又嚇之他巢人

兵鏡備考

卷十三

先聲六

聖

又恐驅賊走於是賊走無所跡血瘡以灰或餓餓崖谷希儀又以每風雨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砲以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砲者三賊盡驚曰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眺往往寒凍灰或觸崖石灰或爲虎狼所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訓之則寂無人他巢訓者轉相告語俱云老沈昨夜至吾巢及訓之城則老沈昨夜固未嘗出也諸巢羣訝以爲神禁不敢犯

偶樵氏曰。亂目者以形亂耳者以聲奪其耳目而將軍之心不攻自破矣。韓信降燕以服齊。耿弇破祝阿以下鍾城。司馬懿棄遼隧以向襄平。裴行儉駐軍以疑都支。沐英競渡以掩敵背。言在此而意在彼。兵之貴先聲者多不可測也。

先人有奪人之心

漢時張步遣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耿弇。弇渡河先擊祝阿。未午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果得奔鍾城。鍾城人聞祝阿破大恐。遂空壁去。

隋高祖志在吞併江南。以韓擒虎文武才用。威名震。廬江總管。委以平陳。甚為敵人所憚。虎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虎潛渡。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

陳人大駭。降任蠻奴。遂平金陵。執陳叔寶。

唐李靖征蕭銑。入其都。號令嚴肅。或請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實軍。靖曰。王者之師。弔人伐罪。彼脅從者。本非其意。不當以叛逆比之。今請定荊郢。宐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嬰城據屯。賊之威守。非計之善也。由是江漢列城爭下。

唐蘇定方討賀魯。薛仁貴疏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今燕泥不事賀魯。為其所破。兩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宐悉取。以還。厚加遣。資使百。

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爲仁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熟泥請隨軍効死。

唐興元初。天子下詔罪已。並赦羣盜。李抱真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從擊朱滔。武俊許諾。而內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壘。委軍事於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厲兵東向。以雪吾恥。亦惟子卽以數騎入見。武俊曰。朱泚李希烈賊也。足下旣不能與競。長捨九葉天子而臣反齒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泣。左右皆泣。退臥帳。

兵鏡備考

卷十三

先人二

辛

中酣寢久之。武俊感之。不疑。乃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矣。

宋魏勝起義海州。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糶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湟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會金完亮被羣下所殺。勝益得自治軍旅。人皆精銳。獲金課者。犒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者。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乏。自是山東河南歸附者。衆得金人虛實。悉以上聞。

明中書省參政兼總各翼軍馬鄧愈。旣破元將苗楊之兵於烏龍嶺。饒州下愈入守。數與陳友諒角。愈廣播威德。撫納降附。以兵取浮梁。轉戰樂平。敗蕭總管。獲萬戶彭壽等。諸屬邑皆下。及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旗相望。愈披荆棘。立軍府。管屯練卒。威惠甚著。

兵鏡備考

卷十三

先人三

壬

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者相率來降。

明巡撫韓雍。勦大藤賊。方抵大藤境。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雍顧左右曰。急縛之。左右咸疑。旣縛。執中刃出。乃悉斷頸。刎手足。刳腸胃。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大破之。

明戚寧伯王越。有雄才。驅駕豪傑。皆願爲之。夙事百端。閃爍變幻。出沒若神。秦王賜宴。奏伎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

通一千戶調敵還。召談甚悉。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侑酒。卽併金卮予之。已。談則又益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羊所至。爲効力。其夜襲敵帳。將至。暴風起。塵翳目。衆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歸而卒遇敵人掠者還。我據上流。皆便。越不覺。不拜功。成。推讓卒以爲千戶。

明周金撫延綏。時值大同兵變。殺都御史。沿邊洶洶。金聞報。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知

兵鏡備考

卷十三

先人四

聖

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以殺之爲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若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相倚爲命。縱授之刀。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沮。

偶樵氏曰。威勝者。奪力思勝者。奪氣。義勝者。奪心。耿弇破祝阿。以走鍾城。項忠斬安敬。以降滿四。韓雍支解誘賊。以取大藤。奪其力。則勇者不及拒也。韓擒虎素著威信。以駭陳人。薛仁貴遣還俘獲。以

貳。賀魯先寧河撫納降附。以破陳友諒。奪其氣。則智者不及謀也。李抱真涕下。以勸王武俊。魏勝共臥。以遇金諫。王越聞言下拜。以威老卒。奪其心。則勇者不能貳也。

兵鏡備考

卷十三

先人五

聖

貴謀賤戰

後漢臧宮上書曰。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請喻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鹵。擊其右。詔報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復欲遠事邊外乎。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隋開皇元年。攝圖問隋代周。因攻陷臨渝鎮。約諸部落南侵。高祖患之。長孫晟曰。諸部難以力征。宜密運籌策。漸以携之。玷厥兵強位下。外屬內猜。必將自戰。

兵鏡備考

卷十三

貴謀一

聖

處羅侯者。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實爲攝圖所忌。阿波首鼠。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近攻。離強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攝圖勢必廻兵右防。又引處羅遣連奚霫。攝圖自應分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沮。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
宋岳飛言事奪官。歸河北。招討使張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克中軍統領。所問曰。君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策。枝曳柴敗。利莫敵。擇樵致殺。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借補武經郎。

宋吳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納受。雖身爲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將士樂爲之歿。

偶樵氏曰。長孫晟之間玷厥阿波。其策主於伐交。吳玠之不求小利。其策主於伐謀。光武之國無善政。不如息人。其策主於務廣德惠。策雖不一。而全以取勝者。無不同。兵安可以不貴謀哉。

兵鏡備考

卷十三

貴謀二

聖

兵鏡備考卷十三終

兵鏡十一卷

兩江總督
孫述本

國朝鄧廷羅撰廷羅字叔奇號偶樵江寧人順治中
拔貢生官至湖廣荊南道是編凡孫子集註一卷
十三篇各爲評釋其作戰一篇移爲第三九變一
篇改爲軍變而刪其與地形篇重出五句九地一
篇謂原本重複爲之改正殊嫌竄亂舊文次爲兵
鏡或問上下卷各十五篇次爲兵鏡備考八卷則
於十三篇中摘其要語爲綱而羅列史事以互證
其說頗爲叢雜

武備志畧五卷

〔清〕傅禹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武備志畧
五卷》提要

武備志序

余與服翁同城七載夙通
情好茲聞武畧示余証序
余素數墨不諳韜鈴誼不
克辭也每於旁午稍暇緒
閱至再知服翁經濟韜畧
不減武侯如軍資號令雖
前有令甲後有遵循法非
不善狀未有如此詳切著
明俾人人便覽易曉再如
二十八宿門旗主帥以迄
營隊旛幟分布五面八方

乃軍中第一要着今圖形
燦列眞行軍指南他如審
山川之要害究敵人之去
來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正
而出之以奇奇而出之以
正變化生心無正無奇發
若雷霆動若鬼神又武略
中之秘訣也至風鳥雲氣
古者以爲必須後世以爲
末術殊不知天時地利人
和三者竝重若端恃人和
而不察地利則失險與失

機同例如專恃地利人和
則失時必至敗績斯志詳
明誠足爲武備式至方輿
郡著禹貢分野戶口稅糧
尤大將之要不可不知其
間犬牙錯壤高岸深谷奇
窮嶮峻可以埋伏可以水
渰可以火焚又在詳察地
理而已

皆

康熙甲寅陽月知宣城縣
事文林郎古雍李文敏

撰



武備志畧序

青巖服水傳君有戡亂之志討
論武事首列圖國料敵論將治
兵及陣圖兵械地利之屬彙括
條目曰武備志畧亟來問序嗟
乎講武於今是療飢以糗糧拯
施序

病以藥石也其殫心當世之務
可謂勤且切矣余觀古者二帝
三王之世天子諸侯卿大夫皆
可將而不聞有武書戰國之末
孫臏吳起穰苴之徒始各著書
傳兵法而兵家言名於世趙奢

爲趙將大破秦軍其于括讀父書卒至覆敗書詎能負人哉田單之火牛淮陰之囊沙皆一時臆造前無師承忽焉用之如神施鬼設敵之智者喪謀勇者緇力使役人隨踵學步一一而規

施序一

效之其能操券而悉克乎且古之名將或起田野或奮閭伍其人多木彊不嫻書史往往長鎗大劒立功鞍馬之上殆所謂天授非人力也豈必祖黃帝而禰孫吳然後可決算帷幄哉韓信

驅市人可戰至出背水陣奪趙壁立赤幟其危且瀕死諸將事後猶駭愕信笑曰兵法不云陷之死地而後生乎顧諸君不悟耳繇是觀之事固有書未盡言而實爲書之所宿具神明其意卽萬入無敵矣善乎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知言哉夫兵爲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故孔子惡言軍旅不與子路以三軍而孟子以善戰爲罪首蓋重乎好謀而成有備無患也孫子亦云全

施序二

軍爲上破軍次之不戰而屈人
兵善之善者也吾鄉梅聖俞先
生注孫子猶評其書曰戰國相
傾之說非三代王者之師司馬
九伐之法也其致憾如此今服
水所輯武備首取吳子教百姓
親萬民以人和爲大本以道義
禮仁爲四德而後上參天時下
因地利先之選將定謀繼之臨
敵決勝雖云志畧神而明之詳
在其中矣海內狃習晏安民久
不知兵革爲將者不必起翦頗

牧也苟得一智勇之將稍行仁
義之師平居收人心治戎器有
事以兵定亂毋以亂戕民有不
所向三捷者乎吾安得不嗜殺
人者與之言將將哉服水起家
武科雍容閒雅如書生好古圖

施序五

藉兼通形家言云

康熙丙辰立秋前三日宛陵年

家眷弟施閏章漫書



武備志畧序

語行師於今日至亟矣而
善於行師者其道不在粹
而在豫不在紛雜而在簡
嚴豫與嚴非講求於平時

不爲功 青巖服水傳年

翁與予共事宛陵有年矣
一日以武畧一編見示予
讀而嘆曰此其才真經世
才其書真經世書也今觀

其集中所輯或按古而行
或因心而運或乘勢以進
或相時而舉可謂酌古準
今通權達變戰則必克守
則必固者矣夫 服水以

少年起家戎行今閱歷久
學益精識益老乃其言曰
無備而行師者其師勞有
備而行師者其師逸無備
而獲勝者雖勝亦危有備

而未卽勝者雖不勝亦安
無備而汲汲於備以爲備
其備也皇然而不足有備
而不規規於備以爲備其
備也寬然而可恃此武畧

卷三

一書所由著也雖然時日
支干之義人非不習山川
夷險之勢人非不知步伐
止齊之法人非不訓執乎
古或戾乎今泥於成法或

格於時空惟取武畧而究
心於其間則坐而言起而
見諸行事有灼灼不爽者
豈若紙上譚兵者可同日
語也邇者時際軍興

卷四

聖天子方思頗牧材使
服水出其胸中韜畧以登
壇專閫吾知不外此書而
游刃有餘矣請以予今日
之言爲左券云

昔

康熙歲次乙卯嘉平月旦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江南寧

國府同知前工部都水清

吏司郎中主考山西題管

禮部精膳清吏司事年家

眷弟唐虞堯頓首識



武備志畧序

悅詩書而敦禮樂作露布而賦鱗花
其古名將之風流與而今則宰其人
不禁慨然曰世固無人哉乃或取於
弘肇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劒安用
毛錐或取於韋雍曰能挽兩石弓木
活識一丁字嘻此特蠡海管豹之見
而未窺其全也故洩破書萬卷於五
花八門三零六韜以及參緯輿圖多
忽焉不習有氣走風雷於坟典丘索
之書多邈焉不講其人安足係輕重
哉所以四郊一旦多壘端制憤事者
偏敢狎侮書生謂茲函面不可與立
大功并敢畧乃壯士謂茲用矣不可

與建大謀士固有以取大復何言余
少狂簡閒嘗諷詠之餘於步伐止齊
克取侵襲有藉於威不軌而昭文德
者於箕風畢雨鶉火大火之交以迨
流飛客妖雲霓風霧有藉於窺璣而
齊七政者於九邊形勢中原險阻以
迨三鵬立騎立步有藉於山川領要
者靡勿過而問焉然而未得其傳也
不禁慨然曰世果無人哉不意癸丑
春仲得 服翁武備志畧而卒業焉
所謂有藉於威不軌而昭文德者盡
厥蘊非徒爲武功之助也有藉於窺
璣而齊七政者盡厥奧與非徒爲推步
之資也有藉於山川領要者披其圖

如身歷其境非徒廣宇宙之觀也簡
而該畧而詳深而不澀類而不紛真
帳中秘乎爲之擊節大呼曰世固有
人哉朕 服翁之才夫寧僅是向讀
鑑畧暨甲子諸書字字木難語語火
齊直於左國漢魏吸其髓而吐其精
矣語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翁殆得
之矣吾不禁酌酒按劒仰而問曰以
服翁之稱詩作賦莫不各臻其顛卽
古名將何多讓而僅以廣威羈宛曾
未展其驥足蒼蒼者其無知乎嘻悞
矣有其具者必有其遇隆其才者必
隆其身安知元戎之寄克壯其猷爲
國干城作半壁天不於今日卜之乎

余請拭目俟之

皆

康熙癸丑歲宛江梅

祿頓首拜撰



藏備志畧目錄

第一冊

兵訣評

第二冊

旌旗總說

第三冊

水戰船圖 製共 藥方 屯田

第四冊

占度 選擇 祭旗壽儀 醫方 馬訣

第五冊

方輿 朝宗

武備志畧卷之一

義烏傳 禹重

宣城梅 清同校

兵訣評

禹讀武經首以孫武子十三篇次以吳子之術以
其言核於諸家也餘司馬法六韜三畧尉繚子李
衛公諸家已有武經故不輯也茲吳子圖國料敵
治兵論將應變勵士之六篇採錄可爲學矣

圖國第一

武備志畧

卷之一

吳子曰昔之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國不
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
和于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
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
告于祖廟啓于元龜察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
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
爲榮退生爲辱矣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
謀者所以達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

適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
以道理之以義勸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
則典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
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狀矣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者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
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狀戰勝
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
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
亡者衆

武備志畧

卷之一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日爭名二曰爭利三
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日義兵
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
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
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義必
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
以權服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
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

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于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曰願聞陣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

武侯志畧

卷之一

三

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則陣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武侯嘗謀事群臣不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闕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于是武侯有慚色

料敵第二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陣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闕楚陣整而不久燕陣守而不走三晉陣治而不用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陣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陣可壞

武侯志畧

卷之一

四

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實罰信其人不讓皆有聞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于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慙其民恤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戰習于兵輕其將薄

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陣而歷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賊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拳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刻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陣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日疾風大寒早興寤還刮水濟水不憚艱難二日盛夏炎熱晏

武備志畧

卷之一

五

興無間行驍機渴務於取遠三日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日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日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日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日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二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日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口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刻自賢使能五

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詢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入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散

武備志畧

卷之一

六

備可擊動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輕車輕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輕以時則馬輕車輕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

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王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于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

武備志畧

卷之一

七

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入陣而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處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于狐疑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戒十人十人學戰教戒百人

百人學戰教戒千人千人學戰教戒萬人萬人學戰教戒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之坐兩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六是謂將事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廩養習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龍無

武備志畧

卷之一

八

當龍頭天龍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法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于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旣夏則涼廐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開其進止人馬相親朕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堅完凡馬不傷于末必傷于始不傷于饑必傷于飽口

暮道遠必數上下軍勞於心慎勿勞馬常令有餘
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論將第四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
者必輕合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
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
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
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

武備志畧

卷之九

九

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
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
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
是謂地機善行間謀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
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專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
戰陣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狀其
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懼敵決疑施令而下不
改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固強失之固亡是謂良將

吳子曰夫鑼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
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日威於色
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
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
從死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其將而察其材因其形而
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
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
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建士

武備志畧

卷之十

十

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
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溼水
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艸楚幽穢風
颭數至可焚而滅持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
潛而襲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
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
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其地其追北佯爲不
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也若

其衆謹譚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其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

應變第五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吳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箭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陣矣

武侯問曰若敵衆寡爲之奈何起對曰避之可易

武侯志畧

卷之一

十一

邀之于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下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旣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衛夫五軍五衛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擊

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覷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走如是佯北安行疾鬪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如我衆甚懼爲之奈何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武侯志畧

卷之一

十二

爲之奈何起對曰遇諸丘陵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而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朕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隨于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旛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決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擊之武侯問曰天久遠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溼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武備志畧 卷之一 十三

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襲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判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者許而安之

勵士第六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

不能悉雖狀非所恃也夫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餽席兼重器士卒次功坐中行餽席差減無功坐後行餽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者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城野千人追之莫不梟示狼顧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

武備志畧

卷之一

十四

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冬不煩而威震天下

軍資乘戰

大軍資乘戰者實乃軍交之事也其所言者或立法於先或乘機於變首以軍行次以度險次以齋糧次以尋水皆行所需也次以候探次以烽火次以鄉導皆將戰之事也次以審將以不明天時則違乎天也次以布戰以戰不先布則失其常也次以料敵以不察人事則昧乎人也次以應戰以戰不能應則窮于變也次以設險以險不能設則失於防也故戰之無

武備志畧

卷之十

十

制人之法也之五者皆臨戰之事也戰勝則人人國矣故次以入伐戰勝則受人降矣故次以受降若戰之所必需則符契以通軍之情也旌旗以揚軍之色也器械兵所首務也祭禘禮莫敢廢也故以終之若夫賞罰之格教戒之條則先明之于練矣待戰而後示之所謂驅不教之民戰矣猶太習技之不可待于戰也至其論九地叙百戰分奇正通閫謀此變化之機而非軍資之謂也已諄諄于兵訣戰畧中矣奚容贅吾于考者則唐有裴李宋有曾元有許明有俞戚

之數家合衆人之長故我嗣次之而識其名於簡端

陣練制

夫天垂象日月星辰繫焉使日不左月不右五星無定位二十八宿無定次則天亦不能攝衆而失其尊聖人之道以六經爲筌蹄狀夫子不刪詩書定禮樂繫爻象作春秋則學宮無端門弟子無業來者何以窺藩籬往者何以師百世故兵之有陣天之垂象也兵之有練聖人之六藝也陣而不練則土偶之類眉耳練而不陣猶驅虎豹入市徒以走衆使三六同

武備志畧

卷之十一

十一

心乘勢而猝則立斃矣故我合而言之陣取其制則寧詳練取其實實則寧俚若吐其詳昧其不析是二南具而國風可廢也苟無資于實而責其辭不難嘲吾之罪矣

武經總要曰握奇經雖存其圖不傳久矣今採其說列而爲圖恐未必與古今更俟識者參訂之王應龍纂握奇經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于天雲附于地天衡重列各四隊

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四地軸。單列其
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
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
驚其右。聽音望塵。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
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傍。
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龍飛。雲爲鳥翔。突
擊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以進。鳥翼兩傍。向敵而翔。
以應之。虛實一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
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

武備志界

卷之二

十

機望敵。卽因其後。以犄角。前列不動。或合而爲一。因
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寡。觸類而長。天或圓而不動。
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望之屬。天居兩端。其次風。其
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或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
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比是也。從布天一
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于五衝。復從布四風。挾天地
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虎
實二壘。則此是也。

四正四奇。其餘奇零之兵。大將居中所握。猶弩之有

機。故曰握機。八陣總以天地風雲四者。天地取其動
靜。開闔。風雲取其往來屈伸。衝者。車駕馬以行。天衝
十六陣。包陣外。猶天之運乎外。故曰天衝。軸者。車持
輪不動。而輪之運由之。地軸十二陣。主陣內。猶地之
靜而化生萬物。故曰地軸。衝者。陷敵決戰之義。天地
各有前後衝者。陰陽各以剛決威武爲用也。風者。摧
撓剝落之義。行乎天下。故附天。雲者。晦冥變化之義。
出乎地中。故附地。遊軍乃陣後二十四陣。餘軍也未
知敵之虛實。故先遣游軍。驚動以窺之。按游軍乃兵

武備志界

卷之二

十

家至要。安營則爲兵候。爲應援。爲游騎。以備非常。軍
行則爲探馬。探旗。而在陣前。爲奪險。爲游騎。以當險
阨。戰則爲探敵。爲陷陣。爲間道別支之軍。皆矯捷不
羈之士。其所立。皆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常之恩。
不可不知也。天衝。地軸。天地前後衝。總名天地四角。
總名風雲四爲體。出戰合前右。總名爲虎。合後左。總
名爲龍。而四風稱爲蛇。四雲稱爲鳥。四爲用。體用皆
合八陣。而爲四陣。兼體用而言。亦爲八陣也。天前衝
居右。乃正虎。地前衝居前。而總謂之虎。兵家先陰。故

以前軍與右軍同用也。天後衛居左。乃正龍地。後衛居後。而總謂之龍。兵家後陽。故以後軍與左軍同用也。四而兵不逐方并出。而與兩面同出。欲更休無空缺也。風從虎。故虎進則蛇應。變風言蛇者。虎蛇皆陰類也。雲從龍。故龍進則鳥應。變雲言鳥者。龍鳥皆陽類也。四角風雲。各自為變。休而不逐。隅并出者。亦使無空缺也。虛實二壘。此有二義。調出者為虛。居守者為實。陣有定名。為實。壘無定名。為虛。奇正者。居中當敵者為正。兩旁夾擊者為奇也。天或圓而不動。以下

武備志畧

卷之一

十一

言布陣之法有三。一陣以天衛分居四方而在外。天前衛居右。天後衛居左。地前衛居前。地後衛居後。此據天衛在外包運而為陣也。一陣以天衛重列居兩端。天地前衛并居。前天地後衛并居。後此據天地前衛後衛而為陣也。二陣之法。體數不殊。而在布列稍異者。蓋平原曠野。四面受敵。如是為營。則立天衛在外。四面不動。而中四衛更迭出兵。此條首四句。則明此陣。天或圓而不動。言天衛在外。為營不動也。前為右。後為左者。天前衛居陣右。天後衛居陣左。其出軍則

天地前衛總為右。虎。天地後衛總為左。龍也。天地四望之屬者。天前衛為虎。天後衛為龍。地前衛為鳥。地後衛為蛇。以天地之衛。分屬於四方也。若有險可據。則以天衛對敵。併兵防守。不動。而以前後衛從險處出兵。此條自天居兩端。至兩地為比。俱明此陣。蓋險在左右。則天衛重列。居前。後兩端以對敵。故曰天居兩端。天衛在中。而風雲在傍。故曰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前後衛在左右。而風雲亦在傍。故曰風雲各在前。後衛之前。地軸居中。而與地衛相比。故曰兩地

武備志畧

卷之一

十一

為比。狀此乃布陣之例。若險在前後。則當據其前後。而天衛居左右。以對敵。險在一隅。則當據一隅。而天衛補其缺。布陣者所當知也。又一陣。乃五行陣法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者。以天衛重列居左右。當青龍白虎之地位也。從布地四次。於天衛後者。即地軸居中。也。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者。在青龍白虎之外。而為輔也。天衛地軸。四風南北而列。故曰從天地之前衛居其前。後衛居其後者。當朱雀玄武之位也。雲居兩端。在朱雀玄武之外。而為輔也。其法馬軍皆在

四正方。而四角空處。則以游軍補之。必如此立陣者。益或敵衆圖我之軍。吾欲潰圖而出。勢須四方八面。皆用精騎。或敵來挑戰。吾不得利。不欲與戰。其勢不復用游軍。必合而爲一。不使斷絕。或軍行之時。敵人來乘我軍。吾倉卒不暇結營。故亦以馬軍効卒在外。以當其衝。三者皆用此。朕亦不過變通陣法。使敵不能窺耳。陣有定法。壘爲虛位。所布之陣爲實。不布者爲虛。故曰實虛二壘也。

太公開方教閱五陣圖

水陣

木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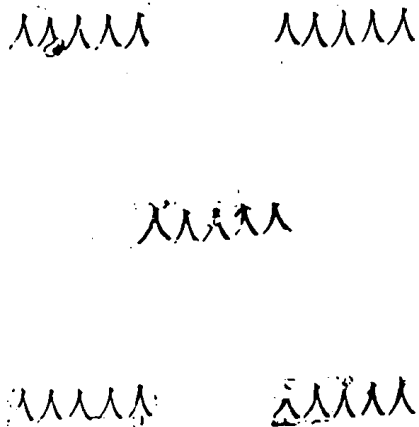
土陣

金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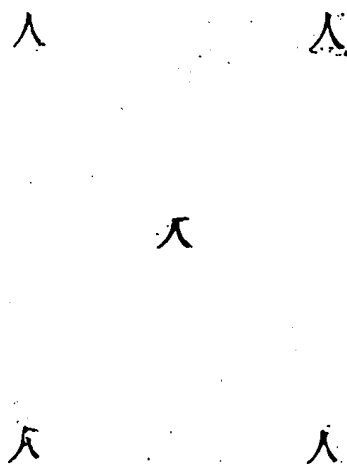
火陣

唐太宗問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李靖對曰。畫地方一千一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也。武王伐紂。處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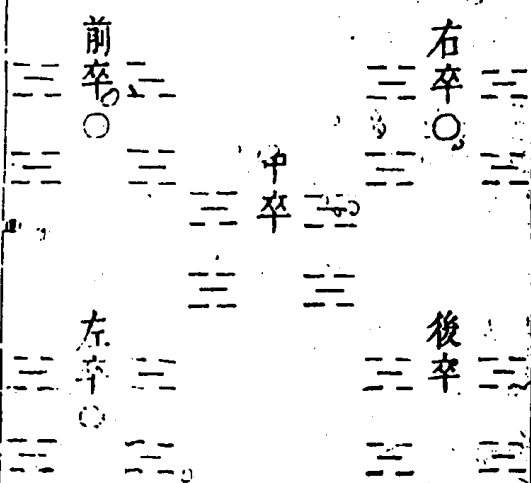
周禮二十五人爲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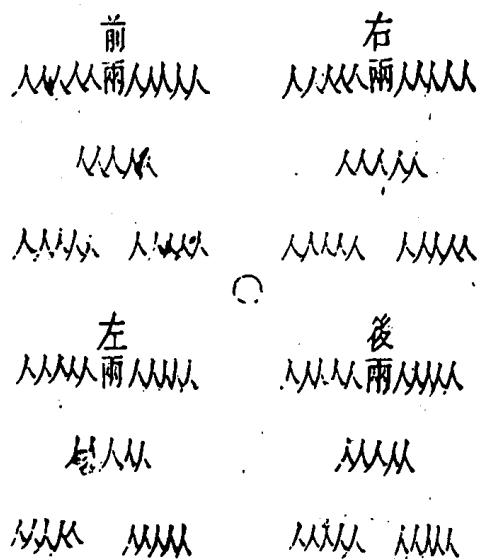
周禮五人爲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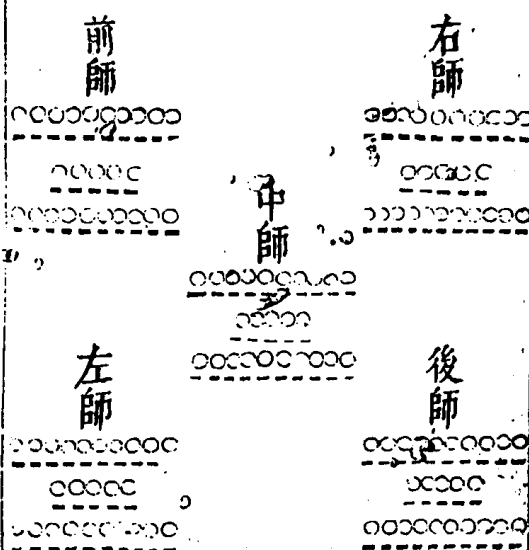
周禮五百人爲旅圖



周禮百人爲卒圖



周禮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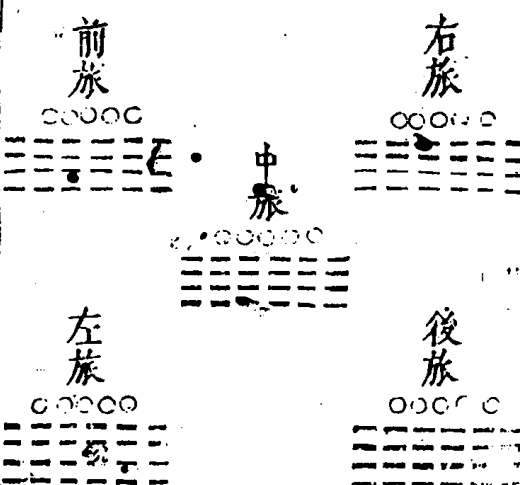


武備志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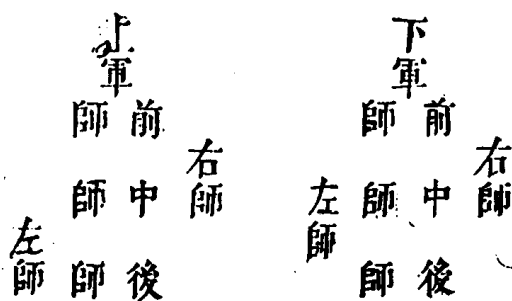
卷之

十五

周禮二千五百人爲一師圖



周禮次國二軍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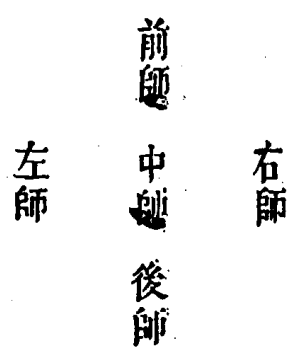


武備志界

卷之

十六

周禮小國一軍陣圖



周禮天子六軍陣圖

前軍
右軍
先鋒
中軍
後軍
左軍

周禮大國三軍陣圖

上軍 前 師 中 師 後 師
右師 左師
中軍 前 師 中 師 後 師
右師 左師

武備志

卷之一

二

周禮小司徒說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一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更胥上人徒百人。

武備志

卷之一

三

軍中號令

夫號令者乃將官分付軍士軍士聽命于將官使上下相道不使臨期有悞之意蓋操演掌號號卽喇叭謂之號頭舉號恐人馬數多一二聲號軍中尚有聽不真者却又放一砲以濟號聲不及夫砲謂之信砲譬如將官寄一信與軍士之意此將官在上面傳於下面軍士有聽見不聽見留心不留心將官尚不可知故令軍士吶喊一聲卽如答應將官一聲了夫旗吶喊者是軍士耳聽之物目尚無所見故哨隊長

武備志卷一

卷之一

三

揮旗吶喊一聲乃取其齊也無非要衆耳目相同爲一人耳目之意今操中放一砲却纔掌號深失原意自來無人說破今持表而出之凡大將入營官旗各有信地似不必接者尤恐上司不知操練有信地之責見各官不接至於得罪姑仍其舊凡主將入營將臺上大吹打掌號三聲放起火三枝砲三個各軍吶喊三聲號聲一止而砲聲卽繼不許久違卽稟放升旗砲一個升旗卽升旗臺上卽擂鼓升旗畢中軍官稟舉號笛聚官旗聽發放凡中軍官稟事務要高聲

使千軍萬馬聽得見其聽事官代分付聚來發放中軍官起過傍立將手執小旗一招臺上方掌號旗役二人執藍旗二面自馬路分道而下至官旗來路口將旗旋轉三轉以示調兵之意各官旗見藍旗行動卽離本哨隊信地照依次定凡主轉灣抹角之處卽揮旗一次者爲頭目示之後人我欲向東向西之意也旗役執藍旗引導各官旗齊至馬路兩傍各分次序立定執藍旗人報官旗到齊聽發放中軍官跪稟宣傳軍令起立臺邊高聲云官旗上來旗役報官旗

武備志卷一

卷之一

三

進各依班次跪倒中軍官宣云奉臺上將令各官旗聽着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步閒進止手習擊刺萬人一心唯將令是聽違犯者軍法不饒諭畢各官旗以次叩頭中軍官分付起去軍牢旁堂中軍官又稟發放巡視藍旗聽事官分付起去中軍官云巡視藍旗過來凡部下軍兵聞鼓不進聞金不止臨陣退縮喧譁錯亂俱聽爾拿來處治藍旗叩頭分付起去中軍官稟云宣令已畢官旗下地方聽事官分付起去中軍官分付起去官旗齊應一聲兩傍軍牢大聲喝堂

各分兩邊立定。中軍官分付官旗下地方臺上吹打

只仍執旗引下信地。各官旗依次而下。伺各官旗

俱到信地。畢旗役復同齊至道中。跪報官旗已到地

方。中軍官稟放靜營砲。聽事官分付起去。中軍官將

旗一舉臺上掌號一聲放砲。一個各兵不許吶喊。俱

各銜枚在口。聽號令出。此第一節了。行營走陣。教

演將官不知就裏。自作聰明。每見各處操練兵馬。自

成行陣者。不過演慣一定之陣。大家動則動住則住。

却不打耳目手足心。上來的夫兵廝殺時。乃千變萬

化。的勾當。若依平日操演慣熟一定之法。不視旌旗

不聽金鼓。那廝殺地方。不是那舊教場。敵人又不是

那舊裝。隨機應變。只在將官三軍旗鼓。要進則進

要止。則止。如依平日操熟一定之法。不看軍中旗鼓

則將官有萬人之勇。只好了得一身之事。安危生死

之際。那將官又不會飛來飛去。傳諭你們一軍不前

全營失利。要緊者旗與鼓也。夫一軍之中。刀能殺人

鎗能戮人。砲能打人。器具利害。亦須人用。古人云。祭

旗插血纓鼓乃三軍之耳目。大將之任也。今軍士能

聽將令。能聽金鼓。能視旌旗。步閒進止。萬人一心。焉有不勝之理。凡在練軍士。用命有厚賞。不用命有殺戮。從來軍令不當兒戲。慎之慎之。

應戰

凡出兵。以二萬人為準。分為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虞侯二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總而言之。得二萬人。內取一萬四千人。為二百八十隊。戰備六千人。守轡重中軍四千人。內選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為一隊。計五十六隊。其間弩四百

名。弓手亦四百名。馬軍一千。跳蕩五百。奇兵五百。左

右虞侯軍各二千八百人。每軍取戰兵一千九百人。

弩手弓手各三百。馬軍五百。跳蕩四百。奇兵四百。左

右軍各二千六百人。每軍內取戰兵一千八百五十

名。弩手二百五十。弓手三百。馬軍五百。跳蕩四百。奇

兵四百。凡出戰布陣。先從右虞侯軍引出。次右軍。次

中軍。次後軍。次左軍。次右虞侯軍。自馬軍八十隊外。

其步軍二百隊。中軍三十六隊。左右虞侯各二十八

隊。左右四廂各二十七隊。須先置大隊以三十隊。或

作二隊合爲一隊防賊并兵衝突其隊在陣中安置
共大隊五十隊或作十五隊中軍三隊餘六軍各二
隊通五千人隊合百七十隊爲戰駐等隊其馬軍各
在當戰駐隊後左右下馬立布陣訖鼓聲發其弩手
去賊百五十步卽發箭弓手去賊六十步卽發箭若
賊至二十步則其射手舍弓弩令駐隊人收其射手
先絡膊將刀棒自隨卽與戰鋒隊齊入奮擊賊鋒每
隊重行在戰隊前聞鼓聲卽入也其馬軍跳蕩奇兵
不得輒動若步兵被賊蹙逐跳蕩馬軍奇兵迎前騰
擊步兵須却回整頓援前若跳蕩奇兵又爲賊排退
戰鋒等隊卽須齊進奮擊如擊賊退馬軍亦不得遠
追審知賊勢散亂狀後追襲其駐隊不得輒動如追
襲敗賊賊勢散亂狀後追襲賊敗已收軍其舉槍卷
旗一依教法如營不牢固無可恃險則軍出量抽一
伍隊充駐隊令堅營壘若營牢固不要防守其駐隊
亦不須出戰若敵人恃險因山布陣不得行列兵士
分列布立布列既定諸軍聽角展旗簇隊看大將黃
旗向敵亞鼓聲動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

提馬 時籠槍大呼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排
北回還卽跳蕩奇兵再入如見黃旗却立不亞及聞
擊鉦聲乃止膊上架槍引還各於舊處排立如聞角
聲卽捲幡簇隊如便放散更聽鼓角聲依軍次還營
此出戰布兵之大率也其便變易則按諸陣之法
凡軍行遇敵卽縮爲方陣待戰敵人或擊我前或擊
我後進止未得者其陣中間尤忌斷絕須速令總管
部勒逐方面兵相承勿斷也
凡兵出戰每營跳蕩馬軍戰鋒隊駐隊等分爲五
等各將等領出時先用其等兵入戰若績者益兵
則令一等進如此至盡五等輜重隊不得輒用
凡兵每隊有隊頭兵須隊前引則戰次立執旗次立
左僂旗在左右僂旗在右次則隊兵分作五行在僂
旗後左右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第二行八人第三
行九人第四行十人第五行十一人五行皆解鎧布
列爲隊也
凡戰隊皆以副隊頭一人執刀押後觀兵士不入陣
者斬果毅領僂人執刀又居後督戰觀不入陣者斬

兵士盡須知左膊右肩行立依次

凡隊頭與賊鬪迫賊卽左右旛旗急須赴前救援若
旛旗又被賊迫賊卽行內急前救援前行進救爲賊
所迫則後行率前進救

凡隊伍被賊攻迫衆寡不敵鄰近隊伍並須齊力救
援之

凡以十人敵一則圖之五人敵一則三人攻之三人
爲奇伏

凡兵方戰其跳蕩奇兵馬軍等隊卽須量抽人馬當

武備志畧

卷之一

三十五

之仍于隊內抽捉馬人

出兵布陣征討之畧

夫布陣者高陵勿制背丘勿逆前水不趨後澗不怯
左山不倚右岡莫依士勇將謀取勝之道也志訣列
後

一布陣廣大言不相聞視不相見故用旌旗金鼓所
以及人之耳目人旣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
獨退用衆之法進退之勢無出此畧也

一布陣之法如敵人先占其高原大隴已得地利我

方欲趨戰料所占地利不可若與之戰必敗如此者

則別設詭詐使敵人惑而不敢戰待其日暮士馬饑

渴衆欲退而將意未退衆欲戰而將不見利而不敢

戰我卽使偏將領跳蕩馬數隊於前側近高山大隴

揚其兵勢或揚言攻彼營寨邀絕糧艸或言發兵遮

路攻其後隊遂使敵人猶豫兵勢已動難可再整我

以硬弓勁弩壯勇之士左攻右擊前衝後突使敵人

首尾不相應馬步難攻則敵可潰也

一出戰之法我先知地利向背料敵可與如今日必

武備志畧

卷之一

三十六

戰大兵旣出急趨戰地使敵人倉卒布陣若彼人馬

未定旌旗未整陣勢未完可乘勢攻擊必勝之機也

三略曰攻如河決戰如雷發是也

一欲火攻敵人營寨不必盡得箕畢軫翼四宿但有

順風於我營寨不妨卽從下風多着柴薪放火燒其

積聚驚亂賊軍可以掩殺或我深入賊於上風放火

我亦於軍前下風放火延燒及賊火至時我却移於

已燒黑地上用硬弩材士翼吾左右此武韜火戰之

法也

一地多山險先居其高則居下者可擊

一敵人遠來不知地利營寨未安人馬盤泊此最可擊

一敵人遠來渡水舟船未辦馬步相雜或涉水半渡或過關纔半當其要路人馬擁阻者可擊

一我軍先陣而敵後陣地利雖便彼士往來旌旗未定行列未成者可擊

一我先趨戰地布陣居高士卒已陣敵人後來不得地利人馬往來未定上下喧呼可擊

武備志畧

卷之一

三十八

一敵人無慮蕩蕩而來旌旗煩亂人馬數顧未得屯止可擊

一暴寇卒來掠我田野資產待其暮歸氣衰裝重使步兵先伏要路復使馬兵往來遞互調引進而擊之利

一敵衆我寡選於要害險阨之地十人可以當百共書日用衆務易用少務險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

一敵人設營日久數來顧我不見其利將士懈怠

潛而襲之若我師安營日久別有事故或天時未順或待救至亦須嚴行申令晝夜常作禦敵之意不可令士卒怠慢恐彼攻我不意也

一若見敵營人馬紛紛散亂縱橫出入無節三三五五坐立不定者將不嚴也或是將吏有所改易人心不安軍令未正可以軍馬攻人亂之

一山中狐兔野獸奔走出林及衆禽飛鳴喧噪必有賊兵衆來也宜備禦之

武備志畧

卷之一

三十九

一賊人下營日久非時廣設煙火妄生機變者此必棄虛營而欲往別處攻擊故特虛示詐行意欲回軍恐我追逐可使銳兵伏於要路處邀擊之

一賊若以寡兵而廣列營壘虛張軍勢誘我人馬詐來相拒彼必別分人馬於他路攻我不意之處昔西戎犯境列虛營于廊延却以大衆至涇原大破我師一賊大衆卒至而我兵寡少難爲應敵不可當頭迎逼衆寡不敵可于要害待其半濟大兵已行邀其中道或截糧草賊欲合圖我兵速退居高順勢往來擊

之

一賊若廣張旗幟於高山大隴揚兵而行者必別有精騎伏於間道潛進攻我營寨於不意之處我亦當高置望樓探望或有塵飛鳥翔之意選精兵或騎先往探取果有賊兵分軍於要害處邀之

一賊有晝伏夜行者必有謀也宜備之

一賊入我境廣張人馬虜掠驚駭驅車乘輓載積聚擁生口欲歸者不可使人馬當路衝擊彼衆我寡難以應敵但發人馬別路數道料賊回程於要害之

武備志

卷之一

三十九

處多設奇伏分兵左右卽以銳騎一進一退一出入使賊欲進不得欲住不安或攻其首或擊其尾或邀其中及使勇壯之士專逐其主將無令討掠而歸彼旣主首不定必棄其輜重遁去右已上料敵之法舉其大意更在臨時觀敵動靜盛衰利害能使士卒不勞而獲其利也

攻城條件

攻城之法行軍須知兵書曰攻城者迅聲烈勢有若雷霆使壯士不及掩耳李靖曰兵貴神速經久變生

三略曰拔而勿久夫城虛者可守城實者不可守虛者謂其無人馬糧艸不足戰者守具不完又無外救止可以深溝高壘待之其賊無計所施自朕求則易擒或城中糧絕旦夕要出我乃詐爲抽軍點集人馬空闕一隅夜則詐燒火炬令賊望見必從空處突出乃於要害多設奇伏兵勁弓勁弩邀截斷其首尾不使相救則使偏將領步兵入城安撫居民守護倉庫城實者謂城中足食足兵求戰不出必有外救不可以守則致變生外救必至所謂此攻之災也不可

武備志

卷之一

四

不設奇謀疾速攻之破城之法攻城之具各有名件今列實用九條

一用鴉車洞子運土填濠作距堙土山於洞子內使人分作左右兩行一行轉土入濠填城下一行轉空器洞子別使壯士聚土轉入不可使人往來搬運出入不便有距堙可望却抹研木植用布袋盛土堆積上城廣積柴薪城邊堆高濶爲妙其洞子上多設泥漿桶麻搭防備猛火油箭火炮用尖頭木驢虎頭車玄抵城下鴉嘴鑊鑿土開作

一窩穴令自崩墮

一用三脚雲梯上城則桶木不能害

一火炮打敵樓撞車衝門破柵

一火炮火箭火筒燒城中積聚

一鑿城作孔夜使壯士入城砍關偷門亂燒積聚

將自家軍兵分作番次令晝夜使金石鼓噪攻之

致彼不能安坐如此三晝夜不得眠而人自困乏

力衰我亦詐作困甚僅目住攻於中夜月黑時使

矯勇之上上城偷門砍關引大兵入城

武備志畧

卷之十一

四十二

一常於要害處設奇伏防外救如無則不戕也果有

更分兵支吾一可於中夜用勁弓硬弩射箭入城

于箭上繫書間牒反害之意許之重賞如士卒收

得亦可通相誘說令內外相應

一能知賊魁所用腹心謀主及左右輔佐有才能者

可於箭上貼寫文字相約會合之意射入城中亦

可反間令上下自相殺伐也

右以上件破城之法陳其大畧觀其必取知其所守

審其所圖也

武經總論

孫子曰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皆謂用謀以降敵必不得已始修車櫓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踰土距圍又三月而後已恐傷人之甚也故曰攻城爲下厭攻亦有道必在乎審彼之強弱量我之多寡或攻而不圍或圍而不攻知此之道則勝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必守與其所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緩而克之者若彼我勢均外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強

武備志畧

卷之十一

四十二

彼弱外無寇援力足以制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是謂不以兵攻以計攻之令其自叛自毀若城堅兵衆欲留我師外援直至則表裡受敵援之未足爲利不拔足以挫威若是而將有不勝其忿而蟻附之士卒被傷城終不拔者乃攻之災此所謂不審彼之強弱者也法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兵少則不可久圍環而圍之離而合之此所謂量我之衆寡者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謀者知城中之糧數計人爲費糧多人少則攻而勿圍糧少

人多則圖而勿攻此所謂或攻或圖者也凡欲攻城
備攻其狀後行之得主地狀後臨之趨其所救謂攻
其軍主之所在絕其所恃謂斷其糧道而守其歸路
使外交不得相救也圖兵必去城三百步外則弓矢
不及奸偽不通賊出突圍勢力已困欲攻其一而則
四面撓之使敵不知所備此兵謀也不發掘墳墓不
殺老幼婦女不焚廬舍不汙井竈不毀神祠佛像恐
怒敵也破城鼓聲未絕不許封刀封刀聽令收兵限
時軍中擊鼓一通兵馬即須歸營若捉獲婦女者查
武備志卷之十一

守城要略

一約束守城之法先將派士禁止之條告之知也而
出奇無窮則在指應矣
一出守城號令俱聽主將分守各隅者不得各出所
見
一派民夫守城難論門戶有數間住一家者有一間

住數家者論間雇人巡夜不同蓋以滿城丁壯守
滿城垛口各人各顧其家事到忙時誰不上城誰
肯安心坐家任從賊攻城乎又誰是我父母子孫
替我守城全我一家性命乎明者思之
士大夫及武弁隨主將巡城提調本身免編
一替目殘疾勞瘁及無住房使令之人者免編偶疾
不准

武備志

卷之十一

四十四

一賣菜販水傭工貧棍朝來暮去之人免編
一六十以上及鰥寡孤獨者免編
一寡婦十五歲以下幼子免編
一編夫守城要近各人住處不得遠過半里一二里
若不分遠近亂編者官吏重究
次總記城垛若干城中軍民人丁若干每垛或二名
三名仍書姓名於垛牆一日一夜輪班更換又每
百垛或五十垛擇殷實有用者一人為甲長一人
副之青衣裝束各帶腰刀一把號旗一面其散人
夫各備號衣一件或紅或黃長柄鎗刀一件鐵斧
鐵錘亦可如缺一件繩責如有軍丁多剩增派衝

要之處

一凡警報未急之時每早天明吹打一通守城人不
城每晚吹打一通守城人上城有聲息之日鼓樓
上放炮三聲各家一齊出門再炮三聲各家一齊
上城再炮三聲各埠口信地站滿查有不到者以
軍法處治

分埠伍五埠爲一伍置木牌一面上總書姓名每
夜一人守一更向外瞭望迭相輪換常有四人穩
臥精力不疲緩急有備每更置一小旗上貼更分

軍備志

卷之一

四十六

夜巡姓各巡更者執旗在手瞭望五埠口城下一
有賊至叫醒同伍擊打

分信地一門一官四隅又分四官統領各管地方
強弱配搭兵若干名分定信地庶有責成

一巡鑼各埠民兵勤惰不一須常稽察使人人點名
更更喧嚷則守埠者不能睡卧精神疲倦非計也
當以城門爲限如東門至南門之類每門設巡鑼
兵十名置小紅旗一面中書巡鑼字每更兵二名
輪班巡視執旗往來埠口不許叫喝止打柳搖鈴

若有埠夫熟睡不行瞭望并埠口燈火斷滅者
製更旗次早總巡官處稟究仍行喚醒點燭不許
擅自喝打賣法稟究

一設巡鑼官役尤恐疎虞每門另選武職官二員各
與馬匹置立更牌更箭如東巡至南門時值二更
東門官將一更箭交付南門城樓上官驗收南門
官隨付二更牌與東門爲驗輪番迭周次早送總
巡官處查考若各官將牌箭私授不親巡警者查
出以軍法重治其巡警官先察巡邏十人次早各
埠口偶有睡熟失瞭隱燈者掣其更旗巡旗次早
并送總巡官處究治亦止許巡視不得呼喝敲柳
驚擾守埠之人

軍備志

卷之一

四十六

一設遊兵各門五十人分爲二隊俟有警協力策應
禦敵仍先示約凡遇夜間賊集衆攻門方許放火
箭二枝再緊放銃三箇十分緊急鳴鑼三通原派
本門遊兵一面禦敵總管另帶枝兵應援一門有
警各門堅壁固守不得輕動以防聲東擊西之患
尤禁埠兵驚擾離次至于疾風暴雨半夜黎明人

易懈弛賊每乘間尤宜申飭

一設立城柵撥人看守不許守隊人私下亦不許令閑雜人潛上止放飯換班開放至晚中軍放砲則封鎖不開

一察奸細城中最可慮者恐奸細潛伏必須各巷口嚴設木柵輪保甲以爲防守伺昏明以時起閉不拘士夫舉監生貢吏役人等排家輪守不許推越十家共一保結互相搭檢若有奸細不行舉覺事發連坐每一木柵須置丁夫或十人二十人各執

武備志畧

卷之一

四十七

器械把守立一人爲巷長統領之以司巡邏而防奸細賊將逼城先集保長給與連坐信牌使各保自行曉諭各甲自相糾察如有容留奸細者一甲連坐軍法重治其寺觀給發住持各房互相糾察賊退卽收信牌開時預先刻小牌計在城甲數每甲一張印完以便臨時給發

一嚴姦盜壯丁上城家中無人看守小人乘機爲姦爲盜但有拿獲真賊者不分強竊當時打死示衆其飲食不足之人開具手本稟官賑借照出存恤

一防火發攻城多伏奸細城中放火守城者奔採則乘隙而登須設兵一枝或五十名或百名擇城當

心處或寺觀居留專司救火其城中各坊着保長總小甲各分汛地各備水桶藤斗鐵鉤藤搭竹梯斧鋸每一方火起卽本坊保甲同火兵救之不得亂嚷守城兵夫各領壘口就使本家失火不許離次若本坊保甲救援不力致有延蔓及不係本坊居民乘機搶火者查出以軍法重治其城中居民近城者不宜堆積稻草柴葦恐城外火箭飛入起火故宜禁諭少則收藏多則移置隙地爲便

武備志畧

卷之一

四十八

一派司更遇夜五柞之人各照柞向外立聽中軍放砲落燈五柞內輪一人守更專向外立餘俱安睡一更盡吹長聲喇叭三聲轉更又一柞輪起守過者進睡不許脫衣餘更俱如之若夜間忽聽中軍砲响扯起雙燈是有賊來攻城各不論支更不支更盡數出向柞口望外立一處有賊擂鼓鼓鑼滿城舖俱擂鼓敲鑼一舖鑼鼓止挨舖通止如賊已退候中軍落燈放砲各丁就睡輪該之柞照舊執

更然城中奸細內應必待夜深而發以更鼓為候
若賊臨城時譙樓更鼓只打初更二更則止候黎
明即打五更收擂以誤其期使不得發亦一法也
一申號令月一廠內一人不至或夜歸私家連坐
長各打二十棍本犯割耳同梁同廠連坐遇賊攻
打城池如有不到者本犯軍法示眾梁長割耳同
梁同廠網打如旗廠器械矢石火銃鑼鼓之類一
件不完者本犯網打連坐同梁同廠五梁以上本
官旗網打衛城五舖以上所城二舖以上掌印官
及分管網打臨賊攻城之時以致缺少及放火器
不如法者本犯軍法示眾照前連坐者皆割耳回
頭者割耳擅行動者割耳見賊人大言喧嘩者或
被傷高叫驚走者遵照臨陣退縮軍法示眾夜驚
者察其所由同廠向梁本管官旗連坐中軍高處
接應在外并墩喉號令遲悞者掌印官重治喉
司號之人軍法示眾各舖內遇守城時或致種火
隋滅與凡傳敲鑼鼓或起或止不明俱罪該管官
凡伏路人已舉火號而中軍接應遲延毫刻或砲

務不致大响以致在廠之人聽聞不明及燈籠不
亮者致賊突到城下攻城登雉掌號鼓手瞭望人
役以軍法治眾決不貸生掌印官細打一百割耳
城門槎牌
凡遇賊攻城焚門之患量其城門高下濶窄堅木造
之厚四尺五寸外用鐵葉排釘照門洞之中挖一尺
濶長渠將此槎鋪為懸穿壯木橫架中安二滑車槎
桿用粗繩繫住若遇焚門之患土壅不及將槎放下
隔阻
梁口滾木石法
平時每梁口用木架一副上堆石滾木如賊攻城逼
至城下爬城半上守軍將木架推壓再拴溼毡被褥
開架梁口守城人得以擲石滾木亦防下矢炮不能
傷上之人也

軍行條律

一嚴整條凡軍行未發前三日令收拾行裝乾糧鞋履聽令而行

一嚴預洩凡軍征伐不知令往何處恐有奸人探聽如往東南佯言西北使敵無備攻其不意也

一請火器凡軍出征前三日請給不許臨敵討索

一清前道凡軍過所在四外各三里禁絕行人水陸船乘地界二十里

一定報事凡軍行前哨清道監旗令旗令箭大小事

武備志畧

卷之一

五十一

務俱要傳報軍中過該迎候票事人員及各處差來緊急公文之人令赴中軍審明回報凡屬下一應人等稟事守旗人代稟候示

一認記號凡兵分數道臨發時會定某營某號頭以地形措陣以敵情與用以兵情轉化無一定之規兵列既長卒然之變出於意外塘報失瞭賊至前後突出不及下營者把總哨官皆得自主號令就在所行之地設伏以待

一密軍機凡塘報消息未見主將敢干中途問泄者

軍法從事即如本營總哨夥伴有問者一體重懲
一嚴哨法凡軍行派探不的瞭報失真漏遺伏賊因而悞事者斬傳調官軍遲遲後期者罪減一等亦處以死

練負重凡軍行披甲戴盔執器械庶于臨敵體輕若路遠天熱得令方許更便

一餉乾糧每兵米二升炒黃一升為末一升另包麥麵一升五合以五合用香油作餅蒸熟五合用好

燒酒浸晒乾再浸以不入為度研末另包五合用

武備志畧

卷之一

五十二

一盞盞浸晒亦以不入為度研末另包行軍志帶者如失軍器同

一定道里凡軍行官寅至戌日行六十里十里休息三十里會乾糧兵法行軍三十里入他境遇賊使聞無妨為筋力不衰若涉遠途人疲馬乏十不當彼之一須布置安詳方可交鋒違以軍法治罪
一傳號令凡軍行至六十里長金鼓不聞有事傳報不拘自何處起一旗挨一旗不許越過或自前傳後後傳前中傳前後傳到仍令傳回云知道丁如

有失接傳報者挨查因而誤事電法示眾

二嚴行伍凡兵馬隊伍不肅行伍不齊攙前越後道路擠塞言語喧嘩斷絕離空金鼓不聞校旗不伏舉旗不起開旗不應得令不傳傳令不明俱以軍法從事臨敵者斬

一嚴拾遺凡軍行遺落軍器什物收帶宿處送中軍官認領得物之人賞隱匿不報者治罪亦不許私相授受兒而不拾者并本隊長不行覺察一體軍法重治

武備志

卷之六

五十三

嚴解手凡行途解手官軍該隊內即以一人在傍守之俟畢追趕入伍遲五里不至者貫耳示眾
一嚴病軍凡行軍遇有病人病馬不能前行俱主將處給票差人押送近地城郭州縣驛調理或于親識隊內留二三人守其病痊赴營該地方官先具痊病結狀申查病痊不赴軍前者以後期罪若死于行軍者本隊伍掘墓埋之將領率頭目隨帶飲食奠之違者以故棄論事後再來取回病馬發縣驛收管調治愈養壯者遞送軍前倒斃者存皮

張毛齒驗過開鎗

一嚴將領凡行營將官不許離營亦不許在營尾後行遇警對敵皆聽主將號令但將領家丁有離營稱充先鋒者一體軍法從事各隊長在前領隊各旗總在後押隊有違軍律罪坐隊總

一嚴安插凡人馬至地方安插俱于城外空處令前哨第一旗總挨傳如何劄營仍傳回前哨第一旗總云知道了各官兵每營一路一字劄定俟各隊齊到主將吹單呼囉各官旗進城討歇家每一

武備志

卷之一

五十四

隊務一家安歇不許離開生事互相覺察若一家難容即分間壁中有衙門士大夫等家即間段一隊安插不許攙越如不隨本隊伍任者隊長本兵即以軍法治之一哨在一街本哨官隨之一司在一隅把總隨之一營在一面本官將隨之各營部司俱不許相混各隊伍兵俱不許相混將旗押在各家門首然後票云起身聽放砲三箇吹喇叭喊喊三聲點鼓挨營而入大小將領及各兵所歇人家門首立定聽放砲一箇傳鑼各進安歇不奉軍令

先入者細打八十頭目連坐將官先入者以違令論

一撥巡視藍旗凡兵馬宿食去處因而需索詐騙生事有犯不行稟者別有發覺巡視官旗同罪

一撥夜巡官兵每司撥一旗以哨官一員領之如本夜驚恐火燭奸細之變罪坐夜巡官兵該把總不時親目密查毋致怠忽

一防奸細凡文武衙門票文行軍之際禁不許收受若使奸人執此票文有來投遞別生變詐不問真偽

武備志

卷之一

五十五

偽以奸細論

一禁買賣凡軍行所至地方須用口銀公平交易務使市人心悅不日貨集物價自賤不止于毫釐便

宜

一申軍令凡師行動入一草一木擅離隊伍因而生事互相聞毆姦淫婦女俱以軍法處治探報賊情失寔者斬違錯軍令者斬臨陣退縮者斬搶掠民財者斬掩殺撫民者斬妄殺平民者斬殺匿被虜子女者斬虛報功殺者斬互爭首功者斬該管人

員分別輕重連坐甚者與犯同所

渡險

一防賊兵守我要害斷我津梁截我糧草合兵圍我者無往不知山川險阻者不可行軍有鄉道知其迂直之路方可進兵亦消隄防不實

一防高山險阻十人所守千人難過須先令奸人詐作樵採鄉民探之無條可往隊伍俱要首尾相接不致斷續防有埋伏如賊至軍前即令前隊人馬立定舉白旗相應後隊不許令人走報人馬不亂

武備志

卷之一

五十六

便手應敵速以軍法示衆

一旗五面緋旗一面有事按五行開旗應之各知設脩如前逢大林開青旗逢水開皂旗逢兵馬開白旗逢山險開黃旗逢炮火開紅旗逢城邑開綠旗逐隊開旗接應如不應者軍法從事

一隊旗不許與主將旗號相犯

一軍行步兵在前馬兵在後如值大雪令馬軍在前步軍在後遇橋即令先鋒掃開橋上恐有橋眼人馬被害

軍行渡水先令水手探其淺深如水深無船即用大索繫定兩所繫木或用椿橛令人攀索過水其鎗刀每十條爲一束斫大竹木作棧刀鎗上鋪木板過水或用大甕絞作毬棧或用羊皮渾脫皮囊次氣一囊浮兩人數囊絞定作棧可渡數人軍行泥途人馬難進用草木鋪于道上次用乾土鋪之可過須防發刺陷坑之類

軍行車乘輓載糧草須在路中行走兩邊甲隊防其斷我糧草

武備志界 卷之一

五十七

一軍行遇水喫飲可先令本地人或生畜嘗水恐有施毒人馬飲之遭害

一軍行船渡江河先令人搜檢恐賊先鑿其孔沉溺我軍

一軍行山林之地防有伏兵須選趨健二三百人偷路過去把其出道審無藏伏然後遣輜重以步兵繼進

一軍行途遇溝壕坑澗人馬難過即令軍中每人取一木一薪填之可往

一軍行崖壁之阻則接梯倚壁選趨健之士手執鈎竿身繫二索勾木石而上至平穩處即繫繩于木香兩頭至地繫橫關爲軟梯登之而上

齋糧

大千早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雖云因糧于敵班師在道去境猶遠儲貯之絕即以糜瘦牛馬之食庶不致爲賊所困又以平時取無穀米一石用水淘過炊熟下梁水中曝乾洗去塵又蒸曝經十次可得二斗每食取一大合用熱水浸

武備志界

卷之一

五十八

透煮之一人可食五十日又以鹽三斤以水和入鍋中炭火煨之即堅小不消一人可食五十日宜夏月伏天置之又以粗布一尺用好醋浸曝乾以醋盡爲度每以方寸煮之一人可食五十日又以小麥麴作蒸餅一炊浸醋一斤曝乾以醋盡爲度每梧桐子大煮食一人可五十日又以豆豉三斗搗膏加鹽五斤捲用餅子曝乾如棗核大以代醬菜一人可食五十日又以米麴一升一人可食一日又以牛頭五十人可食一日馬一匹五十人可

食一日鹽二頭三十人可食一日諸戎裝用皮者亦可煮食救飢松木皮每十斤放米五合煮熟一人半斤可食一日油麻半斤如渴取三十粒含之立止烏梅乾更妙

華水

軍行遇水舉青旗以告衆無水處視沙磧中有野馬黃牛路蹤尋當有水凡野外鳥獸所集有水鳥聚處有水地生蘆葦菰蒲并有蟻壤處其下皆有伏泉又駱駝能知水若行渴以足跑沙其下有泉

武備志畧

卷之一

五十九

烽火

唐法邊城候望每三十里置一烽頂在山嶺高處地形不便則不限里數要在烽烽相望若在邊界則烽火外周築城障

每烽三人各帶起火三枝碗口銃一箇二眼鎗一把每日夜巡邏守哨遇賊爲號晝則扯旗放銃夜則起火放鎗墩上即便接應一路只至本府所在止一路至本衛所城池止

賊侵犯之地本墩失候放火扯旗賊至隣墩之下

隣墩放火扯旗而本墩全以軍法示衆

賊近本墩放火扯旗而隣墩接應失候者隣墩全以軍法示衆

舉火遲延走報候事者皆以軍法示衆

墩軍敢有私自下墩回家者無賊卽捆打一百割耳有警軍法示衆該管官捆打穿耳連坐

條什物軍器缺欠一件者墩軍捆打一百割耳仍罰月糧置辦有置不如法者墩軍捆打四十改置該管官以分數論罪治以軍法

武備志畧

卷之一

六十

每月本衛中千把衛所等官各差人自本府駐處起南北分發人員查點如有不到者卽便解辦治罪或本府不時親閱查點

差人員查點候望敢有需受分銀粒米者墩軍一體均治並不輕減

差人員不親墩于總路拘查到墩而查不明者捆打示衆

遇警之後放過軍器立即補完違者重治

墩軍換班每月一更如在墩不准以取糧破調只

許一名專運薪米二名在墩輪流更替

一官府經過擊鑼放銃不許擅舉旗燈以疑隣墩邊者軍法重治

鄉導

凡行軍用鄉導者須防賊謀陰奸爲其誘誤必察情
參驗之言相合乃可信任便當厚賞要之爵秩乃
選腹心謀士俠而借出當密防也然不如堪用之
士但能諳練行途亦不必土人也如在曠野四隅
莫辨又值夜晦當視北辰及候中星爲正

武備志界

卷之二

六十一

正月昏昴中旦心中

二月昏井中旦箕中

三月昏柳中旦南斗中

四月昏箕中旦牽牛中

五月昏角中旦危中

六月昏氐中旦壁中

七月昏尾中旦參中

八月昏南斗中旦畢中

九月昏牛中旦井中

十月昏虛中旦室中

十一月昏營室中旦軫中

十二月昏奎中旦亢中

候探

立望樓牙帳前百尺高竿上置枝屋狀如斗四面開
門令人望賊攻方面以手執小白旗指賊往來聚
散遠近以告于下

武備志界

卷之二

六十二



武備志畧卷之二

義鳥傳 禹重

宣城楊 清同校

旌旗總說

夫旌旗者乃軍中之標表也故大將所司以威目也門旗爲首竿上置金銅珠大纛深紅八幅樹大將牙帳前鼓坐旗下五方旗各按方面將有事於戰陣大將齋戒潔心淨服俟天清星皎中夜立壇率諸將校宣祝文隨方面祭之大將之行先以五色旗導引之

武備志畧

卷之二

衝向方位甲乙日青旗丙丁日紅旗戊巳日黃旗庚辛日白旗壬癸日黑旗五方旗所向在後或前後林藪險隘斧鑊斫伐開道舉青旗前有山峽高峯深谷無避賊寇處遇大風相逼卽抽兵逐風燒草以禦賊舉紅旗前兵遇敵列陣後卽排立輜重引兵居高勝地守隘口拒賊舉白旗如前值山川溪澗不平舉皂旗前若平原大澤無他患舉黃旗五色牙帳旗隨天地一氣作四時雲色舉之見青雲舉青旗餘倣此舉上以青旗壓火以皂旗壓金以紅旗壓水以黃旗壓

木以白旗旂旗之上文以熊虎者以爲猛也文以鷩雞者其闢非死不止也文以日月星辰者法天文也文以鬼神雲氣者以其變也坐罪人於白旗之下殺之於黑纛之上初得敵人剗其心以祭旂居其血以爲鼓爲我之號者隨我所主焉故春秋傳曰書旂旌旗以威其日夜施火鼓以威其心是故旂幟之用大軍之本也

大將旗纛六口槍二根以豹尾爲樁居門旗後前五方旗隨纛所立嚴警鼓一十二面居大將之帳前左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右列六纛纛下用十二具旗鼓前大金隊旗二百五十面尚色圖禽與諸隊同每一旗五旂認旗一百五十面尚色圖禽與諸隊不同各自認旗出居隊後但陣將旗鼓門旗不得用紅色嫌亂

大將鼓一百二十面欲警疑敵人

鈇甲五分七千五百領

戰袍四分五千領

槍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根

牌二分一千五百面

弩二分弦三副兵一分二千五百張弩七千五百張
弓十分弦三副一萬二千五百張弓三萬七千五百張

箭三十六萬枝

佩刀一萬口陌刀三千五百口馬軍陌刀鎗斧各備
隨用

金鼓

周禮六鼓樂人掌教以節樂和一日銅鼓二曰鐃鼓
軍中制用有司馬法曰卒長者執鐃次執鐸進軍
鳴鐸退軍鳴鐃大戰之時擊鼓以進擊金以退三曰

武備志界

卷之二

三

鐸以金鐸和鼓四曰鐃軍行鳴之以節鼓也五曰鐸
鐸即鈴也以警夜也六曰鉦形如半鐘旁有小柄進
靜退止有征之義也

蠡角吹聲甚明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敗尤吹之
則風霧俱集角長六尺蠡長五尺近世陣列金鼓之
外或兵行陣長被山掩映慮不能照應宜十牌兩稍
而塘報遇敵爲號中軍吹之而應焉

鼓角者大將之威德也十萬兵以上大角二十四枝
大鼓六十四面五萬兵以上大角一十六具大鼓四

十二面三萬兵以上大角八具大鼓二十四面一萬
兵以上大角六具大鼓一十四面或深入敵境欲敵
人畏我師旅太盛但多着之不用法也動鼓角之時

日沒前一刻先吹小角次吹大角一會十六聲三會
計四十八聲爲一曲畢暮擊鼓三會間一會三十六
聲六疊一會三間畢吹大角一十六聲引第二會鼓
五十六聲六疊一會三間畢發鉦一百五十聲畢軍
門擊鎖諸將各按節肅靜更士無敢喧譁傳刀斗報
更漏謹巡警晚起角在四更二點吹小角畢吹四更

武備志界

卷之二

四

三點過吹大角引第一會鼓四十五聲六疊一會三
間畢吹四更四點過吹角引第二會鼓四十五聲六
疊一會三間畢吹四更五點過吹大角引第三會鼓
四十五聲六疊一會三間畢吹五更一點過吹五
更四點轉鼓至天曉一十八轉吹五更五點過擊鉦
一百五十聲絕擊鼓三百絕軍門鎖開大將軍裝嚴
坐牙帳之上引諸將以次朝

大營旗製

大將認旗從納音五色帶各營將認旗用本方之色

以邊應主將以號帶應德德國王也把總認旗以心
坐本方以邊應把總以帶應德旗總旗以色應本哨
以邊應總司隊長旗以色應旗總軍士盛有纓隊總
盛旗長三寸上書隊哨字樣

隊長認旗方一尺桿用長鎗一丈五尺旗懸高九尺
旗總認旗方一尺五寸斜角有邊桿用長鎗一丈五
尺旗懸高一丈一尺

哨官認旗方二尺斜角用邊帶長三尺桿用長鎗一
丈六尺旗懸至頂

武備志畧

卷之二

五

把總認旗方三尺斜角用邊帶纓頭桿高一丈七尺
旗懸至頂

管將認旗方五尺斜角用邊帶纓頭雉尾桿高一丈
八尺旗懸至頂

前管將官認旗紅心紅邊黃帶珠纓雉尾書前軍司
命五方旗五色俱紅邊

前司把總旗紅心紅邊黃帶五方旗俱紅邊

前哨官旗紅心紅邊黃帶

旗總旗紅心紅邊

隊長旗紅無邊

左哨官旗藍心紅邊餘同

旗總旗藍心紅邊

隊長旗藍無邊

右哨官旗白心紅邊餘同

旗總旗白心紅邊

隊長旗白無邊

後哨官旗黑心紅邊餘同

旗總旗黑心紅邊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六

隊長旗黑無邊

中哨官旗黃心紅邊餘同

旗總旗黃心紅邊

隊長旗黃無邊

左司把總旗藍心紅邊黃帶五方旗俱紅邊

左右中前後哨官旗心照各方俱藍邊黃帶

左右中前後旗總旗照哨官旗藍邊

隊長旗照哨官旗無邊

中司把總旗黃心紅邊黃帶五方旗俱紅邊

左右中前後哨官旗心照各方俱黃邊黃帶

左右中前後旗總旗照哨官旗黃邊

隊長旗照哨官旗無邊

右司把總旗白心紅邊黃帶五方旗俱紅邊

左右中前後哨官旗心照各方俱白邊黃帶

左右中前後旗總旗照哨官旗白邊

隊長旗照哨官旗無邊

後司把總旗黑心紅邊黃帶五方旗俱紅邊

左右中前後哨官旗心照各方俱黑邊黃帶

武備志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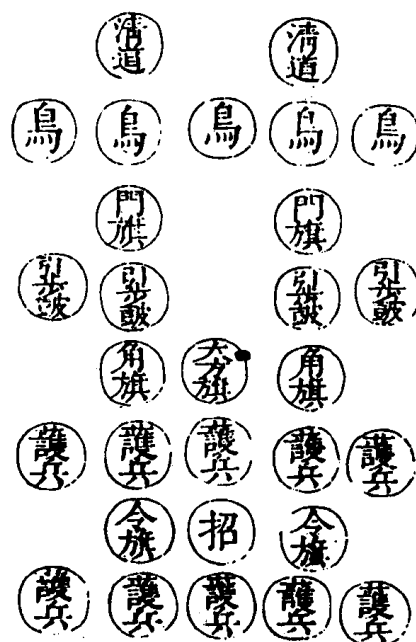
七

左右中前後旗總旗照哨官旗黑邊

隊長旗照哨官旗無邊

營將每一營將官認旗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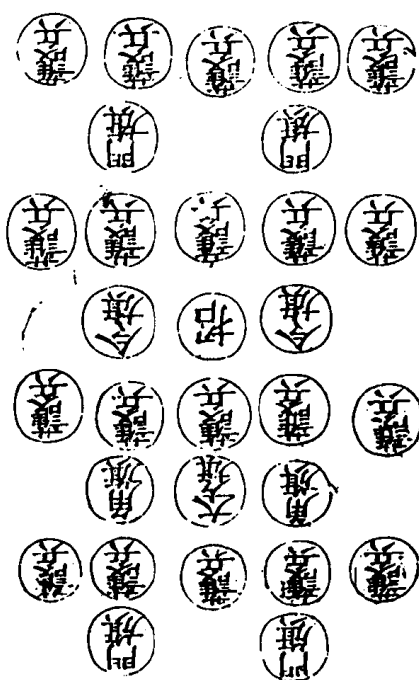
大將出軍清道圖





武備志

卷之二



八





角旗	大旗	角旗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令旗	招	令旗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門旗		門旗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角旗	大旗	角旗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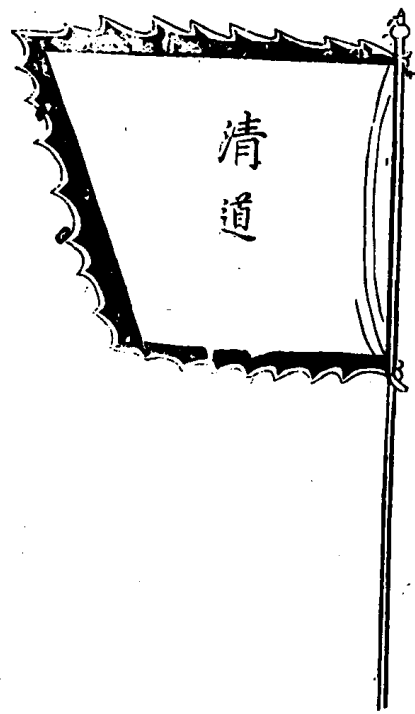




This image displays a collection of 21 circular rubbing of ancient Chinese coins, arranged in a grid. The coins feature various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including '觀' (Guan), '細' (Xi), '鼓' (Gu), '錢' (Qian), '角' (Jiao), and '鼓' (Gu).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a grid, with some coins showing the same character in different orientations or positions.

清道旗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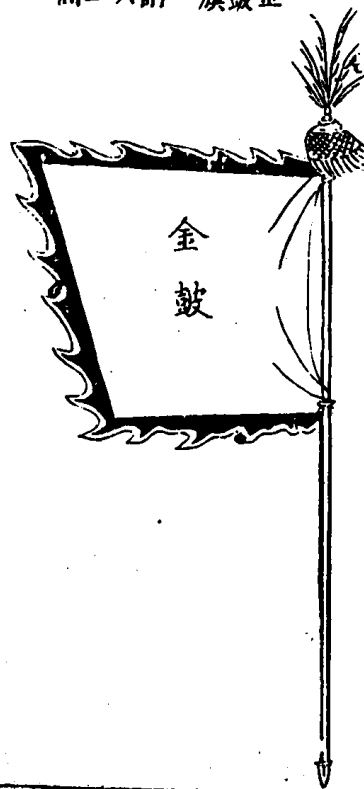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十一

大軍行持衆之前以清途路操習則遇掌號前執在馬路引官哨隊至將臺聽發放畢仍領送官哨隊回營旗桿長八尺用木葫蘆或葫蘆上加以鎗頭亦可旗方四尺藍色邊用紅色

金鼓一旗副二面



此用以引金鼓桿高一丈二尺纓頭雉尾珠絡旗素黃色方六尺黑布字方二尺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十二

此立轅門擺營五方各照方色桿高一丈二尺大雲頭明鐵鋒旗方五尺邊俱用黃

旗門五方之色各二面共十面



東方青陵九炁甲乙寅卯木其神青龍其色青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十三

南方丹陵三炁丙丁巳午火其神朱雀其色紅



大五方旗五面
行則五方
 列禮記五方神旗
 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中騰蛇
 中央黃陵一炁戊己辰戌丑未土其神騰蛇其色黃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十四

此旗五面以四面四方立表兵之所視以為坐起進止左右前後周旋者也桿高一丈五尺纓頭珠絡旗色照方向邊以生旗之色配之不可犯本旗之色旗心方五尺

西方陵五杰庚辛申酉金其神白虎其色白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十五

北方玄陵七炁壬癸亥子水其神玄武其色皂



五方神旗五面

東方溫元帥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十六

南方關元帥



中央王靈官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十

西方馬元帥



北方趙玄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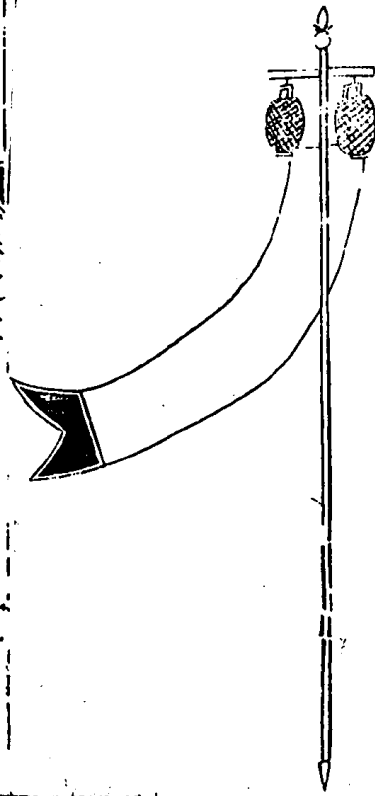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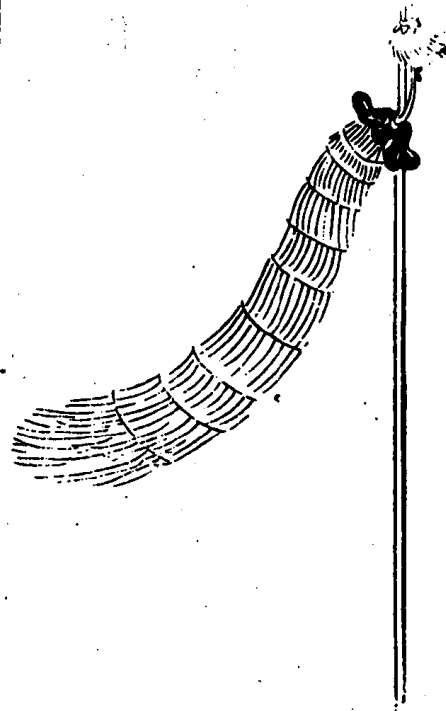
此與前大五方旗同用各照方色彩同邊用生旗之色不可與本旗色相犯除邊方五尺桿高一丈五尺
纓頭珠絡

五方高照五面各照五方之色幅尾則用生氣之色
與大旗之邊同意



此爲子層之主奇兵及親兵皆其主也夜則看燈以
應五方之用桿用好堅竹紅漆長一丈六尺頭用小
鎗頭金木葫蘆頂鐵梁務在輕便照方色全幅絹長
一丈二尺燈用照方色薄油紙燈籠用鐵絲粗三寸
長七寸貳其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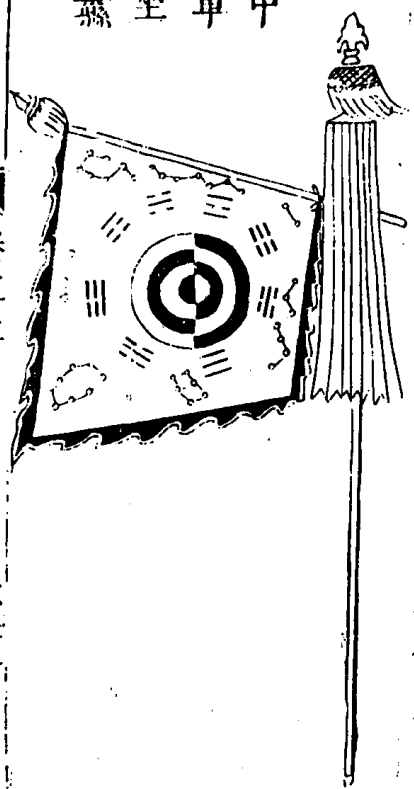
豹尾旗二面



此旗所立之處不可容一人擅闖出入非有王將號
令旗箭名放摺入者不問官員大小人等軍法阻擊
此其限也兵法曰無天於上無地于下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決則赴表以戮後至慎之重之桿用堅木
長九尺頭用利刃旗用絹裁折曲用豹尾形濶二幅
雙折長七尺

此不可用於行陣重大也。桿高一丈六尺。旗大一十墨綠段爲之。白綾爲邊。纓頭珠絡極其華飾。乃可。

中軍坐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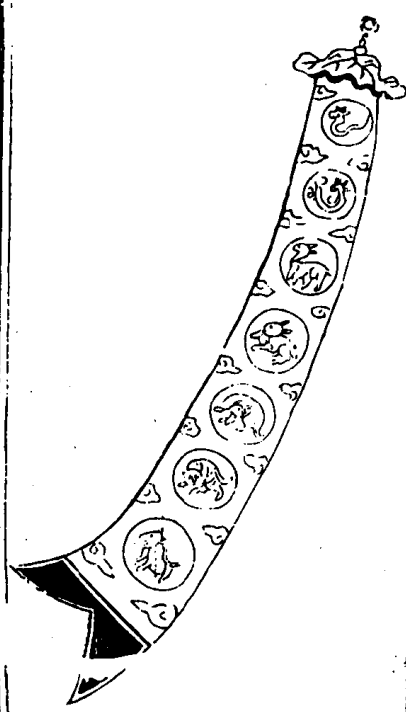
武備志畧

卷之二

二十一

二十八宿號帶

帶上繪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眞形



帶上繪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眞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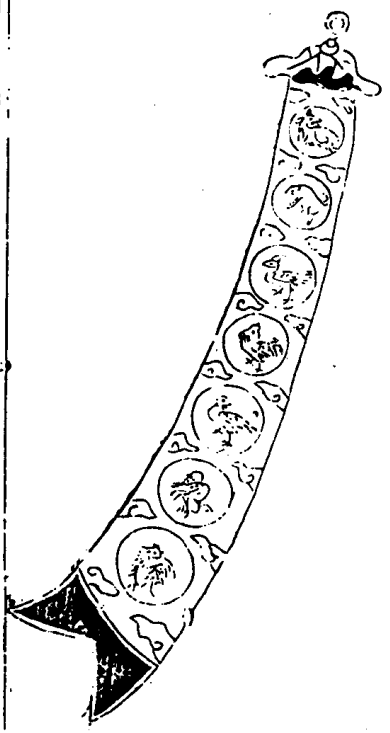


武備志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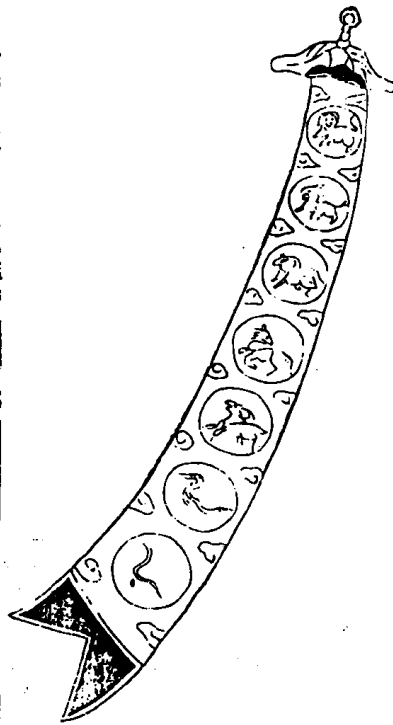
卷之二

二十一

帶上繪西方奎婁胃昂畢嘴參七宿眞形



帶上繪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真形



武備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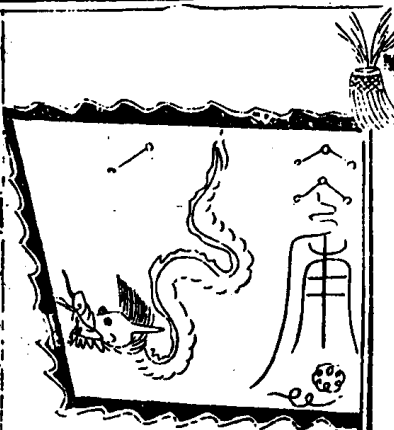
卷之二

二十三

此帶四方各照方色并中大黃素帶俱懸坐纛上以爲四方之主但可操而不可用於臨陣以其大而重也桿無燈無鐵十字架懸之於頂

二十八宿真形旗

角木蛟 主將黃公政 李真



武備志

卷之二

二十四

此後二十八宿形旗凡出軍立方向八門使兵由之而出則用又凡遇出兵之日所輪勝宿卽以此旗領軍桿長一丈六尺頂用綴絡雉邊幅之色俱同各照方向方可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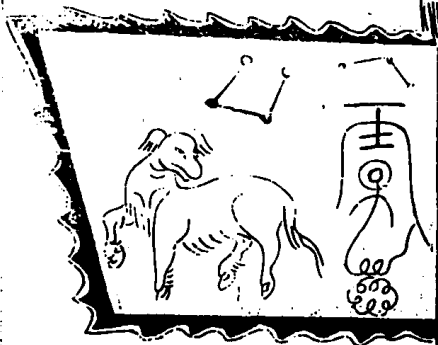
亢金龍 王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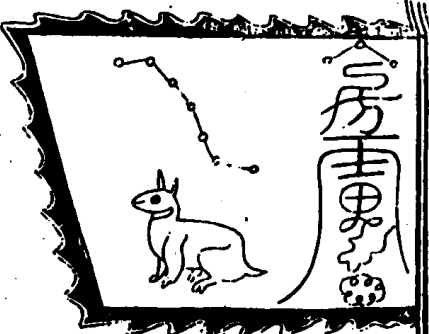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底土貉 丘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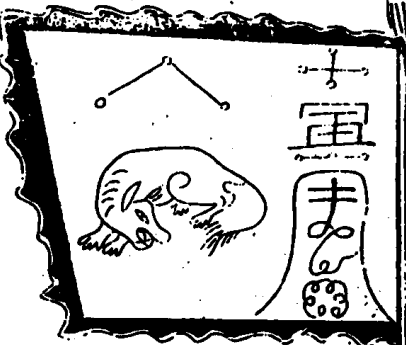
房日兔 封軍



武備志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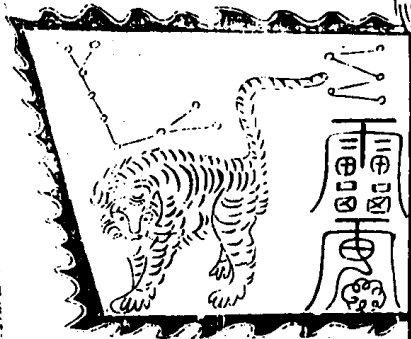
卷之二

心月狐 趙隆



星火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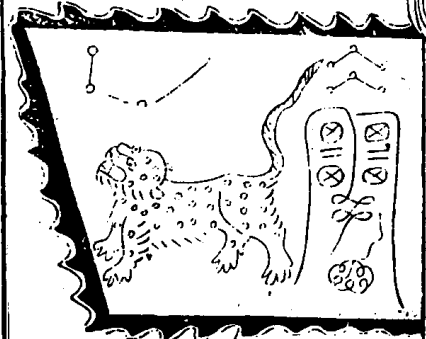
周雲



武備志畧

卷之二

二十七



斗木豸

主將歐陽希節

郭海



牛金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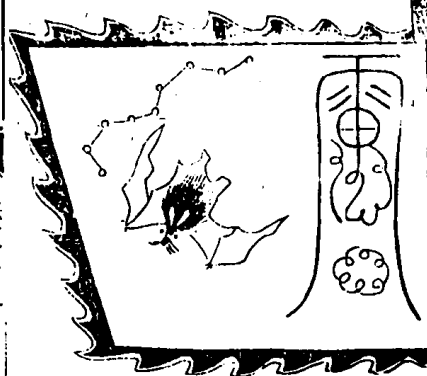
胡英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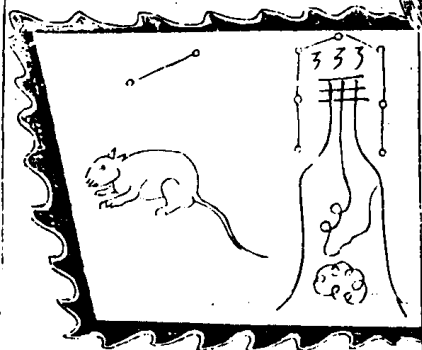
二十六



女土蝠 何佑



武備志畧 卷之二
虛目鼠 危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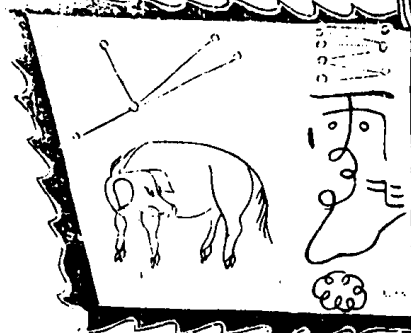


二十九

危月燕 田立危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室火猪 荷元



三十

壁水獺 龍王



武備志畧

卷之二

三十一

奎水獺 主將王珣忠 謝月



要金狗 唐文



武備志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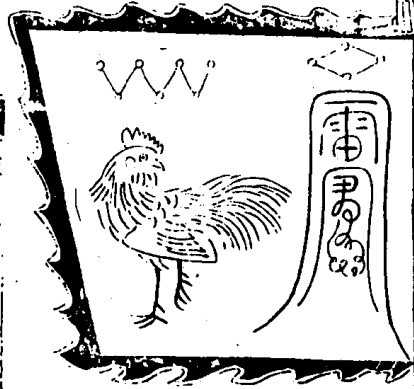
卷之二

三十二

胃土雉 伍交



昇日象 鄭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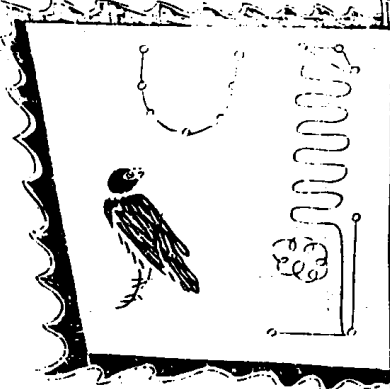


武備志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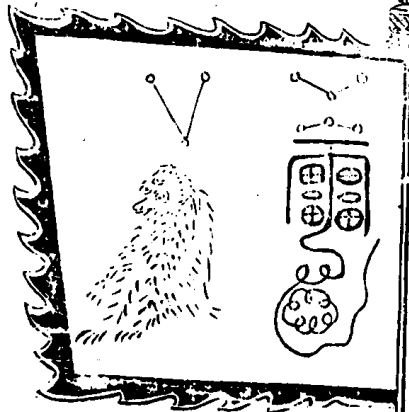
卷之二

三十三

早月鳥 陳旺



紫火旗 薛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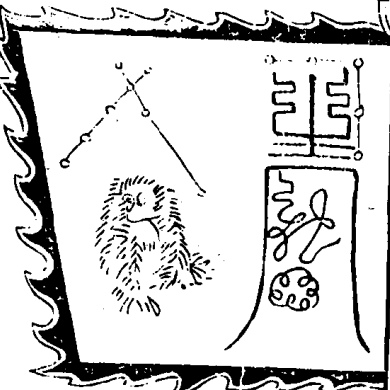


武備志畧

卷之二

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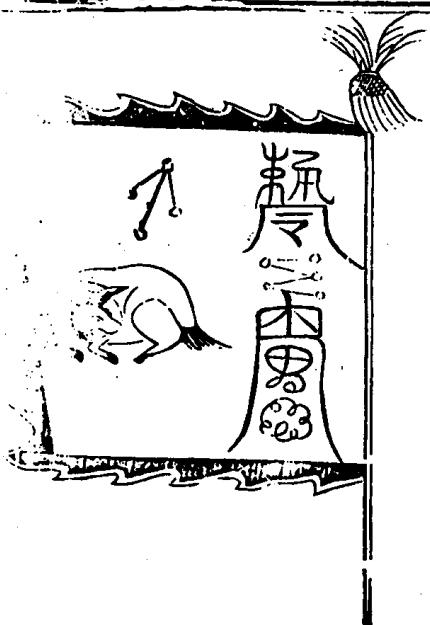
參木旗 宋真



井木犴 主將林文鎮 徐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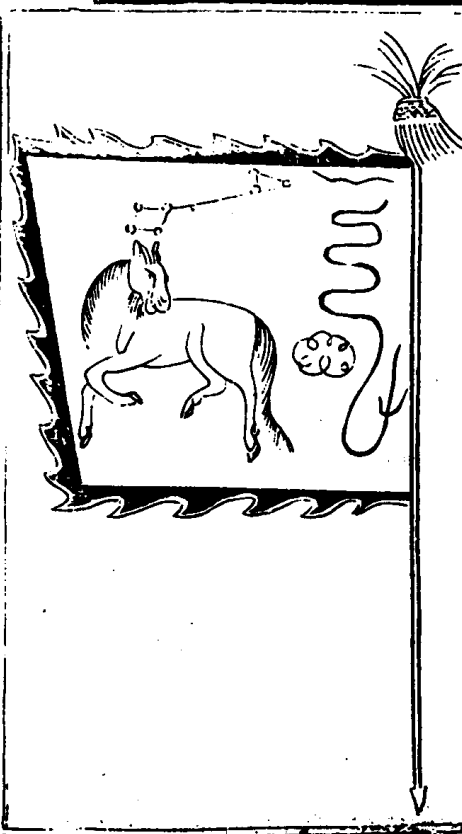
武備志畧 卷之二
見金羊 槐童



柳上獐 張本



武備志畧 卷之二
星日昴 周貴



張月鹿 董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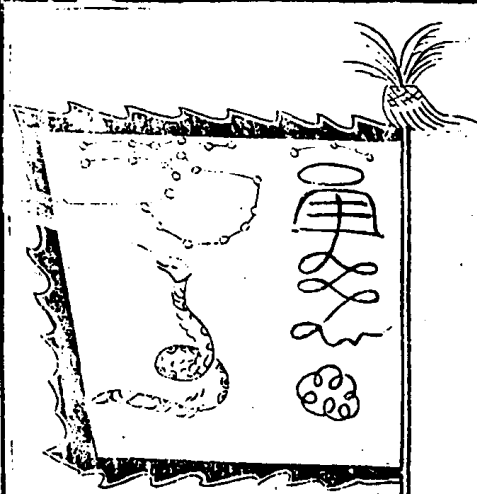


武備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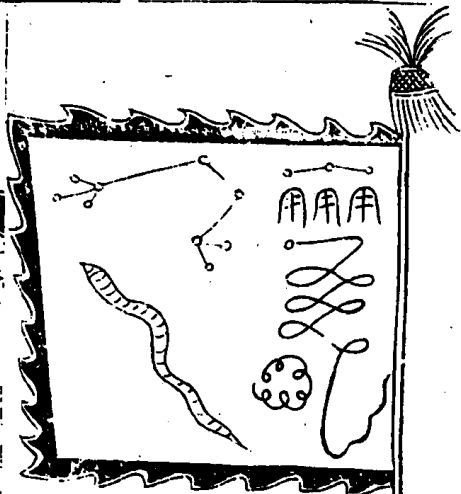
卷之二

三十七

翼火蛇 吉善



軫水蚓 巳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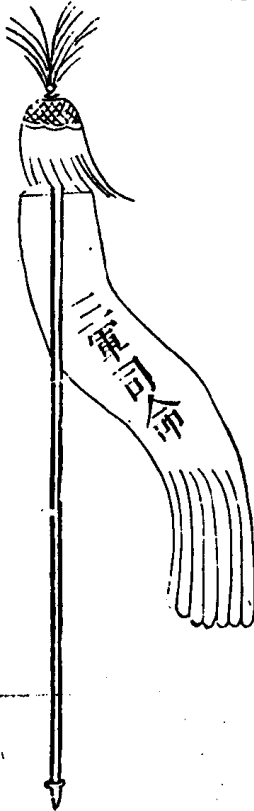
武備志

卷之二

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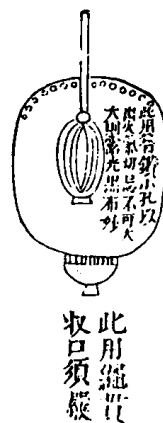
主將認旗桿高一丈九尺旗長三尺闊一尺五寸尾帶用五色二十五條長二尺五寸

五色號帶



夜營旗燈圖

圖 蓋 罩



武備志畧

卷之二

三十九

中軍旗鼓上應備各黃油紙鐵絲燈一盞俱圓八寸
 繭上用五色燈五盞一行聯下俱圓凡寸各雜流官
 主人等每起頭目各帶燈一盞俱圓六寸低執隨身
 前總哨旗上紅油紙鐵絲燈一盞高照一盞俱粗四
 寸長七寸每一隊旗上一盞色同俱粗五寸長一尺
 黑油罩一件

左總燈尺寸同但用藍油紙
 右總燈尺寸同但用白油紙
 後總燈尺寸同但用綠油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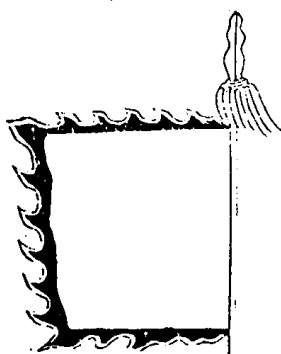
中總塘報等燈俱圓而黃高圓俱七寸
 厚蓋最要或一時遮隱使寸明不露或明管暗待
 暗管條明為莫測之巧也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四十

塘報旗桿用鎗長九尺上繫旗方一尺凡行軍搖旗
 是有賊至摩旗是賊多



應用人數

軍令牌四面可用四人

大門旗十面每面用人二名

一五方旗十五面神旗五面單擺飛虎旗五面五方

一擺五行五面一字擺用人十五名

角旗十面每面一名

一五方高格正副十面用人二十名

坐纛一面用人五名護纛親兵二十五名

押旗令旗二十四面用人二十四名下營即散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四十一

有察監軍

金鼓旗四面用人四名

一金鼓二副鉦一撫鉦二呼囉四喇叭四鼓十二笛

二棒鉦二板一細樂八共用吹鼓手二十八名每

五方旗高招一面後護旗各精兵五名十神用

兵五十名

將馬前

令牌三面官三員

一長短兵每排五名共五層通一隊二十五名

馬後

一令字小旗牌背招一十二面用馬十二疋親信勝

勇員役執之每四人一層分三層專聽督遊密令

押後兵二十五名各用長短器

操令

凡軍中之耳目紀效新書曰耳只聽金鼓眼只看旌

旗夜看高照雙燈如某色旗豎起點動即是某營

兵收拾聽候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言語

擅起擅動若旗幟金鼓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你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四十二

如何也不許依從只看旗鼓號令如播鼓該進就

是前面有水有火鼓聲不住水裡火裡也要前去

如鳴金該止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也要退回軍

中法度信賞必罰半點失錯不得大家共一耳共

一眼共一心何戰不勝何功不立

凡掌號笛吹鎖呐是聚官目吩咐軍中事務

凡正行之間放銃一箇是更變號令

凡歇處吹喇叭一盪火兵做飯吹喇叭二盪眾人吃

飯吹喇叭三盪兵出赴汎地扎營候主將到發放

施行

凡喇叭吹天驚聲是要各兵吶喊

凡喇叭吹擺隊伍是要各兵慣行每隊聚空地

凡喇叭吹單擺開是要各隊甲擺開每一小隊相

離一丈五尺

凡旗點過吹喇叭一長聲是要各兵轉身照旗所向

轉過

凡打銅鑼是要各兵坐地休息

凡吹哮喘是要各兵起身執器械站立

武備志

卷之二

四十三

凡點鼓是要各兵行營點鼓一聲走十步

凡播鼓是要各兵跑趨對敵交鋒

凡下營定播鼓立中軍旗是放定兵出營樵汲掌號

收回

凡舉動交鋒鳴金一聲即止又鳴一聲各兵退還連

鳴一聲各兵轉身向前立定

凡打金邊是發人探賊

凡掉鉦響是收隊照舊每營一處

凡塘報旗小黃旗是有賊至

凡認旗幟各認各總哨顏色但本總旗立起即便收

拾聽令右旗左點即左行右點即右行前點前行

後點後行隨旗所指而往本總旗收捲放在地不

起即是汎地便是天神來叫移動也不依從夜看

高照火鼓與晝一般

凡鳥銃遇賊不許早放亦不許一齊發倘賊近裝藥

不及每哨前擺一隊聽本官放銃一箇纔許放銃

每吹喇叭一聲放一遍擺陣照操法若喇叭連吹

不止各銃一齊盡放不必分層

武備志

卷之二

四十四

凡射手候鳥銃放完賊至五六十步之內放起火方

許繼銃後射箭無令不許擅發

禁令賞罰

兵法曰以賞爲表以法爲裏又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統軍領衆賞不明則士卒不盡功罰不嚴則士卒不整齊故曰賞爲陽罰爲陰賞罰平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寒暑不差寒暑不差則萬物得時軍貴在上下和上下和則三軍如一三軍如一遇戰齊心齊心則必勝故孫武穰苴賞罰明則威加敵國也而諸葛武侯云禁令有七一日輕軍謂期會不到聞鼓不行乘寬自留迴避務上初近而復遠喚名而不

武衛志畧

卷之二

四十五

應軍甲不具兵器不備二曰慢軍謂授令不傳傳之不審以惑士吏金鼓不聞旌旗不覩三曰盜軍謂士不廩糧軍不部伍賜財不均阿私所親取非其物借貸不還奪人首級以獲功名四曰欺軍謂變易姓名衣服不鮮金鼓不具兵刃不利器械不堅箭矢無羽弓弩無弦主者吏士兵法不從五曰背軍聞鼓不行叩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旗不興指揮不隨避前在後縱橫亂行毀折弓弩怯退不聞或左或右挾傷而死托故歸還六曰亂軍出軍行路務要爭先紛紜擾擾

車騎相連咽塞路道後不得前呼喚諠譁無所聽用先行亂次上下縱橫七曰誤軍屯營所止聞其鄉里親戚相隨共食相保謳歌錯亂聞令不前干誤次第不聽呵止度營出入不由門戶不自啓白奪人飲食大言驚語疑惑吏士

賞罰七十三條列後

文武者軍之法國之柄據罪而制刑按功而設賞賞一功而千萬人悅刑一罪而千萬人懼賞無私愛刑無私憎軍國之法生殺之柄故曰能生而能殺

武衛志畧

卷之二

四十六

國必強能生而不能殺國必亡生殺之外聖人不言矣

行賞

一立功將士應合酬叙者皆於賊退後諸軍散時對衆叙定直言斬獲中傷次第務從簡速將士得功主將卽時對定明其姓名申奏不得以隨身牙隊親識移換有功人姓名致抑壓先鋒遠探及臨陣効命之人如士卒顯有功狀爲人移易抑壓者許經隨處官司自言

一 申得功將士使臣皆具官任軍分姓名本屬主帥
並官軍賊衆多少彼此殺獲輸失之數及奪到軍
資器械并戰時月日戰處去州縣遠近仍具部着
等姓名開奏亦須文字簡速

一定將士戰傷內臨陣者如背後傷中不在賞例若
深入殺賊斫營陷陣雖傷中在背後不退怯亦與
賞賜

一 應隨軍賞賜錢帛袍帶等約數將行備軍前合要
即時支給外若將士得功應賜者並主將先給印

武備志

卷之二

四十七

紙開坐色件付身其印紙不得臨陣對壘給散別
致喧擾軍回日所在州軍疾速申請若有違約束
者斬

罰條

一 臨陣非主將命輒離隊先入者斬

一 賊軍去陣尚遠謂射力不及之地弓弩亂射者斬

一 臨陣聞鼓聲合發弓弩而不發或雖發而箭不盡
不盡謂衆射三箭已獨射二箭之類及拋棄餘箭
者斬

一 臨陣弓弩已注箭而回顧者斬

一 將士校卒臨陣詐稱病者斬在邊鎮詐有所規免
者絞或副或署以上詐病者奏裁

一 臨陣或在賊境非應得傳言而輒高聲者斬非臨
陣在賊境者杖一百

一 下營訛非正門輒出入者斬

一 規候謬說事空更相托及漏泄者斬

一 將卒有私讐至臨陣以相報復者斬

一 臨陣失馬者斬力戰馬被傷殺者不坐即軍員將

武備志

卷之二

四十八

弱馬換軍士壯馬者斬鈴轄以下除名決配副部
署以上約取奏裁

一 合戰爭他人所獲首級者斬若衆力殺獲不辨主
名輒取首級者亦斬

一 逐賊將帥指定遠近迎所而輒過者斬或不及指
定處所者亦斬

一 不戰而降賊者或背國歸賊者父子年十六以上
皆絞仍沒其家沒家者男子年十五以下及母女
妻祖孫兄弟姐妹資財田宅並沒官餘凡沒官准

妻祖孫兄弟姐妹資財田宅並沒官餘凡沒官准

此

一戰陣失主將者親兵並勒臨陣擅離主將左右者亦斬

一漏泄事者斬

一定期會戰或計會軍事後期者斬計會未聞如大雨雪及水火力不能赴者小坐

一軍中非大將令副將下輒出號令及改易旌旗軍號者斬若號令未便須合改易者先申大將如事當機速不及先申其改易軍便者不坐卽叫呼或

武備志

卷之二

四十七

吹物涉爲號者亦斬

一會戰或臨賊下寨行列不齊旌旗不正金鼓不鳴

主者及所犯者皆斬教陣而違者杖一百

一下營誤不如法主者杖一百在賊庭者斬

一背軍走者斬非出軍臨陣日依軍律治罪

一邊寨有警急及探得賊中事機不取主將節度而

擅發兵者斬若賊已叩境卽時須兵馬策應關報

主將不及者勿坐

一不候銅符木契與宣命文牒相勘合而輒發兵者

斬得符契不發及不卽發謂出軍臨陣之時若尋

常抽發移替自依常程日限或雖得符契不依次

第及無宣命文牒相副而報發者亦斬

臨陣先退者斬

一逐隊部被攻危急前後及左右隊部當救不救因

至附者全隊部皆斬

一失旌鼓旗節者全隊斬或爲賊所取者亦全隊斬

陣定後輒進退亂行者前後左右所列之將聽便

斬

武備志

卷之二

五十

一設奇伏掩襲務應機速發前將先合後將卽赴進

退應接乖者斬

一令遠探卓望不覺賊來者斬

一賊來可出軍而不出者斬

一差探賊軍反入賊境可往而不往更相推托及回

不以實者斬

一守城不同者本地分及主者皆斬或圍賊城不固

者斬

一更鋪失候夜巡失號止宿他火者斬

一行軍不赴隊伍犯後馬者斬

一器械不預脩整致臨陣不堪施用或給受之際不即言上致臨陣敗事者斬

一部署鈴轄以下商議兵政務在和允即時裁遣違者以違制論

一部署鈴轄等每有行下宜勅文字並具承受日時疾速奏報遲者以違制論

一出軍有道及緣邊城寨支請受典敢尅減糧食料衣資賞賜者不計多少皆斬

武備志

卷之二

五十一

一吏卒與賊私交通或言語書疏者斬沒其家

一牛吏役使不平者斬

一不伏差遣者斬

一巧詐以避征役者斬

一避役自相殘者斬

一將吏受賄枉法及論功定罪故不以實者斬失者

委主帥量罪斷遣妄張賊數致候奏陣獲者亦斬

一隱欺破賊收獲及死亡兵士資財者斬

一以強凌弱忿爭酗酒喧嘩惡罵或扇搖恐嚇軍伍

及犯階級於理不順者斬

一博戲賭錢物者斬非出軍臨陣者自依常法

一失去衣甲器械者斬及故毀棄軍裝或盜賣器械而計稱失去者亦斬

一軍中介車走馬者斬自指揮使以下並須步入營寨違者杖一百

一貪爭財物資畜而不赴殺賊者斬

一訛言誑惑妄說陰陽卜筮道釋神鬼災祥以動眾心者斬

武備志

卷之二

五十二

一無故驚軍叫呼奔走妄言賊至及夜呼驚眾者並

斬即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亦斬

一軍中有卒警急及失火所在軍人輒叫呼奔走者

所在官司得斬之若在城守園中亦斬

一放火者斬仍沒其家或遺火燒屋宇軍幕公財物

積聚通計錢二貫足以上者斬

一軍中有火除救火人外餘人皆嚴倚若輒離本職

掌部隊等處者斬

一入賊境軍士擅發塚墓焚廬舍殺老幼及婦女踐

禾稼伐樹木者斬如主將有命令踐踏賊地禾稼伐樹木或焚蕩廬舍者不坐

軍士雖破敵有功擅掘塚燒舍掠取資財者斬

姦犯民人婦女及將婦女入營者斬

賊使人入軍非主使輒與語者斬若擒獲賊人及來降者並領見主帥不得詢問敵中事宜若違因而漏泄者斬

行營吏卒私議軍中事宜者斬

行營吏卒受他人財賄情涉交通者斬親戚供饋

武備志

卷之二

五十二

者不坐

得賊射書吏卒即時封送大將輒開讀者斬如士卒有親故贈遺書信者領赴主將驗認給付違者杖一百

賊軍棄仗來降而輒殺者斬

破賊先擄掠者或入賊境擅擄掠者斬

破賊後因爭首級相傷者斬

戰罷抽軍須徐緩而行輒走者斬

違主將一時之令者斬

軍行下營亂行失伍及樵牧汲飲出表外者杖一

百

凡見奇禽異獸怪物入營壘及捕獲者當時報主將不告而輒傳道者杖一百

夫三軍之衆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此賞罰之所以設也明將知其然故彰利示告以曉衆信賞必罰以勸功及對陣交和咸見斧鉞爵祿之具在士卒雖欲勿戰亦不可得也賞使疲者勇懦者決進有幸生退有必死焉昔戰國時秦人兵力最

武備志

卷之二

五十四

雄蓋能教蓄銳士習之以慶賞不習以刑罰凡主欲取利於上者非闕無由其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五甲首而隸伍家以此爲賞民無不勉也若軍大戰而大將死吏自五百石以上不能死敵皆當斬大將左右吏卒亡軍者皆斬士卒有軍功者奪無軍功者戍三年五人爲伍五十人爲行戰而亡其伍同五人奪功而無功者亦戍三年以此爲罰民無不懼也所以秦氏縱橫天下而六國人莫敢抗之非幸也有術數然也是以善用兵者誅大以

爲威賞小以爲明刑上極而不避貴重實下通而不遺斯賤誅戮一卒而萬衆畏勸者此道也

教法

太白陰經曰古之諸侯田獵者爲田除害上所以恭承宗廟下所以閑習武士太古之時人食禽獸之肉衣禽獸之皮後代人數浸多禽獸寡少衣食不足於是神農教民耕種導以紡績自是之後禽獸復多盈山林下平土害禾稼爲人之苦於秋冬無事則畋獵閑習兵革奮揚武威以備非常季冬臘

武庫志

卷之二

五十五

月太陰用事萬物畢成蟄蟲已伏乃具率乘徒禽於山澤以戒教分進退之儀至春秋之末並爲戰國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誇競而秦更其名號爲角抵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天下既平春蒐秋獮振旅理兵所以不忘戰也文宣王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今邊軍更名曰教旗使士卒識金鼓別旗幟任行刻知部分一軍之節制也凡教旗於中原曠野有孤山高壘大將軍居其上南面左右置鼓十二面角十二具左右各

武庫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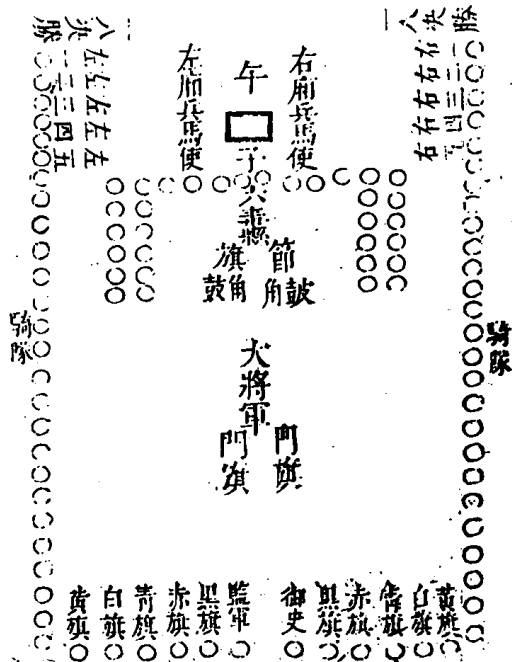
卷之二

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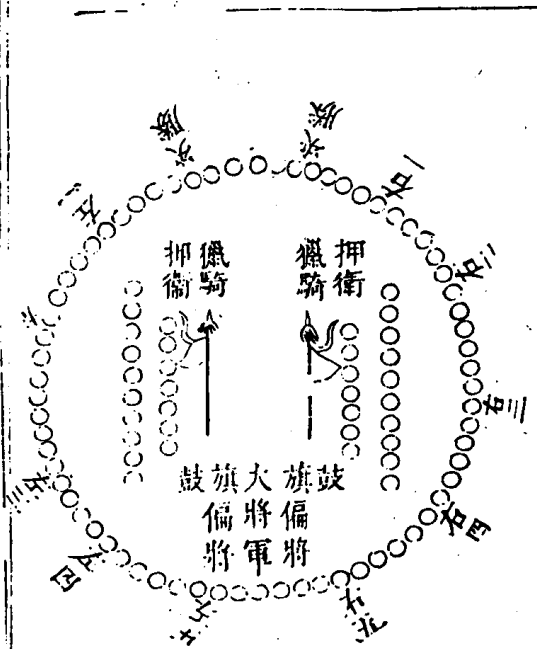
樹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節次之監軍御史裨將副將左右衛官駐隊如偃月形爲複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十將左右決勝將總一十二將一萬一千人去刃新甲幡幟分爲左右廂各以兵馬使爲長班布其次陣間各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以長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旅以後爲前進無奔迸退無趨走紛紛紜紜可亂而不可解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者奇正是也以正合以奇勝聽音望麾乍合乍離於是三令五申白旗點鼓音動則左右廂齊合朱旗點角音動則左右廂齊離離之與合皆不經于午之地左廂陽向日旋右廂陰向月旋左右各復本初白旗掉鼓音動左右雲蒸烏散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部隊之疎密朱旗掉角音動則左右各復本初前後左右無差尺寸經曰散則法天聚則象地如此三合而三離聚而散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從軍令於是大將軍出五絲旗十二口各樹於左右廂陣前每旗命壯士五十人守旗選壯士五十人

奔騰左廂奪右廂右廂奪左廂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形勝負之理賞罰之聽因是而教之

教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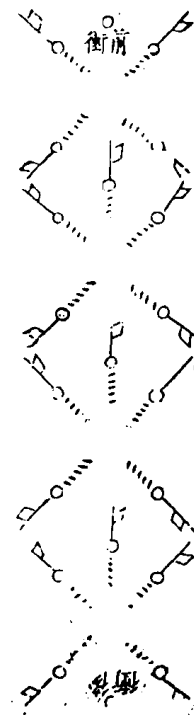


草教陣圖



右草教之法一人守圍地三尺十二將各將千人共一萬二千人守地三萬六千尺積尺得步六千積步得一十五里餘六百步中徑闊得地五里餘三十步以左右決將為交頭其次左右將主士伍為行列皆以金鼓旌旗為節制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皆為部分以為圍地虞候先擇地地訖以苦弧矢者為圍中騎其步卒槍旗守圍有漏禽獸者坐守圍吏士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進止

雜兵家九鎖連環陣圖



武備志畧

卷之二

五十九

九鎖連環陣何以爲連環陣者以五人內立一兵爲伍長列爲伍兵五五二十五人爲一隊一百二十五人攢爲一哨一千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假如演兵練陣多寡不同一哨可堪訓練如伍兵遇敵其伍長如頭目四人如手足連環攻戰或一隊或每哨進退紛紛不亂猶似鎖連不散配合長鎗短器遠近寬窄存乎便用如五九四十五人中左右衝一百一十五人列前後敵合九數或九隊變稱爲九鎖連環陣如大兵萬衆以伍兵列攢有不盡之法名曰梅花陣又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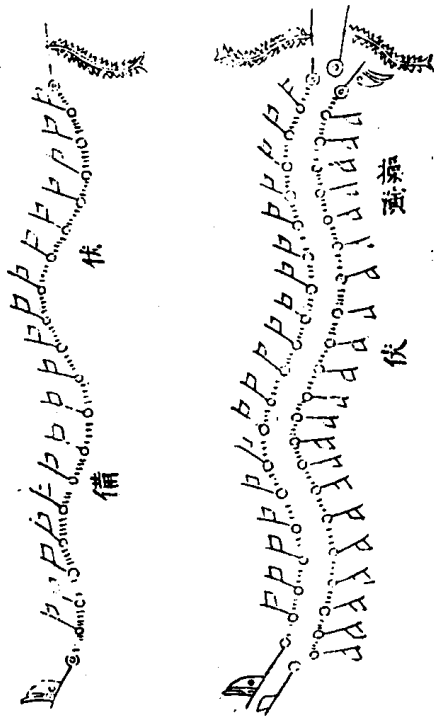
滿天星又曰五形陣以取按金木水火土之變可以列方營或以列圓陣惟在精兵如心使臂臂使手手使指連環陣妙用矣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六十

雜兵家長蛇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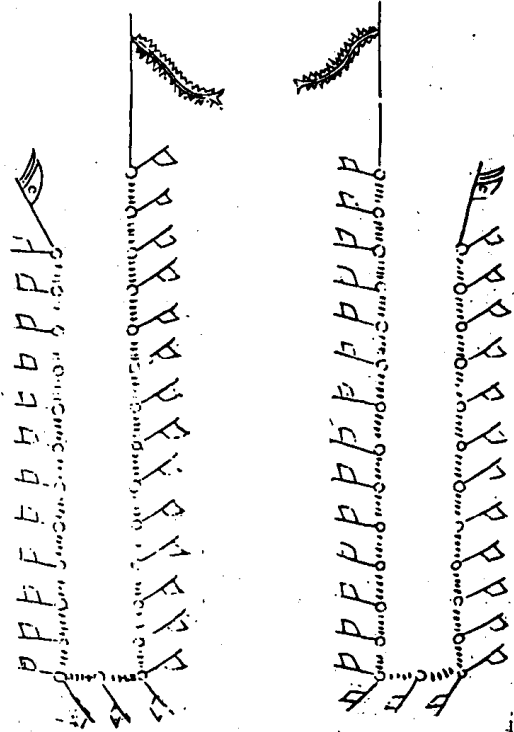
長蛇陣勢如常山之蛇若出師行兵或以奇為正或以正為奇若遇敵人攻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衝其中則首尾相應如平坦之路則變伍攢遇逆別擊即列為勢敵羊腸鳥路就以長蛇勢夾攻如征伐前進居中必備強候首尾必須奇兵為正或以正兵為奇設變以奇正氣之屢驗敵人擊我中者多矣彼來衝中以計斷之使我兵首尾不得應援我須備強設伏以逸待勞整候敵之再來借勢就而擒之又暗設號令首尾連理取勝則然此長蛇陣戰之妙用也

武備志

卷之二

六十一

雜兵家交鋒大衝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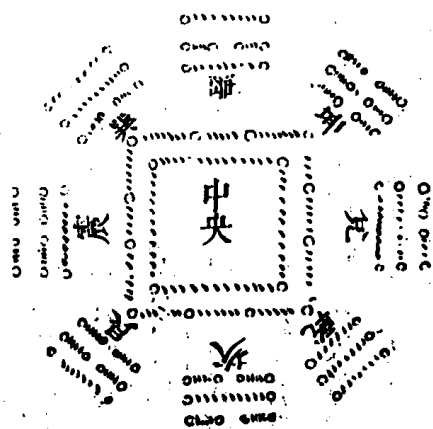
大衝陣攻戰之法忽前忽後操練之規列左列右外哨伍以按五方形如日字便變諸陣合散無錯紛紜無亂緩急進退不怯不忙步如魚貫此奇正之兵大衝之陣也假如敵人前後來衝或分翼挑戰我兵即收列方營四面迎敵若敵人一面來衝我陣即翼變長蛇取勝卒然倘遇山林險道必難齊進須預伍兵扎勢探路而行隨路設伏見險設伏遇峻出奇料弱可擒順流可取陣勢操練精兵機見存乎一也此大衝陣即具也

武備志

卷之二

六十二

八卦陣圖



此陣用萬兵之多者周圍旋列八卦中象太極圖
各按卦象一旅銳手立前以待敵衝二層排弓箭十
三伏奇兵若衝乾而坎兌應之衝巽而離震應之坤
艮隨勢而援奇正相合攻擊無不勝也

乘之陣記

乘之之陣齊士孫武子霸天下之所作也伏羲師卦
陣內外俱圓黃帝變為握奇內圓外方孫子變為乘
之內外俱方故因而名之曰乘之其用一出於易蓋
河圖後天之數太極居中而週圍四層伏羲方圖則
之以八卦所生之次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
六艮七坤八自下以上一縱一橫交互相乘以成六
十四卦而內外有四層亦如之天地包山澤山澤包
水火水火包風雷自然之理也乘之陣法與河圖方
圖相為經緯外圍二十有八陣分為四正正各七陣
四隅居之次圍二十陣分為四奇奇各五陣四友居
之三圍十二陣為中軍裏圍四陣為握奇大小相包
眾寡相裹奇正相生一分一合而變化出矣史記孫
子見吳王圖廬闔廬使教官女者即此圖也其圖古
有七卷漢藝文志有之自張良韓信次序之後為諸
呂所竊不復傳之惟每歲立秋之日例陳孫吳六十
四陣以為驅劉故事而已是時槩指為孫吳之法所
傳誤也

部署

經曰兵有四正四奇總有八陣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以正合以奇勝餘奇爲握奇聚散之事勢節制之變也一萬一千五百人爲一軍一萬二千象十二月五百象閏餘窮陰極陽備物成功征不義伐無道聖人得之以興亂人得之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由兵也司馬穰苴曰五五爲隊二伍爲部兵隊也一軍凡二百五十隊十以三爲奇風后曰餘奇爲握奇大小一軍以二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也十有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六十五

天無陰陽

經曰天圓地方本無陰陽陰陽旣形逆之則敗順之則成蓋敬授人時非用兵也夫天地不爲萬物而有萬物因天地而有之陰陽不爲萬物而生萬物因陰陽而生之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陰陽之於萬物有何情哉夫火之性自炎不爲焚灼萬物而生其炎

水之性自濡不爲深蕩萬物而生其濡水火者其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六十六

性而萬物遇之自有差殊陰陽者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榮枯若水火有情能浮石沉木堅金流土則知陰陽不能勝敗存亡吉凶善惡明矣夫春風來艸木甲折而積廩之粟不萌秋霜至百卉具腓而蒙蔽之艸木不傷陰陽寒暑不爲人謀所變人謀成敗豈爲陰陽而變之哉言王莽招善韜鈴者六十三家悉補軍吏備於行間及昆陽敗會大風雷屋瓦皆飛雹雨下樹而此時豈三門不興五將不廢即亭亭白虹錯設太歲月建耶當此之時殆至於此張伯松者值亂出居營內爲賊所逼營中豪傑皆遁去伯松曰舍日反吟不可出奔俄然賊至伯松被殺妻子被掠財物一空桓談語曰至愚之人解避惡時不避惡事則陰陽之於人事有何情哉太公曰任賢使能則不日月而事利明法審令則不卜筮而事吉責功賞勞則不禱祠而得福人無厚德而用日月之數不識敵之強弱而幸於天時無智慮而候於雲氣少勇力而望於天福怯不敢擊而待龜筮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設

伏不巧而任向背之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虛無之形不可以決勝負不可以制死生故良將不法而衆將不能已也孫武曰聖君良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之於度必須求之於人吳起曰料敵有不卜而戰者先知也范蠡曰天時不作不爲人害人事不起不爲人殆天時者敵國水旱災害虫蝗荒亂之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太公曰聖人之生欲正後世故作爲譎書而寄勝負于天時無益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六十七

於兵也夫如是則天道之於兵有何傷陰陽哉

地無險阻

經曰地利者爲兵之助尤近於天時不可恃也昔二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逆德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門在南羊腸在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居左孟門右太華常山在北大河經其南荒浮敗政武殺之秦之地左嶠函右北壠前有終南太華後有九原上郡刑政不道子嬰迎降於軹道姚泓面縛於霸上吳之居五嶺在南三江在北左滄海右

衡山德義不修吳主終於非命後陳主卒於長城蜀之居左巫峽右邛樊南有瀘洪之障北有劔閣之險時無英雄劉禪不能守李勢不能固由此言之天時不能佐無道之主地利不能守亂世之國非聖主能知之智將能守之地奚有險阻哉

人無勇怯

經曰勇怯有性強弱有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弱蜀人懦楚人輕齊人多詐越人澆薄海岱人壯淮泗人懦崆峒人武燕趙人銳涼隴人勇韓魏人厚地勢所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六十八

生人氣所受勇怯然也勇怯在謀強弱在勢謀圓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旣秦人勁申屠之子敗於蕘關杜洪之將北於戲水則秦何得稱勁吳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於艾陵長晉於潢池則吳人何得稱怯蜀人懦諸葛亮撮巴蜀之衆竄兵中原身爲僵屍而威加魏將則蜀人何得稱懦楚人輕項羽破秦軍擒王離殺蘇角威振海內諸將俯伏莫敢仰窺則楚人何得稱輕齊人多詐田橫藏五百死士東奔海島及橫死同日伏劔則齊人何得

稱多詐越人澆薄越王句踐以殘亡之國恤孤之衆凡九年滅吳以弱爲強以小取大則越人何得稱澆薄燕趙人銳蚩尤敗於涿鹿燕丹死於易水王浚縛於荊門公孫瓚於上谷則燕趙之人何得稱銳涼隴之人勇得堅擁全秦之師百萬投鞭可以斷流恃其勇也及淮泗之賊艸行露宿夜聞風聲鶴唳以爲晉師將至則涼隴之人何得稱勇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以刑則勇勇人使以賞則死能移人情變人心者在刑賞之間勇之與怯人何有哉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六十九

將有智謀

經曰太古之初伯皇氏至子容成氏不令而民化不罰而民齊不賞而民勸不知怒不知喜怡然若赤子庖犧神農教而不誅軒轅陶唐有虞誅而不怒蓋三皇之治以道五帝之政以德夏商周道德廢英雄起智謀用秦任商鞅李斯之智而併諸侯漢任張良陳平之智而滅項羽光武任寇恂馮異之智而降王莽樊崇曹操任許攸曹仁之智而破袁紹孫權任周瑜魯肅之智而敗魏武先主任孔明之智而王西蜀晉

任杜預王濬之智而平南吳符堅任王猛之智而定八州之衆石勒任張賓之智而擒王浚拓拔任崔浩之智而保河朔之師宇文任李穆之智而挫高歡之銳梁任王僧辨之智而戮侯景隋任高瑒之智而面縛陳後主太宗任李靖之智而敗頡利可汗有國家者未有不任智謀而成帝業者也故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理以神察微以智役物先福於重關之內虞患於杳冥之外者將之智謀也

術有陰經

武備志畧

卷之二

七十

經曰古之善用兵者必量天下之權而研諸侯之慮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量莫難於周知揣莫難於悉舉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聖人能任之征有必勝之術非善之善者也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夫太公之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用戰伐用計謀者荒惑敵國之主陰遣諛臣以事之猶之以巫祝使其尊鬼神也重其絳色文綉使其賤糶而易之貴糶其糶果使空其倉廩遺之美好使縈其志遺之巧匠使起官

室高樓竭其財疲其力移其心易其性使變更謠俗
侈暴驕恣而無聖人之教愛人而與官無功而與爵
未勞而賞喜則釋罪怒則殺法居而自順令出而
不行信著龜卜筮鬼神禱利譏諛語伎奇技貨財行
於門戶其所謂是者皆所謂非也皆是離君臣之際
塞忠讜之路然後淫之以色玩之以利娛之以樂養
之以味以信爲欺以不信爲信以忠爲詐以不忠爲
忠諍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居艸野以小人居廊
廟急令暴刑人不堪命所謂未戰以陰謀經之其國
已可破矣以兵縱之其君可掠國可噉城可拔衆可
潰故湯用此而殷紂戮越用此而吳國破楚用此而
陳蔡舉晉用此而智氏殘韓用此而陳周分儒生
之言兵皆曰强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然則小國之
君無伯王之業萬乘之君無破亡之兆昔夏廣而殷
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所謂不戰而勝者陰經
之術夜行之道文武之數聖人昭然獨見怡然獨喜
其在茲乎

善師

武備志舉

卷之二

七十一

經曰兵非道德仁義者雖霸有天下君子不處也周
德既衰諸侯自作禮樂專征伐始於魯隱公齊以伎
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說以孫吳爲宗惟荀
卿明於王道而非之謂齊之伎擊是亡國之兵魏之
武卒是危困之兵秦之銳士是蹈利之兵至於齊桓
晉文之師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故齊之伎擊不
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值秦之銳士秦
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
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
者不敗善敗者不亡黃帝獨立中央而勝四帝所謂
善師者不陣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桀紂所
謂善陣者不戰也齊桓公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
諸侯爲燕開路所謂善戰者不敗也楚昭王遭圖閭
之禍國滅出亡父老相與奔秦請救秦人出兵楚王
反國所謂善敗者不亡也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
除害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殷周並至末代苟任
詐力以決去貧賤孫吳韓白之徒皆身被刑戮子孫
不傳於後蓋兵者凶器戰者危事陰謀逆德好用凶

武備志舉

卷之二

七十二

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民之害也
貴和

經曰先王之道用和爲貴貴和重人不尚戰也春秋
左傳曰若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若以力楚國
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軍之衆無所用之是故
晉悼公使魏絳和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樂之
和無所不諧姜氏亦歸晉惠公爲不侵不叛之臣夫
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義和人有智
之主能以謀勝人有權之主能以勢制人戰勝易和

武備志畧

卷之二

七十三

勝難語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戢而不動動則威觀
則玩玩則無震故有衣裳之會無有軼血之盟有兵
車之會未嘗有大戰之名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
用之古者先王所以舉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文
德以懷之懷之不服飾玉帛以啖之啖之不來然後
命上將練車馬銳兵甲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所謂叛
而必討服而必柔旣懷旣柔可以示德也

擇才

經曰人稟天地之氣所生陰陽而成淳和平淡元氣

武備志畧

卷之二

七十四

也聰明俊傑陰陽也淳和不達 聖變聰明不識至道
夫人柔順安忍失其決斷可也 以節難與權宜強悍
剛勇失於積惡可以守難難 持久貞良畏慎失於
狐疑可與守成難與謀始清 廉潔失於拘局可與
立節難與變通情性沉靜失於遲回可與深慮難與
應接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英者智也
雄者力也英者不能果敢雄者不能計謀故英得雄
而行雄得英而成夫人有八性不同仁義忠信智勇
貪愚仁者好施義者好親忠者好直信者好守智者
好謀勇者好決貪者好取愚者好矜人若合於仁義
則天下親合於忠信則四海賓合於智勇則諸侯臣
合於貪愚則受制於人仁義可以謀從智勇可以謀
衡從成者王衡成者伯伯王之道不在於兵強士勇
之際而在於仁義智勇之間此偏才之人未足以言
大將若能柔能剛能翕能張英而有勇雄而有謀圓
而能轉還而能端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八達之人
始可以言大將故曰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
輔隙則國必弱所謂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不可

不察也蓋擇人者量其才通而周監其貌厚而貴察其心貞而明居高遠望徐視審聽神其形聚其精若山之高不可極若淵之深不可測然後察其賢愚擇其智勇事乃可任也夫擇聖以道擇賢以德擇智以謀擇勇以名擇貪以利擇奸以間隙擇愚以危事或同而觀其道或異而觀其德或權變而觀其謀或攻取而觀其勇或才而觀其利或押闔而觀其間隙或恐懼而觀其危事故曰欲取其來先察其往欲求其古先察其今先察而任者存先任而察者亡昔市偷獻講志畧 卷之二 七十五 自有於晉晉察而用之滕焚伊尹自于於湯湯察而用之俊傑智能之士不在遠近仁者不困危無以廣其德智士不棄時無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代以立其義伯者不强敵以遺其患聖王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代夫無萬人智者不可棲於萬人之才故曰不知軍中之事而同軍中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任者則軍覆矣三軍既覆而疑則諸侯之難至矣如是則君不虛王臣不虛貴所謂君道知臣臣道知術知事者也

選士

經曰六軍之衆百萬之師而無選鋒渾而雜用則智者無所施其計辯者無所施其說勇者無所施其力者無所施其壯無異獨行中原亦奚取於勝敗哉軍無選鋒曰北夫選士以賞賞得其進也用士以刑刑懼其退也古之善選士者縣賞於中軍之門有沉深密謀慮出人表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智囊之士有辭從理衡飛箱閭閻能知人之性奪人之心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辯說之士有得敵國君臣聞問請武備志畧 卷之二 七十六 謂之情性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間謀之士有知山川井泉水艸次舍道路迂直者上賞得而厚之名曰鄉導之士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變詭譎者上賞得而厚之名曰伎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貫五札戈矛劍戟便於利用陸搏犀兕水擢龍鼉挑身捕賊奪旗拔鼓者上賞得而撫之名曰猛股之士有立乘奔馬左右超忽踰越城堡出入廬舍而無形迹者上賞得而聚之名曰矯捷之士有往還三百里者上賞得而聚之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負二百二十斤行五

十步者上賞四百二十斤者次賞得而聚之名曰曰
力之士有步五行運三式多言天道說陰陽者下
賞得而存之名曰伎術之士天下才士之用皆盡其
才任其道計謀使智囊之士談說使說辯之士離親
合疎使間謀之士深入諸侯之境使鄉鄰之士建造
五兵使伎巧之士摧鋒捕賊守危攻強使猛毅之士
掩襲使掠使矯捷之士探報計期使疾足之士破堅
陷剛使巨力之士誣惑感癡使伎術之士此謂佐才
之道選士之術也三王之后五伯之辟得其道而興

武備志舉

卷之二

計七

失其道而興亡之道不在人主聰明文思其在選
士任能之當才也

勵士

經曰感激人之心勵士之氣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
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令人安死在以戰勸戰
以士勵士夫木石無心猶可動况於人乎古王有天
下戰勝班師較功集衆於中軍門上功賜金章紫綬
錫錦綵之衣坐以重茵上席享以太牢飲以醇酒父
母妻子皆賜紋綬之服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飲以酣

酒大將軍奉賜偏將軍奉觴大將軍令於衆曰戰士
某乙等奮不顧身攻超斷元戎之首擧大將之旗功
高於人錫以上賞子孫後嗣長稱卿大夫之家父母
妻子皆受重賞牢席有差衆士咸知次功賜銀章朱
綬紋綬之服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飲以酣酒父母妻
子錫綵帛坐以卑席飲以醢酒偏將軍奉賜子將軍
奉觴大將軍令於衆曰戰士某乙等勇冠三軍才經
百戰斬驍雄之首奪虎豹之旗功出於人錫以次賞
子孫後嗣長爲助給之家父母妻子皆受榮賞牢席

武備志舉

卷之二

七十八

有差衆士咸知其下功賜以布帛之衣坐以卑席享
以雞豚飲以醢酒父母妻子立而無賞坐而無席子
將軍奉賜卒長奉觴大將軍令於衆曰戰士某乙等
戮力行間雖無寧旗斬將之功實有跋涉疆場賜以
下賞子孫無以庇緒父母妻子不及坐享衆士咸知

教兵技藝

夫教兵技藝乃軍中最要一事不可不教也蓋亦有
至精至微之理存焉曰大將之學立在於萬人敵一
人之敵其不立學乎兵有所謂一人之敵者有所謂

萬人之敵者一人之敵在將不宜學在兵不宜不學
為將者苟未之學則天下技藝之師皆得以虛文之
套欺之而我兵之習於藝者亦惟以虛文之套為尚
故終年練習而竟無精兵無怪也故教兵之法練膽
為先練膽之法習藝為先藝精則膽壯膽壯則兵強
且技藝之中有虛有實有陽有陰有起有伏有後人
發先人至之形有致人而不致於人之巧有一二勢
而變出百千勢有百千勢而歸於一二勢有一二言
包括之而有餘有百千言形容之而不盡詎可謂無

武備志畧

卷之二

計九

精微之理而易言之乎但為兵者可使由之而不可
使知之耳愚所言教練者奇兵也至於衝殺奮擊而
取勝者各計之習計當幾時然後可用學易而精難
非積累日月則不可若不待其精而用之不效反證
習藝之無益矣豈可乎今兵猥弱所當速振無異七
年之病欲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則終身不得矣陣
隊之法即一人所習之法也一人之陣有五體焉身
為中二手二足為左右前後五者變化不可勝用矣
引而伸之即五人五十人以至於五萬五十萬人陣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同一法也蓋習藝之兵非酒肉不飽衣鞋易壞我能
以一兵之養養之藝成兵精則一人可敵十人十人
可當百人之用何惜不為此乎大將宜學萬人之敵
小兵一人之敵不可不學尤不可以不教之也何
教藝之法古以劍施於戰鬪時唐太宗用劍士千人
今已不傳但今之好事者有學訶黎棒鈎棒棍棒
棒抓子棒狼牙棒少林棍式長八尺或八尺五寸大
刀大斧斬馬刀鏟馬刀銳刀狼筈步兵傍牌馬兵傍
牌手牌捱牌燕尾牌藤牌用腰刀標槍披掛長鎗
鏡鐵又鐵簡鐵鞭連珠雙鐵鞭鐵錘夾棒本出西域
馬上用之以敵漢之步兵今漢兵之善用者更巧於
西域之人

武備志畧卷之三

義烏傳

禹重

宣城梅清同較

水戰法

武任按兵於水戰若其常可得而問焉行之密不可得而知也凡大軍破敵勢取輕舟利便法已備於古人機或變於一時用之當而行之利兵行詭道不可不察也夫兵行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

武備志畧

卷之三

倭往條來能專而不制者兵也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謀將也智與衆同者非軍師也技與衆同者非國工也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三軍之災莫過狐疑惟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於是本朝之得天下藉於火爲多得神機之法專營秘習教弓矢長兵堅甲之利敵皆失焉其法愈精患在不全余蒐輯百家先言製具次以用法而順夫天也然後分類而圖以式之

製造圖說

晉太公言天艦飛江濟大水而不顯制曳無以追究但軍器素具製造應用乃克無患皆所以言濟水也船者彼有所通吾有所禁難在大海而不在江湖非知其候而不可庶幾也祿艦戰船武經雖有圖式今之無用船有所不及夫水之道有二障流決壅飛艘開艦戰於水中均有受命於風濤冲風破浪相機動作在人所爲非舟之大小而能取勝人之勇怯也夫制器而器無敵選士而士無敵勝

武備志畧

卷之二

二

一服百則天下畏之賞功罰罪則天下從之唐漢而前天下所急者北方唐之而後天下所急者南方而南方多水戰北方用車馬水陸可不慎諸凡師破大敵將士樂戰威名隆震聞者駭惧以之抒國難立奇功非此不可水戰之利猶在變化不測自如法焉

造戰船有大小戰人有多寡輕重皆以米爲準一人約重米二石帆檣輕便爲長金鼓旗幟爲進退之節其戰則有樓船開艦走舸海鵠潛襲則有蒙

衝游艇器具則用拍竿順流以擊之諸軍視大將之旗旗前亞聞鼓進則旗立聞金止旗偃即還若先鋒遊奕等船爲賊所圍以須外援則視大將赤旗向賊點則進每點一船進旗前亞不舉則戰船徐退旗向內點每點一船退若張疑兵則于浦汎廣設旌旗帆檣以惑之此必需也

水戰非鄉兵所慣乃沙民所宜蓋沙民生長海濱習知水性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在南太倉崇明嘉定有之但沙船僅可於各港協守小洋出哨若欲赴

武備志畧

卷之三

馬蹟陳錢等山必須用福蒼及廣東烏尾等船

沙船能調敍使聞風然惟便於北洋而不便於南洋北洋淺南洋深沙船底平不能破深水大浪北洋有滾頭浪福船蒼山船底尖最畏此浪沙船却不畏此北洋可拋鐵錨南洋水深卽下水

聯環船

自來制式約四丈許外視之如一船分別爲兩船前半船短後半船長中聯以環前半船載大砲神炮神沙毒火等器船頭鉸大倒鉸釘數枚銃向前後

半船而旁施數槳載兵士禦敵乘順風或自上流而下相機徑趨賊之官舟以船頭釘撞賊船前半船環解發火器後半船卽回乘此賊心驚惶用器擊之乃水戰之奇策也環者大鐵圈兩個鉸前半船頭上後半船用鐵鉤兩個鈞住船撞賊船則放其鉤而後半船卽回也

火龍船

造制之式類海舶周圍以生牛革爲障或剖竹爲笆用此二者以擋矢石上留銃眼箭窓看以擊賊上

武備志畧

卷之三

四

中下分爲三層首尾設暗倉以通上下中層鋪木板釘板兩旁設飛槳或輪乘浪排風往來如飛募四人以爲水手過賊詐敗棄與精兵暗伏下倉水手赴水而走待賊登船收拾財物時卽將機關一轉賊皆翻入中層刀釘板上生擒活縛就而戮之若衝入賊舟隊內兩旁暗伏火器攻打左衝右突勢不可當一船足抵十船以寡勝衆者此船也然聯環火龍二角之制不可輕泄也

廣船視福船尤大蓋廣船乃鐵力木所造福船不過

松杉之類而已二船在海若相冲擊福船卽碎不能當鐵力之堅也倭夷造船亦用松杉之類不敢與廣船相冲廣船若壞須用鐵力木修理難乎其繼且其制下窄上寬狀若兩翼在裏海則穩在外洋則搖動此廣船之利弊也廣東大戰艦用火器於浪濤中起伏蕩漾未必能中賊卽使中矣亦無幾何但可假此以褫敵人之心膽耳所恃者有二發鐵佛郎機是惟不中中則無船不碎一也以火毯之類於船頭相遇之時從高擲下火發而賊舟

武備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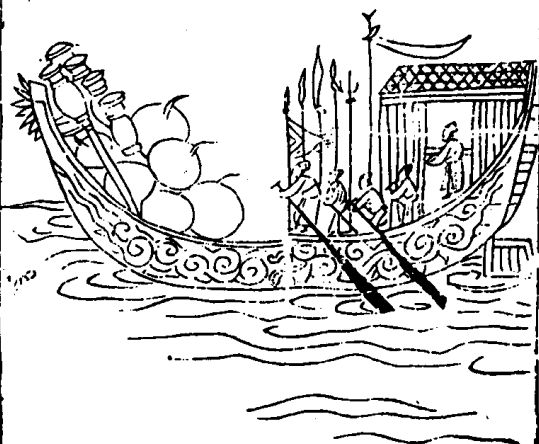
卷之三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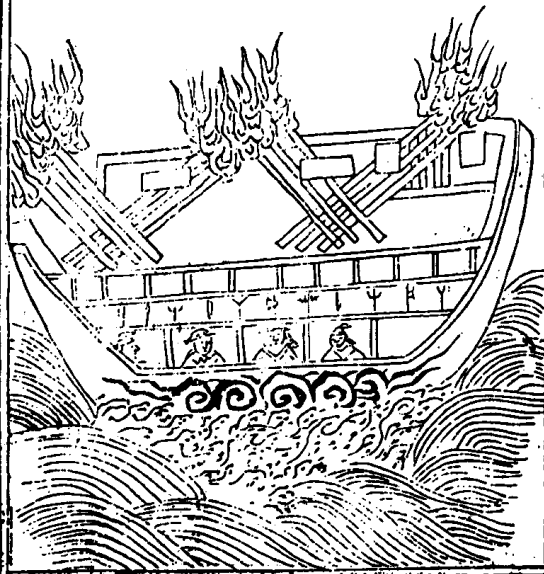
卽焚二也大福船亦然廣船用鐵力木造船之費加倍福船而其耐久亦過之蓋福船俱松杉木蚺虫易食常要燒洗過八九汛後難堪風濤矣遊艇者無女櫓舷上槳牀左右隨艇子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回軍轉陣疾如風稟候用之拍竿者施於大艦之上每艦作五層樓高百尺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每迎戰敵船若逼則發拍竿當者船舫皆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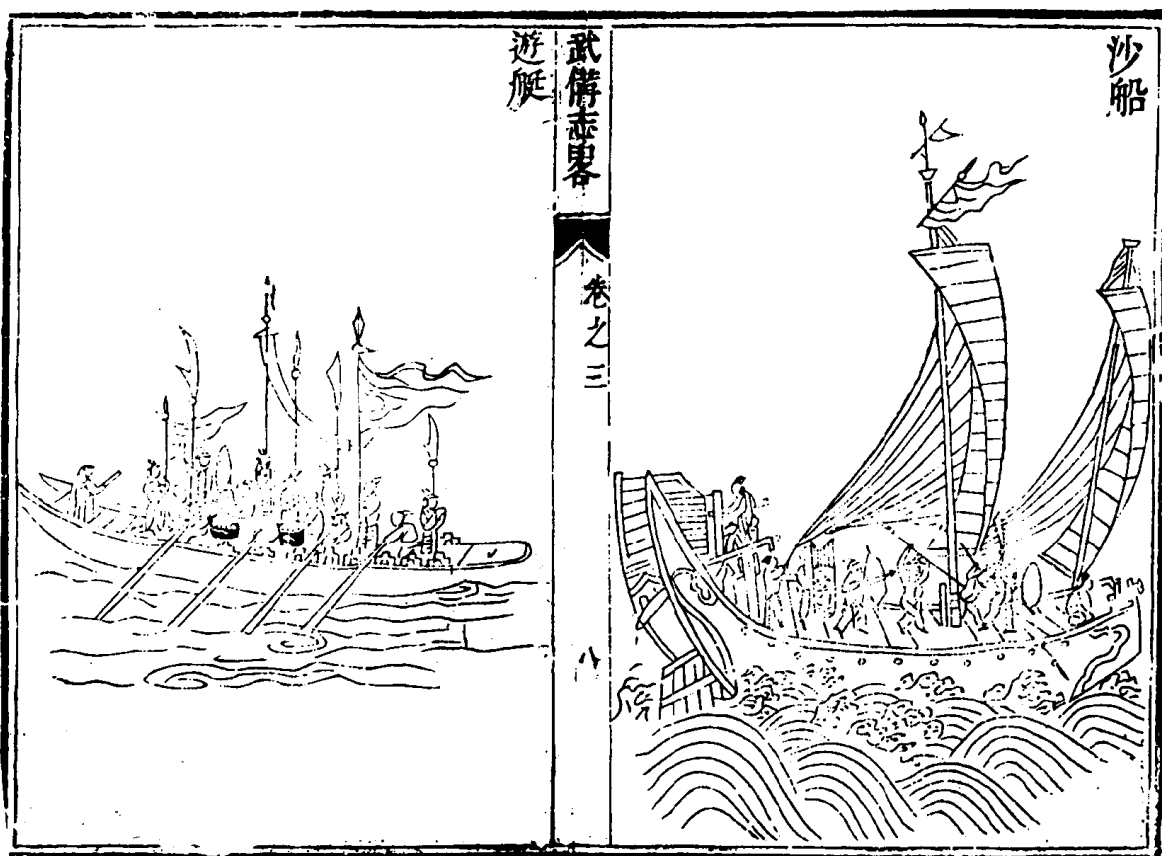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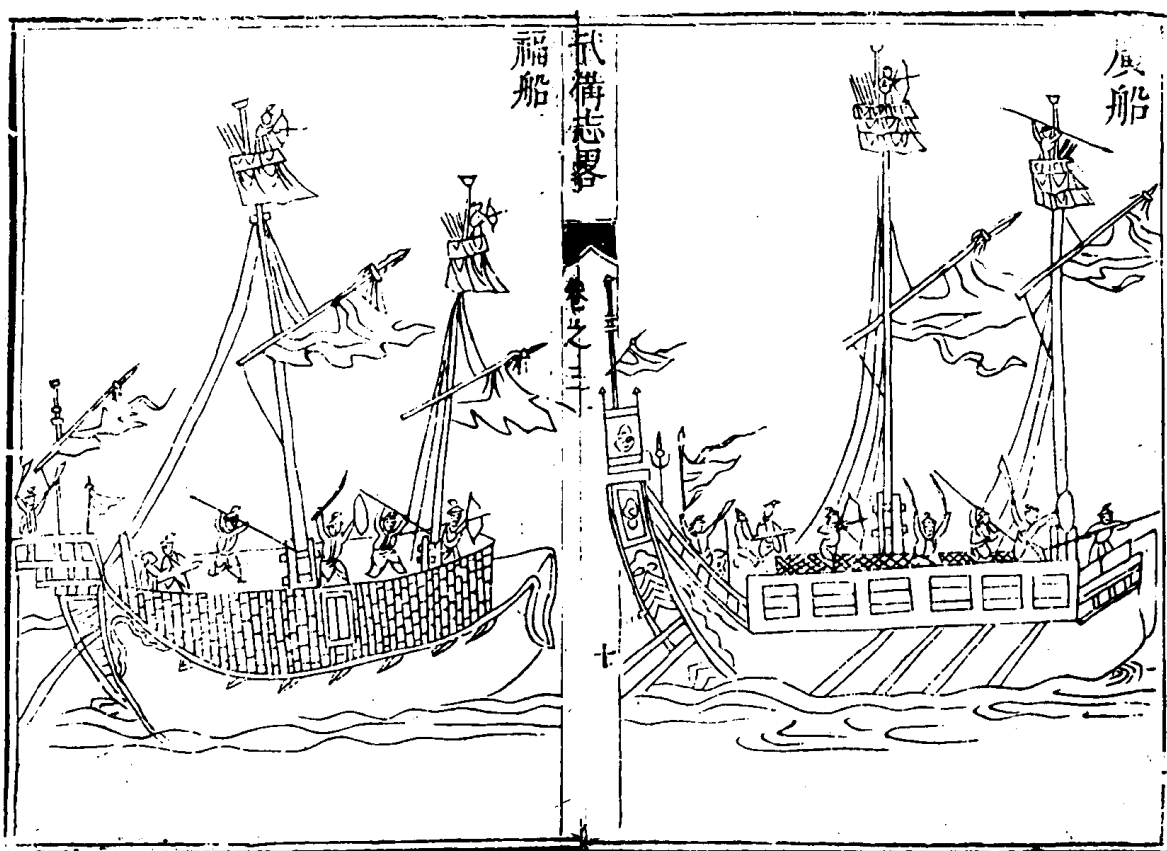
船式

聯環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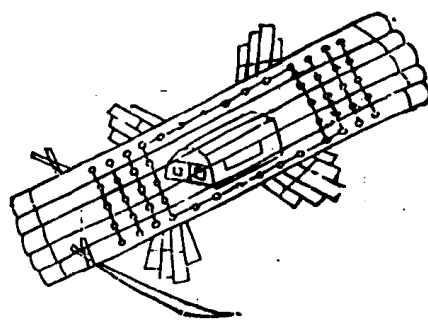


火龍船





破船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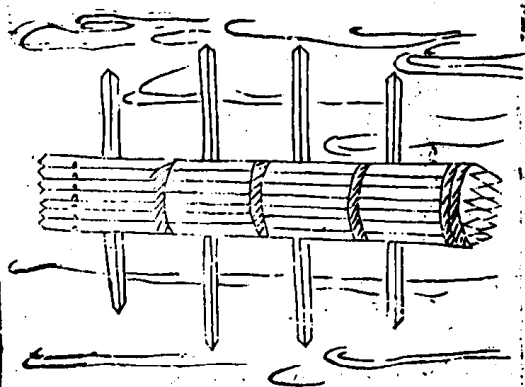
武備志

卷之二

九

蒲筏

蒲筏者以蒲束九大團顛倒爲廿道縛如冰礮狀壘長短爲之無蒲用葦可以浮渡



飛絙



武備志

卷之二

十

飛絙

飛絙者募善遊水士或使人腋授浮水緊繩於腰逐浮渡水次引絙於兩岸立大柱急定其絙使人挾絙浮水而過器械戴於首如大軍可爲數十道渡

皮船



武備志

卷之三

十一

皮船者以生牛馬皮以竹木緣之如箱形火乾之浮於水一皮船可乘一人兩皮船合縫能乘三人以竿繫水助之可十餘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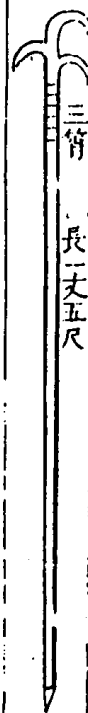
鈎鑊

刃闊一寸三分
竹長一丈五尺



舟中或剖其線或勾其船或剖其棚間繩索必不可少須竹長而輕刃彎而利乃得實用

掠鈎



三寸
長一丈五尺

兩船犁沉賊舟用此撈級或勾搭賊船使不得去或勾線索以牽其棚舟中必不可少者但須勾粗管固十數人扯拽勾萬鈎而不曲乃可勾柄長手執難以着准須用三勾一搭即得粘掛也

武備志

卷之三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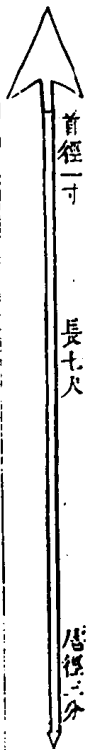
犁頭鏢

重一斤

首徑一寸

長七尺

尾徑三分



此器於一二三四號船斗上用及後號船尾上皆可用下擲賊舟中舟必洞中人必碎但斗上不過容一二人多亦難携到斗所發不過三五次全在鐵重柄輕尾細太長則携上為難大短則直下不準斗兵習用此器平時要在高山樹上直下每發必中方為精熟用之利也

水兵編法

紀效新書曰戰船一隻捕盜一名家丁一名舵工二名斗手二名瞭手二名旋手二名守艙門二名掌號一名神器手四名此一定不可增減大艇以兵八隊每隊隊長一名兵十名共兵八十八名一隊至八隊相艇相地損益之

凡艇號最忌名色不呼艇名者閩廣等處俱稱澤國皆有海腹裏江河尤多隨處土造艇隻名色不同各地方駕使相宜爲用故不執一處艇名于易辨也一

武備志畧

卷之三

十三

寨設一將領不拘艇之大小多寡則均勻分派或參遊守把所職每司二哨共六哨艇多又加前後二司分于兩哨爲十哨十艇以下五艇以上爲一絲哨官領之兩哨爲一司把總領之二司三司爲一部中軍領之主將統率在中左右各司巡邏艇上大旗俱用黑布合水性以便遠瞭旗心用白布取寨名書字旗上號帶各照方色每隊小旗一面各照本艇號帶方色

各艇人役執事

凡捕盜專管一艇之務無所不理力無掣肘

舵工專管舵兼防舵門攻守

旋手在前攻守

瞭手專管帆檣繩索主持調簑

斗手遇賊上斗用犁頭鎗標下以射賊舟

神器手專管發無敵神飛等砲

掌號手專管接應對敵進止號令

守艙門者牢守艙門平時管一應家伙損具支銷關

防出入

武備志畧

卷之三

十四

隊長司一隊攻守用命賊近發火桶平時督兵習藝

收理軍伙器械

各艇器具兵隊數目

一號某字船一隻捕盜一名家丁一名舵工二名斗

手二名瞭手二名旋手二名守艙門二名掌號一名

神器四名此一定不可增減兵八隊每隊隊長一名

兵十名共八十八名後船各號兵隊器具照此而行

旗幟方色俱隨本哨

第一隊 隊長習用火桶

某字船一隻捕盜一名家丁一名原丁二名斗
名瞭手二名舵手二名守船門二名掌號一名
四名隊長七名兵七十名旗幟方色俱隨本哨
一隊 隊長習用火桶 烏鏡習用

長	隊
鏡	烏
鏡	烏
鏡	烏
鏡	烏
鏡	烏

二隊 同

卷之三

十七

三隊

隊長同前 長鎗四名 鐵機二位 牌同
上射手 鈹 噴筒

長	隊
鏡	烏
鏡	烏
鏡	烏
鏡	烏
鏡	烏

長	隊
手	牌
鎗	長
鎗	長
手	射
箭	火 簾 鈹

第四隊 隊長同前 長鎗四名 管百子鏡

第五隊

同

長	隊
手	牌
鎗	長
鎗	長
手	射
箭	火 簾 鈹

第六隊

同

長	隊
手	牌
鎗	長
鎗	長
手	射
箭	火 簾 鈹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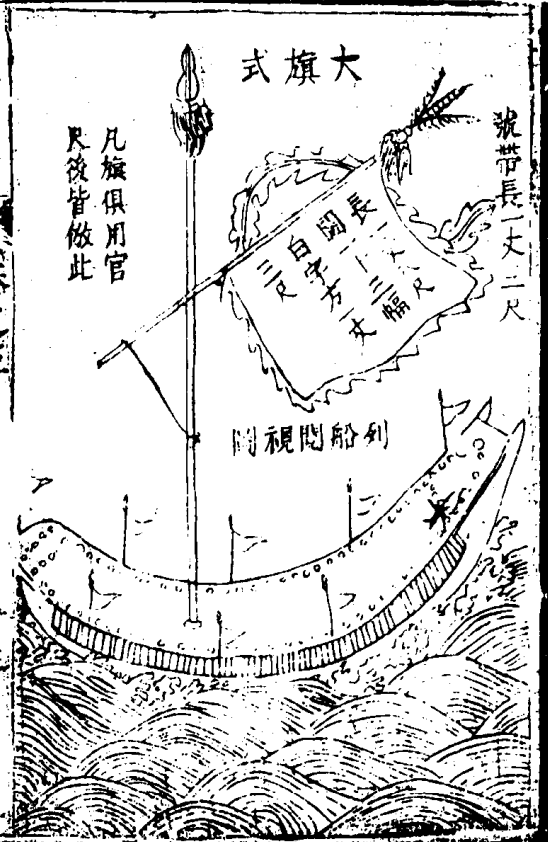
十八

第七隊

同

長	隊
手	牌
鎗	長
鎗	長
手	射
箭	火 簾 鈹

長	隊
手	牌
鎗	長
鎗	長
手	射
箭	火 簾 鈹



一號某字船一隻捕盜一名家丁一名舵工二名斗手二名瞭手二名舵手二名守船門二名掌號二名神器四名隊長六名兵六十名旗幟方色俱隨本哨

第一隊 同

隊	鳥
長	鏡
	鏡
	鏡
	鏡
	鏡

第二隊 同

隊	長
鳥	鏡
鳥	鏡
鳥	鏡
鳥	鏡
鳥	鏡

第三隊 同

隊	長
牌	手
長	鎗
長	鎗
射	手
靶	箭火

第四隊 同

隊	長
牌	手
長	鎗
長	鎗
射	手
靶	箭火

第五隊 同

隊	長
牌	手
長	鎗
長	鎗
射	手
靶	箭火

第六隊 同



武備志畧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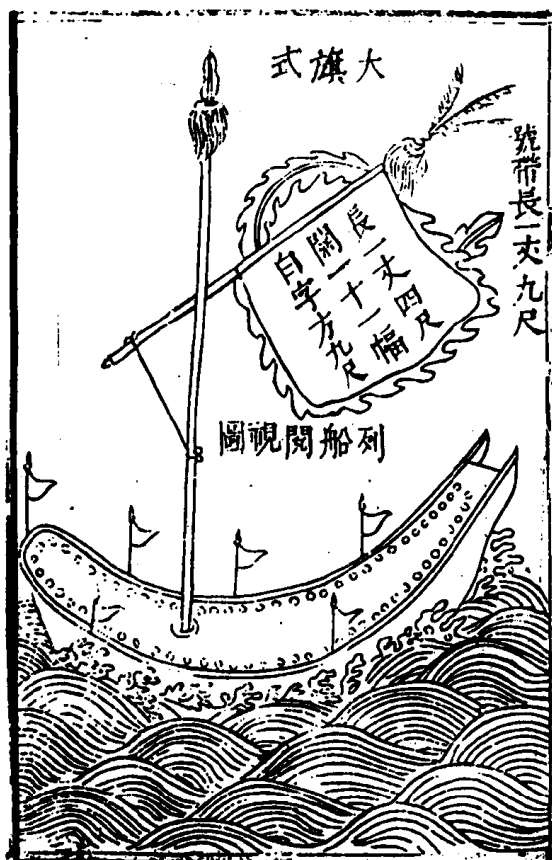
長	隊
手	牌
鎗	長
鎗	長
手	射
箭	火藥靶

第四隊 同		第三隊 同		第二隊 同		第一隊 同		四號某字船一隻捕盜一名家丁一名舵工二名計手二名暗手二名舵手二名守船門二名掌號二名神器二名隊長五名兵五十名旗幟方色俱隨不計	
長	隊	長	隊	長	隊	長	隊		
手	牌	手	牌	鏡	鳥	鏡	鳥		
鎗	長	鎗	長	鎗	鳥	鎗	鳥		
鎗	長	鎗	長	鎗	鳥	鎗	鳥		
手	射	手	射	鏡	鳥	鏡	鳥		
箭	火藥靶	箭	火藥靶	鏡	鳥	鏡	鳥		

武備志畧

卷之三

二十二



武備志畧

卷之三

二十三

長	隊	長	隊
手	牌	手	牌
鎗	長	鎗	長
鎗	長	鎗	長
手	射	手	射
箭	火藥	箭	火藥

第五隊 同

<p>五號某字船一隻捕盜一名某丁一名舵工二名相 手二名瞭手一名捉手一名某子號一名隊長四名共 四十名旗幟方色俱隨本號</p>			
長	隊	長	隊
鏡	鳥	鏡	鳥
鏡	鳥	鏡	鳥
鏡	鳥	鏡	鳥
鏡	鳥	鏡	鳥
鏡	鳥	鏡	鳥
鏡	鳥	鏡	鳥

第一隊 同

第二隊 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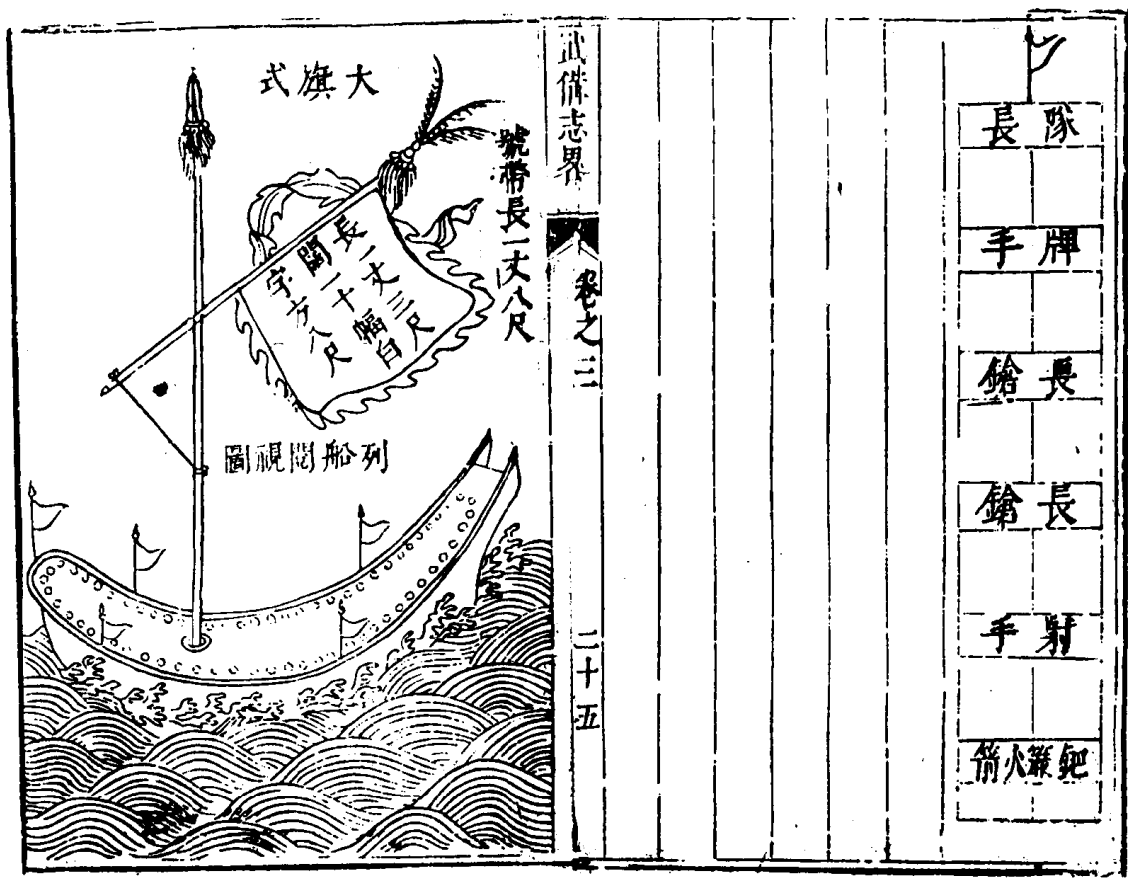
第三隊 同

第四隊 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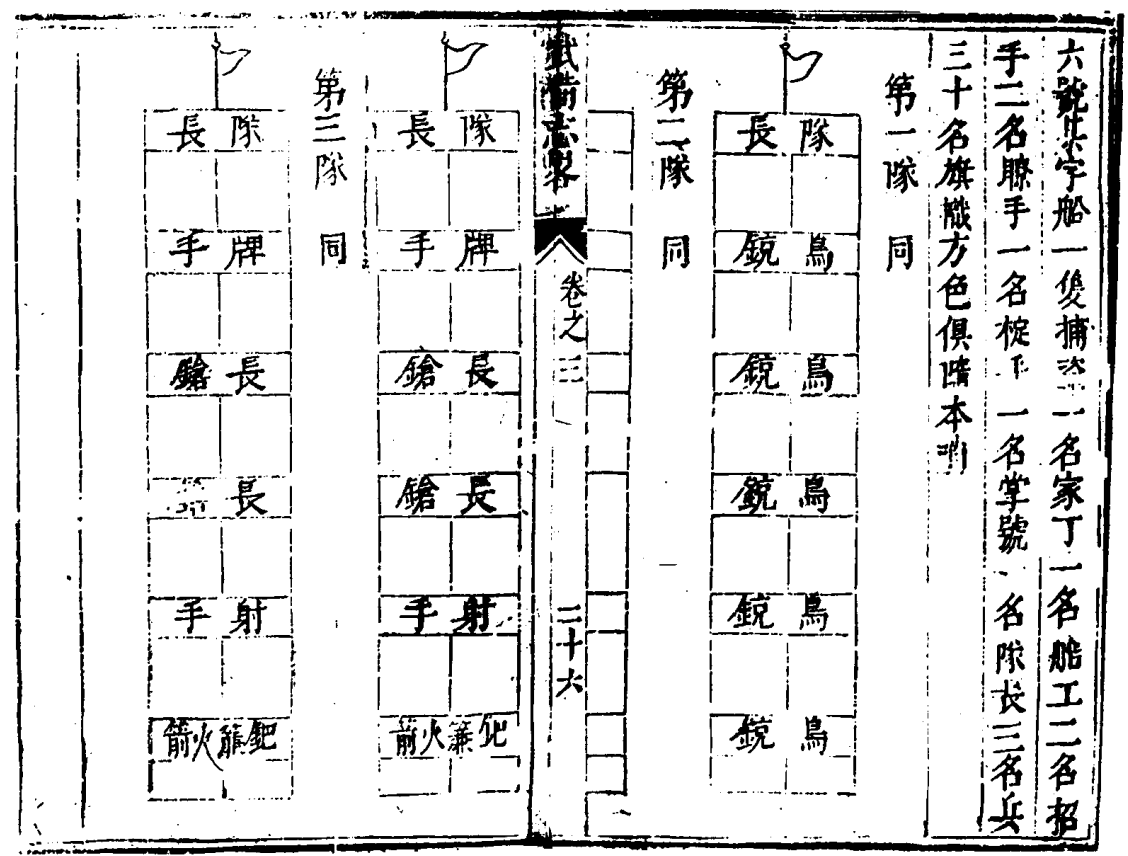
武備志畧

卷之三

二十四



長	隊
手	牌
鎗	長
鎗	長
手	射
箭	火藥鉅



六號其字船一隻捕盜一名家丁一名船工二名招
手二名勝手一名校下一名掌號一名隊長三名兵
三十名旗幟方色俱備本明

第一隊 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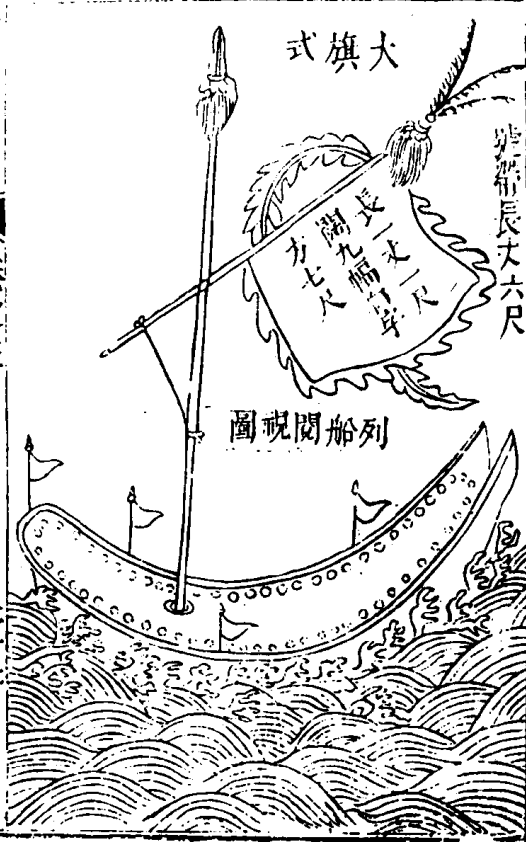
長	隊
鏡	鳥
鏡	鳥
鏡	鳥
鏡	鳥
鏡	鳥
鏡	鳥

第二隊 同

長	隊
手	牌
鎗	長
鎗	長
手	射
箭	火藥鉅

第三隊 同

長	隊
手	牌
鎗	長
鎗	長
手	射
箭	火藥鉅



七號某字船一隻捕盜一名家丁一名舵工二名招
手二名瞭手一名旋手一名掌號一名隊長二名兵
一十名旗幟方色俱隨本哨

第一隊 同

隊長

牌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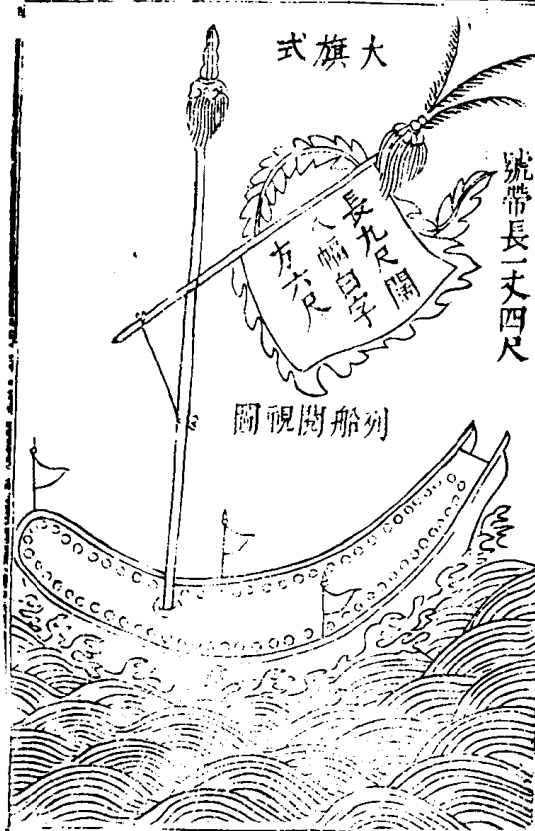
鎗長

鎗長

射手

鉞雁火箭

第二隊 同



隊長

牌手

鎗長

鎗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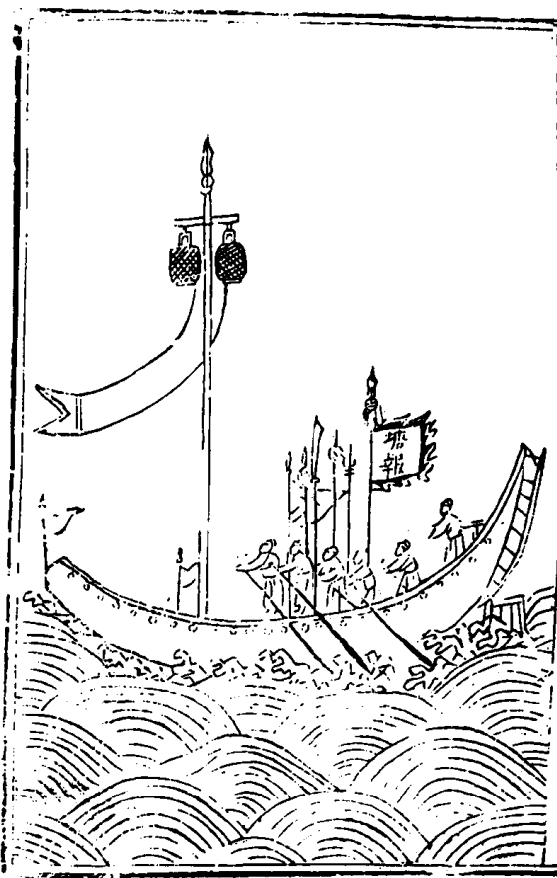
射手

鉞雁火箭

八號某字船一隻捕盜一名家丁一名舵工一名
手一名勝手一名旋手一名掌號一名隊長一名
十名陸操即以舵工充隊長願執把軍器聽大船撥
發跟隨官船

第一隊

長	隊
手	牌
鎗	長
鎗	長
手	射
箭	簾
	鉞



武備志畧 卷之三 二十九

八陣圖



八陣圖出於井田公田即中軍也私田八家即分八
陣也天地風雲各十隊龍虎鳥蛇各八隊四維為正
四方為奇乾之天坤之地巽之風艮之雲為四正陣
也震之龍兌之虎離之鳥坎之蛇為四奇陣也中間
為握奇陣也四正四奇分布之用握奇為立陣之體
八陣記漢諸葛武侯經畧中原壘石為之在夔州魚
腹灘自古相傳乘之六十四陣孰能推之習武當究

武備志畧 卷之三 三十

製造火砲

武經載火砲方法無所 軍中第一今不盛行
弓矢長兵堅甲之利敵皆失焉故軍火器 惠在不
全余蒐輯百家製造之法 而告之曰火砲曰車砲
曰銃曰火箭噴筒滾毬曰礮彈礮炬葫蘆曰雜器曰
禽獸曰水具伏地藏具而與以合藥之方併無敵毒
龍神火藥方拾用無遺

製威遠砲法

凡砲鐵須用閩鐵晉鐵次之煉鐵炭火爲上煤次之
武備志畧 卷之三 三十一

鐵在爐用稻艸截細雜黃土頻灑火中令鐵屎自出
煉至五六火用黃土和作漿入稻艸浸一二宿將鐵
放在漿內半日取出再煉須煉至十火外牛鐵五七
觔煉至一觔方熟入爐時仍用黃土封合一以防灰
塵一以取土能生金不致煉枯鐵之精氣製砲不離
爐方成一片如威遠砲將鐵分作八塊打如瓦樣長
一尺四寸闊一尺一寸中厚邊薄將瓦四塊用胎竿
打拔一筒八塊共成二筒奏齊用鐵釘數個將二筒
接作一處再用前餘鐵三十觔分作兩塊亦打如瓦

圍於砲腹中裝藥發火處加厚合縫時稍有灰渣

後必至損傷須到磨極淨成筒孔欲小止容鑽鑿之
沙砲既成然後上架用墨線吊准不差再用鋼鑽洗
塘可光可圓藥去卽到看過極淨方可安底火門近
底點放不致倒坐照門及護門俱就砲本身對成務
令堅緻各砲大約倣此又曰口敞則火散而力緩口
撮則火拘而力急如人開口舒氣則無力撮口出氣
則有力藥箭出管難則行遠出管易則行近如射箭
後手放箭扣緊則有力扣鬆則無力砲聲細則響而
震耳聲宏則散而不震耳如樂聲管聲入耳深鼓聲
入耳淺

武備志畧

卷之三

三十二

試驗法

凡久不打之銃砲恐其驟打而炸也挖地窖丈餘先
用火燒坑其銃使砂石打洗內外淨入坑中內以泥
塗覆薪燒煉俟其冷取出復用桃艾湯洗以牛或羊
豬血塗內外仍出坑煉之

硝黃灰法

有謂硝產不是道地硝性微軟故曰不明因硝不道

地加上黃灰恐致暴裂故曰瘡黃居硝六分之一燬
 仗用之黃居硝三十分之一灰居硝五分之一為下
 料為行火藥火箭流星地老鼠及藥線用之一云有
 硝無黃為藥線黃多則能發火杉灰為緊藥輕燥為
 慢藥柳枝灰茄楷灰最輕而易引火瓢灰蜂窠灰則
 又輕矣黃居硝三分之一或四分之灰居硝四分
 之一為上料凡紙筒紙毬梨花竹筒瓦罐敵日之物
 火箭頭上及鐵砲欲炸者用之黃居硝二分之一水
 火毬烟毬用之黃居硝十分之一灰同之為中料凡
 鐵砲及鳥銃用之各藥稱足分兩先碾硫黃如麵細
 次下硝碾將灰稱足投入熟水攪入硝黃內碾為片
 塊晒乾復碾極細愈細愈佳此即良法

製火藥方

每料用硝五觔 黃一觔 茄楷灰一觔
 以上硝黃灰共七觔分作三槽定碾五千八百遭
 出槽每藥三觔用好燒酒一觔成泥仍下槽內再
 碾一百遭出槽排成粒如黃米大或棗豆大須入
 手心燃之不覺熱方可尋常藥用一觔此藥止用

武備志

卷之三

三十三

半觔因藥力大迅不可多用如無茄灰柳條亦可
 去皮去節南方如無柳枝杉槁俱可

製火線藥方

淨硝一觔 黃三兩六錢 柳灰四兩三錢
 茄灰五錢 白砒五錢 朝腦三錢

以上如前合用扁線走線之用小作粒若作炸砲
 藥方硝黃如前灰減去五錢加白砒五錢朝腦一
 錢好燒酒和勻晒乾若作起火黃減去一兩二錢
 硝灰白砒朝腦如前斑貓二錢為細末重羅合一

武備志

卷之三

三十四

處用好燒酒拌溼晒乾再研一次仍用燒酒拌溼
 晒乾研羅即起火若作箭藥黃減去一兩一錢柳
 灰四兩硝白砒朝腦如前茄灰五錢

製扁線

扁線用細布裁成條以稀麵糊刷過乘溼敷火藥雙
 槽成線線上陰乾用生桐油油過聽用以防水

次或神藥洗品

硝灰 主 硫灰 主 葫蘆灰 烈灰 箬灰 柳灰 主 杉灰 主 棗樹皮灰 主 砒灰 主 蘇楷灰 主

石黃 法火 雄黃 毒火

火攻從藥

桃花砒 紅 瑪瑙砒 五色 朝腦 陰火 辰砂 地

水銀 地 鐵腳砒 黑 銀銷 爛 江子油 地

乾漆 火 巴豆 吐 巴油 爛 麻油 煎

麻子油 地 開羊花 迷 桐油 燒 金汁 爛

蒜汁 毒 狼毒 熱 銀杏葉 火 江豚 油 常山 風

附子 熱 天雄 熱 甘遂 迷 川黃 利 姜粉 迷

鐵腳連 毒 大小蓼 毒 川黃 利 姜粉 迷

武備志界 卷之三 三十五

牙皂 嚏 半夏 燥 爛骨艸 皮肉 川烏 毒

艸烏 毒 鈎吻 斷腸 礦灰 毒 血肉 艸之 毛竅 地

巴戟 毒 巴霜 毒 人精 毒 狼糞 風

封喉艸 候法之 斑毛 信 蜈蚣 毒 虺蛇 毒

蝮蛇 毒 斷腸艸 入腹 蝦蟆 毒 竹黃 毒

蒲花艸 火 蘆火 火 墨記艸 毒

右從藥六十品製煉神火毒火法火飛火爛火各
火配合煅煉有訣差之毫厘謬以十里專圖安留
意焉

毒火藥破陣用之賊聞其氣昏眩卧倒又燎皮肉

歌曰

墨霜先掃巴霜浸 毒氣中人嘔見心

乾漆晒和乾糞炒 松香艾朮更均停

雄黃一味為君主 透徹光明用一斤

石黃諸味各四兩 四六火藥配分明

川烏艸烏南星 半夏 狼毒 蛇埋 牙皂

巴霜 爛骨艸 金頂砒 鐵腳砒 銀銹 乾漆

乾糞 松香 艾朮 雄黃 金汁 石黃 硝火

武備志界 卷之三 三十六

硫火 杉灰 柳灰 斑猫 斷腸艸 蝦蟆油

姜汁 烟膏 骨灰

無敵毒龍神火藥又名神烟神沙神水至難之敵用之

歌曰

二十八宿按天曹 二十八味藥根苗

開天闢地安邦國 奪取凌烟第一功

蛇埋艸獨味為尊 上應天垣角木星

此藥一觔各二兩 誅邪滅亂不翻身

一風揚去號神沙 迷人瞎眼便昏花

砲中發去是神烟

七孔須臾噴血鮮

但得毫厘鑽鼻竅

腦漿流出命歸泉

藥投溪澗水通神

兵馬飲之碎心肝

順風送入賊營去

百萬之兵一陣人

征戰干戈并汗馬

用之鬼哭與神號

角木蛟卽天罡星在天十二度主造化萬物布君之

威信蛇埋艸應之

一云將毒蛇埋地下種荊芥株而陰乾爲末入藥

一云卽馬旋艸株時手背犯之輒腫

武備志畧

卷之三

二十七

亢金龍卽武曲星在天九度主天乙內相邊塞險阻

之地龍尾良姜艸應之

氏土貉卽天后星在天十六度主騎官車騎之象連珠

半夏艸應之

房日兔卽明堂星在天六度主天之管鑰爲天衢之

大道兔頭商陸艸應之

心月狐卽多疑星在天六度主五營積卒之象狐跋

藜蘆艸應之

尾火虎卽剛烈星在天十九度主天之中道虎牙鈎

吻艸應之

箕水豹卽文曲星在天十一度主邊外之地豹眼巾

星艸應之

斗木獬卽忠烈星在天二十五度主天之都關搜風

甘遂艸應之

牛金牛卽柔順星在天七度主左右將軍之象牛舌

天雄艸應之

女土蝠卽后妃星在天十一度主周秦代雍晉韓魏

陳燕齊鄭楚十二國之地鬼頭大附艸應之

武備志畧

卷之三

三十一

虛日鼠卽天倉星在天九度主北方邊外之地鼠尾

芫花艸應之

危月燕卽吉祥星在天十六度主天之府墨記神仙

艸應之卽葶藶艸苗

室火猪卽酒食星在天十七度主羽林之垣壘北方

之蕃部猪牙皂角應之

壁水獬卽財帛星在天九度主圖書之府掛劍獬牙

鬼箭艸應之

奎木狼卽天德星在天十六度主兵戈之象狼牙宣

姜艸應之

麥金狗即天鬼星在天十二度主山川藪澤之地水

驚斷腸艸應之

胃土雉即天廩星在天十五度主積屍之象雉頭鬼

白艸應之

昂日雞即天鳥星在天十一度又名旄頭星主兵戈

之象雞目胡羊艸應之

畢月鳥即天耳星在天十七度主邊兵弋獵之象川

鳥艸應之

武備志界

卷之三

三十九

嘴火猿即天劍星在天十度主行軍之藏府江子將

軍艸應之

參水猴即陰陽星在天十度中三星主三將左肩主

右將右足主後將右肩主左將左足主偏將川紅細

辛艸應之

井木犴即天法星在天二十四度主泉水積薪之象

雷公藤艸應之

鬼金羊即天日星在天二度主奸謀警急之象羊薺

獨艸應之柴大黃花

柳土獐即天相星在天十四度主天之中道人戟紅
牙艸應之

星日馬即鑿輿星在天十七度主雷雨之師雷九艸
應之

張月鹿即青龍星在天十七度主北方之長垣紫王
金絲艸應之

翼火蛇即天翌星在天十九度主四方之地蛇蟠不
食艸應之即蛇薺艸

軫水蚓即土德星在天十七度主天子六軍之門魚

武備志界

卷之三

四十

鱗艾胸艸應之松樹皮外綠衣即艾胸也

右神艸二十八品應天垣二十八宿炮煉極乾礪

羅絕細和以砒黃礪霜斑貓石黃蜈蚣蝦蟆蝮蛇

虺蛇蝮蛇孔雀尾蝎尾各為細末以蛇埋艸為君

或用為神沙順風揚去或用為神烟火砲發去或

用為神水注于溪河井澗隨機而應沙人人目頭

眩睛暗烟入賊竅血湧髓出水入賊腹腸斷心裂

驟馬傷藥者亦然我兵須喻解藥方可合製然製

藥已成選天將吉日各依方位主將者齋戒沐浴

盛服虔設鹿脯酒醴香燭之儀夜深于壘中先禱
于天垣二十八宿之神東方七宿青旗青甲連于
本方南紅西白北黑中黃各依方列

三十六天罡

達達蒜 囉囉藤 商陸 狼毒 川烏 艸烏

焦芫花 鬧羊花 蛇埋艸 鐵甲將軍艸

鑽骨艸 金絲斷腸艸 鐵線艸 皂角 甘遂

黃龍尾 紅牙大戟 碎骨艸 透腸艸 箭頭艸

馬連艸 水胡椒艸 蒼耳艸 雀蟲艸 巴豆

武備志畧 卷之三

大蓼 小蓼 南星 左纏藤 蔓莖花 韭子

旋風艸 鐵角蘭 鑽心穿肺艸 鵝腸 貓眼艸

以上三十六味按三十六天罡俱用童便製七次

迴爲末

五里霧

木屑將桐油炒過和一處要研細末用布袋盛之
臨敵人各量帶如遇順風先傾于地詐退百餘步
用走線點火結成霧霧朦朧五里人馬聞氣涕淚
不絕互相踐殺此用兵一奇也

合用方

硝百斤 黃百斤 炭五十斤 木屑五十斤

松香三十斤 雞糞一斗 狼糞二升 砒五斤

頭髮五斤 燒灰 人糞一斤

神烟

火硝一斤 硫四兩 用小便煮過 炭三兩 樟腦一兩

輕粉一錢 陽起石一兩 砒四兩 石黃一兩

右爲細末紫箬子竹筒內祭之烟迷百步良久不散

逢風火藥風送愈勁烟酸蔽天

武備志畧 卷之三

歌曰

狼糞多收并艾朮 須教加入江猪骨

骨煨爲灰肉煉油 油拌硝硫灰性烈

晒焙須當用極乾 逢風愈勁真奇絕

還當二八配分明 火攻陣裏神仙訣

狼糞 艾朮 江豚骨 江豚油 硝火 硫火

蒼灰 樺灰 杉灰 斑貓

銃藥常用

硝火 四兩 硫火 一錢 灰 一錢七分 斑貓 一錢

爆火藥

硝四兩 硫火三錢 灰八分

起火藥

硝一兩 硫三錢 蜜佗僧四分 炭二錢

又方

硝兩 硫三分 炭三錢五分

日起火藥

硝一兩 炭九錢

夜起火藥

武備志畧 卷之三 四十三

硝四兩 硫二錢半 灰一兩

噴火藥

硝二兩 硫二錢半 細砂七錢半 灰三錢半

砲火藥

硝十兩 硫六兩 葫荖灰三兩 石黃一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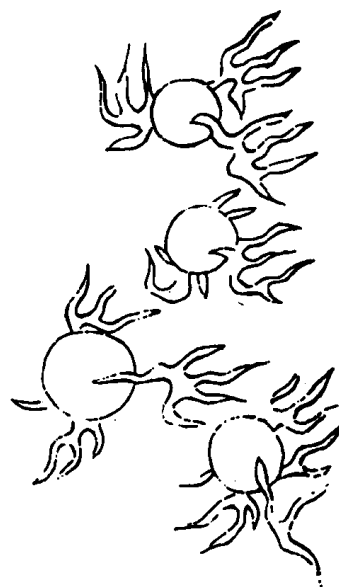
鉛銃火藥

提淨明硝四十兩 硫六兩 柳灰或葫荖灰或茄楷灰六兩

右各另研細末照前分兩配合用水一盞拌濇拌

干下取起晒乾如此三次為細末每銃用藥三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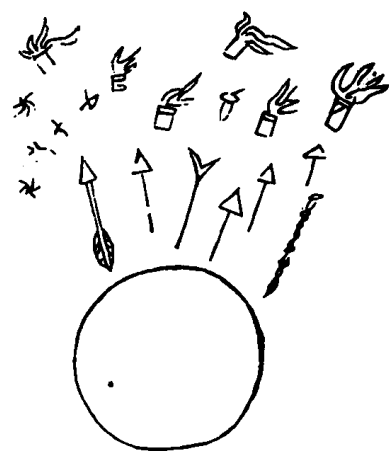
火妖



氣薄拳大內蕩松香入毒火外煮松香柏油黃蠟燃火拋打烟焰藜截脚利水戰守城俯擊短戰

武備志畧 卷之三 四十四

大蜂窠



此器戰守攻取水陸不可無者製宜精用此其船第一火器也

天火毬後附方



此火不用凡火以藥修合三五箇月乃可用凡風見日即着合必須在地窖內不見風方可其藥用黑豆楷燒灰每存性每一斤加硝磺半斤硫黃四兩班毛一兩真黃天硫一兩六錢無風日處攢合當時即裝武備志畧卷之三

四十五

入鷄鴨卵壳內令滿每一箇令加頑石子一塊如粟子大夾紙封口用茄楷灰固濟半指厚遇敵令軍士以繩圍投去到彼處跌破不拘落在草船木人身服盡成火水亦不能救若陸戰燒敵糧輜積尤妙

既濟雷

水戰打賊船底鐵鑄大砲長一尺五寸徑四寸內藏火藥二斤藥信盤曲於砲上放大鉛彈重二斤用黃臘封口用狗皮一張縫袋將砲兜在居中四足用四錐鑽釘賊舟底上每一舟底用砲八箇香到砲發船

碎即沉賊可擒也

度水神機砲

如隔水為陣欲用火攻勝之倘我兵寡勢不能敵必暗使細作之士將砲埋險隘之處玄妙在藥信即如二三十砲總於一信機動則砲齊發將地掘槽用猪竹剖為兩半中剝去節用猪水浸紙晒乾裹其藥信則不生潮濕於竹內埋於地槽仍以土掩覆將磁盆對合敲眼與竹口相對以埋法火火種用不灰木製合用鐵精乾漆不灰木硝硫等物合之埋於地經一武備志畧卷之三

四十六

二月遇雨水亦不息機將長繩繫於藥信垂於火種之旁賊至用繩拽動其機則砲應手而發砲藏神砂着賊立瞎雙睛磁屑着賊見血封喉毒火着賊立時腐爛鈴子着賊透腹穿心隨出奇兵以應之無有不敗雖鬼神亦莫測其機也

制蓬索藥方

每白礬十斤 皮硝五斤 梔子四斤為末入水五斗熬三五沸制在蓬索上以防雨火也

船上利器習法

國六次

硫黃 一斤
硝磺 二斤
炭末 五斤
瀝青 二斤
乾漆 二斤

四十八

兵器

弓者器之首也故曰弓矢今之弓式有不盡于此也
心切疑之嘗聞周禮有六弓曰王弓弧弓夾弓廋弓
唐弓弓之長者名為號繁若其制不可考武經總要
所載黃輝弓開元弓黑漆弓白輝弓麻背弓小稍弓
西番弓其名雖異其實則同今開元弓其制強大耐
久九邊將士多用之最稱利器若腹裏稱良者槽稍
小稍其弦口緊而背曲拽之易滿天熱則多滾失黑
漆弓陰雨不解暑天不走可備南方水戰之用夫器
之利也古云軟弓長箭快馬輕刀持硬弓而稱勇力
者不過套子弓軟力可制而不為弓所制也又非為
人人皆宜用軟弓也此弓人之所當知矣今列大稍
黑漆開元小稍弓式箭樣盛甲刀鎗圖之以告來者

武備志

卷之三

五十五

開元弓



小稍弓



武備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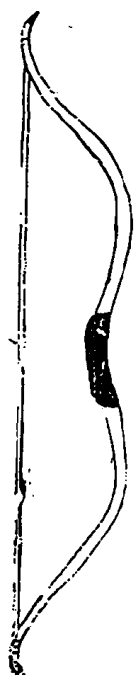
卷之三

五十六

黑漆弓



大稍弓



透甲錐箭



月牙箭射枕水戰
射蓬索



武備志畧

卷之三

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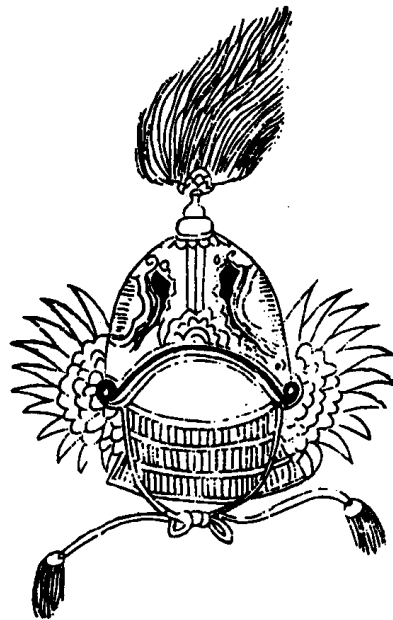
柳葉箭兼可射馬



三叉箭



頭登頓項



武備志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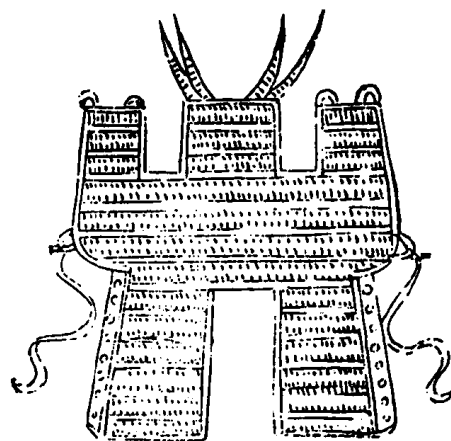
卷之三

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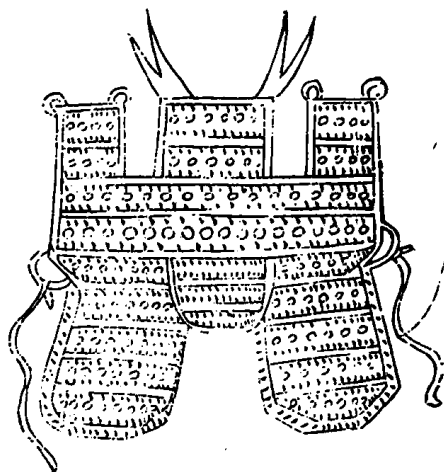
頭登頓項



身甲



身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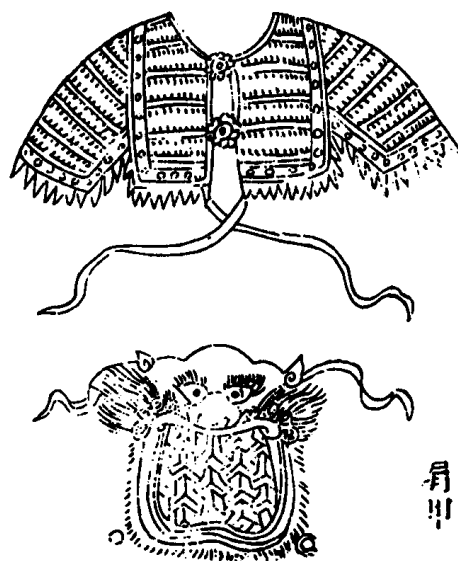


武備志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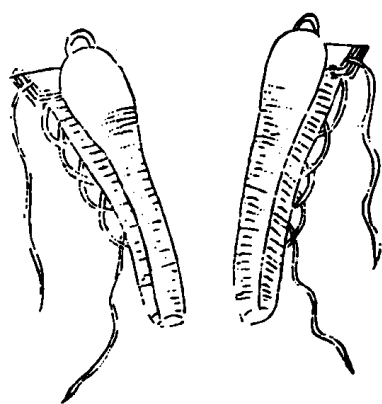
卷之三

五十一

披膊



臂縛



武備志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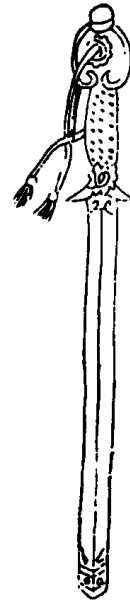
卷之三

五十四

肩甲

劍

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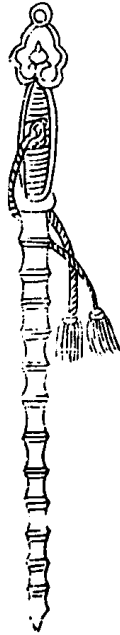


武備志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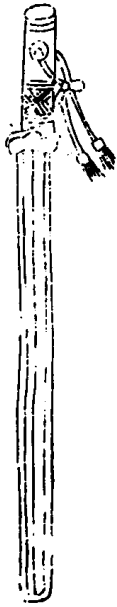
卷之三

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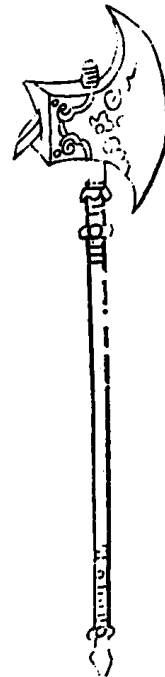
銀鞭



鐵簡



大斧



連珠雙鐵鞭



武備志畧

卷之三

五十六

偃月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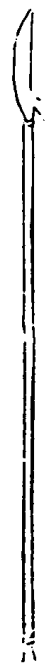
鈎鎌刀



龍刀鎗砍人亦可鎗人亦可



鐵鉤鎗攻守兼用長一丈二尺或用竹桿亦可



雙林棍



武備志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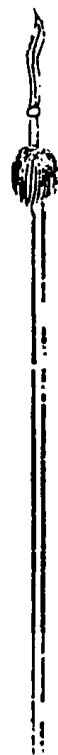
卷之三

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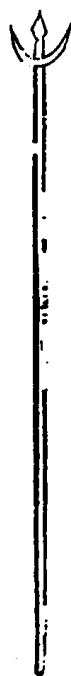
燕尾牌



鎗式



鏡鉞



武備志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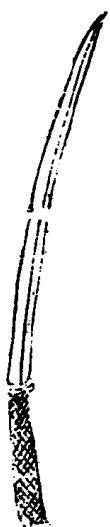
卷之三

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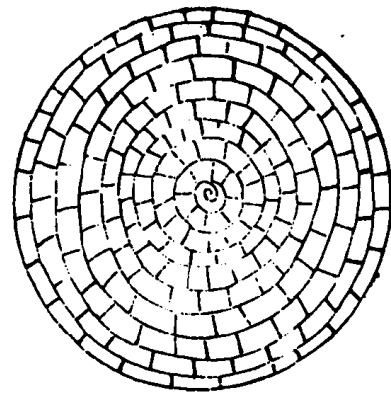
短刀



長刀



藤牌



武備志畧

卷之三

五十九

狼筈



長鎗

選士去取分別

方今天下承平而民忘戰卒然之變選難向一然一選者士無去取是驅市人而戰也有去取而無分則車轅舟楫違用而不致遠故紀效新書曰兵之選尚矣而時有不同若是取於武藝而膽不充臨陣怕死先衆而走又復以利害恐人此武藝之人不可恃也若是取於豐偉而膽不充緩急之際脂韋不能疾趨此豐偉之人不可恃也若是取於力大而胆不充臨陣足軟呼之不聞推之不勳此力大之人不可

武備志畧

卷之三

六十

恃也若是取於伶俐而胆不充未警之先未陣之時預先脫逃此伶俐之人不可恃也而選上廢此亦不可也諺曰豐偉伶俐可添藝精之人力大可添壯胆之人夫小胆苟會一技而卽胆大也惟素有胆氣使其再加力大豐偉伶俐而復習以武藝此謂錦上添花求之不可得者也而又慎使城市油滑奸巧之人寧可鄉野愚鈍之夫不削我顛倒之術誠信易於感孚儼氣易於振作若將威素立則先收之以恩若將恩未行則先振之以威不過欲使爲我用命若愛先

玩於前而後繼之以威則怨威而忘恩矣今天下之至親至情莫慈父之與孝子子之聽命於父者以其生我育我也設使父必於殺子子且不能無言况烏合之衆不教之兵耶故必恩以佐其威庶威爲有濟如載物者舟而所以使之安載如意轉捷從心則舵也威嚴其舟乎恩信其舵乎兵法曰雖有虎狼之將必藉豺犬之兵將雖智勇禦敵不能獨取其勝將不得兵如鳥無翼兵不得將如虎無頭故將得兵而有勢兵得將而有勇漢書曰指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

武備志畧

卷之三

六十二

漢將霍去病以智勇之士聚爲爪牙立大功夫兵之不選不精諸家兵法並有選士之篇士有老小勇怯強弱才技貴賤仁義鄉俗之性不同用之各有所長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太公曰選士之法因能守職貪者守財廉者主賜仁者納降辯者通使謀者應敵怯者守門勇者赴鬪健者搶關並者善視瞽者善聽各取其用兵法曰良匠無棄材良將無貴士乃至鷄鳴狗盜並皆君用之所謂士無貴賤高下有一得而可用矣今將選士十五條列後不可不察也

一有貪窮忿怒不顧生死將決其志遇賊爭先者爲一等可使衝圍破壘偷營劫寨斬將奪旗三畧曰貪者好趨利愚者不顧死

一有胆壯疾走能事者爲一等可使探報接應期敵一有勇力出衆者爲一等可使攻城奪門破金鼓絕旌旗也

一有巧詞利舌機變之人爲一等可使軍中遊說太公曰豪士四人主飛名馳譽激勵將士誦詐妖言搖惑賊心游士八人探俟奸宄誘察敵情條往忽

武備志畧

卷之三

六十二

來行于間諜術士三人巫覡誦詐妄依鬼神以疑驚

一有弓弩射遠的中者爲一等可使開路射其主將頭領先鋒

一有武藝出衆力大氣壯者爲一等可使爲奇兵大將應急驅使

一有過犯凶惡頑跡不顧生死者爲一等可使伏路守隘破堅入險出爲先鋒入爲後殿

一有醫士匠作各行手藝者爲一等可使軍前緩急

雜用無缺

一有無能軟弱怕事者為一等可令守倉庫

一有年老殘疾者為一等可使守門防奸支更

一有知風俗鄉導山川遠近迂直者為一等可使通

引道路

一有知天文地理深謀遠慮通變財貨覽視四方休

探軍情者為一等可為腹心

一有善識水勢以渡江河能為雞鳴狗盜者為一等

可使潛偷夜號切探賊情備急應用

武備志畧

卷之二

六十三

一有賊軍避罪而投來者為一等可以探問敵情虛

實

一有將領不能銓度士衆各任其長而雷同用之不

盡其才則三軍不盡其力兵法曰智過十人為十

人之長智過百人為百人之長智過千人為千人

之長智過萬人為萬人之長各盡其智軍勢曰使

智使勇使貪使愚是也

天功

天道變化消長萬彙契地之功乃有成矣天貴地賤
天動地化貴者運機賤者効力故上有其動而下行
其化矣是以知天之施地非專也地之應天有常也
生殺機動機正則泰機亂則否萬物列形否泰見之
于地焉豈地之為哉蓋天道內而地道外者也王者
天將者地也將者天士卒地也我天敵地也由是而
觀之其所動勝負槩可知矣王之于將者擇賢受柄
舉無所疑將必內應其正而外務其順也將以正則

武備志畧

卷之三

六十四

師律嚴務以順則臣節貞舉而禦敵詎有與尸之患
乎君恃智以自用倨禮而傲下受柄匪人使人不信
將以內抱猶豫之惑外喪馭衆之威矣舉而禦敵能
免失律之凶乎師之成敗見之于將焉豈將之為乎
將之為任也智敵萬人苟無萬人之用與愚者同矣
勇冠三軍苟無三軍之用與懦者同矣善為將者正
而能變剛而能恒仁而能斷勇而能詳以策馭吏士
未有不振拔勳業以定禍亂者也如是使敵不敢抗
衡者豈敵怯乎由于威令整肅進退之節賞罰當也

覆兵殺將弱國削土地者豈敵強乎由于不嚴師律
步伍不齊故也上而及下內而意外其由天地之用
乎乃天藉地運四氣正生殺也故貴必藉賤力能成
元功而建王業也

人用

今之世取人也卒于多學而捨偏技非良術也兵家
所利隨其長短用之也是以善與者勿與閑格慮其
愛人而無勇也善保守者勿與進攻慮其緩而不猛
也多方者勿與決事慮其猶豫也多勇者勿與謀敵

武備志畧

卷之三

六十五

慮其過輕也精者使鬪果敢者使攻沉毅而性執事
者使據險阻見小而貪財者不可使守儲蓄智而善
斷者可擇其言輕健者使誘敵剛愎者使當鋒利口
喋喋者使之間善能鼠竊狗盜者使之偷號探敵惡
言多詈者使之揚毀辱罵奇才異識者使之預談笑
敵謀而不成深識大度者使之安眾倔強多力者使
之斬關擗莽修其戰道善隨地形結搆者使之度樹
營柵怯懦者使之輦運器用老弱者使之吹汲諸山
澤高下水泉之利者使詳地形妖言詭辭張皇鬼神

拒引天命者使揚聲惑眾驚恐敵心善擇地勢平易
險巖知往來溪路者使通儲糧奇辭偉辨能駕虎矜
大者使奮振威德耳目聰明善探敵情者使伺候奸
偽敏才健筆者使主牋檄善占風雲氣候者為候風
之士曉六壬遁甲者為選日之士人醫獸醫各不可
使相亂貴其專一也大將軍能推通材者可與之恭
議故大衆之內有善有惡無棄人焉斯動則有功矣

三才

天者吉凶以陰陽辨也地布險易以山川章也人包

武備志畧

卷之三

六十六

勇怯以戰陣見也苟欲陰陽之順險易之利勇怯之
用在乎可得而擇也當彼我相逢各出不意忽然交
合曷能擇所利而用也如兩師不期逼于險地天時
雨雪交積山川不辨何以禦之而大將正眾堅陣嚴
肅號令敵攻勿與戰俟其變而後進退其如我安彼
自警援以精兵乘之倉卒之際將必預備擇輕勇者
二十四人八方各三騎相去一二里晝以旗夜以鼓
第一騎見賊舉旗二騎如之三騎馳報告知其如烟
霧風雷震驚旗鼓不聞皆以馳告也有警則引輕軍

突之大陣不可妄動大兵之行常以輕騎數千大別分部隊為游兵其將擇驍勇之人觀彼動靜而後舉焉若與敵卒然相遇或于平原廣澤及山谷深峭艸木蒙密俱是危地當可限衝車突騎也深峭隘口可以少擊衆也長林豐艸可為伏也原野漫衍可以騎兵相屬艸木蒙密可以步兵接戰長郊往來可進可退長戰當敵踰水跨遠高下相乘不可親近可以長弩當敵地之性情大將防亂于未亂備急于未急結營既定預令強勇者衛外怯弱者附之所以慮晦夜武備志界 卷之三 六十七

之急也此皆隨人之性順天地之道也用兵者得不審于此乎

軍範

用兵之道先正其禮次定其謀而擇其人然後詳天地之利害審人心之去就賞罰之公平慎喜怒之愛樂張攻伐之勢明成敗之晷度王客之用能愛人之生者可使人舍生而赴死能親人之身者可使人人捐身以犯難謀畧為強勇為用鋒刃為備祿位為誘斬殺為畏強弱相授勇怯相問前後相趨左右相

赴遠近相取利害相敵步騎相乘長短相用敵欲堅陣我以突其不意敵欲冲殺我備其從來攻必攻其所寡擊必擊其所動薄者可突長者可截亂者可惑疑者可協夫軍之為政也勞在乎役無度怨在乎賞不均弱在乎逼迫穷在乎絕地離在乎將失道俱在乎將無勇饑在乎遠輸渴在乎窮井軍之樂在乎安靖利在乎賞罰當其死在乎軍成其功在乎戰也戰陣之術從生擊死從實擊虛從整擊亂從利擊害山林之戰不仰高不臨深不冲隘不遠絕水上之戰不

武備志界

卷之三

六十八

遠風不逆流林中之戰不連翼不相馳平川之戰不遠離此地之利也軍之禁也不節語謀必泄不緩令行必亂不行賞罰必怠行伍紊亂晦夜驚恐在肅厲以嚴之軍之畏愛將之表也軍之所親將之所存非智賢孰能此乎

辨材

國家行師授律生殺之柄大將所主者國之心腹三軍之司命也可不慎于選乎苟欲命將預以精誠辨其可否者有四一曰貌二曰言語三曰舉動四曰行

事

其一曰貌凡眉上雙骨橫起而隆獻者語言不相顧者突膺仰視者方坐內多虛警者此數者人有其一斯人蘊不臣之心不可使也豐上銳下神氣安詳者重德而善安衆人也目黑多白少點睛深而神氣與形相副者機度沉厚不可以詐動人也目睛瑩朗五嶽相照燕頤虎頤者心機疾速勇而有斬人也龜背虎腰點睛深而朗徹睛視諦而神骨聳峭者雄壯有智慮人也是五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頭尖面小頸大腹細目睛昏翳點睛近上視顧不正此皆志氣淺劣智識庸鄙人也不可使之也

武備志界

卷之三

六十九

其二曰言語凡人言肆而目駭視者心懷異圖也言狡變而不經者心有隱也矜大人言善惟恐不及黨人也言錯綜無所歸者心躁也方言而他視者心不誠也言卑而色下者心有所屈也言頻四顧者辭安也言人之短而視不定者誣構人也言多而私事爲憂者顧妻子之人也言大而理不精者其學虛也色

悅而徐徐順人意者佞媚人也矜已善而斥人不善者崛強人也言欲發而怯縮者含蓄人也言無公私必及利者貪人也色卑言多求者志下劣人也事屈而言直氣悖而言順色悖而言大事不詳而強能理矯而強正此俱奸詐人也是十六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但言大而意精至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有志節人也言動而必及國家者忠孝人也言多而不迂者壯直人也辭寡而意懇者至公人也言多及軍吏之私者善撫卹人也言及陣敵喜動于色

武備志界

卷之三

七十

者好勇人也言及細微而能辨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迂濶而率近于理識深見遠人也言少而事詳者大度人也言語氣和而神色相稱者善納衆人也言徐徐而事備者性緩而有德人也言速而事當性急而不暴有識人也是十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以使也

其三曰舉動凡人行有狼顧者行與坐急如驚恐者非時言語而手足紛拿者方食而不覺棄匕筯者方行而首偏口目輒斜動者行而惟恐有人逐者欲坐

而頻四顧有所駭者方行而悖氣上騰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不實者觀事覺佯如不知而目他視者是十者人有其一此皆爲心不誠實多蓄異圖人也不可使之也行欲如大路而身不搖也坐欲如山岳形神俱定也臥欲如覆舟神氣安詳也此皆智度深沉大節崇德人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

其四曰行事凡人行事有先已而後人者好私人也事繁多而不常者無智人也作事不急于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首無尾者僞人也先急而後慢者庸衆

武備志畧

卷之三

七十一

人也事不求詳而輒爲之者粗疎人也巧妙而無神急用者浮艷人也所錯捨魯鈍而不敵用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析者無識人也臨事而惧者懦弱人也進退而不決者無斷人也記一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虛而構架廣大以善爲惡者奸人也善候人之顏色隨所欲言者佞人也是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有事簡而用當者有喜怒之事不露于色者臨大事而神氣自若者此謂神有餘之人也有微而不棄大而不煩危事不惧美事不喜者事有衆惑而

獨斷之者有衆危而獨安之者事有難動而能動之者事有難安而獨安之者此謂智有餘之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是知貌者神之聚也知言語者神之形也知舉動者神之用也知行事者神之本也察其神則盡其爲人之道矣君之命將可不審于此乎

論將

夫舉百萬之師苟非其人將何以爲謂小大者各有四焉八者皆無何以謂之將乎其大者一曰天將二

武備志畧

卷之三

七十二

曰地將三曰人將四曰神將其小者一曰威將二曰強將三曰猛將四曰良將凡興師舉衆列營結陣觀旌旗之動審金鼓之聲揆日窺時以決吉凶隨五行運轉應神位出入以變用兵敵人不測其所來以聯用兵我師不知其所爲動有度靜有方勝負在乎先見持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衆此之謂天將也所至之境詳察地利山澤遠近廣狹險易林藪厚薄溪澗深淺若視指掌戰陣之時前後無阻左右無滯步騎往來進退皆順其情人馬無逼蹙之困攻守獲備蓄

之利人馬得水草之饒而無飢渴之色陷之死地而能生亡地而能存逆而能順順而能逆不擇險易皆能安而後動動而決勝者也此之謂地將也又若廉于財賄于色踈于酒持身以禮奉公以忠憂樂與士卒同獲敵之貨賂而不蓄得敵之婦女而不留納謀而能容疑而能斷勇不凌物仁不喪法匿其小罪決其大過犯令者不以其親有功者不懷其讐者者扶之小者撫之訟者決之濫者詳之賊者平之強者抑之懦者隱之勇者使之橫者殺之服者原之失者服

武備志畧

卷之三

七十三

之凶者逐之來者爵之暴者挫之智者貶之讒者遠之得城不攻得地不專敵淺以待變敵詭以順命逆勢則觀順勢則攻此之謂人將也又若以天爲表以地爲變以人爲用舉三將而兼之此之謂神將也行師無有天時無有地利任其人無有勇怯聞敵而即行心無疑慮犯令者罪無大小必繩以刑聞之即畏當之即破此之謂強將也師無多寡敵無強弱三軍順命舉動如神匹馬單刀衝鋒先入使敵人失措懼而遠遁此之謂猛將也夫能以威爲表以猛爲裏以

強居中兼之三將者此之謂良將也國之任將如得天將可以當達天之敵地將可以當達地之敵人將可以當恃人之敵神將可以當天可之敵舉無遺策矣威將可以附天將上能順天下壯威武強將可以附地將上明地利下以進退必決猛將可以附人將上明人心利害下以精敢禦敵良將可以保四方如是者將之體用也

出將

王者既審定大臣之可否將以將之於是居正殿名

武備志畧

卷之三

七十四

之曰今某地不臣願將軍應之社稷安危亦在將軍乃使太史氏擇吉日將授之斧鉞王入太廟西面而立王操鉞持其首授之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其柄授之刃曰從是以下至地者將軍制之將既授命拜而報曰臣聞國不可以從外理軍不可以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心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不敢生還乃辭而行將之于外若命有所不受唯逐便利國家是務其于已也索其于土也至是故將拒諫則英雄逐良策不從則謀者

主善惡等則賢愚混賞罰亂則綱紀散多喜則不威多怒則人心離多言則機洩多奸則智惑寬則衆解暴則衆怨將專權則下歸咎將自善則下無功將納譏則正人離將納私則士卒盜將內顧則士卒淫賤貨揮色所以自索避嫌遠疑所以自持沉幾遠慮所以不失委時順變所以建功聽善片譏所以來遠先度後作所以應卒先信後言所以伏下去私徇公所以存國其神欲正其形欲端動欲如風止欲如丘陵聞欲如雷霆權欲如鬼神思欲如照影令欲如霜雪苟有此者可以當國之大命矣

武備志

卷之三

七十五

軍令

大將軍既受命專征之柄犒師于野畢而下令焉不從令者必殺夫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旗舉不起旗低不伏此謂悖軍如是者斬之呼名下應召之不到往復愆期動年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之夜傳刀十怠而不振更籌度聲號不明此謂怠軍如是者斬之多出怨言怒其不賞主將所用嘯強難治此謂橫軍如是者斬之揚聲笑語若無其上禁約不止此謂

輕軍如是者斬之所掌器械弓弦絕箭無羽鏃刀鎗涇繡旗纛凋弊此謂欺軍如是者斬之妖言詭辭撰造鬼神托憑夢寐以流邪說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之所到之地凌侮其民逼其婦女此謂姦軍如是者斬之奸舌利嘴聞事橫非構怨吏士令其不協此謂謗軍如是者斬之竊人財貨以爲己利奪人首級以爲己功此謂盜軍如是者斬之將軍聚謀切聽事情此謂探軍如是者斬之或聞所謀及軍中號令揚聲于外使敵聞知此謂背軍如是者斬之使用

武備志

卷之五

七十六

之時結舌不應低眉俛首而有難色此謂恨軍如是者斬之出越行伍爭前亂後言語喧嘩不馴禁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之托傷詭病以避艱難扶傷昇死因而逐遠此謂詐軍如是者斬之主掌財帛賜賞之際附私所親使吏士結怨此謂徇軍如是者斬之觀敵不審探敵不詳到而不言到不到而言到多而言少少而言多此謂誤軍如是者斬之營壁之間既非犒設無故飲酒此謂狂軍如是者斬之此令既立吏士有犯者斬其人將軍以問諸將曰罪當令推出斬

之使傳告諸吏士曰某

初已處斷訖汝

等宜觀此爲形是大將以孤行言士卒無怨人有畏
心矣故軍法者將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呂蒙涕
泣而斬鄉人穰直立表而誅壯賈此皆先選法今後
收功名者也

船戰

夫播鼓一通吏士皆嚴再通上仇俱就船整待櫓棹
戰士持兵器就船各當其所幢幡鼓角各隨所載三
通大小船以次發左不得右右不得左前不得後後

武備志畧

卷之三

七十七

不得前違令者斬

步戰

夫播鼓一通步騎皆裝再通上馬步結屯三通以次
出之隨幡住幡後聞鼓音整陣片候者視之地形廣
狹從四角而立表制戰陣之宜諸部曲各安部陣兵
不如令者斬若欲結陣對敵營先立表乃引兵就表
而臨陣皆無喧嘩明聽鼓看旌旗麾前則前後則後
左則左右則右如不聽令而亂前後左右者斬伍中
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者什長殺之什長不進

者隊長殺之隊百千把等不進者都守殺之督戰部
伍等則友及主客等今不進者斬一部受敵餘部
不救者臨陣兵器不可離戰伍長什長不舉者同罪
無令而妄行者斬騎兵在前遊騎在後若步騎與賊
對敵聞三鼓音騎飛從兩頭進戰聞三金音即還此
謂獨進戰之時也此步騎大戰之法尤在變化不測
也

兵勢

兵家之勢非人之勇怯也怯者可敗而不可勝勇者

武備志畧

卷之三

七十八

可勝而不可敗也卒由其勢成者有五一日乘勢二
曰氣勢三曰假勢四曰隨勢五曰地勢夫勢之敗者
有三一曰挫勢二曰支勢三曰輕勢凡師破大敵將
士樂戰威名隆震聞者駭懼迴其勢而擊人者此之
謂乘勢也將有威德部伍嚴整士有餘勇各舉所加
譬如雷霆此之謂氣勢也將寡兵少盛其鼓旗張爲
疑兵使敵人畏懼此之謂假勢也將能待敵之疲倦
懈怠襲擊此之謂隨勢也合戰之地便干戈利于步
騎左右前後無有陷隱此之謂地勢也兵者乘此五

勢未有不能追亡逐北而建大功者也若累戰累北更士畏敵此之謂挫勢也將無威德謀事不決賞罰不明士多離散此之謂支勢也士卒喧嘩不循禁令部伍不肅此之謂輕勢也用兵有此三者無有不敗軍殺將者也故敵之乘勢而到者未可與戰堅壁清野以待之候攻無所拔掠無所得敵眾益以慢矣當發精兵陰出兩道擊之壁中鼓譟應之如此可破其乘勢者矣敵有恃氣勢而到者可後潛精兵偽示以老弱接戰發伏兵而擊之勝矣彼見我兵老弱必輕

武備志

卷之三

七十九

進凌燦之堅陣以候一鼓不勝鋒必挫反為我乘矣敵有假勢而到者旗鼓之盛埃壙之多預料敵兵如國有十萬之眾侵伐之地不及五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萬矣謂其各有分屯防守之處及死之所滅故兵不盡到之矣國有百萬之眾侵伐之地不及五十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十萬矣以此料之百萬之兵其眾來者有五十萬旗鼓與號令之多者必不溢四十一萬矣餘皆疑兵矣四萬五萬之旗鼓與號令者此必不溢三萬矣餘皆疑兵也是以旗鼓多者其兵少

不可佈但以精兵出其不意必敗矣如敵探我動靜為我所覺即詐示以疲懈怠便知敵之隨勢而來可預于諸間道及通衢陰伏銳兵以俟之先令細人密探敵人舉兵之期然後設伏以待之過半則邀之其敵先得地勢未可與戰夫得敵有挫勢者自外擊之敵有支勢者自內擊之內擊謂用間離敵有輕勢者可以突之掩其不備用其之迫則盡于勢之用矣料敵取勝之術善莫大焉

屯田

師行糧從自古志之然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故久戰莫利于屯田屯田而農事不可不講也太白陰經曰洪範八政食乃爲先是以商鞅入秦行墾墾之令伯齊富農功之術夫地所以養人城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務耕者其人不飢務守者其城不虞務戰者其國不危四海之內六合之外有奚貴曰土貴曰奚貴乎土曰人之本曰奚貴于人曰國之本夫國恃兵而役武任則兵勝按兵耕農爲業以待令者國得農戰武備志畧卷之三
八十一
而安主得農戰而尊三時務農一時請武使士卒入無遺力出有餘糧所謂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富國者也上古之時一夫受田五十畝一成之地百井爲甸六十井五百七十六家受田二萬八千八百夫成一里五百人二十五成計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七十五乘爲三軍矣至秦漢而井田廢今改制屯田養軍而民不困法莫善于此也國家原額屯田八十九萬三千一百七十二頃餘征糧三千一百四十六萬四千五百七十六石

北直隸各衛所

原額屯田一萬六十四頃二十五畝六分八厘見額屯田四萬三千六百七十八頃四十六畝一分七厘零糧二十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一石五十七升六合九勺新增并勘出首地銀四萬四百六十二兩七錢二分二厘九毫零秋青草二十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三束穀草一百八十七束

江南都司

原額屯田三萬六千四百九頃八十四畝一分七厘零

武備志畧

卷之三

八十二

厘零

見額屯田七萬一千五百一十五頃二畝五分一厘五毫糧五十七萬八千九百六十三石二斗八升一合一勺銀一萬二百七十二兩八錢六分一厘三絲

浙江都司

原額屯田二千二百七十四頃一十九畝六分見額屯田并地山園池蕩兜淩潭塘灘溝共二千三百九十頃六十畝九分六厘零糧六萬八千二

百九十六石三斗五升一合三勺零

江西都司

原額屯田地五千六百二十三頃四十一畝二分五厘

見額屯田地五千四百七十一頃三十八畝四分三厘零糧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六石四斗一升九合

湖廣都司

原額屯田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五頃二十五畝

武備志畧

卷之三

八十三

見額屯田五萬七百四十九頃七十二畝六分一厘二毫糧三十八萬七千五百四十五石四斗四升九合

福建都司

原額屯田五千三百八十一頃三十七畝

見額屯田八千六百九十三頃二十二畝三分一厘糧十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九石一升四合八勺

山東都司

原額屯田二千六十頃

見額屯田一萬八千四百八十七頃四十九畝二分二厘零糧八萬三百四十八石四斗六升零

河南都司

原額屯田三萬六千三百九十頃一十七畝三分二厘

見額屯田五萬五千五百九十八頃二十三畝四分八厘零糧三十三萬三千五百八十九石四斗九合八勺

廣東都司

武備志畧

卷之三

八十四

原額屯田七十二頃三十三畝七分六厘
見額屯田六千三百三十八頃七十九畝八分八厘零糧一十五萬一百二十九石四斗七升八合四勺零

廣西都司

原額屯田五百一十三頃四十畝

見額屯田四千六百一十頃三十四畝六分零糧五萬五千五十四石三斗四升九合四勺內除民里徵收及荒剗停徵田實在屯田二千九百十三

頃三十七畝零糧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五石四
四月一合零

四川都司

原額屯田六十五萬九千五百四十五頃二十六
畝七分三厘

見額屯田四萬八千八百四頃十畝三分五厘零
花園倉基一千九百三十八所糧二十九萬四千
三百三十九石四斗九升五合七勺零

山西都司

武備志畧

卷之三

八十五

原額屯田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頃八畝五分五
厘

見額屯田地三萬三千七百十四頃八十八畝七
分零糧一十萬一千九十八石一斗六升一合零
租銀一千二十七兩八錢五厘九毫零草一千二
百四十束折銀一十六兩二錢

山西行都司

原額屯田一萬一百一十八頃二十畝五分零
見額屯田二萬八千五百九十頃三十四畝四分

五厘糧一十一萬二千四百三十八石一斗五升
二合二勺牛具地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六頃二十
九畝九分一厘零徵銀八千三百二十二兩五錢
一分一厘零

萬全都司

原額屯田一萬九千六十五頃七十二畝六分
見額屯田四萬七千八百九十二頃四十七畝零
糧一十九萬八千六十一石六斗八升三合九勺

陝西都司

武備志畧

卷之三

八十六

原額屯田四萬二千四百五十六頃七十二畝三
分五厘零

見額屯田一十六萬八千四百四頃四畝一分零
糧八十二萬二千二百四石六斗五升八合四勺
零艸折糧一千九百七十二石五斗五升九合零
拋荒糧艸折銀一百一十九兩五錢八分零艸二
百三十七萬八千五百五十二束零艸價銀二百五十
八兩五錢九分三厘零地畝糧二千四百六十二
石六斗八升一合二勺零地畝銀一萬七百七十

左四錢七分六厘零

雲南都司

原額屯田一萬八百七十七頃四十三畝三分

見額屯田一百一十一萬七千一百五十四畝一

分八厘零糧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三斗

三升三勺零

貴州都司

原額屯田九千三百三十九頃二十九畝三分

見額屯田三十九萬二千一百一十一畝六分一

武備志畧

卷之三

八十七

厘零糧九萬三千八百一十一石七斗四升三合

一勺零

遼東都司

原額屯田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

見額屯田二萬九千一百五十八頃六十六畝一

分零糧二十五萬三千二百一十石三升零

以上共原額屯田八十九萬三千一百七十二頃四

十八畝九分三厘

見額屯田六十五萬五千五百一十二頃八畝七

分二厘

見額糧米四百三十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五石九

斗三升六合二勺

見額艸二百五十九萬九千六百九十二束

見額銀九萬三千五百九十九錢八分六厘四毫六

絲

見額鈔五萬六千九百四十貫

卷之三

武備志畧卷之四

義烏傳

禹重

宣城梅

清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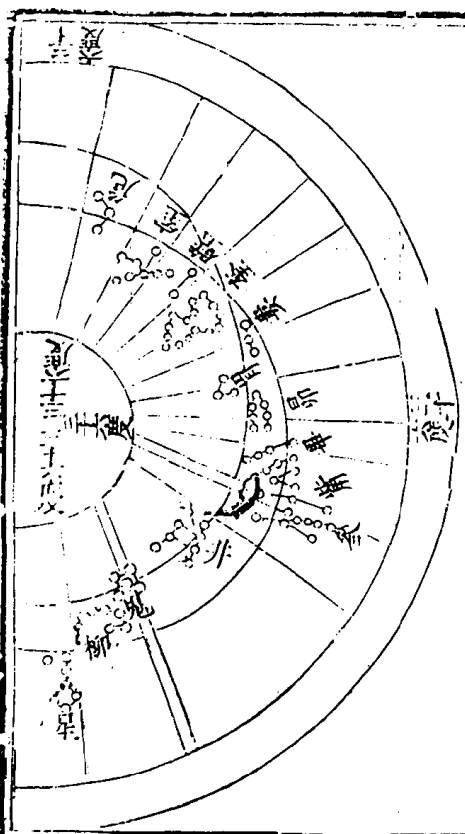
占度

星家之言繁哉未可悉也然亦可得而言三垣二十八宿其定列也五星之合散犯守陵歷闕食彗孛飛流乃其變也歲癸填白辰又五星之變也非常之形積殃而發乃其妖也吾首列蓋天圖而以其歌占附焉占切於兵者著之詳而簡庶幾近之矣

武備志畧

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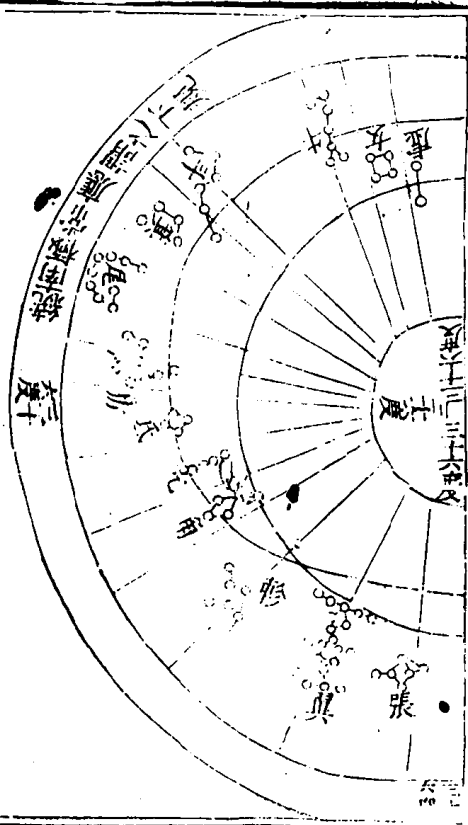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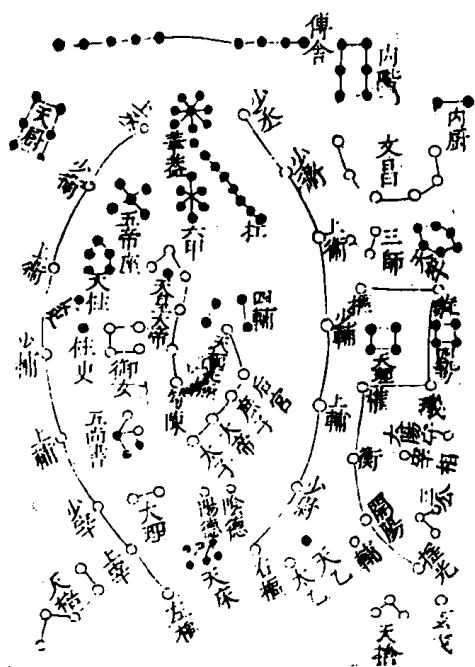
蓋天圖



武備志畧

卷之四

紫微垣圖



紫微垣歌

中元北極紫微宮。北辰五星在其中。大帝之座第二
珠。第三宮中庶子居。第一號曰爲太子。四爲后宮
五天樞。左右四星是四輔。天乙太乙當門路。左樞
右樞夾南門。兩面營衛一十五。上宰少尉兩相對。
少宰上輔次少輔。上衛少衛次上丞。後門東邊大
贊府。門東喚作上少丞。以次却向門前數。陰德門
裡兩鳥聚。尚書以次其位五。女史柱史各一戶。御
女四星五天柱。大理兩黃陽德邊。勾陳尾指北極
顛。勾陳六星六甲前。天皇獨在勾陳裡。五帝內座
後門是。華蓋并扛十六星。扛作柄象華蓋形。蓋上
連連九箇星。名曰傳舍如連丁。垣外左右各六珠。
右是內階左天厕。階前八星明八穀。厨下五箇天
棓宿。天床六星在右樞。內厨兩星右樞對。文星斗
上半月形。稀疎分明六箇星。文昌之下日三師。太
尊只向三公明。天牢只向太尊邊。太陰之守四
前。一個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相西邊。卽是玄戈
一星圓。天理四星斗裡瞻。輔是近星著開張。北

武備志畧

卷之四

三

之星七宿明。第一主帝名樞精。第二第三璇玑。第
四名權第五衡。開陽搖光六七耀。光光左三天
搶紅。

中宮紫微垣北極五星其末曰紐星。爲天之樞所謂
北辰最尊者也。古者三公列象。隨天西轉而紐星
不移。易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第一星主月太
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至最赤明
者也。第三星主星庶子也。第四星爲后言第五星
爲天樞北極五星明大則吉。變動則憂。中星不明

武備志畧

卷之四

四

主不用事前星不明。太子憂左星不明。庶子憂北
極星。芒則中國無主。天下亂。北極星皆不明而大
星獨居。天下易姓。人相食客星出。北極傍帝王暴
驚。宗室亂。一曰女主謀篡。字出極。臣謀君。天下亂
黃氣入極。太子卽位。

勾陳六星亦爲護軍將軍之象也。明則吉。暗則人君
惡之。

五帝內座五星黑黼辰之象。明正則吉。變動則內階
志云客星犯帝座。臣犯主。

尚書五星黑大臣之象小而明則吉明大芒角則臣
強逼君暗則臣失職

陰德二星黃主周給賑恤行德惠其二星分為二
曰陰德一曰陽德此星不欲大明不欲無明若大
明則新君踐極也

天床六星黑天子寢息燕休之所也星明正則吉傾
側則人主不安

天乙一星黑司戰鬪知人吉凶欲小明而有光則陰
陽和萬物成大明則水旱不調

武備志畧

卷之四

五

太乙一星赤知風雨水旱兵飢疾疫明而有光則吉
暗則凶赤氣出入天下大旱黑氣大雨彗孛干犯
兵喪水旱俱起

傳舍九星黑賓客之館也為駟亭移入垣間則國外
人來入中國

內階六星黑天地升降之階也明正則吉傾動則國
憂

八穀八星一主稻二主黍三主大麥四主小麥五主
大豆六主小豆七主粟八主麻以候歲之豐_{損可}

星明則八穀皆成暗則凶不熟

文昌六星赤如半月形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
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大常理文緒四曰
司祿司中司獄賞功進德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
滅咎六曰司寇人理佐理實其星明大齊同則王
者致太平其色黃潤光明則萬民安青黑微細天
下多憂動搖移徙大臣憂金火人守兵興

三公三星赤大明黃潤吉色赤有兵蒼白黑皆有喪

又曰三公一星亡天下危二星亡天下亂三星亡

武備志畧

卷之四

六

天下易主

相一星赤明大天子明忠臣用星亡輔相死否則出
走

太陽守一星赤主戒不虞設武備也明則人主威服
四方不明則主令不行移徙大臣誅動搖或不見
兵起

天棓五星赤天子之前驅所以禦難備非常也微明
而靜則吉明大動搖兵起不明亦為兵象一星不
具則兵起

北斗七星赤。七政之樞機。陰陽之本源也。運乎中天。而別制四方。建四時。均五行。定紀綱。為號令之主。一至四為魁。曰璇璣。五至七為杓。曰玉衡。第一星曰樞。為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又為天主。日主。秦第二星曰璇。為法星。主陰刑。女主之象。又為地主。月主。楚第三星曰璣。為法令。主禍害。又為人主。火主。梁第四星曰權。為伐星。主伐無道。又為時主。水主。吳第五星曰玉衡。為殺星。又為文昌。為音主。中夾助四。殺有罪。主土主。趙第六星曰開陽。為危

武備志

卷之四

七

星。為律主。天倉五穀。主木主。燕第七星曰搖光。為部星。亦曰應星。為呂主。兵主。金主。齊其星。均明。則國昌。不明則有殃。王者德合天地。則北斗齊明。國祚昌。不明則有殃。七星俱暗。則國祚亡。北斗自暈。及動搖。皆為兵起。斗傍小星多。則天下安。星少則民怨。上國人離散。

輔一星附於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也。丞相之象。欲小而明。則吉。大而明。則臣僨。君政小而不明。則臣不任職。大明與斗同。則國兵暴起。暗而遠斗。則大臣

宰相死

天槍三星。赤在北斗柄東。天之武備。所以禦難也。玄戈一星。赤在招搖北。與天槍相近。居北斗端。主北野。天戈也。微而小明。則天下安。明大則國外人恣橫。芒角大而動。則四野兵起。暗則國外人退。小動則國外兵小起。大動則國外兵大起。玄戈色赤。北方有兵。

太尊一星。黃在中台之北。貴戚也。巫咸曰聖公之象也。居常則吉。不見則凶。金犯守貴戚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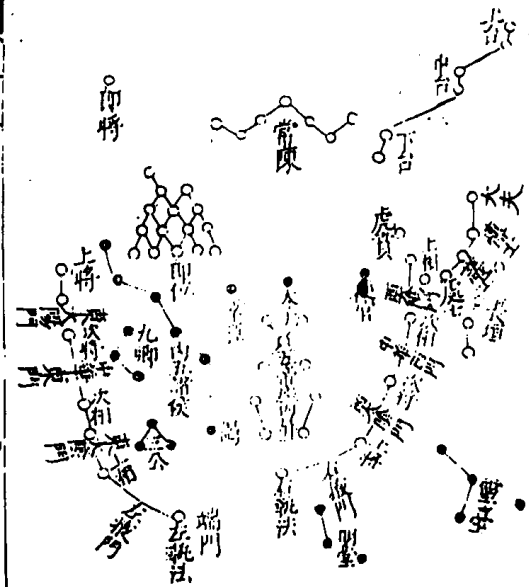
武備志

卷之四

八

宮垣直而明天子將兵。開則兵起。

太微垣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九

太微垣歌

上元天庭太微宮昭昭列象在蒼穹端門只是門之中左右執法門西東門左皂衣一調者以次卽是烏三公三黑九卿公背傍五黑諸侯卿後行四箇門西主軒屏五帝內座左中正幸臣太子并從官烏列帝後從東定卽將虎賁居左右常陳卽位居其後常陳七星不相誤卽位陳東一十五兩面宮垣十星布左右執法是其數宮外明堂布政宮三箇靈臺侯雲雨少微四星西南間長垣雙雙微西

居北門西外接三台與垣相對無兵災

太微垣十星亦在翼北天子之南宮五帝之座十二諸侯之府也又爲天庭理法平辭監深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東西兩列各五星南垣中二星間曰端門東一星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門西一星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二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藩四星南第二星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東中華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東北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十

四輔也西藩四星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西中華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四輔也東西藩有芒及動搖者諸侯凌人子也執法移則刑罰尤急日月五星入太微軌道吉

五帝座五星赤中星爲黃帝座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之座明以光黃帝座不明人主當求賢以輔不然則奪勢五帝同明而光澤則天子有道天下歸心小弱青黑天子國亡

動搖移徙則天子失位

內屏四星赤三執法明潤則君臣有禮不明則法律舛謬五星中犯乘守下謀上一曰大臣有戮者

太子一星黑在帝座北帝儲也其星明潤則儲君有德金火守犯不有廢黜必有篡逆

謁者一星黑主贊賓客辯疑惑明則四野來賓不見則外國不服移近內屏空防姦客

郎將一星赤北武衛之官也主閤武備星明大芒角將怒不可當變色或移徙不見則將有變

武備志畧

卷之四

十一

常陳七星赤天子宿衛武虎賁之士星明則武備修暗則兵弱

虎賁一星黑騎官也變色或動搖則兵車大動

明堂三星黑天子布政之宮明則王道行暗則反是長垣四星黃主邊界城邑及外野疆域其星動搖變色則邊臣不安

三台六星赤一曰天柱一曰天階三公之位也上台起文昌下台抵太微上台為司命主壽中台為司中主宗室下台為司祿主兵又曰三台為天階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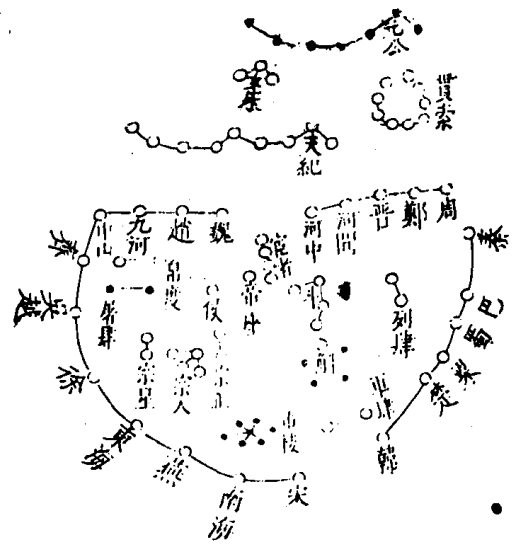
為泰階太乙攝以上下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后中階上星為諸侯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

武備志畧

卷之四

十二

天市垣圖



天市垣歌

下元一宮名天市兩扇垣牆二十二當門六個黑市
樓門左兩星是車肆兩個宗正四宗人宗星一雙
亦依次帛度兩星屠肆前侯星還在帝座邊帝座
一星常光明四個微芒宦者星以次兩星名列四
斗斛帝前居其次斗是五星斛是四垣北九個貫
索星索口橫者七公成天紀恰是七公形數着分
明多兩星紀北三星名女床此座還依織女傍三
光之象無相侵二十八宿羅其陰水火木金并與

土以次別有五行吟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西抵於氐東入於斗
國市也眾民交易之所東南一星曰宋次曰南海
燕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宋曰魏西垣南第
一星曰韓次曰楚梁巴蜀秦周鄭晉河間宋曰河
中色俱赤也主權衡主聚眾一日天旗庭主斬戮
之事也市中星衆潤澤則歲實星稀則歲虛熒惑
守之戮不忠之臣彗星出為徙市易都

帝座一星赤帝王之座帝座有五一座在紫微宮一

座在太微宮一座在太角一座在心中一座在天

市垣其星光明潤澤則天子威德行微小凶大人

當之巫咸曰帝座一星神農所居不見則大臣當

其咎

市樓六星黑主市賈交易律度治令其星欲忽忽不

明大明則賦歛重大暗則市吏不理不具則兵作

於市

侯一星赤主伺陰陽輔弼臣也居常則吉移則主不

安星亡則主失位

宗正二星赤司宗室之官也明大則帝宗強大色則
宗正有事移徙則宗人憂客星守動則天子親屬
有變

宗人四星赤帝宗之象也明大方則族人有序動
搖則宗族不利有變離移則族人離

宗星二星赤宗室之象也星明而相近則宗族相親
宗枝有序暗則宗室衰弱客星守之宗人不和

斗五星赤主平量星明則吉不明則五穀不登覆則
歲熟仰則大饑星亾則歲饑斗斛不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十五

斛四星黑主度量分殊之數一曰天斛占與斗同

列肆二星黃主寶正之貨移徙則列肆五安五星守
之市肆兵起

七公七星黑主執法別善惡之官也三公之象七星
皆明則輔相用星齊正則國法平差戾則獄多怨
細微不明則疑議不決連貫索則天下亂入河中
則米貴人相食

測天賦

高明上覆日月星辰沉潛下載風雨龍神

高明天也天本一氣輕清而運旋於上沉潛地也
地本一氣重濁而定位乎下日者太陽之精積而
成象光明外發體魄內含月者太陰之精積而成
象光以映照盈極而缺星者五行之精木曰歲星
火曰熒惑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也經者
陽氣之餘三垣二十八宿也辰者十二辰次也蚺
管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折木
星紀玄枵是也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七宿為蒼
龍之體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七宿為靈龜之體
奎婁胃昂畢參菁西方七宿為白虎之體井鬼柳
星張翼轸南方七宿為朱雀之體環列於四方隨
天而西轉夫天者群物之祖懸象著明運而為二
曜分而為五星列而為二十八宿會而為斗極天
有四時陰陽寒暑而為陽氣在內不得出而激薄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十六

而爲雷陽氣在外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天地相感陰陽相薄氣積而成雲陰陽和泰天地氣交而爲雨若夫太清之世十日一雨雨不破塊一歲三十六雨是謂休徵時若之應龍卽蛟龍神卽雷神龍屬乾雷屬震二者感陰陽之氣動而飛翔所以降雨也風雨特二氣之所致則龍神附而主宰之也

凡雨三日以上爲霖久雨謂之霖天鏡曰天雨三日以上不絕陰謀興無雲而雨謂之天泣其占爲國

武備志畧

卷之四

十七

失政

凡泰和之世雷雨作於巳午陰生之後至夜雨者吉作於子丑寅卯至巳午晴者爲亂爲兵

凡雨作於四時旺相之日艸木得之莫不榮盛如作於休囚之日自不能生物也

占斗光之明暗辨月色之初新

斗光北斗七星之光也光明潤澤也暗昏翳也初新謂初生明上弦之月色也凡黃昏時候視北斗中外左右有無雲氣又視新月上下左右有無雲

氣然後知陰晴風雨也。

魁畔黑雲見露滋於常夜

魁星北斗前四星也畔邊傍也若此星一微有黑雲遮蔽并掩斗口者主當夜有雨。

罡前黃氣知潤澤於來晨

罡大罡也北斗第七星之名也北斗後三星爲杓黃氣謂雲氣黃色潤猶溼也澤雨澤也若罡星前忽有黃色雲氣潤移時不散釋者主來日有雨。

遍掩映而三日

武備志畧

卷之四

十八

通普遍也掩映謂雲遮而薄有如紗窓之透明也。

凡北斗遍被黑雲遮掩主三日內有雨若無雨主大將有憂。

獨溟濛而半旬

獨孤獨也溟濛天色昏濛而不明也半旬五日也

凡北斗間或一二星或五六星有黑雲氣溟濛遮

蔽主五日有雨一曰四望無雲惟北斗中外上下有雲氣潤者亦主五日有雨一曰凡黑雲低下廣而厚者主當日雨

戊巳六龍若魚行而大灑

戊辰巳巳名曰六龍平旦時占看日下夜時占看北斗若有雲氣蒼潤如魚龍鱗狀或停止或飛行遮掩斗口者主當日雨不然亦主夜雨遮日亦然斗間五色如龜動以長津

北斗有五色雲氣如龜龍之形動且不一大雨至類南天而炎火同中嶽以飄塵

類比類也南天赤氣也凡斗中有赤雲氣色者主旱若赤雲蔽日蔽斗主明日天熱中嶽黃雲氣也

武備志畧

卷之四

十九

若黃雲氣昏暗蔽斗或在日月上下主多風

杓白氣而大遭風雨

白氣白雲也遭逢也占每月初一夜視北斗有白

雲氣而潤澤者主月內多風雨

節丹震而甚益農人

節時節也丹紅色也震東方也每月節氣相交日

早辰有丹霞見于東方主風雨順行過益農人

六甲晴空一旬竭澱

凡一甲管十日之陰晴若六甲日尺色晴明無雲

掩日其夜又無雲掩斗主十日晴若六甲日有雲氣漫天而復下雨主十日有雨也

雲氣如出五行逐面

逐面逐方面也雲出時看是何方上如東方有雲應甲乙日雨餘倣此一日青雲主甲乙日雨紅雲主丙丁日雨白雲主申酉日雨黃雲主戊己日雨黑雲主壬癸日雨故看五色雲氣逐方面而致雨卯日同甲四方之氣象為因謂五卯日與六甲日同占也

武備志畧

卷之四

二十

旦有從蒼諸干之期程定變

蒼青色也諸干十干也期程十干變動之候也定

變謂此日天色而變動也平旦時看黑雲出何方

如東方有雲應甲乙日之類斷與上同

紫烏白兔降未升而雨沾

烏日兔月沾被也天氣下降地氣未升為陰靜陽

索無有不應故晝之日色紫夜之月色白主雨

素日丹蟾升未降而災旱

素日色白也丹蟾月色紅也言天氣未降陽肯陰

地氣先升以坤陰爲靜是始未必有動先陰者是陰陽反配而不合故晝之日色白夜之月色赤皆主災旱晴明

陽碧陰綠未交而景色時寒

碧青色也未交不曾合也將寒言天地不交欲閉塞成冬故也景色時景也此天氣下降地氣未升晝則日色青夜則月色綠是二氣不曾相交將寒之象此秋冬之景殆欲隆寒凜冽而興於時也

奇黑偶青未密而虹霓欲見

武備志

卷之四

二十一

奇者陽日也偶者陰月也未密言相交未定而泄氣也言天氣既降地氣已升二氣不足故日黑月青似雨不雨必主見虹霓

若乃重占卯日再聚中夾寒風列土折樹四方雨濕無之則別生災異

重占再占也中夾中央也列土言風寒能列地膚并折樹也雨瀉言雨急如注也災異不祥也凡占六甲五卯日若有雲氣來聚者將寒之象主大風折木四方昏翳如雲氣隨變必有大雨若無雨主

別生災異

兵甲攢興有之則大起凶殃

兵賊也攢興互相攢掇興聚也大起特起也凶殃凶惡禍殃也言甲卯日如前天色若無雨則大主災殃然必有賊兵起事變主在五日内應

斷五音之宮羽

斷決也宮羽五音之屬子午時爲宮卯酉時爲羽辰戌時爲商巳亥時爲角丑未寅申時爲徵一日宮屬土商屬金角屬木徵屬火羽屬水如宮日宮

武備志

卷之四

二十二

風時加巳亥有大喪商日商風時加辰戌有兵起角日角風時加巳亥有兵起多死亡徵日徵風時加巳亥有災疾羽日羽風時加卯酉有大雨

裁六義之柔剛

六義六情也如寅午日爲廉貞風從南來主慶賞歡樂事巳酉日爲寬大風從西來主酒食筵會事丑戌日爲公正風從西南來主仇讐俱善相通和悅事申子日爲貪狼風從北來主侵奪財貨盜賊起事癸卯日爲陰賊風從東來主七日内有陰謀

賊人入界偷營事辰未日爲奸邪風從北來主不
賊囚虛驚或奸非事如風性不寒事善如皆濁勢
大能破屋折木者則主大凶也

壬子至丁各轄三朝高燥則雲藏數日

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共六日每一日管
三日晴冷如壬子日日出時有雲氣低濃或黑雲
黑氣在北斗上下左右則所管戊午巳未庚申三
日內有雨若無雲氣高燥晴明則三日內皆晴癸
丑管辛酉壬戌癸亥三日斷如前甲寅管甲子乙

武備志

卷之四

二十三

丑丙寅三日斷如前乙卯管丁卯戊辰巳巳三日
斷如前丙辰管庚午辛未壬申三日斷如前丁巳
管癸酉甲戌乙亥三日斷如前繼總二十四日推
詳所管逐日占之有如山鳴谷應之不違

丙子終辛每管五日低濃則雨遍諸鄉

丙子丁丑戊寅巳卯庚辰辛巳共六日每一日管
五日如其日有黑雲蔽日或掩北斗則所管五日
均如前晴雨丙子管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五
日丁丑管丁亥戊子巳丑庚寅辛卯五日戊寅管

壬辰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五日巳卯管丁酉戊戌

巳亥庚子辛丑五日庚辰管壬寅癸卯甲辰乙巳

丙午五日辛巳管丁未戊申巳酉庚戌辛亥五日

并前共六十日則逐日占斗光日色萬驗無移

運窺天漢蛇經而霧集雲屯累顧銀河猪越而風調

雨順

連窺謂連夜窺看也天漢銀河皆天河也蛇經謂

大河中有雲如蛇經過則主雲霧昏蔽有雨猪越

謂雲氣如猪形過河也凡天河中有雲氣黑潤形

武備志

卷之四

二十四

如猪蛇往來主當夜有雨

無雲掩映當旬之艸亦不沾有氣侵凌逐限之田園

益潤

掩映謂遮蔽未厚餘光尚照映也言天河中遇五

卯六甲日觀之既無雲氣遮掩又無雲氣往來則

所管日內主晴明若有雲氣在天河中來往則所

管日內決有風雨

黑牛夜半如龍在震以辰期

黑癸水象也牛丑屬也夜半子時也辰東方也辰

期如與日辰相期不失也遇癸丑日夜半見黑雲

氣如龍形東方出者主辰日必有雨

青龍辰前似馬當離而午信

青龍甲木也龍辰也以辰屬龍也辰前早辰之前當在也言甲辰日早辰有雲氣形狀如馬在離上者主午日或午時有雨

月初兩曜青黑潤明旬當數雨黃赤乾晴

月初初二也兩曜日月也青黑日色或青或黑

潤明雲氣潤澤而明也凡月初若日月青黑明潤

武備志

卷之四

二十一

者望月內多雨如黃赤氣若此者則枯乾之象主

月內多旱每月初一晴明主上旬十月初二管中

每十月初三管中旬十日十光日月同占

旦候孤光雲帶中央而不動日高三丈雨施四面以

頻行

孤光日也旦候日出時也雲帶言雲氣如縷帶之

長也中央日輪中也頻行連日凡日出時有雲氣

如縷帶橫於日中久而不移不散又或蔽日而不

見者主日高三丈雨至若日高一二丈時見主中

時降雨

朝起視東方積土之雲形便瀉

朝早朝也視看也凡早晨起必先看東方有黑雲起如堆土之形狀久而不散主有雨

暮歸窺西上累孟之氣象尋傾

暮晚夕也窺視也累孟雲氣如累孟器皿市參堆積也傾猶急瀉也凡日落時見西方有雲氣如累孟狀層層起者主雨

晨候北方雲多黃黑晚望南行雷雨立見

武備志

卷之四

二十六

晨候占早晨時見北方有黃黑雲氣溼潤長二里

許毋分大小片朵皆向南飛者主壬癸日時有雨

餘例推之

躍躍諸氣山奔如七子之期

躍飛跳也諸氣雲如猪之形氣也山艮屬也言雲

氣飛奔艮寅東北方有若猪走上山之狀也七子

七日也期候也凡早晨間見西北方有雲氣狀如

猪走上山飛行望東北者主丙子有雨七子言應

七日內也

鬱鬱離風乾飛去八辰之索

鬱抑鬱不伸也離風南風也乾西北也八辰八日索應也凡早晨間見北方有黑雲氣抑屈蒼青飛行之緩南風忽轉北風吹送如飛者主乙卯日雨或應八日內有雨東北風亦外

雲帶橫列寅卯為甲乙之名

有雲縷如帶橫列寅卯方上久而不散者主甲乙日有雨一說寅卯日見主甲乙日雨一日陰陽雲氣若帶潤色者亦當日有雨陰雲而昏濁陽雲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二十八

輕霧亦皆主雨

日輪之次辰已作丙丁之說

日輪日轂也凡日行至辰已上有雲帶橫列則主

丙丁日雨

午未之間見陰戌巳日以無差

十未方見陰雲如縷帶蔽日不見者主戌巳日雨

坤申之上雲行庚辛日而不易

坤申西南方也西南方有雲氣飛縷掩日主庚辛

日雨

若當炎旱熒惑少退於河津

炎旱日酷而久晴也熒惑南方火星也河津天河也凡天時欲旱則日色酷烈而火星守天河必主旱一日天河中星稀皆主旱

或遇霖霖辰象曜繁於漢汭

霖霖雨久多而不止也辰水星也象星象也漢汭亦天河也言天漢本天河特金之餘氣秋夜最明又曰明河凡天時作大水則水星守天河更天河中多星辰而密厚若此者主大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二十八

五色交錯赤黑相兼天威電凍神怒雲發

五色赤紅青白黑也交錯縱橫擾雜也相兼色濁而不齊也天威言皇天之威有不忻悅故肅殺一時而降雷電也神怒言雷神震怒揚威鞭而交飛也凡平旦時見天上有五色雲氣交錯兼赤黑多而往來擾亂者主大雷雹風雨一云黃色少雨亦少

漫灑輕吹遠邇而人君惠重

漫灑陣雨忽降也輕吹煖風披拂也若此者人君

修德以致之則遐邇蒼生感惠政而來王之民也
凡時月風和雨細不損禾稼此人情順化上下
心然也

迅飄頓瀉高低而逢主猜疑

迅速也飄去而急也頓瀉陡然傾注也言急風惡
雨震地崩山水勢飄薄若此者大不祥也乃人君
失政致之故災害及民物必有奸宄事

君正臣忠先風後雨以祥審上驕下諂始雨後風而
禍占

武備志畧

卷之四

二十九

君正臣忠風調雨順上驕下諂旱魃霖淫凡先風
後雨陰氣順也先雨後風陰氣逆也一曰初雨便
晴德化順行主君臣和睦之象若雨後雲尚滿天
而陰者主君臣不和又曰夜雨日晴君責臣罪日
陰夜晴臣謀主上

鎮逆入河法令急而淋潦

鎮星名鎮星中央土星也若此星逆行入大河主
法令急酷淋潦爲民物之災戾也

災惑反求致理乖而旱災

災惑南方火星也若與辰星相犯或入天河必主
大旱乃政理錯亂以致之

驗陰陽開闔之節

闔閉也言天地閉塞成冬則否體驗之亦達天氣
下降地氣上升則泰體驗之亦達又須審看何日
時也一曰陽開陰閉各有節序

達璇璣運行之數

璇璣天象器物也舜典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其圓
而運轉者爲璣其持正者爲衡圓者徑八尺以璣

武備志畧

卷之四

三十

珠爲之懸而運之以象天之形直者長八尺以美
玉爲之孔徑一寸從下望璣以視星辰之行度以
觀天象也日月五星皆以此度知其盈縮進退焉
馬融曰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所謂衡者其橫簾
也璣爲璣玉爲衡者重天象也夫天傾西北極居
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隱半見仲春星火在東星鳥
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
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
而南昴轉而南鳥轉而北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

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鳥復轉而南矣循環無窮是也

四仲加變朝中夕半以興雲

四仲子午卯酉是也朝中午時也夕半夜子時也凡四仲年月日時若太乙初移宮有雲掩日而止黑潤明者主有雨言早辰及日落時加之雲變故耳

六壬發轉龍水支干而致雨

六壬占常以月將加月建及月朔占神后為大雨

武備志

卷之四

三十一

太冲為小雨若依鬼谷神課則以月將加時順數至雲起方上傳成四課而論之也若依大六壬占以月將加正時視支干三傳而得水騰干上火伏於下青龍升坐玄武入穴主風雨無差但節前三日不占

支干兩位非其所以無多

支十二支也干十干也謂干支之在天地以之分野各有所屬也若欲推極其妙必當以分野定之凡斗光日氣該雨不雨而各有方位分野而降雨

也

月宿十精當其方而過溥

春三月丁丙日夏三月戊己日秋三月壬癸日冬三月甲乙日巳土四季八日此皆土旺用事今以日值庚辛名月宿十精日其日不問有無雲氣但逢此日主大風大雨若陰雲不定而陰雲不應是土旺用事時庚辛方則應春夏秋冬如前八日則應矣

金水出入起風霧以連天

武備志

卷之四

三十一

金星水星情性不定或主風或主雨凡金水二星出入之日必主風雨

單月相逢布雲雷於下土

月犯畢宿必主雨一日日月離箕宿則多風離畢宿則多雨所謂星有好風好雨者是也

銅雀屏氣池枯而徵鳥翅張

銅雀鳥名也屏氣韜音不鳴也池枯池塘乾涸也徵鳥雲氣也如此之時必徵鳥展翅而現身也凡出處主大旱銅雀鳴則五穀豐熟今言銅雀屏氣

是不鳴也又味味蛇有四翼一名徵鳥見則二年大旱

石燕翔翔川溢而商羊鼓舞

石燕樂名也中岳少室山有之謂石燕若飛主有雨商羊鳥名鼓舞跳舞也若此鳥舒翅跳舞主大雨爲患

戴君之德五徵不亂

戴感也任於首曰戴言民感戴君之德則五徵有序而不亂五徵者雨暘寒暑風皆及時而應之徵

武備志畧

卷之四

三十三

驗也小事有徵大事亦然凡此五事不亂主天下太平

任相之賢十義無虧而治舊

言人君得賢相用之則天下大治以其十義無虧故耳十義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隨長德幼順君仁臣忠也無虧言十義畧無一缺必是賢輔則天下服風調雨順而時序不失治化復如唐

人臣

尊天貴地徵秘法以推誠敬鬼神重神握玄機而定

覆我者天也載我者地也言天地不可不尊貴也欲求事之有徵必竭誠意而後可也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鬼神之爲德不可不敬重之達此則玄機歸於掌握豈特譜叙而登之也

語有之爲將者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夫天地者亦人而已矣天之理豈易言哉因象以察天據理以質天天順而道資之故曰爲將者不可不知天文非知天之急也知乎天則先天而天不違天不違則安往而不伸哉然兵家所重者首以天親其大也次以日次以月次以星次以雲氣次以風雨次以雲霧次以虹霓雷電霜露冰雪風濤雜占窮其宗皆五行之質具也占驗之術其書充棟今擇其言兵者之畧不言其詳惟君子察其微使天之不我違而已驅天而不違吾不敢也

占天

天之體清而其色有異體靜而其鳴裂爲異天之雨常而雨物爲異故曰色變雨凡三等

天色變雨

武備志畧

卷之四

三十四

輕清上浮蒼茫成色天之本象也忽變色是爲異常
天鼓鳴空中無雲氣忽然如鼓响爲天鼓

天雨物人所見地主兵雨墜龍不祥雨魚主兵

占天門

朝看東南有黑雲推起東風勢急午前必有雨暮看
西北有黑雲推起西風勢急半夜必有雨

占雲門

天頂早無雲日出將漸明暮看西無窮明月更晴明
遊絲天外飛久晴便可期清朝起海雲風雨霎時

武備志界

卷之四

五

辰風靜鬱蒸熱雲雷必振烈東風雲過西雨下平
移時東南卯沒雲雨下巳時辰雲起南山暗風雨
辰不見日出卯過雲無雨天必陰雲隨風雨疾風
雨霎時息迎雲對風行風雨轉時辰日沒黑雲接
風雨不可說雲布滿山低連宵雨亂飛雲從龍門
起颶風連急雨西北黑雲生雷雨多生旬雲勢若
魚鱗來朝風不輕雲鈎午後排風色屬人情夏雲
鈎內出秋風鈎背來曉雲東不慮夜雨愁過西雨
陣兩雙煎大颶連天惡惡雲半開閉大颶隨風至

風息始靜然亂雲天頂紋風雨來不少風送雨傾
盆雲過都暗了紅雲日出生勸君莫出行紅雲日
沒起晴明便可許

占風門

秋冬東南風雨下不相逢春夏西北風下來雨不從
訊頭風不長訊後風雨毒春夏東南風不必問天
公秋冬西北風天光主晴明長憂風勢輕舟船最
可行秋風聲勢動江心浪未靜夏風連夜傾不晝
便晴明雨過東風至晚來未可知風雨潮相攻颶

武備志界

卷之四

三

長難將避初至須有颶初四還可懼望月二十三
颶風若可畏七八必有風訊頭有風至春雪白二
旬有風若須記二月風雨多出門還可記初八及
十三十九二十一三月十八雨四月十八至風雨
帶來潮傷船人難避端午訊頭風一九月還記西
北風太狂同南必亂地
六月十二彭祖忌連天大忌終須忌七月上旬爭秋
風穩泊河南莫開船八月半旬潮候時風雨雲日
不可移

占日門

烏雲接日雨卽傾瀉雲下日光晴則無妨早開日珥
狂風卽起申後日珥明日有雨一珥單日兩珥雙
起午前日暈風起北方午後日暈風勢須防惟開
門處風色不狂早白暮赤飛砂走石日沒暗紅無
雨必風朝日烘天晴風必揚朝日燭地細雨必至
暮光燭天日光晴彩久晴可待日光早出晴明必
久返照黃光明日風狂午後雲遮夜雨滂沱

占虹門

武備志卷之四

卷之四

三十七

虹下雨垂晴明可期斷虹晚見不明天變斷虹早掛
有風不怕

占霧門

曉霧卽收晴天可求霧收不起細雨不止三日霧濛
必起狂風白虹下降惡霧必散

占電門

電光西南明日炎炎電光西北雨下連宿辰暈電飛
大颶可期遠來無慮遲則有危電光亂明無風雨
暘夏風電下來秋風對電起閃爍星光星下狂風

占風

天風色古知兵者所必詳也不待夜而仰觀不待時
而候察吉凶之應在乎頃刻故風之理更微於他
占察其八方析其五音感而通之在乎神明故我
詳載其說以待志於斯者

凡風之體大抵海體積陰通於地氣氣出成風而赤
黑近山風大而沉曠近海風大而昏黑軍聚埃興
馬行塵起旋風作於一時暴風起於百里細風及
於一方亦自然之理不主休咎風勢動葉其來十

武備志卷之四

卷之四

三十八

里鳴條百里撼木二百里落葉三百里折枝幹四
五百里飛沙石千里拔大木五千里半日半夜五
千里一日一夜萬里三日三夜半天下七日七夜
遍天下

凡大風之候若衆鳥噪空翻飛群魚出水跳躍星
搖日月昏暈雲片片相逐慘白慘黃聚散不常集
繞日雲脚黃雲行急日光搖太白晨見參宿動燈
火燄作聲皆是

風疾吹而木不動搖五穀茂而不實曰流風臣專子

奪民受其殃

旋風入營吹倒兵仗日昭報風急防敵神縱火燒營
暴風卒至昏塵蔽天曰冥報風急兵卒至謹防冲襲
風起日下有雲烏潤吉蒼白為水為兵赤黃為旱風
起月下有雲烏潤凶赤白為旱為水災為兵喪
凡出軍之日暴風折旗幟大雨不止此天怒也必待
晴後擇日進出兵

凡軍入敵境未遇戰忽有急風來射我軍有雲乍東
乍西迅速走者急收兵設備

武備志

卷之四

三十九

臨陣風從後來戰大捷

春甲子風主頒赦夏丙子風旱災兵荒秋庚子風刑

濫兵起冬壬子風水災國憂四季戊子風歲收若

吉頒赦

兵大舉出城逆風來即安營住守風過後啟行更審
彼方假令三冬敵在乾而狂風從西北來則不可

攻八方之風準此

正月一日占四方雲氣有雲東去當年豐稔有雲西
去當年晴早有雲西去秋冬兵起五穀貴有雲北

去當年秋間水湧凶十五日夜子時至平明時若

東方有青雲人民饑困獄內多死白雲主喪人士
大凶若南方有赤雲主大旱二千里人民不安主
太原地人災天旱白雲主兵戈若西方有赤雲主
有人假拜天子中黑雲主民亂不安白雲黑雲主
秋冬兵起中國大亂君殺大將軍天下大亂若北
方有黑雲七月內水災平地三尺若中央有赤雲
當年主婦人多病死

武備志

卷之四

四十

月一日有雲東南來主今春早有雲南去主田禾

人收有雲西去主民有虛驚事有雲北去主今春

夏富足吉

三月一日有雲東去主年內人疾有雲南去主火光
之災有雲西去主九月日無雨有雲北去主秋有

風傷禾

四月一日有雲東去九十日瘴疫有雲南去主田禾

焦損有雲西去主三四月風災有雲北去主四上

日外人民災疾

五月一日有雲東去上瓜果不收牛羊災有雲南去

秋冬賊起有雲西去五十日內人生異物爲不祥

六月一日有雲東去晚田收成有雲南去秋間人疫
死有雲北去冬月多雪

七月一日有雲東去秋疫有雲南去冬月來春人多
疫疾有雲西去風雨多有雲北去五穀貴

八月一日有雲東去來春有成有雲南去來年采貴
有雲西去冬月人民不安有雲北去當月分野禽
獸災

九月一日有雲東去冬月牛病有雲南去六畜賤人

武備志界

卷之四

四十一

民亂有雲西去人民喜悅有雲北去國有好事

十月一日有雲東去來春收成微有雲南去主野禽
獸災有雲西去主七十日內兵虛驚有雲北去人
民喜悅

十一月一日有雲東去來春人災有雲南去春旱
雲西去主野禽獸災

十二月一日有雲東去來春多雨雪損花果有雲南
去春不雨有雲西去春旱人民患上焦病有雲北
去春雨水調勻若隨月一日四方無雲氣剛無吉

凶事矣

一 日暈則雨月暈則風何方有闕即此方風來

一 日沒懸暗紅無雨有風須看返照日沒之前懸暗
紅在日沒之後記之

一 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

一 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謂之風瀾名曰颶
風有此風必有霖淫大雨

一 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

一 凡風早起晚和明日須防大風

武備志界

卷之四

四十二

一 凡暴惡之風日沒而息

一 凡夜起之風必毒

一 凡東風急雲起愈急必雨最難得晴

一 凡春風易於轉報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如早
有此風至晚必淨

一 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愈吹愈急北風吹起便大

一 春南夏北有風必雨

一 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

一 雲起下散四野滿目如烟霧名曰風花主起風

一雲若魚鱗不雨也風顛

一凡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潑墨又起作屑絮

陣主先大風雨後雨急易晴

一水生靛青主風雨

一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

一海燕成羣而飛主風雨烏肚雨白肚

一海猪亂起主大風

一夜間有九道遙鳥叫卜風雨一聲風二聲雨三聲

四聲風雨交作

武備志畧

卷之四

四十三

一鰕龍張得大魚主風水

一水蛇蟠在蘆葦高處主水高若干漲若干回頭望

下水卽至望上稍慢

一日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大風雨俗云二十五六

若無雨初三四莫行船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梅

花風打頭棟花風打末

各月風候

正月初二三頭颶初七八颶十二三颶十七八燒燈

風二十二三風二十七八風無雨風輕立春過後

未驚蟄先動雷一月天門不開日夜海上有風浪

驚蟄過後雷嚮不妨春雷起風雷春颶雷先行

二月初一三風初七八風十二三風十七八風二十

二三風二十七八風春有雷電海上有風浪本月

初二霧露生日本日若重一年俱重如輕則輕

三月初三除颶風清明日主有大風本月二十一日

立夏如發北風准有二十日北風如南風天定也

四月夏雷壓三風前立春日過後下雪一百二十日

雪子風正月初八日下雨風輕晴明風重

武備志畧

卷之四

四十四

五月初八日夏至發北風重梅雨本日晴明俱是南

風黃魚從南來北風吹散魚頭羊山無魚

六月十二彭祖忌有大風前三後四初十起十五止

此幾日內發風俱作忌風六月有日七月有半六

月十二無風七月十五亦無風

七月立秋日起五十二日龍風過後發是秋黃風七

日緊七日慢秋雷起壓天定立秋掛罌三日過有

大風七日過有風則輕罌掛亂雷嚮無風

八月起後早西風晚東風天定了本月二十七日止

有大風

九月初九日定颶風當日發風准定本日不發不一

二日必發十二三風十七八風二十二三風二十七八風

十月初二三風初七八風十二三風十七八風二十四五有大風

十一月初二三風初七八風十二三風十七八風二十二三風二十七八風

十二月初二三風初七八風十二三風十七八風二十二三風二十七八風

十二月風二十七八風本月發西南風下雪本月二十四日送神風冬怕赤鸞有一個月風浪

日之星

旦星盡見人主失國

日出時有一星與日爭光主陰謀事外國起兵

日當午有星在日下妃妾謀弑其君

日當午二星夾日下人謀上好臣在內後宮闢宦謀

反又曰將軍與內臣合謀四星環繞之侯王奪主

國五星繞之太子為不利又曰天子不能制下則

星與日並出

九曜簇擁日邊如火如燈者九州大亂

妖星與日並出各曰婦人星與日爭光夫弱婦強女子為王為喪為兵

日四角有彗星主吳地兵三年方定彗切音遂

日有彗星出光芒一直竟大多主除舊布新火災色蒼破赤強國恣白兵大作大臣謀位九年方定

日一星光或太白經天主國危無日有星同斷

日一下有星小臣謀逆

日左右有星在旁侍臣圖弑將軍同謀

三星在日上際臣欲弑君

四星在日四旁侯欲為王

日在三台內變謀君

日在斗中大將欲衰

日在牛宿國內有虛驚兵起

日在氏宿兵亂外憂

日在天獄中三府兵起

又曰主君有被北方將謀位五十日內兵起三年

方定天下大乎

當年日夜仰觀北斗以占吉凶若黑雲映北斗主年中大旱損五穀若青雲映北斗年內夏損也白雲映北斗主年內梗米貴赤雲映北斗主年內大旱黃雲映北斗主大熱雨水調均

立春之日觀其雲而知吉凶日平旦東方見青雲安夏變南方見赤雲主豆全收西方見白雲主粳糯北方見黑雲主大豆中央見黃雲主雜田至日夜暗陰全不食即苗不實但食與不食即知五穀損

武備志

卷之四

四十七

益正月一日東方見黑雲主春雨南方見黑雲主夏雨西方見黑雲主秋雨北方見黑雲主冬雪仔細占之無不應兆

殿庭中氣如霧其君必憂

赤氣如火形見者臣叛其君不過三朝

天無雲而有氣自廟中出者兵起國亡

有雲如鵠尾來蔭國上三十日亡

凡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其者其下有賢人隱

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民

祥雲如赤狗或踏白雲下有異士訪而求之必得

氣之風雨

雲如巨魚疾行中天其色蒼黑有大風大水災

雲如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避之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至

雲如牛車相連有大水

青雲掩北斗五日內有雨天無雲而北斗上下獨有

黑雲五日內大雨日入後有白光如氣自地至人直入北斗所歷星皆失色其夜必有大風

武備志

卷之四

四十八

雲氣蒼白色入北斗多大風

白雲氣掩北斗不過三日有雨

黃雲氣蔽北斗一日雨

四始之日有黑氣如陣重厚大者多雨

凡朔晦弦望雲氣四塞者皆雨

黑氣如牛就有暴雨

黑氣如牛馬不出三日大風雨

黑氣如群羊奔如鳥迅飛必雨

雲如兩人提鼓持桴者有暴雨

凡六甲日雲氣四合當日雨無雲一句少雨、

每日平明看五方有雲主下雨若東方有青雲主甲

乙日下雨南方有赤雲主丙丁日下雨西方有白

雲主庚辛日下雨北方有黑雲主壬癸日下雨中

央有黃雲主戊巳日下雨

每日平明看五雲接日占雷雨凡白雲接主下雨黑

雲接立便雨五色惡雲接日主電雹夏間赤雲接

日爲朝霞雨便至冬間赤雲接日爲火氣主雨雪

白雲氣如舞往來其處凜風送迎大雪將下

武備志畧

卷之四

五十九

氣之天子

凡天子氣內赤外黃正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

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

隱在氣霧中或有五色多在晨昏見或如千石倉

在霧中恒帶殺氣或如高樓在氣霧中或如山鎮

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

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或有氣

象青衣人垂手在日西天子之氣也一日蒼帝之

氣如人向日拳手而俯首一手在後赤帝氣如象

火光如覆奩狀立在日下黃帝氣如馬在日下白

帝氣如虎在日下黑帝氣如盤在日下青紫氣自

地屬天有女主敵上氣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而天

者此帝王之氣不可擊若在吾軍戰必大勝或雲

似雙臺五采色或雲如埵如樓臺如魏闕並峙而

色五采或雲如冠裳而五采具下有展皆天子氣

也在我軍勝在敵軍勿與戰凡天子之氣皆多上

達於天以王相日見其國大昌吾聞之陰陽氣亂

而爲霧霧者百邪之氣本於地而應於天是謂陰

武備志畧

卷之四

五十

來昌陽其占爲臣蔽主明小人擅權不利於上蒙

者濛濛日不明也在天爲蒙在地爲霧日月不見

爲蒙前後人不見爲霧陰陽交錯邪正相干人君

不悟必有亡國霧氣若晝若夜其色青黃更相掩

昌乍合乍散臣謀逆者喪

天久不霧者主士卒欲謀叛宜先賞賚以安之

選擇

古者授時不言吉凶擇日亦有五行五行則有生尅生尅則有休旺休旺者在乎天吉凶者在乎人矣星曜宿禽紛乎其名要而究之則皆五行正餘之氣是以選擇之議取其旺相日辰制尅所攻之方吉若休廢無氣皆凶

假令本日聞警告急調兵遣將出軍必以火命之將用火日火時從火門出兵大勝名爲子孫與父母報仇勿令金命之將以金日金時出金門取敗蓋言金

武備志畧

卷之四

五十一

尅本自也

假如壬子癸丑日納音屬木聞警告急出軍例用丙

丁日巳午時出火門大勝

又如甲子乙丑日納音屬金聞警告急出軍例用壬

辰癸巳日時納音屬水出北門大勝勿令火命之將

丙申丁酉日時蓋言火尅金也餘倣此用也

天火狼籍日凶

正五九月子日

二月十月卯日

三十七十一月午日

四八十二月酉日

八龍七鳥九蛇十虎日凶

春甲子乙亥爲八龍

夏丙子丁亥爲七鳥

秋庚子辛亥爲九蛇

冬壬子癸亥爲十虎

九醜日忌行軍

乙戊巳辛壬之日臨子午卯酉之辰此是九醜者

武備志畧

卷之四

五十二

時更遇殺神臨支干者大凶

往亡歸忌其日月食日並不可出軍正寅二巳三申

四亥五卯六午七酉八子九辰十未十一戌十二

丑爲往亡以丑寅子輪行十二月爲歸忌

平日收日爲天罡天魁不可用一說閉日爲太陰不

可用其方亦不可向

兵禁日不可出軍正月起寅逆行六陽辰二子三戌

四申五午六辰七又起寅是也

大敗日與咸池日並不可出軍咸池日正月起卯逆

行四仲太白經大敗日春寅午戌夏巳酉丑秋申
子辰冬亥卯未演禽書大敗日時正七月己亥二
八月辰戌三九月卯酉四月寅申五十一月丑
未六十二月子午日時交戰凶又大敗時甲乙日
午丙丁日申戌巳日己庚辛日寅壬癸日酉時並
凶

四離日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前一日曰離不可用占
時月宿更臨四離之辰名曰大寇凶

四絕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一日曰絕不可用占

武備志

卷之四

五十三

時日於臨四絕之辰名曰天禍凶

月厭冲對之辰皆凶正月起戌逆行十二辰是

受死日凶正戌二辰三亥四巳五子六午七丑八未

九寅十申十一卯十二酉是也

龍虎日凶正巳二亥三午四子五未六丑七申八寅

九酉十卯十一戌十二辰

罪至日凶正午二子三未四丑五申六寅七酉八卯

九戌十辰十一亥十二巳

飛廉大殺日凶正戌二巳三午四未五寅六卯七辰

八亥九子十丑十一申十二酉

十惡無祿大敗日凶甲巳年三月戊戌日七月癸亥

日十月丙申日十一月丁亥日乙庚年四月壬申

日九月乙巳日丙辛年三月辛巳日九月庚辰日

十月甲辰日戊癸年六月己丑日丁壬年無忌

五反日凶戊亥為月朔則一日七日十三日十九日

二十五日是申酉為月朔則二日八日十四日二

十日二十六日是午未為月朔則三日九日十五

日二十一日二十七日是辰巳為月朔則四日十

武備志

卷之四

五十四

日十六日二十二日二十八日是寅卯為月朔則

五日十一日十七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是子丑

為月朔則六日十二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三十日

是六窮日凶每月四月十九日二十八日是

大乙絕氣日凶正月六日二月七日三月八日四月

九日五月十日六月十一日七月十二日八月十

三日九月十四日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十六日十

二月十七日

凡歲旦月旦甲子日為三長吉歲暮月晦癸亥日為

三短函

大殺日凶正戌二巳三午四未五寅六卯七辰八亥

九子十丑十一申十二酉

火殺日凶春室夏觜秋尾冬翼

金殺日凶春牛夏鬼秋婁冬亢

五十歸日凶己卯辛巳丙戌壬辰丙申己酉辛亥壬

子丙辰庚申辛酉

八絕日凶庚辰辛巳丙戌丁亥庚戌辛亥丙辰丁巳

滅沒日以官曆上所註虛日爲滅盈日爲沒此非天

武備志

卷之四

五十五

地之全氣不可舉事用兵

天地爭雄日正己午二亥子三丑未四子丑五未申

六丑寅七申酉八寅卯九酉戌十卯辰十一戌亥

十二辰巳忌行軍立寨

伏尸日春申酉夏丑寅秋戌亥冬辰巳忌出軍

出兵吉日

天恩日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出軍吉時

吉日還須擇吉時神藏煞沒自然安天乙貴坐凶從
散兵出功成奏凱歸

貴人吉星

寅申日丑時 卯酉日卯時 己亥日未時

子午日酉時 丑未日亥時

天翻地覆時凶

正月巳日亥時 二月辰日戌時 三月申日酉時

四月巳日申時 五月丑日卯時 六月子日午時

武備志

卷之四

五十六

七月亥日酉時 八月戌日辰時 九月卯日酉時

十月午日辰時 十一月寅日未時 十二月巳日卯時

流血時交戰大凶

寅申巳亥月 辰戌丑未時 子午卯酉月

寅申巳亥時 辰戌丑未月 子午卯酉時

五不遇時行兵大凶

時於克日於是如甲子日庚午辛未時也

五不遇日不宜追捕

正戌二亥三午四未五寅六卯七辰八巳九子十

丑十一申十二酉是也

白虎日

每月初二 初十 十八 廿六 以上四日名

白虎日宜出軍敵人自息大吉利

凡出軍實日大吉次義日次和日又次制日利以戰

勝伐日凶敗實日生支也義支生干也和之干比

也制干克支也伐支克干也

六吉日宜出軍立營寨

執破成三日宜出兵勝 建定成三日宜立營寨

武備志

卷之四

五十七

大吉

白虎協日

每月初三 十九 十一 二十七吉

青龍協日

每月初七 十五 二十三吉

建除出軍法

建日大吉 除日破賊 滿日兵旺

平定日凶 執日捕賊 破日先喜後凶

危日不妄用 成日大吉 開閉日凶

收日先吉後凶

行兵

天門吉日 正申 二酉 三戌 四亥

五子 六丑 七寅 八卯 九辰 十巳

十一午 十二未

百鬼吉日

正酉 二戌 三亥 四子 五丑 六寅

七卯 八辰 九巳 十午 十一未 十二申

出軍若行用不備可從天道去吉

武備志

卷之四

五十八

正南 二坤 三北 四南 五乾 六東

七北 八艮 九南 十東 十一巽 十二西

東行吉日

甲子 丙寅 壬午 庚子 甲午 壬子

西行吉日

壬申 戊辰 庚戌 己丑

南行吉日

丙寅 戊戌

北行吉日

壬申 庚申 甲申 庚寅 甲午 辛卯
壬寅

出兵凶日詩

弦日逢虛晦遇妻 朔神遇角望九求

虛斗盈斗為滅沒 造化行兵萬事休

旬中空亡忌行軍出陣

甲子旬中空戌亥 甲戌旬中空申酉

甲申旬中空午未 甲午旬中空辰巳

甲辰旬中空寅卯 甲寅旬中空子丑

截路空亡忌行軍出陣

卷之四

五十九

甲巳申酉最為愁 乙庚午未不須求

丙辛辰巳何勞問 丁壬寅卯一場憂

戊癸鷄鳴怕子丑 時犯空亡萬事休

軍中忌 凡興兵動衆大忌風雲無日

三破日月月忌

初五 十四 二十三

天破日

春辛亥 夏戊子 秋巳卯 冬戊午日

凡用兵戰鬪爭訟捕捉皆宜背孤擊虛大勝即如萬

人已上用年孤千人已上用月孤百人已上用日

孤十人已上用時孤

孤虛歌曰

背孤向虛有鬼神

兵猛虎勝千人

用兵若會孤虛法

一戰喪他百萬兵

年孤虛例

子年孤亥虛巳 丑年孤子虛午 寅年孤丑虛未

卯年孤寅虛申 辰年孤卯虛酉 巳年孤辰虛戌

午年孤巳虛亥 未年孤午虛子 申年孤未虛丑

酉年孤申虛寅 戌年孤酉虛卯 亥年孤戌虛辰

月孤虛例

正月孤丑虛未 二月孤寅虛申 三月孤卯虛酉

四月孤辰虛戌 五月孤巳虛亥 六月孤午虛子

七月孤未虛丑 八月孤申虛寅 九月孤酉虛卯

十月孤戌虛辰 十一月孤亥虛巳 十二月孤子虛午

日孤虛例

子日孤亥虛巳 丑日孤子虛午 寅日孤丑虛未

卷之四

六十

卯日孤寅虛申 辰日孤卯虛酉 巳日孤辰虛戌

午日孤巳虛亥 未日孤午虛子 申日孤未虛丑

酉日孤申虛寅 戌日孤酉虛卯 亥日孤戌虛辰

時孤虛例

子丑時孤戌亥虛辰巳 寅卯時孤子丑虛午未

辰巳時孤寅卯虛申酉 午未時孤辰巳虛戌亥

申酉時孤午未虛子丑 戌亥時孤申酉虛寅卯

旬中孤虛例

甲子旬孤戌亥虛辰巳 甲戌旬孤申酉虛寅卯

甲申旬孤午未虛子丑 甲午旬孤辰巳虛戌亥

甲辰旬孤寅卯虛申酉 甲寅旬孤子丑虛午未

曆家之說言合于道然借兵以喻五行非借五行以喻兵也故因而著之簡而明詳而核至其推而布陣要之于理亦不外也見陣制中茲不再若符籙祭禮者亦六經所不道也六經曰假之卜筮告之神明則其設而為符籙祭禮者亦勢所必至也故載其約畧而不詳示也

祭旗纛儀

一祝文維神正直無私指揮軍士助揚威武皆仗神功某等欽承上命守禦茲土立旗纛神位春祭用饗

物用羊一豕一帛一香燭酒

稟武服行三獻禮若出師則取旗纛以祭班師

附宋儀

咸平四年詔禮官詳定禡於所征地之禮付北面總

管其禮除地為壇以祀黃帝軒轅氏用羊豕代太牢

都總官為初獻除用舊儀其牙神纛神各以少牢

其幣牙以白纁以皂用剛日以漆器常饌祠之於壇

統以青繩覆以幄幕置軍牙大纛位方七寸厚三分亦三獻兼鼓以

一豕祀官皆戎服清齋一宿舊法兼祭風師雨師馬

師其薦獻亦用牲牢酒脯香幣如上儀惟風師磔犬

以為牲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日將帥具官稱姓名

某以某物之奠致祭於某神凶黨有難于紀亂常毒

流生民罪在不赦受命徂征恭行天討殄寇克敵惟

神是助尚享說祭昆沙明天王有祠則就其祠無祠則望北為位設香燈酒果粥餅蜜餅

食之三軍首路之日則祭道路神以車祀較祭禮放城外之

首路封土爲山形蕭舞棘
柘爲神主祭儀牲幣如上
祭畢以車轢之而過謂之
犯較軍在道路凡遇名山大川百神祠廟皆遣官以
酒脯祭告

禡旗燕文

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禡於六靈之神天行殺氣北方表戎事者大靈是故以黑爲飾順其位也爲軍之表嚴其令也師徒櫛節乃在於此誠空佑我大用威破元兇所當者破所指者靡則神順成之方斯亦至矣尚饗

武備志界

卷之四

六十三

霧鼓文

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霧於鼓神三軍之威職在鼓旗之用靈惟鼓神塗血致誠古之常典以聲爲度合之令儀進退周旋實在於爾人則五兵暴露群醜縱橫士庶狼狽顧我小子承宣王威虔統大軍將命遠臨一擊而進師鷁視再擊而逆黨磨驚贊命收功決此一行尚饗

祭風伯雨師文

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牲牢香酒之奠祭於風伯

雨師之神惟神箕畢之精陰陽之粹動息無間游潛太虛大塊噫氣鼓天地以發籟飛龍在天合雲雷而作解茫茫禹迹民共賴之今某出師有期惟靈是禱冀神陰垂嘉祐贊我師旅或則駕舟楫濟巨川神其施九竅之怒號或則涉巖岑歷險阻神其減十期之滯滯然後扇腥膻之氣如塵颶空抽兇妖之血爲波注海大事苟濟敢忘靈魄尚饗

祭雨師文

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牲牢之奠祭於雨師之神

武備志界

卷之四

六十四

惟神薄陰陽以就氣馭雨龍以施德威合風雷則神不盡偃恩覃霧露則卉陰敷榮昆陽惡盈霍亡新之象龜茲助順濟全涼之師其罰惡也如彼其賞善也如此國家大業醇曜休德浹和懷生人倫優渥戍稼而寇賊崛強艸竊遐邇使謀臣不暇高枕戰士不遑脫甲天子瞋目按劍發怒勇誅不道天下士庶茲集星馳精貫白日薰狡兔之穴覆高鳥之巢惟神乃靈河氣騰青不卷浮雲流瀆霖霑揮戈而曜靈再脯擲劍則日中見斗壯我軍之氣乃爾神之功哉尚饗

金瘡雜症醫方

軍中之疾莫急於金瘡故首之次則烟火墜馬馬咬
次又大軍羣聚則有疫病瘡痢寒暑諸症士有憂危
再附則癰疽若他自有岐黃家在也故曰刀斧劍刃
所傷名爲金瘡所喜淡紅色者良紫紅色者百無一
生金瘡屬金主于肺患金瘡者則忌咳嗽嘔噦翻胃
肺之症亦宜避風爲要蓋風屬木如風入瘡口肺
金反尅而成破傷則至瘡口浮腫癢癢穢爛故名破
傷風變生餘症患甚者多致不救雖有治法宜辨瘡
武備志畧 卷之四 六十五
口淺深脉之虛實吉凶見矣其脉虛細者生數實者
死沉小者生浮大者死其所傷在陽處失血過度而
脉微緩急疾者死所喜者胃氣益旺飲食如常脾胃
屬土胃氣旺則元氣壯氣血生金瘡亦宜戒怒遠色
怒則瘡迸裂怒則瘡口腐爛凡治金瘡用敷口之藥
所主乳沒竭靈蓋乳石之類自始至終不可不用凡
服湯藥必以助胃補血爲主以爲治金瘡之大意學
者宜細觀之
治金瘡至重者用寸金丹

天花粉 三兩 薑黃 一兩 赤石藥 二兩 白芷 一兩

右爲末凡筋斷脉絕血盡人危須用繩索及絹
帶扎住血路然後用此藥以茶清調敷用軟絹
縛之其血立止其腫頓消若金瘡着水番花者
可用荳汁調敷瘡口兩傍以火微炙之或用桐
桿烟薰之瘡口水出即愈

治金瘡初傷者用辟風止痛方

當歸 五錢 剉 川椒 五錢 去目及開澤瀉 五錢 芫莩
一分 附子 一分 去
皮 鹽 一分 去

武備志畧 卷之四 六十六

右搗羅爲末以溫酒調下一錢日三服

治金瘡血出不止用龍骨方

龍骨 一兩 剉 芫莩 一兩 熟地黃 一兩 烏樺根 三兩
突厥白 一兩 鹿茸 一兩 去毛酥 炙 令微黃色

右爲末傳瘡上血即止如服以溫酒調下二錢
日三服

又方

白馬糞 不拘多少 晒乾爲末乾糝其血即止

治殺傷不透膜者

乳香 一錢 沒藥 一錢

右研爛以小便半盞好酒半盞同藥通口服然
後用傳藥

治骨中箭頭不出者

雄黃 一錢 蜈蚣 一分 石灰 一分 研作末以牛

威靈仙 一分 朝桂鼠 一枚 去頭取血

右爲末入鼠血煨蜜爲丸如黃米大納瘡口中
其箭不論遠近自出

治火傷方

武備志畧 卷之四 六十七

凡烟火所傷切不可用冷水冷物熱得冷氣則
却而擊搏爛人筋骨矣

用麻油煎黃蜀葵花傳

又方

用爛黃柑汁塗之

又方

用側柏藥不拘搗爛敷

又方

寒水石 大黃 黃柏 各等分爲末蜜調傅之

治墜馬而內有瘀血者

地黃 五斤 搗碎置鍋中熬乾以無灰酒一斗五升
入藥隨量飲之

治劣馬咬傷者用絞馬糞汁服之并以此洗瘡愈

治疫病初起一二日頭痛身熱骨節痛用芳蘇散

川芎 十兩 紫蘇 一斤 陳皮 十兩 茯苓 十兩 甘草 十兩

乾葛 兩 半夏 十兩 柴胡 兩 枳殼 十兩 桔梗 兩

香附 十兩 炒

右共爲末每用兩許薑葱送下衣覆取汗如冬

月加白芷麻黃八兩

武備志畧 卷之四 六十八

治疫病初起一二日諸症俱發兼飲食停滯嘔吐無

汗等症及山巒瘴氣雨溼蒸氣或中寒腹痛吐痢

中暑冒風吐瀉不服水土用藿香正氣散

藿香 兩 蒼朮 炒 厚朴 炒 陳皮 一斤 半夏 一斤

茯苓 一斤 白芷 一斤 桔梗 一斤 大伏皮 一斤

紫蘇 一斤 甘草 十兩

右共爲末每服一二兩薑湯下

治疫病三四日得汗後未解眼腫痛或寒熱往來口

苦嘔吐用柴胡雙解散

柴胡 黃芩 半夏 人參 甘草 乾葛

茯苓 陳皮 芍藥

以上各等分右薑三片聚一枚水煎服

治疫病三四日後熱盛大便秘不通用河間雙解散

薄荷 兩 黃芩 一兩 連翹 一兩 石膏 一兩 滑石 七錢

川芎 一兩 麻黃 八錢 桔梗 一兩 甘草 一兩 朴硝 五錢

荆芥 一兩 防風 二兩 當歸 二兩 芍藥 一兩 梔子 一兩

白朮 一兩 大黃 五錢 審病加減

右共為粗末每用一兩五錢再量病虛實加減

武備志界

卷之四

七十九

治痰厥初發用藿香正氣散一二服二三發後用鬼

哭丹截之

黑豆 四百粒 萊豆 四百粒 雄黃 二兩 信石 二兩

右為末蒸餅為丸如芡實大每服一丸冷水下

忌熱飲食一日

治山瘴瘧瘧者

常山 三兩 烏梅 七枚 獨頭蒜 一枚 饅頭 三寸

右以酒一大盞煎一大盞作一服初一服未發

時吃次一服將發時候服安臥頭左側

治卒暴百病中惡口禁停尸卒死及心腹諸疾者用

脩急丸

巴豆 大黃 乾薑 各等分

右為末蜜糊杵千下丸如小豆犬二丸苦酒下

如口不開折齒嚙之或提其髮用匙鑰勾開下

亦可嚙之

治中暑霍亂用益元散

滑石 六兩 甘草 一兩

武備志界

卷之四

七十

右共為細末凉水調下如冬月發炒鹽湯調下

治中暑者用黃連香薷飲

黃連 半斤 香薷 一斤 厚朴 半斤 甘草 四兩

右每用四兩水一大盞煎二三沸去渣涼服暑

月無病亦宜遍與服之則無中暑之患

治中暑途中死者

移至陰處急取路上熱土于死人肚上作窩多令

人尿溺於膈中又取路上熱土并大蒜同研爛水

調去滓嚙下切不可用冷水霍沃及以冷物逼外

得冷即死

治中寒厥冷僵仆者

急以繩束葱二斤切去兩頭如餅式火上燒熟安臍下上用火熨之即甦無葱則以湯濕布蓋臍下上用帶火熱灰熨之

治痢疾初發用化滯丸

丁香 一兩 胡椒 二兩 巴豆霜 一兩

右為末麵糊為丸如菜豆大每服二十九量入加減白湯下

武備志界 卷之四

七十一

治痢疾應止及泄瀉者用加味香蓮丸

五倍子 四兩 黃連 二兩 吳茱萸 一兩 木香 一兩

右為末煮棗肉為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

米湯下

治血痢

生犀角 五兩 阿膠 四兩 黃蘗 四兩 艾葉 二兩

乾薑 二兩

右為末米飲湯調下

治咽喉一時疼痛水米難入者

急用土牛膝草根不拘多少洗淨搗爛加水一大

杯米醋半大盞絞汁徐徐嗽吐其汁嗽盡即效

治一切癰疽托裏止疼痛護臟用仙方蠟礬丸

黃臘 一兩 黃色好白礬 一兩

右為末用衆手急九梧桐子大每服十九漸加

至二十九熱水或溫酒送下日進二服即消

治癰疽發背用神仙截法

真麻油 一斤 煎十數沸

右用無灰酒二碗浸油內重湯溫五大盞許稍

武備志界

七十二

熱通口急服一日盡之為妙

治癰疽便毒用如神散

明白礬 不拘多少

右端午日晒臨用取五錢為細末葱白七根搗

為大丸以滾酒送下汗出為度

治發背及小癰癤用立效

紫色皂角刺 半斤 不用枯者 生粉艸 二兩 乳香 五錢

沒藥 五錢 瓜蒌 五錢 去皮取肉并仁研碎

右共為細末每服二錢無灰好酒調下無時候

治小癰瘡初起者

橄欖核七枚

右燒灰存性碾末酒調下連服即消即潰亦易

治一切瘡毒不問已潰未潰焮痛發熱者

槐花 一月炒黃

右熱酒調服即消

治諸毒萬病解毒丹

山茨菇 二兩去皮洗焙文蛤 兩名五倍子 二千金子 去殼

色者紙包研去紅牙大戟 一名紫大戟 一兩五錢

武備志畧 卷之四 七十三

瑞香 五錢研

右製法宜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月或天

德月德黃道吉日修合將前五味各為細末重

羅兩遍依方用糯米濃飲調和于木臼內杵千

下極光潤為度每錠重一錢每服一錠病勢重

者連服行一二次用溫粥補之一切飲食藥毒

蠱脹 氣惡蕈河豚死牛馬驟蛇毒並用凉水

磨服南方蠱毒瘴氣傷人纔覺不快即磨服一

錠或吐或泄隨愈癰疽發背對口天蛇毒無名

疔瘡楊梅等一切惡瘡諸風隱癰赤瘡未破及
痔瘡並用無灰淡酒磨服及用凉水調塗瘡上
數次立效

養馬秘授

國制養馬按論古法稽核而次之詩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誠重之也夫昔之商周繼漢至晉齊梁隋以來馬牧于民而用于官唐牧于官而給于民宋牧任官而蓄之在民明季亦然今馬市口外民疲而馬不給鎡費而馬不肥昔之額將三十五萬今所失而不知若許求其實而又不可得也牧者均失其道此無他術故備錄相馬齒訣則知馬之歲數良善能走養法醫藥則知馬之患病調治能愈夫得其道則蕃失其道則穢豈獨馬也歟哉

卷之四

七十五

相馬訣

虎鈴經曰夫馬之初生無毛者能行千里先舉一足者行五百里但數其筋得十卽凡馬也十一十二者五百里十三者千里過十三者天馬也毛起腕上者六百里腹脊上下平者五百里頂圓者五百里眼中如童兒竝坐者二百里腹下有橫筋者五百里耳根生角長一寸者三百里二寸者五百里三寸者千里尿射過前脚者五百里頭如鳴鳥者一千里其初

生而不能行纔行便能飲水者千里駒也放尿舉足者善走腹下毛逆生者亦然之蘭孔有毛長一寸者驚馬也鼻中人字者十八歲四字者八歲八字者四歲鼻上赤者二十歲鼻上青者三十歲鼻上有公王字者二十五歲眼圓有旋毛者三十歲目下不滿而白睛多者膽小多驚目白不深脣不覆口又淺不健食齒參差不相當皆驚馬也凡馬頭如側磚耳欲厚小左耳却害王右耳却不入陣眼圓欲得滿睛欲得胛肉滿額前錐毛欲濃盛鼻欲大脣欲緩上脣欲下下脣欲圓口欲紅并方次舌欲如懸鉤面欲藏骨脰欲寬胸欲廣雙眼欲分明蹄欲厚膝欲高前脚欲直後脚欲曲而開腹欲垂陰欲小脰欲方脰欲垂足後欲無毛尾欲毛散尾根欲齊于梁骨林欲得粗汗溝欲深膺脊橫文欲分明脊欲平身欲短毛欲細而實此馬之要相也

武備志界

七十六

馬齒訣

一歲駒齒一二歲駒齒四三歲駒齒六匹歲成齒二
五歲成齒四六歲肉牙生七歲角區缺八歲六區如
一九歲咬下中區二齒白十歲咬下中區四齒白十
一歲咬下中區六齒白十二歲咬下中區二齒白十
三歲咬下中區四齒白十四歲咬下中區六齒白十
五歲咬上中區二齒白十六歲咬上中區四齒白十
七歲咬上中區六齒白十八歲咬上中區二齒白十
九歲咬下中區四齒白二十歲咬上下盡平

武備志畧

卷之四

七

二十一歲咬下中區二齒黃二十二歲咬下中區四
齒黃二十三歲咬下中區六齒黃二十四歲咬下中
區二齒黃二十五歲咬上中區二齒黃二十六歲咬
上下盡黃

二十七歲咬下中區二齒白二十八歲咬下中區四
齒白二十九歲咬下中區六齒白三十歲咬上中區
二齒白三十一歲咬上中區四齒白三十二歲咬上
下盡白

養馬訣

內經云凡乘者一日行二日驅三日驟四日馳五日
奔終而復始千里無患病遠來有汗澤行喘定汗息
放鞍即時放驟繫於迎風勿近舍簷珍時方喂凡喂
者冬煖屋夏涼棚而南拴勿扎繫餅豆谷凡有砂
石灰塵蛛絲毛髮務於潔淨日則觀其形狀夜則聽
其喘息較驗草料多寡詳察疾病有無此畜養之道
也但如尿清糞潤鼻氣溫和脉呼三至唇舌鮮明皮
毛光彩體健神清頭尾不動輪歇後蹄如此則為無
病之狀是欲喂得其則也是故觀外形察內受得水

武備志畧

卷之四

七

有節飲喂有時使馬驟致及憤而終其天壽也
太白陰經曰一軍征馬以支兩四二萬五千匹辨方
則一人兩匹范陽河東隴右安西北庭則兩人三匹
平盧劔南嶺南則一人一匹計馬二萬五千匹五十
匹為一群總五百群分為十方一方秣馬五十群十
月一日起料每馬一匹給粟一斗一月三石八月十
八石一軍一馬一日給粟一千二百五十石一月二
萬七千五百石六月二十二萬五千石鹽馬一匹每
日給鹽三合一月九升六月五斗四升一軍一馬一

日給鹽六十七石五斗一月一千四百九十五石六
月八千九百七十石菱艸一馬日給菱兩圍一月六
十圍六月三百六十圍一軍一馬六月九十萬圍油
藥及馬藥取逃死軍衣資回錢糧充獸醫於馬群頭
押官中擇其善者取之

醫藥說

太白陰經曰馬有五勞七傷卸鞍不驥骨勞驥而不
起筋勞起而不驥皮勞驥而不噴氣勞噴而不尿血
勞骨勞者雙絆絆之却行二十步差皮勞者手摩而
鞍下汗出差氣勞者長繩繫之得尿差血勞者高繫
勿令頭低而食差凡馬春口青死夏口赤死秋口白
死冬口黑死此看色各曰入口死也

唯馬方

春夏鳩合金
秋冬加精心

芎藭

富歸

大黃

升麻

麻黃

黃連

細辛 乾姜

以上各二兩為末入湯中以酒和嚥之

春用茵陳散

茵陳

一錢五分

連翹

五錢

防風

五錢

右為末姜蜜共煎嚥

夏用硝黃散

知母

三分

貝母

三分

茯苓

三分

甘草

三分

梔子

三分

車前子

三分

大黃

二分

鬱金

三分

芒硝

一分

右為末蜜水調嚥

秋用理肺散

知母 四分 山梔 三分 蛤蚧 三分 大門冬 三分

麥門冬 一錢 秦艽 一錢 百合 一錢 馬薤苓 五分

防己 一錢 枇杷葉 一兩 白藥子 一錢 天花粉 五分

蘇子 五分 乾山藥 一錢 貝母 五分

右為末糯米粥蜜調嚥

冬用茴香散

茴香 錢 厚朴 一錢 玄胡索 一錢 芍藥 一錢

當歸 八分 益智仁 五分 黑豆 一兩 陳皮 一錢

武備志界

卷之三

川練子 三分 荷葉 五錢 青皮 五分 冰通 五分

葱白三根酒童便各半盞煎嚥

調理羸牛瘦馬添臙用大七傷散

知母 貝母 防風 青皮 陳皮 乾薑

虎骨 芍藥 當歸 瓜蒌 桔梗 川大黃

豆蔻 人參 破故紙 茯苓 甘草 茴香

茵陳 益智 香白芷 檳榔 官桂 廣木香

右等分水和猪脂煎沸嚥

沿馬七傷及非時起卧用七補散

青皮 川練子 乳沒 當歸 茴香 杏仁

芍藥 自然銅 官桂 滑石 木通 川紅豆

右等分葱酒同煎嚥之

治馬瘡黃用降氣散

黃芩 黃連 蒼朮 知母 酒炒 黃柏 酒炒

木香 少許 香附子

右各等分為末每服二兩溫水一大盞同調嚥

塗馬黃腫用雄黃散

雄黃 白芨 白欬 龍骨 大黃

武備志界

卷之三

右等分為末井花水調勻塗腫處如乾再塗之

治馬肺熱肺傷咳嗽喘息有音鼻流濃涕

白芨 茵陳 梔子 甘草 防風 各四兩

黃連 杏仁 半兩 阿膠 二兩

右為末每服二兩瓜蒌穰一個研細水一升煎

三沸飽嚥

治馬五勞七傷腰膝痛用獨活散

獨活 一兩 羌活 一兩 防風 一兩 甘草 炙 一兩

肉桂 一兩 澤瀉 一兩 大黃 一兩 黃柏 酒浸 一兩

當歸 半兩 桃仁 半兩 連翹 半兩 漢防己 一兩

右爲末每服一兩水半碗酒半碗同煎三沸熱
嚥之

治馬負重重勞傷大過毛焦草慢羸瘦病用當歸散

當歸 沒藥 乳香 血竭 五靈脂 自然銅

右等分同前引嚥之

治馬破脊梁方

馬齒莧 石灰

右搗和丸陰乾再研爲末椒湯洗淨貼之立効

武備志界 卷之四

又方薑礬散

生薑 燒灰 白礬

其搗爲末搽之

治馬誤食毒草口中吐沫悶絕欲死用消毒散

白礬 半兩 飛鹽 一兩 炒

右爲細末拌勻於舌上塗之久用甘草末二兩

水二升煎至一升嚥之

治馬途間針藥不便用急救方

青葱 二枝 飛鹽 半兩 山胡椒 半兩 卽茱萸也

以上三味共同搗爛好酒一大碗調煎三沸傾

出揚去火氣帶熱嚥之後不佳擗行溺之大効

治馬破傷風及諸風病用千金散

蔓荊子 旋復花 白殭蚕 何首烏 羌活

桑螵蛸 天南星 烏蛇 沙參 防風

阿膠 川芎 獨活 天麻 蟬壳 細辛

干蝎 升麻 藿香

右等分共爲細末每服一兩溫水一盞調嚥之

天陰生姜湯一盞同調嚥之

武備志界 卷之四

治馬眼腫用撥雲散

大硃砂 一錢 白礬 一錢 白礬 五分 乳香 五分

沒藥 五分 爐甘石 三錢 炙

以上共搗爲末白綿紙羅過三次仍搗入磁罐

內用溫水洗淨眼然後點之

點馬眼方

青鹽 黃堇仁 馬牙硝

以上各等分細研川蜜煎以磁罐盛水浸點之

治馬肚熱結寒鬱不食方

黃連一兩 白燕皮末一兩 油五合 鴈猪指四兩

用白水一升半調下擇行跑

治馬卒熱肚脹欲死方

藍汁三升并水二升同嚙立効

治馬黑汗方

或卧起汗流如珠肉急者是黑汗淡死鹹生以

人脚下汗鹹襪以水二升煎嚙之差

治馬喉腫方

軟物裹刀子露刀一米刺咽喉即差

武備志畧

卷之四

八十五

又方

以猪脊邊脂拌髮薰鼻中立効

治馬草結方

以白礬二兩爲末和水嚙之

治馬中金瘡腸胃突出方

芍藥 當歸 芍藥 白芷 續斷 鹿茸

黃芩 細辛 乾薑 附子

以上各三兩共爲末先嚙酒令服五錢日嚙

服續如至方寸立愈

治馬卧起方

取壁上多年石灰搗細羅之又用油一升立

治馬不着水草方

芒硝一兩 酢酪半兩

以上和麝金散嚙之并刺帶血出一升差

治馬傷水方

右以葱鹽油相和研成團子納鼻中以捉馬鼻

令不通氣良久待眼中淚出即止

治馬傷食方

武備志畧

卷之四

八十六

以生蘿蔔三五個切作片子嚙之即愈

禁忌

虎鈴經曰石灰泥槽損馬繫馬於門上令落响

猴能辟惡并去疥癬戊寅庚寅日不可作厩作老者

一年凶丙寅日不可出入三年人馬俱死申日不宜

取馬必死戊午庚子月不宜并忌人虎云云凡養馬

之法當擇日曉之良而知忌

武備志畧目錄卷之五

方輿總圖說

京師盛京

江南

浙江

江西

福建

湖廣

河南

山東

山西

陝西

四川

廣東

廣西

雲南

武備志畧

卷之五

貴州

薊鎮

邊界

武備志畧卷之

義烏傳 禹重輯

宣城梅 清同倭

方輿畧

方輿乃國家礎邑之地也自來誌一統考輿略詳莫
中章程於經世無補焉故約劑之使簡而悉先京師
次以十四布政所以示有統也首以叙採先哲之聲
畫所以示嘉猷也次以形勢圖所以示天下大勢也
次以郡邑圖所以示犬牙相制也次以方輿圖所以
示幅員相轄也次以郡邑土司戶口稅糧所以示詳
明也次以郡著禹貢所隸示有肇也定其分野所以
示占驗也明其四境所以示疆界也按其京都之道
里所以示朝宗也次以衛領所自著別之所以示兵
實也各省總圖志有綱領寧核無濶畧寧闕無傳疑
斯其志畧矣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京師

京師古冀州地前朝舊都也 國朝仍奠鼎於此拊
趙擎齊俯臨萬里薊州永平山海長城烽火險阨尤
著山後諸州自宣府東南至奉天陵廟所在特重
臣居守邊遠肅然居庸之外廣平以南四方水陸會
於臨清轉漕京師輻輳而進若夫天津又海運通衢
也河間真保兵民雜居東安霸州武清諸邑樵採耕
牧之利居多順天馬政河間水潦患尤烈焉

武備志

卷之五



順天府



武備志

卷之五

計府八順天保定河間真定順德廣平大名永平
領州十七縣一百一十五又州二領縣一戶口萬
曆六年數四百二十六萬四千八百九十八夏稅
額交一十七萬八千六百四十三石八斗二合五
勺秋糧額米四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四石六斗
六升四合七勺

順天府

馬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領州五縣二十二
東至東平府濰州南至河間府任丘縣西至大同

府蔚州北至隆慶府自府治至

里屬邑至京師限二日

在京衛三十四領所二百五十

在外衛三十四領所一百二十一又所二

保定府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兼昴畢分野領州三縣

十七東至河間府靜海縣西至大同府廣川縣南

至真定府安平縣北至順天府涿州自府治至京

師三百五十里限五月至江寧二千二百里

武備志畧

卷之五

衛太領所三十

河間府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箕尾分野領州二縣十六東

至濟南府海豐縣南至濟南府德州界西至保定

府蠡縣北至保定府雄縣自府治至京師四百一

十里限七日至江寧二千九百四十里

衛六領所三十

真定府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昴畢分野領州五縣二十七

東至河間府獻縣西至平定府南至順德府內丘

縣北至寶定府慶都縣自府治至京師六百三十

里限九日至江寧三千一百里

衛三領所十五又所一

順德府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昴分野領縣九東至廣平府

威縣西至遼州和順縣南至廣平府永平縣北至

真定府栢鄉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里限十五日

至江寧一千七百二十里

武備志畧

卷之五

所一

廣平府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昴分野領縣九東至東昌府

臨清縣西至彰德府磁州南至彰德府臨漳縣北

至順德府南和縣自府治至京師一千里限十六

日至江寧一千六百七十五里

大名府

禹貢冀兗二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領州一縣十

東至東昌府冠縣西至河南彰德府封丘縣北至

東昌府館縣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一百六十里限二十日至江寧二千四百四十里

永平府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初虞分冀州東北為營州此即其地周屬幽州領州一縣五東至山海關西至順天府豐潤縣南至海岸北至桃林口自府治至京師五百五十里限九日至江寧三千九百九十五里

楠七領所四十一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四

延慶州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分野領縣一東至四海治南至分山道屯界西至保安州沙城東至雲州入谷州自州治至京師一百八十里限四日至江寧三千六百二十五里

保安州

禹貢冀州之域虞為幽州北境天文尾箕分野永樂中置舊治南山下景泰三年城雷家站移州及衛治於此東至隆慶州南至山西蔚州西至蔚州

北至宣府自州治至京師三百里限五日至江寧三千七百二十五里

衛一領所五又所一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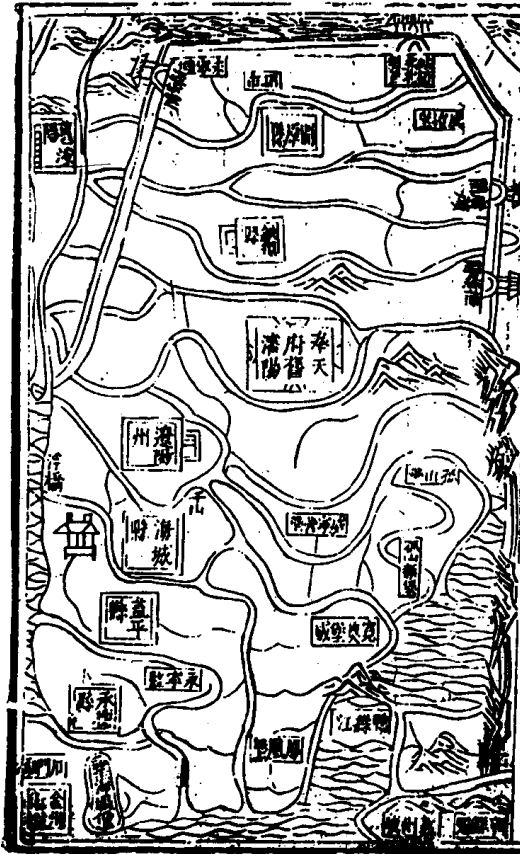
盛京

奉天二府古遼東地東起鴨綠江朝鮮界西抵山海關南起旅順北抵開原外邊九百餘里一面阻海一面山東自金州旅順口達登州新河關計水程五百餘里而海中島嶼相望遠可百里近止數十里舟易停泊先年山東歲運以給遼豐歉有無彼此兩利奉天府邊界自東至鴨綠江五百六十里西至山海關一千一百五十里南至旅順海口七百三十里北至開原一百四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七百里

武備志界

卷之五

六



武備志界

卷之五

七



計府二州二縣七奉天府領州一縣五遼陽州承德縣城蓋平開原鐵嶺錦州府領州一縣二寧遠州錦縣廣寧係衛改府州縣計糧餉舊額屯糧七千萬石民運布三十二萬疋花絨一十四萬觔鹽引一十四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引京運銀一萬兩洪武一十四年五十三萬七千二百五十餘石永樂十年七十一萬六千一百餘石正德嘉靖以來止三十八萬三千八百餘石隆慶間僅二十三萬五百餘石今之數日未稍

江南

江南古揚州地六朝舊都也戰國時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之故名金陵析而言之江北則徐頤二州北跨中原瓜連數省并稱雄鎮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而控全楚為江表門戶沿江兵戎以備倭崇明常熟與江洋一帶之民出沒波濤江寧蘇松賦重役繁太平寧國池州安慶民樸產瘠鎮江京口之衝徽州多山少田廬為善地楊衝俗侈淮漕煩劇曠地廣人荒徐邳俗悍水陸孔道州邑疲敝一至於此

武備志界

卷之五

八



山東界

河南界

武備志界

卷之五

九



計府十四江寧鳳陽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揚州淮安廬州安慶太平寧國池州徽州領州十七縣九十六人戶萬曆六年數一千五十萬二千六百五十一額粟米九十四萬二千三百二石九斗四升二合三勺

江寧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八東至鎮江府丹徒縣西至和州南至太平府北至揚州府儀真縣自府治至京師三千四百四十五里限四十月

卷四十六領所三百一十二

鳳陽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州五縣十三東至揚州府寶應縣西至河南開封府項城縣南至鳳州府合肥縣北至徐州蕭縣自府治至京師二千里限三十日至江寧三百三十里

衛十五領所八十一

蕪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州一縣七東至東

武備志界

卷之五

十

沙海岸西至常州府宜興縣南至浙江嘉興府秀水縣北至揚州府通州界自府治至京師二千六百里限四十九日至江寧五百八十八里

衛三領所一十四

松江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斗分野領縣三東至海岸西至蕪州府長洲縣南至海岸北至蕪州府崑山縣自府治至京師三千八百二十五里限五十二日至江寧八百里

衛一領所五

常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五東至浙江湖州府長興縣西至鎮江府丹陽縣南至江寧府溧陽縣北至揚州府太興縣自府治至京師三千三百八十里限四十五日至江寧三百六十里

鎮江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三東至常州府宜興縣西至江寧府句容縣南至常州府武進縣

武備志界

卷之五

十一

北至揚州府自府治至京師三千二百里限四十一日至江寧一百八十里

衛一領所六

揚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州三縣七東至海南至江西至江寧府六合縣北至淮安府山陽縣自府治至京師三千一百二十五里限三十九日至江寧三百三十里

衛三領所十五

淮安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領州二縣九東至海岸西至鳳陽府虹縣南至揚州府寶應縣北至山東青州府莒州界自府治至京師三千十里限三十日至江寧五百里

衛三領所十九

廬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領州二縣六東至和州含山縣西至河南汝寧府固始縣南至安慶府桐城縣北至鳳陽府定遠縣自府治至京師三千六百七十七里限三十五日至江寧五百十里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十一

衛二領所十

安慶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領縣六東至廬州府無為州西至湖廣黃州府黃梅縣南至池州府東流縣北至廬州府舒城縣自府治至京師四千一百八十五里限五十日至江寧七百四十五里

衛一領所五

太平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領縣三東至江寧府溧水縣西至和州界南至寧國府宣城縣北至江寧府江寧縣自府治至京師三千五百九十里限四十三日至江寧一百五十里

衛一領所五

寧國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領縣六東至廣德州建平縣西至池州府青陽縣南至徽州府績溪縣北至太平府當塗縣自府治至京師四千一十五里限四十五日至江寧四百二十里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十三

衛一領所五

池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領縣六東至寧國府南陵縣西至江西九江府彭澤縣南至徽州府祁門縣北至安慶府桐城縣自府治至京師四千五十里限四十六日至江寧六百里

徽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六東至浙江杭州府昌化縣西至江西饒州府浮梁縣南至浙江衢州府開化縣北至寧國府太平縣自府治至京師四千里限四十六日至江寧七百二十里

衛一領所四

廣德州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一東至浙江湖州府長興縣西至寧國府宣城縣南至湖州府安吉州北至江寧府溧陽縣自州治至京師三千七

武備志

卷之五

十四

百五十里限四十六日至江寧五百里

和州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一東至江寧府江浦縣西至廬州府巢縣南至廬州府無為州北至滁州界自州治至京師三千二百八十里

衛一領所五

滁州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二東至江寧府六合縣西至鳳陽府定遠縣南至和州界北至泗

州盱眙縣自州治至京師三千二百五里限三十六日至江寧一百二十里

衛一領所五

徐州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房心分野領縣四東至淮安府邳州西至河南歸德府虞城縣南至鳳陽府宿州界北至山東兗州府滕縣自州治至京師二千里限二十七日至江寧一千里

衛二領所七

武備志

卷之五

十五

浙江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地脉本發源東流百折至杭州為浙江旁一匯為西湖嘉湖江淮相表裏嚴衢以徽饒為廓安吉長興以西界廣德嘉湖寧紹四郡東海之經溫台並海福寧客便不能不防他盜也若倭夷入貢則風帆恒至寧波大抵嘉湖杭二郡地饒多利俗華處州依山盜礦與衢嚴徽寇運踪哨聚肆掠義烏民俗獷悍竄名兵籍散無所歸尤事預籌不可不加意也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十六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十七

計府十一杭州嘉興湖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紹興寧波台州温州領州一縣七十五人戶萬曆六年數五百一十五萬三千五百夏稅額粟一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三石七斗三升四合八勺秋糧額米二百三十六萬九千七百六十四石四升四合

杭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九東至赭山海口西至嚴州府桐廬縣南至紹興府蕭山縣北至湖州府德清縣自府治至京師四千二百里限五

十二日至江寧九百里

衛二領所十又所一

嘉興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七東至松江府

華亭縣西至杭州府仁和縣南至海北至蕪州府

吳江縣自府治至京師四十一百里限五十日至

江寧七百三十八里

衛一領所五又所三

湖州府

武備志畧

卷之九

十八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州一縣六東至

蘇州府吳江縣西至廣德州界南至杭州府仁和

縣北至蘇州府吳縣自府治至京師四千三百里

限五十二日至江寧七百二十里

所一

嚴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六東至杭州

府富陽縣西至徽州府歙縣南至金華府蘭溪縣

北至杭州府于潛縣自府治至京師四千四百二

十八里限五十八日至江寧一千一百七十里

所一

金華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八東至台州

府天台縣西至衢州府龍游縣南至處州府縉雲

縣北至嚴州府建德縣自府治至京師四千五百

八十八里限六十四日至江寧一千二百三十里

所一

衢州府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十九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五東至金華

府蘭溪縣西至江西廣信府玉山縣南至福建建

寧府浦城縣北至嚴州府遂安縣自府治至京師

四千六百四十里限六十七日至江寧一千五百

七十里

所一

處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十東至台州

府仙居縣西至衢州府江山縣南至温州府瑞安

縣北至金華府永康縣自府治至京師四千五百
八十里限七十日至江寧一千三百二十里

衛一領所五

紹興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領縣八東至寧波
府慈溪縣西至杭州府富陽縣北至海口自府治
至京師四千六百五十八里限五十六日至江寧
一千二百一十三里

衛二領所十又所三

武備志界

卷之五

二十一

寧波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領縣五東至海岸
西至紹興府餘姚縣南至台州府海寧縣北至慈
谿縣自府治至京師四千六百四十里限六十一
日至江寧一千三百八十五里

衛四領所二十二又所十

台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領縣六東至海岸
西至處州府和雲縣界南至温州府樂清縣界北

至紹興府新昌縣界自府治至京師五千七百七
十八里限七十一日至江寧一千八百三十三里
衛三領所十五又所五

温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領縣五東至海岸
西至處州府青田縣南至福州府福寧縣北至台
州府黃巖縣自府治至京師五千八百四十里限
七十七日至江寧一千八百九十里

衛三領所十五又所八

武備志界

卷之五

二十一

江西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閩粵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弱九江獨據上流沿江州郡內為中原藩屏外為西南重鎮南昌省會衝繁吉安徙訟奸猾豪右掣肘二郡同也南贛汀漳雄韶諸山苗蠻劫掠提兵三省袁州長沙逃民客戶尤難譏察臨安建昌廣信饒州邑多頑梗瑞州地狹民頑撫州訟繁多盜江西土俗勤儉民惻無華歲歉不至於流移年豐可以給四方



南昌府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二十三

計府十三南昌饒州廣信南康九江建昌撫州臨江吉安瑞州袁州贛州南安領州一縣七十七人戶萬曆六年數五百八十五萬九千二十六夏稅額麥八萬八千七十二石四斗一升九合秋糧額米二百五十二萬八千二百九十六石九斗六升三合六勺

南昌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州一縣七東至饒州府餘干縣西至岳州府平江縣南至撫州府樂

安縣北至南康府星子縣自府治至京師四千五百七十五里限六十日至江寧一千五百二十里
衛二領所九

饒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七東至衢州府開化縣西至南康府都昌縣南至撫州府臨川縣北至池州府建德縣自府治至京師五千二十五里限六十一日至江寧一千五百八十里

所一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二十四

廣信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七東至衢州府常山縣西至饒州府安仁縣南至建寧府崇安縣北至饒州府樂平縣自府治至京師五千里限七十五日至江寧一千八百四十里

所二

南康府

禹貢荊揚二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四東至饒州府都陽縣西至九江府德安縣南至南昌府新

建縣北至九江府德化縣自府治至京師四千七百六十五里限五十一日至江寧一千三百二十里
九江府

禹貢荊揚二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五東至池州府東流縣西至武昌府興國州南至南康府星子縣北至黃州府黃梅縣自府治至京師四千六百里限五十五日至江寧一千二百六十里
衛一領所六

建昌府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二十五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五東至邵武府光澤縣西至撫州府宜黃縣南至贛州府石城縣北至撫州府臨川縣自府治至京師五千八百二十五里限七十五日至江寧二千三百八十里

所一

撫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六東至饒州府安仁縣西至吉安府永豐縣南至建昌府南城縣北至南昌府進賢縣自府治至京師五千四百八

十五里限七十三日至江寧二千四十里

所一

臨江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四東至南昌府
豐城縣西至袁州府分宜縣南至吉安府吉水縣
北至瑞州府高安縣自府治至京師五千二百三
十五里限六十五日至江寧一千七百九十里

吉安府

禹貢荊揚二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九東至撫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二十六

州府樂安縣西至袁州府宜春縣南至贛州府贛
縣界北至臨江府新淦縣自府治至京師五千五
百五十里限七十一日至江寧二千一百一十里
所三又一百戶所

瑞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三東至南昌府
新建縣西至袁州府萬載縣南至臨江府清江縣
北至南昌府奉新縣自府治至京師四千九百六
十五里限六十四日至江寧一千七百里

袁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四東至臨江府
新喻縣西至長沙府醴陵縣南至吉安府安福縣
北至瑞州府上高縣自府治至京師六千七十五
里限七十九日至江寧二千六百三十里

衛一領所五

贛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十二東至汀州
府長汀縣西至南安府南康縣南至韶州府翁源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二十七

縣北至吉安府萬安縣自府治至京師五千六百
七十里限八十二日至江寧二千八百一十里
衛一領所五

南安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領縣四東至贛州府
贛縣西至韶州府仁化縣南至南雄府保昌縣北
至吉安府龍泉縣自府治至京師六千六百六十
五里限九十日至江寧三千二百一十里

所一

福建

福建古閩粵地以溫處衢為北藩建昌南嶺為古壁
惠潮為外戶海為門溪山秀美民用以和上四府休
山地稍高下四府平厥近海古田福寧一帶本竊魚
鹽之利外過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而海物互市
番寇為孽福寧居通省上游八閩喉舌南粵係廣閩
交界叛寇巢窟地勢民情尤難控制但閩中地狹民
貧綏清之力則係乎撫鎮重臣焉



江界



武備志

卷之五

二十九

西抵江西界

西南

計府八福州泉州建寧延平汀州興化邵武漳州
領縣五十五又州一福寧領縣二共府八州一縣
五十七人戶萬曆六年數一百七十三萬八千七
百九十三夏稅額麥七百六石九斗四升十合四
勺秋糧額米八十八萬二千四百八石四斗五升
二合五勺

福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女分野領縣九東至海岸
西至延平府南平縣南至興化府莆田縣北至溫

州府平陽縣自府治至京師六千一百三十三里
限八十日至江寧二千八百七十二里

衛五領所二十六又所三

泉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領縣七東至海岸
西至漳州府長泰縣南至海岸北至興化府仙游
縣自府治至京師七千二百五十五里限九十日
至江寧三千二百五十五里

衛二領所一十一又所五

建寧府

卷之五

三十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領縣八東至福州
府福安縣西至延平府順昌縣南至延平府南平
縣北至廣信府上饒縣自府治至京師五千七百
五十五里限七十三日至江寧二千三百一十里
衛二領所十又二

延平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領縣七東至建寧
府建安縣西至汀州府清流縣南至福州府古田

縣北至邵武府邵武縣自府治至京師五千二百
九十三里限七十五日至江寧二千四百七十里

衛一領所五又所二

汀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領縣八東至延平
府將樂縣西至贛州府瑞金縣南至潮州府程鄉
縣北至贛州府石城縣自府治至京師五千二百
二十六里限八十五日至江寧二千八百八十里

衛一領所六又所二

興化府

卷之五

三十一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領縣二東至海岸
西至泉州府永春縣南至海岸北至福州府永福
縣自府治至京師六千四百里限八十五日至江
寧三千一百四十里
衛二領所十一又所一

邵武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領縣四東至延平
府順昌縣西至建昌府新城縣南至汀州府寧化

縣北至廣信府鉛山縣自府治至京師四千八百三十里限七十八日至江寧二千四百五十里

衛一領所五

漳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領縣十東至泉州府同安縣西至汀州府長汀縣南至潮州府揭陽縣北至延平府龍溪縣自府治至京師七千五百二十五里限九十四日至江寧三千五百三十五里

衛二領所十三又所一

武備志卷之五

卷之五

三十二

福寧州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領縣二東至溫州府平陽縣西至建寧府政和縣南至海岸北至溫州府泰順縣自州治至京師五千一百二十里至江寧二千三百里

衛一領所七又所一

湖廣

湖廣古荊州地襄鄧抗其顛斬黃引其股江陵制其廢腹伸膝南向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障陝洛柳桂之跨閩粵辰沅之捍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外錯荆楚扼塞斯其備焉武漢德安民窮地瘠陸安賸陵所在荆岳鄖襄長沙黃州常德辰沅麻陽諸洞連結之害寶慶永順保靖世帝富強爭奪獲罪

武備志卷之五

卷之五

三十三





武備志

卷之五

三十四

計府十五武昌漢陽襄陽鄖陽德安黃州荊州岳
州長沙寶慶衡州常德辰州永州承天今改陸安
府領州十五縣一百有八人戶萬曆六年數四百
三十九萬八千七百八十五夏稅額麥一十三萬
一千九百七十六石二斗六升三合二勺秋糧額
米二百二萬九百二石八斗八升八合四勺
武昌府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領州一縣九束至
江西九江府瑞昌縣西至漢陽府漢陽縣南至岳

州府臨湘縣北至黃州府黃岡縣自府治至京師
五千一百七十里限五十四日至江寧一千七百
一十五里

衛三領所十五

漢陽府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領縣二東至武昌
府界南至沔陽州西至德安府雲夢縣北至黃州
府黃岡縣自府治至京師五千四百八十五里限
六十五日至江寧一千七百八十里

武備志

卷之五

三十五

所一屬武昌衛

襄陽府

禹貢荊豫二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領州一縣六
東至德安府隨州界西至陝西漢中府平利縣南
至安陸府荊門州北至河南南陽府新野縣自府
治至京師六千八百六十七里限九十日至江寧
三千七百里
衛二領所九又所一
鄖陽府

禹貢荊州之域領縣七東至均州界西至白河界南至大昌縣北至漸川縣自府治至京師二千三百五十里至江寧二千九百餘里

衛一領所五又所二

德安府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領州一縣五東至黃州府黃陂縣西至襄陽府棗陽縣南至漢陽府漢川縣北至河南汝寧府信陽縣自府治至京師五千六百一十里限七十二日至江寧二千二百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三十六

所一

黃州府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領州一縣八東至安慶府宿松縣西至德安府孝感縣南至武昌府武昌縣北至汝寧府羅山縣自府治至京師四千九百九十里限五十日至江寧一千五百五十里

衛二領所十

荊州府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領州一縣十一東

至沔陽州界西至夔州府巫山縣南至岳州府澧州界北至襄陽府宜城縣自府治至京師六千一百三十里限八十日至江寧二千七百二十五里

衛三領所十五又所三

岳州府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領州一縣七東至武昌府通城縣南至長沙府瀏陽縣西至辰州府江陵縣北至荊州府監利縣自府治至京師五千六百七十里限七十一日至江寧二千二百二十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三十七

五里

衛二領所十五又所五

長沙府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領州一縣十一東至袁州府宜春縣南至衡州府衡山縣西至辰州府沅陵縣北至岳州府巴陵縣自府治至京師五千八百七十里限八十日至江寧二千四百二十

五里

衛二領所十

寶慶府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軫分野領州一縣四東至衡

州府衡陽縣西至靖州綏寧縣南至永州府東安

縣北至辰州府淑浦縣自府治至京師五千三百

九十五里限九十五日至江寧三千七十五里

衛一領所五 所一

衡州府

禹貢荊州之南境天文翼軫分野領州一縣八東

至長沙府茶陵州西至寶慶府邵陽縣南至廣州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三十八

府連州界北至長沙府湘潭縣自府治至京師六

千六百六十里限九十日至江寧三千一百一十

五里

衛一領所五 所三

常德府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領縣四東至岳州

府華容縣西至辰州府沅陵縣南至長沙府安化

縣北至澧州界自府治至京師六千二百一十里

限八十一日至江寧二千七百六十五里

衛一領所五

辰州府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領州一縣六東至

常德府桃源縣西至寶慶府新化縣南至貴州鎮

遠府北至永順宣慰司自府治至京師七千一十

里限九十日至江寧三千五百里

衛三領所十五 所一

永州府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領州一縣六東至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三十九

衡州府常寧縣西至桂林府全州界南至平樂府

富川縣北至寶慶府邵陽縣自府治至京師六千

八百八十里限八十七日至江寧三千四百三十

五里

衛二領所十又所五又所一

奉天府今改安陸府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領州二縣五東至

德安府應城縣西至荊州府枝江縣南至 府

縣北至襄陽府宜城縣自府治至京師六千

二百二十五里限八十三日至江寧二千六百八

十里

衛二領所九

靖州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軫分野領縣四東至寶慶府

武岡州西至黎平府界南至柳州府融縣北至辰

州府沅州黔陽縣自州治至京師六千一十里限

一百有二日至江寧二千五百七十里

衛一領所十一又所一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四十

郴州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領縣五東至吉安

府龍泉縣西至衡州府桂陽州南至韶州府乳源

縣北至衡州府來陽縣自州治至京師七千三百

里限一百日至江寧三千七百里

所二

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禹貢荊梁二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領所二又所一

軍民千戶所一宣撫司四安撫司八長官司十六

東至荊州府巴東縣西至酉陽宣撫司界南至安

定峒界北至石柱宣撫司界自衛治至京師四千

一百五十里至江寧三千四百五十五里

永順軍民宣慰使司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領州三長官司六

東至岳州府澧州慈利縣西至保靖州宣慰司界

南州辰州府沅陵縣北至永定衛界自司治至京

師七千三百里至江寧三千八百里

保靖州軍民宣慰使司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四十一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領長官司二東至

鎮溪千戶所界西界施州大田軍民千戶所界南

至四川酉陽宣撫司界北至永順宣慰司界自司

治至京師七千三百里至江寧三千八百里

新設所九

河南

河南古豫州地蓋閩閩中夏四方輻進故彰德控於河北高洛蔽於山南河南汝寧接襄黃之界開封卽其都會衛河可以漕山東汴汴河可以漕淮語河之利便漕莫過於此語河之害妨民亦莫甚於此再觀歸睢陳州地兼數省勢難統轄奸人藉以首難急之則奔潰四出緩之則復出爲奸彰德道出趙魏之間較之七程之中山水環蔚民物茂實黃河歲徙祿糧工役勞費不貲民不堪命

武備志

卷之五

四十二

河南形勢圖

東抵江南界

東南抵南



界西山

界陝西

西抵陝西界

四十三

西南

武備志

卷之五

四十三



開封府

計府八開封歸德彰德衛輝懷慶河南南陽汝寧
領州十一縣九十二又州一汝領縣四共府八州
十二縣九十六人戶萬曆六年數六十三萬二千
六十七夏稅額麥六十一萬七千三百二十二石
八斗四升三合三勺秋糧額米一百七十九萬二
百七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二勺
禹貢兗豫二州之域天文角亢分野領州四縣三
十東至鳳陽府宿州界西至河南府鞏縣南至汝

寧府上蔡縣北至衛輝府汲縣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五百八十里限三十日至江寧一千一百七十五里

衛三領所十五又所一

歸德府

禹貢兗豫二州之域天文角亢分野領州一縣八在開封府城東三百五十里至京師限三十一日衛一領所五

彰德府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四十四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領州一縣六東至大名府內黃縣南至大名府滑縣西至潞州壺關縣北至廣平府邯鄲縣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三百里限三十二日至江寧一千七百里

衛一領所五又所二

衛輝府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領縣六東至大名府滑縣南至開封府延津縣西至澤州陵川縣北至彰德府湯陰縣自府治至京師一千四百里限

二十五日至江寧一千五百里所一

懷慶府

禹貢冀州覃懷之地天文室壁分野領縣六東至衛輝府襄陵縣西至平陽府絳州垣曲縣南至河南府鞏縣北至山西澤州自府治至京師一千八百里限三十日至江寧一千八百里

衛一領所五

河南府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四十五

禹貢豫州之域天文柳分野領州一縣十三東至開封府汜水縣南至南陽府南陽縣西至西安府華陰縣北至懷慶府濟源縣自府治至京師一千八百里限三十三日至江寧一千八百里

衛二領所十二又所一

南陽府

禹貢豫州之域天文張分野領州二縣十一東至汝寧府遂平縣南至襄陽府襄陽縣西至鄖陽府鄖陽縣北至河南府登封縣自府治至京師二千

一百四十五里限三十二日至江寧一千七百

衛二領所十又所二

汝寧府

禹貢豫州之域天文角亢氐分野領州二縣十二

東至鳳陽府潁州西至南陽府舞陽縣南至黃州

府黃陂縣北至開封府西華縣自府治至京師二

千三百里限三十二日至江寧二千二百五十里

衛一領所五又所一

汝州

武備志舉

卷之五

四十六

禹貢豫州之域天文角亢氐分野領縣四在汝寧

府城北三百七十里

衛一領所五

山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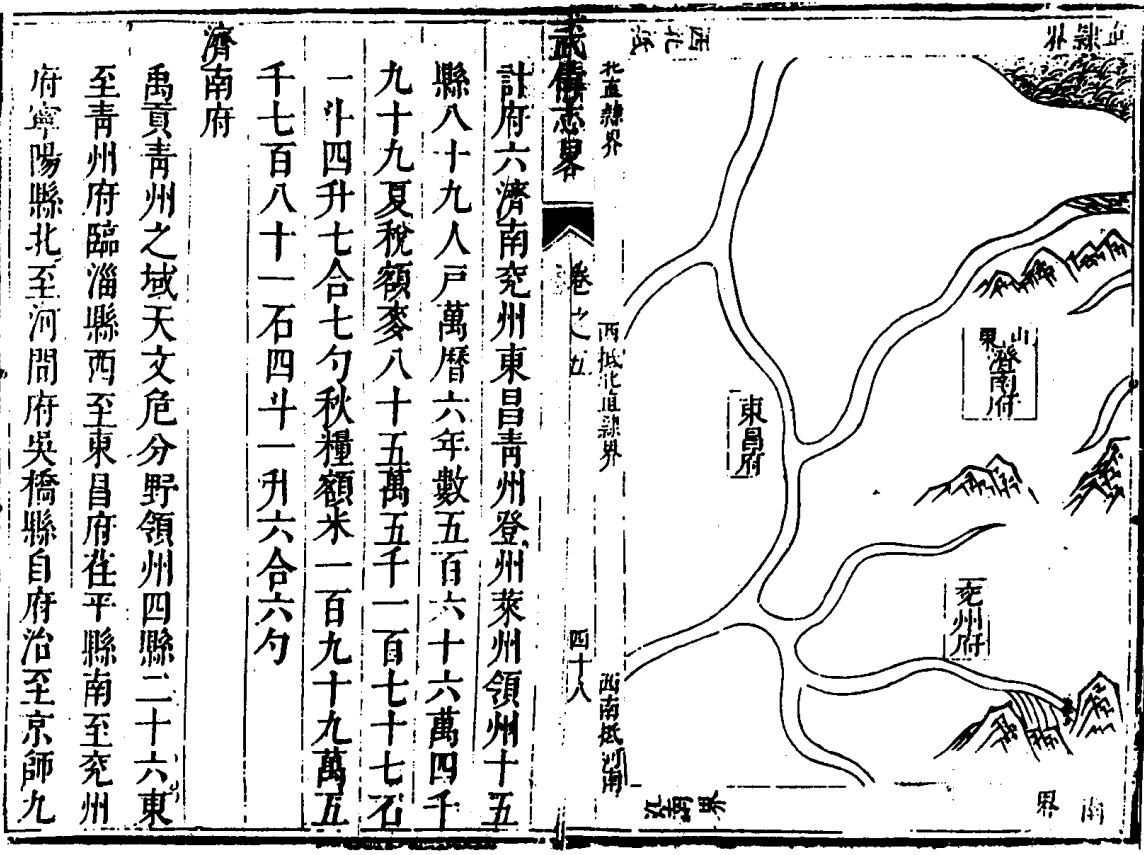
山東古青州兗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臨中原南盡邳徐北沂天津歲有河患挑濬則民之疾苦莫甚焉矧京儲郵傳供應實難六郡徵輸於斯為急而青濱之間鑛賊出沒禁戢尤難公私葢交病之若遼陽自為區城登萊海運故道勢險藉之往蹟則東府州屬南北新河復入北海開洋之險有可說者

武備志舉

卷之五

四十七





百里限二十日至江寧一千八百五十里
 衛三領所一十八又所二
 兗州府
 禹貢徐兗二州之域天文奎婁分野領州四縣二
 十三東至淮安府贛榆縣南至徐州沛縣西至東
 昌府濮州北至濟南府肥城縣自府治至京師一
 千二百三十里限二十五日至江寧一千二百三
 十里
 衛三領所一十六又所二
 武備志界 卷之五 四十九

東昌府
 禹貢兗州之域天文危室分野領州三縣十五東
 至濟南府長清府西至廣平府廣平縣南至兗州
 府陽穀縣北至河間府故城縣自府治至京師九
 百四十里限十八日至江寧一千五百四十五里
 衛三領所一十七又所一

青州府
 禹貢青州之域天文虛危分野領州一縣十三東
 至萊州府濰縣南至兗州府沂縣西至濟南府淄

川縣北至濟南府利津縣自府治至京師一千里

限二十日至江寧一千五百里

衛一領所五又所一

登州府

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領州一縣七東至海

南至萊州府卽墨縣西至萊州府掖縣北至海自

府治至京師一千七百里限二十八日至江寧一

千九百里

衛六領所二十八又所三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五十

萊州府

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領州二縣五東至登

州府萊陽縣西至青州府昌樂縣南至青州府諸

城縣北至海岸自府治至京師一千四百里限二

十六日至江寧一千五百里

衛三領所十二又所三

山西

自古冀州地背臨朔易表裏山河堯舜禹之所都
也舊制設鎮延綏宣府五馬聲援鴈門偏頭寧武三
關並置戍守烽火不殊而於北爲尤急太原府屬地
方與塞僅隔一河每大舉輒入其境斷烟宿莽蕭條
甚矣若蔚州之鐵徒臨晉之屯卒潞州之通民舊皆
爲患自數十年來邊烽不警四塞帖息拱護神京民
得休養之樂矣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五十一





計府五太原平陽大同汾州潞安鎮州十九縣七十八人戶萬曆六年數五十九萬六千九百七十七稅額麥五十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一石三斗一升七合一勺秋糧額米一百七十二萬二千八百五十一石三斗八升三合五勺

太原府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領州五縣二十東至真定府井陘縣南至沁州武鄉縣西至延安府吳堡縣北至大同府馬邑縣自府治至京師一千

二百里限二十日至江寧二千四百里

衛五領所二十六又所五

平陽府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觜參分野領州六縣二十八東至澤州沁水縣南至黃河岸西至黃河岸北至汾州孝義縣自府治至京師一千八百八里限三十日南至江寧二千四百里

衛一領所五又所一

大同府

武備志

卷之五

五十三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畢分分野領州四縣七東至保安州深井界南至太原府雁門關西至大同右衛北至本府舊宣寧縣自府治至京師九百里限一十七日至江寧三千五百里

衛十四領所七十又所三

汾州府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領州二縣九東至太原府祁縣西至太原府石州南至平陽府靈石縣北至太原府汶水縣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三百八

十里至三十日至江寧二千四百二十里

衛一領所五又所一

臨安府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領縣八東至彰德

府林縣西至平陽府岳陽縣南至澤州高平縣北

至遼州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三百里限二十五

日至江寧二千二百六十里

衛二領所九

澤州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五十四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領縣二東至彰德

府武安縣南至汾州武鄉縣西至太原府太谷縣

北至平定州樂平縣自州治至京師一千二百里

限二十七日至江寧二千四百二十里

澤州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背參分野領縣四東至衛輝

府輝縣西至平陽府潞城縣南至懷慶府河內縣

北至潞州府長子縣自州治至京師一千八百里

限二十四日至江寧一千八百里

衛一領所五

陝西

陝西古雍州地內綜八郡外控二邊吏茲上者牧且
 帥焉西鳳漢中供應頗難延慶平涼鞏臨邇近邊
 患耳肅孤懸河外寧夏林保橫城榆林一望毳幕千
 里饑饉輕生敢戰又其甚者固原爲開府而調度之
 冲鳳汚之間夙多回種無良亡命人多逃匿其中洮
 岷西寧川界漢中襟喉巴蜀潼關之保障今陝並稱
 重地

陝西形勢圖

卷之五

五十六



陝西形勢圖

卷之五

五十七



計府八西安鳳翔漢中平涼鞏昌臨洮慶陽延安
 領州二十一縣九十五人戶萬曆六年數四百五
 十萬二千六十七夏稅額麥六十九萬七百四十
 七石二斗四升一合六勺秋糧額米一百四萬四
 千九百四十三石一斗一升四合一勺

西安府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領州六縣三十一
 東至蒲州黃河界西至鳳翔府扶風縣南至漢中
 府金州界北至延安府宜君縣自府治至京師二

千六百五十里限四十二日至江寧二千四百三十里

衛五領所二十八又所一

鳳翔府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領州一縣七東至西安府武功縣西至鞏昌府清水縣南至漢中府鳳縣北至平涼府靈臺縣自府治至京師三千二百里限四十五日至江寧四千八百里

所一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五十八

漢中府

禹貢梁雍二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領州二縣十四東至襄陽府上津縣西至保寧府廣元縣南至保寧府巴縣北至鳳翔府寶雞縣自府治至京師三千五百三十里限六十二日至江寧三千五百四十里

衛二領所一十又所二

平涼府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領州三縣七東至

西安府邠州界南至鳳翔府隴州界西至鞏昌府會寧縣北至慶陽府環縣自府治至京師三千四百里限五十二日至江寧三千二百八十里

衛三領所十五

鞏昌府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領州三縣十四東至鳳翔府隴州界西至臨洮府渭源縣南至漢中府沔縣北至平涼府開城縣自府治至京師三千六百二十里限五十五日至江寧三千六百三十里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五十九

衛二領所七又所二

臨洮府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領州二縣三東至鞏昌府隴西縣西至河州衛南至洮州衛北至莊浪衛自府治至京師四千六十里限六十一日至江寧三千八百四十里

衛三領所十五又所一

慶陽府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領州一縣四東至

延安府鄜州南

縣北至古鹽州

十日至江寧三千六百里

衛一領所六又所一

延安府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領州三縣十六東

至黃河界西至慶陽府合水縣南至西安府同官

縣北至沙漠界自府治至京師二千二百里限四

十日至江寧四千八百四十里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六十

衛三領所十五又所三

寧夏衛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其爲衛六共領所

三十又所六東至省鬼墩西至賀蘭山南至慶陽

府北至西瓜山自衛治至京師三千六百四十里

至江寧三千八百四十里

寧夏中衛

領所五東至寧夏大壩南至平涼府開城縣西至

莊浪衛北至觀音山自衛治至京師三千九百里

至江寧三千八百三十里

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領所五東至岷州

衛冷地峪西至生番界南至疊州生番界北至臨

洮府界自衛治至京師四千二百二十里至江寧

四千里

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領所四外又軍民

千戶所一東至鞏昌府西至洮州衛南至階州界

武備志畧

卷之六

六十一

北至臨洮府自衛治至京師四千一百里至江寧

四千里

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領所七外又守禦

千戶所一東至臨洮府西至生番界南至洮州衛

北至西寧衛自衛治至京師四千二百里至江寧

四千里

靖羅衛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領所四東至海納

都西至虎豹口南至郭城驛北至黃河自衛治至京師三千六百二十里至江寧三千六百三十里又縣守禦軍民千戶所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東至青州千戶所界西至扶州生番界南至上丹堡生番界北至階州界自所治至京師四千二百四十里至江寧四千一百里

陝西行都指揮使司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隸衛十二領所五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六十一

十七又所三東至臨洮府蘭縣南至西寧衛西至肅州衛嘉峪山北至亦集乃地自都司至京師五千四百里至江寧五千三百一十里

新設千戶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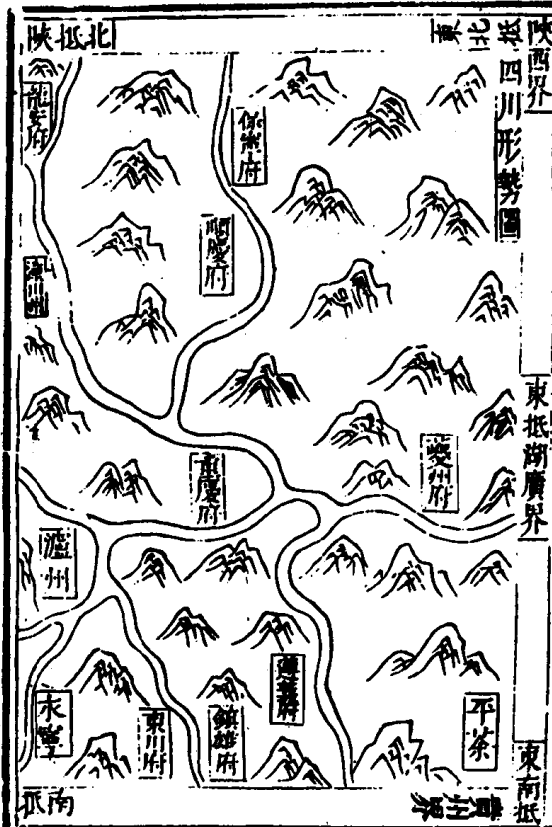
四川

四川古梁州地劍門關在寶寧瞿塘夔州鎖巴峽之流界西番蠻部地饒險扼松潘孤城界在番城咽喉龍州千里轉運隱禍巴西烏撒芒部外國大牙形格臂視諸番富藏四省湖廣雲貴相隣民逸安業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六十三





計府九成都保寧順慶叙州重慶夔州龍安遵義
馬湖領州十五縣八十六長官司四軍民府四東
川烏蒙烏撒鎮雄領長官司四又州六潼川眉嘉
定功瀘雅領縣二十四又宣撫司一永寧領長官
司一安撫司一黎州長官司一平茶洞共爲府九
軍民府四州二十一縣一百一十宣撫司一安撫
司一長官司十人戶萬曆六年數二十六萬二千
六百九十四夏稅額麥三十萬九千八百九十二
石一斗六升四合二勺秋糧額米七十一萬八千

六百五十二石九斗八升八合八勺
成都府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領州六縣二十五
東至潼川州安岳縣西至雜谷安撫司南至眉州
彭山縣北至潼川州中江縣自府治至京師一萬
七百一十里限一百四十五日至江寧七千二百
六十里
衛七領所三十三長官司三又所二
保寧府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六十五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領州二縣八東至
夔州府達縣西至龍州南至順慶府蓬州北至陝
西漢中府沔縣自府治至京師一萬三百里限一
百日至江寧五千九百里
衛一領所三又所一
順慶府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領州二縣八東至
夔州府梁山縣西至潼川州監亭縣南至重慶府
定遠縣北至保寧府南部縣自府治至京師八千

八百二十五里限一百一十八日至江寧五千五百六十里

所一

敘州府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領縣十東至瀘州江安縣西至馬湖府平遠長官司南至芒部軍民府北至嘉定州榮縣自府治至京師九千二百五十里限一百二十日至江寧六千三十五里

衛一領所三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六十六

重慶府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領州三縣十七東至夔州府萬縣西至成都府內江縣南至播州宣慰司北至順慶府岳池縣自府治至京師八千七百一十五里限一百一十五日至江寧六千五百里

衛一領所五

夔州府

禹貢荆梁二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領州一縣一十二東至湖廣荊州府巴東縣西至重慶府墊汪

縣南至湖廣施州衛北至陝西漢中府平利縣自府治至京師六千九百八十里限一百日至江寧三千五百二十里

衛一領所六

龍安府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領縣二東至漢中府沔陽縣西至木瓜坪南至成都府安縣北至白馬路自府治至京師一萬二千二百四十里至江寧八千八百里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六十七

所一

遵義府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領州一縣四東至貴州偏橋衛西至瀘州合江縣南至貴州養龍坑北至重慶府綦江縣自府治至京師九千七百里至江寧六千七百里

馬湖府

禹貢梁州之東境天文鬼分野領長官司四東至敘州府宜賓縣西至建昌舊邛部縣南至烏蒙府

北至宜賓縣自府治至京師九千三百二十里限

一百日至江寧六千一百六十里

東川軍民府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參分野編里一東至烏撒軍

民府西至會川衛南至雲南尋甸軍民府北至烏

蒙軍民府自府治至京師九千七百九十七里至

江寧六千六百三十四里

烏蒙軍民府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編里一東至烏撒

武備志界

卷之五

六十八

軍民府西至建昌衛南至東川軍民府北至敘州

府自府治至京師九千八百二里至江寧六千六

百三十五里

烏撒軍民府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編里二東至貴州

宣慰司西至烏蒙軍民府南至雲南霑益州北至

鎮雄軍民府自府治至京師九千四百八十里至

江寧六千三百一十里

衛一領所五又所一

鎮雄軍民府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編里一領長官司

四東至烏撒軍民府西至烏蒙軍民府南至烏撒

軍民府北至敘州府珙縣自府治至京師九千二

百三十里至江寧六千七十里

瀘川州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編里六領縣七東

至順慶府西充縣西至成都府漢州南至重慶府

大足縣北至成都府綿州自府治至京師一萬二

武備志界

卷之五

六十九

百六十五里限一百六日至江寧七千二百六十

五里

眉州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編里二十一領縣

三東至成都府仁壽縣西至雅州名山縣南至嘉

定州夾江縣北至成都府新津縣自州治至京師

一萬四百一十里限一百三十日至江寧六千九

百七十里

嘉定州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編里一十領縣六
東至成都府內江縣西至雅州南至敘州府安賓
縣北至眉州青神縣自州治至京師九千八百四
十五里限一百三十日至江寧六千七百七十里

邛州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編里一十領縣二
瀘州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編里七十領縣三
東至重慶府江津縣西至敘州府南溪縣南至永

武備志

卷之五

七十

寧宜撫司北至重慶府榮昌縣自州治至京師一
萬五百一十里限一百二十日至江寧七千五
衛一領所三

雅州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編里四領縣二東
至嘉定州夾江縣西至六番招討司南至嘉定州
我眉縣北至嘉定州蒲江縣自州治至京師一萬
一千二百里限一百三十二日至江寧七千七百

所一

永寧宜撫司

編里七東至遵義府西至瀘州江安縣南至鎮雄
軍民府北至瀘州合江縣自司治至京師八千七
百八十里至江寧五千六百一十里

備二領所五

黎州安撫司

禹貢梁州之西境天文井鬼分野東至冲天山西
至雜道長官司南至越嶲衛北至榮經縣自司治
至京師一萬一千四百四十里至江寧七千九百

武備志

卷之五

七十一

九十里

所一

平茶洞長官司

禹貢荆梁二州之界天文軫分野東至石耶長官
司西至貴州銅仁府烏羅長官司南至銅仁府北
至酉陽宜撫司自司治至京師八千八百六十七
里至江寧五千七百六十里

天全六番招討使司

禹貢梁州之南境天文井鬼分野編里十東至雅

州西至長河西宣慰司南至雅州榮經縣北至韓
胡宣慰司自司治至京師一萬一千二百九十里
至江寧七千八百四十里

松潘衛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背參分野編里二十一領所
四長官司十七安撫司四東至龍州西至吐蕃
地南至疊溪守禦千戶所北至陝西洮州衛自司
治至京師一萬一千四百七十里至江寧八千二
十五里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七十一

疊溪守禦軍民千戶所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觜參分野編里一領長官
司二東至犛牛由西至生番界南至茂州衛北至
松潘自所治至京師一萬一千二百七十里至江
寧七千八百二十里

四川行都指揮使司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轄五衛領所三十
五長官司五又所八東至烏蒙府西至常郎堡生
吐蕃南至雲南武定府北至寧蕃衛自司治至京

師一萬一千五百里至江寧八千五百里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七十三

廣東

廣東古百粵地蓋萬嶺之外號為樂土由雄連可以向荆吳濱海一帶島嶼之國貿易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動惟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船無事則挺身為盜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兵糧供饋咸以待乏况地產珠池畜物馴集本民用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七十四



廣東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七十五



計府十廣州韶州南雄惠州潮州肇慶高州廉州
雷州瓊州領州七縣七十三又州一領縣二共府
十州八縣七十三人戶萬曆六年數二百四萬六
百五十五夏稅額麥六千四百三十三石七斗二
升八合九勺秋糧額米九十九萬三千八百一十
五石七斗五升九合八勺

廣州府

禹貢揚州之南境天文牛女分野領州一縣十五
東至惠州府博羅縣西至肇慶府高要縣南至海

岸北至韶州府英德縣自府治至京師七千八百三十五里限一百一十三日至江寧四千三百九十里

衛七領所三十五又所六

韶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領縣六東至南雄府始興縣西至廣州府陽山縣南至廣州府清遠縣北至彬州桂陽縣自府治至京師七千三十五里限一百日至江寧二千五百九十里

武備志

卷之五

七十六

所一

南雄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領縣二東至贛州府信豐縣西至韶州府曲江縣南至贛州府龍南縣北至南安府大庾縣自府治至京師六千七百四十五里至江寧三千三百里

所一

惠州府

禹貢揚州之南境天文女分野領縣一東至潮州

府潮陽縣西至海岸南至海岸北至贛州府龍南縣自府治至京師八千二百四十五里限一百一十二日至江寧四千九百里

衛二領所十又所七

潮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宿分野領縣十東至海岸西至惠州府海豐縣南至海岸北至汀州府上杭縣自府治至京師九千七百四十七里限一百四十九日至江寧六千五百八十里

武備志

卷之五

七十七

衛一領所五又所六

肇慶府

禹貢揚州之南境天文牛女分野領州一縣十東至廣州府南海縣西至梧州府蒼梧縣南至高州府電白縣北至廣州府清遠縣自府治至京師七千四百二里限一百一十三日至江寧四千二百六十里

衛一領所五又所八

高州府

古越地天文牛女分野領州一縣五東至肇慶府
陽江縣西至廉州府石康縣南至海岸北至梧州
府岑溪縣自府治至京師八千六百四十七里限

一百三十七日至江寧五千四百八十里
備一領所五又所四

廉州府

古南粵地天文翼軫分野領州一縣二東至化州
石城縣西至廣西上思州界南至海岸北至南寧
府橫州界自府治至京師九千六十五里限一百

武備志舉

卷之五

七十八

三十六日至江寧五千六百二十里

備一領所五又所三

雷州府

古粵地天文牛女分野領縣三東至海岸西南俱
至海岸北至高州府石城縣自府治至京師九千
四百里限一百三十七日至江寧五千五百九十
五里

備一領所五又所四

瓊州府

古粵地天文牛女分野領州三縣十東至海岸西
南北俱至海岸自府治至京師九千四百九十里
限一百三十三日至江寧六千四十五里

備一領所五又所六

羅定州

禹貢揚州之南境天文牛女分野領縣二

所一

新設所六

武備志舉

卷之五

七十九

廣西

廣西古百粵地內給藩封外困邊圉風壤氣習半爲苗蠻所有阻兵江道肆爲寇竊苦若蠶食諸蠻巢穴八在焉若興安西延六州與武岡州陽崗接壤徭實據之桂林北境之患柳慶以西八寨號爲盜區洛容懷遠並雅際毒賓州襟喉右江一帶惟岑氏最強思恩南寧控遏西江坐躡交趾桂堯保障其在是乎



武備志卷之五

八十

廣西



武備志卷之五

八十一

計府十桂林柳州慶遠平樂梧州潯州南寧太平
思明鎮安領州三十五縣四十七長官司二軍民
府一思恩領縣一又州十四河池城向武江利奉
議都康龍思陵上隆果化恩城歸德歸順領縣四
又長官司二上林安隆共爲府十軍民府一州四
十九縣五十二長官司四人戶萬曆六年數二十
一萬八千七百一十二夏稅額麥二千九百九十
三石九斗二升八合二勺秋糧額米三十七萬一
千九十四石四斗一升五合二勺

桂林府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翌軫分野領州二縣七東至永州府道州界西至潯州府南平縣南至柳州府馬平縣北至寶慶府武岡州自府治至京師七千四百六十二里限一百十四日至江寧四千二百九十五里

衛三領所十八

柳州府

禹貢古百粵地天文翌軫分野領州二縣十東至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八十二

桂林府修仁縣西至慶遠府天河縣南至南寧府

宣化縣北至桂林府古田縣自府治至京師七千

七百三十二里限一百二十七日至江寧四千五

百六十五里

衛二領所十二又所六

慶遠府

古百粵地天文翌軫分野領州四縣五長官司二

東至柳州府柳城縣西至利州南至柳州府賓州

北至柳州府融縣自府治至京師一萬一千里限

一百二十日至江寧七千五百里

衛一領所五又所一

平樂府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翌軫分野領州一縣七東至

廣州府連山縣西至梧州府蒼梧縣南至桂林府

陽朔縣北至桂林府灌陽縣自府治至京師七千

六百四十二里限一百二十二日至江寧四千四

百六十里

所三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八十三

梧州府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領州一縣九東至

肇慶府封川縣西至潯州府南平縣南至高州府

信宜縣北至平樂府賀縣自府治至京師八千二

百六十二里限一百二十六日至江寧五千九百

五里

所四

潯州府

古百粵地天文翌軫分野領州一縣三東至梧州

府騰縣西至南寧府宣化縣南至梧州府容縣比
至柳州府武宣縣自府治至京師八千五百四十
五里限一百二十八日至江寧五千五百五十里
衛二領所一十一又所二

南寧府

禹貢揚州西南境天文豈軫分野領州三縣三東
至柳州府賓州西至太平府羅陽縣南至肅州府
欽州北至羈縻州溪洞界自府治至京師九千二
百七十里限一百四十七日至江寧六千四百一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八十四

十里

衛二領所九

太平府

古南粵地領州十六縣三東至交趾界西至龍州
界南至江州界北至向武州界自府治至京師一
萬四百二十五里限一百五十九日至江寧六千
九百八十里

所一

思明府

古百粵地領州五東至欽州界西至交趾界南平
思陵州北至江州界自府治至京師九千五百二
十七里至江寧六千三百六十里

鎮安府

古百粵地東至向武州界西至交趾廣源州界南
至都康州界北至奉議州界自府治至京師一萬
一千四百九十五里至江寧七千六百五十里
思恩軍民府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八十五

古百粵地領縣一東至柳州府上林縣西至果化
州界南至南寧府武緣縣北至慶遠府河池縣自
府治至京師一萬一千三百里至江寧七千五百

所一

田州

古百粵地領縣一東至南寧府界西至泗城州界
南至奉議州界北至慶遠府東蘭州界自府治至
京師一萬一千三百三十里限一百三十九日至
江寧七千五百二十里

泗城州

古百粵地領縣一東至東蘭州界西至上林長官司界南至田州之界北至永寧州界自州治至京師一萬一千四十五里限一百四十四日至江寧七千六百里

向武州

古百粵地領縣一東至田州上林縣西至鎮安府界南至大平府鎮遠州界北至田州界自州治至京師一萬九百四十五里至江寧七千五百里

江州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八十六

古百粵地領縣一東至忠州界西至龍州界南至思明府界北至太平府界自州治至京師一萬四百四十五里至江寧七千里

利州

古百粵地東至泗城州界西至安隆長官司界南至田州界北至永寧州界自州治至京師一萬一千四十五里至江寧七千六百里

奉議州

古百粵地東至田州界西至田州界南至鎮安府

界北至田州界自州治至京師一萬九百五十五里至江寧七千五百一十里

都康州

古百粵地東至龍英州界西至鎮安州界南至龍英州界北至向武州界五里自州治至京師一萬九百九十五里至江寧七千五百五十里

龍州

古百粵地東至太平府界西至上下凍州界南至思明府界北至安平州界自州治至京師一萬五

武備志畧

卷之五

八十七

百六十里限一百三十九日至江寧七千一百一十五里

思陵州

古百粵地東至忠州界西至思明府界南至交趾界北至思明府界自州治至京師九千九百二十七里至江寧六千四百八十里

上隆州

果化州

恩城州

歸德州

歸順州

上林長官司

古百粵地東至泗城州界西至安隆長官司界南至雲南府富州界北至泗城州界自司治至京師一萬八百四十五里至江寧七千四百里

安隆長官司

古百粵地東至泗城州界西至廣南府界南至上林長官司界北至貴州宣慰使司界自司治至京師

武備志

卷之五

八十八

師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五里至江寧八千一百一十里

雲南

雲南古梁州裔境地崇岡嶽嶺激澗縈紆城郭人民蠻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禽獸奔益人自爲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領要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然元安路納交趾金騰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麗曲靖彈壓烏蠻王公設險於斯要矣而土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霑益并以兵力稱桀向背靡常

武備志

卷之五

八十九

東抵廣西界

貴州界

雲南形勢圖





討府十四雲南大理臨安潞江楚雄廣南廣西蒙
化益定鎮沅永寧景東順寧孟良領州二十縣二
一安撫司一長官司十五軍民府八曲靖姚安
鶴慶武定尋甸麗江元江永昌領州十四縣六長
官司三箇所領州 又州六軍民宣慰司六宣撫
司門長官司三共爲府一十四軍民府八州四十
縣二十七戶日萬曆六年數一百四十七萬六
千六百九十二夏稅額麥三萬五千五百六十七
石二斗六升 合五勾秋糧額六千一萬七千一

百一十三石二升七合一勺

雲南府

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領州四縣九東至
潞江府邑治縣南至潞江府河陽縣西至臨安府
廣通縣北至尋甸軍民府自府治至京師一萬六
百四十五里限一百二十日至江寧七千一百里
衛六領所三十四又所六

大理府

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領州三縣三長官
武備志 卷之五

司一東至姚安府姚州界西至永昌府永平界南
至順寧府界北至鶴慶府界自府治至京師一萬
一千四百五十里限一百三十四日至江寧八千
衛二領所二十二

臨安府

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領州四縣四長官
司九東至維摩州界西至九江府界南至寧遠州
界北至潞江府界自府治至京師一萬九百九十
里限一百二十六日至江寧七千五百里

衛一領所八又所二

楚雄府

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領州二縣五東至

雲南府祿豐縣西至景東府界南至沅江軍民府

界北至姚安軍民府界自府治至京師一萬一千

二十里限一百二十七日至江寧七千五百七十

五里

衛一領所五又所

廣江府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九十二

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領州二縣三東至

廣西府彌勒州界南至臨安府寧州界西至雲南

府晉寧州界北至雲南府宜良縣自府治至京師

一萬七百四十五里限一百二十四日至江寧七

千三百里

衛一領所八

廣南府

領州一東至廣西泗城州界南至廣西府維摩州

界南至古器野界北至泗城州界自府治至京師

一萬一千四百三十里限一百三十四日至江寧

七千九百九十里

廣西府

禹貢梁州之域領州三東至廣南府界南至臨安

府阿彌州界西至臨安府寧州界北至曲靖府羅

雄州界自府治至京師一萬九百六十五里限一

百二十六日至江寧七千五百二十里

蒙化府

領州一東至大理府趙州界西至順寧府界南至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九十三

楚雄府定邊縣北至大理府太和縣自府治至京

師一萬一千四百一十里至江寧七千九百七十

衛一所八

孟定府

領安撫司一東至威遠州界南至木邦宣慰使司

界西至隴川宣撫司界北至鎮康州界自府治東

北至布政司一十八程轉達於京師

鎮沅府

領長官司一東至者樂甸長官司一西至景東府

界南至威遠州界北至楚雄府南安州界自府治
至京師一萬二千四百五十里至江寧八百六十

永寧府

昔名樓頭睽地領長官司四東至四川鹽井衛界
西至寶山州界南至浪渠州界北至西番界自府
治至京師一萬二千一百里至江寧八千六百六
十里

景東府

古拓南地東至楚雄府楚雄縣西至大侯州南至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九十四

威遠州北至定邊縣自府治至京師一萬一千六
百里至江寧八千一百八十里

衛一領所五

順寧府

本蒲蠻之地東至蒙化府界西至彎甸州界南至
孟定府界北至永平縣界自府治至京師一萬一
千六百二十里至江寧八千一百八十里

孟良府

東至車里宜慰使司界南至大甸宜慰使司界西

至木邦宜慰使司界北至孟連界自府治至布政
司二十八程轉達於京師

曲靖軍民府

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領州四縣二東至
普安州界西至尋甸軍民府界南至廣西府界北
至烏撒軍民府界自府治至京師一萬三百五里
限一百一十六日至江寧六千八百六十里

衛四領所十五又所二

姚安軍民府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九十五

本滇國地領州一縣一東至武定軍民府元謀縣
南至鎮南州西至大理府雲南縣北至勝州界自
府治至京師一萬一千二百一十里限一百三十
日至江寧七千七百六十五里

所二

鶴慶軍民府

領州二東至北勝州界西至麗江軍民府界南至
大理府鄧川州界北至麗江軍民府界自府治至
京師一萬一千六百九十里限一百三十八日至

江寧八千二百四十里

武定軍民府

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領州二縣一東至雲南府富民縣西至定遠縣南至雲南府羅次縣北至通安州界自府治至京師一萬八百二十里限一百三十七日至江寧七千三百九十里

麗江軍民府

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領州四東至滇漢州界西至浪滄江南至鶴慶府北至永寧府自府

武備志界

卷之五

九十六

治至京師一萬一千七百六十里限一百四十日

至江寧八千三百里

元江軍民府

古西南夷極邊之地領長官司一東至臨安府石

屏州西至思諭發者癸賽界南至臨安府界北至

馬龍他耶何長官司界自府治至京師一萬一千

二百八十五里限一百二十一日至江寧七千八

百四十里

永昌軍民府

領州一縣二長官司二東至蒙化府界西至騰

界南至灣甸州界北至雲龍州界自府治至京師

一萬一千八百一十里至江寧八千三百六十里

衛二領所十六安撫司三長官司一又所十四

尋甸軍民府

古滇國地東至霑益州界南至馬龍州界西至武

定軍民府北至東川軍民府自府治至京師一萬

五百一十里至江寧七千八十里

衛一領所五又所一

武備志界

卷之五

九十七

北勝州

東至馬刺長官司界西至鶴慶府南至大理府雲

南縣北至瀟蘆州界自府治至京師一萬一千七

百五十里至江寧八千三百里

新化州

東至臨安府峨嵋縣南至元江軍民府西至者樂

甸長官司北至南安州自府治至京師一萬一千

二百四十五里至江寧七千八百里

威遠州

東至他郎甸長官司南至孟璉界西至孟定府北至景東府自州治至本省布政司一十九程轉達於京師

灣甸州

東至大侯州界南至鎮康州界西至金齒施司長官司北至順寧府自州治東北至布政司二十程轉達於京師

鎮康州

東至孟璉界南至孟定府西至江安撫司界北至

武備志界

卷之五

九十九

大侯州自州治東北至布政司一十三程轉達於

京師

大侯州

東至景東府界南至鎮康州界西至灣甸州界北至順寧府界自州治東北至布政司二十二程轉達於京師

灣甸州

鎮州一所太東至姚安軍民府大姚縣界西至鶴慶府順州界南至雲南縣北至永寧府界自衛治

至京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至江寧八千一百里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落恐蠻界南至波勒蠻界西至大甸宣慰使司界北至元江軍民府自司治西北至布政使司一百八程轉達於京師

木邦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大甸宣慰使司南至速克刺蠻界西至緬甸宣慰使司界北至芒市長官司自司治東北至布政司二十五程轉達於京師

武備志界

卷之五

九十九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金沙江南至緬甸宣慰使司界西至古刺界北至千崖宣撫司界自司治北至布政司三千七程轉達於京師

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木邦宣慰使司南至南海西至曼里界北至隴川宣撫司界自府治東北至布政司三十八程轉達於京師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老撾宣慰司界南至波勒蠻界西至大邦寧
慰司界北至孟良府界自司治北至布政司二十
八程轉達於京師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水尾界南至交趾西至寧遠界北至車里宣

慰司界自司治西北至布政司六十八程轉達

於京師

南甸宣撫司

東至金齒潞江安撫司界南至隴川宣撫司界西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一百

至千崖宣撫司界北至騰衝軍民指揮司界自司

治東北至布政司二十二程轉達於京師

千崖宣撫司

東至南甸宣撫司南至隴川宣撫司西至北至俱

南甸宣撫司自司治東北至布政司二十二程轉

達於京師

龍川宣撫司

東至芒市長官司南至木邦宣慰使司西至千崖

宣撫司北至南甸宣撫司自司治東北至布政司

二十六程轉達於京師

猛密宣撫司

東至大侯州界南至鎮康州界西至金齒施甸長

官司界北至順寧府界自司治至布政司二十三

程轉達於京師

者樂甸長官

東至馬龍他郎長官司界西至鎮沅府界南至鈕

兀長官司界北至景東府界自司治至京師一萬

一千六百四十五里至江寧八千二百五十里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一百一

鈕兀長官司

東至元江軍民府南至車里宣慰司西至威遠州

北至臨安思陀甸長官司自司治北至布政司一

十六程轉達于京師

芒市長官司

東至鎮康州界西南俱至隴川宣撫司界北至金

齒潞江安撫司自司治東北至布政司二十二程

轉達于京師

貴州

貴州古無封城皆羅施鬼國之地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永樂年間設布政司未隸郡縣即以長官司統屬諸番貢賦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蠻雜處盤踞時土踣伏北藩寄治湖廣萬山逼近苗穴土酋仇殺素稱難治勢可隱憂但各界在鎮草邊疆蠻同之間貽惠實深師旅繹騷延及川湖而軍民歲計有弗繼之憂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一百二



四川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一百三



計府十貴陽思州思南鎮遠石江銅仁黎平都勻安順平越領州六縣十一安撫司二長官司六十六宣慰使司一領長官九共為府十州七縣九宣慰使司一安撫司二長官七十五人戶萬曆六年數四萬三千四百五夏稅額麥菽二百六十六石八斗二升一合六勺秋糧額米五萬五百四十一石九斗六升八合

貴陽府

禹貢荆梁二州之南境天文參井分野領縣一安

撫司一長官司十七東至龍里衛自府治至京師
七千六百七十里至江寧四千二百五十里
衛二領所一

思南府

鎮長官司四東至湖廣辰州府沅州西至鎮遠府
南至黎平府北至銅仁府自府治至京師七千七
百二十里限一百十六日至江寧四千二百里
思南府

禹貢荊州南齊鎮縣二長官司四東至銅仁府西

鎮遠府

卷之五

一百四

至四川播州宣慰司南至石阡府北至四川涪州
彭水縣自府治至京師七千三百九十五里限一
百十二日至江寧四千四百五里

鎮遠府

禹貢荊州南境鎮縣二長官司二東至思州府西
至興隆衛南至播州容山長官司北至石阡府自
府治至京師七千九百二十里限一百十八日至
江寧四千四百五里

衛三領所十五

石阡府

禹貢荊州南齊鎮縣長官司四東至銅仁府自府治
官司南至鎮遠府鎮遠縣西至四川播州餘慶長
官司北至思南府水德長官司自府治至京師七
千七百六十里限一百十三日至江寧四千里
銅仁府

禹貢荊州南齊天文星分野鎮長官司六東至思
州府施溪司南至黃道溪界西至思南府思印江
長官司北至四川邑 長官司自府治至京師七

鎮遠府

卷之五

一百五

千八百里限一百十三日至江寧四千七百二十
里
黎平府

禹貢荊州荒齊天文翼軫之餘鎮縣一長官司十
二東至湖廣靖州西至鎮遠府印水司南至廣西
柳州府羅城縣北至湖廣辰州府沅州自府治至
京師六千二百里限一百三日至江寧三千七百
五十里

衛一領所二十

鎮遠府

古西南遺領州二縣一安撫司一長官司八東至四川播州宣慰司西至龍里平伐司南至廣西慶遠府南丹州北至平越衛麻哈司自府治至京師八千二百四十五里至江寧四千七百一十五里

衛一領所五

平越府

舊為播州宣慰司境新開設領州一縣三

安順府

舊州治領州三長官司六東至金筑安撫司西至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一百六

寧谷寨南至金筑曹刺寨北至鎮寧州十二營自府治至京師八千二百九十里至江寧四千九百十里

衛一領所七

普定衛軍民指揮使司

古羅甸國領所五東至平壩衛西至安莊衛南至金筑安撫司北至貴州宣慰司自衛治至京師八千二十里至江寧四千六百四十里

新添衛軍民指揮使司

古荒服地領所五長官司五東至平越衛西至龍里衛南至龍里衛太平平伐界北至杉木箐自衛治至京師八千二百六十里至江寧四千七百三十里

平越軍民指揮使司

古南蠻地領所五長官司一東至清平衛平定司南至新添衛西至四川播州州塘司北至黃平司自衛治至京師八千二百里至江寧四千六百七十里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一百七

龍里衛軍民指揮使司

古西南邊繳領所五長官司一東至新添衛西至貴州衛南至太平平伐北至貴州宣慰司自衛治至京師八千三百八十五里至江寧四千八百五十里

畢節衛

本荒服西南遺地領所五東至赤水衛西至烏撒衛南至水西奢香驛北至四川叅部軍民府自衛治至京師九千五百六十里至江寧六千三百九十里

威清衛

領所五東至貴州宣慰司西至平壩衛南至金筑北至水西鴨池河自衛治至京師八千三百六十里至江寧四千九百四十里

安莊衛

領所五又守禦所一東至永寧州西至安順府西堡南至安南衛北至貴州宣慰司自衛治至京師八千三百里至江寧四千九百二十里

清平衛

武備志

卷之五

一百八

古西南遺地領所六東至四川播州重安司南至平越衛西至平越衛揚義司北至龍角寨自衛治至京師八千二百里至江寧四千七百里

平壩衛

古西南遺地領所五東至威清衛南至金筑司西至普定衛北至蒙楚地自衛治至京師八千五百里至江寧四千六百七十里

普市守禦千戶所

古蠻遺之境東至四川永寧司西至永寧司九姓

長官司南至赤水衛摩尼千戶所北至永寧衛自所治至京師八千二百五十里至江寧四千八百八十里

薊鎮

薊鎮爲京師左輔國初宣遼聯絡鼎峙三關薊屬內地自大寧內徙三衛薊分十二路轄以三協東則逼近遼左陡海兼防中則開設關口撫賞甚繁西則內蔽營平外扼曹塘潮占庚戌而後特設督臣駐節密雲與撫鎮互相控制年來脩守漸完南北併練足稱鞏固云

東起山海關西至大水谷抵昌鎮慕田峪界邊長一千餘里鎮外係采顏三衛屬邊外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一百十

又

按山海關石門燕河建昌太平喜峰松棚馬蘭牆子

曹家古北石塘大水峪白馬關潮河川司馬臺黑

谷關吉家庄鎮攔關將軍石黃厓寬佃峪大安日

羅文洪山潘家口李家谷董家口青山口榆木嶺

察崖子冷口劉家營義院口俱極衝

大寧等處番語兀濛河套稍南有熬毋林梢北有老

毋林離薊邊五六百里嘉靖三十四年犯寬佃二

十六年入通嶺三十八年入潘家口三十九年料

西番入潮河川者是也

昌平古營平地北枕居庸東肩渤海西接橫嶺三面皆衝雖宣薊爲屏蔽紫荊借聲援外控要害內護京陵東接薊鎮大水峪下并連口地方西接保鎮沿河口下渾河地方

按居庸關黃花鎮鎮邊城八達登慕田峪灰嶺口俱係衝地

武備志畧

卷之五

一百一

密雲

原額官軍九千六百五員名見額三萬三千五百六十九員名原額馬二千三十二匹見額馬驢一萬三千一百一十四頭

永平

原額官軍二萬二千三百七員名見額三萬九千九百四十員名原額馬六千八百三十三匹見額馬驢一萬五千八十四頭

昌平

武備志界

卷之五

一百一十二

原額官軍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五員名見額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九員名原額馬三千一百一十五匹見額馬驢五千六百二十五匹頭

保定

原額官軍二萬九千三百八員名見額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員名原額馬一千一百九十九匹見額馬驢四千七百九十一匹頭

糧餉

薊州

原額屯糧一十一萬六千六百餘石民運糧一十一萬石供見額主兵用

永平

原額屯糧料三萬五千七百八十二石五斗二升折色銀五千六百二十七兩九錢五分民運糧料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三石折色銀七萬七千六百一十七兩八錢七厘供見額主兵用見額主兵屯糧料三萬三千五百二十一石四升民運糧料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三石四斗六勺折色銀二萬八千

武備志界

卷之五

一百一十三

九十兩四錢七分八厘七毫民壯工食銀一萬二千六百一十八兩

密雲

原額屯糧四千六百二十七石五斗五升民運糧五萬五千石見額主兵屯糧料六千六百四十六石七斗五升三合九勺地畝銀二百九十九兩二錢四分五厘五毫民運銀一萬九百五十三兩一錢六分二厘供見額主兵用

昌平

原額屯糧三千二百三十二石五斗五升民運糧一萬三千石見額主兵屯糧折色銀二千四百二十八兩四錢六分八厘地畝銀五百五十七兩六錢九分五厘五毫秋青艸折銀一百二十八兩八分民運銀二萬七百四兩九錢一厘供見額主兵用

易州

原額屯糧一萬三千六百三十七石七斗二升折色銀四千四百六十九兩五錢八分四厘六毫秋青艸二萬七千二百五十束折銀五百四十四兩一錢民運糧六萬八千五十石見額主兵屯糧料二萬三千七百七十七石八斗三升七合地畝銀六百六十四兩七錢三厘民運銀三十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九兩一錢三分八厘六毫客兵京運銀五萬九千兩

井陘

見額主兵屯糧一萬西千六百八十九石一斗七升二合九勺地畝銀八千一百九十八兩八分三厘二毫民運本色米麥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二石五

武備志界

卷之五

一百四

斗六升三勺折色銀四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兩九錢二分四厘三毫客兵京運年例銀三千九百七十兩

武備志界

卷之五

一百十五

邊界

宣府邊界東自薊州黃花鎮起西至大同邊平遠堡止沿長一千二百餘里

兵馬

原額官軍一十五萬一千四百五十二員名

馬驢五萬五千二百七十四匹頭

糧餉

原額屯糧二十一萬四千餘石

民運本色米麥二十七萬石

武備志界

卷之五

百十六

糧二十一萬引

京運銀五萬兩

大同邊界東自宣府鎮西陽河堡寬溝起西至山西

鎮了角山止沿長六百四十餘里

兵馬

原額馬步官軍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八員名

馬驢五萬一千六百五十四匹頭

糧餉

原額屯糧五十一萬三千九百四石五斗五升

草一十六萬九千一百九十束

民運山西米麥豆四十一萬八千八百六十石草六十萬束

鹽八萬引

京運年例銀五萬兩

山西邊界東自大同了角山起西至老牛灣延綏鎮邊止沿長一百餘里

兵馬

原額官軍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七員名

武備志界

卷之五

百十七

馬驢六千五百五十一匹頭

糧餉

原額屯糧八百餘石

民運本色米豆六萬八千三十三石

草六十萬束

鹽一十二萬引

京運銀二萬兩

延綏邊界東自山西老牛灣起西至寧夏鎮邊止沿長一千二百餘里

兵馬

原額官軍八萬一百九十六員名

馬驢四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匹頭

糧餉

原額屯糧利六萬五千八百四十五石

草四萬三千三百七十二束

民運糧二十八萬石

淮浙鹽二十萬引

京運銀一十萬兩

武備志界

卷之五

百十八

寧夏邊界東自延綏鎮邊起西至本鎮鎮邊止淪長

一千八百餘里

兵馬

原額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九百一十九員名

馬牛三萬二千二百五十五匹頭

糧餉

原額屯糧三十二萬四千六百二十二石四斗二升

三合

草二十一萬九千七百五束

地畝銀六千七百七十三兩九錢四分零

布六萬五千八百四十六疋

鹽七萬二千八百五十七引

京運銀四萬八千八百七十一兩二錢

甘肅邊界東自固原鎮邊起西至本鎮嘉峪關止長一千五百餘里

兵馬

原額官軍九萬一千五百七十一員名

馬二萬九千三百一十八匹

武備志界

卷之五

百十九

糧餉

原額屯糧六十萬三千一百八十八石四斗二升

草五十四萬九千七百三束

鹽七萬五千引

京運銀六萬兩

生心人者五終



武備志畧五卷

內府藏本

國朝傅禹撰禹字服水義烏人是編惟抄撮武經諸書及明茅元儀武備志別無特見

練閱火器陣記一卷

〔清〕薛熙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吳江沈氏世楷
堂刻昭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練閱火器

陣記一卷》提要

昭代叢書丙集卷三十七

歙縣 張 漸 湖 山來同 嶺

吳江 沈 琳 惠 翠 嶺 校

練閱火器陣記

常熟薛熙孝穆著

今上御宇之三十五年歲次丙子秋九月光祿大夫
一等侯提督江南全省軍務加八級前大理寺卿咸
寧張公奉

天子命從閩移節來鎮大江南北一十四郡三州之

昭代叢書丙集卷三十七 練閱火器陣記 一 世楷堂 藏板

境而松郡則其駐節地也松襟湖濱海素稱蒿萊沮
洳之鄉易於藏奸聚穴故設重兵茲土公蒞之日念
東南承平已久兵雖設頗多游閑子弟張弓挾矢備
成數而已因慨然曰設兵而不加之訓練設有小警
是將奚賴於是飭將領之勤敏者簡士卒之精銳者
以爲訓練莫先於火攻遂命工製弩礮以給襟湖濱
海城爲親標者凡十有五所且命素善弩者營給一
人爲之碩師每當春秋日訓練之歷二年公乃會將
士而大閱焉先是公命吏建營於城北三十里外廣

爲頃者若干修如廣之數而贏其畝者若干中連紫
營其堂寢門廡皆具堂有正有後皆布爲之寢有二
一以億爲之而蓋以布可以禦寒氣一以布爲之而
苦以馬鬣絡以累恩雖雨甚不得入堂前樹之緯楔
以木爲之布緯之中有帷以蔽內外捲之以通出入
其環周方二里皆闢之以帳亦布爲之南北東西各
有門門各樹旗二旗各如其方之色營之外其將領
各以爵秩之差別營於前後左右又有列於其次者
各自樹旗以爲號亦各如其方之色有純者有襍者
昭代叢書 丙集 續開火器陣記 二 世楷堂 藏板
其西南隅則別設演武廳事二亦以布爲之左右列
亭二以憩樂人曰鼓亭又稍前而左有臺樹帥字大
旗於上曰將臺有壇高丈有五尺方一丈上有欄楯
下有輪可轉曰將壇其前則樹緯楔二一在廳事前
百步外一在正前三里外曰軍門皆架木爲之而纏
之以布前一日公下營諸將領自副參游守以下各
戎服佩刀繫弓矢帕首袴靴道左跪迎公既入三軍
之士以次跪見時會暮各歸於帳若寂無人者惟邏
者擊柝者與司漏刻者爲於路平旦各將領督其士

卒爨烟飯餼帳外相接既飽飼羣集演武塲樂人鼓
吹者三公盛服升座曳大旗於將臺騎而被甲立者
百步環數重將領以下贊拜如前各營士卒俱解
其衣帽履襪各署其營之號與其名鈴以印分爲左
右隊者六十有六每隊五十八各按方位立於下聞
吹銅角聲則號旗一展其列於前者謂之先鋒隊餘
隊隨之隊各有領一人騎執大旗前導五人步執小
旗各如其方之色有純者有襍者又二人昇大礮一
衆士卒各負礮礮排比成伍魚貫而行最後督陣者
昭代叢書 丙集 續開火器陣記 三 世楷堂 藏板
一人背負小紅旗戎服佩刀繫弓矢以行先鋒隊從
左右而詣廳事前肩相摩而過左者趨而右極於西
南數百步外右者趨而左極於東南數百步外定爲
犄角之勢餘隊俱以次而過各按方位而立有縱者
橫者斜者豎者各成行列謂之梅花陣再聞吹銅角
聲各隊領旗者各領兵出隊排爲十有六行每行左
右廣十五步再吹銅角各隊列爲四層勢若長蛇謂
之三進鎗陣先鋒隊先開百子礮每大礮一中藏小
礮百每一礮鳴旋貯一礮之藥與鉛連絡而開一礮

可以當百次則東方大礮先開每大礮鳴各隊張弩隨聲而發首層發畢其次者趨而進其次者發畢再次者趨而進再次者發畢又次者趨而進又次者發畢而首層之藥與鉛已貯復趨而進循次如前愈發愈遠再聞銅角則變爲連環陣各隊排爲十層其大礮列於東西爲首尾應大礮從東方鳴衆弩隨聲而發以迄於西大礮從西方鳴衆弩隨聲而發以迄於東亦循次而進往來大礮聲相比衆弩聲亦相比進畢再聞銅角則變爲八陣圖各隊又按方位縱橫斜

昭代叢書

丙集

練閱火器陣記

四

世楷堂藏板

倚角之勢餘隊隨之以次而過各按方位而立有縱者橫者斜者豎者各成行列公復升座鼓吹者三衆士卒咸負弩來跪而受犒人給錢百爲之長者給錢倍之督陣者再倍之受錢者羅拜而傳呼者聲亘一二里外公又命將領簡士卒之弩礮尤練習者三百人樹的於百步外十人爲朋各發三礮其有中一者給銀牌一連中者倍之連三中者再倍之連三中者旋記於籍將以總司之劄錄用以示鼓勵焉有發而不鳴者命將領譴責之其訓練有功自副參遊守以

昭代叢書

丙集

練閱火器陣記

五

世楷堂藏板

受倍售之直而士卒亦得飽食以趨事問其費用牛以頭計者十有六羊豕以口計者百豚蹄魚雞以斤計者千二百有奇酒以樽計者百有二十麵以石計者二十米以斛計者倍之綵緞以端計者四十有二綸帛以端計者如緞之數而細其十有二弓矢以副計者如緞之數而贏其七錢以貫計者三百五十有一而又贏其百有六銀牌以枚計者五百八十有四其餘品饌器具不計焉一皆出於公之俸錢而不以煩其屬硝磺藥平時給士卒練習者以斤計者三萬

昭代叢書 丙集 練閱火器陣記 六 世楷堂藏板

有奇皆公與其屬捐俸以置而不取償於士卒於是觀者萬人有黎而老者童而孺者有衣冠甚偉者有襦褐不完者有狀貌猙獰者有面目憔悴者有老婦攜稚女引領舉踵於田塍間者咸歎以爲未曾有也其知書者以爲聞於古而見之於今也其有識大體者又曰兵能素治則日習於旗旄之色揮之使進退而能不亂耳熟於鉦鼓之節令之使作止而能不戢又豐給而厚享之如馬飽於樞嘶鳴騰奮而欲奮則其所以默懾觀者之心而潛消暴戾者之氣固不

知其凡幾矣誠有造於地方者深且遠也猗歟盛哉此乃所謂未事之圖也其不知者反以爲迂濶而無所復用之則

朝廷歲糜數百萬金錢以養不教之兵是果何爲哉惟善養兵以衛民者能誘掖獎勵而兵不以爲勞防微杜漸而民不以爲擾此公之備武爲能周詳且善也或曰公蓋本於先將軍侯少師襄壯公之兵法以仰答

主上委任之專如此前在閩時固已行之者也使天

昭代叢書 丙集 練閱火器陣記 七 世楷堂藏板

下凡有將帥之責者舉若是天下又安有不虞之患哉公名雲翼字又南陝之咸寧人以襄壯公任子素有文望習於典禮兵刑由太僕太常大理諸卿以至今官其奉令訓練士卒者某官某某官某例得附書

昔康熙三十七年冬十月廿又七日蓋取農隙以講武之意云

練閱火器陣記一卷

兩江總督
孫進本

國朝薛熙撰熙字孝穆蘇州人是書記康熙三十五年江南提督張雲翼演教礮弩之事所言陣法頗詳然皆訓練常制也